3 1761 11928028 7

麗璧軒隨筆（卷七）

情繫書樓

盧國才 著



HK

JUN 12 2026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6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9280287

麗璧軒隨筆（卷七）

情繫書樓

盧國才 著



《麗璧軒隨筆》卷七

情繫書樓

盧國才　著



作者簡介

盧國才，筆名白墨、盧茵，1953 年 5 月 19 日生於柬埔寨金邊。潮州人，祖籍廣東揭陽。於金邊端華中學接受中文教育，1970 年柬埔寨發生政變後到越南西貢，開始為《遠東日報》投稿；1974 年定居泰國曼谷，為多家中文報紙撰稿。1980 年移居加拿大，40 多年來一直為各報社寫稿。1996 年開始於《華僑新報》每週一篇撰寫《麗璧軒隨筆》專欄，25 年來已累積逾 1150 篇；1997 年參與創立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並出任副主席；1999 年參與創立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擔任《詩壇》主編，每週一期，22 年來累積逾 975 期，從未中斷，發表各家詩作約三萬首。曾出版《泣歌》新詩集、《無墨樓吟草》、《無墨集》(隨筆)和《白墨詩詞集》，並為詩壇主編兩冊《滿城賡詠集》和多種個人詩集。2010 年獲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18 年麥基爾大學英語系畢業。

《無墨樓・麗璧軒》博客：http://www.kokchailu.com/

《麗璧軒隨筆》卷七：情繫書樓(150 篇)

目　錄

潘序……6
鄭序……9
詩詞饋贈(鄭懷國)……10
詩詞饋贈(許懷嬌)……14
詩詞饋贈(黃健生)……15
自序……16

剪報……18
押韻……19
情緣……22
平仄……23
填詞……26
母愛……27
獵書……29
筆名……31
書房……32
買書……34
讀書……36
紅顏……37
書展……39
書債……41
詩緣……42
惜書……44
唱酬……46
出書……47
詩品……49
求師……50
絕句……52

書戀……54
書店……56
嚴父……57
隨想……59
書緣……61
書渴……63
書情……65
聲律……67
浮想……69
詩花……70
無題……72
管見……74
改詩……76
書庫……78
遐想……81
聯想……83
詞花……84
好書……86
書味……88
書市……90
詩狂……92

反思……94
漫筆……96
詩季……97
詩路……99
詩業……101
詩興……103
詩潮……105
詩盟……107
詩朋……110
詩評……112
雅集……114
詩聲……116
詩聚……118
談詞……120
詞牌……122
入聲……125
詞律……127
古風……129
步韻……131
用典……133
詩題……135

詩責……………………137
書架……………………139
賦話……………………142
駢文……………………144
秋話……………………146
詩癮……………………148
桂冠……………………150
贈書……………………152
管鮑……………………154
詩交……………………156
祭詞……………………159
尊師……………………161
華埠……………………163
惜別……………………166
結緣……………………168
詩刊……………………170
師情……………………172
師誼……………………175
雅聚……………………179
入門……………………182
散言……………………184
雅敘……………………186
師緣……………………189
聲韻……………………194
漫談……………………196
贅言……………………199
縱言……………………201
瑣記……………………203
放言……………………206
絮語……………………208
雜談……………………210
雜錄……………………212
念舊……………………215
雜聊……………………217
漫題……………………219
感抒……………………221
自語……………………223
評鑑……………………225
逆境……………………227
縱筆……………………229
雜述……………………232
隨拾……………………234
秋語……………………236
見錄……………………238
閒述……………………242
喜訊……………………246
謝師……………………248
賀喜……………………252
致謝……………………254
師恩……………………257
詩師……………………260
祝壽……………………263
詩壽……………………266
儒商……………………269
壽宴……………………272
賀壽……………………275
知音……………………277
知遇……………………279
知己……………………281
年鑑……………………284
書癖……………………286
姓名……………………288
收穫……………………290
文集……………………292
書樓……………………294
拾錄……………………298
辭典……………………300
愛書……………………302
書話……………………305
雜誌……………………309
書山……………………313
書屋……………………317
特刊……………………321
結集……………………323
文庫……………………326
書夢……………………328
書典……………………330
笑談……………………333
同樂……………………336
渴盼……………………339
孝心……………………342
笑說……………………347
樂誌……………………351
欣喜……………………355
謝詞……………………360
品牌……………………363
品味……………………367

潘 序

天道酬勤

1953 年 5 月 19 日，柬埔寨金邊市楊文典產房，一男嬰呱呱墜地，他是盧家最小的孩子。當父母聽到那響亮的啼哭聲，看著那俊俏的小臉，心中霎時騰起「望子成龍」的希望：希望這小子將來成為人中將才、國之棟樑。於是取名叫：國才。

時間飛快，一甲子又八年過去了，當年襁褓中的嬰孩如今捧著八卷文集：《百態人生》、《墨客情懷》、《心曲感言》、《麗璧晚晴》、《閱歷遊蹤》、《往事雲煙》、《情繫書樓》、《人海泛舟》，站在父母的遺像前，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兩老的願望已經實現！然後他轉身向我們眾人走來，告訴我們：漫長歲月如滴水穿石，曾經的故事，人生的經歷，生活的喜怒哀樂都凝結在裡面了。他就是盧國才，筆名：盧茵、白墨，華僑新報《麗璧軒隨筆》專欄的撰稿人，詩壇的編輯，魁北克詩詞研究會的創始人及主編。一個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的男人，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

也許一個成功的人與幼年分不開。國才的姐夫吳瑞琪先生曾這樣形容他：「幼年時找不見他，那他一定是扎在書堆書攤裡了，他從小喜歡書是出了名的，讀書上他有如飢似渴的欲望，鑽研上他有慧根和靈性，思考上有豐富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這不由得使我想到了 1973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江崎玲於奈曾說過的話：「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科學巨匠的源出是這樣，那文學巨匠的源出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好奇和鑽研是成功的敲門磚，盧國才自幼用它敲開了知識文庫的大門。他在金邊廣肇惠初中畢業後，到端華完成了高中，接受的是中文教育，受漢文化啟蒙之光的影響，幾十年來他筆耕不輟，勤奮鑽研古漢語和古詩詞，孜孜不倦地探索著中華文化的精髓。他用自己的頭腦想問題，回歸理性、回歸常識、回歸邏輯。無論是在戰亂中逃生，還是在異國他鄉謀生，他潛心創作本身，心無旁騖，下筆有神，樂在其中。生活的磨難越大，他記錄生活的心思越切。自青年起他為各大報社投稿，從不懈怠，包括越南《遠東日報》、泰國《中華日報》、《新中原報》等。1996 年他在《華僑新報》上開闢《麗璧軒隨筆》專欄，每週一期，從未間斷，至今已累計寫有 1150 篇專稿。自擔任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創始人後，主動承編詩壇達 975 期，二

十二年來共刊登詩友約三萬首詩詞，創下了在海外弘揚古典詩詞文化的一項記錄和奇蹟。自己創作各類格律詩詞 2500 多首，出版有《白墨詩詞集》、《無墨樓吟草》等。除此之外還不忘提攜新人，替會員們改稿、出詩集。他為詩會主編出版兩冊《滿城賡詠集》，以及《子漢詩詞集》、《譚鋭祥詩集》、《鄭石泉詩詞集》、《伍兆職詩詞集》等個人專集，並創建《詩壇》網頁和《無墨樓・麗璧軒》博客，真正做到了繼承古詩詞風格，嚴格地求格律、求平仄押韻，一絲不苟地在詩壇裡培養了一大批熱愛古詩詞的人士。成為海外發揚古詩詞文化的一塊淨土和園地，在百花園中做到了一枝獨秀，園中無雙。

一個燒爐的藍領，既要養家糊口，又要長期堅持不懈地創作、寫詩，其艱難是可想而知的，其困苦又是不為人知的。長期的夜班工作，已耗盡了他一個健康的身子，可每當交稿日，他不顧夜班帶給他的睏乏，硬是叫妻子在凌晨他剛睡下不久叫醒他，爬起來敲鍵工作……幾十年間，數不清在多少個寒暑日夜中披星戴月寫作，計不清多少次放棄了應該的休息時間。

他就是這樣堅持著一路走來。無論到哪裡，他愛書、看書、讀書、買書、藏書、寫書，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說到讀書，在 2018 年，他還以 63 高齡畢業於 McGill 大學英語系，完成了人生又一夢想。

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妻子與兩名女兒個個優秀。妻子當仁不讓地成為賢內助，大女兒盧嘉珈成為有名的律師，出任魁北克華裔青年專業協會 YCPA 主席、蒙特利爾青年商會 JCCM 成立 87 年來首位華裔主席；小女兒盧嘉珮成為有名的食品科學專家，在 Kraft 卡夫、Agropure 等公司任職。

一個腳踏實地的文學匠人，就這樣平凡接地氣的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不得不為他的成績和得獎感到自豪和驕傲。除了 2010 年獲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也許還有更高的獎項正在向他招手呢！

生活，在詩意和遠方之中。

心之所向，身之所至，活過，愛過，經歷過，這便是人生和歷史。讓我們靜下心來好好讀一段歷史，了解一個人。就從閱讀八卷文集開始。以這樣的心情，為一代巨匠的誕生，寫幾句感言，作為序。

長相思

——讀《麗璧軒隨筆》有感

勤自修，苦索求，隨筆千篇廿五秋，盧茵八卷留。

入書樓，泛詩舟，天道酬勤從未休，晚晴爭上游。

潘潔心 寫於玉瓊樓

二零二一年五月廿二日



鄭　序

老同學盧國才將四分之一世紀用心血撰寫的《麗璧軒隨筆》，分八卷選輯成集出版，這是一件令人振奮的盛事，作為同窗的我更為之感到驕傲。老同學一定要我寫幾個字，盛情難卻，只好班門弄斧，說說自己的感受。

六八年我們一起在柬埔寨金邊端華學校上專修(即是高中)，國才同學就以作文出眾被語文老師推為「文膽」，沒想到出校門至今，他從未放下手中的筆桿。輾轉東南亞，移民北美，筆耕不歇，更主掌詩壇，弘揚中華文化；留言麗璧，傳播僑聲。我們的藍領作家，在晨昏顛倒的生活節奏中，寫下一篇又一篇扣人心弦的隨筆，為人間不平吶喊，為正義呼喚，為親情友誼唱詠。這不只是純粹文學愛好，而是一種信念，一種使命感。

「我們雖然渺小，但還有敢說真話的自由；我們儘管無奈，但仍有打抱不平的筆桿；文人能做的，也僅有這些。」(第 528 篇，《放言》2006.11.10)

這就是文人的使命，這就是白墨的信念。

鄭懷國 於法國巴黎

2021.05.31



詩詞饋贈

鄭懷國

贈白墨二首

其一

謝意真誠表不全，盧軒白墨譜千篇。

國情人事縱橫論，才廣詞華大眾前。

其二

拋磚引玉索知音，喜獲秋楓悉草心。

情長句短焉能報？五內翻騰嘆昔今。

(2006.11.17)

滿庭芳

——賀國才同學獲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癸己書生，文魂墨魄，校園文膽擎天。筆驚風雨，歌泣鬼神冤。日夜耕耘不息，鍋爐畔，麗璧燈前。湄江客，情真血熱，七百嘔心篇。

翩躚，楓葉舞，盧郎八彩，折桂摘冠。引南北同窗，觴盡歌酣。國粹弘揚有繼，兄任重，再造滄瀾。青峰筆，碧波作硯，漢韻萬千年。

(2010.10.08)

卜算子

——惜茵

千萬字多情，十二年歡聚。一旦芳菲化渺茫，片片相思處。

六百是佳期，卻駕秋鴻去。待日茵茵綠早春，彩筆留春住。

(2007.12.14)

青玉案

——賀《麗璧軒隨筆》六百期

佳期六百追茵去，滿城盼、丹楓語。彩筆多情龍鳳舞，五洲風雪，人間冷暖，字字皆心腑。

燈昏夜靜窗前雨，麗璧軒中珠璣句。笑問霜鬢多幾許？一身瀟灑，文章有價，但願春長駐。

(2008.04.04)

菩薩蠻

——七百

結緣賞月今溫故，同窗知遇雲煙路。熱話見真心，正音求雅吟。

炎涼何慨嘆，劫後思洪患。真我祭浮生，無爭七百成。

(2010.04.02)

沁園春

——步盧茵兄「《麗璧軒隨筆》七百篇有感」原玉

共浴湄江，試水青年，欲主浮沉？悵南柯夢短，桃源無跡；路迴棋歇，日暮秋深。桃李飄零，芳菲敗落，流水高山字裏尋。無聲處，讓思潮奔湧，對月同吟。

平生慶有知音，四十載、英華照我心。念西窗剪燭，殷勤紅葉；直言熱話，坦蕩胸襟。無限離愁，無憑蹤跡，硯墨當年暗淚涔. 何時遇？盼一蓑一笠， 煮酒行琴。

(2010.04.30)

破陣子

——敬賀《麗壁軒隨筆》八百期

白墨書生勤奮，專欄麗壁輝煌。十六春秋捐赤膽，八百文章獻熱腸，忽然人世狂。

佛國當年浪跡，花蓮昨日蟾光。五九六三追日月，九百千千筆健強，唯我同硯窗。

(2012.03.09)

千秋歲

——賀《麗壁軒隨筆》九百篇

崇文事墨，子史全經集。竊案廣，求真迫。挑燈開萬卷，伏櫪行千邑。攻不息，彌綸今古東西極。

志畢生言立，麗壁詩壇帙。記賞月，傷停筆。文章忠肺腑，正氣揚功德。臻九百，國才椽直丹心赤。

(2016.04.01)

沁園春

——賀麗壁軒千篇步國才同學原玉

筆下風雲，廿載千篇，烏輝兔沉。憶爐青鑄句，立言肩挺，星寒煉字，紀事情深。感發人生，求真見證，念舊情緣知遇尋。春秋換、數龍蛇虎鳳，呼嘯鳴吟。

飄零不忘鄉音，泣亡歿、赤誠瀝血心。記芬芳桃李，火紅歲月；鬱馨蘭桂，奮逸神襟。毫墨虔誠，胸懷坦蕩，輾轉東西雪雨涔。華章譜，願鍾期常在，山水行琴。

(2018.04.26)

敬步馮雁薇詩友原玉賀《麗璧軒隨筆》千篇之喜（鶴頂格）

賀蘭山踏破，

麗日映雲樓。

璧有相如智，

軒非老鶴優。

隨珠明世事，

筆仗柱中流。

千字初心造，

篇辭唱島洲。

(2018.04.26)

千年調

——賀白墨兄麗璧軒一千一百期(用辛棄疾韻)

百篇越千篇，不教筆頭倒。廿四星移斗轉，月明花好。雲流紙上，感拾餘言笑。馳文字，踏青山，人不老。

自知野陋，句拙情難拗。半世同窗契誼，小調能曉？晚晴書屋，麗璧君才巧。志軒轅，舞龍蛇，墨未了。

(2020.06.04)

詩詞饋贈

許懷嬌

賀《白墨詩詞集》出版

白蛇磐踞楓梢上，

墨筆勤耕華粹釀。

詩雅詞文麗璧軒，

集功卓越名金榜。

(2010.12.03)

祝賀《麗璧軒隨筆》千期之喜敬步諸位詩友(鶴頂格)

賀聲欽佩致，

麗語繞書樓。

璧潤修明慧，

軒昂氣質優。

隨從天下事，

筆勢理中流。

千仞文恒守，

篇章馥大洲。

(2018.05.03)

詩詞餽贈

黃健生

答謝國才兄嫂新年賀卡

一

研墨啟蒙念故園，佳詞祝福照朱軒。

書籤歲卡呈情摯，越海同吟抵萬言。

二

詩壇二國和詞湧，落筆生花字句珍。

帝夢循聲聞七絕，美歐兩地早回春。

(2018.02.08)

祝賀國才麥爾基大學畢業

滿地耆翁傳及第，勤翻讀卷世間奇。

無憂歲末愁書盡，勵我求知永不遲！

(2018.06.07)

自 序

《麗璧軒隨筆》專欄自 1996 年開筆，至今年正好 25 週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紀，一千多篇隨筆，頗感紛陳纏繞，雜亂無章。結集成書時，共刪去兩百多篇，經過一番精挑細選，分門別類，輯成八卷合計 925 篇，約一百八十萬字。再加上序文、專訪文章和各家饋贈詩詞，應該在二百萬字左右。

列出八卷後，先聆聽方家高見，有提議用「文集」取代「叢書」的；有主張用《盧國才文集》取代《麗璧軒隨筆》的；有建議邀請多人作序的；也有同意將饋贈之詩詞加在書前的。很快就收到郭廣中先生設計的封面，我依然寄給朋友們徵求其意見，有的對佈局有自己一套看法；有的覺得字體排列不宜又直又橫；有的認為將王安東給我畫的肖像置於封面乃最適合，因為是《華僑新報》專欄版頭特有的標誌。而我自己則希望能求得許之遠老師墨寶為書名題簽，那才是最完美的雅事。

我將八卷書名寄給許老師，請他揮毫題簽，許老師毫不猶豫，爽快答應，翌日便將書名寫好，剛勁書法，鐵畫銀鉤，清秀雋雅，美不勝收。他將題簽交給郭先生，並為封面構圖把關，八卷封面八個不同顏色，一絲不苟，連淺印肖像高低、題簽字體大小、印章位置距離等，都一一顧及。郭先生非常專業和盡責，將封面重新設計，令人十分滿意。

朋友一再問我，《麗璧軒隨筆》專欄名字的由來。記得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過，為紀念先岳父「陸麗」和先岳母「李璧全」，寒舍取名「麗璧軒」；藏書樓取名「無墨樓」；書房取名「鑄心齋」；後園取名「茵廬」；專欄筆名「盧茵」，是由我的姓加上老伴的名字「陸惠茵」連結而成。

隨筆是《麗璧軒》專欄慣用的文體，隨緣之筆，隨意開筆，隨心下筆，隨手執筆，隨時收筆，隨處停筆。沒有論文必須論點、論證、論據、結論那些框框；沒有劇本務必開場白、場景、道具、對白、旁述、幕後那些繁雜鋪陳；沒有報導應該先列提綱、搜索材料、埋下伏筆、找突破口等按部就班。隨筆的特點，就是「隨」，因為，「隨」是無界限、無束縛、無設防、無枷鎖的。天馬行空，隨心所欲，來去自由，無拘無束，如果讀到通篇只有句號，沒有逗號的隨筆，你不必驚訝；如果翻到滿篇全是詩詞的駢文賦句，也無須感嘆，因為那就是隨筆。

邀請函發出後，首先為我作序的是許之遠老師，他先說自己如何從孩提時代就開始讀書和背書，再談論寫文章其實比作詩難，並極力推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指出「古文」才是至文，白話文至今「少有可背誦之文」。許序時刻不忘提醒後人，不能不讀古文，可以看得出許老師之良苦用心也。曾任歐老師之序文語重心長，關懷備至，師生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張清老師《夜讀白墨佳作》，厚愛有加，受之有愧。伍兆職序文簡練如清泉，文末以《水調歌頭》相贈。李錦榮序文以哲學角度分析隨筆，邏輯和方法論都用上了。馮雁薇認真閱讀隨筆，為百篇寫了百段評語，別開生面，堪稱大手筆，篇末以《滿庭芳》相贈。馬新雲「我與《麗璧軒》的淵源」真情流露，文筆清新，篇末以《念奴嬌》相贈。潘潔心《天道酬勤》，用「平凡而偉大」來形容，令我受寵若驚，感懷五內。陸蔚青以《文學的燈永不熄滅》來鼓勵和展望，餘韻無窮。姚洪亮序文回顧二十年前往事，耐人尋味。江麗珍用《學而不倦》來強調學習之重要，立論中肯，篇末以《鳳凰台上憶吹簫》相贈。鄭懷國序文以「文人使命和信念」為理據，提出了「講真話」。蔡麗華序文非常用心撰寫，將百餘篇隨筆題目組成文句，恰到好處，篇末以《滿庭芳》相贈。唐偉濱以駢賦為序，謂仿王勃的《滕王閣序》，令余眼界大開。胡憲(北極狐)十年前曾經採訪過我，十年後為文集作序，更加駕輕就熟，信手拈來，琳瑯滿目。李俊豪以《我的師父》為題贈序，令我汗顏，誠惶誠恐，無地自容。感謝詩友這些年以詩詞相贈，特彙編後置於序文之後。特別感謝江麗珍、蔡麗華兩位老同學日以繼夜細心校對，發現錯字。

由於時跨廿五年，書中很有新舊事物的交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有些名詞現在已更新，光碟、傳真機、手提無線電話、電腦上網、視像電話、衛星導航等，現在聽起來，好像很遙遠似的。每篇隨筆都在匆忙中敲鍵，完稿後立即傳去報社，所以不少地方出錯，馮京馬涼，魯魚亥豕，張冠李戴，沙石甚多，如蒙諸君不吝指出，將來再版時必能更正補遺。

八卷文集能順利成書，還要感謝老伴和兩女的全力贊助，是她們的鼓勵給予我出書的勇氣。最後，更要感謝《華僑新報》和廣大讀者二十多年來不遺餘力的支持和愛戴，使我有動力繼續寫下去。

適逢世紀疫情肆虐，但願文集之面世，能讓人們看到希望的曙光，看到未來。當疫苗大規模接種，一切恢復正常運作，《麗璧軒隨筆》專欄將迎來新的一頁。是為序。

剪 報

風雲聚散，河山分合，濃縮悲歡一紙。榮枯勝敗與升沉，盡寫入、凡塵青史。

留聲雁字，遺痕鴻爪，歲月永無終止。剪藏幾許愛和真，讓記憶、吹乾淚水。

——鵲橋仙·剪報

朋友到我家，見到堆積如山的報紙，總是不解的問道：「這些垃圾，為何不清理掉」？我老是回應同一個答案：「還沒有時間看，還沒有剪存」。

除了藏書和藏信，剪報是我的另一個嗜好。把每天從報上看到的好東西全部剪下來，分門別類，搜集在上千個文件夾中，這件工作本身已不僅僅是一種嗜好，而且也是滿足求知慾的最有效之一門自修課程，漸漸地由興趣而染上「癮」，竭盡所能把整張報紙剪到再也找不到「剩餘價值」，才宣判為「廢紙」。別小看它區區幾毛錢，卻發揮其難以形容的廣泛功用。

一份報紙之出版，由採訪、組稿、徵稿、寫稿、打字、校對、排版，到印刷發行，熬盡了編者、作者和工作人員多少心血，匯集了多少智慧、知識、資料，千萬不要把報紙當垃圾般輕易丟掉或隨便拿去包東西，那實在太糟蹋文化，暴殄天物，罪不可恕也！

報紙最大的版位是副刊。整版剪下，每月裝釘一冊，成了千百本文集。回憶錄、人物誌、天下縱橫、談古說今、書香世界、環宇珍聞等專集，彌補了藏書之不足，具有不可估量的參考價值。積年累月的剪報，除了充實自己，豐富知識，增廣見聞，大開眼界外，更大的收獲是建立了自己親手創設的百科資料室和私人圖書館，儲藏著珍貴無價之史料。

剪報內容可分為新聞報導、文學創作、歷史回顧、人物傳記和科學知識等。而最吃力的工作不是剪，而是輯。將不同內容存入不同文件中，這是件麻煩的差事。將全球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分別設二百多個文件夾，註明國名，貼上國旗，按英文字母排列，方便檢查使用。由於新聞最講究時間性，整版連日期一併剪下，按次序排列，每月裝釘成冊，一年輯成十二大本，便於查閱。只要想查看某年某月發生之大事，立刻從架上取來，唾手可得。

文藝作品由各報副刊剪下，按作者筆名分類存放，採用四角號碼順序排列，把近千位作者簡介填寫在每個不同的文件夾上，包括真名、籍貫、年齡、創作活動等。這樣，他們所有曾發表的作品全部保存，成了近千本詩選、文選，這麼可貴的材料，對研究海外華人文學，具有極重要之參考價值。

剪報是一輩子也做不完的事，其無窮樂趣，更不是用電腦掃描可以取代的，除了興趣，還要有耐性、毅力、恆心，更重要的，要有時間。在剪報的日子裏，時間總是不夠用的，所以，誰要是迷上了剪報，誰就註定要分秒必爭。自從生活環境改變得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要擠出來後，剪報成了可望而不可得之夢境，成了越飄越遠的泡影，欠下剪報之債，永遠難以償還，積壓多年的報紙已經破五千大關，看來這龐大的剪報計劃，只有留待年老退休時才慢慢實現吧。唉！剪報，剪不斷的縷縷相思！(第 13 篇) (1996.12.13)

押　韻

吟詩跟讀散文不一樣，是因為從押韻的韻腳，可以享受到音韻上的回環之美。沒有押韻的句子，不能算是詩，既使是打油詩、順口溜，也要有韻，才能琅琅上口，朔自《詩經》、《離騷》，押韻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所以，舊體詩除了講求平仄，更規定必須押韻。這裏指的是有別於古風之近體詩，其用韻非常嚴格，不論絕句、律詩、排律，都必須用平聲韻，且一韻到底，不許鄰韻通押，否則便是走韻，是犯忌。

詩韻依據韻書，韻書之作始於梁朝沈約，至隋朝陸法言著《切韻》，共分二百零六韻部，分部太細，不便押韻，唐初規定相近的韻可同用；宋稱《廣韻》；南宋平水人劉淵編《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把《廣韻》合併為一百零七韻，後人又減為一百零六韻，這便是沿用至今的《平水韻》。

通韻是指兩個或以上的韻部可以相通，如「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十四寒」與「十五刪」等可通押；詞可用通韻，格律詩則受嚴格的限制，須韻部相同，不許鄰韻通押。但也有些律詩用「進退韻」、「轆轤韻」、「葫蘆韻」，畢竟是極少數。

文人唱和，有和韻、依韻、用韻、次韻之分。文人雅集，各人分拈韻字，依韻作詩，叫做分韻，故必須死記每個字屬於何韻，以免走韻；若運氣欠佳的，拈到了「險韻」，如「尖」、「叉」等為韻，就較難發揮。

很多初學律詩的朋友，對詩韻搞不清楚，結果出了韻還不知，原因是他們以字典裏的註音為依據，錯得相當冤枉。特別是不說入聲字的北方人，如果沒有一本韻書，就更容易出韻。

例如：「胸」是「二冬」韻，「兄」卻是「八庚」韻；「真」是「十一真」韻，「貞」卻是「八庚」韻；「何」是平聲「五歌」韻，「合」卻是入聲「十五合」韻，不勝枚舉，可見韻律並非單憑註音分類的。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九四年出版了一本《詩歌韻腳詞典》，將一百零六個韻部合併成三十七個，這樣一來，走韻的流毒就擴散開了，對初學作詩的朋友產生誤導，若以此為依據，以訛傳訛，情況就更加不堪設想。中國特有的律詩遺產，眼看就要崩潰蛻變，優美的音調變成齊東野語，雜聲紛亂，泛濫成災，每個愛詩的人，都應該有義務搶救舊體詩於危亡邊緣！

新編的韻腳，已分不出獨用的「十二侵」與「十一真」有何差別，分不出「點」和「典」有何不同，更分不出平聲「污」與入聲「屋」，平聲「和」與入聲「盒」，相信李白、杜甫泉下有知，肯定是不會原諒的。

曾收到國內寄來一冊《中華詩魂》，搜集了一千九百多位詩人的三千多首詩作，堪稱巨著，我花了數個月時間，由頭到尾細讀兩遍，用筆在上面打圈圈，又作了統計，內容暫且不談，僅是以符合律詩起碼要求為準，走韻的詩佔了一半以上，平仄失粘的佔三成，而其中以年紀四十以下的最嚴重，可見這個問題已到了不能忽視的地步。

從統計上看，錯得最多的，是普通話中沒有以 M 音和 P 音結尾的字。所以，如果作者是廣東人、潮州人、福建人、客家人或講其它方言的外省人，相信走韻的毛病可以減少。例如，獨用的「十二侵」韻共五十個字中，粵語拼音都是以“AM”音結尾的，潮語拼音都是以“IM”音結尾的，舉個「心」字，粵語拼音是“SAM”，潮語拼音是“SIM”，這韻部的字，如果在字典中，根本分不出「心」和「新」，「侵」和「親」，「音、陰」和「因」，「琴」和「秦」，「今、金」和「斤、巾」，「吟」和「銀」，「沉」和「陳、臣、塵」，「深」和「身」，「針」和「珍」；又例如，

「十三覃」韻的粵語和潮語拼音都是以“AAM”音結尾的，「南、男」不同於「難」，「藍」不同於「蘭」，「三」不同於「山」；「十四鹽」韻的粵語拼音都是以“IM”音結尾的，潮語拼音都是以“IEM”音結尾的，故「鹽、嚴、炎」別於「言、沿、延」，「簽」別於「千、遷」，「添」別於「天」，「甜、填」別於「田」；再看「十四緝」韻入聲的粵語拼音都是“AP”音結尾的，「立」和「力」不同，「及」和「極」不同；「十六葉」韻入聲的粵語拼音都是以“IP”結尾的，故「葉」不可與「夜」同韻，「獵」不可與「烈」同韻，如此類推，若能操多種方言，對掌握韻腳有極大的幫助，既使是講越南語，也可以準確的分辨出上列之差別。

其實作詩出韻是很平常的，毛澤東著名的「七律・長征」，就分別用了「十四寒」韻的「難、寒、丸」和「十五刪」韻的「閒、顏」，他的那首「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就將「江」、「陽」韻通押，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同志」甚至還換韻，由第十二部「廿五有」韻的「柳、九、有、酒」和「廿六宥」的「袖」，換為第四部「七麌」韻的「舞、虎、雨」。然而，在那本厚約一千六百頁、洋洋一百八十三萬字的《毛澤東詩詞大詞典》中，竟無人敢提出異議，答案很簡單：「因為他是毛澤東」，否則，像「不須放屁」這樣粗俗的字眼，又怎能在「念奴嬌・鳥兒問答」中出現呢？如是我聞，郭沫若一向被公認是毛詩詞的權威解釋者，他認為毛的舊詩是新詩，徐志摩的新詩是舊詩，毛澤東的詩用錯了韻，他就說「錯比不錯好」，諸君若想看阿諛奉承的樣板，郭院長是典型中的典型。

詩聖杜甫遺存了一千四百多首詩作，你卻無法從中能找到一首用錯了韻的詩，可見其治學之嚴謹、認真。如果要決心弘揚國粹，把中華民族優良文化遺產保留、發揚光大，就一定要嚴謹、一絲不苟的遵循詩律，對走韻的詩作，要嚴厲糾正，大聲疾呼，不留情面，不容許以「藝術為政治服務」、「形式服從內容」之口號掩蓋瑕疵，錯就是錯，決不含糊，只有這樣，才能捍衛舊體詩，才能對得起數千年來不斷傳抄、刻印詩詞的先輩。

願舊體詩在韻海中翻騰出美麗的浪花！(第 18 篇) (1997.01.17)

情　緣

靈感如泉，詞沾滿、春痕片片。長惦掛、管揮白紙，筆牽紅線。傲雪嬌梅情半點，迎霜野菊詩成卷。恨銀河、萬里鵲橋寒，單痴戀。

磨穿硯，魚書撰。茵草綠，青山倩。笑窮儒無墨，志高名賤。夢裏思卿同戲鯉，杯中醉汝雙飛燕。願此生、共締美姻緣，心難變。

——滿江紅・相思

今天是二月十四日情人節，愛神邱比特的神箭，將情人的兩顆心串在一起，「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

元好問嘆道：「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醉過方知酒濃，愛過方知情重，只有最美、最真的愛情，才足以令人生死相許。盧照鄰吟出了「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的千古名句；元稹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李商隱嘆詠：「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秦觀唱道：「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都是歷久不衰的情詩。

兩情繾綣，心心相印，卿卿我我，如膠似漆，形影相隨，比翼雙飛，花前月下，海誓山盟，琴瑟和諧，白頭偕老，恩愛齊眉，天長地久！用盡所有形容詞，都無法把愛情概括，只要有情，就會有恨，愛和恨成了人生少不了的東西。

陳年老酒，香醇甘美，古老情史，韻味雋永，歷史上有多少數不清的戀愛故事流傳千古，可歌可泣，有的是喜劇落幕，有的是悲劇收場，他們愛得轟轟烈烈，愛得感天動地，足以讓多情善感的後人沉醉一番。

最早的愛情故事當推唐堯之女娥皇與女英，她們同時嫁給虞舜，舜死於蒼梧的郊野，她們痛不欲生，淚灑在竹子上，變成斑痕點點，世稱「湘妃竹」，最後她們投江而死，娥皇成了湘君，女英成了湘夫人。毛澤東有「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名句提到湘妃竹。

莒國大將杞梁戰死，其妻哭了七天，莒國的都城為之頹圮，後來變成了范杞梁之妻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西楚霸王項羽的愛姬虞美人，在兵臨城下，四面楚歌之際，悲歌舞劍，慷慨自刎。

此外，梁山伯與女扮男裝的祝英臺雙雙殉情；採桑女子不二夫的秋胡；卓文君嫁一貧如洗的司馬相如；舉案齊眉的梁鴻與孟光；蘇蕙用織錦迴文「璇璣圖」喚回夫君竇滔；生不能合死方合的華山畿情緣；破鏡重圓的樂昌公主與徐德言；寧妒而死示忠真的房玄齡之妻盧夫人；燕子樓上寄情詩的關盼盼；終身守節為鄭妻的鄭還古之妻沈真真；一見鍾情結赤繩的紫竹與方喬；花自飄零水自流的李清照和趙明誠；茫茫此去水連天的申屠氏；更是驚鴻照影來的陸游與唐蕙仙；行雲一夢斷巫腸的阮華與陳玉蘭；奈何雲山萬萬重的羅惜惜與張幼謙；殉情化作並蒂蓮的曹璧與張麗春；生生世世為夫妻的崔英與王氏；生願同衾死同穴的林澄與戴伯璘，都是傳誦一時的佳話。

愛情像綠草青翠的春，炎陽熱情的夏，煙縷飄逸的秋，寒梅堅貞的冬，愛比江河曲折，比海洋深廣，愛河水長流，分秒不息，愛海浪濤濤，奔騰浩瀚，愛之江海，有微波起伏的柔美，有洶湧澎湃的壯麗，愛與江海永存，愛與日月齊壽！愛之舟子，划出了心湖的漣漪，愛之花朵，點綴著生命的春天，愛的力量，衝破了時空的隔閡，愛的旋律，迴盪在情侶心中。生活在愛中，陶醉在愛中，讓愛的雨露，滋潤遊子的心靈，將愛的音符，譜成幸福的樂章，以愛的聖藥，治癒歲月之創傷，以愛的智慧，開闢燦爛之未來。(第22篇) (1997.02.14)

平　仄

近體詩要分平仄，平仄就是平聲和仄聲。詩詞除了規定要押韻，更嚴格講究平仄。

平聲就是北方話裏的陰平、陽平，仄聲分上聲、去聲、入聲。例如：衣、移、以、意、易五聲中，衣是陰平，移是陽平，以是上仄，意是去仄，易是入仄。上聲、去聲和北方話一樣，只有入聲字，在北方話裏已經轉化為陰平(如一、黑、出)、陽平(節、國、毒)、上聲(雪、北、角)、去聲(肉、玉、藥)了。入聲字轉化為上聲、去聲的，依然還是仄聲，不影響詩的平仄；入聲字若轉化為陰平、陽平的，則已經成了平聲，不是仄聲了，但在近體詩裏還得把它當仄聲。對於這部份入聲字，不說入聲字的北方人就得靠韻書把它分清楚，只有分清了平仄才能講詩的格律。

近體詩即律詩。律詩的格律，就平仄說，好像比較複雜，其實最基本的平仄格式只有兩句，其它的格式，都是從這兩句中化出來的，這兩句就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把這兩句的平仄相應的反一下，就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五絕；在這四句頭上加兩個相反的平仄，就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的七絕；重複五言絕句平仄格式就成了五律，重複七言絕句平仄格式就成了七律。

這樣看來，律詩的基本格式就只有兩句。講律詩的格式還有兩句話，叫「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就是在七字句的律詩裏，第一第三第五字有時可平可仄，第二第四第六字平仄不能變動，否則就是失粘。然而，「一三五不論」也不是絕對的，還要遵守嚴格的格律，不許犯忌，這裏包括避免犯「孤平」、「三平」、「三仄」。

所謂「孤平」，是指五言「平平仄仄平」句型第一字用了仄聲，七言「仄仄平平仄仄平」句型第三字用了仄聲，全句除了韻腳外只剩下一個平聲；「三平」，是詩句末連用三個平聲；「三仄」，是詩句末連用三個仄聲，此乃律詩大忌也。

此外，律詩尚有許多避忌，南朝梁沈約提出「八病」，對作詩的聲律詳列了八項弊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但由於要求太嚴，沈約此說在當時就受到鍾嶸等人的批評，宋代嚴羽也說：「作詩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據也。」

故今人作詩，首先一定要符合三個基本要求：平仄諧調，押韻正確，對仗工整，然後再講究孤平、三平和三仄。有了起碼的詩之格律，才開始推敲琢磨，練句用字，當技巧漸臻佳境，才逐步創出自己的風格，作詩是一輩子的事，絕非朝夕就可自成一家。

為了不失粘，除了務必按格律作詩，按詞譜填詞之外，更應注意區分入聲字，以免因讀音有誤而變成平聲。

下列許多常用之入聲字很容易混淆為平音：

屋、禿、哭、福、竹、築、祝、叔、族、熟、菊、服、讀、獨、國、毒、足、燭、俗、贖、局、學、捉、卓、覺、琢、格、閣、郭、爵、昨、

泊、薄、質、侄、卒、出、失、實、匹、吉、七、悉、白、伯、柏、跡、積、籍、劇、惜、席、革、澤、石、宅、摘、錫、寂、擊、激、績、吃、敵、笛、職、直、賊、食、德、得、國、黑、極、息、及、級、急、集、習、汁、不、佛、掘、罰、卒、竭、歇、割、奪、達、脫、八、滑、殺、扎、薛、決、結、節、潔、傑、絕、別、跌、哲、舌、說、蝶、接、捷、協、俠、合、答、雜、峽、乏、鴨。

以上是入聲字讀平聲，但也有平聲字讀仄聲的，例如讀去聲的「看」、「忘」，在韻書中是平聲，讀「堪」、「亡」，如果以為是仄聲那就錯了。毛澤東有「喜看稻菽千重浪」句，應讀為「仄平仄仄平平仄」，「敢教日月換新天」句，應讀為「仄平仄仄仄平平」；蘇東坡「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茫、量、忘三字押平聲「七陽」韻，故末兩句應讀為「仄平平，仄平平」。最後，錄下正格和偏格的七律格式，以便為初學作詩的朋友作參考：

正格

仄仄平平仄仄平(韻)，平平仄仄仄平平(韻)。(首聯)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韻)。(頸聯三、四句對偶)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韻)。(頷聯五、六句對偶)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韻)。(尾聯)

偏格

平平仄仄仄平平(韻)，仄仄平平仄仄平(韻)。(首聯)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韻)。(頸聯三、四句對偶)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韻)。(頷聯五、六句對偶)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韻)。(尾聯) (第 23 篇) (1997.02.21)

填　詞

每次見到報上刊登舊體詩詞，總愛剪下細讀，查詞譜對照平仄，然後按詞牌分門別類歸入各個文件夾中，永遠保存。經年累月，竟有數千首之多；這些詩詞，有的是名家佳作，有的是新秀習作，有的是騷壇唱酬，風花雪月，有的是墨客吟詠，各成一家。

由愛讀詩詞到作詩填詞，是個艱苦的過程。每天腦海裏裝滿律詩的平仄、押韻、對偶格律，口袋裏時刻放著那本破舊的《詞譜簡編》，把常用的一百二十個詞牌的詞譜能死背多少就啃下多少，並強記每個字屬於什麼韻部，故對報上每一首詩詞都印象深刻。

當讀到《滿江紅》的詞牌，你一定會想起岳飛的「怒髮衝冠」、柳永的「暮雨初收」、辛棄疾的「敲碎離愁」、毛澤東的「小小寰球」，即使你手頭上沒有詞譜，你也可以確定《滿江紅》的第一句是「仄仄平平」，很可惜，讀到報上以「江河華夏」開頭的《滿江紅》是「平平平仄」，根本無法彈唱，更別說詞中不講究押韻、對仗之犯忌了。

當讀到《水調歌頭》的詞牌，你一定會朗誦蘇東坡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張孝祥的「雪洗虜塵靜，風約楚雲留」、賀鑄的「南國本瀟灑，六代浸豪奢」、毛澤東的「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你可以確信《水調歌頭》的首兩句是「平仄仄平仄，仄仄仄平平」，但當你讀到報上以「神州吐紅日，昨夜殘月去」開頭的《水調歌頭》，你幾乎不敢相信還有這樣不規則的詞譜傳世。

同樣的不按詞譜填詞之現象還出現在《永遇樂》、《念奴嬌》、《江城子》等。為了得到更進一步的證實，筆者查閱了舒夢蘭《白香詞譜》、陳明源《常用詞牌詳介》、楊文生《詞譜簡編》、唐圭璋《唐宋詞鑒賞辭典》、陳紹偉《詩歌辭典》等工具書籍，把上述詞牌的幾種變格都找出來，都說明許多作者填詞只按字數填充，不管平仄、對偶、用韻。

詞的句式更要講究，三字句有上二下一和上一下二之別，四字句也有作上一下三的(如「對長亭晚」)，五字句一般是上二下三，有的是上三下二，更有些是上一下四(如「看萬山紅遍」)。而上一下三、上一下四、上一下六、上一下七這些句式，實際上是三、四、六、七字句前面加上一字逗，這些多數是去聲虛字，如但、正、又、漸、更、甚、尚、縱、乍等，也有些是

去聲動詞，如對、望、看、念、嘆、算、料、悵、恨、怕、問等。《滿江紅》最後幾句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岳飛)、「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毛澤東)，「待」、「要」都是上一下二句式，若用「鄧小平話音永不落，印心間」！除了平仄不符之外，「鄧」字不是虛字或動詞，也犯忌。

由於詞是能夠依照詞譜來唱的，填詞就必須嚴格遵守詞調的格律，除了詞譜注明可平可仄者外，其它字句的平仄必須要固定。否則，空有詞牌之名而無詞牌之實，對後學者產生誤導，以訛傳訛，則中華文化遺產又如何繼承和發揚光大呢？願以此文拋磚引玉，向騷壇前輩請教，而絕無「好為人師」之嫌，若有冒犯之處，還請多多包涵、原諒！(第 28 篇) (1997.03.28)

母　愛

母愛情深，慈恩義重，舐犢之心。句句關懷，聲聲叮囑，遊子知音。

無私一片胸襟，歷盡了、風摧雨侵。華髮頻添，寒衣遙寄，縫織千針。

——柳梢青・母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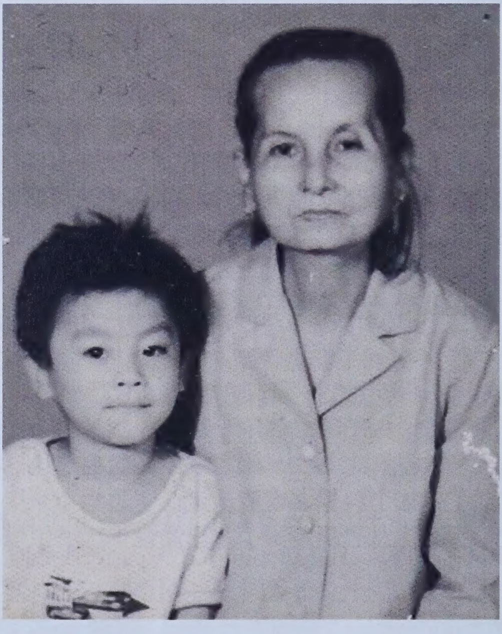
母親節到了，孝子賢孫為了報恩，都在這一天演出精彩的「百行孝為先」節目，獻花，寄卡，送禮，而更多的是請老母親飲茶吃飯；唐人街酒樓大排長龍，白髮老媽媽為了讓兒孫能盡一天孝，只好跟著人群眼巴巴的罰站等位子，一桌十幾人，吃掉上百大元，究竟老萱堂能吃上幾口？兒孫們逢人便神氣的說：「母親節喝一餐茶兩百塊錢，這還不叫孝順？」戲演完後又讓老母孤單的獨居老人院。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郊的『遊子吟』傳誦千百年，到了今天，是否仍有現實意義？現代人穿的大多數是買來的衣，母親親手做的毛衣也已被另一半編織的「溫暖牌」所取代了，加上科學之進步，減低了思念和牽掛，既使遠行也可用長途電話聯繫，不必「意恐遲遲歸」，已體會不出詩中情感，這是件蠻諷刺的例子。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母親十月懷胎，愛嬰喜誕，含辛茹苦養育，鞠躬盡瘁操勞，看著孩子翻身、出牙、學爬、走路而歡欣喜悅，看到孩子發

燒、出痲、出痘、受傷而驚慌心疼；孩子第一天上學，母親到學校守候；孩子學騎單車，母親在後面奔跑；孩子出外晚歸，母親倚門翹望；孩子考試滿分，孩子比賽獲獎，母親高興；孩子功課不及格，孩子與人打架，母親擔憂；孩子終於長大了，大學畢業了，談情說愛了，母親更忙了；孩子結婚，生小孫，母親晉身祖母級，飴孫之樂，也初嚐到老年的滋味……。養育方知父母恩，只有自己做了母親，才體會母愛的無私偉大。

當衛星電視播出台灣藝人白冰冰的女兒白曉燕被綁架，觀眾見到心如刀割的白冰冰哭腫的雙眼，莫不掉淚，後來白曉燕慘被撕票，白冰冰痛不欲生，仍四處為十七歲愛女找墓地。白曉燕的死成了導火線，引發了台北「五零四」十幾萬人大遊行，要求總統道歉，內閣下台。白髮送青絲，白曉燕沒有知覺的走了，留下以淚洗面的白冰冰，度過她一生中最黑暗的生日和母親節。「暗中時滴思親淚，只恐思兒淚更多」，清代詩人倪瑞璇的「憶母」，正是白冰冰的內心寫照。



先母三十幾歲守寡，幼子未滿周歲，單獨挑起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擔，歷盡風霜，飽嚐苦辣，把孩子撫養成人，換來滿臉皺紋，滿頭白髮，滿身病痛，尚未享晚年，又逢戰亂，將畢生儲蓄作盤川，把幼子送走，自己身陷虎口，慘遭殺害。年年母親節，不忘祭母，此生此世，永遠銘刻母親遺訓，願天下母親都能快快樂樂享晚福，願有良知的子女能盡孝，珍惜母親還活著的日子，以實際行動報答母親養育之恩，否則，他們一定會得到天理循環的報應。(第 34 篇) (1997.05.09)

獵　書

獵書，也稱「漁書」，應該不是地道的中文詞語，而是洋為中用。在買書、藏書之前，首先就要覓書、獵書。

獵書，純粹是一種愛好，是一種享受，在浩瀚書海中游覽，尋找獵物，但不一定非買下不可。每個愛書的人大抵都有這種體驗：凡是未經過目的好書總想先睹為快，要達到這個目的，最有效的途徑就是獵書。有些書名，從別人文章中看到，在別人的談話中聽到，存進大腦檔案，希望有一天能在書店裏或朋友的書架上尋獲，獵書的念頭油然而生。

獵書是一種消遣，一種滿足，不斷地獵書，久而久之，逛書店成了改不了的生活習慣，不管口袋中是否有錢，總是本能的到處獵書，而且抱著可無可有的目的去覓書，找到心愛的書固然可喜，一無所獲也無所謂，你已在獵書的過程中享受著無窮的樂趣。獵一次書，發現新目標，知道哪幾本書在哪間書店，哪些書是非買不可，促成了佔有慾。獵書之後，就想把獵物佔為己有，永遠保存，唯有買書。碰到喜歡的書，愛不釋手，身上錢不夠，又怕被人家買走，真有「恨不相逢未窮時」之嘆，其難捨難分的滋味，只有獵書人才體會到。我已在『楓華書屋』獵到了幾本好書，希望未被別人買下，拼命儲蓄，早日把獵物移居家中藏書樓。

大多數人獵書是為了消遣，但有恒心的獵書者往往可成為某方面的專家。你若不斷大量搜獵文學書籍，你有可能會成為文學研究家；你如果蒐集各門各派名家畫冊，你有可能會成為畫評家。上期本欄隨筆中，為了寫面具，我在書堆找尋有關臉譜的資料，幸好當日毫無目的買下一竅不通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才對十幾種基本臉譜有個概念，也引起了研

究臉譜的興趣，再從其它書籍中獵獲六分臉、碎花臉、歪臉、三塊窩臉、十字門臉等等詳細內容，更令我對獵書之獲益深信無疑。



每當初訪友人家，我的眼光首先搜尋他的書架上有些什麼書？也可以略知這家主人的學識修養。很遺憾，多數友人家中沒有書架，或將書架用來放小擺設，真難想像他不買書的充份理由，更無法形容得出一個人沒有藏書又怎麼過日子？曾到過一位報社主編的辦公室，見到靠牆一行書架上密密排列著各種珍貴的工具書，足足上千冊，令人垂涎欲滴，實在受不了書籍的引誘，要不是恐失禮儀，幾乎立刻想伸手從架上取下大飽眼福一番。

獵書時，要不受時間限制，不被人干擾，才能自由自在泛舟書海，悠哉閒哉漫步書徑，走進書屋就別看手錶，坐擁書城，四壁書香，飽餐一頓，大快朵頤後出來，心曠神怡，更勝鮑參翅肚，山珍海味。

最寫意的獵書，是旅途中逛書市、行書街。難忘台北的重慶南路那條書店街，數不清的書店櫛比鱗次，一天也走不完，你肯定無法空手而歸；香港更是獵書的天堂，三聯、中華、天地、商務等書局就可以把你一星期的時間報銷，還有大會堂的書展，帶不夠錢真會令你遺恨終身！最值得一看的書市首推中國大陸，一本厚達千餘頁的精裝百科全書，定價只有五十元人民幣，比吃一餐還便宜，要不是運費太昂貴，真希望把所有好書都據為己有。此

外，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中文書店，也不應錯過，我有不少書還是在新加坡買到的。

書比人長壽！獵書，買書，藏書，永遠是不會飽和的，只有親歷其境的人，才知道其無窮樂趣；找到一本夢寐以求的好書，更勝賭場贏錢、彩票中獎，信不信由你！(第 37 篇) (1997.05.30)

筆　名

筆名，是文人的符號。成了名的作家，讀者多數只知其筆名，只管用其筆名稱呼之。筆名的含義，見仁見智，人們評價一位作家的成就，是看他的作品而非看他用什麼筆名。

古代文人不用筆名而用別號，別號又以居士最多，如李白是青蓮居士，白居易是香山居士，歐陽修是六一居士，蘇軾是東坡居士，秦觀是淮海居士，李清照是易安居士，蒲松齡是柳泉居士等，也有用山人、道人、子等別號的，如吳承恩是射陽山人，納蘭性德是楞伽山人，黃庭堅是山谷道人，姜夔是白石道人，盧照鄰是幽憂子，李夢陽是歸來子等。

除了別號，更多的是綽號，如李白人稱「詩仙」，杜甫被譽為「詩聖」，李賀雅號「詩鬼」，白居易自稱「詩魔」，孟郊、賈島人呼「詩囚」，盧延讓贏得「詩奴」之稱，劉禹錫冠為「詩豪」、王維被稱為「詩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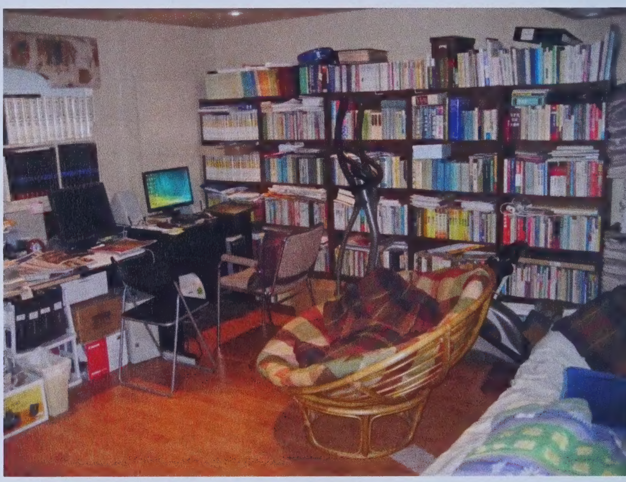
大多數作家的筆名都不用自己原來的姓氏，魯迅是周樹人，巴金是李芾甘，曹禺是萬家寶，丁玲是蔣冰之，茅盾是沈雁冰，老舍是舒舍予，冰心是謝婉瑩，艾青是蔣海澄，艾蕪是湯道耕，田間是童天鑒，沙汀是楊朝熙，阿英是錢杏村，蕭紅是張乃瑩，光未然是張光年，歐陽山是楊鳳岐，夏衍是沈端先，秦牧是林覺夫，靳以是章方敘，端木蕻良是曹京平，白樺是陳佑華，瓊瑤是陳吉，三毛是陳平，柏楊是郭衣洞等。

所以，筆名不能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來評論。不能說巴金就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兩人名字之結合，然後把無政府主義之大帽子扣在巴金頭上，就正如每個人的名字一樣，不能說「光英」、「光美」就是賣國，「衛東」、「衛紅」就一定過硬。(第 45 篇) (1997.07.25)

書　房

文人以能擁有自己的書房為榮，書房是文人最重要的藏書、讀書、寫作場所，其地位應視為至上。書房又稱書齋，作家之「齋」，猶如工人之「廠」也。讀書人喜愛將自己的書房冠以名號，除了風雅，更有勵志自勉之意；或曰樓、館、室、閣、堂，或稱廬、庵、軒、舍、居，有的莊重，有的詼諧，不一而足。

高壽作家葉聖陶的書房名「未厭居」，並自書「未厭」二字為牌匾，懸於其墓前紀念亭，表達了葉老樂觀知足，永不厭世之心境；致力於維新變法的梁啟超的書房是「飲冰室」，是典出自《莊子人間世》，謂奉命辦事，誠惶誠恐，焦慮成疾，有了內熱，必須飲冰解熱；幽默大師林語堂稱自己的書房「有不為齋」，以表明做人「有所為，有所不為」之處世哲學。



歷代著名文人、畫家的書房名很有趣，經過一番查閱，試輯部份如下：

楊萬里：「誠齋」；陳振孫：「直齋」；王夫之：「薑齋」；蒲松齡：「聊齋」；趙孟頫：「松雪齋」；譚嗣同：「莽蒼蒼齋」；劉光第：「衷聖齋」；鄧之誠：「五石齋」；許地山：「面壁齋」；朱自清：「猶賢博弈齋」；毛澤東：「松壽齋」；王力：「龍蟲並雕齋」；戈寶權：「萬卷書齋」；

陶淵明：「層冰堂」；趙明誠、李清照：「歸來堂」；陸游：「雙清堂」；李東陽：「懷麓堂」；湯顯祖：「玉茗堂」；孔尚任：「介安堂」；嚴復：「愈野堂」；魏源：「古微堂」；紀曉嵐：「閱微草堂」；王士禎：「帶經堂」；俞樾：「春在堂」；豐子愷：「緣緣堂」；張大千：「大風堂」；

王世貞：「爾雅樓」；錢謙益：「絳雲樓」；丘逢甲：「嶺雲海日樓」；鄭孝胥：「海藏樓」；錢穆：「素書樓」；周瘦鵑：「紅鵑啼瘦樓」；夏衍：「蝸樓」；施蟄存：「北山樓」；馮亦代：「聽風樓」；周而復：「北望樓」；

鄭逸梅：「紙帳銅瓶室」；鍾敬文：「天風海濤室」；胡適：「藏暉室」；柳亞子：「磨劍室」；范煙橋：「無我相室」；彭湃：「得趣書室」；沈尹默：「秋明室」；臺靜農：「龍坡丈室」；陳國暲：「寒香室」；

林琴南：「畏廬」；吳昌碩：「缶廬」；黃賓虹：「虹廬」；黃遵憲：「人境廬」；唐寅：「夢墨亭」；元好問：「野史亭」；朱彜尊：「曝書亭」；魯迅：「且介亭」；范欽：「天一閣」；包天笑：「秋心閣」；潘天壽：「聽天閣」；姚鼐：「惜抱軒」；袁枚：「所好軒」；俞振飛：「衍芬軒」；梁實秋：「四宜軒」；康有為：「雲衢書屋」；齊白石：「白石書屋」；王世貞：「小酉館」；龔自珍「病梅館」；齊白石：「借山吟館」；林則徐：「雲左山房」。

書房是文人居室中最重要部份，是文人的最主要活動中心。在書房裏，修心養性，閱讀好書，與古今文人在書本上結交：和屈原談論《離騷》，與李白舉杯吟詠《將進酒》，問白居易當日如何作《琵琶行》，聽杜甫低唱《三吏》、《三別》，或者邀蘇東坡「把酒問青天」，看李清照「人比黃花瘦」的美態，學魯迅「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仿毛澤東「只爭朝夕」，不亦樂乎！

與香港尺土寸金相比，在地廣人稀的加拿大，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書房，是件稱心如意的快事。在坐擁書城的濃郁氣氛中，應該寫出好文章，吟出好詩句，才不負擁有如此美好的讀書環境。。(第 46 篇) (1997.08.01)

買　書

在書店獵到一本好書，愛不釋手，依依難捨，欲將其佔為己有，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它買下來，永隨身邊。買書的酸甜苦辣滋味，非愛書人不能體會也。



進入書店，琳琅滿目，眼花繚亂，如何採購自己喜愛的書倒還真不容易。買書，首先要選定買些什麼書，除了有實用意義，更應該有收藏價值。在經濟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買一本書就必須是非買不可的先買，難得一見的必買，存貨很多的遲買，可無可有的不買。這和藏書家不同，他們是以收藏版本為重，特別是收藏價值連城的海內孤本或絕版刻本，與我們升斗市民買書的目的大相徑庭。

最有實用意義和收藏價值的書籍，首推工具書；顧名思義，工具書就是讀書寫作不可缺少的工具。為了不必到圖書館找資料，就必須建立自己的私人藏書室，而買書就要從工具書開始。一般的工具書是字典、辭典、百科全書、年鑑、手冊等。字典和辭典的範圍很廣，除了包括大型的《辭海》、《辭源》、《漢語大字典》、《牛津大字典》，更多的是不同學科分類的各式各樣辭典，可按自己的需要購買；百科全書應該列入「非買不可」，中文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這部綜合性工具書，書房必備！如果有多一點錢，將《中國大百科全書》全套 80 冊逐一購入，那當然是最完美的了。英

文百科全書目前都有光碟取代，把一部 32 本的大塊書濃縮成一小張光碟，在電腦上操作，再也沒有翻書的樂趣了。

有了工具書，還應該再買其它參考書，包括歷史(二十五史、資治通鑒、編年史、大事記)、地理(地圖冊、世界各國知識、名勝辭典)、人物(人物辭典、名人錄)、文學(詩詞鑒賞辭典、成語典故辭典)、美術(書畫篆刻辭典、書畫鑒賞辭典)、電影、音樂、哲學、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教育、科學等。

除了工具書、參考書之外，適可而止地買入其它一些有用的雜書，例如你是學中醫的，除了中藥大辭典，還要有臨床配方大全、中草藥全集等。《錯別字手冊》必不可少，《歷史上的今天》、各國國旗、貨幣、郵票大全，或各國民族風俗、神話傳說，都可以增廣見聞；傳記、回憶錄的書籍很多，會佔據很大的書架，要適當選購有保留價值的；外國文學譯著也應謹慎涉獵。

文學作品以結集為佳，詩詞選集、散文集極多，故宜精選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的文集。文學評論，古文注釋、句解、考證、新探等，都可以採購。短小的散文會百讀不厭，小說則不可多買！如果有租書服務，我主張租小說來看。

所以，書架上擺的應該是一本本夢寐以求的書，萬里迢迢尋獲的書，積蓄多月才買到的書，以擁有而引以為榮的書；書架上的藏書，儘量做到沒有一本不是好書，很少有買後不愛看的書。這樣，你才會感受到買書的真正樂趣和意義，你才會珍惜每一本得來不易的書，你也會發覺自己並不是世界上最窮的人，因為你擁有的書是一座無法估價的寶庫，你為買書而窮，一點也不算窮！

買到一本書，在書上簽名，蓋上藏書印，寫明何時在何地買下哪本書，包括書店名稱，家庭藏書可以不像圖書館那樣登記，但至少應有一本買書記錄。對藏書，應以學科歸類，方便查尋，但也有人不按分類法排架，把常用的書籍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參觀中南海毛澤東故居的人都知道，他的書除了書櫥，床上甚至廁所裏也都有書，可見，整齊排列故然井井有條，散亂，也算是一種拙樸美吧！所以，林語堂說：『把書籍分類是一種科學，但是不去分類是一種藝術。」

書比人長壽！讀一輩子的書，買一輩子的書，這條路子肯定是走對的。(第 47 篇) (1997.08.08)

讀　書

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中說：「積財千萬，無過讀書」；蘇東坡認為：「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開卷有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數千年來文人恪守不移的信條。相傳貴為「九五之尊」的宋真宗趙恒還寫過《勸學詩》，謂書中自有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等等。

自隋代起歷時 1300 多年的科舉制度，造就了多少由童試而秀才、由分試而舉人、由會試而貢士、由殿試而進士的大批知識份子，而進士的前三名：狀元、榜眼、探花，更是入品晉階，登科得寵，名成利就，衣錦還鄉，「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是古代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樂事。

科學進步，日新月異，人類進入了電腦時代，今天的孩子得天獨厚，有優越舒適的讀書環境，再也不須忍受像「孫敬懸樑」、「蘇秦刺股」、「匡衡鑿壁」、「車胤囊螢」、「孫康映雪」之苦了，然而，究竟有多少孩童會真正「享受」讀書之「樂趣」呢？太多新鮮刺激的事物在吸引他們，一張小小的光碟，就把數十冊百科全書都裝了進去，那裏還需要像李密「牛角掛書」、朱買臣「負薪讀書」、兒寬「帶經而鋤」、江泌「映月讀書」那麼麻煩。

韓愈云：「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杜甫說：「男兒須讀五車書」，而今，文明的代價，就是書痴少了，汗牛充棟、漢書下酒、萬簽插架、坐擁書城的讀書人更是鳳毛麟角，人們把更多的時間安排在社會活動、交際應酬中，讀書閱報，也漸漸被電視節目和電腦網絡所取代。以前埋案苦讀，如今上網找料，駁通全球網路，在網中穿梭今古、遨遊天下，眼界大開，無所不知，可以預見新的一代，由於過份依賴電腦，會慢慢放棄文房四寶，逐漸遠離詩書古籍，加減乘除都由計算機操作，執筆忘字，最後連寫點像樣的書法都有困難，這實在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日愈嚴重的人腦式微，特別是在海外的中文教育，更是刻不容緩之現實問題。

韓愈說：「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讀書除了達到求知的目的，還必須培養一份情趣，提煉一種自覺。愛書，情不自禁的讀書，但不是古時

「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的酸秀才，也不是「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的書呆子。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開卷有益，就必須選擇好書，不可囫圇吞棗，消化不良，迂腐拘泥，食古不化，成了滿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也不可被劣書迷醉，墮入色情、暴力、猥瑣、罪惡之陷阱中不可自拔。

愛書人首先要選書，在有限的生命中，是無法讀完所有好書，就只好精選；在浩瀚的書海中，選出必讀之好書，摒棄有害之壞書，是件不易的工作。列出一張讀書清單，除了工具書、百科全書必讀之外，中國古典名著、中國近現代名著、世界名著翻譯，每樣都要涉獵，增廣見聞，才能旁徵博引，才能言之有物，才能海闊天空，口不絕吟，才能「學富五車，書通二酉」』。

朱熹說：「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又曰：「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覆詳玩，為有功耳」，古人善背書，把一部一萬二千字的《論語》背得滾瓜爛熟，再慢慢去咀嚼消化，故有「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舊時孩童入學前已能背誦《千字文》、《三字經》，對他們日後飽讀詩書，出口成章是很有關係的。

讀書先讀古人書，看書宜看現代書，藏書應藏實用書，若欲背書，首推《楚辭》和《四書》，再背《古文觀止》，有此成就，終生受用也，信不信由你！(第 48 篇) (1997.08.15)

紅　顏

八月卅一日凌晨，美麗的戴安娜王妃在一場被記者追蹤的車禍中魂斷巴黎，香銷玉殞，享年只有卅六歲，令世人震驚悲痛，儘管英國皇室宣佈不會為戴安娜舉行國葬，但她高貴、博愛的形像已深深烙印在人們心中，向這位傳奇性人物獻花致哀的人龍絡繹不絕，比當年丘吉爾逝世有過之而無不及。

十五年前的九月十日，摩納哥王妃嘉麗絲也是在法國一場車禍中不幸喪生。她和戴安娜像童話中的灰姑娘一樣，由平民嫁入皇室，夢境成真，只可惜戴安娜的婚姻亮紅燈，陷入了極不愉快的困境，對於她來說這次車禍也許是一種解脫。

常言道：自古紅顏多薄命，中國古代美人中，其為帝王后妃者多半命運不佳，而在平民百姓，以及風塵女子中，則幸運者不少。

古代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貂蟬和楊貴妃，各有不同際遇、命運。西施在完成覆滅吳國、復興越國的重任後，便與范蠡隱退，擺脫政治糾纏；王嬙和親塞外，留下『青塚』一座，萬古長青；貂蟬可憐的變成王允施行美人計的工具，獻身除董卓於郿塢，而後不知去向；楊玉環從不插足宮庭鬥爭，卻被捲入鬥爭漩渦中，被迫自縊於馬嵬驛，時年卅七歲。

如果伴隨的是亡國之君，這些美人更是不幸了：夏桀寵愛的妹喜，殷紂王寵愛的妲己，周幽王寵愛的褒姒，都蒙上了亂國喪邦之千古罪名而死於非命；西楚霸王項羽心中的虞美人——虞姬，在四面楚歌中伏劍殉情；與楊玉環並稱『環肥燕瘦』的美人趙飛燕，本來生活在太平盛世，先是漢成帝的皇后，後是哀帝的皇太后，最後被漢平帝廢為庶人，自殺而死；清光緒帝寵愛的珍妃，被溺死井中，當時才廿四歲。不許人間見白頭，這些美人都沒有讓老態留下，便走了。

當然也有例外：呂雉、武則天和慈禧當然也曾經是美人，她們利用美色登上了權力高峰，命運奇佳，呂后享壽六十一歲，武后八十一歲，西太后七十三歲。

大美人卓文君和紅拂女是古代兩位最早的婦解份子，以大膽的行徑爭取美好的愛情，勇於挑戰命運：新寡的卓文君出身名門，寧願私奔與才子司馬相如開酒肆捱窮日子；身為豪門歌舞藝人的紅拂女，獨具慧眼識英雄，大膽夜奔與布衣李靖相依為命，這位李靖就是後來唐朝的開國元勳。

才女班昭、蔡文姬、謝道蘊、上官婉兒、薛濤、李清照、朱淑真、蘇小妹，女英雄梁紅玉、秦良玉、秋瑾，都是中國女子中的佼佼者，她們的詩文千古傳頌，她們的故事長留史冊，再一次證明紅顏不一定薄命，紅顏未必是禍水。

其實，把亡國之責任推到女人身上，好像女人就是亡國的禍根，妹喜亡夏，妲己亡商，褒姒亡周，西施亡吳，趙飛燕亡漢，楊貴妃亡唐，這些指責是否有根據呢？一個以男人為中心的政權，卻以『紅顏禍水』來嫁禍女人，是欠公平的。責任應該由皇帝承擔，試問如果毛澤東不御准，江青膽敢放肆嗎？

有些美人自己過不了自己的關，像瑪麗蓮夢露〔卅六歲〕，林黛〔卅歲〕，樂蒂〔卅二歲〕，翁美玲〔廿六歲〕，都用自殺來結束生命，令人惋惜，也教人相信『紅顏薄命』的斷語。天生麗質，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都不是罪！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薄命與否，不是紅顏的錯，不是美人的錯。

戴安娜走了，她的天姿國色，蕙質蘭心，永遠被人們懷念，也給世人一個啟示：人生如夢，世事如棋，榮華富貴，過眼雲煙，盡拋恩怨，珍惜今朝。

安息吧！戴安娜。(第 51 篇) (1997.09.05)

書　展

滿屋珍奇滿室香，城中典籍盡琳琅。書山尋寶增牛汗，展所淘金積棟樑。

隆價招賢多左賦，重酬爭紙貴咸陽；開顏讀卷心胸闊，幕幕人生冊裏藏。

十月十五日，滿地可近十年來最大規模的中國圖書展覽隆重開幕，堪稱華埠盛事。數以萬計的書籍，滿足了愛書一族夢寐以久的夙願，對帶動讀書的高潮無疑起了重要催促作用。

在海外，舉辦這樣的書展實在不多，主要是本市華人比較少，買書、讀書的風氣也未能形成，加上主辦單位由於利潤微，開支大，既要先付巨額的進口貨勞稅和廣告費、場地租金，還要冒銷不到二成貨的險，若沒有充足的資金是難以維持下去的，前幾次書展的經驗教訓，令不少書商裹足不前。

這一次由於是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如此國家級機構主辦，貨源繁多，選書也更有可讀性，故千萬不能錯過！特別是大型的工具書，普通書店是無法買得到的，循郵購等書姍姍來遲倒不如親臨書展更方便可靠。

例如一套八卷的《漢語大字典》和一套十三大本的《漢語大詞典》，若能買到手，終生受用不盡。只要你備有此兩套在家中，就如置身於圖書館裏，你會逐漸嚐到其美味，你慢慢會感覺得出其浩瀚知識確實不可估量，非區區售價可買！



我家中許多書不少都是在書展中如獲至寶尋覓到的。在香港大會堂書展，我買下了一套《二十五史》、《辭源》(四卷)和《二十世紀中國全記錄》；在台北一次書展中，我買到了兩種不同版本的《辭海》；在多倫多書展，我買下全套《漢語大字典》；在滿地可三聯書展，我喜購《中國軍事辭典》、《文革大字報精選》、《文革大年表》、《中共最高決策層》等資料書；在光華書展，我買了一套《白話二十四史》和許多珍貴詩詞鑑賞辭典；而買得最多的，該算是楓華書市了，自從九四年書展開始，便和她結下不解之緣，家中書架上重要的大型書籍，很多都寫上『購於楓華書屋』，例如全套十大本的《中華文明史》，五百七十萬字的《中華成語熟語辭海》，三百萬字的《辭類》，以及重要的參考書、工具書諸如：《全唐詩典故辭典》、《掌故大辭典》、《二十六史典故辭典》、《當代國際人物辭典》、《毛澤東詩詞大辭典》、《諸子百家大辭典》、《中國讀書大辭典》、《中國旅遊文化大辭典》、《世界大事典》、《中國近代史大典》、《大中華文化知識寶庫》、《孔子辭典》、《詩經辭典》等等以及數百本珍貴的文史典籍，對自己的學習和寫作幫助極大，功不可沒。

各次書展中，中國大陸書籍定價比香港和台灣的都低廉，只要不嫌棄紙張和裝釘，若論知識信息量，字數之多，內容之富，肯定是港台書籍所望塵莫及的。凡愛書的朋友，一定會發現大陸出版的工具書最值得採購、收藏，

因為如此大型書籍，其編委都是數百甚至上千人，積名家研究心血，花的時間動輒十年計，在以利潤掛帥的港台出版界，是很難辦得到的。

所以，作為一種追求知識的長線投資，買書是絕對值得！如果說讀書就像挑水，而買書則是挖井，井挖得深，就有挑不完的水，這個比喻也許很膚淺，但不管怎樣，只要你愛書，你漸漸就會相信一次次書展正是一個個龐大的挖井工程。(第 57 篇) (1997.10.17)

書 債

滿載鴻文壓汗牛，城空聚此墨中遊。書香橫溢魂陶醉，展品紛陳夢渴求。

成敗榮衰詩半屋，功虧得失冊盈樓。閉門癡讀黃金卷，幕後群雄腦際浮。

1997 滿城書展，萬人空巷，共聚聯邦大樓，在書海中飢渴搜索，入書山裏貪婪尋覓，有幸找到夢寐以求的寵書愛冊，如獲至寶，滿載而歸，皆大歡喜。經過 5 天展銷，終於圓滿閉幕，台前幕後英雄功不可沒，值得誇讚。

接著下來是如何開啟書箱去找尋黃金屋、顏如玉，如何擠出時間去探訪那一列列未曾涉獵的三千後宮佳麗，如何兼顧那躲在書架最下層慘遭冷落的典籍，這筆還不清的書債，不知要積壓到哪年哪月，追書一族都變成了逐日的夸父。

拜讀雷門教授大作「書和我」以及蘇朝大姐長篇「我和書」，深為這兩位愛書人所感動。雷門文中說：「現在，我家裏到處都是書報雜誌，亂七八糟，天天挨罵。這個習慣，不易改呀。」也正是我的活生生寫照：房門口狹小的行人巷被比人高的報紙並排堆列成一座座「報山」，足足有好幾座，已瀕臨報災，只因沒有時間處理，每週末帶回一大袋星島、世界、明報和 5 份本地週報，因閱讀的時間不夠，總是匆匆瀏覽，便朝「報山」上堆積。我已立下宏願，今年聖誕節兩星期休假，一定要移山，把剪報放在首位，但我知道這個計劃還是會泡湯的。

蘇大姐在長文中說她「沒有詳細記錄自己讀過的書，不敢說有萬卷，但幾千卷是有的」，更令我羨慕之極。我藏書的確不少，讀書反而不多，往往為了要找資料才翻書，所以不敢說是否曾經讀過百卷。我家裏 20 多個大書架裝了六、七千冊書籍，大部份是厚厚的字典、辭典等工具書，除了百科全

書我有從第 1 頁開始翻到第 9 千多頁的紀錄，其目的是為了逐條抄錄名人生歿日期而已，此外，絕大數的書典只有在急需時才翻閱，我知道這不叫讀書，我自己更不配稱為愛書人，因為有許多書，我一頁也未曾讀過，以致不知道什麼時候已買過而再次購入，這種現象以雜誌居多，我重覆多次買同期《爭鳴》、《明報月刊》、《廣角鏡》，還曾先後買入 3 本相同的《唐宋詞鑑賞辭典》。有些較冷門的古籍，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擁有過，更談不上閱讀了，例如《鶴林玉露》(宋・羅大經)、《東軒筆錄》(宋・魏泰)、《文史通義》(清・章學誠)等等達數百本之多。

最令我耿耿於懷的，就是購了 10 年的全套《二十五史》，剛開始曾訂下閱讀計劃，先用一年讀《明史》，再用一年讀《宋史》，最後才選讀其它各卷，誰知《明史》讀不到幾天，就因工具書不全而擱了下來，後來買了《白話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智慧金典》、《二十六史典故辭典》等參考書，希望能認真的用功一番，結果又吹了，這次書展預訂了一套大型的《白話二十五史精選》，發誓一定要在 60 歲之前把 25 史的書債償還，但願這一次是連本帶利分文不欠！

書太多，使書房不勝負荷，木造的書架猶如此，血肉的心房尤甚。一本本書架上的書，只翻翻目錄，卻不曾閱讀過，那種負債的感覺，非外人可理解也，有人說擺在那兒未讀過的書，是「一雙雙討債的眼睛」，特別是朋友的贈書，無形中是一種壓力，怪不得夏志清教授曾建議「中國文人應該封筆三、五年，全世界文人得封筆兩年，給我們讀者一個喘息的機會」，「這樣我們才有時間去看看已出版而無時間看的好書。」文革時書少，文人乃能重覆閱讀研究某一類書，浩劫之後，大批精通易經的學者和紅樓夢專家湧出，禍兮福所倚也！(第 58 篇) (1997.10.24)

詩　緣

以文會友，以詩結緣，是人生一件稱心樂事。曹丕嘆道：「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多少珍貴的筆情墨誼，都因為過不了面子一關而告吹，實在可惜。

只因有緣，白居易和元稹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只因無緣，張祜被白居易冷落，被元稹排擠；又因有緣，身為太守的杜牧，會與比他大廿五歲的布衣張祜一見如故，成為知己。

李白四十三歲那年登武昌黃鶴樓，憑高遠眺，極目千里，浮想聯翩，詩興大發，但當他抬頭讀到崔顥的《黃鶴樓》詩，不得不擱筆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才華橫溢的李白比崔顥大三歲，當時他暗自下決心一定要寫出一首詠樓抒懷的詩篇與崔顥比一比；九年後，李白來到了龍蟠虎踞的金陵，登上了鳳凰臺，觸景生情，追溯往事，心潮起伏，愁緒滿懷，感慨萬端，於是步崔顥《黃鶴樓》詩韻，題下了千古絕唱《登金陵鳳凰臺》。翌年，崔顥就病逝了，享年只有五十歲。李白和崔顥這段「鳳凰追黃鶴」的詩緣，堪稱文壇佳話。

詩壇上，步韻吟哦，唱酬雅集，不分老幼，許多詩友成了忘年之交，實在難得。譽滿吟苑的譚銳祥詩翁，大筆如椽，倚馬可待，吟風弄月，信手拈來，五步成詩。數年來有幸於報上斗膽與譚公唱和，方知其功力深厚，爐火純青，思如泉湧，咳唾珠玉，更令人崇敬的是他的剛直不阿，操履無玷之德行。我們一直保持紙上神交，高山流水，良師益友，這種脫俗絕塵的詩緣，比什麼都珍貴無價。

遠在法國的八十七歲詩壇泰斗薛理茂(世祺)老師，汕頭的著名詞家陳國暲老師，香港的老詩人郭燕芝老師，都是碩果僅存的詩苑宿儒，他們的每一首贈詩，對我來說比任何東西都更值得珍藏。去年以八四高齡謝世的張德潛〔君之〕老師，在臨終前兩天還為我的詩集題了一首鶴頂格七律，我收到時已和他人天永隔矣，有幸在他生前用電腦為他出了一本《鴻爪留痕集》傳世，讓這段詩緣永生！

在亞爾伯達省愛民頓市，年近古稀的曾習之(任歐)老師，也是詩壇上可貴的恩師，我們在互相切磋詩藝的日子中，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在多倫多，已逝的郭逸之詩翁，其《熹光樓詩鈔》二卷日夜伴我身旁，彷彿他老人家仍然在世；才氣不凡的詩書畫家許之遠老師，對我的詩作認真推敲，嚴格指教，每次出書一定不忘相贈；以詩結緣，我還和多倫多詩人聞山、彩楓成了好友，唱酬不斷。

滿地可藏龍臥虎，人才輩出，像樂祖德先生就是一位天馬行空、深藏不露的行家，讀他的歐遊詩箋，再讀他的「天涯哭母」，你會發現他是一位真

正有文才的人；聯海高手老華僑關洲前輩，滿腹詩書，落筆行雲流水，撰文談笑風生；還有許多偶爾在報上讀到其大作的詩友，只可惜沒有一個吟壇能將他們聚合起來。

但願不限年齡，不論優劣，不計貧富，只要有詩緣，就能成為詩友。(第59 篇) (1997.10.31)

惜 書

讀了李光華教授大作「提倡讀書風氣」後，很受感動。他對如何大力發展華人社團圖書室，提出了四點具體步驟，並呼吁各界慷慨捐書，相信這個建議很快會引起迴響，更希望未來的華埠到處都有圖書館、閱覽室，掀起看書熱潮。

蘇朝大姐在她的「我和書」長文中流露了她對書的深深感情，以至兩次提到要和書共生死存亡。她說道：「我死後一定要把幾本大辭海和我最愛的幾本書墊在棺材底，隨我一起火化。」又強調道：「紅樓夢研究倒是成了我精神上的支柱。這套《石頭記》我帶出國了，死時火化是要墊在棺材底的，那是我五年的心血。」當時我讀後感到蘇大姐的確是性情中人，但又不甚同意她將心愛的書和五年心血帶下陰曹；既然身上的器官、眼角膜都捨得捐出來了，書籍當然更應該留給後人，研究成就可以寫書付梓，若墊在棺材底火化，說什麼總覺得太可惜了吧？

書比人長壽！數千年的寶貴文化遺產，都由經、史、子、集流傳下來。我們今天不但可以讀到一千多年前李白、杜甫全集，還可以讀到兩千多年屈原的《楚辭》以及最古老的 305 篇《詩經》；每一個朝代興衰都記錄在《二十五史》中，除了作者會令人肅然起敬，刻書人、抄書人、印書人更是功不可沒，「詩書焚後今猶在，到底阿房不耐燒！」秦始皇焚書坑儒，沒有把書焚絕，沒有將儒坑掉，若不是這些愛書人去保護、珍藏、抄刻，我們後代就享用不到前人成果了。

歷史上最大的圖書浩劫，是 1900 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焚毀了編於500 前最珍貴的《永樂大典》，這部類書約 3 億 7 千萬字，2 萬 2 千多卷，裝釘成 1 萬 1 千多冊，經過這場災難後，只剩下 730 卷，不到全書的 4%。

另一部大型手寫本《四庫全書》，由著名學者 360 人，歷時 10 年抄成第一份，又用 11 年再另抄 6 份，每份約 7 萬 9 千 3 百卷，3 萬 6 千冊；7 份分別藏於 7 間不同的藏書閣中，其中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和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分別毀於 1853 年和翌年戰火，北京圓明園「文源閣」則於 1860 年毀於英法聯軍入侵，如今除了北京紫禁城「文淵閣」藏書移到台灣，瀋陽故宮「文溯閣」藏書移至甘肅省圖書館，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藏書移至北京圖書館，而杭州聖因寺「文瀾閣」藏書雖於戰火中有損毀，已抄補，移至浙江省圖書館。

禍國殃民的文革中，藏於民間大量的珍貴文物古籍、善本、孤本，很多都在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中慘遭焚毀，甚至包括祖傳醫學秘方、武術秘笈也都一概不放過。全國所有出版社日以繼夜趕印《毛選》，其流傳共達 8 億冊而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至今未被打破；文革 10 年是中國出版業最黑暗的年代，書刊出版陷於癱瘓，由 1965 年出書 2 萬種下降到 1967 年的 2725 種，全國人民除了看馬列著作和毛著之外，大多是政治文件、宣傳小冊子。

最可怕的日子總算熬過去了，今天大陸出版業達到巔峰，可喜可賀。大型的工具書相繼面世，內容豐富的圖書，多姿多彩的刊物，打破了過去高喊口號、空洞抽象的框框教條，路子是越走越寬；那天在 97 書展中，看到一部竹簡刻印的精美珍藏版《屈賦》，就可以知道國內對古籍已非常重視，中國古書有救了！

李光華教授發起捐書運動的提議，車向前社長設立閱覽室的願望，使我看到了海外弘揚中華文化的曙光。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再也不能和書為伴，我會否真的捨得將這積了一生儲蓄搜集來的半屋書捐獻出來呢？連我自己也還無法作出承諾，至少在目前仍然將她視為生命的一部份，這就明白蘇朝大姐之心情了！(第 60 篇) (1997.11.07)

唱 酬

唱酬，是指舊體詩創作時與詩壇吟友們相互酬和，也叫酬唱、唱和(「和」字在此讀「賀」不讀「河」)。唱酬大致可分為和詩、依韻、用韻、次韻四種。

和詩，只作詩酬和，不採用「被和詩」原韻；依韻，也稱同韻，「和詩」與「被和詩」同屬一韻，但不必採用其原字；用韻，即採用原詩韻的字，但不必順其次序；次韻，也稱步韻，尊稱「步原玉」、「奉和原玉」，即採用其原韻原字，且先後次序都必須相同。

詩壇雅集，多由壇主先作一律，向詩友求和，一般都以次韻為佳。另外也有以分韻、分題作詩。分韻也稱「賦韻」，由壇主先將若干字為韻，詩友各人分拈韻字，依韻作詩，若拈到如「尖」、「叉」險韻，也可以要求詩友調換；分題又稱「探題」，各人分拈一題，依題作詩，如「詠歲寒三友」、「詠四靈」、「詠五嶽」等。此外還有「聯句」，即詩友多人合作一詩，相聯成篇，輪流酬唱，抽簽決定由誰起韻，再依次接力完成，由於各人水平與感受不同，極少有佳作。

多年來有幸與譚銳祥詩翁唱酬不斷，獲益匪淺，在拙作付梓時，都把所有唱酬詩篇收錄進去。譚公詩作字字珠璣，佳句甚多，例如：「枵腹操持遭白眼，含茹忍辱負黃花」、「蓮生於淖何冰潔，玉出連城詎玷瑕」、「知音勿吝詞優劣，交誼何須論帝王」、「偶對詩聯求自賞，不爭名利不虛揚」、「天開文運饒清韻，瞶振嚴辭激濁流」、「九地招魂縈社稷，三湘哀郢弔忠賢」。

經過幾次聚會，唱酬往來，許多詩友相繼揮毫作賦，詩壇正掀起吟哦高潮。譚銳祥詩翁於日前再度宴請騷壇吟友，於東坡樓聚唱，出席此次雅集的，包括金石家陳渥先生和他的另一半——專寫《老人河》的蘇朝大姐，蘇舟先生和他那位才十二歲的女兒青青。

我們不分彼此，暢所欲言，天南地北，無拘無束，在這樣的詩詞沙龍裏，沒有勾心鬥角，只有互相敬重，不須提防陷阱，何妨海闊天空。小青青把她寫的一首五絕抄在餐紙上傳閱，由於用了許多僻字，令在座各位都對這小姑娘刮目相看，咸認是初試啼聲，不同凡響也。

蘇舟先生即席吟了兩句作為開頭：「半是凡人半是仙，童心一片對青天。」陳渥先生也詩興大發，吟了兩句：「似醉猶酣即是仙，人生自在勝神仙。」我由於不善即席作賦，酷愛苦吟推敲，故回來後才依兩位詩友原句試作二律如下：

半是凡人半是仙，童心一片對青天。詩樓醉賞詞塘月，墨路狂揮韻馬鞭；美酒何曾催好夢？方家未必產名篇。休言女子無吟客，幼鳳啼聲震大千。

似醉非醺喜未癲，逍遙自在勝神仙。東坡樓上尋靈感，麗璧軒中寫拙篇；不計童顏齊鶴髮，甘掏赤膽比雲天。無求可結多情網，滿載詩舟日日鮮。(第 61 篇) (1997.11.14)

出　書

我曾寫過一篇《出書難》，闡述在海外出書的辛酸苦辣滋味。

陸陸續續寫了 20 幾個年頭，盡是塗鴉，難登大雅。除了被讚「勇氣可嘉，膽色過人」之外，也被譏「敝帚自珍」，「不自量力」。

為了對自己的寫作來一個總結，也算向良知作交代，我決定選些詩作輯集成冊，呈送親友指正也好，雅正也好，斧正也好。就這樣，使我嚐盡了出書之苦，也體會了人情冷暖。

首先是詩作取捨之標準。哪些是可以獻醜？哪些是必須藏拙？政治因素也是其中之一。由於有些是得罪強權的，有的是反戰的，而更多的是針對赤柬暴政的；這些東西一旦發表，就會被扣上這頂或那頂不同名堂的高帽子。出了書，很多地方都不能寄，擔心收到書的親友惶惶不可終日，隨時會招惹殺身之禍。

其次是經費問題。由於自己沒有知名度，出版社是不會自掏腰包冒這個險出無名小卒之詩集的。要擁有屬於自己的第一本書，除了自費，沒有其它辦法。

經過一番努力，書是印成了，如何讓這新生嬰兒面世，又是一個頭痛的難題。賣是談不上的了，在海外文化市場，想賣一本名不經傳作者自費出版的書，說它比登天還難，一點也不誇張。君不見多少食客吃一餐飯上千元面

不改色，要他們掏腰包花十幾塊錢買一本書，還真不容易。因此有些人會借救災、義賣之名義來招徠，或登報廣告，郵購推銷，但收效極微。我就曾經幫一位朋友買下數十本寄售的書去送人。另一位報紙主編也透露仍存數十冊某作家之書擱置一旁，找不到門路銷售，既使廉價賤賣，寄到讀者家中，昂貴的郵費也令人吃不消。

既然不賣，乾脆送人總可以吧？誰知這也是一門學問。送什麼人？誰是知音？書印好後，我列了長長的名單，足足有二百餘人，後來再三斟酌推敲，漸漸的刪減過半，最後也篩剩下可憐的寥寥幾十位了。唉！相識滿天下，知音有幾人？

首先要審度對方的身份。若是學者、教授、知名作家，他們根本瞧不起，會否把我的「心血結晶」視若廢物垃圾，規入了「不焚何待」之列？僥倖不被焚棄，也許只能換來幾句勉強的評語：「似乎還不錯」，「希望更臻完美」，「繼續努力」。有些人或許會對這些不切實際的空洞評語視若瑰寶，頗有受寵若驚之喜悅，而我最不迷信依靠名人提攜之捷徑攀登文壇之頂。

如果對方是「文人相輕」的爬格子一族，那我可不怕。只要他們肯慷慨相輕一番，吹毛求疵也好，口誅筆伐也好，批得一無是處也好，總勝過泥牛入海，黃鶴飛去，音訊全無，連是否收到都不聲不響，那才夠你受的呢。我就曾發現一位仁兄將我送的詩集疊在舊報紙中丟棄牆角，另一位仁兄依然未從信封中取出，卻還裝模作樣的說：「好詩！」所以，如果對方是不喜歡讀詩的，送了也等於對牛彈琴。如果換來一句：「你也學人家出書？還簽名蓋印？」「環保吧！別再製造垃圾啦！」你說有多痛心？結果，我只好認輸了，寧可把書排列在書架上「孤芳自賞」，也不敢再鼓起勇氣去碰一鼻子灰了。

我一直相信「書比人長壽」，也明白杜甫說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之道理。只要一本書言之有物，作者即使是無名氏，也一定可以傳世。出書，若是為利，早就餓死；若是為名，代價是自尊心被撕得粉碎。

為在海外弘揚中華文化，充份利用出版自由之良好環境，出一本好書，這是每一位有識之士所期待的，願以此共勉！(第 62 篇) (1997.11.21)

詩　品

其一

細嚼詞花啃韻根，磨平斧跡少刀痕。餘生有幸書香在，半世無為筆債存。

萬里詩空唐宋月，一腔龍血漢秦魂。精雕苦鑿腸枯竭，怎奈騷壇未入門。

其二

平仄盈爐韻火紅，一窗柔雪入壺中。登高愛詠王維月，買醉常思太白風。

吟海浮沉詩網滿，書山來去酒錢空。寧無媚骨追文醜，願有丹心學放翁。

——作詩偶感二首

古人談文論詩，必讀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的《詩品》，然而更不可不讀晚唐司圖空的《詩品》。

司圖空把《詩品》分為二十四品，成為作詩之墨繩，對後人影響很深，與清人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一是言詩的風格，一是言詞的意境，相得益彰。

作詩廿四品計有：雄渾，沖淡，纖穠，沉著，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

詩分陽剛之美(壯美)與陰柔之美(優美)兩大類，上列各品中，雄渾，勁健，悲慨，豪放諸品，屬陽剛壯美。例如李白《將進酒》中「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韓愈稱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為佳句，未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雄渾；李白之雄，杜甫之豪，而韓愈尤勁健；論悲慨，除陶潛《詠荊軻》，元遺山〔好問〕七律更沉摯悲涼；豪放是唐詩特色，以李白為中心，上承屈騷，下開蘇辛之詞，尤其是宋詞，整個詞壇幾為豪放和婉約兩大風格流派所宰，李白的《襄陽歌》：「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其天才自放，更可見一斑。

詩貴含蓄，言猶未盡，尚有餘音，若單刀直入，韻味大減。而煉字更重要，切忌拖泥帶，可無可有的字能砍就大刀闊斧，絕不留情。例如陸龜蒙七絕《懷宛陵舊遊》，短短廿八字，構成一幅美麗圖畫，特別其最後一句「酒旗風影落春流」，更是絕妙，一是有旗，二是賣酒人家，三是旗有影，四是

旗影被風吹動，五是影落，六是影落在流水中，七是時值春水泛滿，就這樣一句中字無虛設，意有多層，何等精煉。

初學詩怕作律詩，因中間有兩聯講就對仗，看似困難，其實是發揮技巧的機會，容易工整，想說的話，用八句表達，寬餘得多；一首說不完，還可以兩首，故有其一、其二，是功力不足的原因。作詩最難是絕句，五絕四句二十字，七絕四句廿八字，把要說的都濃縮在這裏面，實在不易。絕句字少意深，容易流傳，故寫的人不少，但佳作不多。王之渙《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堪稱絕唱！張繼《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更是千古不朽！

在作詩填詞的路上，喜交許多詩友，他們對詩的酷愛和執著，令我感動。喜見《華僑新報》這片詩園成為海外中華文化的紐帶，為加華文壇雅文化寫下燦爛的一頁，相信滿地可更多的詩友會陸續湧現出來！**(第 63 篇) (1997.11.28)**

求 師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揚雄道：「務學不如務求師。」《北周書·盧誕傳》：「經師易求，人師難得。」

韓愈的《師說》最為後人樂道，他提倡「不恥相師。」並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宏、師襄、老聃。」

曾在報上讀過邵雲(雨後)先生連載「我的老師」，印象很深。自啟蒙開始，數不清究竟有多少位老師曾經教過我，一日為師百世師，有教無類，循循善誘，任勞任怨，誨人不倦，每位老師的恩德，刻骨銘心，永誌不忘！

歲月悠悠，許多老師都已相繼作古，留下他們給我的信件，每次小心翼翼捧讀遺物，總忍不住熱淚盈眶，感觸良多；更多的老師因戰亂而不知下落，生死未卜。虎口餘生，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師散居世界各地，皆已年邁，

他們把自己一生都奉獻在百年樹人的神聖教育工作上，如今桃李滿天下，又有幾位學生曉得回報師恩呢？遠在新西蘭的楊璧陶老師，兩年前來美加探望她的學生，20 幾年分離，師生見面，悲喜交集，未語已哽咽；我在送別她回奧克蘭時寫了一首七律：

僕僕風塵萬里遊，匆匆足跡美加留。

災餘痛定常思痛，劫後仇深漫說仇。

重逢淚熱驚鬢白，再見心酸嘆詩柔。

人生聚散黃粱夢，幾度楓紅落葉秋。

遠在法國的薛世祺老師，今年已 87 歲，還吟詩不輟，並長期出任全球漢詩友聯盟總會副會長，出版詩集《八十長青集》和《花都塔影》，每次都題字寄贈；去年 4 月底逝世的張德潛老師，享壽 84 歲，著有《鴻爪留痕集》詩集，臨終前還用毛筆字贈詩，他們兩位對我在舊體詩創作上幫助極大。而我填詞的導師，是汕頭陳國暲前輩，他出版詞集千首以上，還手抄《寒香燕詞草五百首》付梓；督促我鑽研古文，是多倫多許之遠老師，數年前尚未有傳真機，他每天最少給我一封信探討古文，有時甚至每天多達 3 封，後來既使他到台灣出任立法委員，也在百忙中不斷給我寫信解答疑難，並送來他出版的詩詞集，他多次舉辦個人書畫展，是我最崇敬的偶像。而對我的散文影響最大的，是遠居阿省愛民頓市的曾習之老師，他年近古稀，筆耕從未中斷，其數萬字《歐遊散記》目前仍在該市華報上連載，對舊體詩之酷愛，更令人感動，他曾吟道：「年將六九方填律，慨嘆騷壇深鎖門。」「詩程遠大無力拓，垂老斟酌愧眾嫌。」「樂為尋句枯腸斷，夢裏依稀尚在填。」都很形象描繪其作詩之苦與樂，他實在是我最敬愛的恩師。

對詩律，我非常固執，認為就像交通燈，紅燈亮時一定要停，要等綠燈才可放行，寫詩不按格律亂來，就是闖紅燈，僥倖不會車毀人亡，也要受警告吃罰單。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我一方面到處求師，另方面又不自量力，常批改他人不按格律之詩作，這個習慣一定要趕快戒除。(第 64 篇) (1997.12.05)

絕 句

絕句，又稱截句或斷句，「五言短古，七言短歌」，這種四句型小詩形式，在漢代樂府民歌中已存在，名古絕句；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詩人鮑照、謝朓、庚信等人都寫有五言古絕。齊梁時沈約首創平、上、去、入四聲，七絕在隋代已漸成熟，到了唐代，經王勃、杜審言至沈佺期、宋之問、上官婉兒等，創作出合於平仄聲律的五言和七言短詩，即唐人絕句，稱為律絕，白居易稱為小律詩，以別於五言古絕。唐人將絕句與律詩並稱為近體詩(格律詩)，七絕格式如下：

平起七絕——平平仄仄仄平平韻，仄仄平平仄仄平韻。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仄起七絕——仄仄平平仄仄平韻，平平仄仄仄平平韻。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以上格式也是律詩的基礎，同樣加倍，中間兩聯對仗(駢偶)，即成律詩。

絕句由於短小易背誦，故能流傳至廣，膾炙人口，千年不衰。胡應麟將唐人絕句概括為四句評語：「律呂鏗鏘，句格穩順，意味深長，詠嘆悠永。」這也是初學絕句者的座右銘。絕句是截律之半，這種體裁，獨具特色，簡短精煉，含縮蘊藉，意在言外，把要表達的言語濃縮成十六字，非深厚功底難為矣。切忌生搬硬套，照貓畫虎，更勿抱殘守缺，無病呻吟；韻文非散文，若為了通俗易懂，無詩律又失詩味，不古不今，就乾脆老老實實寫篇像樣的文章。

雖然不善寫絕，我還是愛抄絕句，僅提供一些名家佳句，找出絕句作法。絕句起承轉合，工夫全在第三句，故摘錄幾種常見第三句句型下：

以「而今」「如今」「今日」「只今惟有」等字作起而轉入新意；

用「借問」「欲問」「試問」「為問」等字作起，而第四句則答之；

作詰問語，用「何」「誰」「幾」「安」「哪」等字作起，第四句作答；

用「如何」「何如」「不知」作連屬問語，而第四句必用「何幾那無」答；

第三句三四兩字用「不知」「多少」，第四句則用「猶、還、又」呼應；

用「不如」「不及」「不似」「輸與」「輸他」等字作起，以比較轉新意；

用「記得」「憶得」「卻憶」「最記」「忽憶」「空憶」「還憶」「尚憶」「猶憶」「長記」「略記」「偶憶」等字作起，第四句則其所憶之事也；

用「莫怪」「莫嫌」「莫向」「莫笑」「莫謂」「莫言」「莫道」「莫將」「莫使」「莫把」「莫問」「莫怨」「莫疑，等字作起，第四句則皆申明其意；

以「分明」「一種」「不須」「不用」等字作起而轉新意；

用「問道」「說」「語」等字，第四句則其所問所道之語也；

第三句末結以「無一事」「無個事」「無他事」「無別事」「閑無事」「渾無事」三字，第四句所云即其所事者也；

用「無端」二字作起，以表示於首二句之外，忽然轉插他意而進入高潮；

用「最是」「縱然」作起，第四句轉為新意；或用「縱」「任」「總」字起，第四句則用「只」「終」「亦」「也」「猶」「又」等字相呼應；

用「獨有」「惟有」「只有」「但有」二字作起，而第四句則或用「年年」「時時」「猶」「還」等字呼應之；又有用「自從」「一自」「好是」「若為」「等閑」「正是」「如此」等字作起而將境界轉入新意的，由於篇幅有限，只簡單引舉以上幾個例子，以說明絕句的第三、四句必須一氣呵成，不可分割。(第 66 篇) (1997.12.19)

書戀

利用一點時間在電腦上重新整理藏書總目，最後一本是購於九六年十二月的《辛棄疾全集》，才發覺已經一年多沒有補進新資料，如今一算，又買入約二百五十本新書。

這年頭，苦為稻粱謀，能安心坐下來檢檢翻翻被塵封的書籍的時候實在不多，許多書買回來後只在扉頁上註明購書日期和地點後，往書架一放，就是經年，如那本《天怒》，要不是這幾期的《華僑新報》有介紹，我也不會留意到自己已買了一年而未曾閱讀。

由於幼時家貧，連一本書都買不起，長大後又逢戰亂，想買書談何容易；移居泰國，看到曼谷南美書局的書，眼界大開，找到的錢都往那裏報銷，幾年間也買了二、三百本，來加拿大後，加幣匯率大，一本書十幾塊錢已不是什麼負擔，所以就開始有計劃搜書，每期《大公報》的「讀書與出版」上介紹的新書，我都剪下，托人從大陸、香港郵寄來；去過幾次香港，主要是趕去看書展，港幣折算加幣，一部厚厚的辭典才不到三十元，不買才怪呢！誰知到廣州書店一看，比香港更便宜，例如《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精裝十六開本上下冊共一千五百多頁，只賣九十塊人民幣，折合加幣不到二十元，我興奮極了，買了很多，吩咐朋友代裝箱郵寄，人回來時，書也到了，這樣陸陸續續從外地張羅，倒也買了一千多本，都是厚厚的工具書，也是我必讀的，當然放在伸手便可拿到的最顯眼位置。

我喜歡逛舊書店，除了書價很便宜，還可以找到絕版書之外，更愛那份雜亂無章，你可以在書山中任意翻查，隨便挑選，也不一定必須擺回原位；沒有虎視眈眈的眼睛跟隨，你還可以蹲下來或乾脆坐在地上。我反而不喜歡把書店變成超級市場那樣井井有條，那樣商業化，那樣公式化，那樣拘束，那樣死板。這就有點矛盾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當然，是因為懶，才為亂糟糟的書房找藉口。我的書房，被報紙、雜誌、信件、影印件堆放得只剩下小小的位置可以放一張書桌，而電腦鍵盤也被擠得動彈不得，每次要找資料，就從書架上搬了一大疊書，東翻西捲，像疊羅漢，把自己包圍住，身邊最要緊有一杯水，一部手提電話，房門關上，就把自己單獨隔離了。魯迅說：「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在書中瀏覽，就不會惹來麻煩，特別在晚上，放工回來，凌晨兩、三點，最宜

躲進書房，把在工廠已構思的東西搬上電腦，聚精會神一番，文章就出爐了。

不敢想像沒有書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說這樣的話，是有點自負的。寫買書、藏書的文章一多，就往往會有自吹自擂之嫌，好像怕人家不知道你愛書似的，這是頗無奈的。幸好我還沒有資格成為藏書家，我還未到專門搜羅孤本、善本的境界，但愛書成癖，也不否認。我很清楚知道哪一本書是放在哪個書架的第幾層，它的隔鄰是些什麼書，在哪處買的，這就像唐人街某錄影帶出租店的老板娘，只要你報出一部電影的片名，她立刻就可以從超過三萬卷錄影帶中找出來，頭腦的容量和驚人記憶，簡直比電腦還快，令人佩服。

買書藏書，完全為了自己開心，滿足佔有慾。花錢買到自己喜歡的東西，燈下捧讀那本夢寐已久的書，心情開朗，愁雲驅散，如此而已。至於什麼「書到用時方恨少」啦，什麼「腹有詩書氣自華」啦，無非是書生那飄飄然的酸氣。日子一久，存書漸多，翻翻看看，就覺得自己好像很有學問，似乎夠雅，夠氣派，也開始寫些藏書之類的文章。家裏滿天滿地是書，讓客人看了對你讚嘆一番，自我感覺頓時好起來。其實，是很諷刺的事。

令我瘋狂的，是又笨又重又貴的書，令我痴迷的，是又戀又恨又憐的書。為了買一屋子書，搞到銀行存摺只剩下三位數字，肚子餓了，數千本書又不能當飯吃，算一算當時買下的書價，竟然比自己住的屋子還貴，這就太不智了。一個人的腦袋畢竟有限，能容納得下多少知識？既要裝中文，又要裝粵語、潮語，還有先入為主的柬、越、泰、寮語，再加上不得不讀的英、法語，怎不加速老化而滿頭光禿呢？為戀書而老，也算一樂事吧！(第 82 篇)(1998.04.10)

書 店

「書店」一詞最早見於清朝乾隆年間，距今已有兩百多年了；「書局」本來是同治年間官立刊印書籍的機構，後來書店或出版社亦稱書局；古代的書店叫「書肆」，而「書肆」一名最早始於漢代；北宋時稱「書林」、「書堂」，南宋時稱「書棚」，明清時則稱「書舖」，宋代以後，書肆也統稱為「書坊」；「書市」一詞始於宋代，意思是集中出售書籍之場所。此外還有「書屋」、「書戶」、「書社」、「書舍」、「書房」、「書亭」、「書室」、「書庫」、「書樓」、「書閣」、「書攤」、「書籍舖」、「經籍舖」等名稱。書店也有只稱其字號的，如「富文堂」、「養正齋」、「鴻運樓」、「崇文閣」之類。古時的書店既刻書又賣書，也常常是騷人墨客聚會之場所，是文化界的象征。

探求知識除了到學校上課，到圖書館借書，更重要的管道，是到書店獵書、買書。經營書店，自然就會肩負起傳播知識、弘揚文化的神聖使命，再也不是買賣經商、貿易往來那麼簡單了。文人酷愛書籍，愛屋及烏，也就在不知不覺間把書店當作必去之處，逛書店成了每週不可少的生活節目，書店裏哪本書放在什麼地方，有幾種新書剛剛運到，有哪些書已絕版，書癡們都瞭如指掌，如數家珍。書店為了能滿足讀者，就必須知道他們需要哪些書種，喜歡何類書籍，這樣一來，書店與讀者之間的關係，慢慢就從顧客變成朋友，變成無所不談的知己，大家交換愛書心得，經年累月，愛書的朋友通過書店這紐帶，逐漸建立友誼，互相聯絡，形成了文人圈子，進而組會結社，這是海外華人普遍走過的路。

由於身在海外，中文書籍奇缺，看書難，買書難，賣書更難。一本書經歷萬里跋涉，送到書店時，已先後附加幾層運費、關稅、雜碎開支，成本倍增，令書商對選購書籍大傷腦筋；有些大型套書的成本昂貴，標價幾百甚至上千加元，讀者翻閱後，一見售價，就放回原處，存貨積壓多月，難覓買主，資金周轉拮据，最後以廉價賤賣，實在可惜。除非有雄厚的資本，大批進貨，貨源充足，薄利多銷，就不在乎有些書積壓倉庫了。可見，書店的經營，除了讀者的支持，書商的眼光，更重要的因素還是財政管理。

滿地可唐人街這二十年來，先後開了十一家書店，大都慘淡經營，必須兼賣其它貨品才能維持下去，其原因很多，包括租金昂貴、資金不足和經營方法等，但有幾點不能不承認：選取書種不考慮讀者興趣，以至大量舊貨積

存〔特別是過期雜誌〕；漫天叫價，令購買力有限的顧客卻步；而最多書商抱怨的，就是讀者不捨得花錢買書。

曾和一位書店老板談到顧客成份，深有同感，他認為，滿地可年青人的中文程度有限，還未能形成買中文書的風氣，他們來書店，只買漫畫書，而港台漫畫書充滿暴力、色情，遺毒很深；有中文水平的，大多是成年人，他們每週上班，週末才到唐人街飲茶，逛書店，由於有家庭負擔，要買菜買肉，故每次買書大都不會超出三十塊錢的預算，是可以理解的；至於大批搜書、買書的藏書人，他們買書的管道很多，每月從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定期郵購新書，他們逛書店，志在找絕版的遺珠，每次動輒幾百元，面不改色，但這樣買書的書迷畢竟為數甚少。而最多的讀者，是到書店看書的常客，他們每次進來，瀏覽書海幾個鐘頭，從來不買，有些乾脆席地而坐，還用筆紙抄寫一番，為書店增添讀書氣氛，讓人看來該店的生意不錯，所以老版也樂得任其隨意翻書。而也有一些人不捨得買書，寧可到餐館吃一頓幾百大元的晚飯，你要他掏腰包拿出十塊錢買本書，談何容易！

書店，是文化的縮影。在書店中，你可以閱遍人間百態，看盡萬花筒、眾生相。(第 85 篇) (1998.05.01)

嚴　父

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到了，在探討嚴父之前，先談點「父」的別稱。《禮儀》稱至尊，《周易》稱乾、嚴君，《孟子》稱夫子，《爾雅》稱考，《戰國策》稱公，《列子》稱家公，《史記》稱翁，《韓詩外傳》稱先生，《廣雅》稱爸、爹，《晉書》稱大人，魏晉六朝時稱尊，隋《回紇傳》稱多，《北史》稱郎、老公，《南史》稱阿父、阿公，《北齊書》稱兄兄，《舊唐書》稱哥，古詩稱耶，閩俗稱郎罷，關東稱罷罷，吳俗稱老相，又稱爺爺、阿伯，北方稱老子，女真語稱阿馬，鮮卑語稱莫賀。江州民稱大老，今通稱父親、嚴親、老爸，又俗稱老兒、阿翁。其它稱謂還有椿庭、達達、老尊、日宮、阿郎、所天、伯伯、嚴侍等。古代對父親尚有多種分類，有三父八母〔唐代〕、四父六母〔宋代〕、五父十母〔明代〕之說。五父是：親父、養父、繼父、義父、師父。

《詩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由於數千年的父權社會，令人對父親有「嚴」不可犯的印象，故《韓非子》有「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之說，《慎子・內篇》也有「孝子不生慈父之家」的論語，其實是很武斷的。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懼而生孝矣。」又曰：「父不慈，則子不孝；」古時男人三妻四妾，父親作為一家之主，位尊權大，要是當上一官半職，就更不可一世，君欲臣亡，臣不亡謂之不忠，父欲子死，子不死謂之不孝，這種腐朽的思想，令多少無辜的子女陪父親滿門抄斬而人頭落地，被父親盲婚啞嫁斷送一生幸福，為報殺父之仇而血洗武林，以繼承先父衣砵為己任而不敢創新求變。

《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鄧析子》也認為：「孝衰於妻子。」他們都一致斷言，有了妻子兒女之後，對父母的孝敬就減退，因為這種論調，挑起了媳婦與公婆間永無休止的矛盾，作為兒子的，被夾在其間，左右為難，最後為了盡孝而休妻收場。

《管子》：「知子莫若父」，父親果真瞭解兒女嗎？毛澤東真的關心過他的兒子嗎？毛岸英連一天好日子都未享受到，就遺下愛妻，犧牲於朝鮮戰場，他的死，只能讓全國人民更加感受到其父親的偉大而已，此後即使志願軍死得再多，也不會有誰敢怨天尤人。

說到嚴父，就要提到曾國藩。這位鎮壓起義運動的清末湘軍首領，官居極品，是掌握軍國大權的朝廷重臣，他治國主張用重典，而在治家上也嚴令節儉自守，除了遵奉八字信條：「早、掃、考、寶、書、蔬、豬、魚」之外，凡家中男子每日必須看、讀、寫、作。他自己以身作則，規定自己每日用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書十頁，每日記新聞二則，這三件事他一天也沒有中斷過。家中女子則規定衣、食、粗、細，連具體時間都清楚列明，早上燒茶煮飯、打掃房間，中午織麻紡紗，下午和晚上縫製衣服和刺繡，他的夫人和兒媳們雖然住在總督府內，貴為夫人和少奶奶，卻仍每天如此，不得間斷，實屬難得。

曾國藩為官卅年，一直身穿布衣布襪，有大典迎賓時才穿一件青緞馬褂，而且穿了三十年還和新的一樣。他一生功過自有評論，百年以來，對他的褒貶，從「古今完人」到「漢奸劊子手」，相隔有如天壤，但他教子治家

的成績，卻深得後世推崇，蔣介石在給蔣經國的信中，總是勸他勤讀「曾文正公家訓」，是有其原因的。

《三字經》有「養不教，父之過」，由於學校不普及，古人的家庭教育很重要，作為父親，就必定要肩負教子之重任，古代的家訓、家誡、家範、家書、治家格言，大都出自嚴父之手，宋代的家頤在《教子語》中一開頭就強調：「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老學究語》中也指出：「不怕飢寒，怕無家教。惟有教兒，最關重要。」

在孝道式微的今天，父親的嚴諭，再也不容易被兒女遵奉，隨著科學的日愈發達，倫理道德也相對地逐漸淪落、崩潰，嚴父不嚴，孝子不孝，天倫盡喪，怎不令人感嘆！(第 92 篇) (1998.06.19)

隨　想

試過東拉西扯浮想翩翩的感覺。一杯陳年白蘭地，一張亂七八糟的書桌，一間只剩下羊腸小道可容人經過的雜物房。這哪裡像書房。藉口是有的，忙。當你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必須見縫插針，樣樣東西就會得過且過，就會看得順眼。亂也是一種藝術。缺陷美這名詞太唬人，給懶惰倒了面具。天很紅，像一盆洗過血淋淋傷口的水。晚霞掛在窗口。這年頭沒有多少人會欣賞晚霞。就像沒有多少人在夜裡數星星。起風了，有一點涼意。要不是閏五月，現在應該是快中秋了。酒很香。一個人獨飲，其實是挺無奈的。要是再這樣坐下去，天一黑，廣寒宮的燈光就點亮，你或許會在杯中看到嫦娥。邀她下凡起舞。至於她今年貴庚，不關我的事。我在耽心和她共舞時會否踩到她的裙子。酒杯空了，再斟，也不知是第幾杯，管它。天還很紅。後園的玫瑰花很紅。書桌很亂。擺那麼多書，不知他們被疊的感受如何。沒有電話聲。屋子靜得咳嗽聲很響。什麼也不做，就對著書架發呆。

書很香。有一點霉，但還是香。寫書的人會不會罷工？西北航空公司的飛機師罷工，連楓航的飛機師也步後塵。六十一年來第一次。二千一百名飛機師。反正我已多年不搭飛機。克林頓去莫斯科的飛機沒有罷工。葉爾欽的盧布，要多少張才能換成美元？不要緊，俄羅斯有的是土地。加拿大有的也只是土地。書中自有黃金屋？露雲絲姬寫書，可以賺天文數字。美國不會有禁書。不會有《天怒》那樣的所謂禁書。古格拉群島會否歡迎白宮主人參

觀？葉爾欽的心臟病為何不再發作？西伯利亞的政治犯應該沒有了。古巴的卡斯特羅也穿西裝打領帶，大鬍子還邀請教皇親臨鐵幕。都變了。只有書沒變，依舊是道貌岸然坐在書架上。書裡頭記載的，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了。歐洲明燈，山鷹之國變了。同志加兄弟的越南，變了。革命的樣板，波爾布特，死了，火化了。只有書還在。書比人長壽。

酒很香。書很香。報紙很黃。看看日期，一九八七年。當時東歐還很紅。西方還很富。亞洲還很窮。都變了。「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毛澤東的預言，比算命先生更靈驗。可惜沒去過北京紀念堂。沒見過毛先生。

電話響了。打錯。對方說沒錯。是印尼安汶打來。趕快收線，印尼盾小，長途電話貴。先掛線，由加拿大撥去。喂！有急事嗎？有，不要隨便說被人強姦，會被判罪。不要寄錢來，我們不需要。不要再寫關於印尼的東西。我愣了一會。誰願意讓外人知道家裡有女兒被暴徒強姦？誰敢去領救濟款項？太複雜也太可怕。報紙在說話，華人在流血。保持沉默。聲援不能沉默。反思。該罵的又不能罵。三百萬柬埔寨無辜生靈。數十萬高棉華人的血債。真希望電話能接通地府。閻王老子，枉死城的冤鬼如何處置？本星期六是七月十五中元節。鬼節。若真有鬼，就顯靈吧！印尼的、高棉的冤死鬼，都出來算一算老賬。元兇、幫兇一概不放過。酒很烈。喝一口就想罵人。幫劊子手和後台老闆說好話，該罵！

天黑了。燈很黃。書房裡到處都是字。稿子有字。報紙有字。書脊有字。壁上有字。酒很濃。再倒半杯，樽就空了。還可以滴上二十滴。乾杯。雜亂的書房。乾杯。永遠還不清的稿債。明天是星期三了。稿子是不能太遲送去。腦袋空蕩蕩。想說什麼都有避忌。寫得太露骨，得罪人。寫得胡說八道，老編看不下去。酒杯真的空了。天很黑，七月十二的月亮還沒爬上來。人很健忘。長江賑災還剛過去，聲援印尼華人還在耳際，新聞節目全是悼念戴安娜王妃車禍一週年。加幣跌落六十三。人很健忘。林滴娟死了，王丹和媽媽在美國相會了，還有露雲斯姬那條染滿克林頓總統精液的裙子。別再寫東西了。人很健忘。

忘了肚子餓。忘了壁上的鐘已敲了九下。忘了今天是要上班，是請了病假。病假是吃藥，不喝酒。糊里糊塗好像是睡在雜亂的書桌上。沒有誰管我

是否吃過晚飯。新聞又在廣播。香港股市挫五百多點。新巴取代中巴。古巴空難死亡數字增至八十人。我在喘氣。(第 103 篇) (1998.09.04)

書　緣

楓染金秋入寶山，華篇滿載汗牛還。書香馥郁真無價，展品琳瑯不等閒。

開卷挑燈多樂趣，幕天捧冊少愁顏。喜求巨著詩情湧，吟賦癡心笑我頑。

98 中國圖書展定於 9 月 21 日開幕，展期連續一週。滿地可愛書一族又可以大飽眼福，入寶山淘書，在書海漫遊，盡情搜書，滿載而歸，堪稱華埠難得一見之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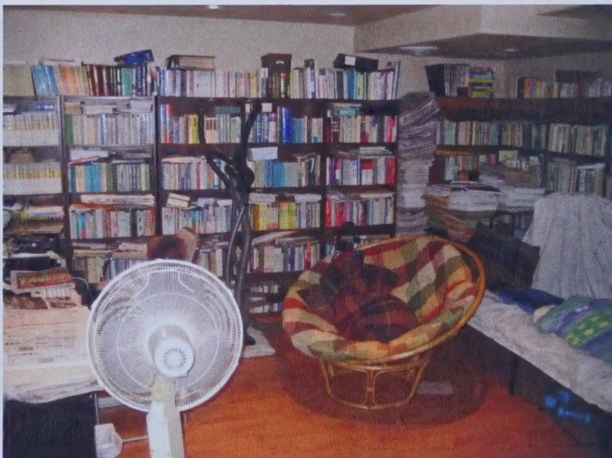


猶憶去年 10 月中旬，為期 5 天的 97 中國圖書展，前來參觀和購書者多達 3 萬餘人次，圓滿成功，是滿地可近 10 年來最大的一次書展，在加華書業史上應記下一筆。

那次大型書展，令我收獲甚豐，除了能買到一套《二十五史精華》和一套《唐宋八大家散文全集》，更重要的是，那部由 1986 年到 1994 年歷時 8 載才出齊的《漢語大詞典》，終於歸屬於我。這部巨著從醞釀到全書出齊總共 18 年才面世，編纂人員共 458 名，全套 13 卷共 1 萬 8 千多頁，收詞語 37

萬 5 千餘條，約 5 千萬字，是至今世界上最大的一部漢語詞典。這套書是座挖掘不竭之寶藏，終身受用，比書價超出何止千萬倍。

能否找到一部好書，還要講緣份。有時是可遇不可求，絕非有錢就能買到。像《中國大百科全書》，全套 80 冊，到目前為止，陸陸續續也只能找到 40 冊，無法齊全。1986 年秋，當報上刊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即將問世，我就不斷以長途電話向多倫多總經銷查問，並立即寄支票訂購，於 1987 年初收到，其興奮之心情非筆墨能形容。這套由英文版編譯的百科全書共 10 卷，2400 萬字，歷時 10 年才譯成，共收條目 7 萬 1 千餘條，附圖片約 5 千幅，堪稱「沒有圍牆的大學」，家中若能藏此知識寶庫，何陋之有？



有幾部書都是機緣安排下找到的。《外國名作家傳》共分上中下 3 冊，我在 1985 年 12 月於多倫多新華書店買到下冊，1986 年 5 月在香港三聯書店購得中冊，1986 年 9 月於巴黎 13 區中國文化中心找到上冊，終於「破鏡重圓」。那本《當代國際人物詞典》是托友人在廣州購得，寄海郵被耽誤了半年，最後才從郵局取回來。《中國人名大辭典》一套共 3 冊，我只買到《現任黨政軍領導人物卷》，朋友從新會寄來《歷史人物卷》，尚欠最後一冊，也是最重要的《當代人物卷》，不知何日才能尋獲？《二十世紀中國全紀錄》是部大型編年史，圖文並茂，內子於 1995 年從香港以 1000 港元購得，此禮物比什麼都珍貴。

猶憶 1974 年逃難到泰國，所有書籍都沒帶走。依稀記得臨走時母親在屋後院子挖了個洞，把我的書用幾層膠袋密封後埋在洞中，再填平加磚。這些書包括毛選、毛著、語錄，還有《紅岩》、《野火春風鬥古城》、《苦菜花》等，還有幾百枚像章也埋了下去。要是有一天我回到老家，說不定還可以挖掘出來。一踏上曼谷，才知道不懂泰語根本無法生存，我花了 100 銖泰幣，到南星巷鳴光書局買了第一本書：《最新中泰大辭典》，後來又買了《暹漢辭典》、《泰英中大辭典》，靠這些工具書自學泰文，從零開始買書、藏書。

1995 年姐夫到柬埔寨，回加後給我帶了兩本書：《中柬大辭典》、《柬漢新詞典》，使我彷彿又回到 20 多年前的金邊。當時我離家前將這些詞典送給了好友，他沒有走，後來全家都被赤柬殺害了，如今再看到這兩本厚厚的詞典，心情格外沉重。一位朋友幾年前從越南寄給我一本《越漢辭典》，原來是我離開西貢時將一大箱寄在他家，一幌就是 27 年，越洋翻山，書歸原主，人事全非，西貢已易名胡志明市，怎不令人感慨萬千。月前喜見「楓華書市」有《漢越詞典》，買了下來，合璧成雙。還有一部臺灣中華書局印行的舊版《辭海》上下冊，是 1977 年到臺北時，朋友帶我到重慶南路中華書局書展中買的，很不幸這位朋友已因癌症離開了人間，每次翻查《辭海》，就隱約看到她的笑容……。

書比人長壽！打開書的扉頁，看到購入之日期、地點，往事就會隨著書浮現。有緣才能買到夢寐以求的書，每買一本書都有一段緣，把買每一本書的經歷串起來，就是一部人生自傳。每一次書展，是每一段人生紀錄，買書豈是僅僅為了調劑枯燥生活那麼簡單？(第 105 篇) (1998.09.18)

書　渴

九月金風葉染秋，八方典籍滿紅樓。楓鄉海角唐音響，華裔天涯漢字留。

書味飄香薰萬卷，展攤駐影樂雙眸。詩花他日繁詞果，詠嘆常思冊裡遊。

98 大型中國圖書展開幕了。對愛書一族來說，這一週展期應被稱為「愛書節」。瀏覽書海，搜尋良冊，每遇到心愛的好書，欣喜若狂。找獲夢寐以求的書，袋中不夠買書錢，又是件多麼痛苦的事，更希望書展能延期，別太快結束，待儲蓄多一點錢再入寶山。

在海外，由於中文書店少，加上遠途運費，書價的確相當昂貴，這是挺無奈的。例如，一本標價 125 元人民幣的《實用古漢語大詞典》，必須以 89.95 加幣才能買得到。書店重新標價時，大都將人民幣原價用黑墨塗去，以免影響顧客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樣，只要你看上那本書，又不想麻煩國內親友寄來，又想立刻就擁有，你唯有狠下一條心把錢掏出來，就當是上館子吃了一頓報銷掉，日後開卷，漸漸獲益時，你就慶幸當初買下來的決定是對的，假如吃了下肚，也就化為烏有，你的感覺就會好起來。

《歷史上的今天》、《世界知識大辭典》、《世界大事典》、《二十世紀編年史》、《文革大年表》等工具書，讓你渴望擁有，《中華文明史》全套 10 冊、《二十五史》全套 12 冊，令你渴望得到，此次展出的《資治通鑑》和《唐宋詞百家全集》，更不可錯過！

讀舒婷的「書渴」，她說：「和書的緣份就像談戀愛，越是遭到砍伐殺戮，越是生長得瘋狂、熱烈。」沒有書的日子裡，其滋味挺不好受，一旦來到自由世界，就補償似的拼命買書，即使沒有時間翻看，擺在書架上，心裡也舒服極了。心情很壞的時候，脾氣暴躁，大動肝火，唯一的方法就是躲進書房，對著一排排書籍，情緒逐漸舒緩平和，血壓慢慢回復正常，朋友笑我是用書來增加安全感，我沒有異議。的確，書是治療調理之良藥。

為了擁有一套《全唐詩》，我不知到多倫多「敦煌書店」多少次，那昂貴的書價，令我卻步，而那 900 卷、2200 餘家、48900 多首詩的吸引力，無法抗拒，可惜直到目前為止，我還是沒有這福份擁有，不知下一次再去多倫多時，那套書是否還在？

有幸買到全套 70 冊的《世界文學全集》，將主要的文學名著譯本都收齊，尚欠一套《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未買到。日前讀報，大陸首次推出之《四庫全書》光碟版在多倫多上市，將一套 3 萬 6 千冊的巨著以圖像方式儲存在 150 張光碟中，這真是非同小可之創舉，但未知這 150 張光碟售價若干？如果以 3 萬 6 千冊的書價計算，即使每冊只售 10 美元，購置全套就是 36 萬美元，擺滿幾百個書架，那可不是普通人能買得起的。

自 1985 年開始，我就有計劃地訂購雜誌，13 年來，除了《中報月刊》、《財富》、《南北極》、《博益》、《郵票世界》、《潮流》、《百姓》和《九十年代》停刊，其他十幾種從未中斷，除了停刊的幾種雜誌之外，還包括《明報月刊》、《爭鳴》、《動向》、《廣角鏡》、《鏡報月刊》、《開

放雜誌》（原名《解放月刊》）、《前哨》、《華人月刊》、《香港文學月刊》、《紫荊》、《瞭望》、《世界知識》、《漢聲》、《海外風》、《草根》和《中國之春》等。對了解這個歷史時期發生的天翻地覆大事，提供了極有利的見證，是一座極具收藏價值的資料庫。如果有時間，將用複印機把每本雜誌的目錄影印成冊，編訂索引，方便檢查。例如《廣角鏡》，每期都有「中國省區領導人最新名單」一覽表，今期還有「中共中央委員最新狀況簡表」，把 193 人資料詳細列明，包括籍貫、出生年份、年齡、現任職務。而由著名作家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是一本極重要的文學雜誌，報導作家最新動向、書訊、詩文，全部第一手資料，例如王一桃對臧克家的專訪，首次披露臧老專心研習舊體詩詞的心得，並自嘲是新詩的「詩盲」，這些最新材料，對研究工作幫助極大。而英文《時代週刊》、《新聞週刊》和《國家地理》，十幾年來一直是時事報導和資料搜集的最佳拍檔，可見雜誌和書籍一樣，功不可沒。(第 106 篇) (1998.09.25)

書　情

九秋霜菊暗香盈，八體文風萬卷情。楓國當思唐宋月，華人不改漢家名。

書中異寶尤稀貴，展後餘霞尚璀明。閉隱深居勤苦讀，幕前身後任誰評。

98 中國圖書展閉幕了。病了整整一個多月，惟恐咳嗽聲影響展所氣氛，只好忍到憋不住時才在最後一天展期的星期日下午，冒著傾盆大雨趕往參觀，幸好沒有錯過。

買書這習慣當然改不了，也不想改。本欄寫買書的文章已十幾篇，今期還是要寫。雖然參觀書展只有短短的兩個鐘頭，我還是收獲甚豐。首先引入眼簾的，是那部上下兩冊、放在書匣裡的《全唐宋詞》，16 開本精裝，2 千多頁，我慶幸未被別人佔有，心裡一陣喜悅。另一套 10 冊的《唐宋百家詞全集》也是放在書匣中，是從《全唐宋詞》中 2 千多位詞家 2 萬多首作品裡挑選著名的 100 名，方便查閱。除此兩部大書之外，我還買到《全明詩》（上下冊）、《蘇軾散文全集》（上中下冊）、《李白全集》等，後來，我還找到《駢文大全》、《詞林漫步》（上下冊）、《古漢語賞析大詞典》、《建國以來重要檔案》（上下冊）、《填詞技巧》、《加拿大文學辭典》以及好幾本詩詞欣賞類書。

買到《全明詩》，是件大快人心的樂事。我已有《全清詞》、《清詩精華錄》、《金元詩》、《魏漢六朝詩》，若加上《全唐詩》、《全唐宋詞》、《全宋詩》、《全清詩》，就差不多可以完成各朝代詩詞搜集，對編撰《中國詩詞聯句大辭典》幫助就更大了。

那套《建國以來重要檔案》，收了自 1949 年到 1998 年 2 月為止的重要文件，包括毛澤東在開國大典的講話、馬寅初的《人口論》、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文革時期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以至江澤民在訪美的演講稿。這些資料，都有保存價值。我曾擁有中蘇論戰的「九評」、文革時期「兩報一刊」社論全集 10 大本和《資本論》中譯本，可惜都在去國前埋藏到地下，我多麼渴望早日能回去故鄉，找回這些珍貴的史料。日前在三聯書展買到那本《文革大字報精選》，也是一本極珍貴的好書。

和書的感情，不能用金錢來衡量，不能用價格來代替。當你愛上那本書，你會每時每刻牢記腦海，每分每秒都想著她。當你擁有她之後，你不會因時日長久而產生厭倦，相反，你會因相處愈久，感情愈深。這份書情，比友情可信，比愛情可靠。書不會背叛你，出賣你，書不會見異思遷，移情別戀，書不會因你窮困而輕視你，書不會因你衰老而討厭你。幾十年後，當你孑然一身，形單影隻時，只有書依舊陪伴你身旁，與你走完人生。

不要嫌棄書紙的破舊，不要挑剔書本的外觀，擺在書架上的書，時刻都渴盼主人去翻看她，就像三千後宮佳麗，日夜等待風流皇帝的青睞。能在有生之年，看完每一本買回來的書，查遍每一頁厚厚的辭典，是對書的最公平待遇。生前愛書，死後更應對被愛的書有個滿意的交代，要妥善安置這些陪著你一起度過春夏秋冬的知己，不忍見到她們被遺棄，被當成廢紙論噸賤賣。如果遭受這樣的下場，泉下有知，死不瞑目。所以，很多藏書家死後都將書捐給圖書館保管，或另設藏書館，立遺囑吩咐子孫，好好保存，不得違背。

在書中，我找到了快樂。我天不怕、地不怕的難移本性，是拜書所賜，我自負剛直、目空一切、我行我素的不羈性格，也是從書中悟出來的。書，不但使人善，也使人狂。感謝書店舉辦這麼大的書展。曲終人散，時光悄悄溜走了，只有那份書情永在！(第 107 篇) (1998.10.02)

聲 律

本欄寫過《平仄》、《押韻》、《絕句》、《填詞》等談詩論詞的文章共十篇，今期試析聲律，將日常生活中遣詞用句時所遇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來一起探討。

聲律是指語言文字的聲韻格律。語言大師王力認為：「中國古典文論中談到的語言形式美，主要是兩件事：第一是對偶，第二是聲律。」除非是離經叛道，標新立異，或打破舊體框框，另創流派，否則，若要繼承前人的文化遺產，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嚴守聲律。

詩詞聲律千變萬化，歸納起來，其實只有一個公式，就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除了第一、第三、第五字在不犯「孤平」、「下三平」、「下三仄」的情況下可以任意用平聲字或仄聲字之外，第二字、第四字和第六字必須是「平、仄、平」或「仄、平、仄」，萬法不離宗，幾乎所有詩詞都不違背這個格律。四言一定離不開「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或將其顛倒，其第二字如果是平，第四字就一定是仄，如此類推，五言、六言和七言都一樣，認定這個定理，想寫七言的句子，就不怕會出錯了。

讀報時經常見到編輯在擬定文章標題時，往往忽略了聲律，頗令人失望。猶憶去年戴安娜王妃因車禍罹難，一些報紙在撰寫七字標題時，就犯了不諧的禁忌：「方期乘風偏星沉」，「步隨芳蹤墮泉下」，前句七字全是平聲，後句失粘，都是沒有遵守「二四六分明」的例子。此外，「本報消信更快捷」（七字全仄聲），「快如流星虎添翼」，「逍遙人生一壺茶」，「東方文明傳加國」，「情不自禁惹慾火」，氾濫成災，不勝枚舉。

曾讀過一幅對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為了聲律和諧，在引用時，我將「能」字改為「可」，當然是對作者的不敬，但也是沒法子的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澤東出席了陳毅追悼會，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回家後寫了一首詩：「五年忍聽千夫啐，一死何需萬歲淚。且喜碧血潤中華，磊落平生應無愧。」此七絕平仄完全不符，趙樸初曾作了大幅修改，還把「何需萬歲淚」改為「難得萬人淚」，可惜的是，詩的原意就變得截然不同了。魯迅的「自題小像」一詩中，「我以我血薦軒轅」就是「仄仄仄仄仄平平」，可見還是有人打破聲律的約束，我行我素，你能奈他何？

很多人常以為只要是七言詩就可以隨便稱之為七律或七絕，反正四句就是絕，八句就是律，押韻全不講究，平仄嚴重失粘，對偶就更談不上。有人主張順口，不管平仄，和、合、污、屋皆屬平聲，不論韻腳，心、新同用，圓、園不分，天、添、顏、言共押，山、三、藍、蘭同韻，分不出東和冬、容和榮有異，江和將、宗和忠不同。而填詞就更馬虎，只要在某個詞牌前加一個「仿」字，就可以不必理會詞譜，照貓畫虎。這個風氣要是繼續蔓延下去，良莠混雜，久而久之，舊體詩就瀕臨絕路，最終式微，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其實，只要嚴格按律作詩，就不需要注明是七律或七絕，懂得聲律的人一讀就知。相反，硬將幾段不符合格律的句子湊在一起，稱之為七律或七絕，就太不負責任了。

一首詩除了平仄、押韻、對偶，還要講求聲調高低，讀起來才能抑揚頓挫，鏗鏘悅耳。例如，平聲分陽平、陰平，僅「平平」雙聲就衍生出「陽陽、陰陰、陽陰、陰陽」四個調來，為了讀起來好聽，最好別讓這四個平聲在本句、前句和後句互相撞碰。

試作一首七絕：「前塵若夢送殘陽，獨上樓頭讀宋唐。目送紅霞沉落後，柔情月下斷愁腸。」前塵，殘陽，樓頭，紅霞，柔情，愁腸都屬「陽陽」；若夢，獨上，讀宋，目送，落後，月下都屬「入去」，雖然平仄全對，讀起來就顯得十分蹩腳、生硬。

同樣，陰陰：「江山，春風，花香，金秋」；陽陰：「人生，雄姿，雷聲，華章」；陰陽：「忠魂，朝霞，楓林，多情」等，都不宜在同句、前句或後句同時出現。

以上純粹是本人作詩心得，寫出來也許不獲方家接納，願拋磚引玉，取長補短，互相切磋，增廣見聞，更期待詩友們勤於筆耕，滿地可詩壇能出現一股創作新高潮。(第 112 篇) (1998.11.06)

浮 想

好不容易捱到了週末。可以多睡幾個鐘頭，又不捨得把時間浪費在夢中。儘管凌晨三點才放工，九點起床已經很足夠了。風一直在放肆，落葉亂舞的沙沙聲，卻一點不像音樂。披上寒衣，到後園料理花的後事。男人葬花沒聽說過。蘇大姐送的大理花，每一朵有巴掌大。埋香魂於泥土中讓她安息。將球莖挖起避冬，明年花再來。風聲像葬歌。玫瑰被剪，淚灑刺尖，殘紅片片，讓香瓣入土為安。花也開累了，在白雪的被窩裡冬眠吧！

這麼早該沒有誰來電話。是上網的最好時刻。網中人在網海浮沉，才知道自己多麼渺小。朋友勸我自設網頁，可以和全世界網友接觸。我不慣整天坐在電腦前，被滑鼠牽著鼻子走，我怕會在網海中滅頂溺斃。科技太發達，也是挺矛盾的。一部十二卷的「漢語大詞典」，二萬九千多單字，卅四萬六千條複詞，二萬三千多條成語，竟然濃縮在一張光碟上，售價 276 元加幣。那像什麼話？還有人看書嗎？我就試在網上免費瀏覽一份香港「蘋果日報」，不能離開螢光幕，不能躺在床上閱讀，更不能上廁所過書報癮。一個鐘頭過去，受不了光線刺激而下網，還是傳統些，老老實實拿份能翻能剪的報紙享受讀報樂。

打開報紙，映入眼簾是一段令人振奮的書訊：「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問世」，將以前出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增編，由十一卷增至二十卷，五萬多條目增至八萬多條，圖片增加超過一倍，字數更多達四千三百萬字。這是不能錯過的良機。最快預訂的途徑就是上網。資訊快速，傳真都沒有網絡方便，拜科技發明所賜，又一例證。

剛才午間新聞，人造衛星直播吉隆坡亞太經濟合作高峰會議開幕典禮。台灣新聞節目現場直播本世紀難得一見的獅子座流星雨，透過聯線還可以看到北京密雲水庫觀流星的壯景。幾千顆流星像煙花那麼璀璨，錯過這一次，就要等九十二年。唉！世上有幾人能活到九十歲，即使活不到那麼長壽，能像流星墜落前發出最後的光耀，也就不枉此生矣！

談到九十高齡，趙樸初 91，謝冰瑩 92，臧克家 93，巴金 94，張學良 97，冰心和蘇雪林 98，宋美齡 99，這些都將走過一世紀的人瑞，回顧他們一生，就是中國現代史的縮影，「歷盡滄桑」四字用在他們身上當之無愧。百歲期頤的郎靜山、劉海粟走了，又有一批九十歲的耄耋晉級，然後是八

十、七十老人，最後是我們填補，一代一代的逝去，一顆一顆流星墜下，一齣一齣戲劇落幕，留下的是文字記錄，是回憶，是教訓，是抹不去的傷疤。

電話鈴響，是泰國曼谷打來。那邊午夜兩點。廿年不見的老友。有個很雅的筆名：隱凡。聲音變了，笑聲沒變，依然是那樣傲氣十足。滿口流利泰語，飛龍走蛇筆跡。他問我每天如何打發？笑話。我說在做份牛工。神經病。有好酒好肉的暹羅不住，跑到冰封雪蓋的「覌難大」去捱苦。活該！這裡有新鮮空氣，這裡有自由，這裡沒有子彈胡亂掃射，這裡沒有嚴重車禍，這裡……。臭美！困守萬稅之國，工字不出頭，倒不如全家搬來椰風蕉雨的湄南河畔，享受沒有冰災雪禍的熱帶氣候。不行，大女怕蟑螂，小女怕蚊子，老婆怕降頭，怕鬼，我怕交通混亂，怕美女糾纏。你還寫那雲呀夢呀的詩嗎？不流行啦！人家不愛讀，乾脆翻譯泰文小說出書，夠你吃幾年。喂！你一年寫這麼多混賬詩文，一定撈到不少油水，賺了多少錢？有沒有崇拜你的女讀者寫信給你？去你的大頭鬼！我不跟你談這些，告訴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坐禪入定？我讀了如是子的靜坐法，但不得要領，你去找泰國高僧，請他傳授秘訣。你瘋啦？才四十幾歲就要坐禪，你是被冰雪凍壞腦袋了，再住下去，你一定忘了自己是誰。我也許老了。喂！我在電話裡聞到酒味，你又白天喝酒，幾十年不改，想長壽可難，我不跟你談，下次等你清醒時再聊。喂！喂！喂！怎麼電話斷啦？

我又回到了現實。依舊要到工廠做那份牛工，依舊硬著頭皮頂風雪，依舊在鍵盤上不停打稿。如果長壽，九十歲時會否已癡呆？如果連我是誰都不認得出來，請讓我安樂死吧。月缺月圓，花開花謝，酒醉酒醒，人老人死，風在吹，一點不像音樂，很像葬歌。(第 114 篇) (1998.11.20)

詩　花

上期《華僑新報》喜讀劉振利先生「詠四祥」七絕四首，打破常規，不落俗套，對桃、茅、藤、艾四物情有獨鍾，很有新意，令寂靜了許久的騷壇再次熱鬧起來。

猶憶曾與王大沐先生聯題唱詠，每人一首，由「詠四君子」：梅、蘭、竹、菊，到「詠四靈」：麟、鳳、龜、龍，還有「詠五嶽」：泰山、衡山、嵩山、恒山、華山。後來王先生又出了「江山如畫」的詩題，詠長江、長

城、黃山、黃河、廬山，他獨自完成五首，而我卻沒有下文，終於胎死腹中，這筆詩債拖欠至今，看來是非償還不可的了。

前幾天，王先生來電話，又提及聯吟一事，同時還出了「詠神州五湖四海」新詩題，共十首，即神州、西湖、太湖、洞庭湖、鄱陽湖、青海湖、渤海、黃海、東海、南海。翌日，他便將十首七律傳真來，速度之快，令我咋舌，也令我欽羡。我坦誠告訴王先生，這些地方從來未去過，只能從旅遊書籍上找資料，寫出來充其量也都是將風景名勝拼湊，沒有真實感情。例如寫西湖，一定離不開「三潭印月」、「花港觀魚」、「斷橋殘雪」、「雙峰插雲」、「曲院風荷」、「南屏晚鐘」、「柳浪聞鶯」等景名，很難寫出像蘇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那種氣勢。我不知能否勝任，只能量力而為。

過去寫「詠三國人物十首」，是因為看了幾遍《三國演義》，又有八十多集的電視劇，印象較深刻，落筆也就自然些。像「詠五嶽」就寫得十分吃力，把奇峰險壁的風景線都匯集在八句之中，像拼圖遊戲似，只要符合平仄、韻腳，就填充進去，相當牽強。如果是寫熟悉的景物，就能注入思想感情，流露內心憂喜，讀起來也容易引起共鳴。例如讓我寫金邊，寫西貢，寫曼谷，寫香港，寫台北，就會牽惹一連串回憶，詩情也豐富起來。

著名新詩人紀弦多次指出，詩不是歌，詩是少數人的文學。這個論點起初曾引起反駁，後來也逐漸被人們接受。大眾化的歌謠，不能納入詩的範疇。至少不能算是嚴肅的文學創作。推行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由古詩詞的叢林中摸索出一條白話詩的路子，孤獨的走了出來，直到紀弦、余光中等提出現代詩創作，以區別於白話遊戲詩，才納入正軌。魯迅是舊體詩的信徒，他也無法打破格律，寫出像文醜郭沫若吹捧江青的白話詩來。

而臧克家到了晚年，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舊體詩創作上，他說道：「比起新詩來，舊體詩更精美、更含蓄，它不散漫、不枯燥，字少而味多，尤其是它的意境和韻味，更是新詩所難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幾十年間，我寢饋於古典詩歌之中，它的美，它的力，在誘人，也在鼓勵我。」臧克家詩選中，有兩句令我共鳴：「詩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燈花幾度紅。」因靈感一來，半夜幾次起床，挑燈作詩，這情景寫得很純真，很樸實。

雖然，在一股白話詩、遊戲詩、打油詩的浪潮沖擊下，認真鑽研平仄、韻律的詩友，漸漸成為鳳毛麟角，但還是不應太悲觀。近期喜見詩壇朋友不

斷湧現，胡楠仁先生還將舊體詩介紹到電腦網絡，推廣到網上，讓更多網友參予創作，這是件突破性的工作。也令人感到不明白，年青的一代，正在復古，埋頭挽救舊體詩，有些年老的一輩，反而大力吹捧白話詩、遊戲詩，把研究舊體詩的人罵為恐龍，罵為活化石，這又是什麼心態？

有朋友提議將愛好舊體詩的一群聚合，成立「魁北克中華詩詞學會」，出發點很好。可惜，「曾經滄海難為水」，經過一次慘痛的組會教訓，我再也不敢毛遂自薦了。有緣的，能一塊在報上唱酬，已經很可貴的了，何必一定要形式上的組合，到時難免又一次發生不愉快的磨擦。掙脫世俗的桎梏，沒有名韁利鎖，才能寫出脫俗的東西。

詩花，是一定要在詩情的土壤裏孕育出來的。沒有真情，單靠溫室，也栽培不出什麼奇葩，硬要催花，只有像工廠裏流水作業生產出來的商品，那不是詩，更不是詩花。

感謝《華僑新報》老總的慧眼，開闢一片花圃，肯讓這一盆盆詩苗栽植在詩園中，不被冷嘲熱諷傷害，明天詩花滿苑時，千萬不要忘記辛勤揮汗的老園丁。(第 115 篇) (1998.11.27)

無　題

九一年九月十三日黑色星期五清晨，滿地可奧林匹克運動場一塊長六十六英呎、重五十五噸的鋼骨混凝土由高空飛墮。八年後的昨天（十八日）下午三點許，奧運會大型蓬頂因承受不了積雪的負荷而撕裂成大缺口，數噸重的厚雪穿過窟窿向運動場內正籌備的國際汽車展覽場倒瀉，冰塊、雪堆、積水覆蓋闊達三百五十米，汽車嚴重損毀，有兩人被雪壓傷入院。四點許，負責蓬頂建築的 Birdair 公司立刻派員從美國趕來，宣稱能在廿四小時內搶修，但其安全保障仍教人懷疑，汽車展覽是否取消仍未知悉，而進入場內已提心吊膽。令納稅人叫苦連天的新蓬蓋價值三千七百萬加元，沒有誰知道究竟能耐用幾個年頭？

不如意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瑞士航機在諾瓦斯高夏海上墜毀，二百二十九人罹難，魁北克巴士翻落谷底，四十三人喪生，飛來橫禍無法逃避，人的生命如此脆弱，怪不得人壽保險業那麼旺盛。而更大行其道的，應屬江湖算

命先生了，不分古今中外、貧富貴賤，不管是水晶球還是卜卦，不論是星座還是生肖，一提到命理，還是很多人感興趣的。

算命這樣玄之又玄的東西，隨口而出，信不信由你，反正總有一些是巧合，所以姑妄聽之。例如生肖，屬豬的與屬蛇的相剋，肖龍的與肖狗的相沖，如此類推，鼠和馬、牛和羊相剋，虎與猴、兔與雞相沖，全球六十億人，以十二生肖平分，每個生肖有五億，試問相沖相剋何時了？並非生肖決定命運，且看滿清自清太祖至末代宣統十二位皇帝，努爾哈赤、慈禧太后、光緒屬羊，順治、道光屬虎，康熙、雍正屬馬，乾隆、咸豐屬兔，皇太極、嘉慶、同治屬龍，宣統屬蛇；再看中國近代領袖，黎元洪肖鼠，李大釗、蔣介石、陳毅、徐向前肖牛，羅榮桓、江澤民肖虎，胡耀邦肖兔，陳獨秀、鄧小平、李鵬、朱鎔基肖龍，毛澤東、陳雲肖蛇，袁世凱、林彪、楊尚昆、趙紫陽肖羊，賀龍肖猴，葉劍英、華國鋒、李先念肖雞，董必武、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肖狗，聶榮臻、李登輝肖豬。

由奧運會蓬頂撕裂拉扯到命運和生肖，也的確是風馬牛不相及。隨筆就這般隨便下筆嗎？七十年前的今天，梁啟超於北京協和醫院病逝，終年五十六歲，這位康梁變法的風雲人物，百日維新雖然失敗，幸有「飲冰室合集」傳世，他的詩詞脫俗，最耐人尋味的一首「滿江紅」：「如此江山，送多少英雄去了。......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詫頭顱好。」一代文豪俏俏走了，他沒有看到變法成功，但能逃過刀口，不用陪戊戌六君子人頭落地，已算僥倖。中國人搞變法，流血犧牲，數千年來能保住成果的有幾回？往往勝利還沒有看到，就已經窩裡反，令親者痛仇者快，不信？請看今年元月八日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民運漏網英雄的精彩演出，民主自由是什麼？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到哪裏去了？

還是回到命運吧！沒有幸運之神，試問有多少人能踏入哈佛的門檻？獄中鬥士哪有機會出來「保外就醫」就讀名校？民運領袖能如此風光，難道全是命運的青睞？不，是天安門的血，換來海外數十萬留學生的合法居留，換來吃民運飯起家的鬥士頭上的光環。

相反，在報上常讀到某公叫嚷「有法不依禍國殃民」之類的肉麻文章，看來他還是應該學點歷史。寫到此忽又想起駕車人士，他們最討厭在交通繁忙的小道向左轉的車輛，很多地方嚴厲限制不許左轉，以保持車行暢通無阻。駕車如此，寫文章也一樣。遵守詩詞格律，不標新立異，沒有平仄韻律

常識的，別動不動就套上「五絕」、「七律」來嚇唬人，也許可以暫時蒙騙外行的，但日子一久，就露出馬腳。更絕的，是不諳平仄押韻卻大膽修改唐詩，結果不倫不類，貽笑方家。認命吧！寫詩除了文才、天才，還要有「別才」！

收到許之遠老師來信，寫道「你應不以唐人街之水準為足，應避免世俗。」許老師之教誨可圈可點，他不止一次勸我莫與水平相差太遠的人談詩，簡直是對牛彈琴，浪費筆墨。還是埋首書堆，坐擁書城，我行我素，獨來獨往，有空或者研究點命運，悟些玄機，說不定還可以擺個算命攤混口飯吃。虎去兔來，還是搜集資料，再來個「兔年談兔」吧！(第 123 篇)(1999.01.22)

管　見

天災不斷，人禍也然，哥倫比亞昨天發生六級大地震，最少上千人喪生，數千人受傷。一輛滿載匈牙利度假學生的滑雪觀光巴士前天在奧地利翻墜，釀成十八死四十傷的慘劇，而中東和平遠景越來越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數十年仇恨並沒有因一紙和約而消除，伊拉克被美英聯軍空襲後變得更加猖狂，民眾反美情緒空前高漲，戰事一觸即發，薩達姆召集高級將領緊急會議，調動重兵進入全面戒備狀態，隨時準備奉命出戰。教宗約翰保祿二世第四次也許是最後一次訪問墨西哥，主持百萬民眾大彌撒，祈禱世界和平，誠心呼籲結束戰爭，停止屠殺，消除仇恨，這是他上任廿一年來第八十五次出訪，用心良苦，令人欽佩。刻在波蘭的克里靖前天前往惡名昭彰的奧茲維克納粹集中營，參觀毒氣室，成為第一位到訪的加拿大總理，其火葬場曾處理超過一百五十萬具猶太人屍體，再次喚起世人對五十六年前大屠殺的關注。回首廿幾年前，赤柬殘殺三百萬無辜生靈，殺人魔波爾布特死去，劊子手喬森潘、農謝投誠，那筆血債不了了之，又能向誰算？

冷戰結束，國際新秩序調整組合，世界逐漸由對立走向和解，一切都在變。蘇聯解體，東歐變天，北韓不得不與南韓恢復對話，汪道涵四月十九日訪問台北，社會主義好的越南選美會大行其道，古巴卡斯特羅卸下軍裝迎接梵蒂岡教皇，中共領袖穿西裝打領帶，新潮流席捲神州大地，北京大街擠滿名牌轎車，手提電話比單車多，時髦模特兒越穿越薄，玲瓏剔透地走在時裝展覽天橋上，一桌十八萬人民幣的黃金餐吸引了多少大款盡情揮霍。都變

了，失業另稱下崗，退休不再復員，上山的不比下海的，當官的要靠當家的。金錢第一總比政治掛帥管用，有錢就有一切，有錢才能愛國，你不信？賑災捐款，我掏一百萬，希望工程，我贊助十間學校，誰比我更愛國？

這樣也好，人人搏命賺錢，盡情消費，購買力大增，帶動市場經濟活躍起來，生活改善，物質享受滿足，老百姓有安定日子過，誰管它啥主義啥路線，經濟一起飛，民強則國富，衣食不憂，再談言論自由、民主人權。像加拿大，今天消防隊員怠工，明天鏟雪工人罷工，後天教師、醫生、郵差、飛機師、巴士司機、垃圾工人罷工，沒完沒了，美其名謂之民主，誰反對罷工就是反潮流，話又說回來，這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效法的。首先，就要學會投票，如果沒有投票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當然還要有個立法機構，有超過一個以上的政黨，要有拉票、拜票、乞票、跪票等造勢，還要有立法院打架的精彩鏡頭，當然更少不了候選人互罵，這樣才像一台民主戲。

有點民主的氣氛，就應該允許漫畫家用誇張手筆把領袖搬上作品中，還要假裝啥事也沒發生似的，任由報刊渲染白宮主子與小野貓露雲絲姬的桃色緋聞，即使總統被用來推銷雪茄煙也不可發怒。史達檢察官敢於挑戰克林頓，是因為有法治為他撐腰，深知不會觸怒龍顏而遭殺身之禍。這不是修養、涵養那麼簡單，這還涉及道德觀念以至文化傳統等範疇。克林頓前天到阿肯色州小石城慰問被龍捲風肆虐的災民，這位前州長並沒有雙手插腰擺出官老爺不可一世的臭架子，也沒有裝腔作勢振臂高呼口號，官腔在西方民主社會根本派不上用場。或者說老外不懂啥禮義廉恥，不曉得面子比金子貴重，不會口口聲聲叫嚷天地良心，他們就只懂得如何從選民手中爭取選票，如何贏得下一屆大選。選票比什麼都重要！為了討選民歡心，多開幾張空頭支票也值得。

歷史發展到某個階段，大勢所趨，想阻擋也沒法子，不信？深圳的舞廳，廣州的夜總會，上海的卡拉 OK，比香港還更氾濫，拜改革春風所賜，資本主義潮流正橫掃神州大地，這是不爭的事實。(第 124 篇) (1999.01.29)

改　詩

詩不可不改，詩不可多改。且先不談意境、氣勢、韻味等因素，僅僅要求符合寫詩的起碼格律：平仄、押韻、對仗，如果說，作詩像駕車，超速，則是另一回事，而上述格律是交通燈，見到紅燈一定要停，不管你的駕駛技術多好，闖紅燈就屬犯法，罪不可恕。

朋友問我作詩從何學起，我勸他掌握了基本格律後先學改詩。把報章上不講平仄、韻律的「詩」改後傳真給我，能改多少就改多少，發現錯誤越多，找出紕漏越多，改得越多，進步就越大。每次改詩，就是在糾正缺點，知道別人寫錯，到自己作詩時就會前車可鑑，小心提防，不再重蹈舊轍。這個辦法雖然有點捨本求末，次序顛倒，但總算速成。

儘管很多作詩的朋友知道平仄、押韻是詩的硬件，意境、氣勢是詩的軟件，但他們還是「我行我素」，寫下大量不講究平仄、押錯韻的「詩」，有些甚至還註明是七絕、七律，這是多麼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最近更變本加厲，贗詩充斥，幾近氾濫，人人跟風，追逐潮流，出口成章，飛泉瀉瀑，到處是詩，不亦樂乎！頗有大勢所趨、危瀾難挽之嘆。

老一輩舊體詩人越來越少，年輕一代熱衷於寫沒有格律約束的新詩，形成後繼乏人，青黃不接的危機，很令人擔憂。故即使讀出韻或平仄出錯的格律詩，也聊勝於無，總算有人對舊體詩感興趣，還是深感安慰。相信只要假以時日，一定能納入格律之軌道上來。

如果寫舊體詩的朋友肯花一點時間，盡量避免平仄出錯，注意不用錯韻，作詩實在不難。例一，「華人耆英迎春鼇」，七字都是平聲，若改動「英」字為仄聲就可，雖然還犯了「下三平」，但總算符合「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格律；例二，「華埠慶典佳訊傳」，把「典」字換成平聲就可；例三，「創社公正皂白明」，將「正」字改為平聲。上例這些朋友的詩句根底很好，只要小心用字，不馬虎遣詞，完全可以創作出好詩來。

再談詩律。舊體詩分仄起平收的正格、平起平收的偏格兩種，押平韻，也押仄韻，引伸出四種格律來。四句為絕，八句為律，分五言、七言兩種，偶爾也有六言，但極少。

偏格七絕：

平平仄仄仄平平(韻)，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正格七絕：

仄仄平平仄仄平(韻)，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偏格七律：

平平仄仄仄平平(韻)，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韻)。(頸聯三、四句對偶)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韻)。(頷聯五、六句對偶)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正格七律：

仄仄平平仄仄平(韻)，平平仄仄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韻)。(頸聯三、四句對偶)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韻)。(頷聯五、六句對偶)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韻)。

首句末字起韻，二、四、六、八句末字押韻，詩不同詞或古風，必須一韻到底，不可轉韻，不可用寬韻、鄰韻。

由於各朝代讀音不同，各地區聲韻有異，故以韻譜為準，而非四聲注音。例如，在詩韻中，「十二侵」韻獨用，侵不同親，心不同新，音不同因，林不同鄰，琴不同秦，沉不同陳，像這樣韻很多，例如「十三覃」韻中，南不同難，含不同寒，貪不同灘，慚不同殘；又例如「十四鹽」韻中，嚴不同沿，甜不同填，添不同天，潛不同錢，若懂得粵語、潮語或其它方言就容易明白，上述各韻都以 M 音結尾，這是北方國語所沒有的，此外還有些韻是以 P 音結尾也是普通話中沒有的，唯一的途徑就是：多讀韻書，死背韻譜。

再回到改詩的正題。曾收到詩壇前輩傳真，謂他撰寫的一幅對聯，被改得面目全非，平仄不整，這又是挺可怕的事。最糟糕的，就是改詩的人本身不諳韻律，又要充當內行，大刀闊斧，結果改得支離破碎，慘不忍睹。經過這次教訓，今後不敢隨便向不懂詩的人談聯作對，以免惹來爆血管的收場。另一位改詩「高手」，竟然在某報上斗膽修改唐代大詩人杜牧的七絕，結果不但平仄出錯，就連「十二文」起韻的「紛」都改成了「十二侵」獨用的「陰」了，結果出現了四個字押四韻的奇景，小杜泉下有知，當嘆為觀止乎？

詩不能不改，詩不能多改，詩不能亂改，詩還必須讓真正懂詩的人去改。(第 129 篇) (1999.03.05)

書　庫

陸游詩曰：「箕踞浩歌君會否？書癡終覺勝錢癡。」文人愛書愛墨，猶如武士愛刀愛劍。愛揮刀舞劍，卻未必非血刃殺戮不可，愛買書藏冊，也未必非著書立論不可。

歷經戰亂摧殘，飽受烽煙洗禮，深知搜書不易，買書猶難，藏書更是難上加難，一旦有幸來到和平的加拿大，第一個願望當然就是買書藏書，建立個人圖書館，列出書目，編制索引，分門別類。由於自己書讀得少，才疏學淺，只有靠買書惡補，看書自學，抄書勤記，把書中資料用速成方法裝進腦袋中。這無疑是揠苗助長，但也唯有多讀多寫多記，才能催化填塞，而消化不良肯定是會有的，矯枉過正，潛移默化的結果，總會收效的。

這就必須訂下長遠目標，還要堅定不移地去經受各式各樣的考驗。在儲蓄金錢方面勤儉節約，在爭取時間方面減少應酬，有了錢和時間，還必須有空間，有可以容納幾十個大書架的藏書樓。為了朝這個目標推移，咬緊牙根，犧牲了多少人生享受，錯過了無數遊埠良機，把辛苦積蓄都花在買書上，翻書之樂，取代了身心一切痛楚，藏書之喜，掩蓋了世俗所有憂愁。書籍是治療創傷的良藥，是書籍陪我走過了那一段最可怕的日子。

我捨不得買一件五十元的襯衫，卻很樂意買一套近千元的詞典，我知道我的解釋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書籍實在物有所值，要佔有就必須毫不猶疑買

下。知識是無法用金錢去衡量的。那套百科全書和大詞典，我每天都在翻查，對她們的感情與日俱增，越來越愛。



這四壁珍藏，說不上價值連城，但終身受用，讓我猶如置身於圖書館中，包羅萬有，信手拈來，而且還成了朋友們找尋材料的寶庫，他們從我的書庫中，總可以找到滿意的答案，只掛一個電話，就可以求證孔尚任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孫，蘇東坡是死於常州，數學家陳景潤如何寫《哥德巴赫猜想》，嵇康的兒子嵇紹是為保衛晉帝司馬氏，血濺帝衣而死，還可以找到韓愈的《石鼓歌》，劉勰的《文心雕龍》原著，追查希臘畢達哥拉斯定理和中國勾股定理之間相差幾個世紀，甚至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小淵惠三之詳細生平......。

不錯，有很多書只買後藏起來，根本沒有機會閱讀。我曾在《書債》中寫道：「我藏書的確不少，讀書反而不多，往往為了要找資料才翻書，所以不敢說是否曾經讀過百卷。」「絕大多數的書典只有在急需時才翻閱，我知道這不叫讀書，我自己更不配稱為愛書人，因為有許多書，我一頁也未曾讀過，以致不知道什麼時候已買過而再次購入。」

我極少買甚至不買小說，只買有用的史書、人物名錄、大事年表、知識手冊等工具書，十六開厚厚的幾百萬字大辭典，一套幾十本的大百科全書，只要內容豐富，資料齊全，不管多貴，非買到手不可。有了書籍，就可以自己動手建立資料庫，編寫《鴛鴦譜》、《每日大事錄》、《人物生歿錄》、《詩詞名句辭典》、《各國資料一覽表》等。

搜羅彙集歷代詩詞，在幾百萬首中淘金、精錄、分類，逐句按第一字和最後一字抄進資料庫中，想鋌而走險、侵犯別人智識產權的文抄公們，一定逃不出電腦的法眼。



除了詩詞和人物、大事錄之外，其它科目也可以設立分類資料庫。如生物學之門、綱、目、科、屬等學術名詞，我就曾花了一年時間制訂資料卡片整理，還有地質年代，也涉獵了一段日子。軍事、電影、音樂、戲劇、美術、體育、醫藥、宗教、旅遊、民族、考古，甚至茶酒、玉石，都有專門辭典。學海無涯，逆水行舟，通過翻閱百科全書和其它工具書籍，在自修過程中不斷充實自己，的確是一項艱苦的求知歷程。由於時間不夠，書庫資料的整理工作斷斷續續，連剪報也停了好幾年，堆積如山的報紙已超過四千份，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只有見縫插針，每天硬擠出幾個鐘頭埋首書堆，和時間賽跑，向書山挑戰。

十分感謝蘇大姐給我帶來一套《中國歷代禁書》，朋友剛從廣州寄來《全宋詞典故辭典》上下冊，還有澳洲女作家婉冰贈我《回流歲月》，泰國詩人李少儒贈我《言志集》，書庫每月都有二、三十本新書增添，能在北國一隅坐擁書城，試問「何陋之有？」(第 132 篇) (1999.03.26)

遐 想

才早春二月就清明。陽光普照。沒有雨紛紛。究竟有多少人在清明節掃墓？路上是否有欲斷魂的行人已無法求證。肥雞燒肉大包高粱酒拜祭先考妣就算是過節。有好酒好菜就一點也不怎麼悲哀了。今年清明又逢觀音誕。小女兒在這一天出生所以不喜歡吃牛肉說來也太牽強附會。拜觀音比拜水晶棺中的老人家好。沒有殺氣騰騰。唸心經比背語錄好。不必大聲高喊口號。說到底唸佛總比罵人舒服。「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清明。喝酒。吃肉。唸心經。我知道自己根本無法做到六根清靜四大皆空。文人的悲哀就是喝酒吃肉也要感嘆一番。文人的可笑就是唸經拜佛總是半信半疑。反正總得有些寄托才像活著。死人就沒啥寄托。科索沃戰事天天有人死。我還能吟詩作賦才怪。被北約空襲炸死就是應該的嗎？阿爾巴尼亞難民潮向巴爾幹半島缺堤湧出。在復活節假期中克林頓並沒有停火。南斯拉夫成了俎上肉。三名美軍俘虜的命比千千萬萬無辜生靈更值錢？空襲算不算殺人？連熱愛和平的楓葉國都參戰了。納稅人的錢。殺戮戰場中的死屍。文明的可恥。既有聯軍空炸就有全民衛國。出師無名就必須盡量渲染種族清洗的嚴重。發動侵略戰爭的白宮主人終於成了英雄。我再也不能唸佛了。唸佛救不了戰火。教宗的呼籲也阻止不了殘殺。清明節萬千冤魂都不再鼎沸。雪已融化。朱鎔基下星期抵加拿大將看不到雪。魁北克的風情畢竟遠勝紐芬蘭。奈何獨特的法語城市滿地可的雪即使再美也盼不到貴賓蒞臨。耐心再等吧！只因多倫多和溫哥華更有吸引力。然而論地方華文報紙就首推滿地可最多。搖筆桿的文人通街都是。大片陣地任君揮毫。訴盡心中情和愛也不再是年青人的專利了。這年頭一百歲不死也有新聞。反正寫來寫去總是老生常談。乾脆來個語不驚人死不休。什麼都可以寫！沒有煲水新聞就製造小道消息。哪位小姐的上衣不扣鈕也是絕妙題材。某位名流的母狗生了小狗也可以來個獨家專訪。從大談政治騙子到小議戴綠帽子。或者說一點老年人性生活也足以名留野史。別聽見古稀白髮鬧離婚就大驚小怪。原來除了馬屁

文學和乞丐文學之外還真的有變態文學。想賺點稿費就多寫些光怪陸離的長篇小說吧！這麼多家報紙版面多的是。寫文章比除面具容易得多！想向他報投稿就離不了先憑客套加吹捧開路。把社長總編都抬出來準沒錯。熱鬧剛剛開始。好戲還在後頭。歌功頌德的肉麻一套未必管用。把你擺上台當猴子耍的滋味遲早會嚐到。敢講真話就絕不畏縮。有本事的始終能出人頭地。真佩服胡楠仁！誰敢大膽指出蘇步青不會打算盤和錢鍾書的數學不及格？試看全球悼念冰心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抄錄其大量生平傳略。有誰知道一九五八年冰心寫遵命文章「回憶五四」中的自我檢討是她一生中最違心的認罪懺悔。她過去在美國所寫的「寄小讀者」是自由自在抒發。她在大陸遵命寫的「陶奇的暑期日記」就像艾青所說的「違心地硬把膿包寫成蓓蕾」。蓋棺定論比給活人立傳容易。靠替人樹碑立傳混口飯吃也還不至於會餓死。而最了不起則是替自己豎立銅像了。有人想替還活著的作家出「全集」。也好！死後才出書作者看不到。只有愛書人才知道書的珍貴。很高興把書借給愛書人。有一本「名人的後代」借給了蘇大姐就令我大有所獲。她讀後認真的將每位她認識的朋友之資料詳盡寫在小紙張上連同照片夾進各人專訪中。只有愛書人才如此注重書中每一頁每一段。我喜獲那套「中國歷代禁書」才更珍惜自由買書藏書的優越環境。為了下一代我更應該努力營造讀書環境。我先後買了六部英法文百科全書光碟。終於收效了。大女兒找尋關於巴西的資料不必到圖書館翻查。她寫的埃及金字塔滄桑史得到了滿分。小女兒對地圖的認識令老師讚不絕口。她去參觀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畫展前已把生平資料和作品目錄全蒐集。她倆也有幾本集郵冊和剪報簿。不同的是她們的個性更獨立處事更果斷。希望在下一代。清明節只傳到我們這一代就終結了。傳統和現代的取捨總是矛盾的。前輩輝煌的成就和醜陋的劣根性如何承傳棄拾？慶幸孩子們沒有在恐怖的年代生活過。她們不懂什麼是階級鬥爭什麼是大批判。慶幸孩子們沒有問我報章上筆戰究竟是什麼回事？否則我會啞口無言。把人罵得狗血淋頭的鴻文已裝訂成冊。成了歷史見證。白紙黑字永遠洗不去。洗不去那羞愧。洗不去那恥辱。沒有誰能令流水回頭。而時間漸漸沖淡痛苦。而記憶在無奈中下意識的潛伏。只要不再刺痛就成了刀痕傷疤。清明已無淚。清明已無詩。清明再也寫不出二十年前的詩篇。杯中高粱酒的遐想令沸血升至二百度。思維如脫韁的野馬在紙上馳騁。筆下沒有平仄沒有吟哦只有海闊天空只有脈搏跳動。高粱入肚語無倫次就不是飲者！醉後借題發揮指桑罵槐更不配稱為飲者。唸佛經吧！「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也復如是。」(第 134 篇) (1999.04.09)

聯 想

今天是馬克思一百八十一歲生日，地球依舊在轉，除了文人偶爾會寫點東西之外，沒有什麼大不了。姓馬的大鬍子留下了「資本論」讓信徒們絞盡腦汁去鑽研，雖然沒有看到共產主義實現的一天，也沒有預測蘇聯瓦解、東歐變天，但他還是很了不起的，十幾億人不能背孔夫子語錄就愛讀馬鬍子著作，每逢慶典抬他的尊容遊行，他應該死得瞑目也。

八十年前的五月四日，三千多名學生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嚴懲國賊，軍警當場逮捕三十多名學生，後來全都釋放了，北京政府不得不宣佈「批准」三名賣國賊「辭職」，代表團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人就是那麼健忘，也幸好健忘，才不至於舊事重提；也由於健忘，才會造成歷史重演。健忘的人們應該知道，五四運動沒有遭到開槍鎮壓，沒有釀成流血慘劇，沒有通緝名單、秋後算賬，沒有死人。

星期天是母親節，可不應該有健忘的理由。沒有了母親的孤兒，母親節來臨，除了緬懷，就是懺悔，然後是羨慕母親仍健在的人，對那些忤逆不孝子自然而然地產生反感。我曾認識一位不孝子，對母親態度惡劣，呼呼喝喝，而母親對他卻唯唯諾諾，逆來順受，鄰居都看不順眼，問老母親為何忍氣吞聲，她說這是前世欠下的債，今生償還。這話乍聽來充滿迷信，但深一層去想，也不無道理。子女也一樣，他們欠你的，就乖乖聽話，百般盡孝，你欠他們的，如何灌輸倫理教育也無效，他們若是來討債的話，債一天未討夠，你一天也休想會撒手歸西。在泰國有位女子對母親千依百順，殷勤服侍，任由母親操縱她的婚事，下嫁給一位喪妻老頭，她也不敢反抗，幾位老人家都說她是在還前世欠下的債，債一還清，她就走了，果然，一次大車禍，香銷玉殞，她母親還繼承了大筆人壽保險賠償。

人與人之間的緣，也是債。他欠你的，你即使對他多麼冷漠無情，他也會對你格外體貼，你如何做出對不起她的錯事，甚至一錯再錯，她也會寬恕原諒你；若是你欠他的，那就麻煩了，不管你如何循規蹈矩，小鳥依人，他就是不滿意，儘管你如何細心周到，討她歡心，她不領情，緣份盡了，債還清了，勞燕分飛，成了陌路人。凡事順其自然，不必太執著，有緣就結合，沒緣便分開，朋友就更是這樣。你對他多好，有一天會被他出賣，翻臉無情，這也是債；他對你多好，你拒人千里之外，時刻提防，不敢交心，這也是沒辦法，勉強不來。有人問我，你放棄了一切，會否可惜、後悔，我笑

答：「要走就走得瀟灑，不拖泥帶水。」當你離開現場，登高一望，才發現自己困在死胡同中掙扎是多麼可笑。

更可笑的，是克林頓賊喊捉賊。讀雷門上期專欄「那邊飛彈轟轟炸，這邊槍聲砰砰響」，一針見血，針針到肉，將校園槍殺案和北約轟炸南聯盟相提並論，的確是高手絕招。米洛塞維奇釋放三名被俘美軍，並不能阻止北約武力升級，三條美軍的命比千百萬無辜生靈更昂貴。四十多天來對巴爾幹半島的蹂躪，對主權國家的侵犯，對人性的踐踏，是文明世界的恥辱，莘莘學子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把戰爭帶到校園，這就是「以身作則」。

多少人標榜著弘揚文化的美麗幌子，用筆桿子發動圍剿，蹂躪踐踏，惡毒謾罵，還賊喊捉賊，或者這也是「以身作則」，讓下一代有樣學樣。小小的文人圈子，鬥得你死我活，好像有什麼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似的，一定要把對手「鬥垮、鬥臭，再踩上一腳，要它永世不得翻身！」文革時期紅衛兵大字報的那一套全搬到海外來活學活用了，嗚呼！本來相安無事的社區，被搞得雞犬不寧，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教人痛心疾首，令人恥與為伍。慶幸早日脫離污濁漩渦，逃出生天，不看罵人文章，不讀罵人報紙，六根清靜，善哉！(第 138 篇) (1999.05.05)

詞　花

昨天在滿地可三聯書展中，喜購得《詞調詞律大典》，全套上中下三冊共二千九百多頁，約二百萬字，作者是九十高齡的盛配老先生，用了六十載寒暑撰寫此部巨著。該書共蒐集詞牌 1148 譜，計小令 442 譜，中調 268 譜，長調 362 譜，特長調 74 譜，對初學填詞的朋友，是最佳指南。盛老早年追隨魯迅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一生酷愛詩詞，從青年時代開始便蒐集研究歷代詞牌、詞調、詞律，另撰有詩、詞各二千餘首，堪稱詞壇祭酒。

自全唐、五代、兩宋、金元以下，流傳詞作超過 3 萬首，詞調上千，十之八九均為嚴調，而疏調以小令居多，中長調甚少。變體除了少數轉調之外，多數是字數有異，例如《水調歌頭》和《滿庭芳》，有 93 字，95 字，97 字；《八聲甘州》，有 95 字、97 字、98 字，也有在原詞譜上加字或減字，例如《浣溪沙》42 字，《添字浣溪沙》46 字，《攤破浣溪沙》48 字《訴衷情》有 32 字、33 字、37 字、41 字各變體，《攤破訴衷情》則為 47

字，此外，尚有《減字木蘭花》、《偷聲木蘭花》、《添句醜奴兒》、《添字瑞鷓鴣》、《攤破南鄉子》、《減字漁家傲》等。

王國維說：「詩之境闊，詞之言長。」由於詞具有一定的格式和聲調，寫歡快明暢感，抒抑郁婉約之情，其音樂美的效果是平板整齊的詩所難以表達出來的。從最短的 14 字《竹枝》到最長的 240 字《鶯啼序》，一千多個長短句詞牌中，各有所長，其可彈可唱，非絕律能比。自古「詩言志」，詩人想抒發他們放縱的內心感情，就會受到正統文學理論的束縛和指責，即使像敢寫戀情詩的李商隱，也只能寫些「無題」那樣躲躲藏藏的詩。而詞體就大不相同，想多大膽就多大膽，旖旎香艷，憂患悲涼，也因此而被稱為「艷科」、「詩餘」，被視為「小技」，不能入「大雅之堂」，甚至被譏為「亡國之音」。

我最先學填詞是受毛澤東詩詞影響，在學校塗鴉，也沒有老師指導，錯得離譜，不堪一提。定居泰國時，照貓畫虎，每星期寄一首到報社，由於曼谷華人填詞者極少，所以首首都被採用，從 1974-1975 年總共刊了近 80 首，自以為很了不起，洋洋得意，現在篩出來只剩下不足 10 首可以勉強符合詞律。沒有古文根基，沒有作詩積累的經驗，就很難填出一首好詞，充其量只能是以詩入詞，詩詞不分。到加拿大後，購置一系列工具書，對填詞有了新的認識，對詞譜變體也漸漸涉獵，並開始講究聲調韻律，特別是過去對入聲字讀平聲所造成的混亂，得到了糾正，填起詞來就順暢多了。

自從收到汕頭詞家陳國暲老師的《寒香燕詞草五百首》，日夜捧讀，愛不釋手，對我填詞的幫助極大，訂下寫作計劃，在兩年間把常用的 120 個詞牌全部填齊，很高興我終於完成指標，3 年中總共填了 260 多首，加上絕律合編成《無墨樓吟草五百首》，作為第一張成績表，呈交老師指教。

如今再拜讀盛配老先生的《詞調詞律大典》，對詞的四聲有了更進一步的啟示。過去只知道詞譜的平平仄仄，而今還必須講究是「平平去上」還是「平平上入」，這個重大發現，是盛老花了數十年心血鑽研之成果。我在作詩時一直主張嚴格遵守格律，除了平仄不出錯，一韻押到底之外，聲調也很重要，現在看來，填詞也一樣。在律詩中，本句、上句與下句之間，迴避同音調字，例如「東風萬里輕舟過」的「東風」和「輕舟」，就同樣都是「陰陰」，「紅霞似火留人醉」的「紅霞」和「留人」都是「陽陽」，「人間有愛無悲苦」的「人間」和「無悲」都是「陽陰」，「春來大地花如海」的

「春來」和「花如」都是「陰陽」，如此類推，只要同音就盡量避免相遇，讀起來才有抑揚頓挫之鏗鏘聲調。

活到老，學到老，寫詩填詞是一輩子的事，也許再過幾年，你又會覺得今天寫的詩、填的詞很幼稚膚淺，不堪一讀，這就是進步，若你讀回昔日的舊作而覺得比現在好，那就真的「江郎才盡」，正在不斷退步了。(第 146 篇) (1999.07.02)

好　書

陸游詩日：「人生有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袋中所剩無己，而搜書之興趣不減，以至多次吩咐書店留書，竟拖至數月未去取，其難堪滋味，非局外人能理解矣。

好友劉君此次從北京回來，送我一套夢寐以求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全書廿大本，裝成兩大箱，四千三百五十餘萬字，收條目八萬餘條，附圖片一萬五千多幅，是一部大型的綜合性參考工具書，其價值非金錢可衡量。我在八七年一月購得了預訂的那套十卷《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簡編），八六年九月出版，包括七萬一千餘個條目，五千餘幅圖片，約二千四百萬字，出版十年間，在國內外共發行了十七萬套，如今在《簡編》的基礎上編譯國際中文版，今年四月第一版，印數只有五千套，內容增加了近一倍。

《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的資料都很新，觀點也比較中肯，例如在「波爾布特」條目中，除了註明生歿年月日和地點，還在說明中指出：「其極權主義政權給柬埔寨人民造成嚴重苦難，他的極端共產主義政府強迫大批人口撤出城市，造成數百萬人死亡或流離失所，並留下了疾病和飢餓的後果。據估計，1975-1979 年間他的政府造成約二百萬人因強迫勞動、飢餓、患病、受刑或被鎮壓而死亡。」這是大陸出版物中首次公開承認赤柬極權殺人，而在「柬埔寨史」中，也以很大篇幅詳述赤柬暴政：「悲慘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導致了全國性的飢荒和瘟疫，再加上紅色高棉有計劃地消滅受過教育的人、中產階級和其他所有被視為與現政權敵對的人……。」，這些都是過去《簡編》中矢口不提的敏感性問題。而對毛澤東、胡耀邦、趙紫陽、華國鋒、林彪、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等人都有較客觀的評價，也不再迴

避「台灣國民政府總統」的稱號，例如對蔣經國還作出了如下評價：「宣佈解除台灣地區戒嚴令，並先後解除黨禁、報禁及外匯管制，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許多資料顯示，這套書所提供的檔案之可靠性是相當權威的。

這無疑是我所有藏書中最珍貴的一部，也可以說是面世後在萬里以外最先擁有的一部。對照舊版十卷《簡編》，才知道這套巨書在很多方面已改善，每幅插圖都加圖注和供圖單位，紙張、圖片質量都提高，中國條目由原來的二千四百餘條增至四千條，「條目中文標題和內容索引」就是一部可以單獨使用的百科詞典，諾貝爾獎獲獎資料截止至九七年，其它資料也很新，雖然「前言」是寫於去年八月，但許多在八月以後逝世的人物例如黑澤明(1998.9.6)、楊尚昆(1998.9.14)，在八月以後才上台的政要，本書都已註明。

另一部最大型的工具書，是中國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編輯，一九八零年開始陸續按學科分卷出版。全書計七十四卷，約一億字，用了十三年，至一九九三年八月才出齊，我目前只擁有一半，包括「中國文學」二卷，「外國文學」二卷，「中國歷史」三卷，「外國歷史」二卷，「生物學」三卷，「經濟學」三卷，「物理學」二卷，「化學」二卷，「軍事」二卷，其它學科各一卷的還有「民族」、「教育」、「法學」、「考古學」、「天文學」、「地理學」、「電影」、「世界地理」、「宗教」、「新聞出版」、「環境科學」、「音樂舞蹈」、「戲曲曲藝」等，我正在想法子購齊，特別是「美術」卷、「哲學」卷、「語言」卷、「醫藥」卷等，曾到網上找尋郵購途徑，不得要領，給出版社寫信，也是石沉大海，在海外買書難，一點不假。

想買好書，到中國去！這麼大型的好書，也只有在中國才能編輯出版，要是在港台，金錢掛帥、講究裝潢美觀的書商是不會動員數千人、花十幾年時間去搞這門蝕本生意的。港台書籍定價昂貴，一本《二十世紀中國全紀錄》，九百八十港幣，而這部《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二十大本，訂價約二千人民幣，實在天淵之別。好友劉君為了這套書，往書店來回跑了三次，兩大箱數十公斤親自帶回滿地可，其真摯友情，非書價可言也。書比人長壽！擁有一套好書，比擁有什麼都值得，有了你夢想得到的好書，夫復何求？(第 147 篇) (1999.07.09)

書 味

九九中國圖書展定於八月廿九日開幕，展期連續八天，堪稱滿地可華埠一盛事。

這是繼九七、九八後本市第三次大型中文書展，有了前兩次的成功經驗，相信這一次肯定會辦得更好。在時間上，九七年書展是十月十五日開幕，為期五天，九八年書展是九月廿一日開幕，展期一週，今年書展再提前到八月底，對愛書一族來說的確是件喜訊。

猶憶九七書展揭幕，本欄寫了「書展」，篇前是一首鶴頂格七律：「滿城書展隆重開幕」，書展閉幕時，寫「書債」，文前再附首鶴頂格七律：「滿城書展成功閉幕」。九八書展期間，本欄連續三期寫下「書緣」、「書渴」、「書情」，每篇之前也同樣各附一首鶴頂格七律，分別是：「楓華書展開幕喜吟」、「九八楓華書展詩詠」和「九八楓華書展閉幕　」，以示支持。今年書展開幕，還是要寫點東西，而且最少要連續寫它兩期。

翻查本欄一百五十多篇隨筆中，除了兩次書展期間寫過的書展、書債、書緣、書渴、書情五篇之外，與書有關的還有：藏書、獵書、買書、讀書、惜書、出書、好書、書戀、書房、書店、書庫等，合計十六篇，本期再寫篇「書味」，下期的題目暫時未定。

陸游詩曰：「客散茶甘留舌本，睡餘書味在胸中。」書味，除了指書中的韻味、餘味、滋味，也指書的氣味，包括新書的香味、紙味、油墨味。每到書店，就會被這股書味深深吸引著，在書味中流連忘返，久聞而捨不得離去。很羨慕在書店工作的人，每天與新書為伴，對愛書人來說，這股氣味是清香撲鼻、沁人肺腑的，越聞越興奮，可提神醒腦，延年益壽，可消除疲憊，醫治煩躁。然而，到圖書館，就會聞到另一股氣味，內中除了舊書味，還夾帶著陣陣霉味，甚至煙味、酒味、咖啡味、汗酸味，以及一些辨不出的怪味。

每本書都和主人相處過一段或長或短的日子，彼此有感情，所謂「臭味相投」也。書如其人，有的人家中的藏書，書的主人將特製的乾花書簽夾在每一本書中，打開書本，就隱約能聞到幽幽花香。有的人，看書時一杯在手，酒味拌書味；翻書時吞雲吐霧，煙縷繞書；書檯上倒翻咖啡、橙汁，書頁留下了記錄；一邊用餐一邊苦讀，書本沾染飯粒菜汁；抱病床上，與書共

枕，鼻血滴落紙沿，一碗苦藥濺污書皮；讀到傷心處，合起書本，淚珠滴下，濕了書背；忽因有感而抓筆，在字裏行間加點勾圈畫線，在書頁上揮毫眉批。

一本讀過的書，就會留下主人的痕跡，一本讀了不知幾次的書，留下的不止是氣味，還有感情。一部天天都翻查的辭典，才是真正屬於你的辭典。一套愛不釋手的百科全書，上面滿是填寫過的字跡，每天都有新的資料補充，新的內容加入，新的數據更改，當你把全書都填補過，就會對這套完全屬於你的好書情有獨鍾，即使已殘舊，也是新的一套所無法取代。我曾到過一位名人家中，其客廳書架上陳列了一套金線真皮精裝百科全書，嶄新得翻開來都幾乎書頁黏貼書頁，可以說從未被翻過，新書的油墨味十分香郁，把鼻子貼書面，閉上眼睛，深深一吸，香味沁得不想將書放回架上，然而，書雖然很新，裏面的內容有些已經過時，一問價錢，答稱是最昂貴的版本，大約四千多美元，名副其實是裝飾品，與書味極不相稱。問主人有沒有翻查過，他笑答：我都不懂英文，等將來兒子讀大學時才送給他，話聲剛落，只見其妻抱了寶貝心肝出來，肯定不超過兩歲，弄得我啼笑皆非。

書房要有新鮮空氣流通，光線要充足，最重要的，是要經常查看室內濕度、溫度，適時開動抽濕機，提防書房潮濕。藏書最忌胡亂堆積，切莫東一本、西一疊，看過的書，隨手放回原位，要將書整齊排列在書架上，隨時掃抹塵埃，保持乾淨。然而，亂糟糟的書房，也是文人一特色，書味都被茶味、酒味、藥味掩蓋了，書的氣味，只剩下咬文嚼字時嚥下的滋味，吟哦唱詠時留下的韻味了。在袋中無錢的時候，書味和銅臭味一比，就清高不起來了！於是，逐本書翻查，看看那張一百大元究竟夾在哪一本辭典中，看看會否有奇蹟出現：原來還有一張紅色的五十加幣放置在「世界地理卷」中的「加拿大」條目下。(第 154 篇) (1999.08.27)

書 市

書季到了，愛書的朋友雲集本市聯邦大樓，趕書墟，逛書市，齊赴「書之約」。

滿地可第三屆中國圖書展上週日在華埠揭幕，這是唐人街文化界之盛事，我是當天下午才趕往參觀，只見各方書迷蜂擁而至，匯集展攤，瀏覽翻閱，爭相先睹為快。除了上了年紀的愛書人，還有更多年輕的小讀者，從書展中領略到滿地可閱讀中文書籍的風氣，也看到了海外中文書市的新曙光，相信對弘揚中華文化起了推動作用，影響深遠。

書展為期八天，參觀人次可望高達上萬。在海外買書難，賣書更難，這也是吸引讀者前來大開眼界的主要原因，通過每次書展，將新書、好書向大眾推介，讓盼待已久的書迷能大飽眼福，袋中有餘錢的，先選購幾本心愛的好書，不急於買下的，且入書山獵書、下書海漁書一番，尋獲自己夢寐以求的寶藏，找到了追蹤目標後，再逐一據為己有。

此次書展，標價比前兩次便宜，而且書類更大眾化，照顧到不同層次的讀者之需求，故能吸引各界人士。有兩本是關於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的書，都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還珠格格」也算是趕上潮流之選；有一套「老新聞」分為「民國舊聞」和「共和國珍聞」，從一九一九年起直到目前，共十本，是極好的史料，很有參考價值，可惜被拆散零售，內中有幾個年代不見了，若能整套出售就最好。《影響世界的一百個條約》分為人權和軍事兩卷，也很不錯；《二十世紀好萊塢一百部經典影片》、《中國歷代狀元》、《共和國第一代父母官》、《知青舊相片》等都值得收藏。而大型工具書則略嫌少，沒有展出百科全書，是美中不足，有一套十三卷的《漢語大詞典》很值得一買，相信在滿地可書市只有這麼一套。

《全蒙書》是啟蒙經典，包羅萬有，《中國戰爭年鑑》（兩卷）是軍事史料，對歷史上每一場戰爭，由誰任統帥、誰在陣前指揮、兵力調動多少，到採取何種戰略戰術、勝敗原因、歷史教訓等等，都詳盡論述，對軍事史有興趣的朋友，應該買下。

此外，還有《太平廣記》全套十冊、《莎士比亞全集》中譯本全套、《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全套、《南京大屠殺日記》、《儒家智慧語典》、《禪詩鑑賞詞典》等，都很珍貴，特別是《太平廣記》，是一千年前宋代李

昉編修，共五百卷，搜集自漢朝迄五代之間的話本和故事，全書共分九十二類，一百五十餘細目，所引用書目多達四百七十五種，內中選出的小說總共約七千篇，可以說是宋朝以前小說類的寶庫；所引書籍，已大半佚失，賴該書得以保存，書中所錄故事，為後世宋元話本、雜劇、諸宮調、明清小說所取材。

還有一套「三言二拍」精裝本，內中收錄一百九十八篇小說，也很值得收藏。「三言」即馮夢龍編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二拍」即凌蒙初編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馮夢龍與凌蒙初被認為是明末通俗文壇的佼佼者，馮因明被清滅，遂殉節而死，凌則因李自成的軍隊逼近，遂悲憤吐血而死，書比人長壽！三百年來，他們的名字因「三言二拍」而相提並論，堪稱永垂不朽，千古流芳。

書展中其它書籍因愛好有別，沒有細看，如保健、醫藥、功夫、烹飪、美容、佛學等等，也都吸引不少人翻閱。而電腦書籍中，經常與 HTML 打交道，對網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網頁製作」，雖然不是很詳盡，但也可作為參考，有幾本上網的書也有看頭。

此外，你還可以看到大陸出版的金庸小說，有幾套諸如《天龍八部》、《倚天屠龍記》等，還有一本《鄧麗君》，這都是港台文化在大陸的被肯定之例子，氣功的書很多，只可惜找不到批判法輪功的有關書籍，難以一窺全豹。我還看到一套歌集，包括革命歌曲、民歌等，那本《革命歌曲》內中由《國際歌》到《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大約二百首，首首都是膾炙人口的老歌，引吭高唱會將你納入時光隧道回到歷史，回到文革當年。

朋友們說，書展若能安排在星期六那天開幕就更好。中國城需要經常舉辦書展，需要有個大型的書市，出售精神糧食，給書渴的書迷解渴，給書癮的書癡提供「書之藥」。(第 155 篇) (1999.09.03)

詩　狂

一代梟雄，與世長辭，霎時廿年。問千秋毀譽，蓋棺可論，百載恩怨，入土難安。建國功高，殃民罪大，禍福皆因手上權。誰能比？嘆書生意氣，詩劍稱全。

華章語錄流傳，讚筆墨、風騷名滿天。數文韜武略，超今越古；經綸才幹，絕後空前。善用陽謀，兼施妙計，當代無雙忠與奸。思成敗，是龍蛇鴉鳳？青史評鞭。

——沁園春・毛澤東逝世二十週年 1996.9.9

九月九日，是毛澤東的忌日，崇拜他的，就會肉麻地歌功頌德，懷念他的，就會痛哭流涕一番，而怨恨他的，就免不了詛咒叫罵，不管怎樣，似乎沒有誰能忘記毛澤東。

文人能做的事，除了褒就是貶，要麼就吹捧上天，要麼就踩踏下地，千秋功過，任人評說，能說出個所以然來的，究竟有幾人？而最可怕也是最低劣的，就是借題發揮，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竭盡醜化之能事，把毛澤東腐化的私生活繪聲繪影，卻無法動搖他的歷史地位，這說明了什麼？對毛澤東來說，幾聲蛙叫蟲鳴，無損其一代梟雄之形象。

毛澤東的秘書李銳曾寫了一本《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內中提到「毛澤東沒有學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在這方面下過大功夫。馬克思以畢生精力寫《資本論》，列寧在革命之前就精讀過《資本論》，毛澤東大概沒有讀過《資本論》。」「長期的戰爭環境、經典著作譯本的貧乏（他不能直接閱讀外文）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馬克思列寧一樣，在理論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興趣，似乎主要也在實踐方面。」毛澤東對中國古書情有獨鍾，書房古籍滿牆，臥室舊書半榻，每逢開會發言，喜引用典故，介紹古書，晚年大讚秦始皇，搞儒法鬥爭，他的哲學思想將辯證法歸結成《矛盾論》，對立統一規律變成「一分為二」。毛澤東精通《二十四史》，對《孫子兵法》、《戰國策》、《資治通鑑》瞭若指掌，對「三十六計」運用自如，他的思想深受儒家哲學之影響，他的理論更趨向東方，可以相信，他酷愛《紅樓夢》更甚於《資本論》，他實在不能算是馬列著作迷，至少不會是忠實讀者。

毛澤東有個「二十八畫生」的筆名，而他除了姓名二十八畫之外，一生與二十八很有關聯。他生於一八九三年，到一九七六年逝世，享年八十三

歲，可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廿八年。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時他廿八歲，再過廿八年，一九四九年建國，由建國到他逝世，雖然跨不過廿八載，而水晶棺安放於「毛主席紀念堂」恰恰是一九七七年。且不論毛澤東的政績是建國前廿八年偉大，建國後廿七年糟糕，就談他的詩詞，他的文采。

環觀當代政壇領袖，毛澤東的詩文造詣，是無人能匹比的，蔣家父子更是難以望其項背。廿八歲以前，毛澤東的詩作主要是弔詞，《挽易昌陶》、《祭母文》，還有《送縱宇一郎東行》與《蝶戀花・贈楊開慧》；建國前的廿八年，是毛澤東詩詞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他的《沁園春・長沙》豪放、浪漫，寫景抒情都比晚年一些詩詞更臻上乘，而《沁園春・雪》更雄渾奔放，意境高超，是詩詞中最能表現毛澤東內心世界的一闋，在這樣的環境，才能鑄造大手筆；建國後，他貴為至尊，權傾天下，周圍都是御用文人，寫什麼都無所謂，藝術境界也降低了，但還不失為詩詞之尊，《蝶戀花・答李淑一》、《卜算子・詠梅》與《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都是佳作；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權位已達頂峰，他在七三年寫給郭沫若的那首讀《封建論》的七律，政治上、藝術上都乏善足陳，完全不像出自他的筆下，至於《念奴嬌・鳥兒問答》中，毛澤東開了文人在詩詞中講粗口之先例，罵赫魯曉夫「不須放屁」，曾引來不少非議，認為難登大雅之堂，其實他是毛澤東，平常人不敢寫的，他都可以寫，這也能看到他不羈、疏狂的一面。畢竟是當了皇帝，呼風喚雨，目空一切，誰敢批評？環境太重要了，像南唐李後主，能寫出好詩詞的，都是落難時期。

不管怎樣，毛澤東的詩詞，無人能出其右，這是肯定的，國共政壇人物中，除了董必武、葉劍英、朱德、于佑任，有誰能寫一手好詩詞？懷念毛澤東，就應該談他的詩詞。**(第 156 篇) (1999.09.10)**

反 思

算淋淋血債，「五一六」、掀開文革。十年斷魂，河山沉旦夕，曠古悲劇。語錄成符咒，造神崇拜，似蔓延瘟疫。空前浩劫江流逆。叛道離經，殃民禍國，鮮紅海洋淹溺。嘆坑儒小技，秦帝何及？

沾污人格，問誰知黑白？亂扣資修帽，批鬥斥！漢奸罪首工賊，是堂堂主席，匹夫公敵。千千萬、棟樑崩蝕。哀多少、正氣精英殉節，暗無天日。歌聲盡、領袖壽極。論蓋棺、譽毀分三七，焉能永息？

——六醜・文革浩劫三十年 1996.5.28

中共建國五十年，成了本世紀最重要的大事。中華民族的確是站起來了，而站得穩還要付出昂貴的代價。五十年來的悲歡離合，浩劫風波，冤情血淚，筆紙難書；五十年來的艱險航程，崎嶇歲月，坎坷路途，驚心觸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曾撰一聯應景：

回觀半世紀風風雨雨山搖地動，祈祝全神州歲歲年年國泰民安。

報上讀到一首詩，內中有一句：「新中國，睡著了，醒來已經五十歲。」很驚訝作者的含蓄，把五十年的往事用「睡著了」輕鬆帶過，一覺醒來就活了半百，換句話說，那四十九年豈不白活？反右、文革死了幾千萬人，新中國還能睡嗎？改革開放二十年，都在睡夢中，要等到花了三億元慶典才醒過來？這不僅掩蓋負面污點，也全盤否定正面成績。

肯定成績，必須實事求是，而非胡亂吹捧，卻拿不出具體數字，是沒有說服力的。中共的改革有目共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逐漸健全，中國走的航線越來越與社會主義路線背道而馳。當領袖穿西裝打領帶，變數已開始。老百姓不再背語錄而是全面向錢看，口袋中不再是糧票飯票而是鈔票股票，知識青年不再是上山而是下海，不再去北大荒墾土而是去北美洲淘金，深信只有經濟起飛才能救中國。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夜總會、舞廳、酒吧，有高級房車、豪華別墅，有泳裝選美、模特兒大賽、流行音樂榜。

其實，有誰願意過那整天開會批鬥的鬼日子，全國男女都穿軍裝，戴像章，背語錄，讀毛選，八億人只看八個樣板戲，只讀兩報一刊社論，僵硬的臉上沒有笑容，沒有真情流露，喊口號公式化，寫文章千篇一律，老是高呼

政治掛帥，時刻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人與人之間相互猜疑、警惕、攻訐，天倫喪盡，人性扭曲，那是多麼可怕的年代。

冷戰結束，新一代崛起，守舊頑固的老朽正不斷被淘汰、被取代，世界正步向更理智的明天，中國更不例外。新梯隊逐漸形成，胡錦濤、溫家寶等第四代正在接班，相信他們會適應新世紀的國際關係，以法治取代人治，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國以民為本，民生至上；權依法是根，法治圖強。」這是我為五十大壽所撰的另一聯。

每次喜看新血湧現，總是寄望一番，都希望有所作為。猶憶鄧小平十五年前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他左右邊的是胡耀邦、趙紫陽，當時普遍認為是鐵三角，鄧小平戲稱他個子矮小，天塌下來有胡、趙兩人頂住。十五年後的十月一日，江澤民穿中山裝登上天安門城樓，論資排輩，夠資格站到城樓上的已經很了不起，而能夠站在江澤民左右的，是李鵬和朱鎔基，其餘是政治局常委，這是中共目前最高決策層，是大權在握的領導核心，十幾億人就圍繞著這個核心團團轉，成敗禍福，不是聽天由命，而是聽「江」由命。

和十年前剛從上海平步青雲進入中南海的江澤民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看他在閱兵時躊躇滿志，威風凜凜，就和鄧小平十五年前一樣，高喊「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其丹田中氣十足，神情鎮定泰然，可見已牢牢掌握實權，胸有成竹；而當遊行隊伍抬出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三人之巨幅畫像，就更明顯向世界宣佈，江核心不但已形成，而且有超毛蓋鄧之勢。寫此文時，江澤民正在歐洲訪問，這是他今年第二次訪歐，他近年頻頻出國，是件好事，證明江核心已經逐漸穩固，可以放心遠行，中國對國際間重大事件的表態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多與世界領袖會面，相信對今後積極參加國際事務很有作用。(第 163 篇) (1999.10.29)

漫　筆

工友的兒子才十九歲，因腦積水入院開刀，手術失敗，兩天過去了，一直沒有醒過來，昨天醫生將氧氣拔掉，終於宣告不治，葬禮在本週末舉行。若是在昏迷狀態下被推進手術室，還可以接受不醒的事實，然而，這位病患是清醒地向父母訣別，還安慰雙親不必驚慌，腦科醫生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如果手術成功的話，全家到巴黎歡度千禧元旦。

黑色的萬聖節前夕，噩夢降臨，埃及航空公司九九零班機墜落大西洋，機上二百一十七人無一生還，給空難史增添另一宗慘劇。上週一，繼小肯尼迪夫婦之後，美國高爾夫球巨星史超域的座機也從四萬五千英尺墜下，魂斷南達科他州。這些無辜罹難者，誰都不肯相信死神正向自己招手，更不會預料到還有六十天便是千禧年，竟然無法跨越下世紀。

萬聖節前幾天的星期三，亞美尼亞五名暴徒闖入國會大廈，槍殺了總理、國會正副議長、部長等八名政要，這些不幸的遇害者之葬禮於昨天舉行。而在挪威奧斯陸，世界領袖聚集，追悼四年前被刺殺的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又是槍械下喪生的犧牲品。為推動中東和平，太多人流血，以巴領袖握了不知多少次手，簽署了多少和約，竟然沒有辦法兌現，這說明了什麼？恐怖活動還會繼續，暗殺還會升級，民族、宗教之爭，不是朝夕能平息。

在印尼，新總統瓦希德上任後，決定從東帝汶撤軍，結束了歷時廿四年的武裝佔據，看到了和平獨立的一線曙光。猶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八日，東帝汶宣佈脫離葡萄牙獨立，九天後，印尼軍隊開入該國，將其兼併，成為第廿七個省份。東帝汶爭取獨立運動從未放棄，致力於推動獨立的兩位神父貝洛和拉莫斯—奧爾塔還榮獲九六年諾貝爾和平獎。

領土完整、納入版圖與歷史是分不開的，獨立或統一還要尊重歷史。東帝汶是於一五二零年淪為葡萄牙殖民地，而印尼自一五一一年起便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先後盤踞，最後由荷蘭人控制了政治、經濟命脈，實行殖民統治達三百年，日本入侵三年後向盟軍投降，印尼宣佈獨立，而東帝汶仍然是葡萄牙殖民地，換句話說，印尼在歷史上從未統治過東帝汶，不能因為同屬帝汶島之地域關係而硬要東帝汶納入印尼版圖。

改朝換代，就經常從國旗國歌開始，但不知東帝汶獨立後將採用哪種國旗和國歌。柬埔寨在西哈努克執政時是君主立憲王國，國旗是五三年擺脫法

國殖民統治宣告獨立的第一面藍紅藍吾哥國旗，國歌是那首「天佑我王」；七零年三月十八日龍奈（朗諾）將軍發動政變，推翻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成立高棉共和國，自任總統，國旗國歌更換，集郵簿中可以從當年的舊郵票上看得到這面國旗；七五年四月十七日，赤柬攻佔首都金邊，建立紅色政權，改名民主柬埔寨共和國，國旗當然是血紅的，國歌也是充滿血腥味的；七九年一月，越南軍隊扶植了韓桑林政府，推翻波爾布特殘暴統治，國名改為柬埔寨人民共和國，依然是紅旗，旗上的吾哥圖案由三塔改為五塔，國歌沒改；九三年西哈努克國王回國執政，宣佈恢復七零年以前的王國稱號，並恢復採用獨立後最古老的國旗、國歌。然而，一直以來，電腦百科全書光碟中，所採用的柬埔寨國歌，都是赤柬政權的那首「鮮血染紅祖國大地」，最新版本的「世界百科全書」、「格羅里埃百科全書」、「因卡達百科全書」、「康普頓百科全書」等也都只改國旗，沒有改國歌。每聽到那首幽靈歌曲，思維會回到影片「戰火屠城」的恐怖年代，凌晨四點鐘集合，在毛毛細雨中唱血腥國歌，毛骨悚然。

朋友問我：如何能在痛罵聲中快快樂樂的過日子？如何能酒照飲、詩照吟、文章照寫，究竟有何秘訣？為什麼不能？活著，就應該樂觀些，虎口餘生後，有什麼比能活下去更重要的呢？比起死神招喚，冷嘲熱諷、毀謗中傷，這些小兒科，又算得了什麼？都過去了，那場不醒的噩夢終於該醒了。還有最後五十多天，就再也見不到一九九九，展望千禧年，還是老話一句，能否每個人都看到千禧來臨，仍是未知數，天有不測風雲，像台灣大地震，像南韓大火災，像埃航空難……，樂觀的說，應該有機會歡度元旦的，祈禱吧！(第 164 篇) (1999.11.05)

詩　季

兩年前，曾在報上刊登過一篇「推廣雅文化」的短文，如今重讀，依然回味無窮。

文中談到朋友勸我少寫難讀得懂的舊體詩詞，多寫淺白易曉的散文，謂這裏是海外，沒有多少人能接受平仄押韻的陽春白雪高雅文化，我當時引用了一則小幽默來作答：

兩名分別來自英國和日本的鞋子推銷員不約而同的一塊抵達非洲某落後地區，準備拓展鞋業新市場；翌日，他們各自向其總公司發回電報。英國人報怨道：「這裏的人根本不穿鞋子，我明天就啟程返回倫敦。」日本人興奮的說：「這裏的人還沒有穿鞋子，我會留下來。」從赤足到開始穿鞋，再進化到鞋的審美，是個漫長的過程。詩詞創作也一樣。

古體詩詞的國粹在海外弘揚，從無人欣賞到踴躍應和，從對影獨吟到聯珠唱玉，從沒有知音到引起共鳴，更是一次雅文化的昇華。由於在海外很難買到韻譜、詞譜等工具書，增加推廣古體詩詞之困難；年青人接受西方教育，對中華文化望而生畏，敬而遠之，能閱讀華文報刊已不容易，遑論推敲詩詞，以至對古典詩詞產生一種「高不可攀」的錯覺。

本欄曾於今年三月寫過一篇《詩會》，希望能呼籲滿地可一群喜愛中華古典詩詞的朋友組成吟苑，當時還預定於端午詩人節成立詩會，由於時機未成熟，不能如願組會，但醞釀、籌備工作一直在進行中。如今，在詩友的催生下，十一月六日，「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終於宣告正式成立。凡事最重要是起步，有了開始，有了發端，就一定有希望。

中華古典詩詞源遠流長，是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詩會的唯一宗旨，是繼承這份遺產。要推廣、弘揚，必須先保護、繼承；要保護，就必須全力捍衛，嚴格遵守詩詞格律；要繼承，就必須認真學習、虛心研究。對古詩詞不同版本，盡量保留原貌，對各家校點評鑑，取捨慎重；切忌擅自更新、增刪、篡改古籍；切勿隨便更改詞譜，創新韻律；對詩詞中的精華部分，努力吸收，其質疑部分，細心研究，務必使這數千年瑰寶不受破壞、損毀。

詩會是成立起來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匯集各方詩友，再與其他地區詩會聯絡。以詩會友，是騷壇雅事。每逢年節，騷人墨客雅集，唱酬步韻；不定期出版詩詞特輯，刊登詩友作品，介紹各地詩壇近況，舉辦詩詞講座，暢談作詩填詞心得，討論唐詩宋詞鑑賞……。

在法國巴黎，有「龍吟詩社」，在美國紐約，有「四海詩社」，在多倫多，有「湖楓詩社」，在泰國，有「湄南河詩壇」，在中國大陸，更有各省各市的「中華詩詞學會」，能和詩壇前輩聯絡，相互唱和，切磋詩意，推敲修辭，品評把盞，實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詩會始於流派，戰國詩人屈原，首創騷體，宋玉、唐勒、景差等步之，是為詩壇最早群體；漢武帝在柏梁台和群臣唱和，稱「柏梁體」，開騷壇酬唱之先例；兩千年來，詩詞流派上千，每個朝代都有新體倡導，有「田園詩派」、「山水詩派」、「邊塞詩派」、「宮體詩派」、「新樂府詩派」，有「婉約詞派」、「豪放詞派」、「格律派」，有「太康體」、「元嘉體」、「永明體」、「西昆體」等，都在探索中發揚光大，這是值得肯定的。詩詞創作，一脈相承，在不否定古人的前提下，才能自成一格，創出新風格來。

曾讀過一篇文章，談到新韻詩體，主張「平仄開放、韻體改革」，「從昔人所創制的格律和平仄的枷鎖中解放出來，讓原來屬於人民的詩歌由封建士大夫手中的自我陶醉的浮華浪麗玩物重新回歸於人民。」根據這一主張，平仄中入聲字沒有硬性規定是仄聲，可以將「國、革、讀、活、合、學、黑、滑」都列入平聲，「十三覃」的字可以與「十四寒」、「十五刪」通用，「十二侵」獨用的字可以與「十一真」混為一體，「心、新」「深、身」不分，「音、因」、「侵、親」同韻，「南、難」、「三、山」通押，「藍、蘭」、「含、寒」一樣，那將不再是繼承遺產，而是誤導下一代，古典詩詞的命運將可悲矣。

詩季已到來，詩的芬芳正傳播，詩的魅力正發揮，願所有喜愛詩詞的朋友，聚在一起，陶醉在雅文化的氣氛中。歡迎詩友們踴躍創作，以詩詞吟詠，迎接千禧龍年之降臨。(第 165 篇) (1999.11.12)

詩　路

其一

吟苑群雄聚滿城，詩家喜結鷺鷗盟。才高莫嘆文無價，誼貴方知筆有情。

刻燭奪袍留雅史，題襟詠豆鑄芳名。灞橋驢背思佳句，畫壁旗亭後世評。

其二

楓鄉墨客喜嚶鳴，貫耳聯珠唱玉聲。雅集承傳唐宋律，騷壇繼奏漢秦箏。

筆風文雨詩杯滿，詞露吟霖韻蕊生。把盞飛觴留好賦，蘭亭千古頌群英。

——賀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二首

詩路途遙，同仁相伴，有德不孤。喜讀懷石兄「賀城中雅士組詩會脫穎」，奉和一首，興致隨詩起，欲罷不能，再賦兩律，拋磚引玉，祈盼高賢雅正，誠懇向各方吟友索和。

拙作用了幾個典故：「鷺鷗盟」，比喻隱退世俗，澹泊無爭；「刻燭」，是指南朝竟陵王蕭子良刻燭作詩，作四韻詩則刻一寸，燭點完一寸詩成；「奪袍」，是指唐代宋之問在武則天御前作詩，文才優美，受到武后誇獎，將已賞給別人的錦袍又奪回賜給他；「題襟」，是指唐代段成式，與李商隱、溫庭筠彼此吟詩唱和，合編有「漢上題襟集」共三卷；「詠豆」，是指魏文帝曹丕命其弟曹植作七步詩，借喻文思敏捷，出口成篇；「灞橋驢背」，是指唐朝相國鄭啟於灞橋風雪中騎驢索句，觸發詩思，真情流露；「畫壁旗亭」，是指唐代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人在旗亭雅集，賭歌伎演唱誰之詩作；「嚶鳴」，語出「詩經」：「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是比喻詩友間同氣相求、意氣相投；「蘭亭」，是指東晉王羲之邀文人於蘭亭雅集之文酒盛會。以上幾處用典，皆與吟詩酬唱有關。

寫詩最怕沒知音，吟唱還求有共鳴。迢迢詩路上喜遇幾位吟友，共踏征途，彼此唱酬往來，切磋詩藝，不亦樂乎！每有詩文，爭先傳閱，斟酌品評；遇上難題，推敲咀嚼，獲益良多。也碰過幾位虛心好學的詩迷，筆紙隨身，詞牌在手，袋中時刻將平仄韻譜帶著，終日吟哦不斷。騷壇新血，詩蔗漸甘，詩情正旺，勤筆耕耘，漸臻佳境。喜見詩空明麗，詩樹成林，詩燈不滅，詩火長傳，千秋詩業，後繼有人，古典詩詞創作正掀起另一高潮。

詩途坎坷，有志拓荒者開山闢地；詩路崎嶇，有心開墾者冒雪衝風。詩國五千年，詩書成萬卷，詩海網羅，詩山尋寶，必能滿載而歸。詩航萬里，詩岸待登，數歷代詩家輩出，有幾人能千古留名？詩園共聚，詩酒同觴，問當今顯貴紛紜，有幾位可百年長壽？

凡事講緣份，詩緣就更重要了。這幾年來，在詩路上的朋友不少，長輩尤多，有緣能共唱和的，卻寥寥無幾，除了長幼有分，尊卑有別，還是詩緣難覓。有些朋友，詩興很高，詩書滿腹，但不喜揮毫，認為是附庸風雅，無病呻吟；有些朋友，詩如泉湧，一瀉江河，但只求順口，格律莫談，不分平仄，匆匆下筆，一氣呵成。這些朋友，詩詞潛力大，創作很多，動輒連篇，其實他們之瑕疵，是很容易糾正的，只可惜自尊心作祟，過不了面子這一

關，無法拋開包袱，明知是錯了，也不想或不願改，任由一錯再錯，的確令人遺憾。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我也有疾，但完全出自一片熱情，對某些朋友的詩詞提了意見，以至產生誤會，這是我事先估計不到的。曾經有位詩友，被傳聞傷害，謂他是我教出來的學生，他之所以能夠寫一手好詩，是由我傳授；此誤傳令到這位朋友很不高興，而我自己仍然蒙在鼓裏，不知真相，直到有一天，從他口中得知此事，如雷轟頂，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經過這一次慘痛教訓，我對別人的大作，再也不敢隨便批評，並嚴正聲明，我從未收過任何人為徒，也從未教過任何人作詩。至於切磋詩學，無緣的，說了也等於白說。

詩路上，多少名家都被別人稱為老師，我就認識一位享譽詩壇的大師，曾問他究竟收了幾位入室子弟，答曰：「一個也沒有！名氣所累，他們自己稱我為師，卻寫不出好詩，有損師名。」我本想叩首拜師，經他一說，再也跪不下，當然也就無法師承絕學，可惜！(第 166 篇) (1999.11.19)

詩　業

其一

劈開荊棘尋詩路，忍掩傷痕強邁步。苦辣辛酸筆底嚐，炎涼冷暖壺中訴。

推敲聲檻韻門攀，斟酌吟茶詞海渡。貫耳蛙鳴未足奇，紅梅自古群芳妒。

其二

雪夜杯醇醺作賦，唱酬獨飲詩鄉住。韻音充耳少憂愁，絕律盈壺多樂趣。

筆捲風雲墨有緣，曲傳山海歌無數。唐薪宋火國魂留，有賴精英持繼赴。

——詩路吟哦感賦二首

本欄近一百七十篇隨筆中，談書和詩的文章超過四十篇，其中談詩論詞的共計十八篇，包括：《押韻》、《平仄》、《填詞》、《詩緣》、《唱酬》、《詩品》、《詩友》、《絕句》、《典故》、《聲律》、《詩花》、《改詩》、《詩會》、《詞花》、《詩狂》、《詞譜》、《詩季》、《詩路》等。弘揚古典詩詞雖然談不上，但繼承是可以肯定的。

凡是熱愛中華傳統文化的人，對舊體詩詞這份寶貴的遺產，一定會加倍珍惜，對致力於保護、捍衛、繼承、弘揚古典詩詞之工作，肯定會給予支持和鼓勵，在這一點上，態度是很明確的。詩會成立後，有許多詩友、文友賦詩寫文章祝賀，魁華作協多位朋友在電話中表示贊同，相信絕大多數文友還是支持詩會的。

詩詞創作，乃千秋大業，非一朝一夕可臻佳境，儘管前程多荊棘，還是有曙光的。正因為古典詩詞已瀕臨絕境，更有賴諸君竭力搶救。

滿地可詩界藏龍臥虎，吟友眾多，騷人雲集，是北美各大城市中罕見的。這幾年來，從報章上剪存的詩詞作品中，有超過三十位刊登大作。這群喜愛舊體詩創作的吟友，是本著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而寫詩，各有自己獨特的風格，有不同的創作形式，是古典詩詞的生力軍，令人肅然起敬。

上述各位詩壇吟友，有的已擱筆多時，有的偶爾創作，有的堅持不懈，吟唱不停，大家多未見過面，神交紙上，心儀詩中，若有緣共聚，雅集盟鷗，必能令騷壇轟動。以詩會友，步韻唱酬，抒懷嘆詠，覓句推敲，切磋斟酌，弄月吟風，實乃人生一樂事矣。願有興趣聚盟的詩友，互相聯絡，廣結詩緣，善莫大焉！

詩業宏圖，有待諸君開創，詩史長篇，還賴高賢撰寫。在古典詩詞式微的今天，「隔洋猶有漢家風」，還有一群志趣相投的騷人墨客，在困境中捍衛詩詞遺產，這又說明了什麼？若問有什麼奇蹟，那就是「禮失而求諸野」了。雖然力量薄弱，但潛力很大，只要有決心，有信心，有恆心，詩苗一定能根深柢固，詩業終將會發揚光大，薪火傳承不斷。

談論詩詞，切磋詩藝，是本欄開創的初衷，而且會一直寫下去，拋磚引玉，敝帚自珍，將寫詩心得和盤托出，希望詩友們交換意見，如此而已，絕無唯我獨尊之嫌，更非捨我取誰之意，知我諒我也。(第 168 篇) (1999.12.03)

詩 興

其一

遠征詩路喜吟哦，酬唱途中樂切磋。月影花叢思太白，雪泥鴻爪話東坡。

陶公隱世虛名少，杜老悲秋熱淚多。數盡歷朝榮辱史，豈聞騷客惹干戈？

其二

合掌孤平苦琢磨，蜂腰鶴膝舞婆娑。行吟杜賦哭三別，臥讀離騷詠九歌。

韻海揚帆騰雅浪，詩湖泛櫓捲聯波。推敲斟酌留餘味，不覺時光若箭梭。

——作詩有感二首

詩是有感而發，詩是心靈吶喊，詩不是公式，詩不是一加一等於二。詩不能用長短輕重來衡量，有的詩只有幾句，已囊括山河大地，有的詩，雖多達千言，卻一點也不覺得長。杜甫「秋興」八首，堪稱千古絕唱，元遺山「論詩三十首」，更為後世尊為作詩典範。

最難得的，是杜甫「秋興」八首，全是七律，遇秋而遣興，秋字意少，興字意多，身居巫峽，心憶京華，對叢菊孤舟，見喪亂殘景，撩起悲秋心緒，一發不可收拾。學杜詩，以此「秋興」八首和「詠懷古蹟」五首為範例，必能獲益。手頭上有一本《中共巨頭詩詞選》，內中收錄朱德「秋興八首用杜甫原韻」，可以看到朱老戎馬生涯的另一面；這組詩寫於一九一九年，朱德三十三歲，參加護國討袁戰爭後，駐防瀘州，與軍長趙又新等人在朱家山組織「江陽詩社」，以文會友，以詩言志，是吟懷辛亥革命、護法戰爭的史詩。

元好問二十八歲那年作「論詩」三十首七絕，是這位金朝大詩人的創作綱領，組詩評論了自漢魏以至唐宋各朝許多重要詩人和流派，提出他自己的創作主張。其中第廿一首曾批評詩人互相唱和，陳陳相因，駐足不前，對宋代以來盛行的唱和次韻提出尖銳的抨擊。元遺山主張寫詩要有真情實感，反對為作詩而作詩的「唱酬」；然而，他晚年和韻之作，在詩集中比比皆是，而且是愈老愈多，與年青時所提出的初衷相違背，這又說明了什麼？

劉祁「歸潛志」云：「古人贈答，皆不拘韻字。迨宋蘇（軾）、黃（庭堅），凡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迴以出奇。」可見自蘇東坡、黃山谷之後，

唱和之風始盛。蘇、黃兩人唱酬往往疊韻數回至十數回，因難而見巧，藉以得奇句。以詩會友，始於酬唱，步韻（次韻）、依韻、用韻，是騷壇雅事，許多詩友神交已久，心儀多年，因唱和而相識，憑步韻成知音，箇中滋味，非同道者無法理解矣。至於步韻框框，熟能生巧，難不倒有心人也。

近數月來，詩壇開始升溫，新知舊雨，雲集報章，堪稱喜訊。吟苑唱酬，詩門滿座，筆墨馨香，是抵加廿年來前所未聞的新景象。在海外喜見中華傳統文化初露曙光，心情特別舒暢，詩興隨之而起，滿腦子平平仄仄，一出口陰陽上去，創傷的心靈得到了醫治，久擱之禿筆增添點勁頭，迷途的吟友，又回到詩路上，重整行裝，繼續跋涉，攀登詩嶺。

感謝「華僑新報」撥出寶貴版面，給詩友發表作品，儘管雅文化不斷遭到摧殘，依舊堅持不懈，一如既往，全力支撐，這也是新報深受讀者喜愛的原因。搞文學創作，不搞筆戰，才是正道。將文化生活納入健康的軌道，的確不容易。辦報不難，辦一份有水平、有份量的好報就的確不易。打開報紙，是詩書香味、文藝錦圖，而非刀光劍影，血肉模糊，是典雅文章，浩然正氣，而非市井罵聲，人身攻擊，這就有賴報人的道德勇氣和良知了。

詩國大門開敞，歡迎詩友光臨，這兒沒有硝煙火藥味，只有吟哦酬唱聲，不必高攀文學殿堂，只求輕訴詩心韻腑，正如雪梅先生說的：「詩賦薰陶節氣升」，「詩苑吟哦尋雅興」，一定能「會心愜意筆花生」。喜讀胡楠仁君「秋賦」七首，作詩之勤，誠屬難求，詩詞創作，海闊天寬，若能衝出樊籠，打破框框，相信更上層樓矣！願與胡君切磋共勉。

千禧在望，正是吟詩作賦的好時節，以迎接千禧為主題，填詞作律，各自發揮，集成專輯，將會是一次「千載難逢」的良機，期待各方雅士揮毫，為千禧動筆，為詩苑添花。(第 169 篇) (1999.12.10)

詩　潮

其一

唱酬悠樂剖心談，律苦詞甜韻味甘。吟苑錦奇枝葉茂，詩空亮麗海天藍。

筆花吐艷繁文圃，騷墨飄香郁報壇。夢裏常懷唐宋月，異鄉歸雁總飛南。

其二

把盞推敲醉未酣，詞園花朵正苞含。墨香薰染小書屋，靈感迴旋古韻潭。

千首粗詩懷杜李，一壺濁酒慰劉譚。喜知騷客風流在，步玉來遲感歉慚。

——詩緒抒懷二首

中國素有詩國之稱，各類古典文學形式，以詩為最燦爛，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掀起壯觀的詩潮，其勢不可阻擋。詩起源於民歌，濫觴於詩經，發軔於楚辭，經歷了風、騷兩種樣式之洗禮，而至漢賦、六朝樂府，到了唐代已臻成熟完整的格律詩新階段；詞產生於初、盛唐，中唐以後逐漸流行，而到宋代達至頂峰；元代散曲雖未能成為與詩詞並肩，但口語化更深入民間；明詩、清詩因小說盛行而略為遜色，但仍不失主流地位。白話文自五四運動至今，不足百年，新詩之歷史更短，以艾青於八零年寫「中國新詩六十年」計，則有八十年歷史，新詩發展到現代詩，也不過五十年間的事，和數千年詩史相比，還是太嫩、太年青了，儘管這半世紀式微，中國文學詩潮還是以古典詩為主，這是無法改變的。

新舊詩之間其實根本就沒啥矛盾，寫舊體格律詩或白話新詩，只要報紙肯撥出版面刊登，誰也管不著。我自己也寫了好幾年新詩，還出了一本《泣歌詩集》，後來才覺得要挑戰格律詩，學好古詩詞，但依然喜愛剪存有水準的新詩。寫詩評的朋友，一定要客觀，就詩論詩。雅俗文化的劃分，見仁見智，本來就模糊不清，王朔把金庸、瓊瑤、成龍、四大天王都歸入四俗，又能改變香港人口味嗎？

也許，唱酬步韻，在某些人眼中就俗不可耐，而好此道者卻大有人在，有清一代大詩人錢謙益，就曾將杜甫「秋興八首」原韻步了十三疊，一共一百零四首之多，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一生寫了九千多首詩，其中七千首是他最後二十年歸隱所作，大多步韻抒懷，唱酬言志。魯迅舊體詩數量不算多，

但態度嚴肅，其「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園主人韻」，遣詞煉字，典雅清新，令人嘆詠再三，迴腸盪氣。儘管聞一多曾用「帶著鎖鏈跳舞」來形容寫格律詩之苦，他還是無法否定舊體詩的成就。艾青說過：「我不會寫舊詩。好的古典詩歌，我很喜歡。總的來說，我受古典詩歌影響較稀薄，而主要是受外國詩歌的影響的。」

毛澤東曾認真說道：「要我讀新詩，除非給我一百塊大洋。」他給陳毅改過詩，並寫了長信，闡述律詩要訣：「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也沒有發表過一首五律。.....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

因傳統詩詞而使漢字更加優美。因為要講究格律，就增加難度，有了格律，就會使詩大為增色，富於美感；因為押韻，聽起來順耳，讀起來順口，富於音樂美；有了平仄，就會抑揚頓挫，聲調和諧，富於節奏美；有了對仗，使詩句整齊，意思相對，富於形態美。

中共領袖除了毛澤東、朱德、董必武、葉劍英之外，陶鑄也也深諳七律，他在文革冤獄中贈其妻曾志兩首，感人肺腑，堪稱史詩。林彪曾被趙樸初在詞中稱為「一堆餿狗肉餵了蒙古喇嘛」，他也寫了兩首「西江月・重上井崗山」，但畢竟難登大雅，不敢恭維。

江澤民曾於國慶卅五週年時填過一首「浣溪沙」：「晝夜歡騰沸廣場，紅旗銀鏡放新光。開屏孔雀上天堂。　屋脊螢屏欣會聚，中華兒女共歡狂。革新電子要先行。」當年他還是電子工業部長，國務院電子振興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李鵬），翌年便出任上海市長，五年後果真是「開屏孔雀上天堂」，登上中共權力最高峰，再讀此詞，人面桃花也。

毛澤東詩詞註解，以郭沫若、臧克家為權威，今年九十四歲的臧老寫了六十年新詩，晚年卻酷愛古典詩，他的七律曾寫道：「詩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燈花幾度紅。」因靈感而半夜三更幾次起床，挑燈作律，其切身感受，流露無遺，相信作詩朋友一定會引起共鳴。

詩潮澎湃，詩浪淘沙，詩聲迴盪，詩海連天。趙樸初曾倡議政府搶救古典遺產，建立百所幼童古典學校，可惜未見下文。雖然如此，上海古籍出版社每年仍大量刊印古書，而且整理校點工作也從未間斷；我收到很多國內朋友寄贈的古詩集，也列了大陸各省市和民間詩社名冊，大約有兩千家之譜，

可見中國對古典文學還是非常重視的。《中國詩魂》於九五年三月中曾作過統計，全國每年發表的舊體詩作約有七、八萬首，台灣每年有五千首，港澳地區每年也有近二千首，這個數字說明了傳統詩詞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即使日本、越南、南韓等國之文化都被漢詩薰陶，手頭上有日本研究中國詩詞泰斗吉川幸次郎著的《中國詩史》，還有兩位日本漢詩教授前野直彬、石川忠久編著的《中國古詩名篇鑑賞辭典》，對中國文學遺產視若瑰寶，耗盡畢生心血研究，令炎黃子孫汗顏。每期都買滿地可越文雜誌，內中有一專欄，是介紹中國古典詩詞的，今期還配合千禧龍年，加了一幅「歲寒三友圖」，文章題為「迎春談詩與酒」，另一篇則介紹中國詩書畫，內中還提及清初傑出畫家朱耷（八大山人），真可謂「牆內開花牆外香」，怎不發人深省呢？(第 171 篇) (1999.12.24)

詩　盟

其一

唱酬歲月樂崢嶸，管鮑掏心肺腑傾。絕處猶能逢海瑞，他鄉有幸識韓荊。

且吟肝膽足斯願，誓化詩詞報此生。筆墨隨緣扶幼晚，先驅後繼締鷗盟。

其二

吟壇才子盡崢嶸，步玉聯珠把盞傾。墾拓修園繁藝果，劈荒開路斬文荊。

宋詞唐律千年在，漢賦秦音百紀生。誰道無人尋古韻？天淵雪國有詩盟。

——奉和「詩盟」原玉敬呈譚銳祥詩翁二首

以詩會友，以詩結盟，這是騷壇雅事。凡是對中華文化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會承認古典詩詞流傳千年，經久不衰，雖然目前寫的人不多，愛好的人卻不少，有興趣創作舊體詩詞的朋友，聚合為盟，互相切磋，取長補短，這就是所謂「研究會」的真正定義了。

屈原和宋玉可稱為最早結詩盟的鼻祖。元稹與白居易，兩人相互酬詠，往來贈答，凡所為詩，自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開歷代騷人步韻之先河，史稱「元白」。元稹在給當時的宰相令狐楚之文中，說他自知詩才無法超過白居易，故襲用白詩舊韻，另再給他寫一首唱和詩，這等於是要難倒對

方，可惜從此以後，文壇上競相模仿，有的才氣根本不夠，韻腳相等，意思雷同，和所贈的詩毫無兩樣，結果文壇大師們追究起來，往往就歸咎於元和詩體的過錯，奈何？

相傳漢武帝在柏梁台與群臣唱和，每人吟一句同韻的七言詩，聯成一首，故稱「柏梁體」；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並稱「三曹」，提倡用樂府舊題歌詠新文，形成「建安風骨」；孔融、阮瑀、應瑒、陳琳、劉楨、徐幹、王粲等七位詩人，合稱「建安七子」；魏晉時期阮籍、嵇康（並稱阮嵇）、何晏、王弼、夏侯玄、鍾會等詩人，以崇高老莊玄學，表達憤世思想，史稱「正始玄言詩派」；魏晉阮籍、嵇康、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等七位詩人，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竹林七賢」；西晉武帝太康時期，陸機、潘岳，並稱陸潘，詩風綺麗，稱太康體，追求格律工整，講究辭藻華美；以東晉陶淵明為代表，一掃玄詩虛無風氣，開創了寄情於山水的「田園詩派」，對後世影響極深遠；南朝宋代詩人謝靈運、謝惠連，與齊代詩人謝朓並稱「三謝」，功力同在山水詩，而謝朓和沈約還共同開創「永明體」；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山水詩流派謝靈運、顏延之、鮑照等，開創「元嘉體」，並稱「元嘉三大家」；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詩人沈約、謝朓、王融、蕭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稱「竟陵八友」，他們根據沈約的「四聲八病」理論，對平仄韻聲開始有了格律，是為「永明體」；南朝齊、梁時期出現一種專寫宮中淫樂、悱惻纏綿之綺麗派詩風，其代表人物是梁簡文帝蕭綱，步其後塵的有徐摛、徐陵、庾信、劉孝威等，形成「宮體詩派」，因徐陵將這些詩收入「玉台新詠」中，故宮體詩又被稱為「玉台體」。

初唐詩人上官儀，詩風婉媚，深受太宗、高宗寵信，顯貴官僚多仿傚，稱為「上官體」；初唐詩人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改變宮體柔弱輕浮之風，使五律漸趨成熟，並奠定七律之形式，並稱初唐「四傑」；唐代開元、天寶年間，詩人王維、孟浩然、儲光羲、綦毋潛、裴迪、祖頲、常建、劉長卿、韋應物等，並稱「山水田園詩派」；盛唐期間，描寫邊塞征戍生活的詩人，以高適、岑參（並稱高岑）為代表，還有王昌齡、李頎、王之渙、崔顥等，形成了「邊塞詩派」；李白和杜甫，李商隱和杜牧，皆並稱「李杜」；韓愈、孟郊並稱「韓孟」；孟郊、賈島並稱「郊寒島瘦」；唐代詩人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並稱張王）、李坤等倡導詩歌運動，稱為「新樂府詩派」；白居易與元稹酬詠，於唐憲宗元和年間稱「元和體」，於唐穆

宗長慶年間稱「長慶體」；唐代詩人溫庭筠和李商隱，並稱「溫李」；唐代詩人韓偓，多寫豔詩，因有「香奩集」，故稱其詩體為「香奩體」；晚唐詩人皮日休與陸龜蒙，並稱「皮陸」；晚唐、五代詞人溫庭筠、皇甫松、韋莊等共十八人，因其作品被五代後蜀趙崇祚輯入「花間集」，而被稱為「花間詞派」；五代南唐君相以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元老馮延巳為代表，世稱「南唐詞派」。

北宋真宗到仁宗時期，詩人楊億編「西昆酬唱集」，收入他與劉筠、錢惟演等人詩作，被稱為「西昆體」；北宋蘇洵與子蘇軾、蘇轍，並稱「三蘇」；北宋詩人蘇軾與黃庭堅唱酬從未間斷，並稱「蘇黃」；北宋後期詩人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四人，同稱「蘇門四學士」，後來又加上陳師道、李廌，並稱「蘇門六君子」；北宋詩人黃庭堅、陳師道等廿五人，合稱「江西詩派」，要求作詩字字要有來歷，形成「瘦硬風格」；宋代詞家以秦觀、賀鑄、李清照、歐陽修、晏殊、晏幾道、周邦彥、柳永為代表的「婉約詞派」；宋代詞家以蘇軾、辛棄疾（並稱蘇辛）為代表的「豪放詞派」；南宋詞人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等，詞風豪放，與辛棄疾合稱「辛派」；南宋詞家以姜夔為代表，還有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王沂孫等人，並稱「格律詞派」。明末崇禎進士為吳梅村(吳偉業)，長於七言歌行，初學「長慶體」，後自成新吟，後人稱之為「梅村體」。與錢謙益、龔鼎孳並稱為「江左三大家」。

回顧唐宋以詩結盟之詩史，流派紛陳，百花齊放，到了元、明、清，逐漸為戲曲、小說佔主流，民國初則提倡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詩盟日漸式微。今日能有幾人結詩盟？真可謂「以稀為貴」矣！能在天涯海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騷壇詩友結詩盟，除了是詩緣，相信也是造化。(第 174 篇)(2000.01.14)

詩朋

其一

騷壇酬唱覓吟朋，煉字推敲雅趣增。唐宋神遊開眼界，古今漫步亮心燈。

浮沉韻海千尋浪，跋涉詩山百丈冰。暴雪寒流何太急？壺中明月正初升。

其二

平風仄雨有知音，雪夜開壺樂獨吟。韻筆生花評勝劣，詞塘詠月嘆升沉。

書樓進出書香染，詩路來回詩友尋。流水高山難共曲，子期焉遇伯牙琴？

——雪夜獨吟二首

詩朋酒侶，舊雨新知，唱酬步韻，此乃人生雅事，其箇中情趣，非同道能解矣！其實，舊體詩詞，本來就是少數人文學，由於格律甚嚴，不易學成。或有人指吟詩作賦，純屬小圈子玩意，局外人不能參與，那也是沒法子的事。所以，詩朋不易尋，倒也是真的。想推廣弘揚，唯一途徑，是鑽研探索。首先就要不存任何疑心，全盤承接，認真研究，虛心學習，對繼承古人遺產，毫不懷疑，對保衛古人心血，絕不含糊。

詩朋不計年齡、不分國界，神交已久，心儀多時，雖沒見過面，但憑詩為友，唱酬不斷，成了知交。日前收到一份遠在四千公里以外的加西愛民頓市傳真，有位年逾八旬的老詩人，筆名石翁，寫了一首七律「次韻和寒夜抒懷」刊於報上相贈，詩前還加了短序曰：「偶翻舊報，見先生寒夜抒懷詩，深感格律嚴謹，與濫竽客輩之詩、聯，但求樣似有別。」他的詩寫道：

讀罷抒懷詩興添，深知格律守規嚴。奇詩偶見刊園地，失韻常多現眼簾。

國粹本涵精且博，異邦濫作酸為甜。但求文友能開導，且把清音釋我嫌。

遠居汕頭的著名詞家陳國暲老師，也是未曾謀面、紙上論詩而結下師生緣的。他勸我要惜墨如金，詩詞要送給真正的知音，不要隨便送人詩集，不要將所學用於無謂之交際應酬上，「天外有天不易知」，令我獲益匪淺，終身受用。

有些詩友，思路如流，作詩勤奮，潛質尚優，堪稱多產，是可造之材，只可惜不講究平仄，又不知如何去向他指出錯處，眼看一直錯下去，很為他

不值。的確，詩的格律很嚴，框框束縛，但只須明白要訣，就能迎刃而解，勢如破竹，像有位朋友，以前也寫很多詩，就是不分平仄，後來知今是而識昨非，決心糾正，詩風大變，詩速神奇，一飛千里，把以前比他好的朋友都遠遠拋到後頭，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他的例子，給那幾位詩友一個啟發：不按格律，寫一輩子詩也是原地踏步，收效極微，只有認真學好韻音，分清平仄，掌握律聲，才能脫穎而出，有所收成。

有些朋友寫詩，只求順口，不講平仄，例如「豪情生風助奔馳」、「神農耕耘值金秋」各七個字，除了「助」字和「值」字外，其餘每句的六字都是平音，「紅梅吐豔笑玉樹」，後面五個字都是仄音，要是他們能夠明白格律，就不會再犯錯；要是他們知道「一國兩制」四字都是讀仄聲，「活、合、佛、黑、滑、學、革、極、說、協、俠、雜、蝶、禿、服」都是讀入聲，就不會再用錯平仄了。就因為這樣的目的，詩朋成立了「研究會」，歡迎有興趣的詩友都來參與，相互切磋，不懂才要研究，取長補短，通過「研究」這兩個字，由不懂到懂，道理就是那麼簡單。

最後，你得出了的結論是：知音難覓，更何況是共鳴？好的詩友，是敢指出你的錯處，肯幫你糾正弊端，願為你找尋毛病根源，就算得罪你也要將你詩中的失粘不協之處吹毛求庇一番，而不是憑空大讚，又說不出好在哪裏，不斷豎大拇指，卻不知道為何用典，也不明白對仗工整。

也有些詩友，很謙虛好學，勤練詩文，詩中尋樂，態度認真，一絲不苟，每有新出爐詩作，總是即傳來先吟為快，一發現有出錯，立刻找尋補救良方，刊出前再細心巡查，不敢掉以輕心，這樣的詩朋，是好榜樣，應該向人推薦。他們的秘訣只有一條：虛心請教。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些詩友的成就，不同凡響，假以時日，其造詣會更深，一定能寫出自己獨特的風格來。

詩會成立至今已兩個多月，十二位詩朋在「新報詩壇」上先後發表的詩作已超過八十首，這個成績是不錯的，也可以說是以前從未見過的。希望多一些詩友寫舊體詩，別怕寫不好，只要肯大膽去試，放膽去寫。「拿出作品來！」詩詞評論故然重要，但只有創作，才是最有說服力的。多交幾個詩友，多幾位詩朋發表詩作，把好的作品向讀者推廣、介紹，互相學習，探討根源，交換寫詩經驗，掀起舊體詩創作熱潮，能做到這些，也就是研究會的成績了。願與詩朋共勉！(第 175 篇) (2000.01.21)

詩　評

其一

新報騷壇古韻吟，滿城酬唱覓知音。千年國粹弘宣廣，半畝文田播種深。

莫乞虛名摧傲骨，還求正道鑄詩心。共鳴空谷聲迴響，好句杯中樂酌斟。

其二

唐宋風華貫古今，悠悠千載幾浮沉？禮求海外傳詩火，根紮天涯繫藝林。

唱玉聯珠騷客詠，犁詞耕硯雅歌吟。推敲咀嚼餘香在，夢裏常留韻味尋。

——詩壇感詠二首

嘔心瀝血創作詩詞，若能獲得恰如其分的賞析，客觀中肯的評語，就是對心血結晶的珍惜，對作者的尊重。相反，若將詩作意思曲解，或自作聰明，胡加評論，無疑是越描越黑，幫了倒忙。「詩無達詁」，歷代詩評家，除了典故的注釋，有幾人能恰到好處對詩意推猜揣度，對詩境細心玩味？既然無法完全領會詩中原意，更何況是評析、欣賞、專論，這就非尋覓知音不可了。

那本一千五百多頁厚，洋洋一百八十三萬字的《毛澤東詩詞大詞典》，集注釋、評析、專論於一爐，卻都是千篇一律的推崇，費盡心思的褒讚，幾乎每一首都是完美無瑕的精品，每一句都是空前絕後的佳句，特別是以權威注釋自居的郭沫若，字裏行間，奉承吹捧，流露無遺，這不是正確的詩評，這是對作者的敷衍。例如，毛澤東《蝶戀花·答李淑一》最後兩句：「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臧克家解釋為壯士犧牲，「感天地、泣鬼神」，連嫦娥也落淚；郭沫若立刻反駁，謂毛澤東原意是「忽然傳來消息：中國革命勝利了，大家便都歡喜到了極點而眼淚滂沱起來。」只有王力認為：「“曾伏虎”等於“已伏虎”，不說“已”而說“曾”是由於平仄關係。」而周振甫則指出：「“舞、虎、雨”這三個韻腳跟上文“柳、九、有、酒、袖”不同韻，作者自注：“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比起郭沫若，王力和周振甫還是敢言的。

毛澤東曾說過：「我的幾首歪詩發表以後，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的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他對詩評還是肯接受的，

例如《長征》中「金沙水拍雲崖暖」，毛澤東就批注：「浪拍改為水拍，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建議改的，它說不要一篇內有兩個浪字，是可以的。」「長征」一詩中除了「浪」字，「千、水、山、軍」等字都重覆使用，而且「難、寒、丸」是「十四寒」韻，「閒、顏」是「十五刪」韻，這些都是《 毛澤東詩詞大詞典》中沒有提到的。在大陸還一直很流行「東、冬」「江、陽」韻同押，見怪不怪，特別是將一百零六個韻合併成卅七個韻的那本《詩歌韻腳詞典》，流毒很深，誤傳極壞，給初學者造成不良影響。

李清照精通音律，她的《詞論》一文，評點論談，尖鋒銳利，在她的筆下，五代以來的詞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十全十美：她評南唐中主李璟的「小樓吹徹玉笙寒」，乃「亡國之音哀以思」；評柳永《樂章集》，「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評晏殊、歐陽修、蘇軾，「雖學際天人，然作為小歌詞，皆句讀不葺之詩」；評王安石、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評秦少游「主情致而少故實」，她直言不違，認為蘇東坡的詞不可唱。詩評不易為，更不易褒揚貶抑，像李易安這樣率直敢言的詩評家，既要說真話，又不怕得罪人，今世已不多見了。

在海外，由於寫舊體詩的人越來越少，詩評就更不易，只得從褒下手，多發現詩中優點，少挑剔些微錯處。先從起碼的詩詞格律鑑評，再談意境，賞析精華，這些都不可能用過嚴角度要求，既使「一東、二冬」通押，「隆、龍」混淆，「忠、宗」同韻，孤平合掌，也只好寬鬆處置，多將著眼點放在全詩意境上，除非平仄不分，韻音異部，其出錯已經太過離譜，才忍心放棄。

曾在譚銳祥詩翁的辦公室牆上，看到一幅蒼勁書法，是他在二十幾年前寫的一首七絕「五十感懷」：「丹心未老鬢先凋，歲月無情感禿蕭。何日蒼穹貽我願，歸田耕硯息闤闠。」在商場長袖善舞，在僑界叱吒風雲，而詩人夙願，始終是「歸田耕硯」，學五柳先生，採菊東籬下；譚銳祥詩翁在「慶賀千禧」一詩中嘆道：「去國縈思情似昨，歸田耕硯迄無期」，他吟道：「幸有良朋同祭酒，何須名位動干戈？」他深信「筆恨文讎詩會化」，指出「名浮譽假非吾道」，「詩壇豈有烽煙火？」他真情流露詠道：「無情不念期終始，有道真應共死生」，讀其詩句句鏗鏘。

自詩會成立以來，本欄已先後寫了詩季、詩路、詩業、詩興、詩展、詩潮、詩盟、詩朋，加上這篇詩評，共計九篇，這不是什麼研究成果，只是一些心得，願拋磚引玉，互相切磋而已。(第 176 篇) (2000.01.28)

雅　集

其一

辰歲尋龍品醴醪，五知堂裏韻如濤。寒門縱飲留香墨，美石精雕識銳刀。

論畫聽絃萌雅興，題詩落筆醉風騷。三聯作罷狂吟樂，平仄開春古意高。

其二

墨滿寒門酒滿壺，喜將白鶴比屠蘇。騷壇傲骨三癡客，藝海狂龍一大夫。

脫俗書生輕譽毀，超塵雅士淡贏輸。我行我素詩心潔，無怨無爭德不孤。

——庚辰正月初二訪五知堂與寒門書生、懷石兄雅集二首

欣值龍年吉日，又逢週末假期，豔陽送暖，瑞雪迎春，親朋來訪，不亦樂乎！拜年電話頻頻，祝福聲音屢屢，遠方賀卡齊來，利是滿裝春意，小孩喜獲紅包，果然還有些年節氣氛。

大年初一清晨，照例獨吟開筆，滿屋墨香，心潮起伏，一闋《水龍吟》填罷，詩情澎湃，再讀《東坡樂府》，陶醉於蘇門壇主無羈豪放之才情中，「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快哉！

傳真機不斷接收祝賀詩詞，有法國花都九十高齡的薛世琪老師之《水調歌頭・迎新辭舊》，由巴黎同學轉來，有亞省愛城曾任歐老師的七律《喜慶千禧龍年感賦》二首，還有多倫多張清老師的《庚辰龍歲小吟》，雖遠在天涯北國，「隔洋猶有漢家風」，怎不教人快慰，是該痛飲！

初二開年，好友楊君到訪，寒舍生輝，閒談話舊，從《雍正王朝》的雅到《還珠格格》的俗，由於好學，凡不明白之詞，隨時記下，窮究追根，翻查歷史地圖冊，尋找馬嵬坡位置，鋪開金國舊版圖，捧讀《民族百科全書》，研習匈奴、回紇根源，搜羅突厥、契丹史料，探討女真、蒙族祖先，又談小仲馬的《茶花女》，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及《飄》的作者

米切爾死後五十年才能有續集等等；他近期將旅遊澳洲、紐西蘭，特向我借閱許多澳紐旅遊參考書。

與楊君吃頓開年飯，飲了瓶紅酒，有些醉意，剛與楊君辭別，恰逢懷石前來，相邀拜訪寒門樓主，又馬不停蹄，驅車踏雪，抵五知堂，門前只見大紅龍字，方曉寒門樓主肖龍，此行可謂尋龍也。一進廳中，墨香四溢，樓主揮毫，文風古雅，筆走龍蛇，字追逸少，頗有右軍神韻。樓主以扶桑白鶴酒權比屠蘇，飛觴賀歲，酒過三巡，大家技癢，開始吟哦，樓主率先撰寫一聯，規定每人依次，即席成聯，限時十五分鐘，宣紙留書落墨，這可是別開生面的雅集，應該記下。

樓主聯云：「赤竹東坡爭絕妙，鈍刀醜石領風騷。」他既謙稱自己是鈍刀，又戲呼懷石是醜石，而把東坡赤竹之典故渾然用上，其疏狂傲骨，自信不羈，書生意氣，都在聯中表露無遺。

懷石聯云：「寒門半醉欣墨白，瘦骨微痴笑龍狂。」當時醉意正濃，痴情尤甚，他自嘲瘦骨，而將樓主比狂龍也恰如其份，此聯將座中諸位都嵌了進去，工整精雕，韻聲平穩，好聯！

我忝陪末座：「美石銳刀懷雅興，蕪詩淡墨醉風流。」此聯因贈懷石，故將其名嵌入，改醜石為美石，譽鈍刀為銳刀，謙稱拙作是蕪詩淡墨，點出了醉意，以雅興對風流，平淡無奇句。

三聯書寫成六幅，題詞蓋章落款，樓主還書長序，叮嚀拍照留真；窗外風呼雪蓋，堂中酒暖情長，樓主佳餚設宴，消磨浪漫燭光。打開話題，野馬脫韁，風箏斷線，海闊天空，由歐洲文藝復興談到達文西的「蒙娜麗莎」、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像、拉斐爾「雅典學院」，扯到貝多芬、莫札特，談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古德曼的活字印刷，又談八大山人朱耷，談唐三彩，談昆曲，談古玉入門，分辯璫、環、璧、琮，又回憶童年為溥心畬大師磨墨……，耳邊聽到古箏絃曲，聽到琵琶獨奏，聽到唐朝張繼的《楓橋夜泊》，整個人沉醉在一片唐音宋調中，思維的野馬在時光隧道上揚蹄馳騁，回到了古希臘、古羅馬、古中原、回到了古絲綢之路……。

這是一次難忘的聚會，事先沒有絲毫準備，形式完全放縱自由，下筆抒懷，吟詩感賦，天馬行空，東拉西扯，地理人文，漫無邊際，欲罷不能；沒有硝煙戰火，不須謹小慎微，何計功名權位，豈隨世俗潮流；有德不孤，無

爭寡慾，莫管凡夫濁賤，但求雅境清高；疏狂無罪，瀟灑有因，我行我素，獨往獨來，誰能奈汝何？像這樣的雅集，是應該推廣，而且越多文友參加越好，恰因騷客高標互重，不怕文人恃傲相輕，玉石金聲，火花迸發，蔚為奇觀，實乃文壇佳話也。(第 178 篇) (2000.02.11)

詩　聲

其一

雪舞風吟蓋滿城，獨聞此處有詩聲。相逢韻海同舟渡，互拓文田共筆耕。

步玉推敲邀眾彥，登壇酬唱會群英。古音繞耳多風雅，陶醉吟遊樂趣生。

其二

韻音騷雅響全城，海外稀聞誦古聲。尤喜報壇詩樹種，又欣文漠韻洲耕。

只緣豁達吟飛雪，何必哀傷嘆落英。諸子天涯揚國粹，飽嚐苦樂慰餘生。

——詠新報詩壇二首

詩有詩的格律、語言、聲調，詞有詞的韻味、迴音、意境，陰陽上去，仄仄平平，抑揚頓挫是作詩的最起碼要求，把音律詩聲用在日常生活中，能令言辭愈益鏗鏘，可臻文句更加優美。

「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根據這條原則，你會忽然發現，許多廣告賀詞、喜喪聯句、電影片名、文章題目，都在詩聲韻律中，只不過少人研究。先由四字構詞說起，將「生日快樂」改為「生辰快樂」，把「庚辰龍年」換作「庚辰龍歲」，就因平仄不符之例；「文人相輕」四字皆平，故有「文人自古相輕」，用「自古」把四平分隔，「畫虎類犬」四聲全仄，才加「畫虎難成類犬」，以「難成」將四仄分開。有些成語不能直入詩中，主要原因還是不符平仄，例如「賊喊捉賊」、「一敗塗地」、「唾手可得」、「水落石出」等，四仄相聯，「人微言輕」、「空言虛辭」、「文如春華」、「焚書坑儒」等，四平互貫，都是詩家大忌，作文題字，切勿用之。

有些平仄失粘的慣語，第二字和第四字同聲，也難以入詩，例如雙百方針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上句「花」、「放」是平和仄，是合格的，下句「家」、「鳴」都是平聲，就出格了。像這樣的文句，在平常說話

則無所謂，若寫成作品，應盡量推敲。讀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叢書，其書名很講究，「康熙大帝」、「雍正王朝」、「話說乾隆」，都是第二、四字分明的範例，電影片名也可一談，「魂斷藍橋」、「萬家燈火」、「甲午風雲」、「早春二月」等，平仄分明，鏗鏘悅耳，印象很深。文章題目若能講究一番，特別是詩篇，應該謹慎命題，就更引人入勝。

唐代詩人杜牧的「山行」七絕中，「霜葉紅於二月花」，第二、四、六字本來平仄分明，誰知茅盾將詩改作「霜葉紅似二月花」，成了長篇小說書名（1942 年），把平聲的「於」改作仄聲的「似」，一字之差，「葉、似、月」都是仄聲了，怪不得東瀛學者石川忠久認為，茅盾可能不懂寫古詩，故修改古人詩句而渾然不覺。然而，名氣令人不敢懷疑過錯，是能理解的。相傳李白登臨黃鶴樓時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中，在「律詩」條目下注明：「唐代律詩在定型化過程中和定型後的創作實踐中，都存在變例。在定型化過程中，有些律詩不完全按照格式寫作，崔顥《黃鶴樓》即前半首古体格調，後半首才合律。」手頭有本《黃鶴樓晴川閣詩詞賞析》，搜羅歷代名家唱詠詩篇數百，皆遠勝當年崔顥，奈何！古風不必拘泥平仄，樂府只須聲韻協調，律詩不可失粘，平仄務求合格，無價可還也！

如此看來，凡四字詞或以上者，奇數即第一、三、五字可平可仄，偶數即第二、四、六字就必須平、仄、平或仄、平、仄相間隔。港台電視有些節目命名很好，例如「歡樂滿東華」、「慈善星光耀保良」，但也有失粘的，例如「萬千星輝賀台慶」，「千、星、台」三字都是平聲，若將「輝」字改為仄聲，就完美了。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詩林遺事」一書，搜錄百篇，標題全是七言詩句，可惜大都出錯：「詩中豪情感懷多」、「蘭桂聯芳傳佳詞」，實乃美中不足也！要做到抑揚頓挫，就必須字正腔圓，聲清意重。詩聲不一定吟詩才講究，寫作言談，公文書信，一樣可行，本欄《雅集》、《雲煙》和本文，文首貫穿篇末，奇偶相間，全依平仄，絕不含糊。(第 180 篇) (2000.02.25)

詩　聚

吟朋韻侶，締結鷗盟，赴詩之約，不亦樂乎！喜知多市胡楠仁君東來滿地可，久別重逢，舉杯共聚，酬唱一番，人生快事也。無奈匆匆聚散，又送別胡君歸返多城，詩思回味，遂寫此文。

前週六，懷石兄來寒舍，相邀拜訪譚翁壇主，並給胡君設宴洗塵。亂絮漫天，冷風撲面，我們冒雪飛車，晉謁譚翁，聆聽教誨，談韻問詩，四個鐘頭就在唐聲宋調中溫馨度過。窗外棉團飛雪越來越大，廳中韻味聊談愈晚愈濃，不覺時光流逝，只知詩緒潮升，我們兩後輩猶上了堂課，不捨得到鐘放學。譚翁回憶當年刻苦學詩之片斷，對我們啟發很深，他將作詩經驗詳加論述，毫不保留，例如談到律詩平仄竅門，譚翁秘訣是：七言的第二字和第六字必須同仄或同平，否則便知出錯，這對於初學入門者的確是條捷徑，可少走許多冤枉路；他還相信，滿市隱藏著不少韻林高手，若能匯合起來，形成浩蕩詩流，詩會就能壯大。我們還斟酌寫詩意境，各人風格，以及吟壇新秀如何發掘栽培等細節。喜愛詩詞的朋友很多，對未來海外詩壇之燦爛前程，我們很樂觀。

六點半，胡君電話告知抵步，約定於唐人街聚合。分離三季，相見雪中，倍增感慨，悲喜交加，我們在京菜館以北京填鴨接風，談天話舊，酒薄情濃，唱酬之詩路將數百里距離拉近，歲月之雕刀在每個人臉上留痕，胡君父女風塵僕僕，難掩倦容，猶存雅興，對日前分韻作詩之事，大表讚揚，並提議今年端午詩人節再舉行雅集，即席揮毫，詩詞書畫，共冶一爐，將作品彙編特輯，整版刊登，留存紀念，譚翁表示可聯絡其它詩友，共同合辦。夜闌散席，我們又在雪中分手。

翌日星期天下午，我約胡君前往磨璞坊探尋詩人懷石兄，這可是難忘的一次詩之約。一進客廳，映入眼簾的，是一幅詩人蒼勁雄渾的書法，鐵筆銀鉤，嘆為觀止；詩人之愛女也擅長國畫，尤工仕女。而令我們眼界大開的，是懷石兄的古玉。他大量蒐羅出土之史前文物，特別是對公元前 3500 年的紅山文化和公元前 3300--2200 年的良渚文化這些新石器時期文化，有很深之研究，家中古玉，價值連城，對紅山文化的豬龍玉玦（龍胎）尤酷愛，還有良渚文化長琮、獸面紋玉琮、圓璧，羊脂白玉、藍田玉、以及玉貔貅等。問懷石兄，為何取此名，他從懷裏即時取出龍胎古玉，方知「玉石常懷」也，又問書房「磨璞坊」之由來，答曰：璞乃質地未純之玉，其成份為五分之三

是玉，五分之二是石，謙稱瓚而不稱玉也；玉不琢，不成器，取名磨瓚坊以自勉。正如惜玉近痴的寒門書生，自稱「研玉生」，在古玉界兩名鑑賞專家面前，請千萬別班門弄斧大談古董。

參觀懷石兄收藏的玉石，聽他談品石之三神韻：「瘦、漏、透」，聽他回憶由印尼回大陸讀書的往昔，就讀北京地質學院參加文革大串連的經歷，冰天雪地由首都走到韶山的難忘日子，在海南島荒山勘探的艱險生涯，在香港歷時廿三載的地質工程師歲月，包括各期地鐵的大型隧道工程，歷時九個月的新機場填海施工等基建工程，最後又如何走上詩詞之路。懷石兄感慨陳詞：從赤道番邦到中土九州，從十里洋場到天涯雪國，對龍這樣孜孜不倦的追尋、持之不易吟懷的燕趙之士，所聞所識，不知凡幾，自己只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龍、玉、詩三者是中華文化的縮影，有緣結識詩壇吟侶，在古詩中找到人生新路，是一生中最值得令他快慰的事。我們觸景生情，各自暢懷訴衷曲。懷石兄端來自釀新醅，是醒黑糯米酒，尚未揭盅，專等我們來後方才隆重開醒，醴醪瓊漿，滿室酒香，我建議每人各賦詩詞，懷石兄文房四寶齊全，正可展舒腕力，盡情落墨，瀟灑自娛。大家各展所長，懷石兄作元曲，胡君賦七律，我試填詞。約莫幾杯酒功夫，三君交稿，相互誦吟，懷石兄作大石調《陽關三疊》並序：

庚辰二月初四，朝起喜見春霖化雪，青苗半露，又聞胡楠仁君將僕僕東來，乃急邀白墨，笑告寒舍粗釀一醒待揭盅，二君惠然肯來捫蝨而談乎？

滿城初雨欲爭春。卻灑得水黯山低，果然詩情逸。卻灑得水黯山低，果然詩韻遠。卻灑得水黯山低，果然詩境引人。

共傾倒，邀君試我新醅酒，七君三友，淡利輕名洗俗塵。共傾倒，邀君試我新醅酒，神州依舊，偏不信西出陽關、眼前無伯倫。共傾倒，邀君試我新醅酒，偏不信西出陽關、眼前無伯倫。

胡君七律賦成，三友爭相傳閱：《千里訪懷石》

雪落冰窗疾騁東，嚴寒欲阻起狂風。神交筆往誰懷石？鐵畫銀鉤我抱熊。

四七雙豬談軼事，兩千三子笑蒼穹。書生不記人間恨，受辱猶歌世大同。

我最後才呈一首《驀山溪・磨瓚坊呈懷石兄》：

書香作伴，璞玉勤磨瓚。良渚與紅山，五千年、源流浩瀚。懷中美玦，閱盡古今秋，朝代亂，亡秦漢。出土人間換。

龍胎細看，歲月從何算？考證問方家，扣劉門、唐音輕喚。跟隨韻律，探索史前時，新醅滿，詩腸灌。騷雅堪驚嘆。

夜深了，向磨瓚坊主人辭別，相聚八小時足以一生牢記，謹以此文，與其它詩友們同分享。(第 184 篇) (2000.03.24)

談 詞

唐詩、宋詞、元曲，是中國韻文學史上的三座高峰。《白雨齋詞話》：「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清。」在兩宋三百廿餘年的吟壇上，創調六百六十，列體一千一百八十，留下了上千名作者兩萬多首詞作，上承唐詩、下啟元曲，是中華古典文學最珍貴的遺產。

詞與詩不同，詞要在承詩與啟曲之間。詩是自吟自唱，可深入淺出，較注重理性，詞是唱給別人聽的，訴諸直覺的，偏重感性的，即使在說理時也常通過形象來表現。李清照《武陵春》：「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一剪梅》：「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聲聲慢》：「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秦觀《鵲橋仙》：「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詞就是這樣清新，不添枝加葉，一聽就明，切勿用冷僻生硬字，更盡量避免呆板、凝澀、晦昧，如蘇東坡《永遇樂》：「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淺白如水，含意盡在不言中。王國維《人間詞話》：「詞忌用替代字」，「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

詩和詞不同之處，在其表現手法。「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那是詩，「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這是詞。同樣是悼亡妻，元稹《遣悲懷》寫道：「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而蘇東坡《江城子》則吟出「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傷感。

毛澤東的詞，成就比詩大，他在一九二零年填了一首《虞美人・贈楊開慧》：「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怎難明？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曉來百念皆灰燼，倦極身無憑。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此詞寫得溫柔悱惻，纏綣纏綿，是一首真情流露的戀詩，三十七年後

的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給李淑一的回信中卻說：「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寫了罷。」他於是填了《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但已沒有當年的浪漫、溫馨。他的《卜算子・詠梅》多次修改，把「獨有花枝俏」的「獨」改「猶」，「梅亦不爭春」改「俏也不爭春」，「她在旁邊笑」改「她在叢中笑」，詩味大增。郭沫若也填了一首，但相形見絀。

按譜填詞，先要弄清音律。詩，只講平仄，詞，則要辨陰陽平、上、去、入五聲，不但平仄有定格，「上去」、「去上」也不宜顛倒。例如，《齊天樂》、《眉嫵》、《永遇樂》、《瑞鶴仙》等調裏，「去上」分明：「歸來"暗寫"」（史達祖），「斜陽"淚滿"」（吳文英），「空江"歲晚"」（周密），「蘋花"弄晚"」（王沂孫），「園林"未暑"」（張炎），這些都必須嚴格遵守「去上」聲律，不能隨便用其他仄聲取代。而「去」聲字更為緊要，特別是在句首用一領字的「上一下四」，大都用「去」聲。這些「一字逗」多數是虛詞，如：「但、正、又、漸、更、甚、乍、尚、況、縱」等，有些是動詞，如：「對、望、看、念、嘆、算、料、悵、恨、怕、問」等，如毛澤東兩首《沁園春》中，「"看"萬山紅遍」、「"望"長城內外」就是例子。

接下來是要弄清詞牌的宮調。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叫做七音，等於現在西樂中的 do、re、mi、fa、sol、la、si；分十二律，每個詞牌宮調各異，正宮惆悵雄壯（齊天樂、破陣子、虞美人），中呂宮高下閃賺（西江月、鎖窗寒），南呂宮感嘆傷悲（一剪梅、木蘭花慢），黃鐘宮富貴纏綿（喜遷鶯、東風第一枝、醉花陰），仙呂宮清新綿邈（望海潮、滿江紅、桂枝香、風入松、南歌子、八聲甘州、聲聲慢），大石調風流蘊藉（清平樂、驀山溪、念奴嬌、六州歌頭），小石調旖旎嫵媚（蝶戀花、渡江雲），商調淒愴怨慕（憶秦娥、高陽臺、解連環），般涉調拾掇坑塹（沁園春、離亭燕）。賀喜不可用悼亡宮調，哀傷不宜填歡樂詞牌，《沁園春》用在祝壽時可用《壽星明》，就像《金縷曲》可用《賀新郎》，《烏夜啼》宜改稱《相見歡》等等。

各朝詞話類書不勝枚舉，手頭上有（宋）羅大經的《鶴林玉露》，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譚獻的《復堂詞話》，周濟的《存齋論詞雜著》，馮煦的《蒿庵論詞》等不下六十種，而當推盛配歷六十載寒暑撰寫的《詞調詞律大典》為集大成，其巨著厚三千頁，約二百萬

字，對每個詞譜的聲律都詳細列明，哪個字必用「上」，哪個字不能用「入」，都標出五聲，能擁有一套，終身受用也。有了盛配巨著，舒夢蘭的《白香詞譜》就顯得單薄極了。

本欄論詩已近四十篇，而談詞只寫過「填詞」、「詞花」、「詞譜」三題，以隨筆之體裁寫詞論，力不從心，篇幅有限，只能點到為止；我自己雖然已填滿一百廿個詞牌約三百首長短調，但水平還很膚淺，「以詩入詞」、上去入聲不分的缺點還很多，謹以這篇短文，拋磚引玉，滿地可喜愛詩詞的新朋舊友，若能因此而掀起一股填詞熱潮，積極揮毫，踴躍參與，則斯願已足矣！(第 186 篇) (2000.04.07)

詞 牌

詞是先有曲調，再根據曲調填上詞句的，每首詞的歌譜，就稱為詞牌；牌就是譜，後來詞演變成曲，曲的歌譜也稱為曲牌。詞是一個詞牌一個調子，故詞牌又稱詞調。詞牌各不相同，要用某個詞牌填詞，就得按照該詞牌規定的段數、句數、字數、平仄、用韻等格律去填寫，不可有差錯。若不依詞牌之規定，寫出來的，只是字數相同，卻不能彈唱，那僅是「填字」，不是填詞。

一首詞若沒有詞牌，讀者就無法知道是屬何調，必須按字數、句式去翻查詞譜，像上週王先生的「紅楓葉」，報社發表時，把最重要的詞牌名字《水龍吟》給刪去了，變成一首沒有調子的長短句，而且上下闋也沒分開來，我必須逐字點數，再從同樣是一百零二字的《石州慢》、《瑞鶴仙》、《齊天樂》、《水龍吟》、《花犯》、《慶春宮》等調中去求證屬於哪個詞牌。猶憶數年前我也曾寄去一首《離亭燕》，刊出時詞牌不見了，只剩副題，這是多麼無可奈何的事。

詞牌在唐代便有，但不是很多，主要是教坊樂曲，到了宋代，詞人不斷創新曲，詞牌激增。北宋僅僅柳永一人，就創製了一百多個長調詞牌，而周邦彥、姜夔這兩位精通聲律的作曲家，創製的詞牌就更多，根據清代萬樹所著的《詞律》，收詞牌六百六十種，變體一千一百八十餘，到康熙年間陳廷敬等奉命編的《欽定詞譜》，收詞牌達八百二十六個，凡二千三百零六體，其實，很多詞牌不常用，有些只是「孤調」，大詞家辛棄疾一生中填詞六百

多首，所用的詞牌也只有九十三個。盛配在他的《詞調詞律大典》中曾作過統計，常作賀壽詞的《壽星明》（《沁園春》），是宋人最喜愛的詞牌之一，全唐詩錄存二十首，宋人共約四百餘首，金元共約一百五十餘首。

統計已發表的毛澤東詩詞，他曾先後填過三首《清平樂》、《念奴嬌》，兩首《沁園春》、《賀新郎》、《水調歌頭》、《菩薩蠻》、《蝶戀花》、《浣溪沙》、《漁家傲》、《西江月」，一首「採桑子》、《如夢令》、《十六字令》、《減字木蘭花》、《憶秦娥》、《浪淘沙》、《卜算子》、《滿江紅》、《虞美人》、《臨江仙》，所用過的詞牌總共二十個，合計卅二首。

詞牌名字多有來歷，有些是取自別人詩句中的幾個字，如《看花回》（劉禹錫「無人不道看花回」）、《醉春風》（李白「絲管醉春風」）、《點絳唇》（江淹「明珠點絳唇」）、《滿庭芳》（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等；有些本來是樂府詩題，如《烏夜啼》、《玉樹後庭花》、《風入松》（晉嵇康所創）、《長相思》等；有些是根據詞的內容而定，如《女冠子》（詠女道士）、《臨江仙》（詠水仙）、《雙雙燕》（詠燕子）、《疏影》（詠梅）、《暗香》（詠梅）等；有些是摘取自歷史故事，如《解連環》、《華胥引》、《塞翁吟》等；有些是摘取本詞中幾個字，如《憶秦娥》，因李白有「秦娥夢斷秦樓月」，故名《秦樓月》，《人月圓》調，是因最初寫此詞的王詵詞中有「華燈盛照人月圓時」，於是定為調名。也有用人名作詞牌名的，如《西施》、《虞美人》（項羽寵姬）、《念奴嬌》（念奴是唐代天寶年間著名歌妓）、《多麗》（多麗是北宋有名樂伎）、《師師令》(相傳是北宋詞人張先寫來贈名妓李師師，其實張先活了八十九歲，宋神宗元豐元年 1078 年就死了，又怎會看見宋徽宗時 1101-1125 年的汴京名妓李師師呢？)等。有用地名作詞牌名的，如《南浦》、《八聲甘州》；有從域外或邊疆傳入的，如《蘇幕遮》、《菩薩蠻》、《梁州令》等；有出於帝王的，如《水調》、《河傳》、《雨霖鈴》；有出於宮廷樂工的，如《夜半樂》、《千秋歲》等；而更多的是用原有詞牌，增加字數後改稱的，如李煜的《浪淘沙》詞，只有五十四字，柳永增加到一百三十三字，改為《浪淘沙慢》，秦觀將《水龍吟》由一百零二字增至一百零七字，取名《增字水龍吟》，清代李若虛又將一百十六字的《賀新郎》增加到一百廿六字，改名《添字賀新郎》；還有減字、攤破、添句、轉調等等。

填詞先選定詞牌，某一類詞牌只適宜表現某種內容，不宜亂用。例如激昂雄壯的，常用的詞牌多是《滿江紅》、《六州歌頭》、《水龍吟》、《永遇樂》等；用來表現友情的，前人常愛用《桃源憶故人》、《長相思》等，像慶賀的詞，不宜用《淒涼犯》、《惜分飛》、《祝英台近」等詞牌，悼念、弔祭的詞，不宜用《東風第一枝》、《喜遷鶯》、《齊天樂》等詞牌。有的詞牌，用平聲韻和仄聲韻時，名字也改了，如《望江東》是仄韻，若用平韻格，就稱《醉紅妝》了。

詞牌變體很多，字數、句數不盡相同，如《少年遊》一調，就有十四種體式，最好以創製者原調為根據，如姜夔首創的《暗香》、《疏影》、《揚州慢》，史達祖首創《雙雙燕》、《綺羅香》，柳永首創《望海潮》，周邦彥首創《六丑》，用原調最為可靠。而詞牌別名很多，《念奴嬌》，歷代共換了廿二個不同名稱，因蘇東坡詞中有「大江東去」、「一樽還酹江月」等名句，後人就稱此詞為《大江東去》、《酹江月》，又名《赤壁謠》，因手抄之誤，《大江東》又訛傳《大江乘》。有兩首詞同一個別名的，如《少年遊》和《眼兒媚》的別名都是《小欄杆》；《相見歡》、《錦堂春》的別名都是《烏夜啼》；《浪淘沙》、《謝池春》的別名皆《賣花聲》等。

詞牌以字數分小令、中調、長調，最短的小令是十四字《竹枝》、《十六字令》（《蒼梧謠》），最長的長調是二百四十字的《鶯啼序》，我曾用此調填過「別了！一九九五年」。把常用的一百二十個詞牌填滿，你會發現，詞比詩更具音樂性。曾嘗試把各朝代名家所填的詞牌分類，獨立成冊，例如《水調歌頭》，兩宋詞人竟填了七百首，而填四五百首的詞牌包括《滿江紅》、《念奴嬌》、《沁園春》、《賀新郎》、《蝶戀花》、《臨江仙》等，這些備受喜愛的詞牌，是因為填的人多，有例可循，較少出錯。汕頭陳國暐老師就曾將一百首《鷓鴣天」和一百首《蝶戀花》結集出版了《鷓鴣百唱集》和《百蝶戀花集》，喜愛填詞的朋友，相信也可以結集《水調歌頭百首》、《滿江紅百首》。從上期《談詞》後，很高興看到填詞之熱潮正掀起，本欄將一連幾期寫詞牌、詞調、詞聲、詞律、詞韻、詞譜、詞話、詞論，將填詞心得，與吟朋詩侶一同分享。(第 187 篇) (2000.04.14)

入　聲

本來計劃今期寫《詞韻》，但因很多朋友還搞不清何謂「入聲」，而詞韻中，上、去、入聲是很講究的，分不出入聲就會造成平仄混淆，就無法依韻律填好一首詞，故本期先談「入聲」。

詞牌中，有些是專用入聲韻的，例如：越調的《大酺》，越調犯正宮的《蘭陵王》，商調的《解連環》，雙調的《雨霖鈴》，仙呂宮的《六么令》、《暗香》、《疏影》等，還有些詞牌是既可押平韻又可押仄韻的，押仄韻時宜用入聲，例如：商調的《憶秦娥》，越調的《霜天曉角》，仙呂調的《滿江紅》，小石調的《南歌子》，仙呂宮的《聲聲慢》，高平調的《江城子》等。

毛澤東的《滿江紅》，就用了九個入聲字：壁、泣、易、鏑、急、迫、夕、激、敵；而他的《憶秦娥・屢山關》，用了六個入聲字：烈、月、咽、鐵、越、血。上述這些入聲字，大多數能辨認得出平仄聲，而有很多入聲字，對只說四聲普通話的北方人就無法區分，很容易混淆不清。

什麼是入聲呢？就是發音短促，喉嚨給阻塞了一下。一類是以塞音 t ，p，k 收尾，另一類是以喉塞音收尾。在閩南語和粵語中，還完整地保留著這四種入聲，在吳語中則都退化成了較不明顯的喉塞音了。以 t ，p，k 收尾的入聲，並不真地發出 t ，p ，k 音。塞音在發音時要先把喉嚨阻塞一下，然後再送氣爆破出聲。在入聲中，只有阻塞，沒有送氣爆破，叫做不完全爆破。

周振甫在《詩文淺釋》一書中指出：「平聲就是北方話裏的陰平、陽平，仄聲分上聲、去聲、入聲。上聲、去聲跟北方話一樣，只有入聲字，在北方話裏已經轉化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了。入聲字轉化為上聲、去聲的，還是仄聲，不影響詩的分平仄；入聲字轉化為陰平、陽平的，已經成了平聲，不是仄聲了，但在近體詩裏還得把它當仄聲。對於這部份入聲字，不說入聲字的北方人就得靠字典和韻書把它分清楚。」下面舉幾個例子，「烏、無、五、霧、屋」的入聲字「屋」，北方話讀成「烏」，「衣、疑、以、意、一」的入聲字「一」，北方話讀成「衣」。數詞中，「一、七、八、十」這四個入聲字，北方話裏都是平聲，令人給搞糊塗了，其實，數詞

由一到億，只有兩個平聲字，那就是「三」字和「千」字，除此之外全是仄聲字，大可不必懷疑。

入聲字有轉化為上聲的，如「腳、角、百、雪、尺、筆、屬、谷、骨、甲」等，有轉化為仄聲的，如「木、肉、諾、頁、墨、樂、藥、六」等，以上這些入聲字儘管讀成上聲和去聲，還是屬於仄聲，絕不成問題；若入聲字轉化成陰平、陽平，成了平聲，用在詩詞中，出錯可就大了。

轉化為陰平的，如「黑、壓、捉、桌、屋、哭、禿、出、劈、剝、發、歇、失、踢、析、悉、割、殺、薛、揭、接、說、插、吃、脫、摘、匹、鴿、約、汁、忽」等，但沒有陽平那麼多。

轉化為陽平的，如「國、習、席、絕、決、學、格、佛、活、昨、實、讀、獨、毒、服、福、菊、竹、祝、族、叔、熟、足、局、燭、俗、爵、質、卒、疾、伯、白、跡、籍、劇、惜、革、隔、澤、石、敵、擊、笛、職、直、賊、德、得、極、級、及、即、集、急、不、罰、乏、竭、奪、達、滑、察、穴、結、別、潔、節、捷、跌、蝶、舌、哲、協、俠、峽、踏、答、合、雜、鴨、吉、侄、宅、劫、薄」等，不勝枚舉，要將這一大堆字讀成入聲，講粵語、潮語、閩語的朋友就絕不會出錯，講上海話、蘇州話的朋友，也輕而易舉，講普通話的北方人就相當吃力了。

下面一些入聲詞彙很難辨平仄，例如：「學習、合作、革職、絕食、訣別、獨白、結實、服毒、值得、國籍、活佛、滑石」等，這組「入入」仄聲詞句，在北方話裏都讀成了「陽陽」平聲。不說入聲字的朋友，一下子要求將陰平、陽平聲轉換回原來的入聲字，的確很困難，唯一的方法，就是先找到一本韻書，將五部入聲字一共九百三十二個熟讀牢記，分辨讀音，別無他法矣。

韻譜十九部中，由第十五部開始，一共五部全是入聲字，分為十七個韻，作詩一般上較少押仄韻，詞不同詩，同部可通押，故不必太傷腦筋，這五部入聲不足千字，要死記也不是件難事。

「聯合國」在粵語、潮語中，都很清楚的被讀成「平仄仄」，但在普通話中，就成了「平平平」；「寒山拾得」兩位師兄弟，在普通話中就讀成了「平平平平」；「賊喊捉賊」成了「平仄平平」；「一國兩制」成了「平平仄仄」；「改革開放」成了「仄平平仄」；譚銳祥詩翁「英雄殺敵不刀留」

詩句，若用普通話讀，就成了七字皆平聲而被誤以為失粘了。杜牧「商女不知亡國恨」（平仄仄平平仄仄）變成了「平仄平平平平仄」，相信小杜泉下有知，也一定搖頭嘆息矣。

寫舊體詩的朋友，是因為「好古」，當然就更應該毫不懷疑的全面繼承古人遺產，而入聲字就是一份珍貴之寶藏。學好古典詩詞，就先攻克入聲字難關，至於拗救、變體，那更是後話了。(第 188 篇) (2000.04.21)

詞 律

詞和詩一樣，都有很嚴的格律，甚至可以說，詞的格律比詩還要嚴。因為詞是先有曲調（詞譜），再按譜填詞，所以每一字、每一句的陰陽上去入，都不能出錯，否則就不能唱。詩有統一的字數，除了樂府古風可多字不限（如：「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十字），四、六言極罕見，一般都是五、七言，句式拍子也離不開「2+2+1」和「2+2+3」，而詞的長短句就大不相同了。

選擇腔調、詞牌、韻腳，還要講究句子結構，才能稱得上是一首「詞」。時過境遷，後人填詞一般只考慮某調在格律上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卻很少顧及詞調原有名稱是否適合所寫之內容，甚至不考慮樂曲音律，因此常出現同一詞調的詞，有淒楚悲涼的，也有歡愉喜悅的，有寄語相思的，也有激昂憤慨的，為了註明詞調內容，在詞牌下面再加詞題或詞序，這是詩題所沒有的。

上期談到入聲字，是詞律中很重要的一環。若沒辦法死記入聲字，可選背杜甫的《北征》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僅這兩首五古就包括了入聲字一百二十個，還可以選讀入聲詞牌作品如：《賀新郎》、《雨霖鈴》、《疏影》等。因為，儘管上聲和去聲都是仄聲，但卻是無法取代入聲的，你不能填一首押上聲仄韻的《憶秦娥》或押去聲仄韻的《滿江紅》，其原因在此。

詞句的句式，與詩有別，不同的詞牌有不同的句式，不能只按字數填滿，拍子不符，便無從彈唱。例如五字句，有《點絳唇》的 2+3 式：「誰會憑欄意」，2+2+1 式：「一縷孤煙細」，有《水調歌頭》的 2+1+2 式：「千里共嬋娟」，有《洞仙歌》的 1+4 式：「自清涼無汗」，有《水龍吟》的

1+2+2 式：「夢隨風萬里」等；六字句的節奏一般是 2+2+2 式，但也有 3+3 式，如《青玉案》：「但目送芳塵去」、「更吹落星如雨」，《水龍吟》：「知辜負秋多少」、「山中路無人到」；又如八字句，有《八聲甘州》上一下七式的「對瀟瀟暮雨灑江天」，有《定風波》上二下六式的「免使年少光陰虛過」。由於古人不用標點符號，故後人評點時，只能按調找尋拍子。

古人誦讀文章，分句和讀，短的停頓叫讀（音“豆”），稍長的停頓叫「句」，即稱整句為「句」，稱半句為「讀」（逗），後人把「讀」寫成「逗」，朱光潛《詩論》中說：「中國詩文舊有句讀的分別。“讀”讀如“逗”，近於本篇所謂“頓”，但與“頓”微有不同。」故有「一字逗」之名。領句字是詞的特點。由一字領三字到七字都有，這是近體詩裏所沒有的。詞譜中常見「上一下四、上一下五」等，若不按規定而填成「上二下三」或「上二下四」就大錯特錯了。

除了平仄、押韻、句式，詞還嚴格要求對仗。詞和詩對仗有異，有些是上下聯末字皆仄音的，如滿江紅的「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有些是除了開頭一字逗或兩三字頓以外，其餘部份與下一句字數相同，往往對仗，甚至連對三四句，形成排比：「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那堪、片片非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有些是第一句與第三句、第二句與第四句對仗，如毛澤東的《沁園春》：「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遊」，「望、長城內外，惟餘茫茫；大河上下，頓失滔滔」等。

詞有優美的煉字，也有樸素的平鋪直敘。詞的煉字，有秦觀的「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有周邦彥的「風老鶯雛，雨肥梅子」，也有李清照的「人比黃花瘦」，但口語化則更為明顯。呂本中《踏莎行》：「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絕。惱人風味阿誰知，請君問取南樓月。　記得去年，探梅時節，老來舊事無人說。為誰醉倒為誰醒，到今猶恨輕離別。」這首詞全篇不用典，完全口語入詞，這是詩與詞不同之處。李清照《聲聲慢》由開頭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到「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全無一個典故，語言淺顯，一聽就懂，信筆寫來，自然生動。

此外，和詩一樣，詞也規定「避免孤平」和「避免下三平和下三仄」；如今，能按譜填詞，字數、句式、平仄、押韻全符便及格，而聲調的特殊要求，現代填詞人已經很少人會遵守了，如《永遇樂》的結句，末二字的聲調

安排是「去上」：「尚能飯否」、「記余戲語」；《瑞鶴仙》的結句末二字也是「去上」：「怎生意穩」，「數聲畫角」，「看誰瘦損」，「寸心萬里」等。

以隨筆形式寫唐詩、宋詞、元曲的評介論文，不能太刻板、太公式化，只能東拉西扯，至於詞調和詞韻，就不是這一千幾百字能說清楚的了，且留以後各篇詳述。但可以概括地說，詞比詩更感性些，更具音樂性，歷史上每一次外族入侵中原，就會把一批塞外音樂和舞蹈帶進中土來，這也是歷代文人以詩和賦為主而稱詞為「詩餘」的原因，他們普遍認為，由於詞調大多來自域外少數民族曲子，故不能取代詩的正統地位，歷朝科舉試題，只有詩和賦，卻沒有詞，就是一例。(第 189 篇) (2000.04.28)

古　風

上期新報詩壇喜讀懷石兄《七古惑寒門書生三絕問感賦》，詩會成立半年來，除了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排律、詞和曲之外，這還是首次有古風在報上發表，今後希望多些其他體裁。

舊體詩分古體詩和近體詩。近體詩形成以前，除了楚辭體以外，各類詩歌體裁，都稱古體詩，也稱古詩、古風。格律詩，包括律詩和絕句，被稱為近體詩或今體詩，其實是很古的，它在南北朝的齊梁時期就已發端，到唐初成熟。唐以前的詩，除了所謂「齊梁體」，就被稱為古體。唐以後不合近體的詩，也統稱為古體。全唐詩中古風佔了很大的篇幅，格律詩自杜甫以後才定型。

李白傳世九百多首詩中，絕大部分是古風，律詩數量極少，五律只有七十多首，七律就更少，只有十二首。這與李白的不羈性格有關。清代趙翼《甌北詩話》中，指出李白「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明代胡應麟《詩藪》說：「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開闔，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趙翼和胡應麟的判斷，說明了李白所以不愛寫律詩而多作七言歌行的原因，但忽略了一點：李白好酒！他幾乎無酒不歡，每飲必醉，詩興在醉後大發，根本無法清醒顧及平仄，借酒吟詩，古風就是最好的體裁。

古體和近體在句法、用韻、平仄上都有區別。句法：古體每句字數不定，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雜言（句子參差不齊）都有，每首的句數也不定，少則兩句，多則幾十、幾百句。近體只有五言、七言兩種，律詩規定為八句，絕句規定為四句，多於八句的為排律，也叫長律。

用韻：古體每首可用一個韻，也可以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韻，允許換韻；近體每首只能用一個韻，即使是長達數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換韻。古體可以在偶數句押韻，也可以奇數句偶數句都押韻。近體只在偶數句押韻，除了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以平聲收尾則押韻，以仄聲收尾則不押韻。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餘的奇數句都不能押韻；古體可用平聲韻，也可用仄聲韻；近體一般只用平聲韻。平仄：古、近體最大的區別，是古體不講平仄，而近體講究平仄。唐代以後，古體也有講究平仄，不過未成規律。可以這麼說，古體詩基本上無格律，只有近體詩才嚴求格律。

杜甫是格律詩的最大推動者，然而，他的樂府歌行、古風更為後人傳誦。他的古風，用韻由二十韻、三十韻、四十韻、五十韻直至長達一千字的《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這些古體詩，在他一千四百多首中，約佔一半。古風最適合用來寫故事詩，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韓愈的《石鼓歌》等。

古體詩在發展過程中，與近體詩有交互關係，南北朝後期，有一部分古體詩開始講求聲律、對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古體到近體的過渡期，或稱為「新體詩」。唐代有一些古體詩有律化傾向，如王勃的《滕王閣》是古體詩，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聲律上近似分押仄、平兩韻的兩首七絕。唐代律詩格律定型以後，詩人們的古體詩中便常受近體句式感化，如王維、王昌齡、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又常見律句、律聯。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等名篇中，更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有些詩人為了有意識與近體詩相區別，多用拗句避律，或用長短句、散文化等。要區別一首八句詩作是否律詩，除了平仄、押韻之外，第三、四句頷聯和第五、六句頸聯一定要對仗，例如，李賀的《雁門太守行》雖然也是八句格式，但卻是樂府古題，首句、二句押「摧」、「開」十灰平韻，第三、四、五、六、七、八句押「裏、紫、水、起、意、死」四紙仄韻，全無對偶，像這樣一首古風，當然是不能用七律去要求平仄，故平仄不符也就見怪不怪了。

毛澤東寫過一首五古《挽易昌陶》，一首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兩首都是他二十幾歲時寫的。七古廿二句沒換過韻，「四紙」仄聲一韻到底，除了個「慮」字外，奇數字尾全用平聲，句中平仄安排也大都入律。經年累月的創作中，他就完全納入格律詩的軌道，再也不寫古風了。

宋代馬永傾《嬾真子》寫道：「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皎然是唐朝詩僧，韋蘇州就是唐代大詩人韋應物，皎然用古風的詩體作為見面禮，就可摒除律詩複雜格律。迴觀時下詩壇，也有格律派與古體派之分，特別是喜愛飲酒的詩友，就更加對古風情有獨鍾。既然有李白為先例，不講平仄也是別有另一番風格，就由它去吧！近體詩的推廣，是千百年的事，何必一定要取代古體詩呢？有了這個缺口，今後詩友們就不必再為平仄失粘而爭論，格律派有「滴水不漏」的理由，古體派有「放縱不羈」的藉口，百花齊放，各展其長，也是件快事矣！這樣一來，「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就再也不是金科玉律，就不再是可怕的桎梏枷鎖了。(第190 篇) (2000.05.05)

步　韻

其一

醒是凡人醉是仙，壺中日月夢中天。惜芳猶愛暗香菊，獨潔惟尋不染蓮。

純樸詩心留筆管，陽剛墨韻貫靈乾。買鄰季雅薰名氣，莫笑春花競媚嫣。

其二

俗是凡人雅是仙，只談風月不憂天。有書有酒花叢客，無土無根淖裏蓮。

畫筆可清多筆債，詩文能賣幾文錢？故鄉山水縈秋夢，買醉行吟獨弄弦。

其三

知足凡人樂勝仙，此生無愧有情天。詩書萬卷貧何怨，水酒三巡賦易連。

醉裏疑追蕉鹿夢，驚時苦遇虎狼年。黃河難有澄清日，蠅點沾污豈掛牽？

——次韻步和胡楠仁君凡仙三唱

詩友唱酬步韻，乃吟壇雅事，始於唐代白居易與元稹的互相唱和（“和”字在此讀“賀”而不讀“禾”）。三年前本欄曾寫過一篇《唱酬》，就談到步韻，但有些朋友沒有讀到該文，問我能否詳述何謂「步」韻。適逢步和胡楠仁君《凡仙三唱》，又見近期詩友唱酬頗密，故寫此文。

步韻，就是指舊體詩詞創作時，用他人詩作韻腳的原字及其先後次第來寫詩唱和。若只作詩酬和，但不採用「被和詩」原韻，稱之「和詩」；「和詩」與「被和詩」同屬一韻，但不必採用其原字，稱之「依韻」，也稱「同韻」；採用「被和詩」原韻諸字，但不必順其次序，稱之「用韻」；採用「被和詩」原韻原字，且先後次序都必須相同，稱之「次韻」，也稱「步韻」，尊稱「步原玉」、「奉和原玉」等。狹義來說，步韻也就是步其原韻、原字、原次序的「次韻」了。

步韻是詩友間互相敬重的一種表示。不分長幼尊卑，只論詩情韻味，通過唱酬步韻，切磋詩藝，詩友間的感情逐漸融和，彼此加深了解，取長補短，詩誼日增。歷代詩人間的步韻，留下許多佳話，蘇東坡和黃庭堅兩人步和疊韻至四、五次之多，讀黃山谷全集近二千首詩中，次韻超半；杜甫《秋興八首》，清代錢謙益就步了十三疊，共計一百零四首，很難想像十三疊是怎樣步出來的，例如，《秋興八首》其一末句：「白帝城高急暮砧」，這個「砧」字要步出十三個可真費周章，錢謙益步成「萬戶秋聲息擣砧」、「誤聽刁斗作秋砧」、「樂府偏能賦槁砧」等十三個不同的「砧」字。毛澤東詩詞中，和詩共六首，但步韻不多，只有和柳亞子的兩首《浣溪沙》，是「步其韻奉和」，其餘都是不用原韻，那首和郭沫若的《滿江紅》，是押十七部入聲「依韻」。

日前喜獲九十高齡的薛世祺老師從法國寄來的《山水情唱和集》，他將一百零八首《自題山水盆景絕句》及五十二首《自題繪圖畫詩七律》向全球詩壇索和，兩年間共收到來自五大洲詩友近萬首次韻和詩，經挑選得佳篇二千首，結集成冊，洋洋大觀；其中有些詩是全部次韻步和，例如紐約四海詩社胡銳惕詩翁，一人就步韻和了一百零八首七絕、五十二首七律，令人嘆為觀止！

步韻唱和還有許多創新，有以七律步五律原韻，有以五絕步七絕原韻，有以排律步古風，有以律詩步詞韻，有以填詞步律詩，但被步和的，唯一之要求是不出韻，否則便很難步其腳印了。若一定要步一首出韻的詩，可以選

擇其中某字為韻腳，一韻到底，題目則用「依韻」步和。我就曾於九五年間在報上發表過一首出韻的七律，記得當時那首詩押的是「四支」韻，我用了「期、詩、知、碑」等字，但又誤將「八齊」韻的「泥」字也用上了，自己還不知出錯，後來譚銳祥先生在報上「步原韻」和我，把「泥」字用「漪」字代之，令我十分感激；五年酬唱，獲益良多，溫故知新，喜看今天吟苑唱和熱潮正掀起，殷切期望出韻的朋友最終能回到格律詩的軌道上來。

步韻不是文字遊戲。詩壇上喜覓知音，欣獲共鳴，互相敬重，步韻過從，乃最清高境界，是真情流露，是友誼，是詩友初交，拋磚引玉，本著切磋交友之宗旨，禮尚往來，確屬賞心樂事，至於被認為小圈子文學，那也是沒法子，畢竟寫舊體詩的人，百中無一，萬中無十，能躋身詩壇佔一席位，不敢說是鳳毛麟角，但也屬「以稀為貴」的了。若步韻能步出新天，讓更多年青詩友參與詩詞創作，解除青黃不接之危機，則功德無量矣。願以此文與諸君共勉！(第 192 篇) (2000.05.19)

用　典

其一

筆捲風雲墨染天，畫中詩雨詠浮蓮。唐空宋月星留韻，吟草騷花律湧泉。

滿屋辭書何浩瀚，一生蝶夢幾迴旋。傾壺讀史誰飛淚？啼血聲聲若杜鵑。

其二

筆詠琵琶墨樂天，無紗詩壁出青蓮。錦囊懷句思昌谷，赤竹吟風映老泉。

袒腹曬書心頁捲，臨池練字腕風旋。蠻爭觸戰蝸牛角，誰念啼魂小杜鵑？

其三

筆點繁星墨潑天，真心畫出苦心蓮。情深可感銀河鵲，財渴該淋矽谷泉。

泥淖潔荷珠露動，家山故影夢痕旋。吟絲唱藕騷池漲，羨煞枯枝老杜鵑。

——次韻步和胡楠仁君筆墨三吟

典故，就是詩文中引用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中華典故源流遠長，是民族傳統歷史文化的綜合反映。典故是智慧的結晶，能把一段故事濃

縮成一個詞或一個短語，讀後讓人產生聯想之效果。詩詞中恰當地運用典故，能夠起到含蓄、洗練、委婉等作用，又可增強語言表演力和藝術感染力。越是精煉的語句，運用典故就越多，由於概括性強，往往片言隻語，便深刻地揭示哲理。作品中活用典故，則詩文璀璨生輝，議論強勁有力，即使平庸的話，也會變得動聽易記。

作舊體詩，除了講究平仄、押韻、對仗，更不可欠缺典故。歷代著名詩詞大家，都是善用典故之能手。白居易和李商隱還編寫過典故這類書。詩聖杜甫曰：「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杜甫和韓愈善用典，這是經驗之談。黃庭堅認為：「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歷。蓋後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語。」在《魯迅詩集》中用典極多：「椒焚桂折佳人老」、「故鄉如醉有荊榛」、「下土惟秦醉，中流輟越吟」、「秦女端容理玉箏」、「一枝清采妥湘靈」等等。

上兩期本欄《步韻》一文，篇前和胡楠仁君《凡仙三唱》，內中曾用了幾個典故，有朋友來電話微言讀不懂，要求詮釋，並提議今後在詩末附加註解，我只能推說篇幅有限，不宜詳註也。

步和《凡仙三唱》中，季雅買鄰，源出廿五史中的《南史・呂僧珍傳》，謂宋季雅為了與呂僧珍為鄰，不惜重金購買宅院，僧珍問其宅價，答曰：一千一萬，「百萬買宅，千萬買鄰」也。

蕉鹿夢，比喻人生如夢幻。源出《列子・周穆王》，謂鄭國有一樵夫，打死一隻鹿，怕被別人看見，把牠藏在壕溝裏，蓋上蕉葉，過後再去取鹿，忘記了藏鹿的地方，怎麼也想不起來，於是以為自己做了一場夢，他一路走，一路談此怪事，旁人聽後，依其提供的線索，把鹿拿走了。

除了上述兩則，今期步胡楠仁君《筆墨三吟》，也用了幾個典故：蝶夢、杜鵑啼血、無紗詩壁、錦囊懷句、袒腹曬書、臨池練字、蠻爭觸戰、銀河鵲等。樂天，是《琵琶行》的作者香山居士白居易（白樂天）；青蓮，是李白（青蓮居士）；昌谷，是《昌谷集》作者李賀；赤竹，是畫赤竹的蘇東坡。從這幾個典故中，試抽出「無紗詩壁」、「袒腹曬書」和「蠻爭觸戰」作註釋：

「無紗詩壁」出自五代王保定《唐摭言・起自寒苦》，謂王播等一群孤貧少年，寄居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餐，飽受冷遇，後來王播仕途騰

達，重遊寺院，昔日他題於壁上的詩句，都用碧紗籠護，而另幾位懷才不遇的窮文人如魏野等，其題詩之壁則塵昏不辨墨跡，更遑論籠紗；王播感慨之餘，以兩首七絕抒懷，內中有「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之句。「袒腹曬書」出自《世說新語・排調》，謂飽學之士郝隆七月七日見富家曝曬衣帛，因家徒四壁，無物可曬，便袒腹臥於庭中，自稱是曬腹中之書。「蠻爭觸戰」源出《莊子・則陽》，謂蝸牛之左角上有個蠻國，右角上有個觸國，兩國常為相互爭奪地盤而開戰，儘管蝸牛角之地盤是微乎其微矣。

沈德潛《說詩晬語》說：「作詩專尚隸事，看詩專重出典，慎勿以知詩許之。」詩不同於詞之處，在於用典。典故入詩，是信手拈來為上乘，若為了用典而硬加插進去，就會造成前後接連不上，或牽強附會，成了詩中敗筆。聞一多《詩韻格律》說：「這樣看來，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著腳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會跳舞的才怪腳鐐礙事，只有不會做詩的才感覺得格律的縛束，對於不會作詩的，格律是表現的障礙物；對於一個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現的利器。」可見如何用典，還是大有學問的。

用不用典，因詩而異，需不需要，因人而異，喜愛戴著腳鐐跳舞的詩人，當然也喜愛用典。(第 194 篇) (2000.06.02)

詩　題

杜甫有一首四十字的五律，卻用了六十七字作為詩題：《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峰，嶔岑嬋娟，宛有塵外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古人不用標點符號，後人校注時，為方便閱讀，把詩題分句似序文。或曰此乃序而非詩題，則再讀杜甫十六句五言排律，也用了五十四字作詩題：《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卻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在傳世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詩中，此類冗長的詩題非常多。

蘇東坡也喜用長詩題：《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另一首七律也有長題：《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陸游用長題更多不勝舉，他曾將九十五字的詩題用於一首七律：

《陳阜卿先生為兩浙轉運司考試官，時秦丞相孫以右文殿修撰來就試，直欲首送。阜傾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顯黜，先生亦幾陷危機。偶秦公薨，遂已。予晚歲料理故書，得先生手帖，追念平昔，作長句以識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而蘇、陸兩人詩題之長，還不及黃庭堅，他的一首追念蘇東坡逝世之五十六字七律，竟用了一百零七字詩題：《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東坡先生名曰“壺中九華”，並為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湖口石已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為笑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當崇寧之元年五月二十日，庭堅繫舟湖口，李正臣持此詩來，石既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矣。感嘆不足，因次前韻。》

毛澤東不論吟詩填詞，題目甚短；《沁園春・雪》只有一字，而二字詩題尤多：「長沙、重陽、元旦、會昌、長征、崑崙、游泳、詠梅、冬雪、讀史、枕上、看山、觀潮、劉蕡、屈原、賈誼」等，最長的詩題是《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一共十四個字。詞因有詞牌才將題目當作副題，而詩題是極少有副題的。大陸出版毛澤東詩詞集時，對七律、七絕這些體裁，都當作詩題而再加上副題，其實，內行一讀就知是律詩、絕句還是古風，不必要每首詩都一一註明。

「無題」也是一種詩題，但太多「無題」，就容易混淆。李商隱那著名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詩句竟然出自「無題」，他寫的無題詩很多，後人讀他的「無題」就必須以第一句作為辨認的「副題」了。可見題目不是關鍵，好的詩作，即使是「無題」，也一樣流傳。

「次韻步某某詞丈原玉」，這詩題或許「老土」，可簡化為「和某某」，問題是唱和太多了，分不出是步哪一首，是依韻、用韻、次韻，是依照原來詩題抑或已韻存題失？當然，若不再步韻唱和，你寫你的，我吟我的，天馬行空，朦朧也好，抽象也好，那可以隨心所欲，任意命題。

話說回來，其實詩題還是以短為佳，最好是四字。「登黃鶴樓，望月懷遠，登鸛雀樓，楓橋夜泊，舟中曉望，秋夜獨坐，山中送別，金陵感詠，赤壁懷古，越中覽古，旅夜書懷，洛橋晚望，秋雨夜眠，江樓感舊，夜雨寄北，秋夕清泛，溪橋晚興，雪夜抒懷，初冬感賦，故園憶舊」等四字題目，在古詩中尤多，「步原玉奉和某某詩翁」只是將次韻之風推廣，掀起酬唱熱潮罷了。

但也有些詩題，往往與詩的內容相去甚遠，讓讀者還以為是編者張冠李戴，明明是寫古，突然又談今，東拉西扯一番之後，發覺離題千里，就隨便找個堂而皇之的題目冠上，越難懂的詩題就越能嚇唬人，我就曾讀過一首「偈緣」，還以為談佛偈說因緣的禪詩，誰知是將許多風馬牛不相及的詞匯隨意堆砌，讀後不知所云，就用「偈緣」讓你去猜估，若問作者，也答非所問，因為連他自己本人也弄不清，更遑論會有明確答案。故曰：詩貴在內容，題目只是包裝，並不重要！

古人因為沒有標點符號，故根本不會用引號，好古就先學古，步韻時不必將被和之詩用引號套上。步韻詩若內容與被和詩有別，可先將詩題擬好，再把步韻說明加於後，若內容一樣，就只需「次韻和某某」便可。「疊韻」是步一次以上，若再步第三次就用「再疊」、「三疊」、「九疊」等，如黃庭堅與蘇東坡用同韻唱和了十幾疊，而詩題越步越長。(第 196 篇)(2000.06.16)

詩 責

五十八條人命，百千萬里冥程。魂斷異鄉飛淚雨，夢碎黃泉入鬼城。櫃中同死生。

地獄門寬易進，天堂路遠難行。憧憬自由甘走險，惶懼貧窮願受驚。問誰憐此情？

——破陣子・夢斷不歸路

《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禮記・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詩人不僅僅吟風弄月，還應將有血有肉的題材寫入詩中。詩人絕非不食人間煙火，相反，詩人的觸覺是最敏銳的，其脈搏與時代一起跳動，對時事更不該無動於衷。無病呻吟，「為賦新詞強說愁」，脫離現實，迴避是非，寫出來的，也只是裝飾品。

南宋大詩人陸游，一生寫了九千多首詩，充滿了愛國的憂憤，即使在八十五歲臨終前的絕筆詩《示兒》，仍念念不忘收復中原：「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讀陸游詩，讓

人們懷念歷代以詩言志、盡詩之責的無數愛國詩人，然而，抗拒南征北戰的少數民族，他們難道不算是愛國嗎？貞觀時期，唐太宗發兵十萬征討高麗，遭到頑強抵抗而以失敗告終，高麗愛國詩人歌詠陣亡烈士的詩篇，令人淚下；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各部，抵抗明軍對女真的侵擾殺戮，他就是女真的民族英雄，可見歷史對千秋功過之評鑑還是有待商榷。

昨天新聞報導，英國多佛爾港一貨櫃箱中發現五十八具大陸偷渡客屍體，另兩名僥倖生存者氣若游絲，危在旦夕。這震驚全球的消息傳來，教人極度不安，一閉上眼睛，就彷佛見到像微波烤箱中一具具剛出爐的死屍，很難想像他們在斷氣前是如何掙扎，如何向上蒼求救，他們都是年青一代，父母的獨生子女，國家的未來精英，被活活焗死在貨櫃中，連向親人訣別的機會也沒有，比上刑場還殘酷。在大海中還能與波浪搏鬥，還能見到天日，呼吸到空氣，雖然最後以海葬喪生汪洋餵魚，也總算與死神較量過，而在全關閉的烤箱中一個個相繼死去，那種恐怖難以形容！

昨晚我在工廠填了一首《破陣子》，對五十八名罹難者表示深深的哀悼。猶憶九六年九月底，香港保釣英雄陳毓祥在搶登釣魚台時不幸溺水殉國，我曾填了一首《離亭燕》追悼這位烈士：

惡浪驚濤何懼？生死鬼門來去。殉國獻身甘蹈海，浴血釣魚台嶼。壯志必能酬，不朽精神凝聚。

悲泣漫天風雨，哀悼滿腔詞句。前赴一人多後繼，莫把雄心辜負。萬里祭忠魂，英烈流芳千古。

陳毓祥犧牲後，保釣團體於九六年十月初成功登陸釣魚台島，我寫了一首七律《賀保釣勇士搶灘登陸成功》，翌年，我填了一首《八聲甘州・保釣聲中紀念七七蘆溝橋事變六十週年》：

恨倭寇犯我釣魚台，海潮怒濤聲。憶蘆溝淪陷，金陵殺戮，亡國槍聲。踐踏中華大地，遍野鐵蹄聲。抗日風雲起，悲壯呼聲。

六十年前羞辱，算彌天血債，千古冤聲。問神州南北，多少鬼啼聲？獻青春、捐軀無懼，殺敵軍、迴響戰歌聲。山河哭、斷魂英烈，史載名聲。

在《無墨樓吟草》中，紀念高棉淪陷和祭母詞寫得最多，幾乎每年都寫十幾首，此外，還包括《六醜・文革浩劫三十年》，《沁園春・毛澤東逝世

廿週年》，《望海潮・鄧小平逝世有感》，《解連環・鄧小平逝世感懷》，《雨霖鈴・鄧小平逝世一週年》，《蘭陵王・滿地可希望小學籌款》，《南浦・雲南麗江地震賑災有感》，《賀新郎・慶祝華僑新報三百期》，《沁園春・賀華僑新報四百期》，《鎖窗寒・哀悼戴安娜》，《南浦・香港主權回歸有感》，《破陣子・哭印尼華人被殘害》，《離亭燕・強烈抗議印尼暴徒姦殺華婦女》，《望海潮・長江洪患有感》等。

詩人欲盡言責，就要敢說真話，這是要付出代價的。詩集出版後，很多朋友提意見，希望把詩篇中敏感部份刪去，以便能寄到任何角落而不被刁難，的確，時過境遷，有些經不起考驗的事物，都逐漸變了質，例如對某人某事都有了新的評價，新的補充，新的論證，只有不受時空限制的詩篇，才能像陳年老酒，愈久愈芬芳。這樣看來，談古不說今，論事不評人，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 197 篇) (2000.06.23)

書　架

二零零零年蒙特利爾中國圖書展將於今天（六月卅日）揭幕。書展由九七年的十月十五日，九八年的九月廿一日，九九年的八月廿九日，提前到今年的六月底開幕，愛書的朋友不必苦等，今年可以提早赴書之約，一解書渴，入書山瀏覽，下書海漫游，相信必能大有所獲，滿載而歸。

本欄近半年來忙著談詩論詞，如今有機會再寫點書香，心緒隨書季到來而高漲。前三次書展，曾寫過：書展、書債、書緣、書渴、書情、書味和書市七篇，並先後寫過：藏書、獵書、買書、讀書、惜書、出書、好書、書戀、書房、書店、書庫等。為配合書展，本期題目是「書架」。

每到朋友家拜訪，踏入廳中，我的視線首先就是找尋書架，如果客廳擺設沒有書架，就希望能參觀書房，如果走遍整間屋子，也找不到一本書，我會很失望。相反，如果朋友家有個藏書樓，我會成為常客，並要求主人能讓我留在書樓中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隨便翻書開卷，別那麼快就下逐客令；我會發現，全座房子中，最好的傢俱不是名貴皮沙發，不是紅木餐桌，而是一排排書架，雖然有些書架其實只是「架」在幾塊磚頭上的舊木板，但給人視覺上之享受，無法比擬。

對愛書人來說，書架上的藏書，比任何精品、小擺設都珍貴，書架的吸引力，遠勝酒櫃中的路易十三、與克林頓總統的合照、麥當娜的簽名。我會細心翻閱架上陳年的絕版書，而不會欣賞比人還高的大花瓶，我寧可對萬樹那本破舊的《詞律》愛不釋手，也懶得去玩那隻日本招財貓。



西塞羅說：「沒有書籍的屋子，就像沒有靈魂的軀體。」藏書，就先要有「軀體」：書架，不同的書架，承受不同書籍的重量。小書架宜放較薄較輕像卅二開本的書，大書架才能放又厚又重的辭典、百科全書、地圖冊等八開、十二開、十六開本大型套書。這些大書架要用結實的木板為架，大型重書宜放下層。而書架上如何排放各類書籍，也因人而異，為了整齊美觀，也為了一目了然，找書方便，我喜歡將書脊向架沿排列對齊，而不會把書往書架裏面推，雖然可以「推」出很多空間，方便隨手放雜物。書架上有人喜歡將書又橫躺有豎立，有人會騰出空位放盆栽、地球儀、相片、紀念品、名酒等，但當你的書之數量不斷增加，甚至寸土必爭時，見縫插針，書架就密密麻麻，裏面一層藏不常讀的，外面一層藏低矮的，再不敷擠逼，就乾脆左塞右放，反正，七凌八亂也是一種粗糙美。最重要的，你必須知到哪一本書放在哪個書架的哪一層、哪一角落。

為了在書庫中能夠最快把所需要的書找出來，除了建立藏書目錄，有一個方法，就是按學科分類藏放。手頭上有一本《圖書分類法》，是圖書館學

中一整套編目條例，但編藏書號，工程很大，一個人時間有限，不易完成，唯有按書的主題分類擺放，憑記憶索取。以書架作為辨認依據，常用的參考書、辭典、百科全書，我會放在書房伸手便能取得到的八個大書架上，這些書都是十分貴重的工具書，書架也都很大很高，架的最上層放雜誌盒，盒上註明年份、期數，頂到天花板。其餘不常用的書，放在樓上藏書樓十幾個書架上，前後兩層，要找出來的確不容易。英、法文書籍都是大型工具書，放在樓上客廳五個大書架上，也方便兩女，不必去圖書館尋找資料。她們自己房間有自己的書架、書桌，每人架上都有屬於自己的辭典、百科全書。我的臥房過去也曾放過一列書架，都是臨睡前的閒書、小說，後來改為放相簿、集郵簿、藏信、剪貼簿、日記本。

《家庭藏書指南》一書中，還提議按書的高低整齊排列，這一點我不同意。以內容分類，不必計較書的厚薄高矮，我有四個書架是古典文學，除了唐詩、宋詞，很多都是個人專集，如楚辭就有二十幾本不同專論，關於李白一人就十幾冊，大小高矮，都排列在一塊，需要時不必東挑一本、西找一冊；有關毛澤東就最少五十本，從他的詩詞研究、五卷選集，到遺物事典、私人醫生回憶錄，有十六開本的紀念冊，也有袖珍四卷合訂本，要找毛澤東，就到架上去。又如軍事類，《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三大冊、《中國戰爭史》上下冊都是卅二開小本，而《中國軍事人物大辭典》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都是十六開大本，她們也和其他軍事專著高矮並列。

愛書的朋友，豈會沒書架？書架上，史書是藏書中最有時間價值的部份，除了《二十五史》，時事年鑑是我每年必買的，從一九八零年起，已積累廿本。每天一定要翻查的那套《漢語大詞典》（十三冊）和《不列顛百科全書》（廿冊），是書架上的至寵；而有些冷門書籍，需要時才在書海中一本一本找，海底撈針，遺珠尋獲，也是人生快事。例如寒門書生一連幾期所寫的「螭虎」究竟何物？在《中國龍紋圖集》找到了答案：「螭虎形似龍，性好文采，故立於碑文上。」(第 198 篇) (2000.06.30)

賦話

韻舟擊浪，詩櫓掀潮。探索兮征途碌碌，馳驅兮學路迢迢。賦讚吟壇健筆，文誇騷國英翹。耶律謙虛，試以三吟入式；楠仁狂傲，敢憑八首出招。懷石古沉，擅用詞刀細刻；雪梅雅潔，喜隨冰玉精雕。墨香橫溢，月影斜搖。太白惜汪倫之別，寒門遂磊樂之邀。青鳳啼晨，王君倚馬，看思泉沐浴淋澆；譚老題書，伍翁煉字，嘆心靈意境高標。麗璧瑕疵難掩，瀰天雲霧易消。海語綿綿，濫觴兮浩瀚；楓丹渺渺，馥麝兮遠飄。

——《詩友賦》

詩、詞、曲、賦，是中國古典文學四朵奇葩，是中華文化的寶貴遺產。賦乃介於詩與文之間，是韻文和散文的綜合體，講究詞藻、對偶、押韻，善於鋪陳、用典，尤重文采、韻節，產生於戰國末期，盛行於漢、魏、六朝，至南北朝則逐漸散文化和駢儷化，其文體對後世之影響極大。

班固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賦的遠源是《詩經》中六義「風、賦、比、興、雅、頌」的一種表達手法，賦是鋪陳的意思，而將賦作為文體，最早可追溯到《楚辭》，屈原的《離騷》、《九歌》等篇章，在當時並不稱為賦，直至西漢劉向編集時，始稱之為《屈原賦》。濫觴於先秦的賦體以楚辭為肇始，至荀況始稱其名；荀子的《賦篇》和宋玉的《風賦》，被認為賦之鼻祖。

王國維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朝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賦體的流變，由騷賦、漢賦，到駢賦、律賦，最後是在唐宋古文運動影響下，回到不講究對偶、音律的散文體之文賦，到此，賦已逐漸式微。

騷賦指屈原、宋玉、賈誼等為代表的楚辭和後世仿楚辭之作品，其特點是抒情濃郁，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語助詞調節音韻，但還不大注重鋪陳，也未形成固定體制。

賦在漢代空前繁榮，全面鼎盛，漢賦由枚乘的《七發》開其端，代表作家有「四大賦家」之稱的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此外還有東方朔、王褒、嚴助、枚皋、朱買臣等，特點是文辭富麗，好用典故難字，多長篇巨制，章法上喜採用對答，韻文中夾雜散文，被視為賦的正宗，《漢書・藝文

志》所著錄之漢賦達九百餘篇，作者六十餘人，是兩漢四百年間文學的主要形式。

駢賦也稱俳賦，孕育於漢魏之際，流行於兩晉南北朝，它是漢賦的變體，隨著詩文創作日漸講究聲律，賦也更加注意句式的整齊和聲韻的和諧，以駢偶對仗、四六排比為特征的徘賦即駢體賦興盛起來。駢賦的特點，是駢四儷六，全篇均由四言六言的對仗組成，麗藻雅辭，兩句一韻，依照章節內容的變換而轉韻，講究平仄協調，富有音樂美，篇幅比較短小。駢賦由陸機、左思為先驅，經鮑照、江淹的發展，最後由庾信集大成，在藝術表現手法上，比漢賦更臻優美、浩瀚。

到了唐代，科舉制度盛行，賦被列入考試科目，於是產生了考試專用的試帖賦，叫做律賦。律賦在駢賦的基礎上更注重對仗的工整與聲律的協調，對全篇字句數和韻式作了嚴格的限制。如陸宣公「聖人苑中射落飛雁賦」，就注明「以題為韻次用」，也就是說，各段依次分用題中八韻（廿四徑，十一真，十四願，一東，廿二禡，十藥，五微，十六諫），又李程的「日五色賦」則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八字為韻，這律賦一直沿襲至清末。白居易、元稹也都是律賦高手。

與此同時，在唐宋古文運動的沖擊下，駢儷文體有走下坡的趨勢，不講對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開放、押韻自由的文賦取而代之，杜牧的《阿房宮賦》、歐陽修的《秋聲賦》、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等，都是代表作。「五四」之後，白話文代替了文言文，賦已很少人使用，但賦的許多表現手法，如設為問答、馳騁想像、縱橫鋪陳、大膽誇張、委婉抒情、對偶排比等，仍在當今文學創作中廣被借鑑引用，特別是在嘆詠、讚頌、弔祭、銘文、序跋中，尤多用賦體。

賦的大忌，是五、七言，凡單字多一字逗，後加偶數，以四六最佳，而以對偶精切，聲調和諧為作賦之基本條件。賦有一韻到底，也有兩韻而止者，步韻和賦，則起於宋，盛於明。科舉以賦篇入試，既可杜防抄襲模仿，也能探測韻文功底。清代魏謙升著有《賦品》存世，將賦分為廿四品，洋洋大觀，計有：源流，結構，氣體，聲律，符采，情韻，造端，事類，應舉，程試，駢儷，散行，比附，諷諭，感興，研鍊，雅贍，瀏亮，宏富，麗則，短峭，纖密，飛動，古奥等。

《名賦百篇》一書，收自戰國荀況至清末章炳麟等九十二家名篇，對初學作賦之幫忙甚大。愛讀的名賦包括宋玉的《風賦》、《高唐賦》、《神女賦》；賈誼的《弔屈原賦》，司馬相如的《長門賦》，王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陶淵明的《閑情賦》，李華的《弔古戰場文》，李白的《余惜春賦》，杜甫的《雕賦》，王安石的《思歸賦》，秦觀的《黃樓賦》，李清照的《打馬賦》等，可惜卻沒有將左思的《三都賦》和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收入，倒真費解。(第 203 篇) (2000.08.04)

駢　文

駢體文是中國特有的文體，作賦的最基本要求就是會運用駢體文。駢，讀音如「便宜」的「便」，即二馬並駕一車而馳，引伸開來就是對偶的意思。剛開始，這種文體稱「今體」、「今文」以區別於「古體」、「古文」，因六朝時期最盛行，又稱「六朝文」；唐朝以後被稱為「駢儷」，宋代稱之為「四六文」；元朝稱之「駢偶」；明朝又稱之「駢語」、「儷語」；到了清朝才稱「駢體」、「駢文」、「儷體」，也有被稱為「俳語」；日本學者還稱駢體文為「律語」。

駢文在對偶、句式、用典、藻飾、音律等各方面都相當嚴格，調協平仄、掌握節奏，則是駢文之起碼要求。駢文還分為有韻和無韻兩類，有韻（即押尾韻）駢文如駢賦、箴銘、頌讚、哀祭等，無韻駢文如論辯、序跋、詔令、書牘、表啟、傳狀、碑誌等。可以說，駢體文是依中國文字特性而產生的獨特文體，是非拼音字母結構的漢字最適合於對偶、排比、鋪陳之又一神奇例證。

劉勰的《文心雕龍》本身就是一部最完美的駢文，王勃的《滕王閣序》，千錘百鍊，句斟字酌，是駢文中至尊之作。駢文的精華就是對偶，對偶所呈現的感覺，是均衡之美，對稱之美，包括實字對、虛字對、疊字對、數字對等，《文鏡秘府論》總結出廿九種對偶法，真是琳琅滿目。

駢文的另一神韻就是句式整齊，以四字句、六字句為主，形成視覺上的建築美。有上四字句對下四字句；有上六字句對下六字句；有兩個四字句組成的上下聯相對；有兩個六字句組成的上下聯相對；有兩個四、六字句組成的上下聯相對；有兩個六、四字句組成的上下聯相對。對偶句式甚至發展到

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相對。駢文由兩句長聯相對，不受限制，最後發展下去，駢文中還出現三句、四句組成的上下聯，句式變化多端，豐富了駢文之結構，可謂嘆為觀止矣。

除了對偶，虛詞是駢文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文章發端常用虛詞，《文鏡秘府論》枚舉有：觀夫、惟夫、原夫、若夫、聞夫、惟昔、蓋夫、自昔、惟；承接的虛詞有：至如、至乃、至其、於是、及有、是則、斯則、此乃、誠乃；具有轉折作用的虛詞有：雖然、然而、但以、正以、直以、只為、豈令、豈使、何容、豈容、豈至、豈其、何有、豈可、未容、未應、不容、詎可、詎令、詎始、而乃、而使、豈在、安在。這些虛詞，若能運用得好，起承轉合就很自然而不脫節。

駢文的特色，還表現在聲調上。節奏協調，四字句一般是 2+2 式，六字句有 3+3 式，有 2+2+2 式，四字句的節奏點在第二、第四字上，六字句的節奏點有的在第三、第六字上，有的在第二、第四、第六字上，平仄就要在節奏點上下功夫了。王勃的《滕王閣序》全篇平仄相間，抑揚頓挫，是駢文之典範；鮑照的《蕪城賦》，更是駢文之宗也。後來唐宋古文運動衝擊，蘇轍把王勃罵了一通，在他那首《滕王閣詩》裏，有「俳語終倉猝」句，並自注：「歐陽文忠嘗云，王勃記文似俳」，有「俳優之鄙」也，六朝駢文到了唐宋時代也日漸走下坡，終於被古文所全面取代了。 雖然古文與駢文是針鋒相對，但駢文對古文之影響根深蒂固，古文運動的健將韓愈，這位反對駢文的大文豪，他那篇《進學解》，四六對句貫穿；宋代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也運用排偶之辭；另一位古文運動闖將柳宗元，他的《永州八記》借用駢文之例證全篇可見：「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沖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錢鍾書認為「商隱以駢文為詩」，李商隱的許多排律，幾乎就是一篇有韻的駢文，可見駢文與詩之間更是如形隨影之密切。

《文心雕龍》以駢文形式來論述駢體文，分析對偶的四種類型：「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千年來駢、散之爭不斷，但排偶已深入文學領域，駢文被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昆明大觀樓那幅一百八十字長聯，就是集駢文鋪陳凝煉之大成；駢文對戲曲、傳奇小說之影響就更深遠了。千百年來，詩、詞、曲、賦的精華都繫於駢儷中，而今，帶著「鐐銬」

也能跳出優美舞姿的駢文作家是越來越少了，駢賦成了碩果僅存的駢文火種，天降傳薪之大任於諸君也！(第 207 篇) (2000.09.01)

秋 話

仙界月圓，凡間秋半，金風送爽，丹桂飄香。催葉赤而塗山黛，染楓紅而襯菊黃。暑去初寒，茵草灑銀流之露；節臨漸冷，針松鋪白玉之霜。蟬聲淒切，蟲籟孤悲，星漢掩斗牛之耀；樹影蕭條，街燈暗淡，天河沉織女之光。池涸園蕪，枯木敗荷之落寞；雲稀日暮，斷鴉離雁之蒼涼。姮娥起舞兮清輝皎潔，后羿開弓兮傲氣疏狂。靜夜學禪，獨飲思親之酒；彩霞入畫，自飛夢境之觴。不苦守於名籠，廣宇兮由君馳騁；寧遠遊於詩國，碧空兮任我翱翔。

——【秋賦】

上週天氣異常悶熱，氣溫高達卅三度，週五黃昏，陣陣涼風吹起，傍晚驟然轉冷，一雨成秋。瑟瑟秋風，瀟瀟秋雨，樹葉初黃，蟬鳴漸密，一片悲涼蕭殺，總撩起騷人墨客吟哦寸寸秋思。

春夏秋冬，以秋天最容易令人觸景生情，對秋興嘆。歷代文人詠景感懷、揮豪弄墨，每屆秋天最甚：秋江清澈，秋雨連綿；秋楓滿樹，秋月皓明；秋風習習，秋水盈盈；秋蟲急噪，秋草枯黃；秋山如染，秋葉若彤；秋花離瓣，秋菊傲霜；秋涼似水，秋夜靜恬；秋思陣陣，秋緒翩翩。

屈原《九歌・湘夫人》：「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是最早詠秋的詩句；漢武帝劉徹的《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已兩千多載了，如今細讀，依然秋味盈然；王勃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而享譽千年；杜甫的《秋興八首》，為詠秋之代表作，而孟浩然的《初秋》，劉禹錫的《秋詞二首》，韓愈的《秋懷》，秦觀的《秋日》，陸游的《秋思》，元好問的《秋懷》等，皆秋詩中上品。

詠秋詞比詩更為婉約溫柔、迴腸耐讀，以溫庭筠的《更漏子・秋情》最牽惹秋思：「玉爐香，紅燭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李

白的《菩薩蠻》和《憶秦娥》都是詠秋之佳作，而南唐李後主的《烏夜啼》就更是秋思之絕品：「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范仲淹的《蘇幕遮・別恨》，歐陽修的《秋意》，晏幾道的《生查子・秋思》、《思遠人・秋意》，秦觀的《滿庭芳・秋情》，柳永的《八聲甘州・清秋時節》，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張孝祥的《念奴嬌・中秋泛月》，李清照的《醉花陰・重陽》，辛棄疾的《漢宮春・秋懷》等等，都是詠秋詞中的佼佼者，千古誦吟不朽。

毛澤東詩詞中，秋寫得很多，也很豪邁。他的《沁園春・長沙》，就把秋色描繪得淋漓盡致：「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他以樂觀筆觸寫秋風：「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采桑子・重陽），「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浪淘沙・北戴河），「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西風漫捲孤城」（臨江仙・給丁玲同志），「秋風度河上，大野入蒼穹。」（五律・喜聞捷報），「劍南歌接秋風吟，一例氤氳入詩囊。」（七絕・紀念魯迅八十壽辰），他寫秋景是充滿信心的，絲毫讀不出悲涼傷感，這一點是歷代文人所欠缺的。

大地秋暉殘照，秋影孤憐；秋霜冷白，秋氣蕭條，令人想起「秋風秋雨愁煞人」（清・陶澹人《秋暮遣懷》），想起就義前吟此詩句的鑑湖女俠秋瑾，想起秋刑殘酷，秋決無情。天上秋光皓潔，秋露晶瑩；秋星閃爍，秋色清澄，令人感到秋心豁達，秋意深濃。秋思就是這樣形成的。

殘花飄落，秋緒低沉，秋英滿地，秋瓣餘香；對酒當歌，秋懷開朗，秋興暢酣，秋吟泉湧。看江上秋波潮漾，秋水葉浮；聽耳邊秋籟如歌，秋聲似曲。望秋雁陣排，秋鴻漸遠，嘆秋空已澈，秋月初圓。秋怨乎？因秋盡則迎冬也，故送秋比辭夏難，秋去則年終在望，冬來則歲暮隨臨。

漸聞秋韻鳴空，秋音徹夜，乍見秋楓遍野，秋葉滿山。是秋收季節，處處秋華，秋芳馥郁；值秋實熟時，盈盈秋穗，秋谷金黃。秋林似火，秋月分輝；秋光若畫，秋色如詩，秋還是美的。

秋高氣爽，秋夜夢寒，秋霜滿鬢，秋怨盈樓，依然是那一輪明月，那一季清秋，有人歡樂迎秋，有人感慨悲秋，秋月無言，秋暉依舊，其實，千古相同皓月，不同的只是賞月的心情罷了。(第 208 篇) (2000.09.08)

詩　癮

其一

細嚼詞花啃韻根，磨平斧跡少刀痕。餘生有幸書香在，半世無為筆債存；

萬里詩空唐宋月，一腔龍血漢秦魂。精雕苦鑿腸枯竭，怎奈騷壇未入門。

其二

平仄盈爐韻火紅，一窗柔雪入壺中。登高愛詠王維月，買醉常思太白風；

吟海浮沉詩網滿，書山來去酒錢空。寧無媚骨追文醜，願有丹心學放翁。

——作詩偶感二首

上期詩壇刊出譚銳祥詩翁兩首七絕：「詩癮」，讀後感慨萬千。「半醉半醒惘若癲，歡諧笑謔欲登仙。唱酬賡詠酣中索，披綣忘餐讀杜篇。」「志氣相投墨硯邊，同彈曲調樂陶然。功名利祿如流水，獨有吟情興未蠲。」譚公用平凡的筆調，寫出作詩的苦和樂，真情流露，令人反思。

愛詩愛到上了「癮」，以至「披綣忘餐」、「惘若癲」、「欲登仙」、「酣」、「樂陶然」，視「功名利祿如流水」，默默耕耘，醉心寫詩，把作詩當成一輩子的樂事，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一步一個腳印，堅持到底，像這樣「志氣相投墨硯邊」的詩痴，在世上究竟還能找得到幾人？

剛學詩的朋友，起初由於好奇，興趣漸濃，後來略識皮毛，就以為已經可以獨當一面，自我感覺良好，經過數年之磨練，切磋對比，慢慢才發覺自己原來還在起步階段，尚未登堂入室，更遑論自成一家，於是就會出現兩種可能，一是甘心放棄，認輸封筆，一是快馬加鞭，急追猛趕。

日前許老師從多倫多來，我們天天見面，聆聽他對詩壇吟友之評價，收獲甚豐。他用筆在報紙上畫圈圈，寫評語，一絲不苟，能夠被他評論的，算是有可讀性之詩作，有些則輕輕略過，認為是「唐人街水平」，不值細評。他高度評價譚公名句：「無情不念期終始，有道真應共死生」，指出「詩詞均以“不隔”為好，不隔不等於淺，乃意象清晰，仍可言在意外，蘊藉而意新。」

我請他將拙作六百首帶回去細讀，大刀闊斧一番，他勸我莫放棄寫了十幾年的新詩，認為舊體詩因起步較遲，要達到理想水平真不容易，雖然半路

出家，未必不能成功，但需加倍努力，見縫插針，才可迎頭趕上。他最忌寫千篇一律的應酬詩，最看不起沒有原則就胡亂下筆的稿匠，再三強調要珍愛羽毛，惜墨如金。

詩途遙遠，詩業艱辛，一如既往寫詩的朋友，已屬鳳毛麟角，故每當有新血加入，視如瑰寶，可惜沒幾期就不再有作品寄來；而今，能風雨無阻，給詩壇投稿的朋友，應數伍兆職先生了，無論俗務多忙，應酬多密，他都會在深夜傳來大作，「詩癮」之稱號用在他身上，當之無愧也！

此次去多倫多三天回來，最大的收獲，是買到了夢寐以求的巨冊：《全唐詩》，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康熙揚州詩局本剪貼縮印，原裝十二函，函十冊，收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於康熙四十五年（一七零六年）成書，三百年後還能保持函冊原貌，的確十分珍貴。

市面上不少《全唐詩》，有其名而不「全」，有的僅數千首，有的甚至只有一千多首，正如那套《全宋詞》，標價四百元，一看之下，才知只有一千九百餘首。我跑了幾家，都有不同版本的《全宋詞》，卻難找到唐圭璋主編那部包括一千三百三十餘家、約二萬首詞作的鉅著，可惜！

可見詩癮和書癮，根本就分不開。讀古書，往往只注作者姓字，不著原名，例如曾國藩編的《十八家詩鈔》，稱李商隱為李義山，元好問為元遺山，黃庭堅為黃山谷，若直稱姓名，即屬不敬；工部是杜甫，香山是白居易，昌黎是韓愈，還容易記得，夢得是劉禹錫，明遠是鮑照，微之是元積，就很少人知道了；此行在多倫多買到一本根據嶺南大學一九三七年版影印的《古今人物別名索引》，超過七萬個別名、字號、謚法，對詩學考訂，金石標識，書畫題署，有據可查也。

煙癮要吸煙，酒癮要喝酒，詩癮要作詩。真正上了癮的詩癮，就會無詩不樂，作詩不輟，沒有忙的藉口，絕無懶的理由，更不要用「沒靈感」來作解釋。順境、好境是作詩的優良酵素，而困境、逆境更是作詩的另一源泉。在迷人風景中要寫詩，在感人場合裏要寫詩，在情緒低落時要寫詩，在環境惡劣時要寫詩，但不是借題發泄，不是抱怨於懷，而是用詩的高雅昇華情感，用詩的靈藥治療創傷。沒有詩，沒有書，沒有癮，做人還有什麼意思呢？

詩會諸君都是百中無一、萬中無十的詩癮，因志趣相投而匯集騷壇，形成一股古詩潮流，四十幾期中，發表詩作五、六百首，希望其他詩友也能加入，願中華古典文學之薪火在海外傳燃。(第 213 篇) (2000.10.13)

桂 冠

第九十七屆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奪得此最高殊榮的，是入了法籍成為法蘭西公民的大陸劇作家、小說家、畫家高行健，如此出人意表的結果，震撼整個文學界，令人措手不及，驚喜交加。

千禧龍年的文學桂冠，終於戴在中國人頭上，而且是自一九零一年法國詩人普律多姆榮獲首屆諾貝爾文學獎以來，第一個中國人得獎；然而，高行健將以法國公民身份到瑞典領獎，全球百科全書將注明，二千年得獎者是法國文學家而非中國作家。就像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丁肇中、朱棣文、崔崎等獲獎科學家，都注明是美國物理學家、化學家。這確是個頗為無奈的問題。

其實國籍只是身份象徵，不管怎樣，只要是華人得獎，總是令人興奮的，更何況用華文寫作的高行健體內流的是華人的血；他在江西贛州出生，在北京外語學院法語系畢業，在中國土地上住了將近半個世紀，獲獎小說《靈山》寫的也是中國，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當然，假如諾貝爾文學獎能夠頒發給住在中國而非流亡海外的中國公民作家就更理想了。相信這一天不會太遠了！

沈從文、老舍、茅盾、錢鍾書、冰心，這些已逝世的著名作家都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躺在病床上的巴金已經九十六歲了，能否在有生之年獲獎，成數甚微。這裏面還牽涉到外語翻譯問題。日本出了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川端康成（1968）和大江健三郎（1994），他們的作品英、法、德、西文版，早在獲獎前已流傳西方文學界，並曾作為大學東方文化課程研究題材。高行健是中國國際書店的法語翻譯，精通法語使他很快在西方文學界受到重視，再加上他以難民身份尋求政治庇護，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三十年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不同的是，曾在勞改營中服刑八年後又流放三年的索爾仁尼琴獲獎時仍留在蘇聯，不敢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直到一九七四年二月因「古拉格群島」一書被控以叛國罪遭逮捕，翌日驅逐

出境，才領取延遲了四年的獎金；可幸的是，他於一九九零年恢復蘇聯國籍，結束十六載之去國流亡生涯。

也可以說，諾貝爾文學獎還是以西方文學界為主。試總結一百年來九十七次獲獎名單（有三屆無人獲獎：1914,1935,1943），美國十二名，其他美洲國家六名（智利兩名，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墨西哥、聖盧西亞各一名），亞洲四名（日本兩名，印度、以色列各一名），非洲三名（尼日利亞、埃及、南非），澳洲一名，可見還是以歐洲為主。歐洲十九國共七十三人得獎，約佔總人數的八成，其中法國十二名，瑞典八名（其中三名與他人平分），英國和德國各七名，意大利六名，西班牙五名，愛爾蘭和蘇聯各四名，挪威、波蘭、丹麥各三名，比利時、瑞士、希臘各兩名，芬蘭、冰島、南斯拉夫、捷克、葡萄牙各一名。全球共有卅二國作家獲獎，但國籍就相當混亂，入籍公民很多，有三位拒絕受獎，有一位去世後才獲獎，加拿大至今還沒有作家獲獎。

遍查家中書籍，有關高行健的資料極少，《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只在「現代戲劇文學」條目中簡單提到幾句：「高行健的《絕對信號》、《野人》……等劇作，雖題材各異，在戲劇結構和藝術表現形式上也都進行了大膽的探求，為話劇藝術的現代化和多樣化做了有益的嘗試。」而那本《中國文學家辭典》也只是簡略介紹生平和作品目錄，還將出生地贛州寫成了泰州；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新中國文學詞典》，就有「高行健」和「高行健戲劇集」兩條目，以及其作品「絕對信號」（合編）、「車站」兩條目，並給予較高的評價：「八十年代初，接連創作出話劇劇本《絕對信號》（合編）、《車站》、《現代折子戲》、《野人》等，引起較大的反響和爭議，並分別被譯成英、法、德、俄、意、瑞典等國文字，受到國際戲劇界的注目。一九八五年出版《高行健戲劇集》。劇本立意新奇、哲理深刻，形式多樣、風格獨特。在學習借鑒西方現代派劇作的藝術技巧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既繼承了中國古典戲曲的傳統手法，又學習借鑒西方現代派劇作的技巧，力圖使話劇藝術具有更強的真實感和感染力，為發展中華民族的現代戲劇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以上評論都只是形而上學的概念性東西，無法窺測高行健作品的精髓。

「車站」條目則無情地批評高行健的現代派表現手法：「在形式和手法上突破常見的規範，但由於過多套用荒誕派的一些表現手段，以及採用一些

語義含混的、多層次的意識流語言，給讀者和觀眾的欣賞造成一定的障礙。同時，沉默人的形象寫得較抽象、簡單，其他人的悲觀消沉情緒，又渲染得太過份。」如今，高行健獲獎，不知今後對他的作品會否重新評價甚至捧上了天？

《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高行健得獎，推翻了中國人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的定論，也讓想得獎的中國作家有了新的啟發：名氣不是主要，融入主流才能夠引起共鳴。(第 214 篇) (2000.10.20)

贈　書

昨天郵差送來了何宗雄校長饋贈的新書《自做豆腐吃出健康》，帶到工廠，利用休息時間瀏覽，獲益良多。何校長將數十年研製豆腐之豐富經驗、切身體會和成功心得公諸於世，還追溯豆腐之歷史淵源，探討豆腐的營養價值，十分難能可貴，相信本書對弘揚和推廣中華飲食文化，肯定會有所貢獻。何校長興學辦校，作育英才，桃李滿門，其成就與此書相得益彰，名垂青史也！

能在有生之年留下幾本書傳世，的確是件人間快事，而若能尋覓愛書人，俾將心血結晶贈予知音，引起共鳴，聆聽迴響，更是兩全其美。家中藏書，最珍貴的，應屬作者親自簽名題字，而對獲贈送的書，往往比買回來的，還更愛惜。對書痴來說，沒有什麼禮物比贈書更為貴重的了。

這些年收到文友的贈書已超過百本，都是擲地有聲之佳作，視為奇珍，特闢獨立書架收藏。

泰國詩人李少儒兄已先後寄來《求劍》（詩詞評論集）、《未到冰凍的冷流》（新詩集）、《五月總是詩》（新詩集）、《言志集》（舊詩集）、《中秋詩集》、《李少儒詩畫卷》等書，他的指畫，名滿湄南，他工筆畫的人物栩栩如生，其泰皇肖像系列，現為曼谷國家博物館收藏。

遠居澳洲的黃玉液(心水)兄這幾年來共贈六本書：《沉城驚夢》（小說）、《溫柔》（詩集）、《怒海驚魂》（小說）、《我用寫作驅魔》（散文集）、《養螞蟻的女人》（微型小說）、《溫柔的春風》（微型小說）。黃玉液兄是澳洲墨爾本澳亞民族電視臺副台長兼節目主持人，他的作品被收

入中、台、澳三地十二種辭典、類典、文學大系、選輯、教科書及文學史中，神交紙上，尚未瞻韓。他還寄贈其夫人婉冰女士的散文集《回流歲月》，筆鋒清麗，篇篇流露真情。

多倫多許之遠老師著作甚豐，他的贈書，他的字畫，都是極珍貴的瑰寶。除了《暗潮》（長篇小說）是在香港買的，《唐人街外史》（程千里）是在多倫多找到，其餘各書都是他寄贈的，計有：《許之遠詩詞初集》、《許之遠詩詞別集》、《致屈原》（新詩集）、《一九九七香港之變》（評論集）、《諤諤集》、《許之遠書畫冊》等，他曾為拙作《泣歌詩集》作序、題簽，還為《無墨樓吟草》校正，是詩詞創作路上的啟蒙老師，所贈「墨梅」，十幾年來一直懸掛廳中。

法國巴黎薛世祺老師除了前述饋贈《八十長青集》、《花都塔影集》、《山水情唱和集》等，還送來七百餘頁厚的《中華詩魂》，蒐集了大陸一千九百餘位詩人詩詞三千多首，洋洋大觀。

汕頭陳國暲老師是著名詞家，他鋼筆字手抄面世的《寒香燕詞草五百首》對我影響很大，他的百首詞集已先後付梓出版了《百蝶戀花集》（一百首《蝶戀花》）和《鷓鴣百唱集》（一百首《鷓鴣天》），後者由其胞妹陳樸用毛筆字楷書抄寫，尤其珍貴。陳國暲老師還送來潮州九十一歲女詩人陳鳳兮的《雨後十年》，陳鳳兮是陳毅留法同學金滿城之遺孀，她與聶紺弩唱酬最多。

法國巴黎姚思的《夜落湄江》，是揭露赤柬殘酷暴行之實錄。像這樣的難民文學，最先出版的有澳洲黎樹的《苦海情鴛》、心水的《沉城驚夢》、《怒海驚魂》、姚思的《患難餘生》，都是活生生的史實。多倫多詩人聞山贈送《印支船民的》歌和《聞山詩葉》，多倫多散文作家阿牛（馬瑞祥）贈《阿牛散文集》（之一、之二），多倫多作家、刻在滿地可的老牛（陳文）贈送哀悼其亡妻萍心（郭莉）的《傷逝》，丹麥郭揮贈散文集《天上人間》，以及已故多倫多詩人郭逸之贈《熹光樓詩鈔》（卷一、卷二），已故張德潛老師生前從美國加州寄贈《鴻爪留痕集》等。

還有一本《我的心在天安門》，是台灣詩人余光中贈送的。猶憶八九年九月廿七日，國際筆會在滿地可開會，我開車陪許之遠老師去酒店接余光中、齊邦媛、俞淵若等幾位作家到唐人街金豐酒家吃飯，席間獲贈這本由余光中主編的《六、四事件悼念詩選》，並用鋼筆寫了幾行留言；當談到大陸

出了一本《台灣現代情詩選》中，收錄了余光中多首情詩時，詩人問我能否割愛，將此書相贈，因為他本人從未見過該書。翌日我將詩集帶去酒店，並邀詩人和其夫人到東坡樓飲茶，還喚了伊麵，一幌就快十二年了，趁記憶還未消失，匆匆寫下這段贈書佳話，作為行蹤見證。

《劉賓雁言論集》是一位住在美國的朋友贈送的，收到幾天後適逢劉賓雁來滿地可，在麥基爾大學演講，時間是一九九零年五月八日晚上，在演說未開始時，我把書遞給劉賓雁，他在扉頁上寫了幾句話：「謝謝您對我的關注，希望今後能在探討中國問題上有機會合作，向您請教。」像這樣謙虛的留言，不知其他朋友的書頁上寫的是否也一樣。作為史料，這些贈書、贈言都有保存價值。而最實用的，還是懷石兄贈的那套廿大本《不列顛百科全書》，愛不釋手，他在扉頁的留言令人回味：「最敬先生誠無悔，不信東風喚不回」，這十四個字比兩千人民幣書價還珍貴！(第 232 篇) (2001.02.23)

管　鮑

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怎麼樣的人，結交怎麼樣的朋友，故有生死之交、酒肉之交、道義之交、互惠之交等。《三國演義》中劉備、關羽、張飛桃園結義，八拜之交，千古傳揚；在中國歷史上，鍾子期與伯牙是高山流水的知音，管仲與鮑叔牙是肝膽相照的知己，柳宗元與劉禹錫是推心置腹的至友，他們都是交友典範。

管鮑之交成了典故，深受後人讚頌，是因為一個「信」字。他倆在南陽一起經商，又一起當兵，還一起當了齊國大夫，追隨齊襄公的兩個兄弟，鮑叔牙侍從姜小白，管仲扶持公子糾。由於齊襄公暴虐荒淫，兩位公子怕遭禍害，都各自投奔外公家去。公子糾奔魯國，姜小白並沒有去遙遠的衛國找外公，而去南鄰的莒國躲避。後來齊襄公和其子姜無知先後被殺，齊國無君，大夫高傒召姜小白自莒國回來繼位，而公子糾也由魯莊公親自發兵送回齊國爭當國君。管仲先率一隊兵馬去擋道截擊，以防對方先入京繼位，並向姜小白發箭，射中帶鉤不死，小白到臨淄即位，是為齊桓公。而魯國兵馬已到齊國邊界，揚言堅持立公子糾，鮑叔牙親自上陣，打了個勝仗，並佔領了魯國的汶陽，魯莊公只好求和；鮑叔牙一定要魯國殺公子糾，交出管仲，魯莊公沒辦法，只好逼死公子糾，拿住管仲。謀士力主若不用則殺之，否則讓此天

下奇才回齊國，必將放虎歸山，但齊國使者斷言，管仲射殺國君，齊桓公非親手殺他不可，魯莊公終於交出姜糾首級和管仲。鮑叔牙在邊境界迎接，老友相逢，格外親切。齊桓公論功行賞，封鮑叔牙為上卿，但他推辭，謂欲成大業，非管仲莫屬，盡管姜小白曾經險死於箭下，他最終拋棄私仇，親自到郊外迎接管仲，任他為相，並尊稱他為仲父。齊桓公在位凡四十三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

管仲位居至尊，功成名就，但始終念念不忘鮑叔牙這位莫逆之交，他曾感嘆道：「以前我很貧窮，與鮑叔牙一起經商，分取財利時，自己取得多，但鮑叔牙不認為我貪心，而知我貧窮；替鮑叔牙獻計謀，弄巧反拙，鮑叔牙不以為我愚蠢，而深信時機有利也有不利；我三次做官，三次都被罷免，鮑叔牙知道我絕非不賢，而是運氣不佳；我在陣上三戰三敗，鮑叔牙不認為我膽怯，他知道我有老母在堂；公子糾失敗被殺，我被囚禁受辱，鮑叔牙不以為我無恥，知道我不計小節而恥於不能名揚天下。真是生我者父母，而知我者就是鮑叔牙了。」（見《史記‧管晏列傳》）

管鮑兩人雖各為其主，甚至勢成敵我，但不影響友誼，這比伯牙和鍾子期的知音更難能可貴，堪稱患難之交、生死之交。李白詩曰：「無令管與鮑，千載獨知名。」杜甫感喟：「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秋瑾詩云：「文字之交管鮑誼，願今相愛莫相乖。」譚銳祥壇主詩嘆：「鮑叔分財終古頌，伯牙合奏曲長留。」管鮑之交，真誠深厚，千古傳揚，永垂不朽也！

家中客廳懸掛著許之遠老師一幅書法，是孔子語：「歲寒，然後之松柏之後凋也。」經得起考驗的友誼，猶如雪中松柏，火裏真金，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真情，平時有酒有肉，稱兄道弟，大難臨頭，見風轉舵，像這樣的泛泛之交，失去了也不必可惜矣。是朋友，不用說客套話，不須計較小節，也不提感恩圖報這回事，彼此單憑一個「信」字，就足夠了。管仲相信鮑叔牙，放心讓囚車押回齊國，管鮑之間沒有任何默契，私底下也沒有約法三章，他們不用指天發誓，信則不疑，絕不避嫌，將生死置諸度外，事前不必猜疑，過後全無反悔，甚至連誤會和解釋都不需要。

能為朋友兩肋插刀，赴湯蹈火，殺身成仁，是件不容易辦的事。數年前那段最困難的日子裏，一群熱心的朋友，路見不平，挺身而出，揮筆相援，此情此景，永遠難忘，此恩此德，銘刻五中。譚銳祥詩翁以詩明志，用律聲

援；懷石兄贈予大量詩篇，義無反顧；伍兆職詞丈多次撰文，慷慨陳詞，理直氣壯。本欄二百篇之際，詩友們聯名登報祝賀，胡楠仁先生撰寫賀詩，譚公、伍兆職、雪梅、耶律、海語、懷石等先生紛紛賦詩填詞鼓勵，這份珍貴詩誼，就像李白詩「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一樣，是難以用尺度容器衡量，更無法憑金錢買到。

六十五期詩壇，千餘首佳作琳瑯滿目，詩會名揚北美，騷朋遍及五洲，飲水思源，吟詩念舊，管鮑之交莫逆，筆墨之情長在，分享滿園詩果，珍惜各方詩誼，但願下一次雅集為期不遠矣。

此文結束前，在電話中喜聞懷石兄順利通過健康檢查，大病初癒，醫療報告平安無恙，吉人天相也，此乃詩壇喜訊，值得大家慶賀一番。渴盼早日出關，重返吟林，更祈珍攝體康，諸多保重！「赤樹蒼江雪漸吹，離鷗斷雁恨飛遲。」懷石君的生花妙筆，又將為詩壇添畫彩虹，幸甚！(第 235 篇) (2001.03.16)

詩　交

其一

幸有子期知伯牙，詩聲遠播到天涯。譚公起灶吟爐旺，劉子添薪韻火遐。

磨瓚尋龍蒐古玉，觀書賞雪孕騷芽。與君唱和嚐醅酒，屋後閑聊互詠霞。

其二

春來蟹爪喜開花，最憶吟坊共品茶。連脈溫寒如手足，知心苦樂若唇牙。

但交磊落紅豬俠，莫計些微白璧瑕。昨夜盆栽驚惡雪，明晨石築浴新霞。

——次韻寄懷石兄二首

三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暖春初降，日麗風和，驅車到磨瓚坊探訪懷石兄，睽違數月，一解惦思牽掛愁情。懷石兄蓄鬍留鬚，我數月鬢髮未剪，彼此看起來放任不羈，疏狂粗獷，嫂夫人拿了照相機，給我們拍攝幾張合照留存，提議沖曬後每人各自在相片背面題詩一首，以資紀念。恰巧當天是懷石兄五十四歲生辰，展讀其愛女手書於生辰賀卡的祝辭，緊扣心弦，感人肺

腑，昔日情懷，難忘往事，依稀浮現眼前。回來後題了兩首詩，聊表寸心也。

翻閱舊日記，追憶與懷石兄的最初交往，還得從四年前談起。一九九七年初夏，報社轉來了白鷗文友的電話號碼，隨即找到她，才知其二哥欲與我結識，並叫我立刻撥電話聯絡，就這樣，神交紙上的心靈獲得了溝通，很快便相約見面，時間是六月卅日，香港回歸的前一天。懷石兄將一封無法寄出的信交給我，並以一塊稀世白璧和一片出土龍胎相贈，如此貴重玉石，送給對古玉一竅不通的門外漢，受之有愧，為了此一饋贈，我下了決心，向這位古玉鑑賞家學一點皮毛常識，還借了幾本出土古玉的專書研習一番，但至今仍不得其門而入，只好觀龍搔首，望璧興嘆矣。

而真正來往，還是由寫詩開始。懷石兄曾蒞臨舍下，並贈了四首七絕，詠桃、茅、藤、艾，取名「詠四祥」，於《華僑新報》第 404 期（1998.11.20）刊出，本欄遂於第 405 期寫了「詩花」，向讀者介紹這位詩壇黑馬。此後的日子裏，陸續讀到懷石詩詞曲賦，詩誼在推敲中增進。

「詩會」一文發表後，懷石兄撰稿支持，為組會催生，經過半年醞釀，終於在九九年十一月六日成立，譚銳祥壇主提議將「魁北克中華詩詞學會」改稱「研究會」，更名副其實。在剛創會那段日子，懷石兄幾乎每天都來電話，週末抽空聚首協商，多次以書信提供寶貴意見，而作詩勤奮，酬唱頻頻，佳句俯拾皆是，成了詩壇主將，並負責接聽詩友電話，記錄存檔，工作量很大。除了參與「緣起」之文書起草，他還為詩會設計會徽，安排每次雅集，為推動舊體詩不遺餘力。

懷石兄見義勇為，可以從他給我的信中一段話看得出來：「我左度右度，覺得你既已提關刀，跨赤兔出戰，兄弟咱俺可不能縮在牌樓裏看你一個人獨個兒挨黑槍，是鐵哥兒的，齊齊上！」果真是熱血男兒。我的很多文章，都先傳去給懷石兄過目，他總認真修改後傳來定稿，這大疊傳真紙，都是他的心血。記得他還曾為本欄隨筆定下題目，把「冤獄」改為「讒訟」，恰到好處。

九九年七月，懷石兄有要事飛北京，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回幾次往返西長安街北京圖書大廈，為我渴盼的那套《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奔走；酷熱的天氣，繁忙的交通，厚厚廿大本裝了兩大箱，幾十公斤重，萬里迢迢親自帶回加拿大，又分文不肯要，還在扉頁上題贈「笑納」，此份珍貴情

誼，已遠遠超出書價千百倍，我內心有說不出的激動，只能寫下那篇「好書」致謝。

家中的蟹爪蘭、秋海棠，屋後的哈爾濱青松，都是懷石兄嫂贈送，他家的瓜熟了，我們成了享用者，他的酒釀成了，我有幸先品嚐，我生病了，他第一時間開車送我去找醫生，而他抱恙半年餘，我卻什麼也沒有幫過，這份歉意，這份內疚，永遠在折磨我，可用「無地自容」來形容。

龍年正月初二，和懷石兄到五知堂拜訪寒門書生，把盞吟詩，撰聯揮墨，拍照存真，此情此景，畢生難忘，寫「雅集」永誌。庚辰二月初四，與胡楠仁君訪磨瓚坊，揭盅嚐釀，每人即席成詩，寫「詩聚」長留回憶。《推敲集》面世，我對自己說，總有一天，我會為懷石兄出詩詞專集，為了這一願望，我已將他這幾年在各報發表過的所有詩作都打字儲存進電腦，備份幾張磁碟。

許之遠老師來滿地可時，曾將其新詩集「致屈原」簽名指定贈送懷石兄，他收到後立刻寫信致謝，特引用一段，以窺見其憂國憂民心思：「我亦布衣之子（父祖輩起即躬耕南洋），卻鬼使神差，親歷中國文革浩劫之始末，又目睹香港起飛、蛻變，本人最後落索於斯，飽嚐北美洲唐人街文化，感觸良多，深痛中華文化飽經風光、折墮，竟致撲朔迷離、邪正難分的境界。觀兩岸之堂皇，域化遊子無奈。初讀《致屈原新詩集》，即不禁掩卷長嘆：徒惹三才士，招魂仔細吟！」

與病魔搏鬥，是對懷石兄身心的最大考驗，勇於接受治療挑戰，從未中途退縮，像浴火鳳凰，眾詩友紛紛祈禱祝福，贈詩鼓勵，終於戰勝頑疾，驅除二豎，可喜可賀。謹以此文，記下難忘往事，為詩交見證，在精神上為懷石兄打氣，並預祝「詩壇百期」出版《賡詠集》之計劃成功。(第 236 篇)(2001.03.23)

祭　詞

有英魂萬里夢中來，相逢淚沾衣。憶當年別後，腥風苦雨，分外悲淒。試問江邊白骨，亂葬築成堤。冷看湄河水，浪捲屍泥。不忍回眸追泣，怕墓崗弔祭，野鬼哭啼。算廿年血債，何日滿冤期？恐孤魂、難平怨恨，念悼詞、天地共哀思。清明雨、洗滌舊夢，泛濫心池。

亂雪紛飛四月天，素花如縞白山巔。大地有情披孝服，神哭，淚珠凝結撒人間。萬樹禿枝悲月冷，風哽，夜空飄絮舞嬋娟。遊子夢迴冤滿腹，孤獨，清明愁緒聚詩篇。

年年四月，斷腸哭奠亡魂節。沉冤千古仇難雪。明日黃花，往事休提說！瀟瀟苦雨天嗚咽，浪濤沖淡湄江血。夜寒影冷風悲啜。人鬼相逢，話舊傷離別。

清明淚雨漲瀾滄，四月悲歌唱斷腸。斫斬殺誅三百萬，屠戕剮戮一千場。坑屍碎體沉冤谷，棄骨拋顱亂葬崗。筆刃文刀君莫笑，荊軻匕首刺魔王。淚別慈顏闖異鄉，人天永隔斷肝腸。紅塵若夢風霜滿，白髮如霜愛恨長。守寡青春催歲月，遺孤少小哭陰陽。年華逝水悲歡去，壯志空留夢一場。廿七年前別故鄉，誰知永訣哭恩娘。一生澹泊無卑膝，半世清貧有熱腸。白髮迎風多颯爽，青山棄骨太淒涼。誰嫌淚灑詞千首，莫笑思親下筆狂。泣血成文寫斷腸，慈萱凋謝幾滄桑。心頭淚雨沉新恨，筆底仇痕刻舊傷。痛飲題詩悲落葉，苦吟思母嘆飛霜。夢中團聚哀離別，不惜魂留亂葬崗。佳節思親感慨長，孤兒泣母倍哀傷。何堪花甲登仙域，怎奈英華落異鄉。寸草無知猶報德，萱花有愛總留芳。先慈淚灑回魂日，赤子詩心一炷香。

廿年心瀑，化瀟瀟淚雨，洗滌羞辱。怎料到、恨海難填，更風起浪掀，鬼泣神哭。往事何如？只剩下，悲歌一曲。看孤魂遍處，千堆白骨，哪方投宿？餘生苟活異國。嘆斯人健忘，終日勞碌。莫道啥、雪恥復仇，悵劫後匹夫，苦謀金玉。漏網之魚，且盼那、曙光初旭。祭三朵、明日黃花，卸除孝服。

廿年薪膽，風雪催頭禿。逢人莫提前事，對酒歌當哭。明日黃花謝後，再也無芳馥。詩心孤獨。情懷五柳，難學淵明採東菊。悲詞從此絕唱，面壁

拋榮辱。何必泣血哀傷，閉戶書山讀。沉默消除戾氣，臨老思家國。浮生勞碌。天涯飄泊，一卷低吟已知足。

白髮絲絲夢裡尋，不堪酒醒隔陽陰。劬勞願作書生婦，守寡空懷烈女襟。哺育憐兒兼父職，薰陶訓子盡慈心。流亡訣別遠方去，罔報春暉負疚深。康乃馨香感賦吟，恩娘叮囑響迴音。無情戰火摧家道，有愛天倫鑄孝心。痛失萱親魂去遠，空留寸草恨猶深。追思往事如雲逝，唯剩寒衣密密針。秋風落葉輓詩吟，苦雨狂歌淚濕襟。故國驚魂遺母訓，家山變色隔慈音。屍浮血海紅潮急，骨湊髏圖赤禍深。二十六年千古恨，難隨湄水洗悲心。又逢忌日惹愁吟，亂葬崗頭恨滿襟。淚燭滴詩哀母位，靈堂唱賦悟禪音。家亡國破悲歌苦，道失仁淪隱疾深。湄水悠悠流不盡，但求為我洗仇心。

黃花凋謝，紅葉飄零，風中倍感神傷。淚雨悲秋，孤身倚立斜陽。魂飛萬千里外，到湄江、亂葬崗旁。夢別醒，哭英靈早逝，人鬼淒涼。泣血滴詩祭母，問蒼天知否？寫斷柔腸。落魄他鄉，閑來煮字情長。思親更難面壁，醉杯中幾許滄桑。盡忘了，把昨日，心底蘊藏。

冷雨濕荒塚，熱淚灑孤墳。關河萬里遙奠，苦酒弔英魂。薤露招靈一曲，鬼影枯墦破墓，無處報慈恩。廿載空遺恨，白骨化紅塵。夢已碎，春去遠，怒火焚。仰天哭問、鄉土何日再沉淪？難忘屠城殺戮，忍看園殃家毀，碧血濺詩文。舞劍妖魔斬，梟首刃仇人。

泣血焚肝二十年，瀟瀟苦雨灑靈前。家亡國破仇難報，月落星沉恨未填；史證堆中挖白骨，深冤路上哭黃泉。招魂又見狂風起，一曲悲歌震海天。天涯落魄憶屠城，廿載冤深豈忘形。枯骨多情埋沃土，白花無意祭墳庭。孤魂號泣湄江血，野鬼啼吟遍地腥。曠古悲歌千古恨，逃亡路上覓親朋。招靈故里淚傷春，薤露迴旋震鬼神。血海冤深深萬仞，骸山恨滿滿千垠。該譏玉帝驚妖孽，更笑閻王怕惡紳。雪恥何須菩薩助，丹心鐵骨醉紅塵。

廿載民殃家禍，千江恨水仇波。山哭海啼哀白骨，雨苦風悲咒惡魔，鬼魂嗚泣歌。旦夕城沉國破，霎時血淚成河。孤子避秦心疚重，慈母臨終抱憾多，仰天嗟奈何！

淚泉乾，詩韻苦，無墨祭先母。廿載匆匆、禿筆已陳腐。有誰記得當年？腥風悲雨，多少恨、長埋鄉土！哭聲楚。頃刻家國沉淪，屠夫若狼虎。魂斷荒山、亂葬骨難數。一生清白慈娘，臨終孤影，滿腔志、永垂千古！

燭淚搖紅，香灰掩恨，祭台煙縷。殘陽漸暗，乍見滿天風雨。盼英魂、萬里到來，一銷廿載冤和苦。問夢迴幾度？相逢悲泣，別離淒楚。思母，陰陽阻。哭亂葬荒山，有誰掃墓？屠夫血債，鐵面閻羅知否？願先慈、安息樂園，永生佛國登淨土。送娘親、叩首依依，望斷黃泉路。(第 239 篇) (2001.04.13)

尊 師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由啟蒙開始，也記不清總共有多少位老師曾教過我，但有一點時常牢記：一日為師百世尊。隨著年齡的增長，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師，最年輕的也跨越古稀七十了。這幾年來，散居各國的老師先後離開塵世，依然健在的就更令人珍惜。每次聽聞噩耗，內心陣陣哀傷劇痛，說真的，很怕為先師寫悼詞，突然間發覺，能報師恩的機會是越來越少了。

韓愈有「師說」流傳後世，該文雖短，但說理清晰，論證雄奇，他開頭說道：「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韓愈認為，不分地位高低，也不管年齡大小，道理在哪裏，老師就在哪裏，他直言駁斥那些覺得從師羞恥、不肯謙虛向地位低的人請教的士大夫階級，可謂一針見血，義正詞嚴也。

尊敬師長，是崇高美德，是中華民族優良傳統，也是古代文明的標誌。尊師要講究內心的敬仰虔誠，心誠則禮敬也。在儒家思想、道德、學說、規範中，尊師與重教相聯繫，對老師之敬重，有如子女對嚴慈之孝敬，若對老師失敬，則教不重、德不尊。有形的，諸如對師輩之稱呼、禮節，而無形的，則是對老師的思想、學說之推崇，對老師的知識、品格、言行之宣揚傳播等等。

孔子雖然位極至尊，被奉為萬世師表，他卻以郯子、萇宏、師襄、老聃為師，韓愈曰：「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認為：「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智也。」他不恥下問，拜有學問的人為老師，老子當時在洛陽任管理圖書典籍小官，孔子知道後，長途跋涉到洛陽，向老子拜師，學了很多知識，臨別時老子語重心長說道：「有錢的人送行，贈送錢財，有道德的人送行，就送幾句話。我沒有錢財送給你，就送給你幾句話吧！一是你讀了不少書，要吸收其中有用的東西，而不要拘泥於古人的話；二是應當記住，會做生意的人，不把貨物全擺在外面，道德修養高的人，從來不炫耀自己；三是要追求知識和修養，而不應追求地位和享受。」孔子聽了老子的教誨，十分感動，他回去後對弟子說：「鳥，吾知其飛；魚，吾知其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孔子和老子之師緣，千古流傳。

除了孔子尊師老子，歷史上尊師之佳話很多：漢留侯張良尊師黃石公；北宋學者楊時程門立雪尊師程顥、程頤；明代文學家董沄頂風冒雪尊師王守仁；明末抗清英雄、死守揚州的史可法寧死不屈尊師左光斗；清初學者顧炎武寫《廣師篇》倡導廣敬師賢；清代名醫葉天士精益求精瞞名四出拜師；清末名臣張曜以夫人為導師，刻圖章「目不識丁」自勵等，很值得後人學習和借鑑。

稀寶可尋，良師難遇，一生中若得名師指點，終身受用。孔子「有教無類」，只要拿十條乾肉作為見面禮，就能拜孔子為師，相傳孔子門徒多達三千餘眾，其中「七十二賢人」是佼佼者。

時至今天在海外，像孔子收徒的例子已不多，時代在變遷，觀念在更新，加上金錢、名利、身份、環境、價值觀等主、客觀因素的諸多影響，老師的定位發生了變化。有錢報讀私家名校，出高價就能聘請名師，學生交費，老師授課，談不上師恩師德，唱畢業歌後，師生關係告終，彼此就成陌路人。如此類推，繪畫、書法、舞蹈、音樂、武術、烹飪等，論鐘頭收費，教師是職業，師徒成主顧，感情只維繫在課堂上，下了課就各師各法，互不關聯，這和過去華僑辦校不同。

以前僑校課堂班主任相當於家長，對班上學生負有全權管教的艱辛責任，學生接受老師傳授的東西，除了讀書之外，在德育、智育、體育三方面都須兼顧。老師週末還常親自到學生家裏作家庭訪問，與學生家長保持聯絡，師生關係十分良好。由於資訊非常欠缺，老師傳遞之訊息，成了與外界溝通之唯一可行途徑，學生接觸老師的機會比在家中還多，耳濡目染，潛移

默化，對老師之景仰、崇敬有時更甚於父母。老師的舉止言行，在學子純真樸實的心靈留下深深烙印，三十年過去了，印象依然深刻，校園往事時常牽引思維的線索，劫後重逢，悲喜交加，這份歡欣，這箇中滋味，相信世間只有從戰火中熬過來的漏網倖存者，才能感受出來。飲水思源，知恩圖報，是莘莘學子之共同願望，去年六月，來自全球各國之端華校友在巴黎聚合，舉行隆重的謝師宴，約八百人出席，並編成通訊錄，讓失散多年之校友重新聯絡，讓尊師愛校之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譚嗣同說：「為學莫重於尊師。」八四高齡的張德潛老師在美國加州病逝，能在他生前參予《鴻爪留痕集》的打字出書，深感殊榮。享年八十的楊璧陶老師在紐西蘭逝世，能在她旅遊美加時陪伴赴渥太華，終身不忘。八十多歲的郭燕芝老師、陳國暲老師日前從香港寄來一疊詩稿，十分珍貴。許之遠老師身在台灣，每次出書總會第一時間相贈。九二壽翁薛世祺老師也從法國寄來近作；年逾古稀的曾習之老師夫婦，千里迢迢來滿地可探望學生，與騷壇眾吟友唱酬，留下詩篇多首，特編輯成「到訪滿城唱和錄」，在愛明頓《加華報》發表。倘若有時間為各位老師的文集出書打字，這也是衷心願望，至於浩蕩師恩，無法用任何器皿衡量，相信今生今世永難報答也！(第242篇) (2001.05.04)

華 埠

狂風暴雪和警察的罰單/阻嚇不了向此湧來之慾望和勇氣/每人都會本能地不約而同匯集一起/儘管這裏是全市最吵最髒最亂的土地/雜貨店中前擁後擠/總提攜不夠大包小包日愈沉重的鄉愁/總想在龍井茶罐或肇慶排粉中/找到一點足以自豪的東西/小食館裏攘攘熙熙/總品嚐不盡越來越濃鬱的鄉味/總想咀嚼出一點難忘的/那怕是雞零狗碎的記憶/大牌樓下成群相聚/總傾訴不完一天比一天濃厚的鄉情/總想打聽一些大洋另一端可貴的/那怕是未經證實的封鎖的消息/舊書店內人頭密密/總聆聽不厭大聲刺耳倍覺悅耳的鄉音/總想在親切的方言中享受一點/被洋話壟斷後解放出來的愜意/狂風暴雪把流著同血液的人匯集一起/警察的罰單解救不了泊車危機/儘管這裏是全市最吵最髒最亂的土地/你可以尋覓最珍貴的鄉誼

——《唐人街》

定居滿地可廿一年，和唐人街結下不解之緣。儘管人們將唐人街喚作中國城、華埠，我還是喜歡叫唐人街，只有這樣，才更親切。一九八零年的唐人街，可以從舊相片中追溯。當時的麗高士車西街還未改為人行道，車水馬龍；當然也還沒有「朝陽」和「迎紫」兩座小牌樓，「中山公園」和「滿華亭」也沒有；而象征唐人街的寶塔聳立在今日「九歌壁畫」的位置；聖羅倫大道和麗高士車西街角是一間酒吧，大道南北更未建成「鍾靈毓秀」、「踵事增華」的大牌樓。華語影院當時共有四家，「東方」、「樂宮」、「聯華」等三家在聖嘉芙蓮大道，在唐人街就「新國華戲院」一家，放映循環場，票價三塊半。唐人街書店共有四家，香港報紙每月的訂費是十八元。

這麼多年來，唐人街一直是海外文化的搖籃。每個週末，大人們到唐人街買報紙，小孩子來唐人街學堂讀中文，年青人去唐人街買 CD，租錄影帶，到圖書閱覽室看書，老年人往唐人街聯邦大廈談天話舊，下棋閱報，鄉親們在唐人街同鄉會共敘鄉情，善男信女來唐人街廟堂燒香求神，到唐人街教堂祈禱、上主日課。外地親朋好友到滿地可，一定要帶他們去唐人街喝茶，在牌樓前拍照留念；婚宴，壽宴，喜事，喪事，都離不開在唐人街聚會；美容中心，髮型屋林立，中藥材店有中醫常駐，餐館、雜貨店、旅行社、首飾店多不勝計。每逢中秋節或其它節日，唐人街還有擺賣會、舞獅採青、歌舞表演，每年還舉辦祭祖大典，繁榮的唐人街，成了遊客必到之旅遊點。

你一定無法抗拒唐人街之魅力，一股凝聚力，使你一到了週末就自然的想到要去唐人街。因為，只要你到了唐人街，你就像回到了東方，回到了故鄉，你見到的是親切的面孔，聽到的是熟悉的聲音，嚐到的是家鄉的風味，你可以用中國話買東西，你可以用中文閱讀菜單、廣告招牌，你可以找到你自己，你可以自豪的告訴下一代：我們是中國人！這是屬於我們的華埠、唐人街。

滿地可唐人街主要由幾條街道組成，而每一條街道都有段來歷，也是新移民感興趣的話題。部份路段由街道改為人行道的麗高士車街是滿地可最古老的馬路之一，其確實年份已不可考，只知道在一六六五年以前已經存在。維治街是於一九零五年為了紀念滿地可市第一位市長傑克・維治(1787-1858)而取名的。已有一百七十年歷史的聖杜本街，在一八二六年以前也已換了三次名字，以前的寶塔已不在，取而代之是今天的屈子九歌壁雕、西遊記浮雕等藝術品。高地街由一八零一年開始闢建，因該路穿過皮草富商高地的地皮

而取名。歌樂街如果以全名為街名，應該稱為巴格(Stanley Clark Bagg)街，在這位大法官逝世後兩年的一八七五年定名。而最出名的聖羅倫大道，早在三百餘年前的一六八零年就已建成，當時取名聖藍柏(Saint-Lambert)路，以紀念為保衛滿地可而陣亡的四十四歲英雄藍柏上士，直至一七二零年聖羅倫村建成，聖藍柏路才改為現今的聖羅倫大道。黎維克大道原名杜切斯特大道，此名字是為紀念任魁北克省督十年、後任英屬北美總督十年的杜切斯特第一男爵而沿用了約一百八十年，直至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魁北克省長、有「獨立之父」稱號的黎維克逝世卅天後才改為現名。聯邦大廈座落於此路段，一到了週末，這裏便是老人們聚集的最佳場所，特別是大雪紛飛的嚴冬，更是避寒的理想活動中心。



唐人街的每一條馬路都有故事發生。一九八五年初，一場大火燒去聖羅倫大道與麗高士車東街轉角整排樓宇，損失慘重，經過一番努力，唐人街又在廢墟中重建。此後十餘年，儘管經濟不景，逆水行舟，唐人街依然車水馬龍，儘管先後經歷祝融神之數次洗禮，拆樓、動土、搬遷、倒閉等變化此起彼伏，但依然沒有改變唐人街日愈繁榮的景象。可以預測，隨著移居滿地可之華人不斷增加，唐人街擴建的前景在望，唐人街每一條街道，都將是滿地可最重要的地段，未來的唐人街，在帶動魁省經濟繁榮方面更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祝福妳！華埠，歌讚妳！唐人街。(第 247 篇) (2001.06.08)

惜 別

李白《灞陵行送別》：「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正當今夕斷腸處，驪歌愁絕不忍聽。」灞橋，本作霸橋，在長安之東，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故亦稱銷魂橋。唐相國鄭啟喜歡寫詩，有人向他索取新作，答道：「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灞橋邊，驢背上，風雪中，此情此景，才有真情實感，才能寫出佳作。蓋離愁別緒，滿腹悲情，靈感凝聚筆端，最易昇華而成句，歷代詩人送別詩特多，其原因也在此。

李白贈別詩不少，而當以《贈汪倫》最膾炙人口：「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白從秋浦前往涇縣遊桃花潭，汪倫是桃花潭村人，常釀美酒款待他，臨走時，汪倫又來送行，李白以此七絕留別。此詩一掃古人惜別傷離俗套，不用典，不尊稱，不堆詞，清新明快，轉換自然，而依依眷戀之情感，盡在詩中，汪倫也因而名留千古。

李白還有一首《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的送行詩：「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台。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杜甫比李白小十一歲，他倆在東都洛陽相識時，李白已經四十四歲了，在當時詩壇上享有極高的聲譽，而卅三歲的杜甫只是初露頭角，最重要的創作時期還沒有開始。但李白愛才，杜甫謙虛，兩人在理想、抱負、性格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初見如故，相互傾心。李白在洛陽逗留的時間不長，便到梁園（汴州）去了，臨行時杜甫寫了一首五古《贈李白》，並相約在梁園、宋州（商丘）再見。當年秋天，杜甫如約去拜訪李白，恰好邊塞詩人高適也浪遊到梁、宋，三位詩友聚首之情景，直到杜甫晚年寫《憶昔》詩還在追憶。李杜小別，次年秋，又在東魯第三次會面，這也是他倆一生中最後相聚。

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七絕，有「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之句，更是送行詩之絕唱，為全詩最感人之處。兩位老朋友遊覽了黃鶴樓後，在江岸話別，孟浩然登船啟程，李白目送船兒漸漸遠去，船帆由大而小，由清晰而模糊，最後變成了一個小黑點，逐漸消失在江水碧空中，詩人還是不捨得將視線收回，而滾滾長江水依然奔流不息，朝著遙遠天際逝去。

李白送行詩還有「狂風吹我心，西掛咸陽樹。」而崔曙也有「寄心海上雲，千里常相見。」前者托風，後者寄雲，有異曲同工之妙。杜甫仰天長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白居易《南浦別》一字一淚：「南浦淒淒別，西風裊裊秋。一看腸一斷，好去莫回頭。」而寫折柳詩有劉禹錫，他吟道：「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杜牧《贈別》寫得更形象：「門外若無南北路，人間應免別離愁。」王維《贈別》詩有「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他送行詩很多，如送祖詠詩，全用白描手法，不事雕琢而情意深遠：「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末句更傳神：「解纜君已遙，望君猶佇立。」流水湍急，船纜剛解開，祖詠已去遠，而王維依然佇立遙望。樂觀的送行詩，當推高適，他有「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之詩句，意境更佳。蘇東坡用雪泥鴻爪形容人生足跡，「鴻飛那復計東西」，他還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來寫聚散無常。古人珍惜送行，可從上述詩中窺豹一斑。

詩壇自第六十七期刊出敖詩豪先生《致友人》七律後，壇主譚銳祥詩翁率先步和，敖先生漫步滿城詩壇凡廿期，與吟友結下了珍貴的詩誼。時間過得真快，為期半年的探視之旅即將結束，敖先生定於下星期四（八月十六日）返回故鄉福建，詩友們近月來紛紛以詩贈別，與敖先生唱酬之詩合計約四十首，實乃吟壇佳話。為了給大家留下永恆的回憶，上週日中午眾詩友假東坡樓酒家餞別敖先生，並幸邀陳桂先生親臨攝影，沖晒相片多張分贈各人留念，此情此景，豈可無詩？



譚銳祥壇主「吟聲隨韻迭交杯」，他希望「蒼穹若假團圓日，夾道迎君願再來。」許之遠老師與敖先生素昧平生，也寄來送別詞：「相逢正待，別時難了，望碧空飄渺。」並以「思君此去難為別，我亦身如雪裏鴻」來表達離情。伍兆職先生吟道：「一曲驪歌君去後，暮雲春樹夢為勞。」相逢在夢中也。雪梅君曾嘆喟「知音山水逢鍾伯，博學海河見柳韓。」「夕陽古道涼芳草，送別長亭舊曲漫。」海語先生用「筆健飛雲旭嘯虎，墨香浸水月吟龍」來讚詠敖先生，他以詩相送：「長島金風送客遠，九州紫氣迎神蹤。」筆者忝陪末座，試以「詩聲但盼傳千里，豪氣何妨醉一壺」贈之，慨嘆「今日送君明月遠，灞橋楊柳不繫驢。」上述詩作，皆滿城吟友贈予敖先生之薄禮，詩輕義重。敖先生到海外親身體會到「隔洋猶有漢家聲」，喜聞唐音宋韻悠揚，並深信中華文化傳薪接火，後繼有人，想起這些，縱然離別，也堪慰遠懷。願敖先生保重，一路順風！(第 256 篇) (2001.08.10)

結　緣

收到敖詩豪先生從中國福州寄來的信，郵戳上的日期和信中一樣都是九月六日，送達已是九月十七日。敖先生寫信時，紐約的世貿中心還巋然聳立，收到信時，已樓毀人亡，面目全非了。

自古文人多感慨，敖先生以「古人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作為開頭語，真情流露，他感嘆：「我回國半月有餘，憶起居加時，恍若隔世。而今我與加拿大諸詩友關山遙阻，盼眼欲穿，怎不痛斷愁腸？」讀罷賺人熱淚。再看下面這幾段：「現在，每逢週五，都不由想起《新報・詩壇》見報之日，而在國內，由於環境使然，靈感盡失，詩情頓消，毫無閒情逸致，寫不出一個字來，多麼可悲可嘆！」「不知《詩壇》近期辦得怎樣？」「中秋佳節將至，花好月圓，不由又思念起遠方朋友來。」「並代向壇主銳祥先生、兆職先生、雪梅先生、海語先生等致意問候。」

信末，敖先生抒發懷念深情之餘，問起加拿大的紅葉白雪：「國內天氣仍然很熱，有時還是“赤膊上陣”，加拿大下個月就要下雪吧！楓葉紅了沒有？如有回信，不妨採幾片夾在信箋裏，睹物思情，別有一番滋味。」這是一封十分感人的來信，文字樸實，讀之一詠三嘆，如見其人。

信中還附了一張福建青龍山青龍瀑布風景片，並寫著「我即將在永泰縣第一中學任教」。來函讀畢，我立刻回信，但為了等今期詩壇剪報，只好稍後再寄出。敖先生回國時，正好讀到「詩壇第八十六期」，如今補寄自第八十七期至第九十二期，一共六個星期剪報。看到青龍瀑布明信片，就令人想起騷壇幾位詩友「詠尼亞加拉大瀑布」的佳話；陳桂先生還特地專程前往，將瀑布勝景拍攝下來，沖晒多套相贈各人；我則用電腦將諸吟侶詩作列印於相片背面，作為永久紀念。

猶憶敖先生「惜別詩壇」時，眾詩友紛紛以詩送別，總計共廿首；東坡樓上小聚，依依捨別，臨行留影，情景深深牢記；這段萍水初逢、相見恨晚的美好詩緣，銘刻五中。奈何天隔一方，寄書魚雁，再會無期。遙祝敖先生福躬康泰，樂享天倫，情澆桃李；他日有緣，再聚武夷山下。

談到結緣，就不能不說與伍兆職先生的筆墨緣了。彼此在報上神交已久，一直未能見面，機緣巧合，命運安排，我們終於在雅集相識，一見如故，締下了珍貴的詩緣。伍先生作詩十分勤快，短短一年餘間，創作詩詞二百四十多首，幾乎做到「未曾一日無詩」。家中傳真機收到的伍先生詩稿，積累成滿滿四個文件夾，電腦裏存檔的，列印起來也很可觀。有幸能成為「伍詩」的第一位讀者，先讀為快，相互切磋詩藝，斟酌推敲，取長補短，詩誼日愈深厚，友情經得起考驗。

欣逢伍先生七十大壽，很榮幸獲邀出席壽宴，高朋滿座，冠蓋雲集，可見伍先生人緣甚好。大快朵頤之餘，更大開眼界。伍先生教導有方，兒女十分孝順，特選取父親之詩詞，利用業餘閒暇，花了半年時間翻譯成英文，再加插珍貴照片多幀，結集成單行本，交印刷廠付梓成冊，書名為《故鄉月》；事前高度保密，宴席上才揭開謎底，令其父驚喜交加，最難得的，是座中每位來賓都能獲得一本伍先生簽名贈送的詩集。這麼多年來，參加宴會無數，如此別開生面的壽宴，還是第一次親臨。芸芸眾生中，能寫文章的不多，能作舊體詩的，更是鳳毛麟角，以詩集相贈，締結文緣，是最佳的見面禮。伍先生壽宴開了先例，今後詩翁詞丈生日，不妨考慮送詩集應景也。

就在壽宴沉浸在一片詩詞風雅之氣氛中，偶然欣喜結識了汪溪鹿先生。早在九七年中秋，朋友傳了一篇汪先生文稿，內中提及拙作，並步韻吟了幾首詠中秋佳節的律詩，可惜一直沒機緣拜會；伍兆職先生也曾相約共聚，又因故失約，錯過了瞻韓機會。四年過去了，彼此依然心儀詩中，神交紙上。

此次識荊，圓瞻韓夢，深信緣來緣去之說。知悉汪夫人是潮州同鄉，聆聽潮語，倍感親切。當晚又是汪先生杖國之慶，原來他與伍先生同年同月同日生，真是「無巧不成書」矣！

能在詩壇上吟哦唱詠，總算是緣。許多詩友也同樣只讀其詩而未見其人，經過一段日子才相逢，像海語先生，有幸在蘇大姐家拜會結識。還有近日加盟詩壇的譚健民先生，相信也素未謀面。與壇主自九五年在報上唱酬步韻，從未相見，直到作協成立大會上才首次一睹風采。此外，汕頭陳國暐老師，泰國李少儒詩人，也只憑信件往來，多年一直保持聯絡，但素昧平生。像敖詩豪先生，萍水相逢，竟成莫逆。有緣的話，關山遙隔，宛若比鄰；無緣的，隔花人遠，咫尺天涯。

一生中結下了數不清的各種緣，有師生緣、筆墨緣、姐弟緣、夫妻緣、父女緣、佛緣，有些很短暫，有些延續至今，有些相信承傳數代。珍惜每一段緣，即使已經人面桃花，也算是曾經擁有！明天山水有相逢，往時陌路人也會成為今天知己，回首前塵，以上結論全都一一印證了。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七十杖國、八十杖朝，緣起緣滅，試問人生還有多少緣會來，幾許緣會去？(第 262 篇) (2001.09.21)

詩　刊

新報詩壇，納川收瀑兮，巨流匯湧；滿城吟侶，組會結緣兮，弱水濫觴。雅集東坡，夢島盟鷗聚鷺；唱酬北國，騷人覓句尋章。靈犀一點兮，神遊故土；飛雁數行兮，渴盼家鄉。觸景生情兮，愁緒狂潮掀浪；感懷下筆兮，思維野馬脫韁。兩載豐年兮，乍見叢叢花色；百期碩果兮，猶聞陣陣墨香。詠竹題蓮，觀畫最堪嘆慨；讚梅賞雪，填詞尤重鋪張。抽籌分韻兮，自承所學；即席揮毫兮，相得益彰。惟浮生兮庸碌操勞，遠走天涯而駐足；夫前路兮崎嶇坎坷，放歌海外以韜光。聽萬籟之禪音以靜默，彈七言之絕律而清芳。念鑒湖之英烈兮，深秋哭雨；尊太白之節操兮，瘦菊凌霜。驢背推敲平仄兮，慧根初現；蘭亭斟酌切磋兮，正氣方剛。

——《詩壇百期賦》

《華僑新報》詩壇整整一百期，在海外是一項奇蹟。不僅是在滿地可，在加拿大也是唯一的「詩刊」。由於寫舊體詩的朋友不多，到目前為止，還是詩人紀弦說的「詩是少數人的文學」。

中國大陸近幾年來大力提倡和推動古典詩詞，可喜可賀！各省、市、縣的詩詞學會、詩詞聯誼會等社團林立，活動頻繁，經常組團出國訪問。作者隊伍龐大，作品數量繁多，刊物林林總總，但目前有人寫文章指出：「這種現狀只能算是空前活躍，而非繁榮。」其主要因素包括作者、讀者的價值觀，藝術鑑賞水平、審美情趣等，由於大眾文化消費之制約，寫詩「無法提高經濟效益」，「詩刊出版後不能賣錢」，還沒有涉及「尚無流派」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等問題。

由中國作協主辦的《詩刊》，也是新詩和舊體詩混合。毛澤東 18 首舊體詩詞就是於 1957 年在《詩刊》創刊號上首次發表，同時還刊出毛澤東寫給主編臧克家的信件。《詩刊》於 1965 年文革開始時就停刊，正好 80 期；於 1976 年復刊，在 1982 年慶祝創刊 25 週年時，總期數已達 152 期了。

近日收到一冊《湖南詩詞》季刊，已辦了第 55 期，32 開本，厚 130 頁，從目錄來看，仍然是政治掛帥，僅慶祝中共黨代表大會就佔了三分之一。其餘各專題分得頗細，包括「即事抒懷」、「反腐倡廉」、「江山覽勝」、「農村新詠」、「新風讚歌」、「品書論詩」、「緬懷紀念」、「詠史懷古」、「詠物寄意」、「湖海唱酬」、「天涯芳草」、「青山夕照」、「雛鳳新聲」、「風謠雜詠」等，此外還增闢「詩詞論壇」園地，但對毛澤東詩詞也同樣是「只褒不敢貶」。

中國大陸專門發表舊體詩詞刊物還有：《上海詩詞》季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辦，1988 年創刊；《長白山詩詞》季刊，由吉林長白山詩社主辦，1985 年創刊；湖北省黃崗市東坡赤壁詩社於 1985 年主辦的《東坡赤壁詩詞》；江蘇省文聯、江南詩詞學會於 1984 年在南京主辦的《江南詩詞》；廣西桂海詩社於 1984 年創辦的《桂海詩刊》季刊。廣州師範學院於 1981 年主辦過《詩詞集刊》季刊，出了卅四集，便於 1989 年底停刊。由於寫舊體詩的作者多數是老人，詩刊讀者也以老人居多，廣東嶺海晚香園詩社於 1984 年主辦《晚香園詩刊》半年刊，也有幸被蒐羅入百科全書。

中共領袖中，愛好舊體詩的幾位詩人曾經於 1941 年在延安成立了「懷安詩社」，由林伯渠、謝覺哉發起，參加者包括董必武、朱德、葉劍英、陳

毅、吳玉章等，曾出版《懷安詩選》；詩社成立時，周恩來曾在重慶賦詩祝賀。手頭上還有一本《新華日報舊體詩選注》，從 1938 年至 1947 年，歷時九年間刊登舊體詩詞三百餘首，其中郭沫若、柳亞子、何香凝、黃炎培佔了很大篇幅。

由於學舊體詩的人愈來愈少，年青一代更是絕無僅有，青黃不接，後繼無人，是舊體詩未來將面對的困難僵局。中文學校補習班曾辦「詩詞研究」一科，有助於推廣、弘揚。這是一條崎嶇不平的詩路，要一大批人陪你走可不容易，而肯撥出寶貴版面開闢「詩壇」就更是功德無量！迴觀各地詩刊，絕大多數是一年才四期的季刊，有的甚至一年兩本的半年刊，月刊極罕見，週刊就更是鳳毛麟角了。猶憶已故郭逸之詩翁生前曾任多倫多《快報詩壇》主編，每週半版，全部逐字逐句用手抄，才辦了三十多期，郭老就仙遊，「詩壇」從此因花果飄零而宣告結束，十分可惜。

多倫多「湖楓詩社」曾出版唱酬錄，由作者各自手抄；法國巴黎「龍吟詩社」也出過合集；泰國「湄南河吟社」仍然正常活動；還有一個詩社叫做「全球漢詩詩友聯盟會」，九十多歲的薛世祺老詩翁是該會的副會長、「龍吟詩社」和「歐華詩人協會」發起人。寫到這裏，還想到緬尼托巴省溫尼辟有一份《緬省越棉寮華報》月刊，十八年間已經辦了兩百期，每期都有一版「詩詞園地」，讀者遠至歐、美、澳、亞各大洲，我從創刊開始就一直為該「詩刊」寄稿，從未中斷。

《華僑新報》不遺餘力支持推廣古典詩詞，弘揚國粹，功不可沒。僅以此文，向報界辛勤工作的朋友致敬！詩壇每期作品，都是作者的心血結晶，結集出版，作為永久留念，也作為見證。(第 270 篇) (2001.11.16)

師　情

收到亞省愛城曾任歐（習之）老師寄來詩文集草稿，喜悉即將付梓，有幸能先拜讀。作為學生晚輩，撰寫序文是不夠資格的，只能塗鴉這篇讀後感，並試填一首小詞，為師生情誼留佳話。

我和老師卅多年的師生情，畢生難忘。儘管故鄉戰亂，師生失散多年，而前塵記憶猶新，往事永難磨滅。1970 年春，柬埔寨右派軍人朗諾發動政變，西哈努克流亡中國，金邊的所有中文學校無限期關閉，端華師生各散東

西，音訊全無；1984 年夏的某日，在愛民頓街頭巧遇闊別十幾年的老同學，才獲悉曾老師、廖老師夫婦也住在愛城，師生相見，恍如隔世。能在冰天雪地、舉目無親的北國找到昔時母校老師，其興奮的心情，就像迷路孩子被尋獲那麼激動。當我們和兩位老師見面時，竟情不自禁的緊緊擁抱，一股暖流從心中湧上來，那種微妙的感覺，非筆墨能形容。

可惜我們相聚的時間很短。1985 年四月，我離開愛城搬回原居地滿地可。此後十多年間，雖然愛城和滿城兩地相隔四千多公里，老師和我一直保持聯繫，電話交談、信件傳真從未間斷，1988 年間廖老師曾經來滿地可，在寒舍小住兩週，還親自給小女縫製衣裙，並留下難忘照片，成了珍貴人生追憶；1993 年七月，老師夫婦蒞臨舍下小住十天；1996 年四月，老師夫婦到多倫多，我趕往多城，風雪中相會於 CN 塔下；去年四月初，老師夫婦第二次訪滿地可，我們還一起出席潮州會館宴會、詩壇雅集，與詩友唱酬，彼此切磋斟酌，並在報上刊出了廿首詩，堪稱吟壇佳話。

老師夫婦對我親切關懷，諄諄教誨，無微不至，平時我有解決不了的難題，只要向他們提出，一定會通過電傳即刻給予幫助。在拙作《泣歌詩集》準備出版時，老師作序，對我的新詩創作，鼓勵有加；當我的第一本舊體詩詞集《無墨樓吟草》結集時，老師又為之作序，除了對推廣舊體詩詞之工作給予支持，並對我的點滴進步作了詳盡的闡述；還苦口婆心希望我不要通宵飲酒吟哦，不可醉傷身體，字字真情流露，句句銘心刻骨。逢年過節，廖老師總會給孩子們寄來郵包。

十幾年來，師生往來的傳真與郵寄信件，已裝釘成了十幾大本，起了個名字叫《從滿城到愛城——與任歐師來鴻去雁錄》，堆積起來足足有一英尺高。故此，當知悉老師決定出版詩文集時，我第一時間就對自己說，如果時間允許，我希望能為該書打字，一方面能先讀為快，另一方面也有機會回報老師多年的關懷。這個願望直到今天終於能實現，這是我的榮幸！只要有空，便見縫插針。我多麼希望能像編印《鴻爪留痕集——張德潛（君之）詩選》那樣獻出一點薄才綿力。

《紅楓片片情》在「情」方面非常豐富。愛國情、故鄉情、民族情、僑胞情、敬老情、師生情、同事情、校友情、文友情、詩書情、夫妻情、手足情等等，都是難能可貴、正義鏗鏘的。在《神州紀行》一文中，遊記的確做到了邊遊邊記，遊的是神州山水，記的是故國情懷，真摯的愛國情洋溢文

中；《令人永遠懷念的客家鄉》一文，對老家的一草一木如數家珍，故鄉情凝聚筆端；《保釣勇士搶灘登陸釣魚臺》、《強烈抗議印尼排華》、《紀念南京大屠殺》等律詩，《中國人是醜陋的嗎？》一文，民族情表露無遺；《總結歷史教訓》，《拯救苦難同胞》、《風雨蒼黃廿五年》等文，對印支華僑難胞之情可昭日月；一系列的講話、序跋、專訪，繼承禮敬耆英傳統，弘揚敬老尊賢情愫；而更大篇幅是親情、友情：《堤岸義安校友聯歡會》的校友情；《全球端華師生巴黎聚會》的師生情；《人人敬愛的薛世祺老師》、《我的恩師張君之》、《深切悼念楊璧陶老師》的同事情，追悼詩人郭逸之先生、文友萍心女士、張展鵬先生、陳一鶚教授等的文友情。



《紅楓片片情》在筆鋒功力上，是值得推介的。由於真情飽滿，有的放矢，故篇篇文稿都是擲地有聲、言之有物的佳作。文章能做到沒有「閑字」、沒有無病呻吟、沒有消化不良等弊端。老師文章有個特點，抽絲剝繭，層次分明，貫穿一線，娓娓道來。長文則分段落，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一絲不苟；小品則簡潔輕鬆，提綱挈領，一讀就明，絕無尾大不掉、模稜兩可之弊。例如在回憶幾位知交之點滴生平細節時，如何處理當年之瑣碎

又難忘追憶，卻不影響行文流暢，就可見其筆桿功夫是否過硬了。《歐遊散記》長文，讀者跟隨遊記，一國又一國走遍西歐，井然有序，起承轉合，恰到好處；既不會離題萬里，不覺得零亂無章，節外生枝；又能兼顧文情，談今說古，觸景抒懷，貫穿史料，這就非時下眼高手低之新手可勝任的了。而舊體詩這環節，就更能看出老師的古文修養和韻律造詣：「放眼全球哀禍劫，埋頭斗室懶吟哦。」「國粹承傳薪火繼，詩園拓展韻苗培。」「視野高瞻能建樹，征程實幹可繁昌。」「清高有品湖荷潔，淡泊無爭老菊芳。」「童年舊事浮身影，暮歲新知湧眼簾。」「夜靜心寒需酒暖，人貧境急見情真。」佳句如雲，文情並茂，枚舉一斑，可窺全豹也。老師詩文集的意境是樂觀積極的，處處體現出活力充沛、幹勁十足、信心百倍的氣魄，文筆清新樸素，用詞輕重均衡，沒有長吁短嘆，沒有嘩眾取寵。

母校碩果僅存的老師中，能出版詩文集的已經不多，《紅楓片片情》之面世，令寂靜了幾年的印支文壇再次掀起熱潮，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新書出版之際，僅呈小詞一闋，聊表衷心祝賀。

沁園春

——賀曾任歐老師《紅楓片片情》出版

巨冊華章，筆調方馨，墨香乍聞。看紅楓片片，山河盡染；彤林疊疊，彩畫初薰。遍處芝蘭，滿門桃李，情繫師生格外親。天涯遠，嘆捧書憶舊，開卷思人。

爭相傳閱詩文。縱倚馬、千言尤率真。讚講壇授課，崢嶸歲月；僑團獻策，叱吒風雲。獨步吟園，同舟韻海，七秩猶存健壯身。填詞頌，祝再添花甲，永葆青春。(第 287 篇) (2002.03.15)

師　誼

這幾天適逢許之遠老師伉儷從多倫多來訪，匆匆三夜四天，短暫相逢，受益良多。我有幸成了他的私淑弟子，十八載師徒情，銘刻五中，永誌不忘。可惜聚少離多，咫尺天涯，怎不慨嘆！

上星期五晚上七點，與懷石到中央車站迎接，由於灰狗長途巴士誤點，八點多才姍姍來遲。許老師夫婦抵步，隨即前往唐人街富麗華酒樓用餐，譚銳祥壇主已久等，我們喝了不少酒，話題圍繞詩會未來發展，滿城文壇動向，又談及香港、台灣政局，以及非典型肺炎對多倫多之影響。

散席已十一點，先到我的新居，由於剛搬進第一天，大箱小箱堆積得幾乎動彈不得，懷石建議到他家暫住，待臥房收拾後再過來。我取了一瓶尚未開樽的 Remy Martin XO 干邑，一塊前往。

午夜十二點才從 Vimont 來到 Ste-Dorothe，安頓妥善後，我們在客廳喝酒，聽許老師評字畫、談詩詞、論時局、賞古玉。滔滔不絕，如飛泉瀉瀑，頗有「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矣。

凌晨近兩點，許老師休憩，餘興未了，我和懷石繼續聊了一個鐘頭，才互道晚安，由於酒喝多了，在他家過夜。星期六清晨六點許醒來，到客廳看報紙，還以為自己最早起，誰知許老師已從外面晨運歸來。懷石夫人弄了鹹豬肉粥和鍋貼為早餐，我們又將昨夜的話題在飯桌接了下去。

中午，到華埠東坡樓喝茶，譚銳祥詩翁為了接待知交，沒有去出席國際龍舟節開幕典禮。詩人雪梅、宋非先後抵步，還有一位心儀很久，卻無緣拜會的女作家冰藍，也應邀出席。我們除了談論唐人街文學，也關心大陸文壇動態，許老師還回顧他於沙葉新、丁玲交往的陳年舊事，談到他如何勸阻沙葉新寫《周恩來傳》，又提及 1989 年國際筆會在滿地可召開年會時，他上台呼籲大陸釋放被囚禁的作家之往事。他讚賞蕭乾的英語，回憶蕭乾在韓國出席國際筆會年會的演講中最後一句英語：「祝中國沒有哭泣的明天！」他勸滯留在海外的作家回流大陸，發揮更大的作用。

當宋非問許老師如何才能寫出好文章時，他舉了一例，謂朱自清的《背影》，全篇散文幾乎找不到一個多餘的字。文章要寫出水準，先打好古文根基，而背誦《古文評註》是最有效之方法。許老師還反駁「經濟是政治的基礎」之論調，認為政治決定一切，沒有好的政治環境，單靠發展經濟，是不

可能，要等到人人吃飽飯後才談民主，那是不符合邏輯的。他還談到周恩來不能制止災難發生，不能算是良相。我們各自抒發己見，無所不談，宋非、冰藍還作了精彩的自我介紹，這一次文人聚集，值得記載。當天下午，我們陪許老師夫婦逛購物中心，晚上懷石在家設宴。



星期天中午，我們在唐人街紅寶石酒樓飲茶。下午，烈日當空，天氣晴朗，我開車陪許老師夫婦到皇家山墓園拜祭其先父許復琴老中醫。忽然天色轉暗，亂雲飛渡，上到山後，找到了墓地，頓時驟雨傾盆。雨中，傘下，陰風陣陣，烏雲壓頂，墳場那肅穆氣氛，彷彿幽靈遊蕩，令人毛骨竦然。燒了紙錢，瞻仰墓碑上許老先生那蒼勁的鄭板橋體書法，默哀一會後離開。一下了山，陽光普照，彷彿到了另一世界，實在不可思議。車中，我回憶與許復琴老中醫相識的點滴，那是廿幾年前的事，當時我還未認識許老師，因身體不適，給老中醫把脈，後來才知道他精於詩詞、書法，家中藏有許復琴著的兩本《中國文學史》（上下冊），可惜沒有得到他那鄭板橋體書法。

週日晚上，譚銳祥壇主在華埠君悅酒樓宴請許之遠老師夫婦。散席後我們觀看滿地可夜景。許老師夫婦在我的新居下榻，和我喝了幾杯，對我的詩作逐一評議，他對我辭去《世界日報》之《加拿大詩壇》主壇一職深表惋惜，希望我深思熟慮後，能改變初衷，收回成命，認為我困守在滿地可一隅之地沒啥前途，應該到大風大浪中，才能闖出新天地來。他還為我的新居看風水，並問我如何自製網頁，我答應將其著作上網。夜闌酒美，後園清靜的環境，伴我們度過難忘時光。



星期一清晨六點多，許老師把我喚醒，去附近公園晨運，到麥當奴喝咖啡。我回憶在柬埔寨、越南、泰國之往事，與白聖法師的相處記憶，如何一次又一次失去千載一逢之良機，如何在生死邊緣度過險關。他說我的命運與筆名有關聯，建議我將使用了近四十年的筆名棄之，恕我難以辦到。從公園

回來，我們又將話題移到客廳、飯廳，我對香港政局之隱憂談了自己的看法，許老師便將他昨夜寫好的稿共五張紙叫我傳真去台灣一家著名的政論雜誌社，我從文章中得到答案。

中午，懷石夫婦來後，我們去吃越南粉。下午一點半，我們在中央車站送許老師夫婦回多倫多。依依不捨目送巴士遠去，此次一別，許老師又將留在台灣數月，我有點茫然。有一件事令我告慰的是，許夫人與我同姓，她說：「盧是小姓，你是我的宗弟，不要叫許太那麼見外！」所以孩子們便應改口喚她「姑媽」，她喚內子為「亞嫂」，我喚她「家姐」，這還是此次意外收獲！(第 358 篇) (2003.07.25)

雅 聚

九月十三日（星期六），中秋剛過兩天，雖然氣象台預測將會有雨，但老天作美，風和日麗。正如王羲之《蘭亭集序》所云：「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蘭亭雅集於公元 353 癸丑牛年，而 1650 年後的 2003 癸未羊年，遠居北美的騷壇吟侶，又作一次別開生面的雅聚，值得一記。

一大清早，喜接汪溪鹿先生傳真，謂昨晚我打電話時他已入睡，今晨醒來得知有雅集，立刻準備赴約，我將譚銳祥壇主之嘉華樓地址告知，約定十一點在那兒集合。匆匆開車離開拉娃，先去西餅店訂一個十二吋生果蛋糕，一個鐘頭後來取。然後驅車到南岸寶樂山區何宗雄校長家，他與夫人正忙著為新學期學生之書本分類，想起他倆廿幾年來為弘揚中華文化辛勞忙碌，令人肅然起敬。接了何校長，直赴嘉華樓，只見專程從多倫多趕來的子漢先生、汪溪鹿先生和夫人黄明嬋女士、COFI 同學劉真女士以及雪梅兄等已抵步，我抽出一點時間，去取蛋糕。再返回嘉華樓時，伍兆職先生、懷石兄和海語君都已到達，我們開了三輛車，取道 Papineau 沿 19 號公路進入拉娃。

本來的計劃是先去飲茶，但考慮到大多數詩友都是長者，若到酒樓輪候位子，實在好辛苦，所以取消飲茶，直接到位於 Vimont 區的寒舍。眾詩友抵步時，吳瑞琪姐夫已先在舍下等候，高朋雲集，小樓客滿，蓬篳增輝。老伴以潮州小點招待佳賓，先吃碗雞粥，再嚐水晶包、韭菜糕、海蜇燻蹄。到屋後寬敞陽台團坐，享用潮州茶、咖啡，甜品有燉蛋、月餅，無拘無束，談笑風生。

我與譚銳祥壇主於下午一點先離開，趕去唐人街出席華埠清潔日對聯比賽頒獎典禮，來去匆匆，再折回拉娃。子漢先生帶了錄影機、攝影機，穿梭於詩友間獵取鏡頭，忙得不亦樂乎！懷石兄從他家裏帶來文房四寶，鋪放在陽台圓桌上。他和雪梅磨墨，每位詩友都聚精會神翻閱韻譜。



古典音樂優美旋律中，譚銳祥壇主揮毫起韻，他寫下：「中秋詩會慶團圓」首句，起了一先韻的「圓」。眾吟侶搜腸索肚，尋章覓句，心裏推敲斟酌，口中唸唸有詞，終於，伍兆職詩翁接了第二句：「雅聚盧園學聖賢」，將後園稱為盧園，是伍老之首創也。首聯過後，接下去的第三、四句是頷聯；海語君作了上聯：「賡詠四年神曲幻」，點出詩會四年成就。雪梅兄對了下聯：「唱酬千日美音傳」，相當工整。第五、六句的頸聯由我和懷石兄接力，我眼高手低，狗尾續貂，想起王羲之《蘭亭集序》，寫下：「蘭亭韻事古今讚」之上聯；懷石兄擅長寫景，他環顧後園，有高逾四米的柏牆圍繞，有何宗雄校長贈送的翠竹亭立，於是對了下聯：「麗璧閑庭柏竹牽」。如今，只剩下尾聯兩句，但還有四人未下筆，惟有第八句由三人各自發揮。「起」和「承」都有了，子漢先生接了第七句：「淡泊逍遙祈健在」，這是全詩中的「轉」，最後的「合」，就必須與第七句緊緊相連，汪溪鹿先生用「滿城墨客效騷仙」來回應；吳瑞琪姐夫以「耆英吟侶勝天仙」作總結，何

宗雄校長著重個「情」字，寫下：「隆情可貴勝凡仙」，各有千秋，恰到好處！

懷石兄心血來潮，還寫下「無墨樓熬千斗墨，沉香苑夢滿城香」之聯句相贈，並對「熬」字和「夢」字作了畫龍點睛之妙解。老伴和女兒捧出生日蛋糕，上面寫著：「祝伍兆職、汪溪鹿詩友生辰快樂」。九月十五日是他倆壽辰，大家拍照留念，享用蛋糕。汪溪鹿先生講話時，語重心長地引用了王勃在《滕王閣序》裏的名句：「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回顧崎嶇往事，追思坎坷一生，仰天嘆息，感慨萬千，令聽者無不深受感染。汪先生在比利時最古老的盧萬公教大學（1425 年建校）攻讀法律，何宗雄校長在法國里昂大學科學院考取生物化學博士，他們都是飽學之士，棟樑之材。譚公、伍老、何校長、汪先生、姐夫、子漢先生都是年逾古稀高齡的前輩，他們有豐富的人生經驗，有難忘的滄桑閱歷，在他們身上，一定能學到很多東西。能將這些高賢聚合，是我夢寐以求之夙願，懷石兄的贈聯中，「夢」字可圈可點也。

子漢先生將一本《元曲鑒賞詞典》複印相贈，又借來一冊《越南、柬埔寨、老撾華僑華人漫記》，還提及「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正在編寫一套《海外潮人系列叢書》，已出版《潮人在泰國》、《潮人在越南》，正在編寫的還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法國等，現計劃編寫《潮人在加拿大》，由多倫多幾位潮州文人統籌撰寫，他希望我能提供滿地可潮州名人之資料，並列了一張清單，我認為名單應該由魁省潮州會館諸公決定為宜。子漢先生沒有過夜，當晚便趕回多倫多。

由於有一些詩友晚上還有節目，我們的雅集在下午五點前結束，詩友們每人留下一首詩，刊登於今期（第 195 期）詩壇上。懷石兄還寫了一篇「秋聚餘興文」，謂他與園中噴泉對話，妙趣橫生，值得公諸同好。汪溪鹿先生夫婦邀請我們下次雅集到他們家去舉行，希望這一天不會太久。(第 366 篇) (2003.09.19)

入　門

《蒙城華苑》之專訪播放後，引起某些朋友對舊體詩之興趣，紛紛將節目錄了下來，並在電話中詢問「什麼才是符合格律的詩？」他們坦言連如何評賞都未入門，更遑論作詩。要啟蒙就要從最基本入門開始，希望我能用最精短的文字，簡單扼要、直截了當集中介紹作舊體詩必須遵守的幾個關鍵性原則。雖然這七年來我在這方面已經寫了很多，希望這一篇能對初學之朋友有用。

首先要說明，這裏的舊體詩是指格律嚴謹的近體詩，而非不講平仄的古體詩。近體詩主要分五言、七言。八句為律詩，稱五律、七律；四句為絕句，稱五絕、七絕。律詩八句中，第一、二句稱首聯，第三、四句稱頷聯，第五、六句稱頸聯，第七、八句稱尾聯；頷聯、頸聯必須對仗。如果將頷聯、頸聯四句抽掉，只剩下首聯、尾聯，就稱為絕句。超過八句稱排律，但必須講究對仗。弄清楚什麼是律詩、絕句，今後就不會稱四句七言為七律，或稱八句不對仗的五言為五律。

接下來先明白什麼叫平仄。注音「陰陽上去入」五聲中，「陰陽」是平聲，「上去入」是仄聲。「衣宜以意益」五聲中，「衣宜」是平聲（陽平、陰平），「以意益」是仄聲（上、去、入）；「烏無五霧屋」、「妻齊起氣泣」、「呼胡虎戶忽」、「詩時史事失」、「梯題體剃踢」，除了陰陽的「烏無」、「妻齊」、「呼胡」、「詩時」、「梯題」是平聲，其餘各字都是仄聲。

詩句之平平仄仄，像音樂的拍子，讀起來鏗鏘悅耳，抑揚頓挫。拍子打在第二字、第四字、第六字，故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口訣。「平平仄仄平平仄」，「青山有幸埋忠骨」，第二字「山」是平，第四字「幸」是仄，第六字「忠」是平，「二四六」的結構是「平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白鐵無辜鑄佞臣」，第二字「鐵」是仄，第四字「辜」是平，第六字「佞」是仄，「二四六」的結構是「仄平仄」。故查看一首詩是否平仄出錯，從「二四六」下手，例如「神州五號上太空」，其「二四六」的結構是「州、號、太」，即「平仄仄」，「太」字就必須換為平聲的「天」；又例如「長白山麓見牛羊」，其「二四六」的結構是「白、麓、牛」，即「仄仄平」，「白」字就必須換成平聲字。如此類推，「水落石

出」的第二、四字是「落、出」，必須改第二字或第四字為平聲；「一國兩制」，在詩格中，第二、四字「國、制」是仄仄，平仄失粘也。

有了平仄，就可以寫詩了，但還必須押韻。吟詩跟讀散文不一樣，是因為從押韻的韻腳，可以享受到音韻上的回環之美。沒有押韻的句子，不能算是詩，既使是打油詩、順口溜，也要有韻，才能琅琅上口。不論絕句、律詩、排律，都必須一韻到底，不許鄰韻通押，否則便是出韻，是犯忌。詩韻依據韻書，韻書之作始於梁朝沈約，至隋朝陸法言著《切韻》，共分 206 韻部，分部太細，不便押韻，唐初規定相近的韻可同用；宋稱《廣韻》；南宋平水人劉淵編《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把《廣韻》合併為 107 韻，後人又減為 106 韻，這便是沿用至今的《平水韻》。通韻是指兩個或以上的韻部可以相通，如「一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十四寒」與「十五刪」等可通押；詞可用通韻，格律詩則受嚴格的限制，須韻部相同，不許鄰韻通押。很多初學律詩的朋友，對詩韻搞不清楚，結果出了韻還不知，原因是他們以字典裏的現代漢語為依據，錯得相當冤枉。特別是不說入聲字的北方人，如果沒有一本韻書，就更容易出韻。例如：「容」、「胸」是「二冬」韻，「榮」、「兄」卻是「八庚」韻；「何」是平聲「五歌」韻，「合」卻是入聲「十五合」韻，「真」是「十一真」韻，「貞」卻是「八庚」韻；不勝枚舉，可見韻律並非單憑注音分類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九四年出版了一本《詩歌韻腳詞典》，將 106 個韻部合併成 37 個，這樣一來，出韻的流毒就擴散開了，對初學作詩的朋友產生誤導，若以此為依據，以訛傳訛，情況就更加不堪設想。中國特有的律詩遺產，眼看就要崩潰蛻變，優美的音調變成齊東野語，雜聲紛亂，泛濫成災，每個愛詩的人，都應該有義務搶救舊體詩於危亡邊緣！新編的韻腳，已分不出獨用的「十二侵」的「心」、「欽」與「十一真」的「新」、「親」有何差別，分不出「點」和「典」有何不同，更分不出平聲「污」與入聲「屋」，平聲「和」與入聲「盒」，相信李白、杜甫泉下有知，肯定是不會原諒的。積極推廣《平水韻》，義不容辭矣。

最後要講究的是對仗。絕句只有四句，不必對仗，而律詩八句中，頷聯、頸聯一定要對偶，寫一百首律詩，就有兩百副對聯。對仗要工整，必須背誦《聲韻啟蒙》、《對歌訣》。曾收到不少詩作，七言八句，卻沒有對仗，唯一的辦法就是將這不成律的八句切開兩半，變成兩首七絕。

除了上述之平仄、押韻、對仗，還有一些作詩的忌諱，包括「孤平」、「下三平」、「下三仄」等。蘇東坡「水清石出魚可數」、「道人有道山不孤」，上句「清、魚」孤平，下句「人、山」孤平，而詩友犯「下三平」、「下三仄」就更多不勝舉了，更何況還有南朝沈約提出的作詩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這就無法一一嚴格要求了。

弄清楚作詩基本功後，就要背熟格律表。一般分為正格（仄起）、偏格（平起）兩種，大部份押平聲韻，極少押仄聲韻。格律全沒出錯，就要講求練字、意境、氣魄，那是一輩子的事了。

先把詩作好，才學填詞。詞不同詩，不能「以詩入詞」，詩寫得尚未合格，就急於填詞，只求字數符合，失去詞調之優美。好的詞人，一定是作詩之造詣十分深湛、已臻爐火純青之境界。(第 376 篇) (2003.11.28)

散　言

曾經讀過幾則有趣的選擇題，答案在另一頁，揭曉時卻往往出人意表，特譯出來公諸同好。

如果你認識一位孕婦，她已經生下八名兒女，其中三個是聾子，兩個是瞎子，一個是精神發育遲緩（弱智），而她本身又是梅毒患者，你是否會建議這位孕婦將肚子裡的孩子拿掉？如果答案是「應該墮胎！」那麼，你殺了曠世其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曲家貝多芬。雖然這位社會公認的音樂家遺傳了殘障基因，卅歲以前輕微耳聾，49 歲時兩耳完全失聰，但並不影響他的成就。

如果選擇世界領袖，有下列三位候選人，你會選誰？甲，結交行為不正當的政客，請教於占星術，有兩位情婦，同時又是連續不斷地吸煙的煙槍和每天至少喝八至十杯馬丁尼的酒鬼。乙，曾有兩次被開除的不良記錄，每天睡到中午才醒來，在中學時吸毒，每個晚上喝一大瓶威士忌烈酒。丙，獲授勳章的戰鬥英雄，素食者，不吸煙，只在特殊場合才喝點啤酒，從未對妻子不忠。答案：選擇甲，是美國總統羅斯福；選擇乙，是英國首相邱吉爾；選擇丙，是頭號戰犯希特勒。

你能否想像得到自己在一家這樣的公司工作？只有五百多名員工之中，竟然有這些驚人的統計數字出現：29 名曾經虐待配偶；7 名曾犯過欺詐罪被捕；19 名曾簽發空頭支票；117 名曾經至少兩次成為直接或間接的生意破產者；3 名曾服完刑期；71 名因為壞賬記錄而到目前為止一直申請不到信用卡；14 名曾因吸毒罪被檢控；8 名曾犯百貨公司偷竊罪；21 名目前仍牽涉於法律訴訟案中；84 名曾在去年因醉酒駕車被捕。你想知道這是什麼機構嗎？信不信由你，這就是每年通過上百條法律、能彈劾總統、左右兩億九千四百萬人命運的最高權力機關——擁有 535 名議員的美國國會。

可見表面的東西，與實質有很大的差距。誰相信標榜人權至上的美國，會傳出虐待伊拉克俘虜的醜聞？那組照片曝光後，舉世嘩然，「時代週刊」最新一期還以頭套黑袋的戰俘為封面，專題報導這震驚全球的內幕。正當布什公開道歉之時，又發生美國人質被伊拉克綁匪割下頭顱的慘劇，砍首過程被拍成錄影帶播放，慘不忍睹。這位名叫尼古拉・貝爾格的美國費城青年只有 26 歲，既不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大兵，也不是侮辱赤裸俘虜的虐待狂，而只是名手無寸鐵的遊客，他在鏡頭下被五名矇面大漢活活殺死，令人毛骨悚然。猶憶 2002 年 1 月，38 歲的美國《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爾・玻爾在巴基斯坦也遭到綁匪斬下首級，並拍成錄影帶，此風一蔓延，後果不堪設想。

美國佬在越南飽嚐苦頭，如今又在伊拉克歷史重演。美軍一天不撤出，傷亡數字有增無減，綁架和殺害人質的駭人聽聞慘劇層出不窮，美國人自己釀造的苦酒自己喝下。美軍大肆轟炸，無辜平民婦孺老幼慘遭殺戮，布什完全不需要負任何戰爭責任，家仇國恨繫於一身，這筆債伊拉克人遲早會向美國佬算清。可以預測，美國大兵惶惶不可終日，美國遭到的報復一天比一天嚴重。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美國可以擁有核武器，卻不准他國試爆；美國處處以國際警察的身份干涉他國內政，美國向他國出兵，不必領會聯合國的反對，像這樣強大的國家，到底人權記錄有沒有污點？如果從表面的繁榮富強，美國這金元帝國是至尊無敵的，然而真相呢？

美國審訊戰俘的可怕黑幕，相信比起女兵虐待赤裸囚犯有過之而無不及。「時代週刊」透露，這種盤問俘虜的方法「自古以來」就「慣用」，往往能收「殺一儆百」之特效。美國的盟友以色列也學到了主子的一套蠻橫不講理的本領，腦滿腸肥的沙龍下令暗殺巴勒斯坦哈瑪斯領袖亞辛和蘭提西，

又計劃暗殺阿拉法特，哭訴無門的巴勒斯坦人唯有以自殺式炸彈自我引爆來報復矣。

伊拉克戰爭並沒有使油價下跌，反而漲至 1990 年 10 月以來最高價：原油每桶 40.50 美元，滿地可汽油價由每公升 87.4 仙激漲至 98.9 仙，駕車人士怨聲載道，苦不堪言，昨天有組織發起全面杯葛 Esso 石油公司的行動。油商發言人的答辯還是爛調：加拿大的油價還算合理，君不見法國、香港、泰國汽油每公升兩美元。油公司賺個盤滿缽滿，一句「稅收過重」就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禽流感殺了千萬隻雞，美國因加拿大不肯出兵伊拉克就藉口瘋牛症嚴禁加國牛肉入口，名列七大工業國的加拿大一病不起，加幣由一月份的百元兌換 78 美元，滑落到昨天的 71 美元，馬丁總理甫上台就面臨聯邦贊助醜聞的困擾，加拿大能否站穩腳根不被美國欺凌而依然保持獨立外交？

不管你選擇羅斯福、邱吉爾還是希特勒，你都沒有錯！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權，而且對與錯是相對而非絕對的。你投連戰、宋楚瑜也好，你投陳水扁、呂秀蓮也好，誰想保住總統寶座，就必須拿出成績來，否則，既使國民黨百年老店也一樣被稚齡十幾年的民進黨推倒。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選民可以憑神聖一票選你出來，也可以憑不信任票推你下去，願掌權者「好自為之」。(第 399 篇) (2004.05.14)

雅　敘

野外呦呦有鹿鳴，隱居思五柳，彷淵明。老汪淡泊棄功名，何所欲？杯酒賦真情。

雅敘響詩聲，聯吟留墨跡，樂無爭。偷閒半日慰平生，知音在，酬唱聚群英。

小重山——鹿鳴園雅敘

七月廿四日（星期六），本來氣象局預測會有雨，老天作美，萬里晴空，風和日麗。由於紫外線指數在八、九點以上，我的眼睛剛切除白內障，不宜受光線刺激，所以一直戴著墨鏡，不敢解除。一早到蘇大姐家接了海語兄，又去聖多米尼克路接雪梅夫婦。抵嘉華樓十點半，譚銳祥壇主與懷石夫

婦先去南岸，我再到唐人街接雷一鳴先生，約定在柏齡廣場與何宗雄校長夫婦匯合。

由我帶路，遠離城市塵囂，穿越荒郊僻壤，路經農舍田家，來到仙鄉綠野，訪尋世外桃源。鹿鳴園佔地三萬平方呎，綠草如茵，淡恬幽靜，鳥語花香，最宜歸隱。應園主汪溪鹿、黃明嬋伉儷之邀請，眾詩友陸續前往，伍兆職夫婦、蔡蔭泉夫婦等已先抵步。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汪老倒履出迎，汪太熱情接待，並一一介紹其老友、老同學、老同鄉、老鄰居給我們認識，大約近三十人的聚會，十分熱鬧。戶外餐桌上擺滿美食，有汪老的東北水餃，有雪梅夫人的越南粉卷，有鄰居韓太的台灣滷肉，以及其他十數種不同風味的佳餚，還有譚公帶來的美酒。



主人家黃明嬋講話，席上，汪老介紹他的東北老鄉、老同學路志高先生，聽路先生談他如何前往西班牙留學途中，因蘇彝士運河沉船封鎖而繞道非洲好望角前往馬德里的趣事，後來他再跟隨聯合國農業發展基金組織走遍非洲四十多個國家，這個豐富的人生閱歷令人嚮往。汪太請蔡蔭泉先生負責全程錄影，並逐一訪問每位朋友，包括何時抵達魁北克，家庭成員，孩子教育程度，生活狀況，特別是文化生活，加入詩詞研究會後的心得，俾將這錄影帶介紹給主流社會，讓他們知道，唐人街文化不僅僅只是吃吃喝喝，唱唱跳跳，還有文學創作；讓老外知道，中華文化不僅僅只是烹飪煎炒、舞獅舞

龍、打功夫、賽龍舟，不僅僅只是開餐館、雜貨店、洗衣店、中藥店，還有最傳統的古典詩詞創作、書法、國畫、琴棋。每位朋友都對著鏡頭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大家不分彼此，都是汪老的朋友、客人。講英語、法語、國語、粵語、台山話、潮州話，皆各有千秋。這裡面有來了五十多年的老華僑，有剛來幾年的新移民，有批發商，有廠商，有餐館老闆，有專業人士，有投資顧問，有教授，有打工仔，有家庭主婦，有傳教士，有教堂執事，有義工。

汪太有組織集體聚會的豐富經驗，所以沒有冷場。她還安排所有朋友在草坪上排列拍集體照留念；又以粵語和普通話朗誦詩友們贈給鹿鳴園的詩篇；還引導大家參觀她親自種植的各類瓜果蔬菜；並到菜園裡摘了一包又一包的韭菜和其他數之不清的收成品送給每一位朋友。汪老又把親自培植的一盆盆檸檬送給詩友帶回去種植。當大家興致勃勃之際，懷石兄將他的文房四寶亮了出來，於是搬出長桌，置於樹陰下，鋪上黑綢、宣紙，聯吟正式開始。壇主譚公以「鹿鳴園裡會群賢」起韻，海語、雪梅、白墨、汪溪鹿、何宗雄、懷石、雷一鳴等先後即席揮毫，可惜伍兆職先生因有其他活動與一班朋友先告辭，錯過了聯吟的良機。七律甫成，最後由我抄寫，各詩友簽名，並蓋上詩會印章，還蓋上懷石兄的一方閒章「果有其事」，贈予汪老賢伉儷「鹿鳴園」惠存。

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雅敘，在緊張的生活節奏中，能偷得浮生半日閒，到這野外吟詩弄墨，實在是人生一大快事。遠居溫沙市的女詩人馮雁薇贈送一冊她的詩詞集《雁影薇香》給譚銳祥壇主，是小楷手抄線裝本，卷首第一首詩「燒烤酒會遣興」：「春日東君故弄嬉，寒風冷雨降斯時。後園未許觀新綠，斗室猶能賞舊詞。暢飲高歌名士概，低談淺酌麗人姿。良朋雅會抒情夜，興盡同商後會期。」這裡面描寫雅集因老天不作美，風雨交加，不能在她家後園觀賞小橋流水，奇樹異花，只好移席於客廳，促膝而談，故有「斗室猶能賞舊詞」佳句，詩詞同道讀後深有同感。

詩會舉辦聯吟次數不多，2000 年 2 月 26 日龍年新正，東坡樓雅集，詩友抓籌分韻，以：譚，韓、伍、王、梅、劉、白、胡八姓為韻各即席作詩共八首；2000 年 8 月 12 日，《推敲集》出版，詩友於東坡樓聯吟七律一首；2000 年 9 月 24 日，《華僑新報》慶祝五百期於金豐酒家設筵，詩友抓籌分韻，以「祝華僑新報伍佰金期聯歡」十一字為韻各即席作詩共十一首；2003

年 9 月 13 日，詩友於寒舍雅集，即席聯吟排律十句；2004 年 1 月 4 日，詩友應何宗雄校長之邀出席晚筵，並即席聯吟鶴頂格「維生食品二十週年」一首，揮毫贈送何校長伉儷惠存。鹿鳴園雅敘之風氣，值得推廣，願由詩友輪流作東，在自己家後園每月舉辦一次雅集，並廣邀各方文友踴躍參加，使薪火承傳不熄。(第 410 篇) (2004.07.30)

師　緣

僕僕風塵千里路，夜雨連綿、把盞師生聚。怎奈時光留不住，匆匆往返情難訴。

瓷碟揮毫添墨趣，補筆梅花、點點香如故。河畔林間閑散步，良言伴我餘生度。

——蝶戀花・寒舍師生歡聚

本欄寫過「求師」、「師情」、「師誼」，記述師生情誼。有的僅僅是仰慕的尊稱，有的是在學校教過我的，有的是自己一廂情願拜為師、但對方未必肯認可。而獲承認為私淑弟子的只有許之遠老師一位。是他督促我鑽研古文，為我修改詩詞，數年前尚未有傳真機，他每天最少給我一封信探討詩作，有時甚至每天多達三封，後來既使到台灣出任立法委員，他也在百忙中不斷給我寫信解答疑難，並送來他出版的政論集、詩詞集。如今退休後，信件、電話、傳真從未中斷。



許老師多次來滿地可，每次都來去匆匆；以前大多住酒店，因見我要家裡和酒店來回跑，後來幾次都到寒舍屈就。他很喜歡我兩個女兒，每次來住，都會為她們作畫相贈，題字落款，紅梅荷花，有求必應，在珍貴墨寶中，看出他對晚輩的關懷備至，也看出他的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日前許老師答允應邀到滿地可出席一個重要會議，我們又有機會相聚。本來決定提前於星期三抵步，因火車到達時已是下午近三點，我要上晚班，趕不及去車站接車，而回到家天已大亮，也抽不出時間陪他到處去逛。我告知星期五不用上班，所以他改在八月十三日黑色星期五那天抵達。我從火車站接到他時，天正下著雨，而且越下越大。他背著沉重的大旅行袋，裡面除了一套睡衣之外，全部是帶給我的，足足幾十磅重，原來是三瓶酒，一大箱芒果，還有一本厚厚的書。

取了車，我們先去唐人街，兩人到小食店喚一大碗鴻圖窩麵充飢。然後到燒臘店買隻豉油雞、燒肉，又買紙錢，我去買鯇魚、芥藍、蔥。雨中，我們驅車去皇家山墳場拜祭許老師的先君許乃鷹（復琴）老中醫。每次到墳場都要辛苦找尋一番，今次也不例外。終於在數以萬計的芸芸墓碑中找到老人家的墓地，將肥雞、燒肉、生果等祭品擺下後，我們在傘下焚香燒紙錢，默哀一陣後向老先生鞠躬，禮成。雷電交加，震耳欲裂，傾盆大雨把我們送下山。適值下班時間，交通一片混亂，花了一個多鐘頭才輾轉回到拉娃。我先帶許老師視查冰雹災情，看屋前屋後被冰塊砸得面目全非的玉簪花、繡球

花、玫瑰花等之百卉劫後遺骸，憑弔一番後才進屋。因恐女兒習慣大力關門聲擾人清夢，我安排老師睡樓上主人房，我睡他隔壁房，家中三女俠全搬到地庫客房過夜。

晚餐清淡粗薄，除了鯇魚、青菜，拜山的雞和燒肉，還有老伴特地為老師而煮的豬腳薑醋。飯後我們喝點 XO 干邑，然後話題進入詩詞之中。許老師贈我一本《靈溪詞說》，是四川大學的繆鉞教授和旅居加拿大、目前任教於卑詩大學的葉嘉瑩教授合著，他們倆都是享譽學界的詞論名家，這本厚達六百頁的巨著，依照年代順序，評述了歷史上重要的詞人凡卅二位，值得細細研讀。



我將本欄四百多篇中，關於資料蒐集的數十篇列印裝釘成冊，贈予老師斧正，包括：帝王、弒君、嚼字、剖字、字辨、素食、女傑、女流、才女、情緣、繁簡、尋究、考證、研究、謬誤、戲言、佛緣、國歌、國慶、地鐵、書房、一覽......等。又將詩壇上各期作品呈請老師修改，還拜讀他刊登在台灣學術雜誌上的各篇《論書道》。整個晚上就在詩與酒中匆匆度過，獲益良多。

星期六一早，我們開車去河畔森林小徑散步近兩個鐘頭，老師有問必答，給我上了兩小時的課。從詩詞、書法、繪畫，到評論文章結構；從立法院論政到出任台灣駐香港機構最高負責人的回憶；並著重談孔孟儒家思想，

分析諸子百家，還談到文天祥、王昭君、梁啟超等古人。當他追述在香港為報紙寫了卅多年專欄時，感慨地說，至今他的稿酬是最高的。他寄去台北發表的一篇兩千字的文章，大約八千多塊新台幣，約三百加幣；他為《世界日報》寫「唐人街正傳」也是北美華人中稿費最昂貴的。他笑我清高卻窮光蛋一名，何苦兩手空空還死要面子，問我何時醒悟？

中午，我送老師去出席會議，傍晚才去接他回來。晚上我們喝了幾種酒，除了 XO 陳年干邑，又喝他送我的波蘭伏特加，再喝法國紅酒，還有金門高粱。天南地北，聊到深夜，卻沒有醉意。



星期日，許老師一早醒來，叫我把顏彩取出，將十七年前（丁卯年）他送我的那幅墨梅從鏡框拆下來，他為我補筆，除了新添枝蕊，又在另一角畫上一叢紅梅，並於左上角題字：「既清高亦富貴」填上「甲申年夏月補筆，之遠誌」。他說整夜沉思，想知道到底是何原因，貧窮的我總是富不起來，於是想起掛在大門進口處的墨梅，如果加添點紅顏彩，一定能帶給我財運。

同時，他又細讀我寫在瓷婚之禮物——瓷碟上的那首「卜算子」，認為「心血譜良緣」的「血」字不吉祥，又把「白首夫妻歲歲仙」去掉，改為「執手相攜不羨仙」，神仙有什麼好？歲歲仙就分分鐘成仙，太不吉祥也！

就像他指出我的「齊天樂・生朝自述」中，有「百年後，願墨香常在」很不祥，恐「一語成籤」矣。於是，找來汽油，將瓷碟上的金粉抹掉，恭請許老師用墨筆重新改寫，秀麗的毛筆字，成了送給我們結婚廿週年最珍貴無價的禮物。修改後的「卜算子」，清新脫俗：

心字譜良緣，魚雁牽紅線。浩海雲山不礙連，朝夕雙雙戀。

摯愛感蒼天，眉筆伴書硯。執手相攜不羨仙，海石無枯爛。



老師因花時間在畫上補筆、瓷碟題詞，才發覺已經九點半，趕緊整裝出門，先去金豐酒樓和友儕見面，吃些點心，又趕往火車站，乘搭十一點半的列車返回多倫多。依依捨別，聲聲珍重！(第 413 篇) (2004.08.20)

聲　韻

1997 年 7 月 7 日，為紀念「七七蘆溝橋事變」六十週年，我用一字韻填了《八聲甘州》：

「恨倭寇犯我釣魚台，海潮怒濤聲。憶蘆溝淪陷，金陵殺戮，亡國槍聲。踐踏中華大地，遍野鐵蹄聲。抗日風雲起，悲壯呼聲。

六十年前羞辱，算彌天血債，千古冤聲。問神州南北，多少鬼啼聲？獻青春、捐軀無懼，殺敵軍、迴響戰歌聲。山河哭、斷魂英烈，史載名聲。」

此詞一共押了八個「聲」字：「怒濤聲、槍聲、鐵蹄聲、呼聲、冤聲、鬼啼聲、戰歌聲、名聲」。這是從南宋詞人蔣捷的那首《聲聲慢・秋聲》裡找到了先例，他一連用了八個聲字：「秋聲、風聲、更聲、鈴聲、笳聲、砧聲、蛩聲、雁聲」。在此之前和之後，我也曾兩次以「聲」字填寫過《聲聲慢》。

1997 年 5 月 13 日，瞿敬儀女醫師在滿地可病逝，我因受朋友之托，就曾用《聲聲慢》填了一字韻輓詞：

「山河悲慟，天地哀傷，狂潮伴奏雷聲。日落星沉，惟餘雨點風聲。烏啼夜冷夢斷，嘆悠悠、歲月留聲。托江海，送英魂萬里，千頃濤聲。

妙手華佗再世！讚仁心卓術，享譽名聲。博學多才，猶聞滿室書聲。人間短遊半百，便匆匆、辭別無聲。鶴去遠，愛永在、迴響笑聲。」

1998 年 5 月 6 日，亞省卡城許志熙先生因工傷事故不幸罹難，我又填了一字韻的《聲聲慢》痛悼遙祭：

「魂飛天國，情繫凡塵，匆匆歲月留聲。半百年華，何堪駕鶴無聲？難酬滿腹壯志，令親朋、慟訴悲聲。最腸斷，是聽聞愛女，哀痛琴聲。

白手興家創業，讚雄才偉略，遠近蜚聲。大展鴻圖，商場享譽名聲。青雲路平直上，驟然間、雷挾風聲。淚雨灑，震耳處、呼號哭聲。」

聲韻是詩詞中最重要的環節，沒有押韻的文字就不能稱為詩詞。而如何分辨哪一個字屬於哪一韻，就不是千言短文能概括論述。近日收到一位詩友的電郵，問我為何「四支」韻中，「支、移、垂、涯」竟然同韻，而「一東」和「二冬」竟不同韻，令她「搞得一頭霧水」，質疑「古人與我們發音

的差異有這麼大嗎？」我相信還有不少詩詞初學者一定會遇到上述同樣的聲韻問題。

如果用普通話來區別聲韻，那肯定會出現很多疑點。首先就是「入聲」字，普通話把屬於仄聲的「入聲」字都變成了「平聲」、「上聲」和「去聲」，變成上聲與去聲還是仄聲，變成平聲就麻煩了。講北方話的朋友，寫詩時總將這九百多個入聲字都當作平聲來用而處處出錯：讀、毒、獨、服、極、菊、竹、族、足、叔、福、哭、俗、活、覺、學、出、質、實、席、惜、一、七、八、革、格、隔、跡、石、激、擊、敵、笛、食、直、德、得、國、黑、息、及、急、集、習、奪、達、滑、割、節、潔、傑、決、絕、結、說、舌、協、捷、合、雜、鴨、乏、峽……。

上述這些常用字如果用粵語、潮語一讀，就知道是仄聲。而「一東」和「二冬」也一樣。潮州話中，一東的「隆」和二冬的「龍」是讀不同音的，「終」和「鐘」發音各異。而最常出錯的，還是普通話中的「融」、「絨」、「容」和「榮」同音，「兇」、「胸」和「兄」同音，這是完全不同部的聲韻，「融」、「絨」是一東，「容」、「兇」、「胸」是二冬，同屬第一部，填詞可以通用，而「榮」和「兄」是第十一部的八庚韻，粵語、潮語、閩語都不讀「翁」音而讀「英」音。

普通話經常分辨不出的還有第十三部「十二侵」獨用的五十個字，這組韻在粵語和潮語中，是 M 音結尾，一讀就分曉，例如「林」字，普通話讀不出「Lam」音或「Lim」音出來。因此，經常將十二侵與第六部的十一真混亂，試舉幾個例子：「今、金」和「斤、巾」，「臨」和「鄰」，「琴」和「秦」，「心」和「新」，「侵、欽」和「親」，「沉」和「陳」，「深」和「身」，「尋」和「巡」、「吟」和「銀」，「音、陰」和「因」，前者是 M 音結尾的「十二侵」，後者是 N 音結尾的「十一真」，截然不同的。要分辨出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將這五十個獨用字死背一番。

填詞雖然可以用鄰韻（如一東、二冬通押；三江、七陽通押），但也有例外，就是將同一韻區分成兩半，分別屬於不同部中，不能混淆。例如：「十三元」在詩韻中「元」和「坤」可通用，但在詞韻中，「元」是第七部，只可以與十四寒、十五刪、一先通用；而「坤」則被分到第六部，與十一真、十二文通用。此外，平聲的九佳、十灰也被切成兩半，仄聲的九泰、

十卦、十賄、十一隊、十三阮、十四願都切開，不同部不能通押。可見，要區分聲韻的最佳方法唯有死記！

弄清楚上述混淆之後，就明白為什麼「四支」韻中又有「支、移、垂、涯」了。填詞可以同部鄰韻通押，但律詩務必一韻到底，不可換韻，毛澤東作詩經常出韻，以致後人有例可循：《長征》用了「十四寒」的“難、丸、寒”和「十五刪」的“閑、顏”，《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則「三江」的“江”和「七陽」的“黃、慷、王、桑”同押，和《柳亞子先生》也同樣將「七陽」的“忘、黃、章、量”與「三江」的“江”同押。而那首《冬雲》，將「五微」的“飛、稀”與「四支」的“吹、羆、奇”同押，《答友人》中，「五微」的“飛、微、衣、暉”與「四支」的“詩”同押，《弔羅榮桓同志》中，「五微」的“飛、違、非”與「八齊」的“題”、「四支」的“誰”同押。他那首著名的《蝶戀花・答李淑一》，將第十二部“柳、九、有、酒、袖”與第四部的“舞、虎、雨”同押，卻被郭沫若捧為「錯比不錯好！」從此沒有誰敢質疑。就像魯迅的「我以我血祭軒轅」，一連五個仄聲字，也創先例。要全面繼承古人遺產，這路子還真不好走！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近五年來，為了推廣古典詩詞作了不少工作，曾大量編印《詞韻簡編》和《平水韻部》贈送詩詞初學者，希望大家嚴格遵守格律，互相切磋詩藝，把守平仄、聲韻這一關，寧缺勿濫，凡是能在《詩壇》上發表的，必須符合格律，才不會對下一代產生誤導。(第 417 篇)(2004.09.17)

漫　談

三八婦女節已屆第 95 年了，婦解領袖蔡特金名垂青史，今天，女流之輩已走出閨房，走出廚房，再也不是白居易說的「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了。孔夫子雖然說過「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話，女人依然撐起半邊天。接替鮑威爾將軍出任國務卿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女博士（Condoleezza Rice），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女國務卿。有民意調查顯示，她的支持率激升，可能與克林頓夫人希拉莉角逐下一屆美國總統；近日又聞副總統切尼健康欠佳，如果他於任內辭職，萊斯就將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副總統。這可以說是石破天驚的特大新聞。

婦女節當日，胡錦濤任命一批駐外大使，其中有三位女性是首次晉升大使，即駐比利時的章啟月，駐文萊的楊燕怡和駐立陶宛的楊秀萍，使中國目前在任的女大使人數達到 11 位，另有：傅瑩（前菲律賓、現澳洲）、薛捍勤（荷蘭）、周秀華（前卡塔爾、現敘利亞）、劉玉琴（厄瓜多爾）、劉向華（黎巴嫩）、陳乃清（挪威）、陳美芬（塞舌爾）、任小萍（安提瓜和巴布達）。

昨天接到李峰先生寄自蘇州的電郵，更正了我在第 431 篇隨筆《大使》一文中的出錯。他附來了關於章啟月大使的資料，原來她並非章文晉之女兒，她父親是外交家章曙。謝謝他的指正。我是引用了外電報導，而沒有到中國外交部之網頁查證。在中國駐外大使中，姓章的總共有 6 位，除了章文晉副外長（前駐巴基斯坦、加拿大、美國）、章曙（前駐比利時、盧森堡、日本）、章啟月之外，還有前駐約旦的章德良、前駐斐濟的章均賽、前駐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女大使章頌先。

還沒有查證的資料往往會出錯，就像副外長王毅盛傳調任駐加拿大，後來證實是駐日本。最新任免名單中，駐印尼大使盧樹民將接替梅平，而新任駐印尼大使蘭立俊和其他五位都是首次晉升。傳聞前駐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達（兼）、澳洲大使周文重副外長將接替楊潔篪出任駐美國第八任大使，也未獲證實。自黃鎮、柴澤民出任駐美聯絡處主任起，駐美大使歷經柴澤民、章文晉、韓敘、朱啟禎、李道豫、李肇星、楊潔篪諸外交家，韓敘、李肇星、楊潔篪都是由副外長任上調駐華盛頓，章文晉由駐美大使晉升副外長，李肇星晉升外長，副外長周文重任重道遠矣！

董建華以健康理由辭去香港特區行政首長一職，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健康理由可以由小小特區首長晉升國家領導人高位，是否意味著這個職位是專給退休老幹部的一種「獎勵」（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語）？董特首七年半來經歷風風雨雨，亞洲金融風暴，禽流感，沙士非典型肺炎，人大釋法，廿三條立法，基本法附件 07-08 年直選普選，七一大遊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夾在政治縫隙中，上有中央，下有香港市民，既不能獨攬大權，又無法施行民主，可謂任勞任怨，吃力不討好，這個位子實在不容易坐。即使換了陳方安生、曾蔭泉、唐英年、范徐麗泰等等，也不見得就比董先生好。眼看他由回歸那天意氣風發宣誓就職，到今天白髮蒼蒼，神情疲憊，才 68 歲，看樣子比 79 歲的江澤民還衰老，實在令人頓生惻隱之心。他在位之

日，大家發牢騷，他一旦下台，接替者大權到手，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有風吹草動，香港民眾又會懷念起當年董特首。

搖筆桿子的文人最會寫，只要他喜歡的，有多偉大就寫得多偉大，一旦失勢了，在他的筆下，要多尖酸刻薄就多尖酸刻薄。奉命文學之所以被人唾棄，就是喪失了文人的道德勇氣，寫出違背良心的東西，出賣人格，向強權乞討功名，最後淪為御用文人，為史筆所不屑一提，從此消失。曾讀到一本特刊，將卅年前柬埔寨沉淪波爾布特暴政之曠古悲劇寫成：「全國解放」，令人齒冷！何謂「解放」？把人民從水深火熱的地獄中救出來，將身上的枷鎖銬鐐砸碎，讓人民從此迎來自由新天，「把鬼變成人」，這就叫「解放」。一夜之間把二百萬民眾趕出城市，將魚米之鄉變成人間煉獄，到處是亂葬崗、萬人塚，三年統治期間屠殺超過三百萬生靈，這就是「解放」？能說得出口的人，不應該背井離鄉，來到加拿大，應該留在「人間天堂」，享受「解放」之果實。

《緬省越棉寮華報》月前曾刊登一篇寄自法國巴黎的文章，似乎是專為赤柬歌功頌德的，將昔日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幼稚一群稱為「進步師生」，不斷回味當年如何為「柬埔寨革命事業」奉獻青春，死而無悔。就是這些左傾幼稚病流毒，把一批批學子推上死亡前線，為赤柬「解放」事業捐軀，奪得政權後，華裔首當其衝，最先被殘殺。想不到今天那夥虎口餘生的「進步」份子，在西方自由世界，不面壁思過，反而沾沾自喜昔日之劣跡，他們為赤柬主子賣命，欠下一筆筆血債，柬國加速赤化，是這批左仔間接和直接催化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年 4 月 17 日，柬埔寨淪陷卅週年紀念，有識之士應該在悲痛悼念死難者之餘，痛斥死不悔改、喪心病狂之左仔。(第 442 篇) (2005.03.11)

贅　言

雜評碎語，人微未必言輕；贅話閑聊，理直還須氣壯。君不見世風日下，道德沉淪，美其名曰：同性婚姻，潮流前衛；君可聞宗教無能，神權瀆職，污其名者：狎妓雛童，聖堂晉鐸。因性醜聞牽連而臭名遠播的神職人員成為紅衣主教，主持追思彌撒，令教會蒙羞，最終也不了了之。

猶憶九六年九月底，香港知名人士陳毓祥為釣魚台捐軀，死後也沒有被追認為保釣烈士而舉行隆重之國葬；日本當局之所以如此氣焰囂張，是看準中國政府不會為了一個蕞爾小島而與鄰國翻臉。此一時彼一時也，民眾自發的反日示威，如果得不到執法者的認可，就會像當年陳毓祥搶灘登陸、慷慨殉國那樣死得「不是時候」，要是死在今天，說不定會為他豎立保釣英雄紀念碑。

此一時彼一時也，連戰、宋楚瑜今日風光登陸，受到上賓招待，成了新聞焦點，獲得連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禮遇。連戰到北大演說，宋楚瑜到清華講話；連主席獲贈大熊貓，宋主席獲贈金絲猴；連戰登陸時，胡錦濤仍在印尼、菲律賓訪問，風塵僕僕趕回來「胡連會」，還臨時決定將北京最後一夜的全聚德市委鴨宴改為中南海總書記家宴；宋楚瑜登陸時，胡錦濤赴俄國出席歐戰勝利 60 週年慶典，從莫斯科匆匆趕回來「胡宋會」。想當年「自立晚報」記者徐璐、李永得首次登陸，兩岸轟動，從記者扣門到黨主席到訪，這二十年間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也！江丙坤「破冰之旅」，連戰「和平之旅」，宋楚瑜「搭橋之旅」（因中共不喜歡稱為「搭橋」，後又改為「取經之旅」），六月還將會有馬英九赴全球市長會議之「市長之旅」，一浪比一浪高，而最後的壓軸戲，當然是「胡陳會」，能否在阿扁仍執政時上演，就要看臺灣掌權者如何衡量得失輕重了。

胡錦濤先發制人，歡迎連、宋到訪，將自己擺在主動的有利位置，而令陳水扁處於被動，這一「以退為進、以和為上」的高招，無論在膽識、眼光、謀略等方面，都是江澤民所望塵莫及的。此一步棋是個大突破，既拉了泛藍陣營一把，又拉近兩岸的民心；既給阿扁打開對話大門，又滅了李登輝急獨派的氣焰；既緩和國際間對《反分裂國家法》的震撼，也安定島上百姓的心。

寫到此不禁要自問：要是連戰、宋楚瑜贏得 2000 年或 2004 年的總統選舉，他們今天會否如此風光登陸？連戰作為李登輝的副總統（1996-2000 年），接替李登輝為國民黨主席，因宋楚瑜的脫黨，將選票分散，把國民黨百年老店弄垮，導致民進黨阿扁上台，要怪罪下來，連、宋兩人難辭其咎。其實，中華民國能管轄的也只有臺灣省，宋楚瑜的臺灣省政府主席（1993-1994 年）、臺灣省長（1994-1998 年）與總統之實權差異只限於國際外交場合，在島內，省政府主席、省長也就是總統，導致李登輝的「凍省」，把平起平坐的宋楚瑜給冷藏，他一怒之下脫離國民黨，另起爐灶，於 2001 年 3 月 31 日成立親民黨，自任黨主席，並於 10 月 19 日在臺北賓館舉行「扁宋會」，10 月 30 日在親民黨中央黨部舉行「連宋會」。宋楚瑜與連戰組成「國親政黨聯盟」，以「連宋配」參選 2004 年正、副總統選舉，又一次敗給陳水扁。論年齡，連戰 1936 年生，明年 70 歲，宋楚瑜 1942 年生，與胡錦濤、溫家寶、小泉純一郎、金正日同齡；連、宋都是留學外國的洋博士，連戰是臺大政治系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宋楚瑜是政大外交系畢業、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哲學博士，而陳水扁是臺大法律系第一名畢業，從未出國留學。連、宋敗在阿扁手下當然不服輸！

且不談連、宋在北大、清華演講的內容令人有見仁見智之非議，也不評論他們各展「作秀」奇才，各施絕技，他們能走出第一步，並受到如此高的禮遇，受寵若驚，是可以理解的。連戰的謙謙君子風度，連夫人方瑀是第三屆中國小姐冠軍，臺大植病系畢業後，赴美國普渡大學研究生物，獲碩士學位，在美國與連戰結婚，寫得一手好散文。宋楚瑜的演說還是保留臺灣總統選舉時愛喊口號的習慣，他一踏足大陸西安，就提出「三解」、「三共」等新名詞，所謂「三解」，就是：了解、諒解、和解；「三共」是：共識、共生、共榮，後來在南京的講話，又將「三共」改為：共同、共生、共榮。宋楚瑜說他是湖南的兒子、陝西的女婿，他和夫人陳萬水的「語言秀」更是出神入化，由閩南話、湖南話、四川話，到南京話、上海話、吳儂軟語，而且很容易就聲淚齊下，七情上面，是政治舞台上出色的演技派。即席揮毫，表演書法，宋楚瑜比連戰更勝一籌。

連戰畢竟不是文科出身，儘管他的祖父連雅堂（《臺灣通史》一書作者）是詩書大儒，他寫字作詩還難登大雅。在參觀故宮後即席作一對聯：「昔日禁城百年滄桑難回首，今日故宮幾番風華齊向前」，水平如何，諸位看官心中有數也。宋楚瑜有自知之明，所以揮毫題辭而不寫詩賦對，他在南

京拜謁中山陵後現場題字，就引用胡錦濤的政治綱領，再加上後段的三民主義：「情為民所繫，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義，一統華夏。」他這一題辭，與西安講話中提到「憲法一中」，都令大陸媒體難堪，若如實報導，又恐出現「一國兩憲」，若不提三民主義，又對國父孫中山先生失敬。在會見汪道涵時，宋楚瑜多次提到「中華民國」，在清華演講時，又幾次強調臺灣情結，這些都是宋比連更善於利用作秀良機的佐證。但不知小馬哥這位紐約大學法學碩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能否比連、宋主席出色，他於 1950 年出生，後生可畏也！(第 451 篇) (2005.05.13)

縱　言

因公殉職的 25 歲拉娃女警 Valerie Gignac 之葬禮於週二（12 月 20 日）下午舉行，莊嚴隆重，來自加拿大各省和美國數州超過三千名警察在寒冷的氣溫中送女英雄最後一程，場面十分感人。

就在女警出殯的同一天，加拿大派往海地監察選舉的一名警察 Mark Bourque 在太子港被槍殺，這位 57 歲的退休皇家騎警也是魁北克人，他是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任務，一個月前才赴任的，本來打算週三返回加拿大和妻子及兩個孩子過聖誕，沒想到今天運抵國門是躺在棺木中的遺體。

兩位警察都在聖誕節前捐軀，相信他們的家人一定非常悲傷。同樣是死，不同的人也就有不同的結局，殉職的警察成了萬人景仰的英雄，而去年 12 月 26 日南亞海嘯奪去廿多萬條人命之世紀大災難，很多死者連名字也沒有，就草草了結。再看看這兩天的本地新聞，因鏟雪車釀出人命的就有兩宗，一個是 21 歲的少女，一個是 70 歲的老翁，他們的死，沒有隆重的悼念儀式，健忘的人們也不會去記得他們的姓名。少女和老翁的家人，同樣有切膚之痛，同樣度過最黑暗的聖誕節。

更遠一些，還有吉林遼源醫院大火，以及層出不窮的礦難、煙花爆竹重大事故，都給 2005 年留下痛苦的追憶。拉近距離，有 25 年來紐約巴士和地鐵首次大罷工，交通癱瘓，700 萬人受影響，經濟損失以億計，據悉，1980 年的十一天大罷工令紐約市損失 11 億美元。儘管美國是全世界最多私家車的國家（最新的統計數字是 2 億 2 千 1 百萬輛），但依然抵擋不住大眾運輸工人罷工的災害。

除了罷工，還有上街示威遊行，香港六天的反對世貿 WTO 釀成衝突，九百多名示威者被捕，來自韓國的千多名農民搶盡鏡頭，成了焦點，看他們有備而來，一批又一批前赴後繼，試圖衝破警察防線，散會時很有秩序地清場，將遺留在地上的垃圾撿拾乾淨，令人眼界大開；他們沒有像法國示威者放火焚燒五千輛汽車，也沒有趁火打劫，搶掠店舖，對比起來，還是挺文明、克制的。

香港剛剛結束世貿會議，還沒有平靜下來，又面臨立法危機，25 名民主派議員不支持政府零七、零八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的兩個方案，最後以 34 票贊成，一票棄權（劉千石）和 24 票反對，不足三分之二（40 票）而遭否決。曾蔭權施政受挫，經歷了上任以來最大的考驗，他在 22 日凌晨舉行記者會，坦言痛感失望及遺憾，令他「希望送給香港市民一份聖誕禮物的願望落空」。

說到送禮物，政客擅長給選民開空頭支票，滿地可市長譚保利首先食言！他在競選期間許下的承諾都沒有兌現，新出爐的預算案又增收地稅，輿論嘩然，他只好向市民道歉，謂再草擬另一份可以接受的。再看看聯邦大選，保守黨的哈帕大派銀紙，每天一道菜，日日新鮮，從送給六歲以下兒童每年 1200 元到 GST 立刻減百分之一，五年後剩下百分之五，反正到時如果爬上總理寶座，過河抽板，再食言也無所謂。新民主黨的林頓，「三分顏色上大紅」，以為自由黨少數政府非要拉攏他不可，所以氣燄囂張，口無遮攔。魁人政團的杜錫普，跑不出本省，最多只能令渥太華對魁獨更加又怕又恨。馬丁利用剩下的一個月，作最後衝刺，大量撥款，從民意調查看來，1 月 23 日大選，變數不算太大，馬丁還是下一屆少數政府總理，除非在國會爭取多幾個席位，否則，一有風吹草動，又要面臨不信任投票，這樣的窘困局面一天不打破，自由黨前景仍然一點也不樂觀。

這個週日便是聖誕節，美國人漸漸將中性的「節日快樂」取代宗教色彩太濃的「聖誕快樂」，從白宮的 140 萬張賀卡，到 Wal-Mart、Sears，都採用 Happy Holiday！女兒深受她的教授之影響，參加一個杯葛送聖誕禮物的活動，認為聖誕節已經完全被「商業化」，一定要在這期間送禮，令商家賺到盤滿缽滿，失去了聖誕節的真正意義。她認為應該利用節日與家人在一起，而不應該成為商品的奴隸。我答應利用這個新年休假，全家人一起去多倫多幾天，探親訪友，不亦樂乎！

今晚是工廠最後一天工作日，和往年一樣，老闆宴請工友聖誕大餐，所以很早就收工，桌面數不清的紅酒、啤酒、白蘭地干邑，互相祝福聲此起彼落，我已經麻木了，屈指一算，在這裡度過了整整十五個聖誕，也挺累的。工廠蘊釀的罷工終於平息，老闆和工會簽了一份五年的合約，每年加薪百分之二點五，我如果幹到退休，還要等多十幾年。我今晚舉杯祝酒時，希望大家中彩票，明年放完假後不用再回來。今年的收入因為加班很少而明顯銳減，再加上我每個星期三都在凌晨三點提早回家，一年 48 個星期就少了百餘鐘頭加班費三千多元，足夠買兩張機票去香港也。

從明天起一直到 1 月 9 日，這近 20 天的長假太珍貴了，我已訂下時間表，好好利用。《滿城賡詠集》合訂本已經全部弄好，將交給印刷廠付梓，接下來是幫許之遠老師整理《唐人街正傳》，還有詩友們的個人專集，以及我那本遲遲未能出版的《無墨樓吟草一千首》，三週假期太短矣！(第 482 篇) (2005.12.23)

瑣　記

天涯咫尺喜重逢，相聚太匆匆。登山掃墓思前輩，嘆多少、往事成空？最憾親人不在，追思落淚情濃。

師徒踏雪喜尋松，採葉樂融融。談今說古聽禪佛，憶前塵、感觸心中。回想崢嶸壯志，晚年明月清風。

——風入松・與許之遠老師小聚

滿城三月天，風和日麗，雪漸消融。獲悉許之遠老師和他的兩位胞弟專程從多倫多來掃墓，週日下午，與朱先生一起到中央巴士站接車。行色匆匆，立刻趕往皇家山墳場，這一趟很順利，不用繞圈子，一下子便在萬千墓群中找到了許乃鷹（復琴）老先生的墓碑，又快又準。由於有備而來，連鏟子也帶來了，將深及膝的積雪鏟開一條小徑，才能到墓前拜祭。許老先生的墓碑是他老人家自己設計，蒼勁的鄭板橋體，寫著：「抗日勇士，民國詩人」「顯考許公乃鷹先生之墓」「生於民國四年端午節前一日」。許老師提及其先父生前親自挑選這塊墓地，背山面水，是「漁翁撒網」格局。遺憾的是，許復琴老中醫沒有看到兒子進入台灣立法院，就因心臟病發過世了。

三位孝子帶了燒鵝、燒肉和生果來拜祖，還有兩盆鬱金香放在墳前；敬了數巡酒，燒了紙錢，大家鞠躬告辭。離開墳場，到唐人街找一家酒樓，吩咐將燒鵝和燒肉切出來，又喚了幾樣小菜，填飽肚子後，隨即開車送許老師的兩位弟弟回到長途巴士總站，趕搭五點半的灰狗返多倫多。



將許老師接回拉娃家中，才發現他的沉重行李原來是送給我的書，包括一套絕版的《資治通鑑》，有翁同龢於咸豐年寫的字，十分珍貴；還有一套廿八本《明史》，是中華書局於 1974 年根據乾隆武英殿原刊本進行標點、分段、校勘，比起廿四史濃縮版容易讀；加上其他幾本厚厚的書籍，一瓶紅酒，一大包新鮮蔬菜。見他年逾古稀，還帶了這麼重的書，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動。

我先讓許老師到樓上房間休息，撥電話回多倫多報平安，又和懷石兄聯絡，約他今晚八點鐘後到家裡聊天。女兒放工回來，提議出去吃西餐，但見老師還在睡，不忍心喚醒他，惟有吩咐女兒和老伴開車去買外賣回來送酒。

懷石兄來時，許老師剛醒，舟車勞頓，睡了一覺，精神才恢復過來。我們喝點伏特加，又飲金門高粱、玉山陳高、紅酒，因恐老師太疲憊，不敢勸酒，未開瓶的陳年干邑最後也沒有喝。老師十分關懷我們家人，問及各人體康，連血糖、甲狀腺都一一詳細追問了解，又問及魁華詩會近況，還將詩友的幾首詩逐句評鑑。我與懷石兄問他世局，暢談時事，分析台灣未來，月旦人物，對台獨大聲駁斥，認為阿扁廢統是勢在必行，並高度評價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懷石兄告辭後，我還在與老師上網瀏覽，閱讀網上對其《台灣沉淪紀事詩》之評價，還有《星島日報》《遠觀樓札記》專欄。夜深了，老師高齡，已不宜像以前那樣促膝長談。

週一清晨，許老師很早就起身，將三首七絕《拜先塋》寫成，抄錄後交給我，並憶及其先父年輕時曾參加游擊隊打日本鬼子，中彈傷腿，後獲頒發勇士勳章，竟想不到今天台獨崇尚東洋？曾讀過許復琴老中醫舊體詩多首，慷慨激昂，感情豪邁，他自稱「民國詩人」，當之無愧。

一

路冷林荒禿樹椏，白霜連雪伴殘霞。登臨兄弟尚同健，心語墳前一束花。

二

投荒當時只避秦，誰料桃源成渡津。撒網雖云形勝地，何曾悔作武陵人。

三

抗日枉頒勇字章，而今台獨尚東洋。詩人墓樹已成拱，悵立黃昏弔國殤。

吟罷老師三首詩，我們開車出門，先去吃個早餐，然後到購物中心散步，我提出不少疑點，老師有問必答，對我目前所遇到的難題，他認為必須果斷做出決定，不宜拖泥帶水，感情用事。

老師問我哪裡有松樹？謂可治百病，「在昔日散步的河邊！」於是驅車前往，師徒踏雪尋松，終於找到幾棵，我們採集針葉，見我半信半疑，老師笑說由他先試藥，如果有任何風險他先承擔。這樣消磨時間也挺有趣，我們又去商場，每人飲一瓶蘋果汁，下午兩點，送許老師去何宗雄校長家，他在何宅過夜，我用了 45 分鐘時間才回到家，草草小睡半個鐘頭，然後趕去工廠上班。

星期二凌晨放工回來，躺下床已六點許，未十點驚醒，立即和老伴去酒行買瓶 St.James 酒，又去超級市場買些糕點和沒糖飲料，匆匆趕到中央巴士總站，幸好許老師還沒有上車，又巧遇朱先生也前來送行。回家後翻查《中藥大辭典》，發現「松葉」條目，果然能醫治多種疾病。昨天打電話去多倫多，老師笑說他已親自試藥，沒有危險，不用害怕！他幽默的說：「我昨晚吩咐過太太，喝了松葉水，如果今天醒不過來，就叫她打電話到滿地可通知你千萬不要喝！」哈哈！(第 493 篇) (2006.03.10)

放 言

這個星期的大事可謂多姿多彩，高潮起伏，從星期日伊拉克法庭判決薩達姆絞刑，到昨天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組織總幹事，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辭職，沒有一天不精彩也。

美國中期選舉，「驢象之爭」塵埃落定，民主黨在眾議院 435 席中奪得 229 席，共和黨由原來的 230 席跌至 196 席，這是自 1994 年以來民主黨首次從共和黨手中奪回控制權，佩洛西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議長。參議院選舉，民主黨在維珍尼亞以七千餘票之差擊敗共和黨取得決定性一席，最後以 51 對 49 成為多數黨。在州長選舉中，民主黨在 36 州中遙遙領先，整個局勢對布什政府非常不利。

國防部長黯然下台，成為共和黨中期選舉第一名犧牲品。63 歲的中央情報局長蓋茨接替拉姆氏，繼續推行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本來以為草草將薩達姆判刑，可以挽回共和黨聲譽，以便守住中期選舉的城池，如今已化為泡影。薩達姆該不該死，這是伊拉克的內政，而不應由美英操縱。值得留意的是，反對死刑的美英，支持將薩達姆推上絞刑架，而不執行槍決。美英當局要世人以為，這純粹是伊拉克法律，恢復死刑以處決薩達姆，事後再廢除死刑也無妨。有人權組織指責整個審訊過程不公平，其實已經淪為階下囚，還談什麼公不公平？這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而言，弱肉強食，自古已然，置聯合國反對不管，入侵伊拉克，殺害數以萬計無辜居民，美國總統布什早就應該送上國際法庭審判，如果濫殺無辜平民可以用死刑償命的話，布什和他的領導班子個個都應該槍決千百次。

看委內瑞拉左翼總統查維斯如何在紐約聯合國破口大罵布什，的確頗大快人心。如今，美國後院拉丁美洲，幾乎都是左翼的天下，尼加拉瓜日前總統大選，左翼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總書記奧爾特加勝出，這位下台 16 年的前總統，捲土重來，當年交出政權時僅 44 歲，如今重返馬那瓜總統府已經 60 歲，中國已表示希望能恢復與尼加拉瓜的外交關係，台灣又將失去另一位盟友，岌岌可危乎！

中國以強國姿態將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推出，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事先在北京中非高峰會上，用 50 億美元向非洲國家提供援助，贏得了非洲九票之支持，結果陳太以 24 票對 10 票順利當選。這還是中國第一次如此高姿態向國際組織提名候選人參加競選，中國領導人似乎勝券在握，志在必得，在未開票時已經信心滿懷向外界表示，陳太一定會勝出。這是歷史性的時刻，就像「申奧」成功那樣，意義深遠，標誌著中國走向世界，值得慶賀。翻查世衛 WHO 前六位總幹事資料，從 1948 年第一任的奇澤姆博士（加拿大），歷經坎道博士（巴西）、馬勒博士（丹麥）、中島宏博士（日本）、布倫特蘭女博士（挪威），到任內病逝的李鐘鬱博士（韓國），他們的資歷都很深，有衛生部長職銜，59 歲的陳馮富珍這位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醫學博士的最高職位是香港衛生署長，上面還有局長，但由於是代表中國參選，加上總理溫家寶曾經去信向各國領袖推薦，才能脫穎而出。

有國家出面，的確不同凡響。愛國紅色資本家霍英東的葬禮，就以國家領導人的最高規格，備極生榮死哀，他位居全國政協副主席，靈堂上擺滿自胡錦濤、江澤民以下各黨政軍領導人贈送的花圈，還有胡錦濤的祭文，霍老死而瞑目也！看在眼裡的，有整天罵民主派的曾慶梓常委，他將來雙腳一直，會否有這樣的待遇呢？霍老生前致力於體育事業，中國能進軍奧運，霍老功勞不小，韓戰時突破禁運，向大陸運輸必需品，霍老功不可沒，到廣州投資白天鵝賓館，霍老是叩紅門第一人。

臧克家在《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1949.11.1）寫道：「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騎在人民頭上：“呵，我多偉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有的人，情願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把名字刻入石頭上的，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看霍英東風光揮霍的葬禮，再看薩達姆淪為死

囚的下場，又看陳水扁四面楚歌的今天，我更喜歡讀臧老上面這首詩。誰說新詩走進死胡同，再也寫不出水平？

10 月 13 日，王光美病逝，她比劉少奇多活 37 年。11 月 12 日是劉少奇死忌，貴為國家主席，他死時不能以真名送進火化場，死後雖然平反，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同登人民幣上四偉人，但還是必須與置他於死地的毛澤東並列，這是很無奈的事。他被扣上「叛徒、漢奸、工賊」的罪名，是四偉人中最悲慘的一位。我們像讀《三國演義》一樣，一章一回閱讀歷史，一年一歲看人物升沉，一朝一代數世事興衰，昨天的肯尼迪被殺，今天的薩達姆受刑，明天的小布什下台，後天的......。

我們雖然渺小，但還有敢說真話的自由；我們儘管無奈，但仍有打抱不平的筆桿；文人能做的，也僅有這些。也許，微不足道的申訴，難以動當權者一根毫毛，直到有一天，當選票可以決定領袖去留，這一天遲早會到來。別忘了，當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牢騷，促成了今天的改革開放！(第 528 篇) (2006.11.10)

絮　語

接到溫尼辟鄭石泉先生的長途電話和傳真詩稿，知悉他已於 4 月 30 日從中國返回加拿大。鄭先生 1 月 21 日回國，這近四個月來，他雖然人在旅途中，但詩作從未中斷，實屬難能可貴。詩友黃湯民先生幾天前也剛結束神州之旅回到美國，但不知墨浪先生、劉運仁先生是否已平安歸來，念念！

關不玉兄近來靈感奔放，詩興正濃，佳作源源寄來，他的《憶江南》詠月三首（月、半邊明月、新月），意境清新；他的《六州歌頭——離東國卅六週年》，音調悲壯，一詠三嘆。芸芸端華同學中，關不玉兄是唯一對舊體詩詞肯下苦功用心鑽研的。網上讀過很多女同學的打油詩、順口溜，水平很高，基礎不錯，如果肯用點功夫，相信一定能寫出符合平仄格律的古典詩來，拭目以待也。

凌晨放工回來，收到懷石兄電郵，寄來七律《暮春煉句偶得》，「堪憐相國吟梁甫，徒使頑靈效共工」，多麼好的句子，如久旱的詩園下了一場喜雨，讀之倦意全消，忘了未睡，立刻步玉奉和。早上十點醒來，喜獲譚銳祥壇主七律，「狂風未毀鷗盟志，暴雨愈增悅耳音」，慷慨激昂，擲地有聲。

又接到伍兆職詞丈和詩，「滄桑歷盡到如今，尤幸高齡病未侵」，老當益壯，健步如飛，令人羨慕。雪梅兄的《南歌子——母親》：「數度沉痾，杖朝歲月奈如何？」孝心化作憂心句，隱約尤憐赤子情。同樣是佳節思親，紫雲的《楚天遙》，就百感交集，子欲養而親不在，怎不哭斷腸？

李錦榮兄苦研詩藝多年，勤於詩課，好句盈篇，俯拾皆是：「樹寂多時留碎月，雲開少頃露全心」；「十卷殘經輝白髮，一聲歸鳥住寒襟」。他傳真來愛民頓《光華報》網址，從今以後每期可以讀到他的《思燈集》專欄。魁省中華文化教育學院院長何宗雄博士，日理萬機，又要與頑疾作戰，依然吟緒高昂，詩如泉湧，對台灣當局去中國化、去蔣化，厲聲討伐，不遺餘力，用竹子與簫的比喻，痛斥忘本之徒，相當有趣。雷一鳴先生上期兩首《十六字令》，以「刀」和「槍」，抒發對榮光退伍軍人英勇抗日的禮讚，今期海語兄步了原韻，異曲同工，各有千秋。上星期日到中華會館開會，一見到譚健民先生，我就向他催稿，他立即從口袋中掏出春宴七絕即席口占。我的追稿信，一連幾封發到汪溪鹿先生家裡，原來他夫婦去了鹿鳴園，暫停一期。陳國暐老師、薛世祺老師、許之遠老師、馮雁薇女士、莫愛環女士的詞作，都是極品；還有久違了的吳瑞琪詩翁、北極狐、李永洪兄、陳渥先生、蘇朝大姐、劉源兄、王建華小妹、冰玉女士，是應該寫封電郵向他們催稿債也。

我的稿債也欠了不少，愛城敬老培英協會成立廿週年紀念特刊的邀稿信擱置了數月，直到曾習之老師準備啟程到北京，我才利用週末連夜趕稿，快郵寄出，可惜適逢復活節假期，寄到愛民頓時，曾老師已經到了中國。我答應為幾家報章、雜誌寫稿，也因時間擠不出而付之東流。今年的滿地可全僑公祭已經是第十二屆了，我是 1998 年第三屆開始寫祭文，每年一韻，依次為十一尤、七陽、十一真、一先、八庚、四支、二蕭、一東、七虞，今年第十篇祭文，要用什麼韻，現在還未決定。

位於 St-Denis 路 7500 號的中華醫院舊址，已經廢置八年，近日有消息稱，有其他社區族裔欲向市政府申請，將此大樓征用，包括意大利裔、猶太裔、波蘭裔等，市政府第一優先考慮，是華人社區，除非我們華裔不爭取，寧願放棄，才輪到其他族裔去競逐。此大樓可開設療養院，供老病華人進住，由於多年失修，如果要使用，內部裝修費用估計一百一十萬元，中華醫院有六十萬元基金，尚欠大約五十萬。中華會館與中華醫院呼籲全僑支持，

希望各社團、堂所、宗親會致信市政府，表示願意捐助剩餘欠額，則可望成功取得擁有權。我答應中華會館譚主席，為此義舉撰寫「緣起」。

譚銳祥主席年屆八十，仍為公益事業奔走，德行可嘉。在唐人街，無人不識蓮姑，她就是張譚杏蓮老人，今年已八十多歲，平時為僑胞做了不知多少好事，近日因病入院，譚公吩咐買來慰問卡，大家簽名，並連同鮮花到醫院探望，祝蓮姑早日康復，平安出院。想起這些熱心公益的老人家，我們年紀輕的，能分擔他們的負荷，何樂而不為呢？那天中華會館開例會，因中山公園未知建築工地何時解封，而仍無法確定公祭地點，杜寶田神父立即主動答應，與聯邦大廈租務部接洽，試看能否將祭祖儀式改在室內舉行。杜神父八五高齡，樂於助人，退而不休，其高風亮節，為後輩典範。

滿地可藏龍臥虎，人才輩出，懷石兄向我推介的語音學家任宏謨博士，就是佼佼者。他的任氏英文書法，別具一格，享譽加國，他精通俳句，學富五車，最可貴的是不恃才傲物，不目空一切，而願意與學識比他低的後輩交往，扶持輔助。我與他有一面之緣，有緣能結識而不高攀，雅士也。

陸續收到《紅色漩渦》作者余良兄新作《三十年美國路》，是長篇報告文學，他從費城撥來電話，謙虛地希望讀後指教。像這樣飽學之士，能與相識，是三生榮幸，能與為友，則不枉此生矣！(第 554 篇) (2007.05.11)

雜　談

上週六晚上，費城飛人隊以六比四將滿地可加拿大人淘汰出冰球賽決賽圈，最後四強剩下兩個字母英文 P 和 D：東部的兩 P 隊（Pittsburge 匹茲堡企鵝隊和 Philadelphie 費城飛人隊）和西部的兩 D 隊（Detroit 底特律紅翼隊和 Dallas 達拉斯星隊），再由其中贏球的一 P 隊與一 D 隊爭奪斯坦利盃。

那是一場決定生死存亡的背水一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滿地可隊由劣勢一直追到四比四打成平手，士氣高昂，誰知最後幾分鐘，被對方連射兩球；可憐的守將「價值」兄眼巴巴見飛人隊取而代之晉級，儘管卡邦奴教練穿上他那條幸運的領帶，幸運之神始終沒有降臨。滿地可冰球季宣告結束，傷心的球迷很無奈地紛紛將車上的加拿大人 CH 旗幟除了下來。想當日滿地可冰球隊過五關斬六將，排行東部聯盟榜首，行情看漲，球隊標誌的旗幟炒到每支 24 元，你每天開車在路上，前後左右的車都插上 CH 旗幟，蔚為奇

觀。電台訪問旗商，她說全由多倫多工廠供應，每天最多八千支，已賣了廿幾萬支。後來我到專賣店去問價，標價 20 元加稅；到加拿大輪胎公司，減至 14.99 元加稅。到一元店，店員說由於有版權，不能出售，否則，就會像加拿大國旗和魁北克省旗一樣，一元一支。

其實，美國冰球隊中，絕大部份隊員都是加拿大人，他們各為其主，個個為了自己能繼續簽約而傾盡全力。而壓力最大的往往是龍門守將，平時他不用到處跑，只要守住陣地，不讓對方攻下，就大功告成。全場的眼光都投射在他身上，一舉手一投足，都關乎球賽的命運，成王敗寇，昨天被捧上天的英雄，今天被踩下地的渾蛋。對於敗軍之將，誰說不可言勇？我除了同情，還有點可憐。

球賽是人生的縮影，有高潮起落，有勝敗輸贏，有嘲諷吹捧，有笑罵抑揚。沒有誰能保證每場比賽都奪冠，就像沒有誰知道明天是否名垂不朽或銷聲匿跡。有人一生大起大落，風風雨雨；有人則庸庸碌碌，平平凡凡，不管是籍籍無名之輩還是鼎鼎大名之流，他們都有起落盛衰的時候。叱吒風雲的大人物，躺在病床氣如游絲，掙扎於死亡線上，令人不敢相信他就是掌握千千萬萬人命運的巨頭。怪不得古代美人「不許人間見白頭」，寧可在最美麗時死去，給人留下千秋百世的好印象。

人生如棋，嫁誰娶誰也是一場賭局，嫁錯了郎如押錯了寶，娶對了妻如中六合彩。然而，明明以為嫁入豪門就一生無憂，誰知臨門一腳，夫家破產，還惹了官司，未賭先輸。雖然娶個窮媳婦，她精明能幹，持家有道，教子有方，打拼捱苦，讓面臨絕境的家業起死回生，先輸後贏。人生如戲，不到最後一分鐘，也難斷定誰輸誰贏，有時候表面上看來是贏了，但是道德徹底破產，良心倍受譴責，其實內心世界是輸的；有時候的確是輸了，錢財盡失，家道中落，一無所有，但從此洗心革面，生活簡單樸素，腳踏實地，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悉心培養，供書教學，終於光耀門楣。

我經常以「既來之、則安之」的話來給自己下台階，也不斷用「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哲理來挽救自己瀕臨絕境的鬥志。老人家時常勸我：「凡事要看得開，逆來順受不一定就真的那麼不爭氣，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說說倒容易，做起來就難上加難。如今輪到我當老人家了，又用這一番話去勸說女兒，她碰到困難大哭一場，我好言安慰，相信壞事會變

好事，後來時過境遷，她果然應驗了，跑來告訴我：幸好我當時沒有退縮，你怎麼知道會有這結果的？「天機！」

每當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我會對自己說：一定能撐下去！多大的風險都經歷過了，多苦的日子都捱過了，比起三十幾歲就守寡的母親，我這一點點挫折算不了什麼。母親為了我才咬緊牙關活下去，她的苦，又有誰知？先父 43 歲就撒手塵寰，這個星期五是他 54 週年忌日，他已經離開我們超過半個世紀，我連和他一張合照也沒有留下。聽母親說，他逝世時因為我未滿週歲，不能上靈堂，出殯時只有孝服隨靈車去墳場，直到五歲那年我才第一次去「拜山」。所以我愛母親，只尊敬父親。

母親節又到了，恭喜首次歡度母親節的新媽媽！懷石兄令千金喜得麟兒，母親節正好是愛子彌月之喜，嚐試到初為人母的苦和樂。天下無私父母心，榮升祖輩的懷石兄嫂驅車赴底特律，共享飴孫之福，可喜可賀！收到懷石兄電郵，他說希望能在譚公大壽前趕回滿地可赴宴。而我也一樣，本來女兒打算買機票給我倆去羅馬七天遊，作為母親節禮物，我婉拒了，因為 5 月 31 日一定要出席譚公壽宴。最後改為隨旅行團紐約、大西洋城、華盛頓、費城四天遊，再加上一個 BBQ 戶外燒烤爐。

提到喜事，可說喜事重重，我一連接到的喜帖就有四張，有嫁女的，娶媳婦的，而譚公九秩晉一壽宴是詩壇最大的喜事。再過兩期，《華僑新報》就出版第 900 期，更是喜事臨門。在此順便一提，《譚銳祥詩集》五月中旬問世，每一首詩後面都註明刊登年、月、日，詩壇第幾期，《華僑新報》第幾期。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歷史見證：在某一期的《華僑新報》就可以找到這一首詩。(第 603 篇) (2008.05.09)

雜　錄

今年足球歐洲盃賽果令人跌眼鏡，上屆冠軍希臘和三屆冠軍法國被淘汰出八強，上屆世界盃冠軍意大利和歐洲盃亞軍葡萄牙都進不了決賽圈，最後四強由德國、西班牙、俄羅斯、土耳其爭霸。

工廠裡賭風很盛，他們從六月七日歐洲盃十六強第一場賽事開始時，每人都下賭注買法國隊和意大利隊，結果法國隊被羅馬尼亞隊以零比零逼和，被荷蘭隊以四比一窮追猛打，最後被意大利隊以二比零踢出場，無緣進入八

強。而意大利隊這世界盃冠軍得主一開始就被荷蘭隊以三比零爆冷受挫，又被羅馬尼亞隊以一比一逼和，進入八強時被西班牙隊以一比零淘汰，無法問鼎三甲。誰也不相信克羅地亞隊連贏了奧地利隊、德國隊和波蘭隊，卻在八強會輸在敗給葡萄牙隊的土耳其隊腳下。一路保持不敗紀錄，輕取意大利隊、法國隊和羅馬尼亞隊的荷蘭勁旅，竟以三比一敗給黑馬俄羅斯隊？今天（6 月 25）德國隊如果踢掉土耳其隊，明天倘若西班牙隊擊敗俄羅斯隊，則德國隊將與西班牙隊爭奪寶座，這個謎底只有本文見報時才能分曉了。正如剛病逝的香港電視資深體育新聞主播伍晃榮的口頭禪「球是圓的！」就是說：「比賽未到最後也不知道誰勝誰負，完場前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甚至很玄妙的事情發生。」據說，最先說這名言，是 1954 年的西德教練 Sepp Herberger。

說到伍晃榮病逝，才想起最近很多名人相繼辭世。昨天傍晚，毛澤東的兒媳婦、毛岸青之妻邵華在北京病逝，享年 69 歲。她原名陳安雲（少華），其同母異父姐姐劉松林（劉思齊）就是毛岸英的妻子。6 月 22 日，1957 年被打成右派，入獄 18 年的一代名報人陸鏗，於美國三藩市病逝，享年 89 歲；家裡藏書中，有數百本《百姓》半月刊，就是他和胡菊人創辦的，而最令人感興趣的，是他晚年與已故作家劉宜良（即《蔣經國傳》作者江南）之遺孀崔蓉芝結合同居。為林青霞拍第一部處女作《窗外》的台灣電影導演宋存壽 5 月 27 日病逝台北，享年 78 歲。又有高齡 104 歲的史學家蔡尚思、影星汪禹、劉志榮、李昆、沈殿霞，作家柏楊、浩然、林默涵，喬冠華夫人章含之，前副總理吳學謙，印尼前總統蘇哈托等。還有一位著名作曲家瞿希賢，她曾寫過一首《烏蘇里船歌》膾炙人口。

適逢魁北克省慶，長週末放四天假，下星期是加拿大國慶，又再放四天長假；除了到屋外剪草，就是收拾書房，然後當然引吭高歌，唱《烏蘇里船歌》，最難就是哼那段赫哲族的「啊朗赫赫呢哪，赫雷赫赫呢哪，啊朗赫赫呢哪赫雷給根」，我一連唱十幾遍都是口齒不清。真佩服曾衛，他字正腔圓，決不含糊，令人想起東北著名民歌手郭頌。瞿希賢的另一首進行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學生時代天天唱，記得還經常唱她的《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誰會相信，這樣流行的歌曲，其作曲者在文革時竟被打成「叛徒」，慘遭囚禁了六年半。我一面唱她的歌，一面感慨無言。

收拾書房，將堆積如山的報紙清理，也發現不少東西。許多新聞漸漸成了舊聞，回頭看，頗有回到時光隧道的感覺。如果今天的我能回到過去，我就會勸薩達姆逃亡，會告訴他，如果不走一定被送上絞刑台處死；我會勸布托別返巴基斯坦，我會告知她將被暗殺身亡；我會告訴陳水扁，馬英九會取代他，國民黨會重新掌權；我會告訴希拉莉，奧巴馬會贏得民主黨提名；我會警告住海邊的民眾逃亡，因為將有海嘯，若不急速離開，會有廿多萬人罹難；我會去緬甸通知人們預防特大風暴；而我更會到汶川，會告訴四川同胞們，將會有八級大地震發生。如果我是屬於未來，如果我是先知先覺！就像現在看 2001 年 9 月 12 日的舊報紙，「九、一一」慘案歷歷在目，人類是多麼渺小啊！

清理厚及膝蓋的傳真稿件，逐人分類，每位詩友都有厚厚一大疊。這是九年的心血結晶，看著他們第一天寫的詩，平仄不符，沒有押韻，到今天能寫出水平，這坎坷詩途是如何走過來的，也足以感慨一番。老伴見我汗流浹背，開了一瓶冰凍黑啤酒遞給我，也加入剪報工作中。我細心將朋友來信逐封攤平，放進膠套中，存入文件夾，裡面有些已作古，像姚奎畫家最後來信，子漢先生最後賀卡，還有五姨丈親手交給我保存的十幾張紙之回憶錄，讀其擠滿雙面密密麻麻的筆跡，我彷佛見到他老人家的慈祥笑容。驚悉法國江麗珍同學的老母親仙遊，我重讀她上星期那首《虞美人——感懷》：「愁絲萬縷情難了，喜鵲鳴聲渺。猶思昨日樂融融，滿室溫馨繚繞笑聲濃。心香一炷佛前拜，合掌祈康泰，蒼天不老曠悠悠，望斷行雲流水悵心頭。」她說寫這首詞時，母親病重，她合掌唸佛，祈求上蒼，這心情寫出來的詞，一定非常感人。我常勸女詩友填詞，因為，詞比詩更加感性。

如今，對著整潔的書房，我才開始寫稿。這現狀能保持多久不知，反正凌亂無章也有其個性，不一定要井然有序。雜錄也一樣，想到就寫，這隨筆能否亂中有序，就看眼高手底者駕馭文字的功能了。我這四天的努力，沒白費，因為我找到了許多遺失的書、信、稿件，也找到了自己的過去。(第 610 篇) (2008.06.27)

念 舊

家裡新添了兩個大書架，幾乎高及地下室的天花板，用來放我數千冊中文雜誌。交給老伴的新任務，就是將這幾十種雜誌按年份、期數分類，重新排列，方便查閱。這些舊雜誌，從 1985 年開始，到 1998 年為止，有《九十年代》總 340 期休刊號（1998 年 5 月），有《潮流》創刊到停刊，有《香港文學》雜誌自劉以鬯主編的第 17 期到最後的第 187-188 期合刊（2000 年 7-8 月），自 2000 年 9 月改版，由陶然接任總編輯，由直排改為橫排，我就停止訂閱。還有《明報月刊》、《爭鳴》、《廣角鏡》、《鏡報》、《南北極》、《華人月刊》、《百姓》半月刊、《前哨》、《動向》、《財富》、《草根》、《開放》（由《解放》創刊號到改版為《開放》）、《中報月刊》、《博覽》、《世界知識》、《郵票世界》，以及其他十幾種不定期購買的中、港、台雜誌。雖然內容都已經時過境遷，但偶爾翻閱，時光倒流，恍若隔世，思維又回到廿年前的 1989 年，回到 1997 年香港回歸前夕。

念舊，所以對親友寄來的一封信、一張賀卡，都視若瑰寶，妥為珍藏，即使是簡單的一紙傳真便條，也沒有丟棄。由於昔日傳真機用的是感熱紙，時間一久，字體就看不見，損失很大。後來改為油墨，才能保留。厚及人高的詩稿傳真，裝釘成十幾大本，而且還有新的未整理，僅僅溫哥華李錦榮詩兄一個人就六大本，譚銳祥壇主、何宗雄校長、雷一鳴詩翁、汪溪鹿詩翁、譚健民詩翁、雪梅詩兄，每人都幾本，子漢先生遺稿兩本，還有幾位過去用手寫，現在改用電郵傳稿的詩友：伍兆職詩翁、鄭石泉詩翁、吳永存詩翁、懷石兄、海語兄等，他們的手稿也成了珍貴墨寶，偶爾因為電腦壞了，他們傳來手跡，我欣喜若狂，不斷讚賞其龍飛鳳舞筆跡，倒真希望今後來稿不再用電腦。

由於念舊，我非常珍惜過去，所以對廿幾本日記當成比金銀財寶還要貴重的珍品；如果問我有什麼東西需要放進保險箱，我的首選一定是日記本。這裡面記錄了我來加拿大的每一天，新交的每一位朋友，發生的每一段往事，有空翻查，回味無窮。這裡有悲傷，有快樂，有愛，有恨，有經驗教訓，有人生啟示，有天災人禍的記錄，有旅遊見聞的點滴，是一部歷史的縮影。除了日記，就是照片，過去還沒有數碼相機，靠菲林拍攝，廿多年間幾大盒膠卷足足數千張，而沖曬的照片超過二十本相簿，每一本四百張，也有八千張。近幾年不再買菲林，數碼相機一按就是一張，儲存進電腦中，很少

沖曬，竟然達萬張以上。新聞錄影帶自 1995 年開始，從未中斷過，積累了十幾大箱，後來發明了 DVD 光碟，一張可以錄半個月，也堆積一大盒，除非有時間，將錄影帶全部轉為光碟儲存。

以上說的，都是物品，而最重要的，是人。我非常珍惜人生道路上結識的每一個人，那怕是旅行團中匆匆幾天相處的團友，宴會中曾經一起拍過照片的不知名同桌嘉賓，醫院病房中隔鄰病床上的老頭子。寫專欄後，我通過筆紙，神交了很多素未謀面的新朋友，彼此互相尊重，每年收到賀年卡，但從未要求見面。詩會成立後，以詩會友，我結識更多新詩友，而且最後還成為知己、莫逆之交。我因寫詩而與譚銳祥詩翁在報端唱酬步韻，兩年後才在魁華作協成立的晚會上，首次相見，圓了瞻韓之夢。懷石兄也是通過報社轉交一封信給我，而相約會晤，因志趣相投，最後還一塊成為詩會發起人。由譚公介紹，與伍兆職詩翁、何宗雄校長在東坡樓飲茶而初次認識，遂成了至交。其他詩友，都是通過寫詩才互相結識，適逢雅集而聚首，由剛開始三人組會，到今天朋友遍天下，所依賴的信條，就是：互相敬重，互相關懷，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十年來，詩會從未發生不愉快的爭議，從沒有不歡而散的場面，更未遇到搞小圈子、內部分裂、另起爐灶的鬧劇，這是頗慶幸的事。

由於寫詩，我與外省、乃至國外詩友結交，彼此分享吟哦樂趣。去年底，我趁赴越南探親之便，到溫哥華與素昧平生的李錦榮、李永洪、陳自邦三位詩友見面，彼此相處整個下午，閒聊詩藝，拍了不少照片，成了詩壇佳話。在香港，我專程赴廣州，約了許之遠老師，拜會神交已久的「廣州老伯」黃伯華先生。這位不算老的「老伯」，是由多倫多張清老師、子漢先生介紹我而在網上結交的，子漢先生逝世，在他的博客開設「陳桂專欄」，第一時間將子漢先生的葬禮消息傳播出去，令我心儀；陳淑霞博士罹癌症，病危待救，廣州老伯呼籲網友伸出援手，更使我崇敬。我們雖未曾謀面，但已深交，我先後介紹幾位同學到博客開專欄，我將自己在《華僑新報》每週撰寫的《麗璧軒隨筆》和《詩壇》交由貼在「廣州老伯在多倫多」網站。由於念舊，我無法放下與結識過的朋友每一段難忘情誼。孔子曾說過：「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希即稀）近日見該博客上風風雨雨，作為朋友（而且曾經被短暫聘為「博主」），不忍見到刀光劍影在文人圈子中出現，曾兩次奉函，懇切希望息事寧人，適可而止，更期望昔日美好的回憶永遠留在腦海中，不會因是非風波遭受破壞。(第 667 篇) (2009.08.21)

雜　聊

上期那篇「秋興」刊出後，有朋友說他讀得一頭霧水，希望我不要再寫這些談論詩詞的文章，因為每週才寫一篇隨筆，卻長篇大論，引經據典，佔去寶貴篇幅，的確太可惜。我答應下不為例。

本文刊出時是 11 月 6 日，正好是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十週年會慶，今期「詩壇」只收到譚健民先生的七律、黃道超兄七絕，以及丁樹清先生的賀聯，其他詩友來稿很多，但都與十週年會慶主題無關聯。或許是上星期將打字稿寄出時，忘記提醒大家。由於譚銳祥壇主旅遊未返，這兩期「詩壇」沒有收到其詩作，「慶祝詩會十週年紀念特輯」只好延至下一期「詩壇第 514 期」刊登。

今期《華僑新報》半版彩色賀詞廣告，刊出許之遠老師贈給詩會的「水龍吟」。許老師去台灣、香港兩個月，今天應該回到多倫多；當我知道譚公赴港期間下榻於美麗華酒店時，電郵通知許老師與譚公聯絡，他鄉遇故知，那種喜悅，是很難形容的。就像我去年與黃伯華先生、許之遠老師在廣州相見，一起用餐、閒聊、拍照，這段美麗的回憶，牢牢銘刻在腦海中，值得再三回味。那天中午在雍雅山房，許老師將他剛寫好的長文「顫慄的場景，不枉的人生」交給我，一回到酒店，我立即打字，晚上到愛群大酒店時親自送交，隨後於「廣州老伯在多倫多」網頁中「白墨傳奇」發表。

日前許老師來郵，囑我將該文打字稿寄給他，事隔一年，他將這篇文章貼在他的博客中，包括「許之遠日誌」（香港雅虎）、「許之遠的博客」（鳳凰網）、「許之遠博客」（網易）等，他來信說：「我的網頁累積的讀者，加上谷歌、百度、有道等網開列出轉載網頁，為數很多，絕對過千萬讀者，現在是時候介紹你和你的網頁了。」可惜中國大陸現在無法打開「無墨樓・麗璧軒」和「詩壇」網頁，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許多大陸詩友都是通過「廣州老伯在多倫多」才讀到每期的「麗璧軒隨筆」和「詩壇」的。我曾經在百度開過網頁，但沒有時間管理，又不喜歡通過網檢一關，嫌麻煩，所以一直沒有活動，如今連密碼也忘記，自己上不了自己的博客，就這樣不了了之。很敬佩許老師，他使用電腦還只是這一、兩年的事，想不到駕輕就熟，如今自己管理幾個網頁，運用自如，了不起！

譚公下星期一便返回滿地可，風塵僕僕，馬不停蹄，又繼續運籌帷幄，舞袖商場。譚公精力旺盛，八十多歲還健步如飛，思維敏銳，揮動神來之筆，詩作源源不絕。如果問我，詩會十週年有什麼感想，我首先就是要說的，十年來從譚公身上，學到「永不言老」的精神；從他的詩中，讀到儒家「寬恕、仁愛」之思想。譚公廣納百川，「有容乃大」，詩友之間相敬如賓，不分年齡、階層、背景，沒有「文人相輕」的劣習，只有吟朋互敬的風雅；這也是詩會十年、廿年屹立不搖的原因。

詩會十年，詩詞約萬首，詩友超過百名，遍佈全球各地，嚴格遵守「平水韻部」，堅持格律詩創作，為弘揚古典文化、捍衛古詩詞寶貴遺產，做出一點成績，盡了一份綿力。雖然，直到目前，仍然收到一些詩友寄來不符合格律的詩，但基本上說，絕大部分詩友都很認真按「平水韻部」押韻，不會出現將「心、新」、「合、和」、「榮、容」、「藍、蘭」同押的怪事。昨天傳真機收到一位詩友的七律，將十三元（髡）、十二文（欣、斤）、十一真（身）和獨用的十二侵（金）通押，我只好打回頭，並寫了幾行字：「一首詩押四個韻，恕不宜發表，恐誤導初學者矣！」作詩是一輩子的事，絕無捷徑可走，想一步登天，繞道而行，欲速不達，弄巧反拙也。望該詩友思之！慎之！

今天農曆九月十八日，乃先母於赤柬暴政下罹難卅四週年忌日，昨晚在工廠起草的詞，一直難產，無法完成。是一首「鎖窗寒」，當我填到「冤魂泣血閻王淚」時，我寫不下去了。在「無墨樓吟草」一千四百首中，祭母詞不少於百首，每次提筆，我都強忍淚水，化成詞句，昨夜通宵加班，腦海中不斷吟哦，最後，我哽咽了，只抄半闋於日記本裡。由於忌日是星期三，為了子孫們能全部到齊，我們提前於上星期六拜祭。上週五工廠沒有開工，老伴提議開車去首都渥太華，到剛開張兩天的大統華超級市場購物，買了許多祭品回來。拜祭後飲酒、聊天，適逢一年一度萬聖節，太陽剛下山，外面扮鬼扮馬的孩子成群結隊，前來敲門拿糖果，滿滿一大籃，很快就報銷。我們幾個大人開車陪同化粧成黑白無常的三個小甥孫，到附近豪宅區去挨家挨戶「給糖果或搗蛋」，滿載而歸。

談到挨家挨戶敲門，令我想起上星期，有市議員候選人按門鈴，我開門出去，還以為是兜售東西或是傳教，原來是上門拉票；他說拉娃市長已經做了超過廿年，是應該換人，應該有反對黨，希望我們一家四張選票全投給

他。萬聖節那天，這位候選人的選舉辦事處來電話，是個女的，她首先問我，明天（11 月 1 日）是否會去投票，然後又問我，是否投給那位仁兄？我的語氣很糟糕：對不起，我投給誰，不能告訴妳！她連忙道歉。如今想起來，要踏入政壇的第一步，的確還真不容易。(第 678 篇) (2009.11.06)

漫　題

今年入冬以來第一場暴風雪終於來臨。氣象台預測今天會有 25 到 30 厘米的降雪量，加上時速 60 公里的強風，天氣十分惡劣。魁北克交通局呼籲民眾將車留在家裡，儘量利用巴士地鐵，以便鏟雪車可以順利運作。為了不被混亂的交通影響而遲到，我今天下午將提前一個鐘頭開車出門去上班。

陸續收到詠雪詩詞，雪梅兄的「好事近——大雪」相信是今早下雪後才寫的。老伴一見到門前厚厚的積雪就皺眉頭，不斷上網查詢降雪最新報告，我笑她患有「冬天恐懼症」。她催我到地庫寫稿，一大疊詩稿由她負責打字。我再三吩咐要認真校對，不可馬虎，馮京馬涼，魯魚亥豕。她叫我放心，她一向打字很少出錯，反而是將電郵附件簡體字轉換成繁體時才會出問題。我答應將稿寄出後，開動鏟雪車將門口挖出一條路來。如果像前年婦女節那天降五十幾公分大雪，就像挖掘戰壕。

收到詩友來函，要求我更正錯別字，我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如果將繁體轉成簡體後再還原為繁體，就會出現下面的情況：餘（余）偉輝、己醜（丑）年、山穀（谷）、範（范）仲淹、幹（干）卿何事、萬裏（里）長城、於（于）遠樓、甯（寧）陽會館、江子鬆（松）、壯誌（志）衝霄、。如果「姸」字再轉換，便無端端會便成「研」字，甚至將「你」字轉換，還變了性，成「妳」了。不信大家可以試一試：薄壹（一）波，壹（一）鬥（斗）米、人雲（云）亦（云）、天後（后）宮、垂死掙紮（扎）。本欄多年前曾經寫過「剖字」、「嚼字」、「錯字」、「繁簡」，也都提及。

剛收到紫雲的「卜算子」，我將她的詞複製後轉換，變成了「蔔算子」，卜卦變成了「蘿蔔」，令人啼笑皆非。我的粗心大意，也鬧了不少笑話，第 515 期曾將一首五律《秋心》誤為吳永存先生的作品，很快就收到吳老來函，謂該詩不是他寫的，我逐條電郵檢驗，到底是誰家的孩子迷了路，找不到爹娘，怎麼辦？凌晨放工回來，才收到法國姚洪亮學兄的信，原來是

他寫的，我竟然「姚冠吳戴」了。無獨有偶，我自己寫的一首詩，填上了詩友芳名，事後也記不起來，多年後編書，才發現「似曾相識」，又不敢貿然「父子相認」，於是去函澄清，幸好對方坦然說這孩子不是他的。

上週三家裡電話線一通，就收到溫哥華李錦榮詩兄一大疊詩稿，有「試讀老杜《秋興》八首」，後來又有「次韻杜甫《秋興》八首」，而我最喜歡的，是李永洪兄贈送的「賀錦榮遷新居」，清新平實，讀後很舒服，老伴一面打字，一面讚嘆：「我雖然不懂詩詞，也知道這是一首好詩。」有的詩友寄來的詞，只有詞的字數，但讀不出詞的味道，十分牽強，又因為沒有人肯直言批評，任由積習成疾，很難醫治。上週日訪磨瓚坊主人懷石兄，破例沒有唱卡拉 OK，而是聊了整整一個下午，獲益良多。我們暢談詩壇趣事，他希望有空我寫點詩評之類的文章，將好的詩詞介紹給大家，我不加思索，一口氣讀出幾位詩友的名字：紫雲、于文、王一洲、姚洪亮、李永洪、黃道超、唐偉濱。

懷石兄是地質學家，他以專業知識，將水泥與詩會做個比喻，很有新意。他拿了筆記本，繪出水泥從混凝土到逐漸變硬的過程，其硬度由 0 開始，到第七天是 150psi，稱為「嬗變期」，到第 28 天是 200psi，稱為「漸變期」，28 天後是「鞏固期」，硬度到了 230psi，就不再發生變化了。他說詩會也一樣，從 1999 年創會，到 2009 年，「詩壇」從第一期，到第 500 期，由無到有，急速上升，這十年是「嬗變期」，十年以後，新詩友加盟，寫詩隊伍壯大，是「漸變期」，然後是「鞏固期」，詩會平穩發展，但不會再有大起大落。對已經走上軌道的詩會，可以放手給年青一輩接棒，由他們吸收新血，再創高峰。我們拓荒者應慢慢退居幕後，逐漸淡出，這是個不錯的建議，很有見地。

說真的，我的確好累。如果有人能接棒，我多麼希望像去年我去港越期間，由紫雲詩友負責編輯，這擔子遲早要有人來挑。不僅是編排組稿，更累的，是改詩，還要對方心服口服，要舉出實例印證，還必須顧及對方面子，見報時一發現出錯，要負責更正、致歉，這玩意搞得不好，還會得罪人。像懷石兄說的，詩會到了「鞏固期」後，十五年、廿年、卅年，也不會有什麼大變化，信乎？

喜知國學泰斗許之遠恩師將於 12 月 18 日來滿地可，我向譚公提議，到唐人街酒樓聚餐，每人繳付餐費若干，出席人數不限，作為十週年會慶之活

動，屆時邀請許老師向大家講課，品評詩詞，月旦一番。許老師遠道而來，親自出席我們詩會雅集，這還是第一次，相信會給大家留下難忘印象。

門外的雪已深及膝蓋，我將文稿寄出去後，必須到戶外戰場與冬天展開決戰，長達五個月的戰爭現在剛剛揭開序幕，面對可怕的風雪，怎會令文人雅士吟哦讚詠？當你的車子被埋在厚雪堆中，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掘出來，又在白茫茫中找不到出路，當你見到高速公路連環車禍，車子拋錨於雪地上，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趕快離開北美天堂，回到沒有嚴寒冰雨、沒有暴風雪的東南亞。(第 683 篇) (2009.12.11)

感 抒

農曆九月十八乃先母 35 週年忌日，兒孫們於星期日提早一天前來拜祭，寧靜的無墨樓頓時熱鬧起來。平時我和兩女上班後，家裡只剩下老伴一人；週末、週日如果各人都有活動，麗璧軒就更加冷冷清清。有個新名詞叫做「空巢」，現在我們開始體會到箇中滋味了。朋友來電話聊天，彼此深有同感，大家都在慨嘆：小鳥羽毛豐滿，翅膀硬了，就紛紛飛走；有空回來一趟，也都是匆匆忙忙，蜻蜓點水，想說多幾句話都變成「奢望」。在西方國家，別期望會有「幾代同堂」！所以，在孩子未自立時，要珍惜和他們相處的難忘時光，因為一旦他們成家立業，這段回憶就永不復返矣。

接到曾習之老師、廖如真老師從美國加州打來的長途電話，喜出望外。他倆由聖地亞哥到洛杉磯，拜訪了著名詞家陳國暲老師，又在舊金山拜訪了書法家、音樂家施世雄老師；兩位老學者都是 1923 年生，虛歲都是 88 歲，俗稱米壽。他們都希望我有時間到加州走一走，大家見見面。我隨即給陳國暲老師掛個電話，聽他的汕頭潮州話，聲音清脆洪亮，十分悅耳，他說在加州洛城有個詩社，要我寄幾本詩會出版物相贈。我於是將兩本《滿城賡詠集》合訂本、《子漢詩詞集》、《譚銳祥詩集》，以及紫雲的《女人一枝花》、何宗雄校長的《雪泥鴻爪七五年》和《華僑新報》一千期紀念冊、剪報等包裝成一大盒，開車去郵局寄出，四天可以送達。和施世雄老師也素未謀面，但曾經有過一段美麗的筆墨緣：1994 年，我曾經為亞省愛城越棉寮華人敬老社撰寫《彩霞——敬老社之歌》，當時施世雄老師就為這首歌詞譜曲，並以其秀麗的鋼筆字將歌曲抄寫出來，發表於該敬老社成立五週年紀念特刊中；後來敬老社正名為亞省愛城越柬寮敬老培英協會，《彩霞》成了會

歌，2008 年再次刊登於成立廿週年紀念特刊上。十六年過去了，我與施老師美加東西相隔，仍未有機會拜謁。

生活的節奏太緊張，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只能用個「心」字去衡量，而不能講究細小枝節。我與溫州劉家驊詩兄素昧平生，在「不共戴天」的兩個世界裡，互通款曲，結識詩壇，憑信和義而成了知己，此乃吟林佳話，足以傳頌千古。「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多少詩友，到目前仍未見過一面，甚至如林盛羽、李少儒、區家相等，到他們辭世，我也未能圓瞻韓之夢，只能憑照片景仰一番（區家相詩友連照片也未見過）。有鑒於此，我希望有機會能作一次「詩友之旅」，一一前往拜會，這個夢必須等我退休後才能實現。我曾經想過，到廣州見王一洲老師，到福州見敖詩豪老師，到溫州見劉家驊詩兄，到湖州見李廣德老師，到無錫見信天翁老師，到上海見胡楠仁詩兄，然後到北京見廖萃川老師，到保定見林新儀同學，這些中國大陸詩友，都是詩壇佼佼者。還有渥太華莫愛環女史，美國山菊女史、黃國輝詩友、黃湯民詩友，法國姚洪亮學長、高鴻泉詩友等，也都素未謀面。近月來，本市還有幾位新詩友加盟，詩會慶祝成立十一週年時，希望他們也能與大家見面。

由於工廠不斷加班，這幾個星期，幾乎每天早上都是六點許才放工，回到家女兒已出門，父女整個星期沒見面。匆匆睡上幾個鐘頭，十點鐘就醒來，大堆東西要處理，《詩壇》組稿經常出錯，寄電郵時甚至擺烏龍，把對方的附件原封不動寄回給他們，或按錯郵址，或打字遺漏。看來我到台灣那段時間，還請詩友高抬貴手，幫忙編幾期。想起兩年前去越南，紫雲慷慨答允，獨挑大樑，義不容辭，但不知今次她能否助之一臂，全權負責？我知道她很忙，要看店，又要搞《筆緣》的工作，還要出席詩詞講座，真不忍心教她「百上加斤」，又恐我到台灣時，活動頻繁，怕誤了報紙正常出版。這左右兩難，令我非懇求紫雲不可。或者，其他詩友有閑暇可以「毛遂自薦」，請纓上陣？

詩壇稿擠，積壓了很多詩友的詩作，拖延數月未能刊出，還祈見諒！喜見停筆多時的幾位詩友，紛紛傳來近作，如久旱降甘霖。為了解決詩壇青黃不接的隱憂，讓詩友年輕化，詩會後繼有人，我答應了本市中文學校之邀，出任詩詞班教席，詩會培育一批年青的詩詞愛好者，則指日可待也。

猶憶今年夏天遊溫哥華時，曾經與李錦榮兄嫂約定，年底赴台灣路經雲城，再與卑詩眾詩友見面；而今行程有變，長榮航機由多倫多直飛台北，而非由溫哥華起飛。錯過了重相逢的良機，唯有他日歡迎李錦榮、李永洪、陳自邦詩友到加東一行，讓我有機會盡地主之誼接待。寫到這裏，剛收到八三高齡的趙瑞蘭老師來郵，謂已經回國，明年三月才從昆明返多倫多，並寄來多首詩，留待慢慢發表。詩會眾老，精神奕奕，驛馬星動，頻頻遠行；信天翁、墨浪詩兄仍在國内，吳永存詩翁在中國大陸旅遊，懷石兄嫂到上海參觀世博，鄭石泉詩翁在湖南忙於新書出版，十一月底才返加國。

在電話中答應曾習之老師，明年抽時間和他與廖如真老師到加州一行，拜謁陳國暲、施世雄兩位老前輩；而今年底由台北赴香港後，第一件事就是到太古城洞庭閣拜訪九一高齡的郭燕芝老師。(第 729 篇) (2010.10.29)

自　語

工友去了一趟金邊回來，談及柬埔寨的近況，對泰柬邊界糾紛憤憤不平，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雖然，1962 年海牙國際法庭已經裁定柏威夏古寺的主權歸屬柬埔寨，2008 年 7 月 8 日，世界遺產委員會決定將柏威夏古寺和其他 26 處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泰國政府作出多次抗議，同年 10 月，兩國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今年 2 月 5 日，泰柬軍隊在柏威夏地區開戰，還出動了大炮等重型武器。建於九世紀初的古寺是柬埔寨廟宇，這領土不能丟，於是就扯到了版圖問題。

柬埔寨是中印半島最古老的國家，有超過兩千年的悠久歷史。秦、漢時稱「扶南」；《後漢書》稱「究不事」；《隋書》稱「真臘」；《唐書》稱「吉蔑」、「閣蔑」；元朝稱「甘勃智」；《明史》稱「甘武者」，明朝萬曆後才稱「柬埔寨」。全盛時期的吳哥王朝，稱為高棉帝國，版圖包括今日柬埔寨，以及泰國、寮國、越南部份地區；1430 年(明宣德五年)，暹羅入侵，包圍吳哥城七個月，最後攻克，柬埔寨遷都金邊。自此國運衰落，又屢遭越南入侵，1863 年淪為法國「保護國」(殖民地)。如果將歷史版圖沿革下來，就很難分清國界。因為，一個是兩千多年的高棉，一個是只有七百多年的暹羅，若追溯歷史，當然要將領土歸屬九世紀就已建該寺的柬埔寨。

就像釣魚台，早在明朝以前，就有典籍編彙記載，是屬於中國的領土。日本政府認為，中國雖然在明朝或更早先發現了釣魚島，但至甲午戰爭開始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三個月前，即 1895 年 1 月，「經過日本政府的考察，釣魚島定義為無主地」，認為「中國只憑先發現或因地理原因並不可作為擁有主權的充分證據」，而將釣魚島納入日本版圖。1879 年 12 月，正式將釣魚島列島標示為琉球群島之一部份。1945 年日本投降，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必須將《馬關條約》中割讓的土地歸還中國，包括台灣、澎湖列島等。而美國則根據沒有中國政府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將釣魚島群島劃入其托管管治，因為該和約「沒有明確具體提及釣魚島」。

查《田中總理、周恩來總理會談記錄》第 13 頁：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1972 年 9 月 27 日訪華期間談到釣魚台主權爭議時，周恩來表示：「我們不要在這裡為它（釣魚台）爭論了。畢竟，在地圖上，它們是你幾乎找不到的幾個小點。它們之成為問題，只不過是因為它們周圍發現石油而已。」

香港保釣英雄陳毓祥這位潮州老鄉，於 1996 年 9 月 26 日率領五位突擊隊員，穿上救生衣搶灘登陸釣魚台，因腳部被繩索纏住及被船隻撞傷頭部，獻出了寶貴生命，還有 18 天才滿 46 歲。他的血沒有白流，不管政府是否支持，民間保釣運動不會停止，相信總會有一天，釣魚台會歸還中國。

政治就是這麼模糊，觀點與角度不同，看法各異。像美英法加等國上星期日對利比亞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是「正義戰爭」還是「侵略」，見仁見智。此例一開，以後只要某一國有騷亂，就可以「出師有名」，揮軍直入。這不是鬧著玩的，人命關天，空襲中多少無辜死去，又有誰去追究法律責任？我不是「慈悲為懷」，「憫人憂天」，我只是不明白，大國的邏輯是什麼？堂而皇之的出兵理由，先是伊拉克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後是阿富汗是拉登窩藏之地，現在是卡達菲鎮壓民眾，明天呢？下一個戰場在哪裡？武器供應商最高興的就是多開闢新戰場，越多越好。如果卡達菲像薩達姆那樣被送上絞刑架，奧巴馬總統的諾貝爾和平獎，就真的「實現和平」願望？

由於我的異議也招來非議。有朋友說我太「婦人之仁」，也有來函說我的觀點是「鄉願」，是「姑息」。這些善意的批評，我都接受。我承認在《震嘯》一文中，痛罵石原市長等人「天譴論」之過火，令人有「咀咒」之嫌，甚至有「人身攻擊」。我在文章後面說了一句話：「作為詩人要有憐憫

之心」，而得罪了人，我也深感說不出的無奈和陣陣淒然。因為這是我的「自語」。

我只是就事論事，絕無其他用意。我知道這言論是溫情主義，更明白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沒有多少人會相信的。日本侵華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遭天譴；震嘯是天災，南京大屠殺是人禍，天理循環，但百分之九十的無辜老百姓是善良的，天災報應是否應該發生在他們身上。

既往矣！當年南亞海嘯死了二、三十萬人，善忘的人們被時間沖淡了悲傷記憶，成了一大堆傷亡數字。日本震嘯也一樣，很快就成了過去。我們還要面對石油漲價、聯邦政府財政預算案若不獲通過將要舉行大選、魁北克明年購物稅加到百分之九等切身問題，從時事評論又回到實際民生中。畢竟，我們升斗市民能做的，也就發發牢騷，最後決定權還是選民手中一票選出來的政客；看他們如何利用我們納稅人的錢去揮霍，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如何向我們開刀，如何在選民身上再抽新稅，直到有一天遭到投不信任票而被另一政黨取代，輪流做莊，這就是民主政治。(第 750 篇) (2011.03.25)

評　鑑

「九一八」80 週年，再次令人將焦點集中在少帥張學良身上，他是否應該背負「不抵抗將軍」之千秋罵名？奉天（瀋陽）淪陷，錦州、熱河失守，整個東北最後被日寇鯨吞；歷史一定會追究，為何北大營八千名守軍會被只有 500 多名日軍擊潰？原因很簡單：由於少帥執行「不抵抗」命令！

讀《蔣介石日記》，他是在「九一八」發生後第二天晚上約十點鐘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這是很難令人置信的。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原則，認為「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所以，在他的日記裡，除了 1928 年日軍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北伐軍對日妥協，他用了「不抵抗主義」一詞（1928.05.10）；「九一八」以後，就只有以「雪恥，人定勝天」開頭，再也沒有讀到「不抵抗主義」這幾個字了。到底他有沒有下令張學良「按兵不動」呢？1991 年，張少帥重獲自由後，在各種不同場合都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決策完全是他自己一人所決定，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由於他的「不抵抗」，

日本關東軍隨後發動了侵占中國東北的戰爭，以一萬餘日軍進攻十四萬東北軍，在短短半年內佔領了東三省。

當時錦州守軍孤軍作戰，又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援，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道：「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這樣看來，張學良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應該有原因。他在 9 月 19 日下午電報：「昨日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然而，據張學良之秘書處機要主任洪鈁和東北軍旅長何柱國兩人的回憶，謂蔣介石曾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前一個月，即 1931 年 8 月 16 日致《銑電》給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挑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與民族於不顧。」上述二人認為，張少帥曾將此《銑電》轉告東北各軍官，吩咐嚴格遵守，服從命令，要求東北軍的士兵武器一律入庫，不准抵抗，致使「九一八」事變發生當晚，近萬守軍無武器抵抗五百日軍。

八十年過去了，歷史會還張學良、蔣介石一個公道嗎？他們能心安理得長眠九泉否？東北失守，中國淪亡，日寇鐵蹄踐踏中原大地，千千萬萬無辜生靈被屠殺，誰應該對「九一八」負責？對這件事，我曾與許老師在美國出席世界詩人大會期間，於酒店辯論過，也各自表態，我承認自己過去受宣傳流毒之深，對蔣介石有極大的反感；但也不諱言，他既然曾對張學良下達不抵抗之命令，就應該負有不可推卸之全責。相信今後陸續有真相浮出，歷史一定能給張、蔣「蓋棺定論」之判決。

希特勒、東條英機、墨索里尼這些戰犯都得到應有的懲罰，只有雙手沾滿鮮血的屠夫：赤柬頭子波爾布特，沒有受到審判就去見馬克思，這筆血債一直未能追討。其幕後主子連一句公道話也不敢說，因為由其一手豢養的劊子手如果受到審判，罪魁禍首肯定沒有好下場。近日網上讀到端華同學「比干後人」的紀實文學作品：《血色回歸路》，是繼余良《紅色漩渦》之後，又一部震撼人心的自傳體回憶錄，很值得推薦。柬埔寨悲劇，寫的人不多，能寫得好的就更少；有的是怕得罪強權，所以點到為止，不敢直言；有的怕秋後算賬，對重要的人和事，只是蜻蜓點水，輕描淡寫，模糊帶過；有的因牽涉太廣，怕影響仍在世的親友，所以不痛不癢，「唔湯唔水」。曾經與一位熟悉柬共內幕的長者聊起，他感嘆的說：「講出來了又能怎樣？死去的親

人能復活嗎？柬埔寨的悲劇，已成了歷史，誰是誰非，就留待歷史學家去寫吧！」我不以為然：「知道內情的不肯寫、不敢寫，不知道內情的無法寫、不能寫，歷史學家就是靠你們的點滴回憶去整理，你不寫，死了就將這些秘密帶進棺材裡，讓那伙狼心狗肺的政客逍遙法外，繼續發“想當年”的好夢。」他聽後搖頭：「不能寫，牽涉面太廣，會害死很多人！你不知道內情，才可以平平安安多活幾年。」我相信他是被嚇壞了。

我慶幸沒有在赤柬統治下度過，也「可惜」沒有機會經歷這人類浩劫，所以寫不出像《血色回歸路》和《紅色漩渦》這樣的作品。或許，以我「不吐不快」的性格，一定活不到赤柬下台，一定最早被拉去幹掉。我因為口無遮攔而得罪了人也蒙在鼓裡，因為口不擇言，以為良言規勸一定會將臨崖之馬勒回，事與願違，還因此於人結了怨，奈何！還是老話一句：此人只會做詩，不會做人！

我慶幸沒有在鐵幕之下生活過，也「可惜」沒有機會親身經歷那浩劫，所以不會處處提防人，還學不到「逢人只說三分話」的處世哲學，所以到處碰釘子。朋友笑我：「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活該！」我明知前面是個陷阱，也要踩下去，而且已經有前車之鑑，仍然不信邪，總以為「人心肉做，鐵金剛也會垂眉」。老人家於是勸我：「算了吧！你已經仁至義盡，非親非故，何足掛齒！」(第 776 篇) (2011.09.23)

逆 境

欣逢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僑界紛紛舉辦各項紀念活動，也有組團遠赴台灣參加雙十慶典。緬懷先烈功勳，回首百年歲月，一步一個腳印從荊棘途中走過來，面對艱難逆境，闖過多少險關，前面的去向依然撲朔迷離、峰迴路轉。國父孫中山先生一世紀前締造的中華民國，何去何從？

為了不違反本欄一向不寫評論文章的原則，只從一些側面，了解台灣面臨的「逆境」。還是從參加第 31 屆世界詩人大會說起。今年基諾沙市長為了表示對來自全球各地區詩人的熱烈歡迎，效尤奧運會，在迦太基學院禮堂舉行的開幕典禮，加添了國旗入場儀式。由於準備時間不足，有些國家（如委內瑞拉）沒有國旗，臨時將旗幟彩色圖案印在一頁 8 乘 11 紙張上。從我的攝錄影片看到，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只有中國的五星紅旗入場，當讀到

Taiwan 時，沒有台灣的「青天白日」旗進入禮堂。當天傍晚，活動移到密西根湖畔的和平公園，所有旗幟也都懸掛在旗桿上；白天開幕典禮欠缺的國旗全部補上了，我清楚看到「青天白日」旗夾在其間。翌日上午，和平公園有詩歌朗誦會，大陸代表團向主辦單位發出抗議，表示如果不將「青天白日」旗拿掉，他們二十幾人就全部離席。我看到身為大會主席的美國女詩人瑪麗安・拉可維琪博士吩咐工作人員，很迅速的將旗桿拔掉，整個經過都被我攝錄了下來。這一來，就惹惱了台灣詩人，他們一起去找楊允達院長，認為詩無國界，詩人大會不應該滲入政治成分，如果一定要這樣非黑即白，台灣詩人也決定全部離場。楊院長苦口婆心，好言相勸，希望大家平心靜氣，以大局為重，千萬不要為了「政治」而令詩人大會不歡而散云云。

我很體諒大陸詩人的處境，他們不能不表態，因為世界詩人大會隸屬聯合國 UNESCO 教科文組織，而聯大只承認一個中國，只懸掛五星紅旗。如果他們站在「青天白日」旗前拍照，回去之後一定會遭到責難。如果說，錯就錯在主辦單位不應該添加國旗入場這一敏感環節，倒不如說，錯就錯在兩岸對等定位上遲遲無法確立。舉個例子，馬英九要是到北京進行國事訪問，他總不能像曾蔭權那樣，以「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回去「述職」，總要有個「頭銜」，到底該怎麼稱呼？是「台灣地區領導人」？是中國國民黨主席？當然不會被承認為「中華民國總統」。在這個瓶頸上一被卡住，以此類推，怪不得約六萬個條目、超過五千萬字、32 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竟找不到「馬英九」這條目，就因為無法正確稱呼他。怪不得各地僑界只有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而沒有「慶祝中華民國一百週年」，怪不得只有「慶祝雙十節」而沒有「歡度雙十國慶」，這「國慶」兩字犯忌！

台灣在這逆境中如何生存，如何做到「自強不息」，在被矮化的夾縫中掙扎求存，還要維護最起碼的「尊嚴」兩字，如何利用僅有的優勢，面對狂瀾而不倒，這是馬英九、蔡英文將面臨的嚴峻考驗。慶祝辛亥革命百週年，不是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不是吹吹捧捧，嘻嘻哈哈；而是要珍惜前人留下得來不易的果實，繼往開來，光前裕後，牢記國父遺囑，「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貫徹「三民主義」，尊重民意，以民為本，由民眾決定未來。任何強加於老百姓的意識形態，都是無法令民眾心服口服的。

許之遠老師正寫一本關於台灣一百年的新書，相信近日會問世。這是繼 1997 年 1 月出版《1997 香港之變》前瞻性政論集之後，又一部影響台灣政局的巨著。他詳細分析台灣的困境、逆境，也衡量了台灣的優勢、劣勢，並提出如何走出險境，殺出一條血路來。我有幸為此書部分文章打字，先睹為快，獲益良多。14 年後的香港，依然如許老師《1997 香港之變》一書中預測的。可以說，香港的逆境，也比台灣好不了多少，唐英年、梁振英、范徐麗泰，不管誰當選特首，都必須像董建華、曾蔭權那樣，乖乖「聽聽話話」，「做好呢份工」。因為，香港基本法保證 50 年不變，但釋法權不在香港，同樣的法律條文，不同的詮釋，就有截然不同的判決。一不聽話，把權收起，看你能怎樣？

政客面對的逆境，往往比普羅大眾要嚴峻得多。像美國總統奧巴馬，由於經濟不景氣，令他的民望跌至最低。他創造的黑人入主白宮之美麗神話，能否延續多四年？加拿大被美國經濟和歐債危機拖下水，加幣由一加元兌換 1.06 美元跌至一加元兌換 0.93 美元，似乎資本主義世界的末日，越來越接近了。活著的人，儘管日子不好過，總要想辦法生存下去，總要活得像個人，起碼有口飯吃之餘，還有自由空氣任你免費呼吸。我也遇到逆境，臥病床上整整五天，發高燒，渾身無力，連上廁所都要老伴扶，但我不能倒下！休假在家，我堅持起床，幾天沒有上網看電郵，今天才開始覆函，還詳細翻查詞韻，對第十七部入聲韻與第三部仄聲韻同押，不以為然，「現代漢語」不能用於舊體詩詞中，又一印證。現在是星期三下午一點，我寫完此文，寄出後再上床休息，下星期二才能上班。(第 778 篇) (2011.10.07)

縱　筆

滿肚牢騷，必大膽縱言；滿紙不平，則盡情縱筆；文人雅集，喜弄墨縱吟；開懷暢飲，應豪放縱歌。我行我素，獨來獨往，雖得罪人也不可不鳴，雖被人罵得狗血淋頭也談笑風生，誰奈我何？

收到老師寄來兩紙信件，蠅頭小字，語重心長，關愛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讀罷如醍醐灌頂，喜雨甘霖，令我掩信長嘆，感慨萬千。人生在世，能談得來的知己本來就少，能縱筆傾心的更是鳳毛麟角，絕無僅有。寫文章最怕沒有知音，即使有噪音，也好過泥牛入海，黃鶴升天，一點反應也沒有。讀後感不好寫，有些人寫出來的，非讚則彈，非捧則踩，非黑即白。能平心

靜氣，將事就事討論，對事不對人，的確有難度，所以想寫的不多，敢寫的就更少。不寫就不會得罪人，不吹捧就不會肉麻起雞毛疙瘩。報上讀到一些人的文字，表面是讚某一件事，骨子裡是罵另一個人，如此借題發揮，指桑罵槐，就像潑婦罵街，沒有一點殺傷力，既貶低自己，也罵不到別人，這又何苦呢！

好久沒有讀到精彩的遊記了，近日接到法國江麗珍同學寄來長文《走進北美洲》，分成：《紐約見聞》、《都城巡禮》、《喜遊楓國》、《暢覽加州》四篇，以細膩的文筆、精彩的描繪、平淡的宏觀、獨到的見解，把旅遊美加兩國兩個月的行蹤，有條理鋪陳，不混亂，不瑣碎，見、聞、思都兼顧到，還沒有來過美加的，讀後可以跟著文章南北暢遊；已經來過美加的，也可以回味一番。

我很喜歡這樣言之有物的文章，沒有誇誇其談大道理，沒有來稿摘抄、再加評論的炒冷飯，沒有硬搬學術專有名詞「後 xx 主義」、「後 xx 時代」嚇唬人，沒有將古人詩詞再翻譯成白話上碟端出，沒有將歷史典故「全文照抄」，沒有靠死人「點鬼簿」支撐門面，沒有靠名人「拉關係」鍍金。

昨天郵差送來台灣李文慶兄的新書《僑聲集》，我帶到工廠，利用休息時間讀了全書，有了個大概的輪廓。李文慶兄是我在柬埔寨金邊廣肇惠中學的學長，在進入端華唸專修之前，我與老伴、江麗珍等都是廣肇惠中學同屆畢業生。李文慶兄曾任台灣《自由僑聲》董事兼總編輯，並出任亞洲華文作家協會越棉寮海外分會會長。本書是他為《自由僑聲》執筆之社論專輯，共選出 123 篇。我收到《自由僑聲》也十幾年了，並長期將文稿、詩詞投寄，每次都獲李文慶兄採用刊登。去年九月，《自由僑聲》還發了新聞稿，報導關於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給我頒發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之消息，並全文刊登許之遠老師的七律和序文。當獲悉《僑聲集》即將付梓之喜訊後，我步了林亮名先生七律原韻，寫了一首詩寄去台灣，被收進該書，李文慶兄還特地在詩後加了幾百字的「編者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讀杜甫名句，令我對時下文人寫作風氣感慨莫言。每天都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文稿，有的讀罷盪氣迴腸，熱血沸騰；有的讀後會心微笑，回味猶甘；有的讀之味如嚼蠟，不知所謂；有的只讀開頭幾句，就不欲觀之，急速刪除！好文章、好詩詞，會引起共鳴，會找到知音；一些東併西湊、斷章取義的文字，除了佔去篇幅，更浪費讀者寶貴

的時間；一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字，譁眾取寵，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又不肯去翻查資料，胡亂下斷語，誤導讀者，罪不可恕。例如，陳希同是陳毅元帥的兒子，這樣不經大腦的東西，怎麼可以拿出來見人？

關於蔣介石之「不抵抗」命令，導致張學良少帥背著「不抵抗將軍」之歷史罪名，我在本欄第 776 篇隨筆《評鑑》中，曾提及「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原則」，這是有史料可查，絕非信口開河。史家要有董狐之直筆，不能為了替偉人樹碑立傳、歌功頌德，就讓歷史真相塵封。對毛澤東、蔣介石這些大人物的千秋功罪，不可馬虎下斷語。他們做過什麼，後人一定會還其本來面目。我們寫小文章的，當然「人微言輕」，不足為鑑，然而，憑良心說話，還是大有人在的。毛、蔣殺了多少人？這些人是不是「該殺」？就像有大陸文友問道：「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被老蔣殺了！又當何論？」誰知回答竟然是「難道楊虎城不該殺嗎？」若以此類推，任何與毛、蔣敵對的，都該列入「該殺」之名單中。對這樣的回答，我是有保留的，因為，「該不該殺」不是我們說了算！

我不諱言自己有「憤世嫉俗」的偏激情緒，特別是對那些「約定俗成」的觀點，總想找出反駁的蛛絲馬跡。我不迷信「名人效應」，相反，對於那些不出名的，反而會更感興趣。因為，「初生牛犢不畏虎」，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手上路，不按牌理出牌，往往「亂拳打死老師傅」，會有意想不到的「驚訝」。名氣所累，很多名人再也寫不出水平了，他們不敢隨便表態，甚至不敢以真姓名見報，就因為害怕辛辛苦苦建立的名人光環，僅說句出了錯的話就毀於一旦，這是可以理解的。

寫到這裡，電話響了。原來是某出版單位來催稿，我推搪應付：對不起，我沒有時間，也寫不出水平。「只要有文稿寄來，寫什麼都無所謂。」於是出了絕招：寫捧人文章沒興趣，所以不寫！(第 779 篇) (2011.10.14)

雜　述

喜接多倫多許之遠老師寄來的郵包，內中除了馬來西亞怡保「山城詩社」《王辰中秋海內外詩人雅集》，還有剛出版的《雷基磐詩選》，如獲至寶，愛不釋手，立即帶到工廠細讀。這本被譽為「當代傳統詩跨世紀巨著」，一字一句都是老伴敲鍵植入，每一首都經過我重覆數次校正，捧在手中，其興奮之心情，就像自己出詩集似的。雖然書已面世，仍然誠惶誠恐，希望不會有錯漏，因為，這是雷詩翁畢生心血結晶，是許老師花了數月時間，從數十本八千首詩作中精挑細選三千餘首。

猶憶去年到美國肯諾沙出席世界詩人大會時，許老師特地將詩集手抄本帶去，晚上在酒店利用休息時間，逐首挑選，一絲不苟。所以，對詩集中之異體字、孤僻字，我嚴格要求自己，盡量保存原貌，找不到的字，翻查全套八巨冊《漢語大字典》、全套十二巨冊《漢語大詞典》、《辭源》、《辭海》、《古漢語大字典》、《異體字辭典》，甚至《康熙字典》也用上了。往往為了搜索一個怪字費周章。例如「蝦」字，一般是「虫」旁，但雷詩中是「魚」旁；「粗」是「麤」；「愧」是「媿」；「燈」是「鐙」；「修」是「脩」；「濕」是「溼」；「鬢」下面是「丏」而不是「賓」，「映」右邊是「英」而不是「央」；「疏」、「留」、「辭」等數十字都用異體字，不勝枚舉。

花了一年餘的時間，盼到《雷基磐詩選》順利付梓問世，我和內人總算鬆了一口氣。許之遠老師為詩集作「序」，又以「海外漢詩一脈存之雷基磐」一文為「跋」，都是擲地有聲的佳作。許老師為雷詩集之傳世所做出的貢獻，海外文壇會寫下一筆，史書會給予肯定的評價。雷老能有許老師這樣的知音，夫復何求？我與內人有幸能為詩集植字、校正，也引以為榮。特以此小文留作見證。

今年是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十三週年，《詩壇》除了刊登法國姚洪亮兄一首賀詞之外，再也沒有收到其他詩友任何詩詞，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就連幾位多產詩人，也從未動筆寫這方面的題材，頗令人深思。我曾與譚公飲茶，談及詩壇近況，提及「本地老一輩詩友」很少寫詩，像汪溪鹿、譚健民、劉源等，幾乎不再寄稿來，紫雲、雪梅也很少動筆，來滿地可探親的詩友，回國後仍繼續寄詩來的也不多。「加拿大魁北克」詩壇中，已經很少有涉及「加拿大」和「魁北克」之詩詞，而來自中國大陸的詩友則越來越

多，詩詞內容也大都是旅遊中國大江南北。這一現象，反映出詩壇的走向，已經不再是「加拿大」和「魁北克」。我忝為《詩壇》主編，許多詩友由開始連平仄也不懂，到今天成了名副其實的「詩人」，「好為人師」的我也開始覺得「累」了。

譚公提議召集詩友們聚會，商討今後《詩壇》前景。我由於每週工作六天，實在抽不出時間來，連作詩填詞也都成了「稿債」，首首詩詞都「難產」，包括悼西哈努克、美國桑迪颶風肆虐感懷。我為《詩壇》組稿，眼看本地詩友一個個停筆、卒筆、封筆，心中真不是滋味，我告訴譚公，也許有一天，《詩壇》會結束。或許找個好的吉祥數字，第 688 期？第 700 期？詩會完成了歷史使命，寫下完美的句號。剩下來要做的，就是出版「全集」留做紀念，一萬七千首，相信像字典那麼厚，由圖書館永久收藏。而《詩壇》博客會繼續存在，但不再增添新內容。我的建議，譚公表示同意。

感謝《華僑新報》十幾年如一日，對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提供版面，功德無量。是報社不遺餘力給予全力支持，《詩壇》才能堅持出版到今天。歷史是會給《華僑新報》之貢獻寫下見證的！

有道是，「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有緣能一起寫詩而成為詩友，並因《詩壇》而留下一卷又一卷詩集，這是多麼寫意的雅事。在今後撰寫回憶錄時，一定會為這十三年難忘的歲月銘記一章，每一位曾經在《詩壇》出現過的詩友，他們的作品都可以在博客中找到。《李錦榮詩詞集》即將出版面世，回顧這多年來出過個人專集的有：《子漢詩詞集》、《譚銳祥詩集》、《鄭石泉詩詞集》、《白墨詩詞集》、《伍兆職詩詞集》，以及合集《滿城賡詠集》，都是詩會諸君之「雪泥鴻爪」。

我曾經不斷催促尚未出詩集的詩友結集出書，當時我是非常希望大家每人一本，統一封面，成了詩會系列，我不止一次敦促出版《譚健民詩詞集》、《汪溪鹿詩詞集》、《雪梅詩詞集》、《吳永存詩詞集》、《雷一鳴詩詞集》、《海語詩詞集》，如今，我承認已經有心無力，不再那麼竭力推動了。有興趣想出書的朋友，可以自己到《詩壇》博客取，因為那裡已經為諸君全部作品結集。

用「功成身退」來形容我還不恰當，因為我既功未成，也身未退，我每天仍然在高溫環境下繼續幹重活。辭去《詩壇》主編，但不打算找人接棒，因為我不想令近七百期完美的古典詩詞有任何瑕疵；不願見到神聖的詩壇被

沾污，成了政治工具；不能讓標榜「現代漢語」取代「平水韻部」；更不能容許不講平仄、押錯韻的的粗製爛造貨色，破壞詩壇嚴格的「金科玉律」。今後，如果有人想取而代之，將寬鬆的現代詩也稱之為「詩壇」，那與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無關，與本人無關。(第 836 篇) (2012.11.16)

隨　拾

查看「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中「統計資料」，發現最近幾週，瀏覽《蛇年》一文的讀者非常多，幾乎每天都排在第一位。這是十二年前本欄第 228 篇隨筆，而第 227 篇《肖蛇》所羅列的資料中，還沒有習近平。1997 年是丁丑牛年，肖牛的董建華出任香港特首；十二年後的己丑牛年，肖牛的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他們倆在牛年並沒有「犯太歲」，而且還晉爵升官。毛澤東生於 1893 年癸巳年，習近平生於 1953 年癸巳年，他和毛澤東相差整整一個甲子，2013 年癸巳蛇年，肖蛇的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中國國家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江澤民說：「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這樣的領導體制和領導形式，對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當的辦法。」（見《江澤民文選》第三卷）但不知肖蛇的習總書記，能否有肖蛇的毛主席之野心、魄力、圓滑、敏銳，是否有毛公引蛇出洞的手段和目空一切的霸氣。

且不談肖蛇名人如何蛇蠍之心腸或吞象之貪婪，因為我也肖蛇，也是癸巳年生。還是說說與蛇年有關的話題。首先是集郵：加拿大郵局推出蛇年生肖郵票、首日封、紀念幣，這已經是第二套，猶憶 2001 年辛巳蛇年，我一早去郵局，以為會像在香港通宵排隊搶購，結果出乎意料之外，沒有多少人詢問，當我說要買一百張時，職員愣了一會，找了好久，才找到四十多張，叫我再到其他分局，也許有存貨。今年我到拉娃郵局，遇到同樣的結果，搜索一番，寄國內的只有三十幾張，寄海外的也不超過四十，給我留了電話，謂有郵票送到時會通知我。女職員很有禮貌的說：像您這樣一次買一百張紀念郵票的顧客，我還是第一次遇見。來大量購買的一般都是普通郵票，而公司郵寄不需要貼郵票，只打印貼紙。我又向她詢問蛇年紀念幣，買了一個 31.39 克銀幣，面值 15 元，售價 98.88 元；女兒聖誕節曾送我一枚 7.69 克的蛇年銀幣，面值 20 元，售價 31.95 元。我買了兔、龍、蛇，尚欠豬，家裡四生肖就全買齊。記得 2006 年初，子漢先生曾經於多倫多送我一枚狗年紀念

幣，他當時還很健在，與我在龍城飲茶，談笑風生，他說等豬年時，他會再送我一枚紀念幣，我笑答：豬年該輪到我送您了吧！誰料他會在狗年臘月廿二日（2007.02.09）病逝，等不到丁亥豬年紀念幣推出。

曾將郵局第一套十二生肖郵票放進鏡框懸掛，記得第一枚是 1997 年牛年，直到 2008 年鼠年。2009 年牛年推出第二套，到今年積累五枚，還有七年第二套就出齊；長達 24 年計劃，真不簡單。我這集郵迷，花在郵票上的錢不少，但比起一些朋友每天兩包香煙二十幾元，我還不算離譜。有了這樣的「比」真好，至少給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去買書、蒐集錢幣、郵票。儘管很多人已經不再郵寄賀年卡，改為電郵，我仍然用最老土的方式，貼上一張小蛇給遠方的親友，或在賀卡中夾上未蓋郵戳的蛇年郵票，寄去一份懷念，一聲祝福，一點心意；有位卡城老人家回函，表示「失望」，謂整張賀年卡就只有幾行字，想知道多一點訊息，想了解這一年中經歷的事，至少附來一張合家歡照片。不少朋友用信函取代賀卡，去過哪裡旅遊、兒女嫁娶、添了小孫、搬遷新屋等等，一一交代，還加插彩色照片在信中，既不用去找買或印製蛇年賀卡，又能表白一番，也是科技進步的又一見證。

《滿城賡詠全集》編排接近尾聲，曾經收到不少詩友要求更改錯字，或整句重寫，或增刪、更換。逐一致電、回函，謂有些字改後平仄失粘、格律調亂；有些句子不能改，牽一髮而動全身；有幾個字是為了遷就平仄，如「昔日」改「昔年」，「微雨」改「細雨」，「末日來到」改「末日降臨」；有的是為了避免犯「三平」、「三仄」。用心良苦，不為外人道也。記得譚公出版詩集時，曾對我表示：「舊作中凡是出韻或平仄出錯的地方，不要更改，保持原貌，這樣可以前後對比，知道自己詩藝的進步。」（見《譚銳祥詩集》代序）壇主謙遜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是虛懷若谷的體現，令我深感欽佩。「詩壇」結束後，每星期再也收不到譚公手寫的詩稿，令我有一份說不出的失落感，內心的負咎日愈沉重。編審《全集》過程中，每讀到譚公賀詩會成立第一週年、詩壇第一百期，直到第十三週年、詩壇第六百期，一幕又一幕的往事不斷浮現眼前，心中感慨萬千，欲語無言！

昨天喜接廖萃川老師從北京寄來第一張蛇年賀卡，他老人家由緬省溫尼辟回國定居已快二十年，每年都不中斷的給我寄來賀年卡。他擔任《緬省越棉寮華報》主編那些日子，是最難忘的美好回憶。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廖老師、王家英、田淑丹姨，這幾位華報功臣都相繼遷居國內、香港、卡城，三

十年後，華報上的作者，留到今天的所剩無幾了。詩會鄭石泉詩翁就曾經在緬省溫尼辟為華報義務編稿，一切都好像發生在昨天。也許若干年後再回顧「詩壇」，相信也會有一番感嘆。幸好還有一部《滿城賡詠全集》可以留傳下來，十三年的耕耘，總算有些收穫，應該「不枉此生」也！(第 845 篇)(2013.01.18)

秋 語

凌晨五點半放工，皓月當空，又圓又亮；一連幾天的秋風秋雨後，難得見到如此又大又黃的北國月亮，很想停車用手機拍下來。明天就是一年一度中秋佳節，可惜要照常上夜班，不能與家人一面吃月餅一面賞月。今早未十點就醒來，收到譚銳祥壇主《中秋感懷》：「浮生幾見月中秋，似水韶華去若流。」我從懂事開始，應該度過五、六十個中秋，但不一定能見到中秋月，有時是煙雨迷朦，有時是烏雲密佈，有時是酩酊大醉。五年前本欄曾寫《秋記》，回顧每個中秋節是怎樣度過。

都說多愁善感的人，最適合秋季；秋至楓紅，是最絢麗的季節。記得六十年代張小英有一首情歌《葡萄成熟時》，裡面有一句：「葡萄成熟時，我一定回來！」如今應該唱：「楓葉變紅時，你一定回來！」在泰國，每次去夜總會見客戶，總喜歡點唱鳳飛飛的那首《楓葉情》：「一年容易又秋天，又見到楓葉一片片。」百聽不厭，想不到後來竟然真的來到楓葉國加拿大，如今偶爾也會在 YouTube 找來聽，「一片楓葉一片情」，沉醉於往事之追憶中，一幕又一幕浮現腦海，展現眼簾。

金風送爽的秋季，是豐收的時節，也是歡慶的時節。陽曆九月份，適逢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四位詩翁華誕：9 月 13 日是吳永存詩翁 86 榮壽(1927 年生)；9 月 15 日是汪溪鹿詩翁 84 榮壽(1929 年生)；9 月 17 日是伍兆職詩翁 82 榮壽(1931 年生)；9 月 18 日是何宗雄詩翁 81 榮壽(1932 年生)。猶憶 2010 年 9 月，許之遠老師曾題詩四首，為四位壽星公祝壽(刊於詩壇第 558 期)。譚銳祥、伍兆職、劉家驊、白墨等都相繼步原玉奉和，此情此景，堪為文永誌。謹恭祝諸位壽星詩翁：健康長壽，靈感如泉！

「詩壇」步入豐收旺季，每週收到之詩稿超出五十首，以至有「措手不及」之嘆！不斷有新詩友加盟，也由於要堅守詩詞格律，很多作品因不符合

平仄、韻律而必須割愛。不少朋友「不得其門而入」，在詩門之外徘徊，我於是寄去「平水韻部」和「近體詩格律表」，希望他們能認真研習，寫出符合起碼要求的詩。環顧滿地可報章上，不講平仄的詩作充斥，有將六句或四句稱「七律」的，也有一首詩五個韻的，反正「來稿照登，文責自負」，於是，只要敢寫的，都變成「詩人」了。

然而，豐收的「詩季」也有秋風狂掃落葉的慨嘆！除了一稿多投、多產氾濫，還有收到大量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詩稿。曾經有位詩友寄來一首平仄、押韻全沒有出錯的七律，但因為第七句有「黨的光輝」四個字，我只好「忍心」拋棄了，並回函指出：「此四個字是全詩敗筆，的確可惜！」還有一位新加盟詩友，寄來多首歡呼兩會「勝利召開」的賀詩，也被我砍伐。至於其他多年詩齡的老詩友，不停寄來與「尚黑」有關的詩，令我這主編頭疼難堪，舉棋不定。此風不可長，像這樣小心翼翼踩鋼線的事，「下不為例」也！或有人責問，難道在海外也不敢談「政治」？十四年前，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創立時定下的宗旨是：「以詩會友，吟風弄月，步韻唱酬，推敲覓句，嘆詠抒懷，切磋斟酌」，不涉及「政治」。如果能善於運用「賦、比、興」的手法，當然也可以像吳承恩寫《西遊記》一樣，用孫悟空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同樣能收到撼動天庭、降妖伏怪之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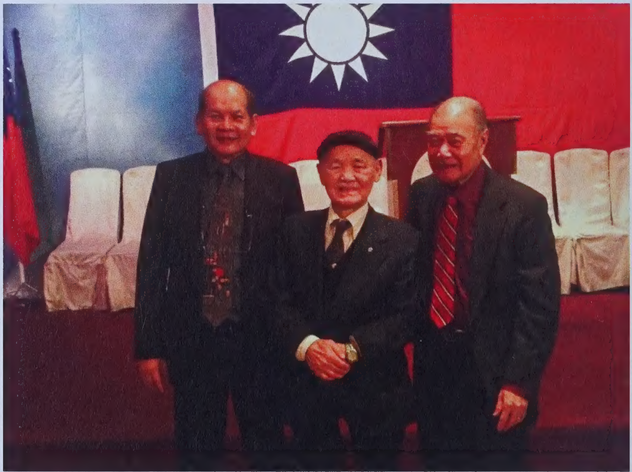
與壇主譚公通電話，他很關心「詩壇」其他詩友為何不見詩詞發表，我說報紙版面有限，不能見報的，只能貼在網頁上，有的詩友靈感奔放，每週寄來五、六首，若無時間性的，一律押後刊出。還有些詩友，一首詩才五、六十個字，註解竟多達數百字，也只好刪除，留待出版個人專集時才附上。如果是典故，讀者會自己去翻查典出何處；若一首詩要大量註解才能讀得懂，的確值得商榷。

由於報紙版面珍貴，要留一些餘地給其他詩友之作品也能見報，多個月來我一直沒有把拙作刊登。日前收到多倫多張清老師寄來一篇文章《夜讀白墨佳作》，指明「請代投寄《華僑新報》」，發稿後隨即接到來函，謂該文章將會和詩壇放在同一版，「今期的詩稿可酌情減少」，我正為大量詩稿無法擠進版面而煩惱，如果再「酌情減少」，真不知如何才能「神通廣大」收拾殘局，所以立即回覆：「請不要刊登張清先生文稿，以保持《詩壇》版面原貌，謝謝！」相信張老師知我諒我也！

秋風秋雨，不詠秋因怕秋怨秋愁；秋楓秋語，不悲秋而發秋聲秋語。時屆秋收，享用黃金的豐收季節；年逢花甲，回首浮沉的滄桑歲月。猶憶丙子中秋前夕，《麗璧軒隨筆》於 1996 年 9 月 20 日《華僑新報》第 291 期刊出第一篇隨筆：「賞月」，到今期第 880 篇隨筆「秋語」，題目永遠是兩個字，默默耕耘整整十七年，到底是否「豐收」難下斷語，但的確經歷了人生最值得回味的時光。今年 11 月 6 日，是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十四週年，「詩壇」七百多期，陪伴隨筆九百篇，也算是滿地可報界一項「珍貴回憶」。雖然明天晚上我在工廠車間爐邊，沒有機會上皇家山賞月，但我心中有月，心中有詩，心中有友！在此，向遠在天涯的老師、同學、親友說聲：「中秋節快樂！」(第 880 篇) (2013.09.20)

見　錄

10 月 7 日(星期六)，整日上課，午餐去 Eaton Center 吃蘭州拉麵，放學後到 Indigo 書店逛一圈，然後去女兒家稍為休息；從車後廂取出西裝領帶皮鞋換上，六點半赴唐人街紅寶石酒樓出席雙十節 106 週年晚宴。喜逢譚銳祥壇主、雷一鳴和譚健民詩翁，並與伍兆職詩翁同席共餐，不亦樂乎！



有來賓上台致詞時高呼：台灣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 Taiwan！我們都很不以為然。因為雙十節是紀念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農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起義，被認為是辛亥革命之開端，最終成功推翻滿清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政體；1912 年元旦，臨時大總統國父孫中山先生宣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1912 年 9 月 28 日，臨時參議院通過決議，將武昌起義的爆發日陽曆 10 月 10 日定為中華民國國慶日。所以，雙十節當然不能被偷換概念成了台灣之生日。

讀上週敬家駒先生《海闊天空》專欄文章「參加蒙特利爾慶祝中國國慶活動的一些隨想」，有一段寫得很中肯：「遺憾的是，都過去二十年了，現在的僑社反而似乎多了一些無形的屏障，今年的國慶活動，就幾乎沒有臺灣同胞參加，為何會出現這種局面？其深層原因是否應該引起有關方面、特別是國慶籌委會的重視。筆者認為，近年來僑社有一股極左思潮暗中作俑，某些僑領以個人政治立場為標準，戴著極左的有色眼鏡，有成見地劃出條條杠杠，來給某些團體和人員政治定性，無形中造成社區矛盾和分裂。」這種現象在海外華人社團中尤其普遍，所以有些社團為了避免出現尷尬局面，每逢節慶宴會，兩岸雙方都不邀請，或只出席但不安排講話，以免又重演「全體離席」。



既然兩岸已實現三通，為何社團之間仍無法求大同、存小異，嚐試接受對方？舉個例子，滿地可中華會館主辦的一年一度全僑公祭大典，自 1996

年開始，到今年已經舉辦 22 屆，由於觀禮嘉賓是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台灣僑胞稱之為大使)，自然而然就被貼上「反共」的標籤，大家視「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為洪水猛獸，許多人敬而遠之，深怕被「污染」而「水洗不清」。在開公祭籌備會議時，我曾不止一次問道：「為何不邀請中國大使館、總領事館人員觀禮，這樣一來，其他社團也會一窩蜂參加，就名副其實稱之為“全僑”公祭大典了。」我的提問當然不了了之。



我有很多朋友是臺灣僑胞，他們都非常和藹親切。曾有位僑胞直言，臺灣在國際上被矮化、醜化，被逼到了牆角，僅有的廿幾個邦交國家一個又一個倒戈，有骨氣、腰桿硬的，應該更加自強不息，咬緊牙關，堅持到最後！也有僑胞慨嘆：雖然大勢已去，但不宜氣餒！相信總有一天，烏雲散去，陽光普照。我對他點點頭，豎大拇指。他說讀我所有遊記，將我對臺灣、香港、大陸、日本、越南之描述相比較，覺得台灣人最熱情，最友善，最純樸，我於是補充說：每次去臺灣，都不會令我失望，因為民眾素質良好，絕不會因為政府之更替而改變。我相信，臺灣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很多年前收到海外好友來信，謂讀到某份「反共」報紙轉載我的文章，他很擔心我會被人家冠以「反共作家」的帽子，我聽後一笑置之。也有某團體邀請我出席集會，謂只要「答應」出席便可，沒有空，簽個名就走，或者乾脆不必來，只贈一副賀聯、一首詩什麼的，都可以。也就是說，我口頭承諾也算「生效」。我當然是避之唯恐不及，怕怕！我是獨立撰稿人，不必看

誰的臉色，想寫什麼，完全有自主權、發言權，這二十多年來，我還在，還繼續寫，原則只有四個字：文責自負。

也就是這個原因，我很少出席宴會，特別是有政治色彩的飯局。而且，我很怕和大人物拍照，也很怕被安排與他們同席。女兒那天問我，為何我介紹這麼多名流，您除了握手，寒暄幾句，就不再聊天了？我聳聳肩：不是妳老豆不善交際，而是找不到共同話題，大家都在「裝」，都在「做」，我裝不出來，做不出來。相反，如果遇到知音，我會談個三五七個鐘頭都不累。所以，到目前為止，我與高官有過從，也只限於點頭，握手，收名片(我極少送人名片)，他們當然很快就忘記我是誰，下一次見面又依然是點頭，握手，收名片。有位老師曾搖頭嘆息：你白白放過了好多機會，實在可惜！我大笑曰：沒辦法！既不能左右逢源，又不善解人意，未學會靠名人扶搖直上，認命也！

寫到這裡，接到大女兒電話，她這兩天在魁北克市開會，老伴擔心她臨盆在即，還風塵僕僕，舟車勞頓，她說大可以放心，還有一個月才做媽咪，並囑咐我們星期六晚上一定要準時赴伊麗莎白大酒店的中華醫院慈善晚宴，她是晚宴組委會主席，屆時會發表講話；我告知下週六中期考試，到時又要把西裝放在車後廂。而小女兒下週六下午將赴西島麥當勞校園出席麥基爾大學食品科學系卅週年論壇，她是七名演講者中唯一的華裔女性，主題是「食品科學與全球化經濟」，姐妹倆都忙著準備演講稿，我的中期考試和她們比起來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把見和聞記錄，就叫「見錄」吧！(第 972 篇)(2017.10.12)

閒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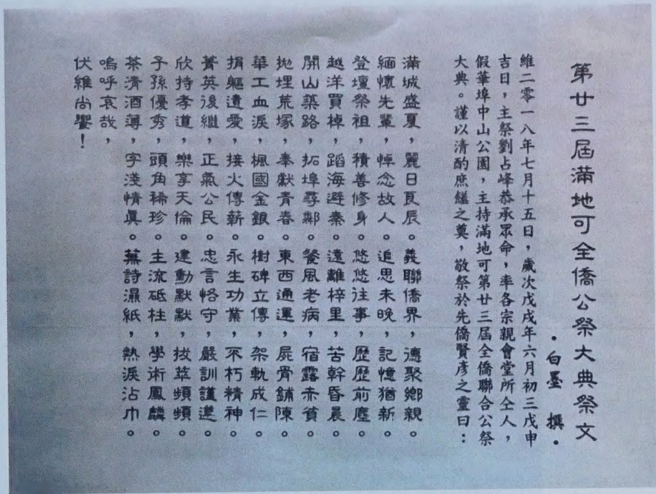
2018 年第 21 屆世界盃足球賽終於平安落幕，沒有槍擊案，沒有恐怖事件發生。法國一路領先，過五關斬六將，2 比 1 贏澳洲，1 比 0 勝秘魯，0 比 0 平丹麥，4 比 3 踢走阿根廷，2 比 0 淘汰烏拉圭，1 比 0 輕取比利時，最後 4 比 2 擊敗克羅地亞，奪得大力神盃，離 1998 年作為東道主第一次捧盃正好 20 年。上期《抒筆》於星期三一早寄出，下午傳出英格蘭敗給克羅地亞的消息，法英決戰的預測失敗，我在下午六點半才去函報社編輯部，要求以新附件取代，舊的作廢，星期四出報時，已經是新的版本，謝謝！

世界盃決賽那天，我是在唐人街畔溪酒家全程看完球賽。當時工作人員正在中山公園佈置祭壇，球賽結束後，我與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黃蔚岳主席等人一起步行到公祭地點。本來一年一度的公祭是定在每年六月第二個星期日舉行，就因為市政府事前沒有做好咨詢就決定在中山公園興建公廁，後來遭到華埠各商號和僑胞杯葛才宣佈撤銷，因而耽誤祭祖日期，拖延了整整六個星期。



下午一點正，第廿三屆全僑聯合公祭大典在醒獅鑼鼓聲中開始。譚銳祥壇主撰的祭聯，由譚超鴻先生用隸書寫後擺在祭壇兩旁。三十幾度的炎熱天

氣，沒有像往年那樣，在雨中撐傘恭讀祭文。幸好中山公園當年那幾棵小樹，如今已長成綠蔭大樹，數百僑胞可以在樹蔭下避開酷熱的驕陽。


第廿三屆滿地可全僑公祭大典祭文

·白墨 撰·

維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歲次戊戌年六月初三戊申吉日，主祭劉占峰恭承眾命，率各宗親會堂所全人，假華埠中山公園，主持滿地可第廿三屆全僑聯合公祭大典。謹以清酌庶饈之奠，敬祭於先僑賢彥之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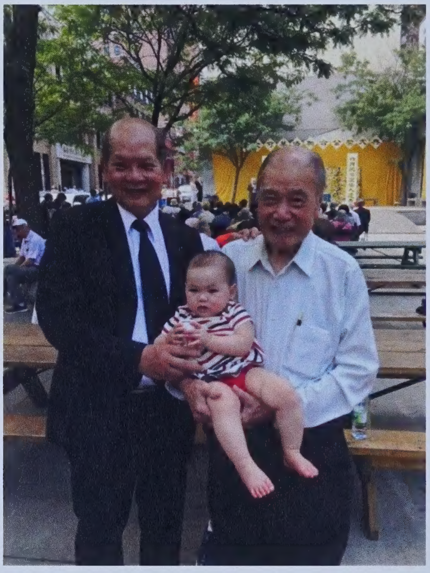
滿城盛夏，麗日良辰。義聯僑界，德聚鄉親。
緬懷先輩，悼念故人。追思未晚，記憶猶新。
登壇祭祖，積善修身。悠悠往事，歷歷前塵。
越洋買棹，蹈海避秦。遠離梓里，苦幹昏晨。
開山築路，拓埠尋鄰。餐風老病，宿露赤貧。
拋埋荒塚，奉獻青春。東西通運，屍骨鋪陳。
華工血淚，楓國金銀。樹碑立傳，架軌成仁。
捐軀遺愛，接火傳薪。永生功業，不朽精神。
菁英後繼，正氣公民。忠言恪守，嚴訓謹遵。
欣持孝道，樂享天倫。建動默默，拔萃頻頻。
子孫優秀，頭角稀珍。主流砥柱，學術鳳麟。
茶清酒薄，字淺情真。蕪詩濕紙，熱淚沾巾。
嗚呼哀哉，
伏維尚饗！

將 150 份祭文在會場分派。今期祭文押十一真韻，影印回來，才發現「捐獻」和「捐軀」兩個「捐」字重覆，用電腦打了百多個「奉」字，讓老伴逐一剪下用膠水貼上，「捐獻」改成「奉獻」。我這潮州佬，要靠那張注音「貓紙」才能用不純正的廣東話朗讀不順口的祭文，例如「德聚鄉親」，粵語「德聚」和「得罪」同音，又「架軌成仁」，「架軌」和「嫁鬼」也同音。有朋友問我，為何將「中流砥柱」寫成「主流砥柱」？恕我無言以對也。

小女和小婿趕來全程錄影，見到我與譚公、伍老，便用手機拍下三人合照，尤其珍貴！大女和洋女婿帶了小可兒來見外公，伍老抱了小可兒合影，非常難得！由於天氣太熱，似乎感到有些不適，好像是中暑，我沒有留下來，也沒有出席紅寶石酒家晚宴，便匆匆開車回拉娃，倒下床即睡去。

陸續收到各方寄來公祭照片，年年一樣，我的新聞稿是照貓畫虎，依樣畫葫蘆。這二十幾年來，人事變動，歷歷在目。出席觀禮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歷任代表，從房金炎、陳東璧、李大維、劉志攻、令弧榮達、吳榮泉，到今年剛到任的陳文儀，印象最深的是房金炎和李大維，而劉志攻的粵語說

得很好；廿三屆公祭中，有幾屆是副代表出席，包括沈斯淳、陳經銓、周莉音、林明誠等。



一直贊助滿地可公祭大典的，是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因為中華會館得到台灣的支持，就令某些社團不敢涉足，連過去每年都有支持的幾個大僑團，如今都「避嫌」，敬而遠之，剩下上台陪祭的十幾個傳統老社團，這又說明了什麼？為什麼悼念築路華工、先輩僑賢這樣有意義的祭典，也會蒙上「政治色彩」？如何打破這個僵局，讓公祭大典真正做到名副其實的「全僑聯合」？

筆者最怕有涉及政治的飯局，也拒絕參加任何帶政治色彩的活動。凡是有頭有面的，都很圓滑，從來不得罪權貴，也因此獲得不少甜頭，可惜我不識時務，沒有學會這方面的本事，不懂得吹捧，領略不到厚黑學，至今依然兩袖清風，奈何！

幾年前有位仁兄找到我的電話，希望我給他寄去個人簡歷，將加入「海外華人作家大辭典」中，我當時也沒有考慮，就一口拒絕了，對方於是很沮喪的說：有很多人想方設法，把自己的資料加進去，揚名立萬，您怎麼想也

不想就把門關上了呢？我笑答：我不需要靠這本大辭典給自己幾百字簡歷來出名，只要諸位到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找出這二十年來的《華僑新報》，一定可以讀到我的文章，這二十年的資料無法抹去，我可以肯定，加拿大華人文學史上，一定少不了要寫上我一筆。



自信，不是自大，不是自滿。自信，要有不斷自我增值的努力來支撐，要有學而知不足的意識去補助，信心不應該是泡沫，不應該靠外表來包裝，真材實料，比一紙文憑更重要。我因求知不懈而自感學疏，因博覽群書而自知才薄，入書山尋寶，才發現原來很多東西我都一知半解、不求甚解，我看不懂盧浮宮裡面那些名畫中的神話人物，我分不清希臘和羅馬神話中諸神的差別，我不知道大部分非洲國家的現狀，我讀不懂可蘭經，我搞不清「回教、穆斯林、伊斯蘭」，我弄不明白「低端人口」、「含金量」、「雙規」，我更是「詩盲」，辨不出是歌謠、朦朧詩、散文詩、現代詩。

所以，我必須繼續買書充實自己，見縫插針，剛才上網，在 Amazon 買了十幾本，比書店的零售價便宜，幾天內送到。今晚女兒來短訊，問我在做什麼，我說還在「敲鍵盤」；老伴來電話催我吃晚飯，她在忙著看小可兒，我自己回家寫稿。

時間過得真快，農曆六月十五就是國良胞兄逝世六週年，今天中午去大姐家，托甥女寄錢去越南給眾侄拜祭，與姐夫、大姐閒聊，回憶我十年前到越南和胞兄相處的日子，一致認為：人生如夢，珍惜當下擁有的一切，珍惜眼前人！現在是午夜一點半，題目就叫「閒述」吧！(第 1012 篇) (2018.07.19)

喜　訊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十週年，《詩壇》519 期總共刊登詩詞合計 10040 首。本欄《豐收》一文發表時，《詩壇》500 期的統計數字是 9474 首，上週第 518 期就已經打破萬首大關，值得慶祝。

這是眾詩友十年努力的成績表，是破記錄，更是一項奇蹟。我目前正在搞新統計表，完成後將會電郵發出，並會帶到宴會上逐一派發。由於時間緊迫，聚餐地點延至今天中午才敲定，所以臨時通知剛剛寄出，希望詩友們能撥冗赴宴，抽不開身的，若能推掉其他約會趕來出席，皆大歡喜也！

本來詩會會慶是 11 月 6 日，聚餐原定於 11 月 7 日，適逢譚銳祥壇主赴港穗而臨時取消；譚公返加國後，精力疲憊，又俗務纏身，所以一拖再拖。我的兩週長假明天開始，下星期又將出埠，唯有選在本週末（12 月 19 日）舉行。難得十年大慶，相信大家一定會踴躍出席，包括幾位新加盟的詩友。

遠在多倫多的許之遠老師，特地應邀趕來，與眾詩友會晤。這將是一次別開生面的雅集，許多詩友與許老師素昧平生，對許老師心儀已久，只神交於筆紙，此次能圓瞻韓之夢，實屬人生快事。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我與許老師相識已經四分之一世紀。猶憶 1985 年，只因機緣，曾投稿《快報》而接到許老師來函，彼此雖素未謀面，但魚雁不斷，嘗求賜墨寶，喜獲老師寄贈「白梅」和書法，裱後懸掛廳中至今已二十餘年矣！1986 年專程赴多倫多拜會，承蒙賜教，並贈書多冊，獲益匪淺。1989 年，許老師獲選為台灣立法委員後，曾經到滿地可，我開車送老師到渥太華開會，一路上長談足足兩個鐘頭。之後，老師在台北議壇論政，百忙中仍不忘來函賜教；後來，許老師出任台灣駐港機構總負責人，也經常給我寫信，解答疑問。每逢他假期返回加國，只要有空，我都會驅車去多倫多謁見，兩天匆匆來回。許老師很關懷我和家人，除了電話嘘寒問暖，並在多方面給予實際幫忙。幾年來的聖誕新年假期，我們全家人都到許老師家一起歡

迎佳節；知道內人耳水不平衡，許老師夫婦帶她去求醫，回來後還親自煮藥；他下廚煮苦瓜葉茶給我們喝，還裝了一大瓶讓我們在回家的路上可以飲用。我們一家四口到他家下榻，他夫婦讓出主人房和大客房，自己去睡女兒小房間。每天幾乎所有時間都陪我們，晚上師生倆在地下室對飲，在他的書房暢聊。他對我的請求，是「有求必應」，我除了請他為何宗雄校長「可余亭」寫序文，還請他為紫雲詩友《女人一枝花》填首詞，又請他給幾位詩友題字，將墨寶帶回滿地可贈送各人留存。許老師來我們家無數次，也留下了不少書畫，包括贈大女兒的荷花，贈小女兒的紅梅，贈我們的詩詞，當然更多的是珍貴照片和錄影。

對於詩詞創作，許老師可以說是我的啟蒙恩師。記得廿幾年前，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平水韻」，什麼是入聲，老師在電話中說：數詞中，除了「三」字和「千」字是平聲之外，全部都是仄聲；我當時還不明白，「一、七、八、十」這幾個字在漢語拼音中明明是平聲，怎麼做起詩來就變成了仄聲？後來，我對入聲這一薄弱環節下了苦工，專攻細研，才發現如果用粵語、潮語等方言一讀，就完全區別平仄聲，明白為什麼「活、佛、合、國、讀、發、福」是入聲了。關於填詞，過去連詞譜也沒有，只憑著毛澤東三十七首詩詞中的詞牌，也不管什麼「上一下四」啦、「滿江紅必須押入聲韻」啦，反正「填」詞就照字數「填」充。現在讀起舊作，一陣陣臉紅，這才明白老師為何屢次反對我草率出詩集的原因了。活到老，學到老，我要不斷努力，才不辜負許老師對我的殷切期望。

詩會十週年，我將許老師的「水龍吟」一詞放在《華僑新報》半版彩色賀辭廣告中，並轉寄全球詩友。過去十年，賀辭絕大部份由我草擬，偶爾有譚公的賀聯，後來有紫雲的詞，如今能懇請宗師賜墨，是詩會之福氣。我們詩會舉辦了這麼多次雅集，都沒有邀請到許老師參加，此次會慶，若能請老師即席揮毫，是件多麼難能可貴的雅事。唐偉濱詩友今期寄來七絕，就是為許老師而寫的。

老師的行程匆匆，除了出席詩會聚餐，到皇家山為其先君掃墓，還會走訪舊友。何宗雄校長曾邀請老師與眾詩友到他家一聚，我也希望能開車的好友們，相約到我家與許老師小敘，黃道超詩友贈送的那瓶貴州茅台，就等大夥來後才開瓶吧！屋外冰寒雪厚，樓中酒暖情濃，歡迎到舍下一聚。

常言道：人生能有幾個十年？何不痛痛快快一飲。趁大家都健在，給人生留下美好回憶，平添幾許風騷。寫這篇隨筆時，戶外嚴寒侵襲，氣溫加風速效應是攝氏零下 22 度，我想到能與老師和眾詩友把盞痛飲，心中一股暖流迴盪。時間一分一秒溜走，將來寫這段回憶錄，就由星期五下午與老伴赴火車站接許老師的那一刻鐘開始。2009 年剩下最後幾天，慶祝詩會十週年，再過四個月，就慶祝《華僑新報》出版一千期，《詩壇》500 期和詩詞 10000 首已經不容易，《華僑新報》1000 期就更應該熱烈祝賀！其實每一天都有喜訊，只要你是有心人，去挖掘、發現喜訊，將平凡變成不平凡。(第 684 篇) (2009.12.18)

謝 師

適逢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十週年慶典，許之遠老師專程從安省多倫多來到魁省滿地可，出席詩宴。與居於本市眾詩友歡聚，廣結詩緣，為海外騷壇留下一段佳話，值得為文作歷史見證。



12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五點，我到滿地可 CN 中央火車站，在第 14 號出口處迎接許老師。只見老師一手拉行李，一手提了一大袋，我接過袋子，是那麼重，裡面都是帶給我們兩女的禮品，還有一箱柿子，令我心中非常過意不去。老伴留在家下廚弄幾樣小菜，我們一起吃家常便飯，一面飲酒聊天。懷石兄帶了一位朋友到我家拜訪許老師，原來是新華社首席記者楊士

龍先生，大家談了很多，話題涉及面甚廣，還拍了幾張照片。直到夜深了，他們才向許老師告辭，在寒風中離開無墨樓。

12 月 19 日（星期六），許老師一早醒來，他說昨晚我問及什麼是文學這話題，令他整夜睡不好，經常想起這疑問。我說仍然很模糊，究竟是誰給「文學作品」下定義？香港電視連續劇算不算是文學作品？難道只有作家筆下的名著才配稱之為「文學」，那麼，評論文章呢？通俗武俠小說呢？



我們哪裡也沒有去，老師在房中寫文章，我在為「詩壇」搞統計表。許老師為了晚宴，特地將「詩壇」第 518 期上各詩友的作品一一寫了詩評，並逐一放進信封中，還將他出版的許多書籍帶去，其中有兩本是絕版，只剩下孤本：《唐人街外傳》和《許之遠詩詞初集》；其他書還包括《許之遠書畫冊》、《諤諤集》、《許之遠詩詞別集》、《一九九七香港之變》、《致屈原（新詩集）》、《暗潮》、《台灣沉淪紀事詩》等。下午五點，我和許老師開車出門，先去接伍兆職詩翁，然後到唐人街君悅酒樓。陸續來到的有：譚銳祥壇主夫婦，何宗雄校長夫婦、汪溪鹿先生夫婦、黃道超博士夫婦、雷一鳴先生夫婦、陳高平先生夫婦、《華僑新報》潘潔心社長，紫雲女士，林本森先生，鄭石泉先生，劉源兄，海語兄，雪梅兄，懷石兄，新加盟詩友丁樹清先生等。詩宴開始，壇主譚公致歡迎辭，然後由我逐一介紹各位詩友，

再請許老師向大家作「如何寫出好詩詞」的專題演講。筵開三席，許老師則三席都輪流坐，以便與眾詩友接觸。我將「詩壇」519 期統計表與許老師評點詩詞的十幾封信派發，並將許老師的一大疊書籍放在桌上傳閱，並事先說明，這些書在散席時要收回去。席間大家不斷敬酒、拍照，酒席結束後，全體詩友拍集體合照留念。收拾許老師的書籍時，才發現帶來的十幾本所剩無幾，而偏偏《唐人街外傳》和《許之遠詩詞初集》兩孤本已不翼而飛。



12 月 20 日（星期日），一早與老伴開車送朋友的兒子到中央車站搭巴士回美國，匆匆趕回家，許老師正在寫稿，他將「馬英九的王牌，白癡的台獨」一文交給我打字、校對，以便貼在博客上。下午兩點許，我與他開車出門，先去唐人雜貨店買紙錢，到燒臘店買隻油雞和燒肉，然後驅車到皇家山墳場，很順利就找到許乃鷹（復琴）老先生的墓地，我帶了雪鏟，在厚及膝蓋的墳前拜祭，焚燒紙錢。肚子有些餓，師徒倆就在車裡吃燒肉充饑。離開墓園，又急忙趕路，抵南岸何宗雄校長家已近五點。與黃道超夫婦、紫雲、林本森先生等飲酒聊天，何夫人弄了一大桌菜，我們飲五糧液，天南地北談了好幾個鐘頭。吃蛋糕後，大家希望許老師能揮毫賜墨，黃道超兄帶來文房四寶，許老師先為黃道超、楊現芳夫婦寫唐代詩人高蟾的「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又為紫雲書寫她自己的「卜算子——寄情春雪」（「詩壇」第 518 期），最後為何校長寫他的一首「中華讚」。我和道超兄將許老師揮毫全過程用攝錄機拍了下來。紫雲和道超兄邀請大家吃頓晚飯，為許老師餞行。返家中已經深夜十一點許了。



12 月 21 日（星期一），我與老伴陪許老師去購物中心逛，到一元店買點東西，又到超級市場買麥皮，然後去吃越南餐。回家休息，許老師上樓寫東西，我剪報，裝訂「無墨樓吟草」和「詩壇」。五點半出門，六點鐘抵富金華酒家，只有我們三人最先到達，先與老師仔細欣賞呂陸川先生的那幅草書「將進酒」，黃道超夫婦、何宗雄校長夫婦、懷石夫婦、紫雲和林本森先生先後抵步。喚了一大桌菜，我們飲道超兄帶來的貴州茅台，還有紅酒，聽許老師談文學的定義，談張愛玲，談魯迅、金庸、李敖，許老師逐一問大家，關於我的筆名「白墨」的來源，他們每人都有獨特的詮釋，老師則用「知白守黑」來下結論；當問起我，我說當時翻查「王雲五辭典」，在「白墨」條目的解釋是來自日語，黑板所用的粉筆。老師說這比喻不祥，並提到于謙十七歲時寫的「石灰吟」：「千錘百煉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惜，祇留清白在人間。」這頓飯由紫雲和道超兄作東，相約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姚雪垠 1940 年長篇小說) 再相見。



星期二清晨五點鐘，許老師把我喚醒，冒著零下二十度的寒風，我開車送老師到巴士總站，並將家裡藏書中的《唐人街外傳》和《許之遠詩詞初集》回贈老師。

剛收到許老師電郵：「在滿城四日，不覺心歡腸寬；歸來自量體重，每日增加接近兩磅。十年之功，毀於四旦！人生為歡幾何？值得！值得！」令我笑彎了腰！(第 685 篇) (2009.12.25)

賀 喜

上週六（9 月 18 日）傍晚，與老伴到中央火車站迎接專程從多倫多來的許之遠老師，然後去唐人街紅寶石酒樓，出席何宗雄校長七十八歲壽筵。許老師風塵僕僕，雖然舟車勞頓，但神采奕奕，上台演講，聲音洪亮，中氣十足。我們與老壽星、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聯邦國會議員孟德斯與其夫婿同席，我在致詞時，將一份《華僑新報》拿在手上，因為上週本欄寫《賀壽》，《詩壇第 558 期》刊出「恭賀詩壇盟友榮壽特輯」；紫雲詩友用純正北京話朗誦她祝賀何校長的一首七律。

何校長壽宴上，將新出版的《雪泥鴻爪七五年》回憶錄義賣，所有收入全部捐給醫院，賀壽不忘做善事，值得一讚。許老師的演講中，突出介紹了何校長的幾個方面：由放牛娃成為留法洋博士；參加道德重整運動，以身教樹人；學以致用，經營豆製品公司，以有機豆腐供應健康食品；創辦中文學校，弘揚中華文化；現晉級為魁北克中華文化教育學院的蒙城中文學校創校卅一年來，桃李春風，培育出一批批學子，為海外推廣中文教育，作出卓越貢獻。晚年喜愛舊體詩，並出版詩集。

星期日（9 月 19 日）中午，和許老師去拜山。先到雜貨店買香燭、燒肉、雞腿、麥包，又買酒杯、筷子，還有一瓶紅酒，然後驅車到皇家山墓園，很順利就找到許乃鷹（復琴）老先生的陵墓。我站在墓碑前凝視良久，碑文是許老先生鄭板橋體墨寶：「抗日勇士，民國詩人，生於中華民國四年端午節前一日」，他參加抗戰負傷，獲頒「抗日勇士」勳章，許老師曾將他的詩詞多首傳給我保存，《詩壇》若有版位便選登。我們為墓前萬壽菊清除雜草，將祭品擺開，香燭拜祭，焚燒紙錢。陽光普照，風和日麗，萬里無雲，師徒席地而坐，一面飲酒，一面用手拿燒肉麥包，就在墓前用餐，大快

朵頤，不亦樂乎！我細述去年手機於墳場失而復得之經過，不可思議，相信有靈界這回事。

是晚，我們夫婦和許老師到唐人街東昇樓赴詩會庚寅年中秋雅集。筵開兩席，譚公銳祥壇主、伍兆職、汪溪鹿、黃明嬋、何宗雄、徐茹茵、雷一鳴、海語、劉源、懷石、紫雲、雪梅、黃道超、楊現芳、彭鈞錚、唐偉濱等準時赴宴，冰玉因臨時有急事不能出席。兩女嘉珈、嘉珮自己開車來。

許老師從多倫多帶來了一疊年代頗久的九行紙，最適合寫八句律詩，他囑咐我送給每一位赴宴的詩友。由於許老師已經和大家分別已一年，為了方便認識，我給每位詩友印了胸牌。晚會開始，譚公致歡迎詞，他先祝福詩友們和家人中秋節快樂，並表示晚餐所有費用由他支付，大家不必再自掏腰包，他感謝詩友們不斷寄來作品，使詩壇十一年來未曾中斷過一期。譚公還特別提到許之遠老師從多倫多前來滿地可參加中秋雅集，並帶來美酒；又提及兩女成為律師、食品科學專家之喜事。

席上我邀請大家舉杯，為吳永存、汪溪鹿、伍兆職、何宗雄四位壽星公祝壽，並將幾位詩友寄來的祝壽詩印發。許老師在火車上寫的一首七律《赴「詩壇」雅集敬呈諸君子》，也在席間派發。

許老師致詞，他為了參加詩會雅集，沒有西裝領帶，而是穿了一件中國深藍色長衫，很有學者風範。許老師說他此行除了出席何校長壽宴和詩友聚會，還有一件重要任務，就是代表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院長兼世界詩人大會會長楊允達博士，向詩會宣佈一個喜訊：《詩壇》主編盧國才（白墨）詩友經大會推薦，作品經學院評審委員會一致通過，將於今年十二月二日在台北（花蓮）第卅屆世界詩人大會開幕典禮中，獲頒授最高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他囑咐我將楊院長前後五封來函複印出來，連同將於詩人大會上朗誦的詩詞與英譯一起派發給詩友們。他說：作為詩壇盟友，「與有榮焉」！許老師還將楊院長的邀請函出示壇主和眾詩友，誠邀參加今年和明年在台北、瀋陽舉辦的第卅、卅一屆詩人大會。詩友們紛紛舉杯道賀，我除了感謝大家的鼓勵和厚愛，唯有繼續努力，再努力！

女兒嘉珈致謝詞，感謝譚公和爺爺、伯伯、叔叔、阿姨的關懷愛護，在詩壇發表了三十多首詩詞贈送她，從她大學畢業，到成為律師，一路來不斷給予支持。她感動的說：「今年生日，爸爸將詩壇前輩們的詩詞裝訂成冊贈與，這是有生以來最珍貴的生日禮物，我會好好保存，一有時間，就會向爸

爸著逐字逐句請教，將這些詩詞翻譯成英、法文。」由於她星期一要出庭，所以提前離席，繼續返回律師樓工作。散席後返抵拉娃家中，許老師還沒有睡意，與我們話家常，修改詩友作品。



星期一，我打電話向工廠請一天假，陪許老師去逛公司。晚上，兩女在 L'Academie 餐廳訂了位子，我們用西餐，喝紅酒，度過溫馨的晚上。昨天一早，許老師寫了「中秋雅集賦歸」交給我；下午，送老師去火車站，師徒依依不捨，相擁辭別。我答應感恩節長週末會開車去多倫多探望他。三天的相聚，留下了佳話：許老師在我屋後，發現那兩棵樹原來是珍貴的山楂，不是小蘋果，他摘了幾個放進口裡，連聲讚嘆好味，叫我爬上梯子，摘了滿滿一大環保袋，放進凍櫃急凍，有趣極了！(第 724 篇) (2010.09.24)

致　謝

去年年底，許之遠老師來滿地可，除了到唐人街君悅酒家參加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十週年晚宴，與本市詩友見面，發表「如何寫出好詩詞」專題演講；並前往何宗雄校長家聚會，即席揮毫以書法贈詩盟；臨別前一晚，大家在富金華酒家為老師餞行，約定「明年春暖花開時再相見」。

而許老師在寒舍小住時，做了一件改變我一生的事，就是先後向世界詩人大會創會會長鍾鼎文博士、現任會長楊允達博士推薦我、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提名我為榮譽文學博士候選人。從給鍾公寫推薦信開始，許老師十分認

真的要我將《無墨樓吟草》一千四百餘首詩詞和《麗璧軒隨筆》七百篇文章整理出來，裝釘成冊，連同《泣歌》新詩集，以及中英法文簡歷、照片等，寄給鍾博士和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院長楊允達博士。這近一年來，許老師不斷以書函、電話與楊院長聯絡，詢問過程，楊博士告知必須等待七月份學院審核委員會開會評審才作決定。直到今年八月二日，收到楊院長的函件，謂「經學院審核委員會議討論通過，決定於今年十二月二日，在台北召開之第三十屆世界詩人大會開幕式中，正式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感謝鍾、楊會長的賞識和提拔。許老師給楊院長致函，獲授權代表楊博士來滿地可宣示此訊息，並邀約詩盟參加大會。為了我的事，七六高齡的許老師風塵僕僕，日前專程從多倫多趕來，出席詩會東昇樓庚寅中秋雅集。而早在九月初，就寫了一首七律並序，囑咐傳給全體詩友索和，其用心良苦，隆情高誼，令我銘刻五中，畢生永記。

索和詩寄出後，最先給我回函的是紫雲詩友，接下來是多倫多張清姻兄，住在中國保定的林新儀同學，于遠樓主伍兆職詩翁，玉瓊樓主冰玉詩友，吳永存詩翁，美國費城林紹強（余良）兄，中國溫州劉家驊詩兄，廣州老伯黃伯華先生，中國湖州李廣德老師，台北《自由僑聲》主編、亞洲華文作家協會越棉寮海外分會會長李文慶先生，亞省愛城九十高齡黃國棟老詩翁，《七天》主編北極狐（胡憲）詩友，海語兄，金碧華老師，唐偉濱詩友，卑詩省溫哥華李錦榮詩兄，中國哈爾濱墨浪詩兄，法國姚洪亮學兄，中國廣州薛群英表姐，緬省溫尼辟鄭石泉詩翁，周善鑄先生，法國巴黎郭蓮燕同學，法國巴黎關不玉同學，美國紐約蔡麗華同學，亞省愛城曾習之老師、廖如真老師，中國上海胡楠仁詩兄，譚銳祥壇主，雪梅詩兄，法國巴黎江麗珍同學，磨瓚坊主人懷石詩兄，紐西蘭翁開順、石巧雲同學，何校長宗雄博士，雷一鳴詩翁，澳洲著名作家黃玉液（心水）先生，韓志隆詩友，多倫多八三高齡老詩人趙瑞蘭老師，法國巴黎陸國翔姻兄，法國巴黎許懷嬌同學等。電話或當面致賀的親友更多，包括吳瑞琪姐夫，建築師劉聚富院士，汪溪鹿詩翁和黃明嬋女士賢伉儷，劉源詩兄，彭鈞錚詩友，黃博士道超兄嫂，蘇朝大姐，德國陳正群、陳玲兒同學，曾君榮學兄，吳為強好友，譚健民詩翁，演唱家郭韻如女士，《華僑新報》編輯部嚴一諤先生、唐淦先生、宗九如等。

前天收到許之遠老師傳真來一封書函，是瓊瑤閣主劉能松老師贈與我的親筆墨寶，令我受寵若驚的。兩年前，馮雁薇詩友從安省溫莎來滿地可出席

譚鋭祥壇主壽宴時，曾將一本劉能松老師簽名的《瓊瑤閣千字文嵌聯》贈送我。劉老師生於 1912 年，九八高齡，是馮雁薇寫詩填詞的授業老師，著作等身，尤擅長嵌聯，將「千字文」撰成二百五十副聯句，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天才巧創千文采，地德滋生萬物華」，「玄古淳風消戾氣，黃昏皓月動浮香」，「宇稱空際無窮盡，宙指時間靡始終」，「洪福齊天承祖澤，荒煙遍野憫鴻哀」。劉老師贈詩刊於《詩壇第 560 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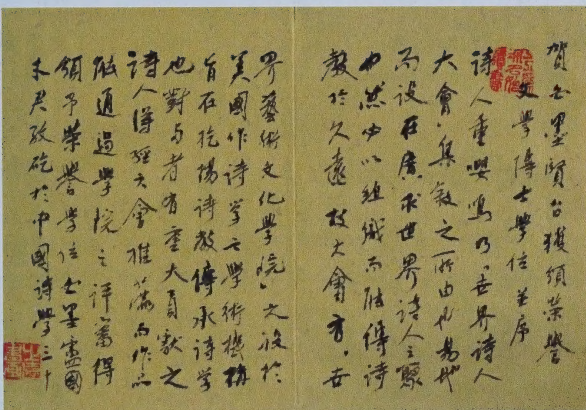
由於《詩壇第 559 期》來稿超過五十首，版位有限，於是將二十幾首賀詩另外刊登於全版彩色廣告中，以表示對詩友之敬意。我這糊塗蛋，在轉換純文件為 Word 的過程中，經常出錯；上星期三晚上七點半用膳時間打電話回家，老伴告知遺漏掉紫雲最早寄來的那首和詩。我如熱鍋上的螞蟻，致電紫雲，要她將該詩再傳去報社，又致電潘社長，請她轉告編輯部補上；折騰了一會，總算把詩添加，但見報時，仝致賀之落款給升了上去，夾在紫雲詩與鄭石泉詞之間了。不管怎樣，還是感謝所有詩友、文友、老師、同學、親朋的厚愛，我會戒驕戒躁，繼續努力，不辜負大家的殷切期望。

日前報社來電話，謂欲為我作一個專訪，並安排了時間。唐淦先生準時赴約，我們談了三個多鐘頭，內容主要是關於詩會成立後，「詩壇」收稿、編稿方面的問題，對於詩友年齡大都六十以上，七十居多，八十也不少，頗有青黃不接之憂慮，我坦言：推廣舊體詩的確存在困難，因為畢竟這是「少數人文學」，以難見巧。然而對嚴守格律，以平水韻為墨繩，絕無懷疑之處。感謝詩友們這十一年來「貴在堅持」，全面繼續古人文化遺產，為弘揚中華文化於海外，默默耕耘，樂此不疲。

人生在世，數十年光景，滄桑歷盡，能留下來的，除了名聲，就是作品。眾賢饋贈的墨寶，我會永遠珍藏，並將在未來付梓的詩集中，一一刊登，以資紀念。謹以此文，向諸公表達由衷謝忱。(第 725 篇) (2010.10.01)

師　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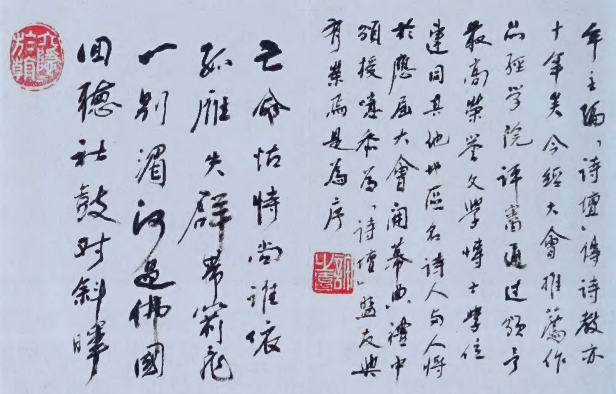
喜接許之遠老師從多倫多寄來一份珍貴的禮物，是他手抄的長卷墨寶，於今年中秋完卷，長 12 英呎（3.65 米），內中全是許老師這些年贈送我的詩詞和聯句。計有：七律八首，七絕二首，詞二闋，聯一幅。據許老師信中說，他久未寫長卷，就當作贈我虛齡六十壽辰的賀禮，令我受寵若驚，捧在手中，感動得熱淚盈眶，久久說不出話來。立即用相機拍了數十張照片，每一張都是珍貴無價的墨寶寫真。而原件則視為稀世珍品，妥為收藏，世上有幾人能獲得老師真跡？我是「天之驕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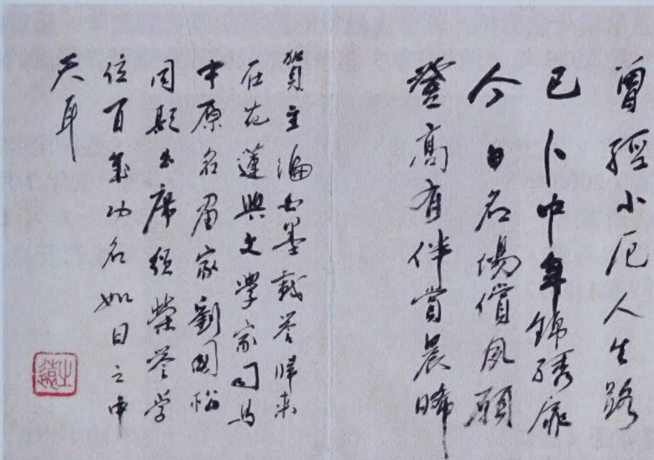
與許老師約三十年的師生情誼，彼此建立在一個「真」字上面。他對我文學創作、特別是詩詞方面的影響甚大，一針見血指出我的錯處，毫不留情，絕不做作。他對我處事做人，啟發很大，時時以「道德勇氣」為經，以「澹泊無求」為緯，教導我頂天立地、敢做敢為。特別在美國一起出席世界詩人大會期間，相處的日子，師生同宿共飲，月旦人物，談詩論韻，對老師有更深的了解。猶憶 1989 年，許老師與余光中等詩人來滿地可出席世界筆會，我們多次相聚，從談吐中知道許老師不畏強權、剛正不阿的性格，對他由衷欽慕。後來他到台北出任立法委員，百忙中不忘給我寫信，而且每封信都是密密麻麻數張紙，從古文自修，到元遺山詩詞；從時局變遷，到「滾滾紅塵」影評；從文人傲骨，到「畫壇范某」醜聞；從立法院一千三百多次咨詢，到許之遠書畫展台北揭幕。雖然我人在加拿大，但一直非常關注許老師的起居與安危；後來他調任香港中華旅行社總經理，成了台灣駐港最高負責

人，也沒有停止過給我來函。返回加拿大後，我每年多次赴多倫多，多數住在許老師家，雖沒有西窗剪燭和巴山夜雨，但師生暢飲，通宵促膝長談，比剪燭和夜雨更寫意、更詩意。

詩會成立後，許老師曾多次來滿地可，與詩友歡聚，留下了佳話和難忘追憶，在可余亭，在東坡樓酒家、君悅酒家、東昇樓酒家、紅寶石酒家、富金華酒家，都有許老師與詩友共聚的照片。老師為詩友即席揮毫，將他的新著簽名饋贈，為詩友作品逐字評賞分析，給每人送宣紙，又做「如何能寫好詩詞」專題演講。他數十年如一日，天天寫作，在網上有多個博客，讀者遍天下，僅今年 1 月 14 日貼的「台灣大選最後關頭，蔡敗馬勝的原因」一文，在「鳳凰網」上就有超過 157 萬讀者點擊，其政治評論之影響力非同凡響。我與老伴有幸能為部分文章打字，能先讀為快，獲益匪淺矣！



許老師為人低調，不喜歡被人吹捧，曾不止一次吩咐我不能對他歌功頌德，我也數次「犯規」，包括提及他盲腸開刀，後來就不敢再跨越雷池一步，也不敢寫詩祝賀他喜添雙男孫，不敢慰問他在香港差一點住院為心臟安裝起搏器。然而，對老師的思念之情與日俱增，本來打算復活節長週末到多倫多探訪，順便帶去屋後滿樹的山楂，後來陰差陽錯，又泡湯了。我告訴許老師關於詩會欲出版《滿城賡詠全集》之事，到時若能得到老師撰寫序文，這部一萬七千首「全集」就名留青史了。



剛才去開信箱，接獲百齡人瑞薛世祺老師巴黎來函，附來歐洲龍吟詩社中秋、重陽、祝壽聯歡宴會剪報，以及「重陽敬老期頤頌」詩作和聯句。今年五月能在巴黎拜謁薛老師，是歐遊最大的願望。薛老師筆耕不輟，雖然 103 歲，寫字手不顫抖，筆跡力透紙背，我將他的信和親筆寫的信封，全放進膠套文件夾中，妥善珍藏。他還附來近作《世界人口老化面臨嚴峻挑戰》，一開頭就寫道：「世界人口老化問題，突出，可驚，可嘆。」並引用林燕妮「六十便走」的倡議。猶憶兩年前，本欄曾寫過第 688 篇隨筆：《說老》，就提到「林才女」這篇文章，對老人問題有自己的觀點。我在篇末說道：「壽命長短，由不得人，只要活得精彩，活得"夠本"，何必要逆天意？如果我能活到 100 歲，99 歲還差一天才滿百，我也不肯走！因為，我還有太多的事沒做，我的時間總不夠用！」

我每個星期都會給住在亞省愛民頓市的曾任歐（習之）老師和廖如真老師打電話，噓寒問暖，聊天暢敘。有道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惜關山遙隔，師恩難報，無法常侍恩師左右，是最大的遺憾。我非常感謝這兩位老師夫婦對我們的關懷，有幸能先後三次飛到加西拜訪，更期盼有機會與老師同遊加州，一起赴洛杉磯謁見陳國暐老師，赴舊金山拜會施世雄老師，他倆都已九十高齡。

詩壇上被我尊為老師的，是多倫多詩人郭逸之，他在《快報》主編詩壇，全部手抄，辦了三十多期，遽於 1987 年 2 月 14 日病逝，當時我曾寫

「在詩國永生」一文敬悼。郭老也是我的詩詞啟蒙老師之一。另一位是泰國李少儒，生於 1929 年，逝於 2005 年，他生前給我寄來不少學詩的材料、書刊。

回憶這些年，不少老師相繼辭世，1996 年 4 月 28 日，張德潛老師病逝美國加州屋崙，2000 年 8 月 17 日，楊璧陶老師病逝紐西蘭，去年 7 月 18 日郭燕芝老師病逝香港，今年 5 月 17 日張克煌老師病逝滿地可，6 月 12 日林超泉老師病逝紐西蘭。飲水思源，我永遠懷念他們，祈願他們安息，天國永生！(第 837 篇) (2012.11.23)

詩　師

許之遠老師《論詩與詩人》即將結集；以其鑽研詩學逾半世紀，行文精準而意達，儒林應添一卷好書。他毫無保留將作詩心得與同道分享，為詩國薪火相傳之心至明；兼論詩人，揚詩人之特質，發前賢之潛德幽光，以砥礪存心，相期互勉亦明甚。

我生逢亂世，幼而喪父，十七歲離開柬埔寨，隻身浪跡越南、泰國，廿七歲定居加拿大。自知先天不足，只以勤補拙，在收入有餘時，大量買書，刻苦自修，並向各地報紙投稿。1987 年因投稿多倫多《快報》，而初收到許老師回函，彼此雖素未謀面，然自此後信件往返頻密。許老師將收到之函件影印後，有逐字修改，或逐句評點，再寄回來。囑咐熟讀《詩經》、《楚辭》，並列出必讀之數十名篇古文；我敬謹受教，而幸得列門牆。以後多次前往拜會，獲贈書畫，轉眼近卅年矣！此後，許老師每來滿地可，都到舍下小住。師徒把酒，徹夜長談，或面授詩學，偶興到還即席揮毫，題字作畫，不一而足，鴻爪之留，堪慰平生，彌為珍貴。

近月抽空整理許老師書信，竟達數百封，我逐一打字，再能細味其教誨：「得經師易，得人師難！」人師不但傳經，還須解惑。許多做學問的功夫，做人的道理，都有他的卓識。他說：得道如得門路，知入門處，才可直跨門檻，終於登堂入室；否則一生只做門外漢。在許老師的不遺餘力的教導和扶持下，我從新詩到舊體詩，從文章到歌賦楹聯，從書法到繪畫，他一絲不苟，點滴傳授。而更重要是氣節和人格的完整啟示，親書孔聖「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相贈。2010 年，在許老師提名、鍾鼎文師公的推薦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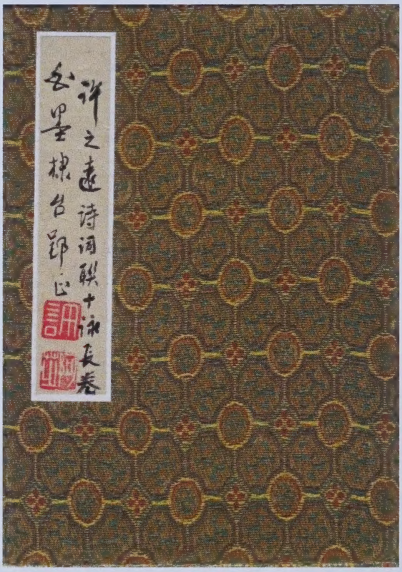
過評委的審核，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楊允達院長，在台北第卅屆世界詩人大會上，代表該學院對我頒發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與許老師約三十年的師生情誼，彼此建立在一個「真」字上面。他對我文學創作、特別是詩詞方面的影響甚大，常一針見血指出錯處，毫不假飾，亦不故弄。他對我處事做人，啟發很大，時以「道德勇氣」為經，以「澹泊無求」為緯，教導我頂天立地、有守有為。猶憶 1989 年，許老師與余光中等詩人來滿地可出席世界筆會，我們多次相聚，從談吐中知道許老師不畏強權、剛正不阿的性格，對他由衷欽慕。後來他到台北出任立法委員，百忙中不忘給我寫信，而且每封信都是密密麻麻數紙，從古文自修，到元遺山詩詞；從立法院一千三百多次咨詢，到他的詩書畫個展在台北揭幕。雖然我人在加拿大，但一直非常關注許老師的起居與安危；後來他調任香港華僑旅運社董事長兼總經理，成了台灣駐港、澳僑務最高負責人，也沒有停止過給我來信。

許老師退休後返回加拿大，我每年多次赴多倫多，多數住在他的府上，雖沒有西窗剪燭和巴山夜雨的古人情景，但師生暢飲，通宵促膝長談，比剪燭和聽夜雨快意、詩意。我之《泣歌》新詩集，經他細心校正、擬書名、題

簽、作序。這本現代詩集，以後亦成為我送審著作之一。1999 年底，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老師將其多年研究舊體詩的心得傳授，並經常給《詩壇》詩友作品評點，還多次來滿地可出席詩會雅集，為詩友題詩、贈字，並作《如何能寫出好詩詞》專題演講，成為詩友們心目中名副其實的詩師。2004 年 5 月，時值逢他七十壽慶，我舉家赴多倫多祝壽，並以《壽星明》賀詞刊登於報端。



2011 年秋，我與老師一起去美國威斯康辛州肯諾沙市，出席第卅一屆世界詩人大會，並與楊允達院長和世界各國詩人相聚，師徒相處一週，同宿共飲，月旦人物，談詩論韻；他寫下一系列組詩發表於 2012 年中秋，他又為我寫《詩詞聯十詠長卷》，作為我六十初度禮物，內中包括：「賀白墨賢台獲頒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序」、「賀主編白墨載譽歸來」、「讀白墨賢棣《無墨集》」、「白墨主編《詩壇》十五年」、「端午懷白墨弟台」、「夜讀《詩壇》近事柬白墨主編」、「與白墨參加詩人大會所見」、「訴衷情——在無墨樓作客有感」、「青玉案——《師緣》讀後」、「白墨棣台來舍小住遣興聯」等十詠，乃余一生中最珍貴之墨寶，師尊揄揚存心，更何須言！「詩壇」的合訂本、我的詩集，請他寫序的多，從未拒絕，至感高義。與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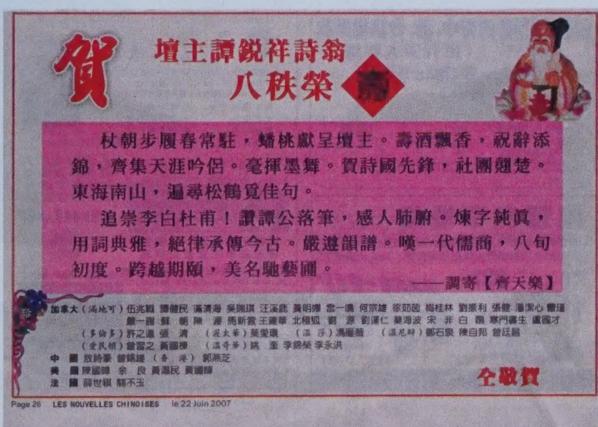
座之師緣，千絲萬縷，可以寫一本書，非三言兩語能概述。我此生最大的心願，是希望有機會為老師寫《許之遠傳》，記其為學之勤奮、縝密不苟，精博所少見；其人格之完整、清廉耿介，可為世風。

今歲欣逢師尊八秩大慶，婉拒弟子等與親友祝嘏設筵之請，只檢出年來論詩與論詩人二十五篇結集自壽。蒙師尊過愛，先得讀全卷，乃不忖自陋，奉此蕪詞，敬呈讀後之感，聊表期頤預頌。

受業盧國才 2015 年 5 月 27 日稿於滿地可無墨樓(第 885 篇) (2015.12.25)

祝　壽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近七年，詩友中老壽星很多，若以虛歲計，薛世祺老師 97 歲；杖朝八十以上有 87 歲的郭燕芝老師，84 歲的陳國暐老師；杖國七十歲以上有 79 歲的譚鋭祥壇主，78 歲的汪溪鹿詩翁，77 歲的曾習之老師、雷一鳴、子漢詩翁，76 歲的伍兆職、譚健民詩翁，75 歲的何宗雄校長，74 歲的吳瑞琪詩翁，72 歲的許之遠老師，71 歲的李錦榮、鄭石泉詩翁、姚奎畫家；杖鄉六十以上的有 68 歲的蘇朝大姐，67 歲的敖詩豪、陳渥詩友，65 歲的劉源詩友，63 歲的馮雁薇女史、雪梅詩友，62 歲的海語詩友，滿 60 歲的懷石詩友等。60 歲以下的「年青」詩友不是很多。


賀

壇主譚鋭祥詩翁
八秩榮壽

杖朝步履春常駐，蟠桃獻呈壇主。壽酒飄香，祝辭添錦，齊集天涯吟侶。毫揮墨舞。賀詩國先鋒，社團翹楚。東海南山，遍尋松鶴覓佳句。

追崇李白杜甫！讚譚公落筆，感人肺腑。煉字純真，用詞典雅，絕律承傳今古。嚴遵韻譜。嘆一代儒商，八旬初度。跨越期頤，美名馳藝圃。

——調寄【齊天樂】

加拿大（滿地可）伍兆職 譚健民 溫濤海 吳瑞琪 汪溪鹿 黃明輝 雷一鳴 何宗雄 徐茹茵 梅桂林 劉振利 張健 潘潔心 曾瑾
顧一鶴 蘇 朝 陳 渥 馬新雲 王建華 北極狐 劉 源 劉運仁 葉海波 宋 非 白 鷗 寒門書生 盧國才
（多倫多）許之遠 張 清 （渥太華）葉愛琪 （溫 莎）馮雁薇 （溫尼辟）鄭石泉 陳自邦 曾廷昌
（愛民頓）曾習之 黃國棟 （溫哥華）姚 奎 李錦榮 李永洪
中 國 敖詩豪 曾錦雄 （香 港）郭燕芝
美 國 陳國暐 余 良 黃湛民 黃國輝
法 國 薛世祺 簡不玉

仝敬賀

Page 26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le 22 Juin 2007

自詩會於 1999 年底成立以來，每年壇主譚銳祥詩翁壽辰，眾詩友都在《華僑新報》刊登半版彩色或套紅賀詞誌慶，譚公隨即邀請大家出席其壽筵。翻查日記，將這幾些年來祝壽詳情略述：

2000 年譚公 73 歲，填《壽星明》祝詞，5 月 6 日於君悅酒家設宴；2001 年 74 歲，填《滿庭芳》祝詞，6 月 25 日於金豐酒家設宴；2002 年 75 歲，填《齊天樂》祝詞，7 月 1 日於紅寶石酒家設宴；2003 年 76 歲，填《高陽臺》祝詞，6 月 24 日於紅寶石酒家設宴；2004 年 77 歲，填《桂枝香》祝詞，7 月 10 日於滿城酒家設宴；2005 年 78 歲，填《千秋歲》祝詞，6 月 11 日於君悅酒家設宴。今年適逢譚公八秩晉九榮壽（79 歲），填《壽星明》祝詞，詩友應邀於 6 月 4 日赴東方明珠酒家出席壽筵。

2001 年 9 月 15 日赴金豐酒家出席伍兆職詩翁 70 大壽，填《滿庭芳》祝詞；2004 年 5 月 23 日赴多倫多世紀皇宮酒家出席許之遠老師 70 大壽，填《《壽星明》祝詞，此外沒參加過其他詩友壽筵。



由於每次拜壽都送酒，今年譚公壽筵，我決定親自弄一份賀禮。蘊釀了整整一個星期，最後拍板，贈畫像，一錘定音，開始準備。從好幾本相簿中找譚公照片，有的太小，用放大鏡也看不清楚面部輪廓；有的雖然清晰，但缺乏笑容；有的太嚴肅，不夠瀟灑；最後找到了一張令人滿意的，那是去年

6 月 26 日在中山公園參加第十屆全僑祭祖大典後，女兒為我和譚公拍的半身合照。

選定後，趁星期五沒有上班，一早醒來，就正式「開工」，用一張 14x17 的圖畫紙，按照學生時代在畫電影廣告賺取零用錢時學到的那套「本領」，在照片上面加透明膠套，然後在膠套上打了格子，橫 21 行，直 17 行，共 357 格子，又在面部打交叉。將 357 個格子依樣畫葫蘆，在畫紙上放大一倍，這哪裡是畫畫，這分明是「工匠」操作。折騰了一個上午，把兩人的輪廓都畫到圖畫紙上，接下來的步驟，首先就是用膠擦將紙上的鉛筆線條擦掉，然後才是「戲肉」：加色。由於是賀壽，不宜用黑白，必須彩色，我過去用水彩、色筆、蠟筆、炭筆，這一回改用粉彩 Pastel，而且是乾粉彩而非油質。立刻和女兒驅車去畫具專賣店 Omer DeSerres，買了一盒英國 Derwent 的 24 色粉彩筆，又買一盒美國 Sanford 的 36 色條形粉彩，另選了幾條肉色粉筆。這一來一回，已經下午了。我一口氣將譚公的面部畫好，取其「銳祥」之名，要有銳利的雙眸，炯炯有神，慈祥的面容，和藹可親。我用放大鏡還不夠，將照片掃瞄進電腦中，再放大好幾倍，細心看他額上的皺紋。

星期六中午，與譚公到富麗華酒家飲茶，然後赴蒙城中華文化教育學院出席 27 年校慶暨結業典禮，我在飲茶時再仔細觀察譚公的面容，確定沒有錯，回到家就順利完成他的肖像。輪到我自己，也許太累了，沒有多少耐性，畫來畫去就是畫不出「神韻」來，問女兒，她搖頭，問老伴，她皺眉，這一來我心急了，二話沒說，用剪刀把我給剪了下來，剩下譚公一人站立，倒也昂然！

晚上，喝杯紅酒，心情舒暢，慢條斯理給譚公的白襯衫加皺紋，又給皮帶修飾立體感，最後是背景，八十長壽，春華秋實，是豐收的黃金歲月，我決定用金黃色。星期天一大早起來，用數碼相機拍下畫像，然後又去那間畫具專賣店配鏡框，選用金黃色框架，約定下午來取。女兒提議買紅綢緞加在金色鏡框上，再配金色花球，禮品袋。我笑說這幅畫的另一人被冷落在書架一角！

是晚大部份詩友都出席。伍兆職詩翁、張健先生、王建華小妹還在中國未回，有些詩友臨時有事或聯絡不上而缺席。我在席上將畫像贈給壽星，還繪聲繪影解畫一番，謂譚公身穿白襯衫，將外套拿在手上，說明很熱，是健康的象徵；紅光滿面，神采奕奕，雙目敏銳，臉上帶著慈祥微笑，「銳祥」

也。我將原來的黑色領帶改成他在詩會成立六週年時用的藍色紅白紋領帶，黑色的外套也改成海水藍，連斯文的褲帶也改成粗獷的棕色皮帶，這樣才顯得更老當益壯、精力充沛。



潘潔心(冰玉)詩友從別處特地趕來，還送來賀壽花籃，她向壽星公敬酒後，又趕緊赴宴去也。詩友人紛紛向譚公贈送美酒和聲聲祝福，汪溪鹿詩翁夫人黃明嬋女史還帶頭唱生日歌，接著是各首英、法、國、粵語祝壽歌曲，大家舉杯，衷心敬祝壇主玉體健康，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第 506 篇) (2006.06.09)

詩　壽

欣逢壇主譚銳祥詩翁八十大壽，眾詩友紛紛寄來祝壽詩詞，今期《詩壇第 389 期》可謂琳瑯滿目，喜氣盈壇。回顧與譚公十幾載詩誼，印象深刻，受益匪淺，譚公是我在詩途上一盞指路明燈。

最先與譚公相識是 1995 年，當時在報上發表了一首小詩，一週後讀到了譚公步「無墨樓主」七律，當時我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平仄都失粘，押韻也出錯，將四支韻「期、詩、知、碑」與八齊韻的「泥」同押，譚公步我的原韻時，沒有依出韻的「泥」字，而是用四支韻的「漪」字。事後我翻查韻譜，才發覺自己錯了。此後我和譚公彼此一直在紙上神交，心儀已久而未能圓「瞻韓之夢」。

1997 年 3 月 16 日晚上，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成立，在名都閣（今富麗華）酒家四樓晚宴，譚公赴宴時，首次見到大家的「廬山真面目」，真有相見恨晚之感嘆。從那時起，我們頻頻聚首，幾乎每個週末都在東坡樓飲茶，彼此漸漸憑詩而結成忘年之交。雖然譚公大我 25 歲，是父輩，但我們之間沒有代溝，沒有隔膜，無所不談，由詩交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譚公蟬聯滿地可中華會館主席多屆，我對他熱心公益深感欽佩，在他的誠邀下，我很榮幸成為中華會館職員，並參加一年一度的祭祖典禮，從 1998 年第三屆全僑公祭大典開始撰寫祭文，到今年第十二屆已經整整十年，寫了十篇。



1999 年 11 月 6 日中午，譚公約我和懷石兄在東坡樓聚首，我們一致認為，時機已成熟，決定成立魁北克詩詞學會，後來譚公建議用「詩詞研究會」的名字，因為大家都是在研究、摸索中，切磋、斟酌、推敲、琢磨，所以不怕出錯，但一定要嚴格遵守平水韻，作律詩、絕句，一韻到底，不容姑息，對先輩千百年來文化遺產的保存、繼承、弘揚，必須做到一絲不苟，決不懷疑。我回到家後立刻草擬「緣起」，投寄報社。譚公提議在《華僑新

報》定期刊登《詩壇》，每週一期，剛開始由於寫詩的朋友不多，由我們幾個人支撐，每期只有五、六首，後來加盟的詩友多了，才有廿幾首。

由於譚公的號召力、親和力和凝聚力，詩會在這八年中，由涓滴濫觴到今天的人材濟濟，這是不容易的事。譚公介紹我認識了伍兆職詩翁、何宗雄校長、姚立言老師，還介紹我認識很多僑界名流，對詩會的發展壯大，譚公是旗手。每次聚會雅集，大家氣氛和諧，情如手足，不分彼此，這都是譚公胸襟寬闊、廣納百川的見證。詩會的大家庭歡迎所有愛寫詩的朋友，人人平起平坐，沒有爭權奪利，不講金錢地位，互相交換作詩心得，求同存異，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絕不影響吟侶感情。

和譚公的交情，純如清水，我們互相敬重，彼此關懷。我住院動手術後，譚公與伍老親臨寒舍探望，還送來蛋糕，上面寫著祝我早日康復的句子，又寫詩慰問，關愛有加。我們家裡的瑣碎事，譚公都細心關照，嘘寒問暖，女兒大學畢業，他親撰七律致賀，我們結婚廿五週年，他寫賀聯寄到報社刊登祝辭廣告。每次中華會館開完會，他總會和我去喝咖啡，這麼多年來，每逢中文學校有畢業典禮、頒獎儀式，我都與譚公一起出席，「弘揚德育座談會」由我主講，譚公是詩會中唯一出席的詩友。我的汽車出了毛病，他親自去找修車師傅談，第二天一早到公司前還先去修車廠走一趟。

《滿城賡詠集》先後出版兩冊，譚公親自為封面題字，並墊付欠款；每次聚餐，譚公支付全部開銷；每年詩會的所有廣告支出，都是譚公荷包中掏錢。子漢先生建議設立財政後，詩友陸續捐款，而以譚公付出最多。《子漢詩詞集》匆忙出版，譚公在百忙中特為詩集作序，並漏夜作詩哀悼。

每逢星期三，譚公一定會將詩作傳真過來，風雨不改，如果我在星期二去嘉華找他，一定會發現，在那張辦公桌上，堆滿文件單據，而且會看到一張小紙，那是譚公的詩稿，他日理萬機，一面接電話、跑貨倉，一面查韻譜、覓句作詩。這情景怎不令人感動？我多次勸他將詩作結集出版，並與張嘉先生洽談出版詩集事宜，本來預定今年八十大壽前付梓，如今只好拖延。譚公說明年是他西曆八十歲，又是嘉華公司創立五十週年，屆時將詩集推出，三喜臨門，這是大家期盼的詩國佳音。

從譚公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賺錢本領我學不到，但他不屈不撓的敬業精神，和藹可親的待人風度，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勤儉樸素的生活作風，都是我的榜樣。他八十高齡，精神奕奕，每天早起，打六通拳，晚餐飲

小杯紅酒，無不良嗜好；他以詩會友，廣交天下文人，縱橫商場數十年而不沾銅臭，從沒有市儈的貪小便宜劣習，而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高風亮節。猶憶當年我被無辜蒙冤，譚公毅然決然為我申冤說公道話，並一直站在公理和正義一邊，大義凜然，面不改容。

去年譚公 79 華誕，我連夜畫了一幅彩色畫像相贈，又填《壽星明》。今年適值譚公八旬榮壽，我沒有什麼厚禮，只有填《千秋歲》和《齊天樂》，並以本文回顧與老壽星的詩交、私交，衷心祝福譚銳祥壇主：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梅蘭永馥，松柏長青；更祈祝：詩泉噴湧，詩集早日面世！(第 560 篇) (2007.06.22)

儒　商

認識譚銳祥壇主始於寫詩。猶憶 1995 年 6 月 29 日，我曾刊登一首祝報慶的七律，一週後在報上讀到譚公「步無墨樓主人白墨原韻」唱和；從那時開始，我們在報上唱酬步韻，成為素未謀面的詩友。1997 年 3 月 16 日，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成立，當晚在名都閣（後來的富麗華酒家）設宴，譚公親自赴會，神交將近兩載，彼此首次圓了瞻韓之夢，不亦樂乎！自此我們交往甚密，經常電話暢談，相約見面，飲茶聚餐，逐漸成了莫逆之交。譚公每有詩作，我總有幸先讀為快，然後第一時間步原玉奉和。

1999 年 11 月 6 日，我和譚公、劉振利（懷石）兄三人於唐人街東坡樓酒家聚首，商討並宣佈成立「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會率先在《華僑新報》開闢每週一期《詩壇》，剛開始試刊五期，來稿寥寥無幾，堪稱「濫觴」；經過一段時間的耕耘，詩苑百花錦簇，詩友遍及全加各省乃至全球多國。今年詩會已創立十週年，《詩壇》刊載了四百九十多期，每期由開創時數首到目前三十幾首，從未間斷；譚公對詩會的運作經費、財政開支全力承擔，每次雅集、詩宴、文酒，都獨力支付全部開銷。

譚公比我大 25 歲，是「詩壇父輩」，雖然年齡相差四分之一世紀，但我們「忘年之交」沒有代溝，他每次來稿稱我「詞丈」，打字時我一律刪除或改為「君」。這些年來，由於詩會，我們幾乎每週都見面或通電話、傳真，譚公是位成功企業家，日理萬機，在百忙中仍堅持創作，每期最少一首詩，從未中斷。我有幸蒐集他的墨寶，將傳真手稿裝訂成厚厚的幾大本，翻閱捧

讀。我時常跟自己說，幸好譚公沒有使用電腦打字，否則就失去一睹原稿筆跡的享受樂趣。譚公於 1948 年來加拿大，創嘉華公司；自 1997 年榮任滿地可中華會館主席，蟬聯三任。每年一度主持全僑公祭大典，譚公撰寫祭聯，我應邀寫祭文，自 1998 年第三屆起，至今年第十四屆。譚公作為僑團領袖，眾望所歸，他的親和力、凝聚力，以僑社利益為大前提，廣納百川，有容乃大，在他的領導下，社團上下和諧共事，親密相處。



我和譚公君子之交，純潔如水，大家相敬如賓，平起平坐，不因貧富懸殊而有階級差距。我們一起出席無數宴會，一起觀賞畫展，一起參加中文學校畢業典禮，一起看賽龍舟、貨車展覽。我在德育座談會上主講，譚公是詩會中唯一到場聽講的嘉賓，每當我有解決不了的疑慮，譚公總能為我分憂。

詩會成立後，舉辦過多次雅集，譚公起韻，即席揮毫，詩友聯吟，千年前蘭亭盛事再現，成了騷壇佳話。譚公對新加盟詩友一視同仁，作詩歡迎，次韻敬和，而且非常關心各人近況，問寒噓暖，每當知道詩友抱恙，寫詩慰問。子漢先生病逝，譚公連夜寄來輓聯，並隨即為《子漢詩詞集》作序。他知道我凌晨六點才回來，所以往往到上午十點鐘過後才傳真詩作。2003 年初我入院動手術，他和伍兆職詩翁蒞臨寒舍，並送來水果蛋糕，上面書寫：「白墨硯弟，祝早日康復！」對我們夫婦和兩個女兒十分關懷照顧，他 79 歲壽辰時，兩女提議我畫譚公彩色肖像作為賀禮，她倆去畫筆專賣店採購一

番，我深受感動，連夜趕畫。每年聖誕節前，譚公一定來電話吩咐我到唐人街燒臘店取火雞過節，而我也照例送上一瓶紅酒。前年九月我因工傷在家休假，譚公一連寫了多首詩慰問，後來因健康理由，我曾打算暫停寫了十二年的《麗璧軒隨筆》專欄，譚公聞訊後，呼籲詩友寫詩挽留，又與《華僑新報》總經理張健先生和編輯邀我到唐人街飲茶，力勸我勿停筆，務必繼續寫下去。我們夫婦廿五週年銀婚紀念，譚公除了贈詩祝賀，又在報上刊登賀辭廣告。譚公對我的關懷，大從我被筆戰圍攻，他出面打抱不平，力挽狂瀾；小至修車、女兒大學畢業、律師樓見工面試，他都一一為我操心，令我無限感激。

多年來我一直催促譚公將詩作結集付梓，他總是推說稍後再作決定，我希望他將未曾在詩壇發表過的舊作找出來，加進詩集中；他終於將兩本筆記本找到，約二百餘首，我囑咐內子用手寫板輸入電腦中，再由我校對。譚公表示，舊作中凡是出韻或平仄出錯的地方，不要更改，保持原貌，這樣可以前後對比，知道自己詩藝的進步。這是謙遜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是虛懷若谷的體現，令我深感欽佩。

譚公的詩，用詞樸實，詩如其人，沒有堆砌詞藻、精雕細琢、淺俗粗糙、空洞無物之弊病；譚公的詩，嚴守格律，提倡創作，更忌成語入詩，或華麗浮誇。他的詩，起承轉合，深入淺出；抑揚頓挫，朗朗上口。他七百多首詩中，詠物、思鄉、抒懷、憶舊、悼友，字裡行間，真情流露，令人一詠三嘆，回味無窮。他擅長對仗，言之有物；沒有無病呻吟，故作玄虛，借句暗喻，恰到好處。譚公八十人生，是一部現代史，讀譚公的詩，能讀出他的古樸詩格，更能讀出他的崢嶸歲月、亮節高風。能為詩集催生，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的福份。去年詩集問世，適逢譚公九秩晉一壽辰，此乃詩國喜訊，值得慶祝一番。除了詩作 734 首，對聯 127 幅，詩集還附上 31 位詩友唱和暨贈詩 444 首，厚四百餘頁，洋洋大觀，值得收藏。今天是己丑年五月初四日，譚公八二榮壽，特將序文重新整理發表，聊表祝賀。(第 655 篇) (2009.05.29)

壽 宴

端午節前一天，乃譚銳祥壇主九秩晉二壽誕，詩壇刊出特輯，為老壽星祝壽。譚公誠邀全體詩友攜眷出席他的壽宴，並囑咐我一定要邀請《華僑新報》編輯部仝人。我這幾天忙著用電郵、電話、傳真通知詩友，包括旅途中未歸的三幾位，獲得回覆，確定出席人數，再奉告譚公預訂酒席。

翻查日記，詩會成立十年來，詩友出席譚公壽宴整整十次，我一共填了十一首賀詞和幾首詩：

2000 年譚公虛歲 73，填《壽星明》祝賀，5 月 6 日於君悅酒家設宴；2001 年 74 歲，填《滿庭芳》祝賀，6 月 25 日於金豐酒家設宴；2002 年 75 歲，填《齊天樂》祝賀，7 月 1 日於紅寶石酒家設宴；2003 年 76 歲，填《高陽臺》祝賀，6 月 24 日於紅寶石酒家設宴；2004 年 77 歲，填《桂枝香》祝賀，7 月 10 日於滿城酒家設宴；2005 年 78 歲，填《千秋歲》祝賀，6 月 11 日於君悅酒家設宴；2006 年 79 歲，填《壽星明》祝賀，6 月 4 日於東方明珠酒家設宴；2007 年 80 歲，填《齊天樂》、《千秋歲》兩詞祝賀，6 月 23 日於君悅酒家設宴；2008 年 81 歲，填《壽星明》祝賀，5 月 31 日於紅寶石酒家設大型壽宴，筵開五十餘席；今年（2009 年）82 歲，填《齊天樂》祝賀，將於 6 月 6 日赴銀城酒家出席壽宴。

詩會是個大家庭，每次壽宴，譚公宴請詩友時總是叮囑要大家「攜眷」，老少同歡，非常熱鬧，令壽宴的氣氛頓時和諧起來。這也體現了他老人家的寬廣胸懷，關心後輩，連詩友的家眷也誠邀，共聚一堂。平日與譚公飲茶，他總是很細心詢問詩友的近況，甚至他們兒女之名字、年齡和學業、工作近況；我則把自己所知的一一奉告，也把自己所不知的，向他打聽。星期六那天，當譚公知道雪梅詩友的老母親不適，必須留在家照顧，所以無法出來一聚，於是建議我開車載他一塊親赴雪梅的家中慰問，閒聊了很長時間，飲茶暢談，不分彼此，竟然花了整個下午。所以，日前當聽到譚公壽宴，詩友們都表示踴躍出席。儘管有些剛住院回家，身體仍未完全復元；有些還要趕時間辦其他事；有些則路途遙遠，必須換幾趟巴士、地鐵，來回要花幾個鐘頭；有些還要帶小孩子，也不嫌麻煩；有些乾脆推掉其他約會，專程趕來赴宴。而更難得的是，很多都是超過七、八十歲的老詩友，他們也不顧酒家地點不在唐人街而遠在郊區，晚上天黑，不容易尋找，依然答應一定準時抵達。



我參加過數不清的生日宴，但只有譚公的詩壽別開生面。騷人墨客雲集，即席吟詩作賦，弄墨揮毫，分籌抓韻，充滿詩情畫意，蘭亭雅集盛事千年之後再度在海外出現。祝壽文酒，已成為城中雅士聚首的良機，我曾告訴過一位朋友：可惜你不能前來，若能參加一次，堪稱「不枉此生」矣！



去年，譚公八十一歲，適逢他創辦的嘉華公司五十週年，《譚銳祥詩集》出版問世、「譚銳祥基金會」成立「四喜之慶」，我又為他增添一喜，就是他來加拿大六十週年。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仝人，每人寫詩填詞賦聯作曲，將數十首賀詩排了整整一大版，刊登在《華僑新報》彩頁上；又將圖案設計放大數倍，列印後鑲進大鏡框，作為獨一無二的賀禮，在壽宴上呈獻

給譚公，並上台拍了詩會集體照片，成了詩壇佳話。譚公將這份集體創作的心血結晶，懸掛在其嘉華公司辦公室中。

如此賀禮，雖然鏡框不值錢，但真情融入詩詞中，這是找遍天下禮品店也買不到的。今年，有位詩友建議大家合資選一個「壽」字大金牌作為賀禮，但我還是不贊同，原因是太俗氣，最好還是每人寫一首詩致賀，平平仄仄中，字字是心曲流露，即使有位新加盟詩友平仄出錯，但被他的真情所感動，我還是破例採用，收入今期「詩壇第 491 期」中。猶憶去年壽宴，我的小女兒用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一剪一貼，一筆一畫，將譚爺爺照片、詩詞剪報、賀壽彩色廣告、字跡墨寶等弄成一本厚厚的剪貼簿，作為賀禮，她說這每一頁都用心去製作，才有意義、有價值。今年大女兒說她打算用光碟配音樂，將譚公照片、詩會活動點滴全部蒐集進去，到時帶手提電腦赴宴，放映給老壽星觀賞。何宗雄校長提議大家用古老的傳統，向譚公鞠躬拜壽，這個提議非常好！相信詩友們一定會有更好的建議，為壽宴花點心思，或演唱一段曲子，或朗誦一首詩詞，或上台演講，或即席揮毫。

有性能良好的相機請記得拿來，我會將家裡的三腳架帶去，拍高解析度的集體照片，有幾位是專業攝影高手，到時要露兩手捕獵鏡頭之絕技。懷石兄曾經為詞譜曲，應該由嫂夫人彈古箏，他引吭高歌一曲；還有紫雲，也會彈古琴，她的《女人一枝花》到時可以帶到壽宴上給詩友拜讀。總之，譚公壽宴，圍繞在詩詞聯曲賦之氛圍中，將祝壽雅集辦得有聲有色，高潮迭起，是大家的願望。

我通知所有住在本市的詩友，但也有一些到現在還沒有告訴我，他到底在哪兒？也許還在中國大陸。能出席，也算是筆墨緣，外省、外地詩友關山遙隔，未克親臨赴宴，就寫詩抒懷，或收到分韻後將大作寄來，也能間接分享這份喜悅。總之，詩友們讀到本欄這篇隨筆，就當作代郵請柬吧！(第 656 篇) (2009.06.05)

賀壽

本週六（9 月 18 日）是何宗雄校長 78 歲壽辰，收到他的請柬，誠邀出席是晚於唐人街紅寶石酒樓之壽筵。適值其回憶錄《雪泥鴻爪七五年》面世，屆時將會是滿城另一次別開生面的文人雅集。

為了這次壽宴，許之遠老師將於週末專程從多倫多來滿地可赴宴，並早在幾週前就擬了一首七律賀壽詩，向詩壇眾盟友索和，作為贈何校長之賀禮。這幾天陸續收到世界各地詩友寄來大作，可謂洋洋大觀，琳瑯滿目。由於來稿甚多，今期以賀壽特輯刊出。除了祝頌詩詞，其他題材只好押後。

何宗雄校長 1932 年生於廣西防城（原廣東防城縣鎮平鄉），1967 年獲法國里昂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同年底來加拿大。今年九月，除了何校長壽誕，又欣逢詩壇幾位詩翁慶生：吳永存詩翁 83 歲，汪溪鹿詩翁 81 歲，伍兆職詩翁 79 歲。許老師即向我詢問各壽星之簡介，我奉知如下：吳老 1927 年生於非洲毛里求斯，黃埔軍校畢業，前國民黨海軍艦長，華僑協會蒙特婁分會會長，榮光聯誼會會長；汪老 1929 年生於東北遼寧營口，瑞士弗里堡大學哲學系畢業、比利時魯汶大學法律系畢業，精通法語，是滿地可中華天主教堂執事；伍老 1931 年生於廣東台山，1954 年移居加拿大，魁北克伍胥山公所主席，魁北克省台山寧陽會館副主席兼秘書長，其「于遠樓詩詞」博客有超過千首詩詞刊載。

很快就收到許老師為三壽星撰寫的三首詩，我隨即傳給各詩友。日前收到愛城黃國棟老詩翁的賀詩，才知到他老人家也是農曆中秋歡度 89 歲壽辰，虛歲九十嵩壽也。九月壽筵果真是千歲宴矣！

來加拿大卅年餘，參加的壽宴數之不清，但出席文人、詩人的壽筵，就印象特別深刻。由於有寫日記的習慣，只要翻閱，還是可以追查。最令人難忘的四次壽宴，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晚上，與內人赴金豐酒家出席伍兆職詩翁七秩壽宴，填《滿庭芳》和多首七律致賀，並帶去一冊自編《伍兆職詩詞集》贈送壽星；被安排與譚銳祥壇主夫婦、陳易滄夫婦、趙祿球夫婦、胡兆明夫婦同席，上台朗讀《滿庭芳》，席間與汪溪鹿詩翁首次相見。伍老將剛出版的《故鄉月》詩集在席上派發，集中有多首中詩英譯。遂於《滿華報》刊登全版鳴謝啟事。

2004 年 5 月 23 日（星期日）與內人及兩女到多倫多，是晚赴萬錦世紀廣場之世紀皇宮酒樓，出席許之遠老師七秩壽宴，填《壽星明》登報致賀。許老師以《七十回顧》五首七律用金字印於壽宴請柬內，包括：一、青少年；二、英歲誌；三、從政詠；四、退隱吟；五、晚晴篇。將七十年崢嶸歲月濃縮成五首詩，讀罷一詠三嘆。我們與子漢先生、張清姻兄嫂、張志清女士與夫婿、女兒同席。

2008 年 5 月 31 日（星期六）晚上，與吳瑞琪姐夫、內人及小女赴華埠紅寶石酒樓出席譚銳祥壇主八秩壽宴，適逢《譚銳祥詩集》出版，填《壽星明》致賀；懷石兄代表詩會將全體詩友祝壽詩詞大鏡框贈送壇主，獲邀登台致辭並朗誦賀詩，紫雲詩友用普通話朗誦她填的《壽星明》；伍兆職詩翁用台山話朗讀他的賀壽詩。與馮雁薇、馮燕薇姐妹、懷石兄嫂、呂陸川老師同席；首次與來自溫莎的馮雁薇詩友見面，滿城詩友全部出席。譚公從譚銳祥基金會撥款伍仟元捐予詩會作為經費，捐了兩千元予四川大地震救災，又捐款一萬元予滿地可中華醫院，還有幾批款項撥給其他多個團體。

2010 年 7 月 17 日（星期六），偕內人專程飛往加西亞伯達省愛民頓市，是晚與表姐夫、表姐等赴金漢龍廷酒樓，出席曾任歐老師 81 歲、廖如真老師 80 歲暨結婚 55 週年（綠寶石婚）三慶之宴。填《壽星明》致賀；將自編的數百本紀念冊帶到席上分派來賓。獲邀登台朗讀在飛機上寫的一首七律賀詩，並代表端華十一屆專修班同學將《光華報》兩版彩色連頁賀辭廣告大鏡框贈送雙壽星。與多倫多來的張清姻兄嫂、卡加利來的王啟南夫婦和女兒、朱東成夫婦，以及愛城學長林光夫婦同席。

何校長壽慶有新書面世，是雙喜雙慶；伍兆職詩翁明年八十大壽，也將有《伍兆職詩詞集》出版。日前接到溫尼辟鄭石泉詩翁來函，謂他將於 9 月 21 日回國，11 月底才返加拿大；他此行將到國內找出版社，為《鄭石泉詩詞集》催生。我於是利用週日晚上，到地下室書房工作，將他的詩作由 2003 年 2 月 14 日《詩壇第 164 期》到今期《詩壇第 558 期》全部編排成 8x11 大張 16 開紙，總計 87 頁，應該超過八百首，電傳去給他備用。他生於 1936 年，明年 75 歲壽辰，有新書問世，實乃人生快事也！

上週末與譚公夫婦赴文化宮出席魁北克台山寧陽會館七週年聯歡晚宴，與譚健民詩翁同席，我勸他出版個人詩集，他說只有兩百多首，我說王之煥一生只有六首詩留給後人，但首首都可以傳世，詩貴精不貴多也！譚健民詩

翁與伍兆職詩翁同齡，都肖羊，比伍老小 23 天，明年也是八十大壽，希望在他的壽宴上，也有詩集面世。此外，雷一鳴詩翁今年五月八十大壽，李錦榮詩兄今年十二月七五大壽，都是詩壇喜事，值得一慶！借本欄向各位七十以上的古稀詩友致賀，恭祝：福壽延年！(第 723 篇) (2010.09.17)

知　音

相傳伯牙彈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其知音鍾子期都能聽出來，由於心神相通，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後來伯牙遊於泰山之陰，鍾子期生病死了，等到伯牙回來，子期已土葬，傷心欲絕的伯牙乃攜同所彈的瑤琴，獨自到子期的墓前，鼓奏一曲，曲罷問孤墳：「子期知我心意麼？」見墓裏知音沒有回應，深信世上再也沒有像鍾子期那樣的知音人了，乃毅然將琴摔碎，從此不再彈。《呂氏春秋．本味》、《列子．湯問》、《說苑．尊賢》等都有記載此典故，內容略有不同。

三國時孫權愛將周瑜除了會打仗，還精通音樂，若是有人奏曲出了錯，他馬上就能聽出來，非糾正不可，「曲有誤，周郎顧」，「顧曲周郎」成了千古樂壇佳話，周公瑾真不愧是知音也。

「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平時很少把詩送人，是因為難找知音。偶爾也有幾位來函索詩，總是盡量拖延詩債，到了無法再拖欠時，才匆匆下筆，果然不出所料，詩鶴一去不回頭，對方沒有詩聲回應，詩沉韻海，激不起詩浪。其實次韻唱和，本身就是一件十分高雅的賞心樂事，喜見這幾個月來詩壇吟侶唱酬步韻，迴音不斷，堅信酷愛舊體詩的知音大有人在。譚銳祥壇主曾於「詩壇第四十四期」發表兩首題為「知音」的七絕，「老少不分同覓句」的呼籲引來了眾詩友奉和，自此諸君每有新作刊登，就有吟朋步韻，筆來墨往，掀起熱潮，方興未艾，欲罷不能也。

人生在世，知己難求，共鳴難覓，朋友何其多，知音有幾人？在路上打招呼寒暄幾句的，找話題敷衍了事者不乏其人，很怕聽到「最近是否還有寫東西？」的開場白，然後拋出一句畫蛇添足的話：「很對不起，我一向不看本地報紙，為何不多投幾家港台大報？」諸如此類，最後還來一段結尾：「說真的，我很喜歡看你的文章和詩詞，寫得真棒！可惜太忙，沒時間閱

讀。」當然又是「有空大家出來喝茶，記得 CALL 我！」相信彼此誰也沒有對方的電話號碼，怎麼 CALL 呢？

有客到我家，無任歡迎，卻甚怕問我幾個頗尷尬的問題：「這麼多書，你看得完嗎？」「這些報紙堆都是垃圾，為什麼不丟棄？」「這套百科全書不是最貴的，為什麼不買精裝本，四千多塊美金，陳列起來才夠氣派。」肯這樣發問，說明他們還是有點好奇心，也算不錯，而有些訪客是視若無睹，或搖頭嘆息：「好好的客廳，怎麼不擺大花瓶、大電視，卻被書架阻塞得空氣不流通，擋住財路，破壞風水，可惜！可惜！」我還發覺，不少訪客對那張由天花版直落牆腳的巨幅世界地圖無動於衷，連看一眼也懶，更別說他們會發現蘇聯版圖已加添十五種色彩，南斯拉夫已由一個顏色變成六個，捷克和斯洛伐克已經分開，東西德已塗成一色，加拿大已增加 Nunavut。

還有更精彩的發問：「你為什麼不去了解讀者所需，投其所好，為何不寫流行小說賺錢？」「你的稿不投寄大報是否對自己的水平沒有信心？」「有幾人愛看那些平平仄仄的詩詞？」「如今市面上盡是打油詩的天下，只求順口，管他平仄不平仄，你一定要人家遵守格律，怪不得那麼少人寫舊詩，你是否肯讓步？詩壇能否接受不押韻，不講平仄的詩？」發問者可謂用心良苦也！

沒有知音，才更顯得知音的可貴。選擇舊體詩創作的路子，本來就是一條孤寂的羊腸小道，眾所週知，詩路崎嶇坎坷，結伴同行者，有幾人能一直走下去，而不會被歧途岔口困惑不前？回首走過來的歲月，展望迢迢遠景，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慨。本文見報時，適逢《華僑新報》創刊十週年，相信拓荒者追憶十年前的三月二日，回顧揮汗耕耘的五百廿三期，也一定會有千般感觸。

上期詩壇刊出懷石兄病後首次動筆之七律，「煎心燎骨復熬身，照鏡誰憐鏡裏人？」字字真情流露，句句感人肺腑。作為懷石兄的知音，雪梅君、伍兆職先生、癸巳書生等都立即寄來和詩，而眾詩友慰問懷石兄的詩，也先後刊出了十首。懷石兄上回最後一次發表詩作，是「祝華僑新報五百金期聯歡」分韻得「祝」字，當晚他雖然沒有出席金豐晚宴，翌日仍將分韻詩作傳來，於詩壇第四十一期發表，其開頭「長風擁客紛來祝」詩句，被引用作為是期新報相關文章之標題。

詩壇上佳作琳瑯滿目，首首皆為精品，細心咀嚼，便能嚐出詩之真味，只要情真意摯，好詩總有知音，必能引起共鳴。譚銳祥詩翁用句清新恬淡，擅長收放自然，意境深沉，反覆吟之，詩聲迴盪。喜見雪梅君、伍兆職先生的詩作日臻清雅佳境，每期能有幸先睹為快，成了最早知音。

詩味貴在真誠，不必依賴詞藻堆砌，而最上乘的詩，是不加修飾、清淡如水者，不露刀痕斧跡，平實純樸，像賀知章那首《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短短一首平凡無奇的詩，語言樸素曉暢，意境深入淺出，雖近乎白話，卻含意深刻，不論是誰讀了，都會被作者之真情感染，贏得了千秋讚譽，知音可謂滿天下矣。(第 233 篇) (2001.03.02)

知　遇

聞道敖詩豪先生即將結束加拿大探親之旅，準備起程返回中國，滿地可詩侶莫不惆悵惘然。雖然和敖先生結識時間才幾個月，但相見恨晚，當收到敖先生寄來「惜別華僑新報・詩壇」之七律後，眾詩友爭相傳閱，並紛紛步韻贈和，語重心長；願這份純真的詩誼，永遠留在彼此心間，傳為吟苑美談，騷壇佳話。更渴盼敖先生回國後，繼續保持聯絡，憑魚雁寄來詩稿，以光篇幅。

敖先生於今年二月份抵滿地可，三月份曾在《華僑新報》「詩壇第 67 期」刊出了一首「致友人」律詩，壇主譚銳祥詩翁首先步韻唱和，筆者收到傳真後也隨即奉和。敖先生疊韻酬和，並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我在海外投稿」，將詩壇唱和之雅事載於文中。詩壇十多期來，伍兆職、雪梅、海語、癸巳書生、湄江客等詩友，先後步和敖先生詩作廿餘首，足見其詩誼尤珍矣。

人生得一知己，斯願足矣！與敖先生萍水相逢於海外，實屬機緣巧合。當和詩刊出後，敖先生通過報社與筆者聯絡，留下了電話號碼，通話後很快便相約見面，時間是五月十三日中午，地點是「林肯大樓」。雖然素昧平生，但卻一見如故，敖先生之熱情好客，豪爽言談，很快就予人一種親切感，彼此消除隔膜，無所不談。縱然短暫初逢，情景畢生牢記，歸來後詩興滿懷，遂寫下了「赴林肯大樓拜會敖詩豪詞丈感懷疊韻敬呈二首」，為鴻爪

留痕見證，因得知敖先生不久就將回國，「林肯大樓」從此將成史蹟，故拙作末句才有「他年剪燭同追憶，林肯樓頭史話長。」

敖先生於五月廿六日晚上蒞臨寒舍，謂欲寫一篇「印象記」，匆匆兩個鐘頭聚首，在書房閒聊，談論內容離不開詩詞和藏書。關於專訪，我多番婉拒推辭，主張低調，因恐招來非議也，但敖先生的真摯誠意，令我深受感動，我於是要求敖先生在文章中，力求中肯，切忌褒揚，實事求是，並一再強調自己在詩詞創作道路上，還在摸索、探討中，很多疑難未能解決，希望彼此互相研究，一塊切磋，共同斟酌。文章於《華僑新報》第 537 期刊出，題目是「文如其人詩似鏡」。

敖先生旅遊尼亞加拉瀑布歸來，寫下「遊瀑」，氣象磅礴，許之遠老師、伍兆職先生和我先後都有詠瀑詩，為了配合此「遊瀑」，本欄第 250 篇特寫「觀瀑」，蒐羅了大量瀑布資料。此後的日子，與敖先生每日詩文傳閱，字句推敲，互相商榷，不亦樂乎！彼此之間建立了純樸的詩誼。正當沉醉於吟風弄月、觀瀑詠懷的詩境中，忽然收到「惜別詩壇」之詩稿，能不仰天長嘆乎？

剛從台灣歸來的許之遠老師，昨天由多倫多到滿城，留宿寒廬一晚，我將敖先生今期發表的兩首詩呈示，許老師讀後稱讚好詩。我簡述了詩壇八十幾期來之成績，並展示各詩友作品，許老師很細心閱讀，有些地方還作了修改，他對敖先生與我們的詩交，表示讚賞，他認為，詩人之間的情誼是最珍貴的，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的，必須有寬闊的胸懷才能寫出意境高標典雅的好詩。

與敖詩豪先生萍聚是緣份，和許之遠老師結識也是緣份。早在一九八五年，我為多倫多「快報」寫稿，許老師當時是該報的編輯部常務顧問，協助已故主編張展鵬先生審閱來稿，處理編務；由於一篇稿件，引起了他的興趣，便寄了封信給我，相約有暇到多市一行，大家見面。當時還沒有傳真機，時間性稿件要限時專送，隔天遞達，恐怕收不到，還經常致電查詢，與許老師只聞其聲而未見其人。寫了一年多，開了個「無墨樓」新詩專欄，終於赴多倫多拜會，並參觀畫展。

許老師即席畫了一幅「墨梅」橫卷相贈，還送了一幅字，錄孔聖句：「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那一年是 1987 丁卯年，小女兒剛出生；十四年後，許老師到我家，小女已十四歲了。他昨晚和我喝了一瓶酒，略有醉

意，上樓觀賞「墨梅」，感慨萬千，便即席揮毫，畫了一幅「紅梅」送給小女；餘興未了，又畫了一幅「荷花」送給大女兒，這兩份珍貴的禮物，實屬無價之寶也。

昨晚談詩論詞，凌晨一點許才休息，今早六點鐘，許老師便喚醒我去公園晨運，見他精神奕奕，聲若洪鐘，全無老態，令我十分欽佩。他出任立法委員期間，發言一千三百餘次，書生報國，語震政壇，從未一天缺席，全靠堅持晨運。回家後，許老師又繼續揮毫，畫了一幅「籬菊」贈送譚銳祥壇主，然後從我的《吟草》中，挑選了兩首「四五初度感懷」七律和一闋「齊天樂——生朝感賦」，寫成長卷相贈，並回答我的許多寫詩疑問，包括澄清「論」字動詞務必讀仄聲等。

中午，陪許老師到唐人街與譚銳祥壇主飲茶，並以「籬菊」相贈，還將一卷宋代刻本「增廣留青新集」卷六交我影印，囑咐熟讀內中「詩辨」、「詩體」、「詩評」、「詩證」各篇，必有所獲。我們還驅車去某餐館觀賞一幅草書，是抄錄李白的「將進酒」，聽許老師評鑑。六點鐘火車站依依捨別，耳際迴盪諄諄告誡：「知遇講求緣份。知人知面不知心，處處謹言慎行為要！」(第 253 篇) (2001.07.20)

知　己

知音、知交、知己，是個階段，也是個層次。知音未必曾相識，神交筆底，心儀紙上，縱遠隔萬里、素昧平生，雖沒有俞伯牙、鍾子期的高山流水，也可以成為知音。知交肯定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相處、磨合、考驗，才能達到「知」而交之。只有知己，必須同甘苦共患難，出生入死，不離不棄，沒有海誓山盟的約定，不需地老天荒的宏願，彼此相知，兩心默契，從不多言，心照不宣。

相傳荊軻刺秦王前，將其計劃告知好友，並囑咐不能讓第三者知道，好友叫他放心，然後拔出劍來，把人頭割下，這個秘密就只有他倆知曉。曹操為應付缺糧危機，借了王垕人頭一用，此借就無法還，誰肯甘心情願成為刀下鬼？一個是刺客，一個是奸雄，都能找到用人頭擔保的「知己」。

政壇上難有知己，布哈林是蘇共著名理論家，憲法主要起草人，列寧死後，曾經與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季可夫等成為蘇共

重要領導人，他協助斯大林把托洛茨基開除出黨，又協助拉倒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最後，斯大林將這位「知己」逮捕，扣上「人民公敵、匪幫、法西斯走狗、外國間諜、謀刺列寧的殺人犯」等罪名，與李可夫一起被判死刑並立即槍決。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這四個大人物浮雕曾經出現在 1990 年第四套的百元人民幣上。這個畫面要是出現在六十年代末就不可思議，中國國家主席的命運和蘇聯的布哈林一樣，革命知己成了「叛徒、內奸、工賊」，成了「中國的赫魯曉夫」，永遠開除出黨，1969 年底在拘禁中含冤病故。他死後六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知己」同在 1976 年相繼去世，不愧是歷史的諷刺。

1976 年是中國批判布哈林最猛烈的年代，認為劉少奇比布哈林還布哈林，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鼓吹者。然而，1988 年 10 月，《人民日報》發表「布哈林研究在中國」，不僅報導蘇共對布哈林平反的消息，還刊登了對布哈林全面肯定的文章。1992 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高度讚揚布哈林的理論，他講的「發展才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都是布哈林的遺產。布哈林於 1938 年被槍決，半世紀後獲「平反」，劉少奇 1980 年也獲「平反」，若他倆泉下有知，是欣慰還是悲憤？

明年 3 月 15 日，是布哈林走上刑場，以未滿 50 歲的生命祭旗，迎來「革命知己」子彈 80 週年。那些為革命獻身的無數「知己」，有多少人能幸運的獲得「平反」？我家藏書中，有很多都是蘇區「肅反」的有關書籍，數不清的革命熱血，不是澆灌在抗日戰場上，而是被自己「革命知己」的子彈穿過心臟，死不瞑目。王實味、柳直荀、李文林、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金萬邦、周冕、馬銘、劉萬清、任心達、叢允中等幹部，都被槍決，在不到 30 天內，紅一方面軍有幾十個團長被殺。重讀蕭克的回憶，令人毛骨凛然，不寒而慄。贛西南蘇區 30 年代初期的肅反，副排長以上的七百多名幹部被集體殺戮，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肅反，有些地方的村蘇維埃主席換一任殺一任，一年內換了四、五任。紅 25 軍原有一萬二千多人，43 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六千人。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使五萬紅軍減員為四千人，曾中生、鄺繼勳、劉鐵超、蕭大鵬、曾炳春、李明瑞、劉士奇等這些軍級以上的高級將領自三十年代初就永遠從中共黨史上消失，他們不是死在國民黨手裡，而是在「革命知己」的屠刀下。可以說，國民黨殺害的共產

黨幹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的多。據手頭《中國共產黨歷史》(1991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 上卷記載，肅清 AB 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其中 AB 團被殺害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 6352 人，改組派二萬多人。資料證實，毛澤東是蘇區肅反殺戮的幕後總指揮。

今天，老同學寄來她填的《蝶戀花》，令我想起毛澤東的詞句：「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他所提到的「楊柳」就是被何鍵殺害的毛夫人楊開慧，以及被共產黨肅反處決的李淑一之夫婿柳直荀，楊開慧死時只有 29 歲，柳直荀 34 歲。楊開慧 19 歲嫁給毛澤東，為他生下岸英、岸青、岸龍三子，一直守在老家服侍毛母。1927 年，34 歲的毛澤東上了井岡山，就結識了 17 歲的賀子珍，很快便同居，不到七個月就成為夫妻，距毛澤東離開楊開慧不到八個月，1930 年 10 月，楊開慧被捕，11 月 14 日槍決，毛澤東完全有機會把她救出來，但摟抱「革命紅顏知己」的他沒有設法搶救。

柳直荀是紅二軍團的政治部主任，1924 年經何叔衡、姜夢周介紹加入中共，由楊開慧介紹與李淑一結為夫婦。1932 年 9 月 14 日，柳直荀在湖北監利縣周老嘴心慈庵被洪湖蘇區夏曦下令處決。夫人李淑一到了 1934 年才獲知其死訊。1945 年 4 月，中共為柳直荀「平反」，毛澤東於 1957 年 5 月致函李淑一：「你如去看直荀的時候，請為我代致悼意。」並附了這首《蝶戀花一答李淑一》出韻詞。

寫到這裡，我對知己的概念已經模糊了。為了革命需要，知己可以處決，再給予平反，不算過份！天哪！(第 954 篇) (2017.06.08)

年鑑

跑了幾次 Chapters 書店，終於購得《2002 世界年鑑》，比以往較遲出版，資料截至十月十日，九一一事件和阿富汗戰爭都蒐集進去。猶憶 2001 年鑑出版時，美國總統大選仍在重新點票中，白宮新主人究竟是戈爾或小布什仍未揭曉，我先後買了三種不同版本，除了有一百多年歷史的 The World Almanac（1868 年開始），還買《時代週刊世界年鑑》和《紐約時報世界年鑑》，結果只有《紐約時報》敢肯定是共和黨的小布什勝出，儘管是十一月出書，離塵埃落定為時尚早。

《加拿大環球年鑑》是以加拿大為主，兼蒐各國資料，例如想詳細了解各省歷屆省長和每個城市最新人口統計，這本年鑑肯定可以幫你的忙。各百科全書每年都會出版年鑑增補最新資料，包括大事編年史、新聞人物、逝世名人等；《不列顛百科全書》每年五月份才出年鑑，《世界百科全書》每年共出三本：《大事年鑑》、《科學年鑑》和《醫學年鑑》；此外，專門出版編年史的 Chronicle 出版社，每年推出一冊精裝本年鑑，圖文並茂。在法國巴黎出版的綜合性資料年鑑《Quid2002》現已發售，厚達兩千頁，詳細到連各國領導人的出生日期都一一註明。英國倫敦出版的《政治家年鑑》（The Statesman Yearbook），可以在網上訂購，每本大約 150 美元，你如果想知道巴基斯坦政府的內政部長是誰，這本工具書可以滿足你所需。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的《世界知識年鑑》也是每年一本，但近年已不見出版，我只有八十年代的幾本，資料十分詳盡，連阿富汗全國 29 個省的名字都中英對照列舉，從各國政黨領袖到每家日報發行量，都不厭其詳，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更逐一詳述，書後還附有每年「世界大事記」。《中國百科年鑑》也是一年一本，現任黨政軍領導人，歷任省長、市長，都可查知；自建國以來派駐外國使節和世界各國駐華外交官也一覽無遺，還有歷屆林林總總的獎項諸如百花獎、金雞獎、茅盾文學獎等，應有盡有，可謂一冊在手，無所不知。這些工具書是書架上的恩物，不受時間限制，是必備之參考書。

自 1987 年以來，每年都買一本 Quid，而 The World Almanac 則從 1982 年起，積到現在正好 20 本，曾嘗試去舊書店蒐購舊的年鑑，也買到自 1930 年的大英年鑑和自 1968 年起的世界年鑑，可惜中間幾年遺漏。阿富汗戰爭爆發後，想找 1973 年阿國大事，幸好書架上有一本《1974 世界年鑑》，知悉在位四十年的阿富汗國王查希德於 1973 年被其姐夫達烏德親王推翻下台，

流亡意大利；王國改為共和國，達烏德任總統、總理、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當時的阿富汗只有一千八百萬人口，廿年後的今天已經二千七百萬人。另一本《1973 不列顛百科年鑑》中的名人錄，只介紹兩名中國人，即登上中共副主席寶座的王洪文和外交部長姬鵬飛；當時的上海 1,082 萬人，名列全球第五位。退後廿五年再看看《1948Collier's Year Book》，當時加拿大人口 1,258 萬，每月平均收入 150 元，總理是金恩 Mackenzie King。《1965 世界年鑑》中國條目是 1964 年 10 月 16 日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整頁照片，當時中國的人口七億四千萬；加拿大的紅白楓葉國旗於 1965 年正式採用，魁北克省長是自由黨的 Jean Lesage。1981 年台灣的人口 1,780 萬；一元加幣兌換 0.83 美元。

年鑑的編彙始於歐洲，Almanac 一詞源於中世紀的阿拉伯語，有曆書之含義。最早的曆書是 1457 年出版的記載日曆、天文、節氣、宗教節日等，供農民使用；到了十八世紀，其內容才轉為包含豐富知識的工具書，year book 比 Almanac 更注重資料添新，時至今天，兩者的區別已越來越小。通過年鑑，可查證每一時期的大事、統計數據資料。中國《宋史・藝文志》曾著錄《年鑑》一卷，但原書已失，無法知其內容。清代同治三年（1864）創刊的《海關中外貿易年刊》該算是現存最早的年鑑；1913 年上海神州編譯社出版了《世界年鑑》，可惜沒有堅持出版。中國大陸除了上述的《世界知識年鑑》和《中國百科年鑑》外，還有《人民手冊》、《中國統計年鑑》等。

買到《2002 世界年鑑》後，首先將一年來逝世人物的死亡日期逐一填寫進百科全書中，然後是製作最新資料一覽表。全球人口由 1900 年的十六億猛漲到一百年後的六十一億。1981 年，除了九億五千萬人的中國和六億五千萬人的印度，其他人口過億的國家只有五個（蘇聯、美國、印尼、巴西、日本），2001 年，中國十二億七千萬，印度十億三千萬，印尼已激增至兩億三千萬直逼兩億七千萬的美國排名第四，其他過億的國家增至七個（巴西、俄國、巴基斯坦、孟加拉、日本、尼日利亞、墨西哥），東西合併後的德國和菲律賓皆已八千三百萬，越南約八千萬。超過千萬的城市共 15 個。日本東京 2600 萬人，相當於阿富汗而比台灣全島還多，墨西哥城和印度孟買都超過 1800 萬人，幾乎等於一個澳洲或三個以色列，紐約市 1664 萬人等於敘利亞，地球人滿成災也！(第 272 篇) (2001.11.30)

書 癖

陸游詩：「人生有病有已時，獨有書癖不可醫。」愛書成癖，說到底畢竟是文人引以為榮的「雅癖」。於是，有此癖者似乎洋洋得意起來；未染此癖者，趕快沾點書味，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誇耀「書癮」的魅力。憑著多年藏書的經驗，要成「書癖」可還真不容易，除了要有足夠時間，要有充沛精力，要有大把鈔票，更要有與書為伴、終身不渝的那股癡情以及永不滿足的求知慾。

一部《漢語大詞典》，4844 萬餘字，就是挖掘不盡的巨大寶藏；《辭源》、《辭海》、《漢語大字典》等工具書，是一座座書山；全套《不列顛百科全書》20 卷，4300 萬字，更是包羅萬有的大型資料庫；擁有整套 84 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猶如建立知識儲備中心，所有資料應有盡有；其他各科各門專用典籍，就像一把把打開書倉的門匙。枕書而臥，唐宋神遊；抱書入寢，夢醉詩鄉；以書伴酒，靈感奔馳；翻書尋寶，滿載而歸。坐擁書城之喜悅，是書癖的最大成就感。

由於永遠有讀之不完的百卷千書，有取之不盡的知識源泉，陸續補充營養，不斷傳輸資訊，書癖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感，也遇到了新的更大的挑戰。究竟還有多少書尚未讀完、未曾翻閱，或者根本還沒有見過？下過無數次決心，訂下一大堆目標，也拖欠了多少年書債，直到今天，家中最少還有兩千本藏書沒有好好讀過。曾花了數個月時間「死啃」《周易》，一共買了十幾本譯注與考辨的論述，誓言要攻破這道雄關，對六十四卦逐一死記，始終不能入門。而《莊子》、《老子》從頭到尾生吞活剝硬塞進肚子裏，究竟消化了百分之幾，我自己也不去管，哪一天才能融會貫通？抑或到死的那天仍然一知半解？也無所謂。就像死背《楚辭》，死背《古文觀止》一樣，能背多少就算多少，填鴨式或者會反胃嘔吐，不要緊，老和尚唸佛經時，許多咒語都是由梵文翻譯過來，有誰知道「往生咒」裏那一連串「南無阿彌多婆夜」是啥意思？當你能將《屈賦》背得滾瓜爛熟時，就開始見效了。還有那套濃縮版《二十五史》，自 1989 年在香港商務印書館買回來後，一直乖乖豎立在書架上，塵封多年，偶爾翻查人物誌或考證年號、君王世系時，才我見猶憐地和她有一面之緣，真是比皇帝挑選後宮三千佳麗的機會還更些微。書若有知，一定滿腹抱怨。

除了每天必查的《漢語大詞典》和《不列顛百科全書》之外，《世界知識大辭典》、《歷史人物大辭典》、《古書典故大辭典》、《詩詞名句大辭典》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書。而詩詞書籍屬於受寵一族，那本《詞譜簡編》的封面已破爛不堪，多次過膠搶救。日前懷石君饋贈清道光年刻本《白香詞譜》，珍貴無比，愛不釋手，妥為收藏；而以香港廣智書局 1934 年版的《白香詞譜》作為每天使用的普及本，此書標價 2.70 港元，1978 年在泰國曼谷南美書局以 19 銖泰幣購得，陪了我二十多年，頗有紀念價值。《全唐詩》兩部巨冊，是「鎮樓之寶」，非到重要時刻，不輕易驚動他老人家。雖然在樓下書房這三千餘本常用典籍是我的至愛，而樓上六千多冊被冷落的書籍也輩份不輕，一遇到棘手疑難、冷門資料，往樓上找，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還有那十幾年來的雜誌，是另一座時間見證碑，想找 1985 年的《九十年代》或 1986 年的《爭鳴》，想翻查 1987 年的《時代週刊》或 1989 年的《新聞週刊》，樓上衣櫃裏堆積到天花板的雜誌庫，可以幫到你。

朋友笑我身無分文而每月依然節食購書，是典型的書蟲。其實，這幾年來花在買書上的錢已經少之又少了，每個月不超過十本，比起過去一年買近千本書，簡直天淵之別。想當年有點小生意，又經常跑香港、大陸，每次返港，由書店郵寄回加拿大的書十幾大箱；一聽見多倫多有書展，專程飛往採購，一日來回，面不改容。訂購書架，每次一買就是五個，不亦樂乎！後來生意結束，收斂了些，加上兩個孩子的昂貴學費，買書就成了開支以外的奢侈消費，開始跑舊書攤了。

老伴問我，若中了 6/49 頭獎，有什麼夢想要實現？我不加考慮就脫口而出：「給我一間私人圖書館！」然後興奮得滔滔不絕，繪聲繪影，按學科分門別類，把藍圖都畫了出來；到中國大陸大量採購，似乎要買盡天下書籍才夠痛快。說到激動處，腦際浮現了被書層層包圍得喘不過氣的情景，趕快飲下一瓶冰凍啤酒，清醒過來後，又回到現實，依然躲進狹窄的小書房，繼續發夢！

我不諱言自己曾重覆買了同樣的書籍而全然不知，因為有些書似曾相識，又不敢肯定，寧可再多買而不可錯過。有些是不同版本，內容卻完全一樣，我會當作禮物送給好友分享，而不熱衷於蒐羅孤本、善本，那只是藏書，不是讀書，會對不起原書作者，也對不起自己的荷包。由於經濟條件不足，也由於藏書空間、讀書時間有限，要買下每一本書，首先考慮的不僅是

書價，而更重要的是用途；所以，只買實用的典籍，不買沒有收藏價值的讀物，是我目前訂下的買書原則。(第 305 篇) (2002.07.19)

姓 名

本文不是探討百家姓，也不是研究姓名學之筆劃凶吉，而只是簡略談一點洋為中用的例子，或者將題目改為「譯名」、「譯音」、「洋名」也許會恰當些。不管怎樣，希望朋友們會喜歡。

居住海外，一定不可避免會接觸到洋名，而且也成了必然趨勢，成了有實用意義的稱呼。然而，由於譯音各異，有時經常鬧笑話。我的朋友名字叫亞城，用潮州發音被譯成 Sir，每次當老外唸他的名字 Sir Ming Lim 時，總以為他獲得勳爵，像牛頓一樣被冠以 Sir 之榮譽，而我們也戲謔叫他做阿 Sir；在香港，阿 Sir 除了稱呼老師，也成了警察的代號。另一位朋友名叫美滿，來自越南，用越語發音，譯成 My Man（我的男人），在學校裡經常被女同學拿來開玩笑：He is my man。

如果單從譯音 Chen 或 Chang，你無法確定對方是姓陳或姓張，因為，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姓名發音完全不一樣。「張」在中國大陸用漢語拼音一定是 Zhang，但在海外就有多個不同的寫法，在台灣是 Chang，在香港是 Cheung，在越南是 Truong，在柬埔寨如果是潮州人則譯成 Tea 或 Tir，還有譯成 Tchang，在韓國譯為 Jang。「陳」Chen 也被譯成多種讀音，越南華僑一定譯成 Tran，柬埔寨、泰國華僑大多數用潮州音譯成 Tang，Taing，Tan，還有譯成 Tsan，Tchen，Chan，Sanh 等。還有「黃」姓也很多譯音，中國大陸統一譯成 Huang，台灣譯成 Hwang，Huang，Ng，香港譯成 Wong，越南華僑譯成 Huynh，Hoang，柬埔寨、泰國華僑譯成 Ung，Oung，新加坡、印尼華僑譯為 Wee，Oei。「王」在中國和台灣是 Wang，香港是 Wong，越南譯成 Vuong，柬埔寨用潮州音譯成 Heng，新加坡譯成 Ong。「吳」Wu 在香港譯 Ng,越南譯 Ngo，柬埔寨譯 Ngov，韓國譯 O，新加坡譯 Goh，日本譯 Go，還有音譯 Woo。「林」Lin 在越南、香港譯 Lam，柬埔寨、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譯 Lim，韓國譯 Im，Rim，印尼譯 Liem，日本譯 Hayashi。其他譯音差異甚大的姓還有：「許」Xu，柬埔寨譯 Khov，Kou，Khau，Kuao，韓國譯 Ho，香港譯 Hui，台灣譯 Hsu；「劉」Liu，越南譯 Luu，馬來西亞譯 Liew，香港、柬埔寨等地譯 Lao，Lau；「譚」Tan，台山老華僑譯成 Hum，香港譯

Tam，越南譯 Dam；「鄭」Zheng 在越南譯 Trinh，在香港譯 Cheng，在柬埔寨、泰國譯成潮州音 Te，在新加坡譯 Teh，在韓國譯 Chung、Chong、Jong；「梁」Liang 在香港譯成 Leung，在馬來西亞譯 Neo、Leong，在越南譯音 Luong；「謝」Xie 在香港譯 Tse，在台灣譯 Hsieh，Shieh，越南譯 Ta，柬埔寨譯成潮州音 Chea；「彭」Peng 在香港譯 Pang，越南譯 Banh，柬埔寨譯 Pe，台灣譯 Perng，Peng，Pang；「曾」Zeng 在香港譯 Tsang，台灣譯 Tseng，Tzeng，越南譯 Tang，柬埔寨譯 Tchang，Chang；「葉」Ye 在香港譯 Yip，越南譯 Diep，柬埔寨譯 Eap；「江」Jiang 香港譯 Kong，越南譯 Giang，柬埔寨譯 Kang，Cang；「蔡」Cai 香港譯 Choi，越南譯 Thai，柬埔寨譯 Chhuo，Chhor，Chay；「郭」Guo 香港譯 Kwok，Kok，越南譯 Quach，柬埔寨譯 Kuo，Kuei，馬來西亞譯 Kuok；「潘」Pan 香港譯 Poon，越南譯 Phan，柬埔寨譯 Phua；「邱」Qiu 香港譯 Yau，柬埔寨譯 Khu，越南譯 Khuu；「羅」Luo 香港譯 Lo，越南譯 La，柬埔寨譯 Lor,Lo,Law 等。越南華僑姓氏有獨特的譯音，「梅」譯 Mai。「孫」譯 Ton，「曹」譯 Tao，「蔣」譯 Tuong，「阮」譯 Nguyen，「齊」譯 Te，「趙」譯 Thieu，相當有趣。

由於姓氏譯音不統一，同一祖宗的親人相見面，還以為是異姓，Tat 原來和 Bi 一樣是姓「畢」的；Vien 和 Yuan 都是姓「袁」；Yang 和 Ea、Duong、Yeung、Young 都是「楊」家子孫；Wu 和 Ng、Eng、Ing、Ngu 都姓「伍」；Zhu 和 Chau、Chu 同姓「朱」，Su 和 Sov、So、Sau，To 都姓「蘇」。

藝人取洋名來來去去就那麼幾個，你叫一聲 Michael，或一聲 Michelle，就有好幾十人會回應。香港演員大部分都有英文名字，Vivian，Kelly，Shirley，每個名字都超過十人使用，大陸藝人現在也開始取洋名，趙薇叫 Vicki Zhao，她說自己名字筆劃太多，林心如最好，簽名方便，原來趙小姐應付影迷的索取簽名，感覺好像天天罰寫名字一樣，如果簽個 Vicki 多簡單，也難怪。像李連傑多好，Jet Lee，搞掂！香港高官幾乎都有洋名字，特首曾蔭泉叫 Donald，財神爺唐英年叫 Henry，立法局主席范徐麗泰叫 Rita，剛卸任的律政司長梁愛詩叫 Elsie，民主黨李柱銘叫 Martin，民建聯的曾鈺成叫 Jasper，自由黨的田北俊叫 James，只有「長毛」梁國雄不喜歡用英文名字。

在資料蒐集工作中，最難翻譯的就是韓國和日本姓名，韓國還比較簡單，日本最複雜。手頭上有一本《日本姓氏字典》搜羅 8700 個日本姓氏，有同字不同讀音者，有同音不同字者，例如：「神戶」可讀成 Jinbe、

Kamitani、Kanbe、Kanoto、Kobe、Koto 六種，又名字也一樣，如果以羅馬拼音「譯出」之日本姓名，其漢字正確寫法，更不容易確定。何況還有其他不同文字的姓名？(第 474 篇) (2005.10.28)

收　穫

加幣對美元飆升，昨天兌率 1 加元換 1.035 美元，是 33 年來最高記錄。南下購物的人潮，令美加邊界過境車龍見頭不見尾，長週末甚至要等四個鐘頭。如果要我排長龍、活受罪的話，寧可留在加國，多花幾塊錢買貴貨。有朋友去美國換汽車輪胎，說價錢比加拿大便宜四成，排隊也值得云云。

每次逛書店，我發現看書的人多，去櫃檯付錢的人少，總是拿著書去問職員一個老問題：加幣比美元大，為何書價還是沒有調整？她的回答語氣也挺無奈：今天已經有數十人問我同樣的疑問，我只能這樣說，書是六個月前購入的，當時兌率不同。然後聳聳肩，表示很遺憾，幫不了我減價。

像《世界知識手冊》，美金 35 元，加幣 44 元；《世界歷史編年史》美金 60 元，加幣 75 元；《民族、語言、文化》美金 45 元，加幣 60 元。家裡好多我早期購買的大型工具書，售價甚至相差 25%以上。女兒叫我上網買書，用美金付款，免費郵寄到家，折合加幣，比到書店選購，既便宜又快捷。

昨天，麥基爾大學圖書館一年一度舊書廉售，為期只有兩天，女兒一早就用電郵提醒我不可錯過。猶憶去年滿載而歸的喜悅，今年一定要提早。由於負傷在家，要買大型典籍，必須等她倆陪同。下午三點半，大女放學回來，開車載我們倆出發，又約定小女七點鐘從數十公里的西島趕來市中心麥大會合。適逢放工時間，交通阻塞，能找到泊車位，也屬幸運。我說應該一早就來，恐怕來遲了，好書都被人家先搶購去。就這樣，從抵步五點許，一直在兩層書樓中兜圈子，直到九點關門。

有一套大塊頭的《加拿大人物簡介》共 14 冊，每冊厚 1200 多頁，由 1000 年出生開始，到 1920 年出生為止，售價 250 元，第 15 冊（1921 年至 1930 年生）正在出版中，如果向 Laval 大學訂購，全套要兩千元以上。我愛不釋手，可惜阮囊羞澀，只好放回原處，希望下次手頭綽綽有餘時能佔為己有。

我自己的預算是不超出一百元，如果去書店，這指數最多只能買兩、三本書，但在舊書堆裡，就非常可觀了。我看中 Bordas 出版社精裝本《通用百科全書》，全套 21 本，可惜被拆散零售，每冊 5 元。我過去在舊書攤斷斷續續買到幾冊，這一次也在不同角落滄海遺珠，找到「藝術卷」、「世界文學卷」和「世界歷史卷」三冊，回家放在秤上一秤，每冊 7 磅重，三冊 21 磅，只賣 15 元，一磅才七毛錢。又找到一本《世界文學百科全書》1995 年版，厚 1236 頁，資料非常齊全，超過一萬條目，魯迅、巴金、冰心、茅盾、沈從文等中國作家的出生、逝世地點和年、月、日，都詳盡列出來。

還有一本巨大的地圖集，足足半公尺高，家裡藏書中，大型地圖集超過十來種，但這一本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 1958 年版，十分珍貴，你可以找到非洲當年舊版圖，包括巴蘇陀蘭（今萊索托）、貝專納蘭（今博茨瓦納）、北羅得西亞（今贊比亞）、南羅得西亞（今津巴布韋）、尼亞薩蘭（今馬拉維）、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今坦桑尼亞）、葡屬幾內亞（今幾內亞比紹）、法屬索馬里（今吉布提）、法屬赤道非洲（今剛果、加蓬、乍得、中非），這非洲版圖裡，布基納法索仍稱上沃爾特，貝寧仍稱達荷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仍「葡屬」，黃金海岸剛改名加納，還沒有岡比亞、佛得角、厄立特里亞、赤道幾內亞、科摩羅等，許多國家仍在法蘭西共同體中「自治」。我還找到一本 1906 年版的《百科大典》，厚約 3000 頁，最少 20 磅，裡面彩色國旗不是很多，中國國旗是「龍旗」，暹羅（泰國）國旗是紅底白象，日本國旗不是白底紅膏藥，而是紅太陽光芒四射，世界地圖就更古老，亞洲版圖很簡單，越棉寮三國是法屬印度支那，你可以回到一百年前，穿越時光隧道去找尋一世紀歷史，可惜十分殘舊，買回來後必須小心修補，作為鎮樓之寶。

兩女收穫可大，她倆飢不擇食地在書堆中尋寶。大女買了十幾本法律典籍，大叫以前用百餘元買的書花冤枉錢，這裡不用十塊錢就可以購得，那本克林頓自傳《我的人生》，她以 35 元加稅買回來，如今精裝本才賣六元。她的法律案例系列，足足裝滿一大紙箱。小女瘋狂地撿拾生物化學參考書，凡舉食物學、營養學、食物檢驗、動物解剖、人體解剖、物理化學解析等，她幾乎都不放過，老伴給她吃了定心丸：別擔心錢不夠，媽媽付款，這一來又是一大箱，比起她倆，我買的不算多。

老伴也買了好幾本烹飪書，都是精裝，圖文並茂，我們一家人豐收而返，飢腸轆轆，才想起晚飯還沒吃，書的確填不飽肚子，到附近吃披薩，然後驅車送小女回西島麥大校舍；她一路上還說，要是星期四放學得早，說不定會再出來，因為是最後一天，錯過了機會就要等到明年了。回到家裡，才知道大女兒還在兒童書攤位買了五卷狄斯尼卡通錄影帶，家裡的卡通動畫片已逾五十套，她說百看不厭，不受年齡、時間限制，值得回味，雖然 DVD 光碟已經將錄影帶淘汰，她倆還是喜歡懷舊，停留在錄影帶的童年。而我，整晚對著那本巨大的 1958 年地圖集，陶醉在時光倒流的半世紀前。(第 578 篇) (2007.10.26)

文 集

何宗雄校長回憶錄《雪泥鴻爪七五年》付梓出版，有幸獲贈一冊，帶到工廠閱讀，感觸良多。

適逢 9 月 18 日是何校長 78 歲壽辰，他發請柬誠邀親友於唐人街紅寶石大酒樓聚宴，許之遠老師屆時專程從多倫多來滿地可出席壽筵。能在壽誕來臨時有新書面世，是一件多麼稱心如意的美事。

九月份詩壇有五位詩友生日：9 月 5 日黃道超（52 歲）；9 月 13 日吳永存（83 歲）；9 月 15 日汪溪鹿（81 歲）；伍兆職（79 歲）；何宗雄（78 歲），以上以實歲計算。除了何校長有新書問世之外，《伍兆職詩詞集》正在編撰中，因為有多首中詩英譯，所以必須延至明年八十大壽才能出書。鄭石泉詩翁明年 75 歲，《鄭石泉詩詞集》也在蘊釀中，相信很快就可以與讀者見面，實乃詩壇喜事也！

譚銳祥壇主於八十大壽時出版《譚銳祥詩集》，是滿地可開埠以來第一本舊體詩集，值得一記。曾習之（任歐）老師出版《紅楓片片情》一書後，一直在撰寫回憶錄，可惜今年八十大壽時未能面世，只有一本紀念冊贈送親友留念。如果每位詩友都能留下一本詩集、文集傳世，那該多好啊！

陳桂（子漢）先生逝世前，在病床前見到《子漢詩詞集》的清樣，他仙逝後，詩集隨即出版，後面附加文友、詩友們的大量悼念文章和詩詞，成了他生前身後最可貴的文字記錄。然而有些詩友、文友，遽然辭世，來不及留下遺言，交代後事，他生前的作品，就有賴親友們幫忙整理出版了。

昨天收到愛民頓曾習之老師寄來的郵包，除了有著名書法家、作曲家施世雄先生的《五十週年婚慶紀念冊》之外，還寄來了愛城京劇研習社創辦人、專欄作家王羽侯先生的遺著《王羽侯文集》全套一共五冊，是其兄長特為他逝世一週年紀念而出版的，非常珍貴，令我捧之落淚，讀之歎息。

本欄第 672 篇《瑰寶》（「華僑新報」第 970 期 2009.09.25），就是聽到王羽侯先生逝世後寫的，我與他曾經有一面之緣，可惜仍未深交，他便走了。當時我頗感悲從中來，即草擬了一副輓聯：

築臺傳戲，弘揚京劇，梨園掛帥留佳話；

化羽歸山，推廣藝文，天國封侯號大仙。

王大仙是王羽侯先生的筆名。他是在開會期間突然因腦溢血暈倒，緊急送院搶救無效，遽然辭世，享年 65 歲。《王羽侯文集》分成五冊：《不吐不快集》、《戲劇人生集》、《胡言亂語集》、《春夏秋冬集》、《人間三日天，愛城三日行》。16 開大本，印刷精美，五冊裝在一個硬書套中。

雖然他生前等不到文集出版，但在天之靈一定很欣慰看到全集面世。一位對京劇如此沉醉的藝術家，可以籌辦由梅蘭芳的兒子梅葆玖率領的京劇藝術團到愛城匯演多場，可以寫這麼多篇專欄文章，總不能默默離開這個世界，應該將他的作品彙集成書。他的兄長為他完成了遺願，值得讚譽。

多倫多詩人、《快報詩壇》主編郭逸之老詩翁於 1987 年逝世，其詩友為他出版《熹光樓詩鈔》（卷二）。由許之遠老師作序，我有一篇短文《在詩中永生》忝陪末座，附於書中。多倫多散文作家萍心也於 1987 年病逝，文友們在《快報》撰文悼念，其夫婿在她逝世十週年時將所有悼文彙編成一冊《傷逝》出版，內中收了我一篇《永遠的懷念》。有「中國的脊樑」之稱的劉賓雁於 2005 年底病逝，本欄刊登第 480 篇《雁斷》，並寄到多維新聞網發表；2006 年 8 月，明鏡出版社出版《劉賓雁紀念文集》一書，厚 639 頁，收了我一篇悼文《民主千古》。趙紫陽於 2005 年初辭世，本欄第 435 篇《定論》發表，將「鎖窗寒」悼詞放在文前，並寄多維新聞網貼上，未知是否有收進紀念文集中。

人生在世，來去匆匆，能留給後人的，只有詩文字畫。陳渥詩友的金石篆刻，應該彙集成書傳世，他的詩文、攝影作品，他的崢嶸歲月，不平凡一生，應該做個總結。像王羽侯先生一樣，為陳渥詩友出一冊紀念文集，相信

這是朋友們希望看到的最珍貴文化遺產。姚奎先生病逝後，其子嗣曾來郵，向我索取詩友們悼念其先父的詩詞文章；姚奎先生逝世已三年餘，未知紀念文集是否出版？

家中萬冊藏書中，尤以作者親筆簽名的書最珍貴。書比人長壽，辭世的朋友，贈書一直陪伴我左右，見書如見人。泰國詩友李少儒，贈書多冊，他的「詩聲從天上來」一張抽象畫成了我的《泣歌》新詩集的封面。張德潛老師 1996 年病逝，我為他老人家編印的《鴻爪留痕集》一直是我學習舊體詩的楷模。十年前本欄寫過一篇《贈書》（第 232 篇，「華僑新報」第 522 期 2001.02.23），詳細羅列文友、詩友們所饋贈的著作，十年過去了，又增加了四十多本，包括紫雲的《女人一枝花》，盧幹之宗叔的《幸福散文集》，劉能松老師的《瓊瑤閣千字文嵌聯》、余良兄的《紅色漩渦》、趙瑞蘭詩友的《蘭石集》等，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家藏萬卷，何陋之有也！未出書的詩友，請與時間賽跑，趕快將作品彙集，不能一拖再拖。這是我收到《王羽侯文集》之後的感懷，謹誌之。(第 721 篇) (2010.09.03)

書　樓

本欄十五年來曾經寫過：藏書、獵書、書房、買書、書展、書債、惜書、出書、書戀、書店、書緣、書渴、書情、書庫、好書、書味、書市、書架、贈書、書癖等；今期的題目就叫「書樓」。

1987 年，著名金石家陳渥先生曾為我刻了一方「無墨樓藏書」印章，我用此印章蓋了超過六千冊藏書。此次遊深圳時又在「金石緣」刻「無墨樓」，並在賀年卡和詩詞集上首次使用。將藏書樓稱為「無墨樓」，始於 1985 年；當時給多倫多《快報》投稿，篇末照例寫上「稿於滿地可無墨樓」，其原因是有人與我同名，為了辨別此「白墨」非彼「白墨」，我是「盧先生」而非「白先生」，才加了標籤。後來就在《快報》開了《無墨樓》新詩欄，每週一首，寫了一年餘，直至該報關閉。

來加拿大卅一年整，我的收入除了養家育女，有剩餘就拼命買書。從 1982 年在亞省愛民頓以分期付款三年買下第一套《大英百科全書》30 卷開始，到 1987 年買下中文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10 卷；從 1990 年買下《世界百科全書》22 卷，到 1993 年從中國大陸郵購《中國大百科全書》全

套 74 卷中的 35 卷；從 1997 年楓華書市書展買到《漢語大詞典》全套 13 卷，到 1999 年懷石兄從北京帶給我《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全套 20 卷；這些工具書都是我夢寐以求的無價之寶。去年「詩詞之旅」，我又有幸在香港中華書局買到《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 32 卷，這是鎮樓之寶，約六萬個條目，超過五千萬字，黑白和彩色配圖三萬幅左右，其中彩色地圖千餘幅。有這幾部巨書，我多麼希望有那麼一日，整天坐擁書城，足不出戶，躲在書房，閉關千日，「與世隔絕」，天天搜索，夜夜翻查，和書共枕，擁卷同眠。我告訴自己，什麼都不要，只要有良好的讀書環境，有足夠的時間給我自由自在的使用，沒有約會應酬，沒有外來干擾，有書為伴，我寧可粗茶淡飯，節衣縮食。



我買書的原則是，有實用價值的工具書，多貴也要買；只要內容，不求精美，有平裝本，絕不會買精裝本；小說不買，看過一遍不會再看第二遍的書不買，大量插圖而沒有文字訊息的書不買，字太大的書也不買。所以，家裡的藏書，凡是夠資格上架的，都是舉足輕重的工具書；外語辭典非常重要，除了英法之外，柬華、柬漢、中柬、中泰、華泰、暹漢、泰漢、泰英中、越漢、中越、日華、韓漢、印（尼）漢、潮汕字典等，多多益善。有份量的詩詞集、回憶錄、傳記、遊記、史料、見聞錄、札記、散文集，多少年後再翻閱，回味猶甘；政治評論之類的書，千篇一律，花多眼亂，能經得起

時間考驗的，實在不多，「馬後砲」和「事後諸葛亮」的書，不值得一讀，更遑論收藏。



書架是書樓的重要部份，要捨得買好的書架，尤其是存放又大又重的百科全書，更應該買堅固耐用的大書架，由地面直上天花板。書是天天翻查，隨手能取，所以不必另加玻璃門，將書籍變成小擺設。不同學科之分類，也要按自己個人的喜好來決定，不必跟隨圖書館學的學術性分類法。過去我的活動中心在地下室，所以重要的工具書就放在我兩部平台電腦旁邊、伸手可拿得到的地方；冬天我喜歡在暖和的臥室看書，牆上有落地大地圖陪我，又增添一部電腦在臥房中；後來我另外使用手提電腦，活動中心又逐漸轉移到客廳和飯桌，重要的典籍也就搬到客廳四個大書架和飯廳三個大書架。如今，我樓上、樓下、地庫都有電腦，都有藏書，這種感覺，令我一回到家，甘願做書呆子，不願再出門。因為每週工作五天六十多個小時，一逢週末、週日休息在家，就哪裡也不想去。

書樓是孕育靈感的溫床，翻查典籍的樂趣，讓寫作之源泉奔流不盡。你走進書店看書，會擔心到鐘關門逐客；在家讀書，可以坐在地下，倚在沙發沿，躺在床上；可以一杯在手，可以邊上網邊聊天，可以為所欲為，把書攤擺滿桌、滿地，沒有人會管你。你是書樓主人，你可以決定哪一本書應該冷藏，哪一本書可以送人，哪一本書必須補充新內容。書要不斷補充新的東西，而不是原封不動擺在書架上蒙塵埃，像郵差新送到的《中國大百科全

書》，我立即就在「高錕」條目後面，補充進「榮獲 2009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字句，又在「劉華清」條目填上逝世日期：2011 年 1 月 14 日。



作為書樓主人，你必須每天都要對書架巡禮一番，家裡二十幾個書架，你必須記得哪一本書是放在哪個書架的哪一層、哪一個角落，一有需要，就立即在最短時間內手到書來，不必書山獵冊，書海撈書。整理「藏書目錄」很重要，但由於時間有限，我這幾年都擱置，所以藏書數量也只靠估計，以十年前的六千本計算，每年增添多少本，如此類推。作為愛書人，我明白藏書有多重要，一有新書，我會以第一時間贈送圖書館。星期日那天，將《子漢詩詞集》、《鄭石泉詩集》、《白墨詩詞集》、《雪泥鴻爪七五年》、《女人一枝花》等書，拿到唐人街滿地可圖書閱覽室贈送，連同《滿城賡詠集》、《譚銳祥詩集》，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友之作品都可以在圖書閱覽室讀到。(第 746 篇) (2011.02.25)

拾 錄

前天一場大雪，將滿地可變成一座雪城。新聞報導，魁北克省東部舍布魯克下了七十公分的雪，比 2007 年 2 月 14 日情人節那天六十公分降雪量還要大，學校停課，巴士停駛，商舖關門，全市陷入癱瘓。猶憶滿地可 2008 年三八婦女節那天下了約五十公分的雪，令我們無法出席同學兒子之婚禮，我寫下第 595 篇隨筆：《雪戰》記下這場世紀大風雪，還填了「滿江紅」，有「六出成災，令墨客、難吟瑞雪。愛又恨：愛她純潔，恨她猖獗」之句，魁省政府規定每年 12 月 15 日到翌年 3 月 15 日，汽車必須使用冬天輪胎；如今三月份依然大雪紛飛，要是 3 月 15 日以後發生車禍，沒裝雪輪保險公司賠不賠？

來加拿大與雪打交道已經卅一年，再也沒有以前那麼愛雪，那麼喜歡詠雪。屋外下大雪，有整套《中國大百科全書》陪我，哪裡也不用想去，想起雪天躲在溫暖的書房中閱讀是多麼寫意的事。

我訂下閱讀計劃，先從索引看起，卻讓我有許多新的發現：這樣一部卅二卷大型工具書，竟找不到「馬英九」、「陳水扁」、「李登輝」的條目，我猜想其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如何「稱呼」；因為在「董建華」、「曾蔭權」條目中，稱他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但不能稱呼馬、陳、李為「總統」，又不能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總之就是「身份」尷尬，所以乾脆不放。「柬埔寨」條目中，只簡單寫道：「1953 年 11 月 9 日柬埔寨王國宣告獨立，1976 年改國名為民主柬埔寨，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扶植金邊政權。1993 年柬埔寨恢復君主立憲制，改稱柬埔寨王國。」把赤柬血腥統治下奪去三百萬生靈的歷史輕輕略過。這與 1999 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敢披露真相的原則截然不同；在第三卷第 347 頁「柬埔寨」條目下，詳盡描述赤柬所謂「民主柬埔寨」統治下的真實情形：「1975 年紅色高棉佔領金邊後，即將居民清離城市。其他城市的人口亦被強行遷居農村，大搞挖掘巨型灌渠和其他公共工程，以推進農業生產。悲慘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導致了全國性的飢荒和瘟疫。這些，再加上紅色高棉有計劃的消滅受過教育的人、中產階級和其他所有被視為與現政權敵對的人，到 1979 年，柬埔寨人至少死了 100 萬。」同樣，新買的這套《中國大百科全書》沒有將「波爾布特」條目放進去，而《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在「波爾布特」條目中寫道：「其極權主義政權給柬埔寨人民造成嚴

重苦難。他的極端共產主義政府強迫大批人口撤出城市，造成數百萬人死亡或流離失所，並留下了疾病和飢荒的後果。」「據估計，1975-1976 年間，他的政府造成約 200 萬人因強迫勞動、飢餓、患病、受刑或被鎮壓而死亡。」

幸好還有「劉賓雁」條目，附上彩色照片，並在後面只簡單註明：「1988 年移居美國。1989 年所任中國作協副主席職務被撤銷。」其他港台作家如劉以鬯、余光中、洛夫、陳映真等都有條目。

好友來家裡閒聊，我將周德高《我與中共和柬共》和鐵戈《逐浪湄河》借給他閱讀，並介紹他翻查《中國大百科全書》一些敏感條目的模糊解釋。敢講真話是要付出昂貴代價的，有些文章就因為有一句話而被網檢凍結，所以收到美國山菊詩友的兩首詞，其中有一首是「菩薩蠻——詠茉莉花」，我一直沒有刊登出來，就怕被卡住不放行。朋友笑道：那麼宋祖英在大型演唱會高歌一曲「茉莉花」呢？

愛城曾習之老師在電話中告知，他收到了我寄去的《鄭石泉詩集》，但扉頁上簽名是贈予「馮雁薇詩友」，看來我這糊塗蛋又再次擺烏龍，相信馮雁薇姐收到的一定是寫著「曾習之詩友」那一本。美國陳國暐老師來電話，他笑說：「我今年虛歲八十九啦！你什麼時候才能來羅省看我，今年七月份你和曾任歐先生一起過來，別租酒店，就住我家，我們可以痛快聊天。」收到何宗雄校長的詩，才知道他剛入院六天，我立即給何夫人撥電話，了解病情，希望吉人天相，何校長無恙，早日康復，我會抽空利用週日時間去南岸探望他。八五高齡的吳永存詩翁靈感奔放，創作源泉如江河翻騰不息，他剋在多倫多，還寫詩慰問詩友，令人欽佩。我收到溫州劉家驊詩兄與詩友徐西樓唱酬詩十六首，首首都是擲地有聲的佳作，因篇幅有限，只能分期摘錄刊出，劉兄之「十二生肖吟」我陸續刊載了八首，尚欠四首未有版面刊登。近幾週收到許多新加盟詩友大作，也按時間性酌情發表。

上週末與譚公在福臨門飲茶，商榷出版《滿城賡詠集》（卷二）事宜，大約在 2011 年 11 月 6 日會慶前面世。這是迎接詩會成立十二週年的一份成績表，由詩壇第 313 期到第 600 期合訂本，比卷一要厚，作者資料也增刪修改；因為沒有對外出售，像卷一那樣，絕版就沒有了，所以希望詩友們踴躍訂購。其他詩友如果欲出版個人專集，也請爭取時間籌劃，像《懷石詩詞集》、《紫雲詩詞集》、《雪梅詩詞集》、《海語詩詞集》、《唐偉濱詩詞

集》、《雷一鳴詩集》、《吳永存詩詞集》、《譚健民詩集》、《汪溪鹿詩集》等，相信上述每一位的詩都超過三百首，完全有條件結集成書。(第 748 篇) (2011.03.11)

辭　典

日前在楓華書市買到商務印書館 2008 年版《新漢西詞典》，如獲至寶。雖然買不到《西班牙語漢語詞典》，但有 25 萬條目的《拉魯斯法西、西法詞典》也足夠我自修西班牙語了。辭典這工具書，任何時候都是非常實用的，不怕會被冷藏。家裡藏書中，辭典、字典佔了主要成份，而且也是價格最貴、體積最大、地位最高的。往往為了買到一本好辭典，令我口袋常空，但面不改色，大呼：值得！

《漢語大詞典》12 卷，收詞目 37 萬條，五千餘萬字，是每天必翻查的大型工具書，可以陪我這下半輩子。《辭海》、《辭源》、《辭彙》等多種版本不下十數種，又有：《辭類》、《古漢語字典》、《常用構詞字典》、《同音近義辭典》、《同音詞詞典》、《成語大辭典》、《中華成語熟語辭海》、《漢語規範字典》、《簡明漢語義類詞典》、《漢語正序倒序辭典》、《掌故大辭典》、《二十六史典故辭典》、《古今稱謂辭典》、《萬事由來詞典》、《中國風俗文化大辭典》等。

學習語言一定要靠辭典工具書，有《英漢辭海》、《漢英大辭典》、《漢法辭典》、《法漢詞典》多種版本，還有：《柬漢詞典》、《四角號碼中柬大辭典》、《泰漢詞典》、《中泰大辭典》、《暹漢辭典》、《泰英中大辭典》、《華泰大辭典》、《漢越詞典》、《越漢辭典》、《漢老、老漢詞典》、《新印度尼西亞語漢語詞典》、《日華大辭典》、《韓漢辭典》、《馬漢辭典》等，還有《潮汕新字典》、《粵語字典》等。我還看中了楓華書市中幾本辭典：意漢、葡漢、俄漢、希漢、德漢，可惜，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找到梵文、巴利文、緬甸文辭典，我一定會上網去詢問。

在詩詞研究上，我買了兩百本多本辭書、韻書，除了大量「鑒賞辭典」之外，還有：《詩詞大辭典》、《全唐詩大辭典》、《全唐詩典故辭典》、《全宋詞典故辭典》、《唐宋詞百科大辭典》、《古詩詞典故辭典》、《唐詩名句速查鑒賞辭典》、《歷代詩詞名句大辭典》、《詩經大辭典》等。此

外還有幾本參考書：《孔子大辭典》、《毛澤東詩詞大辭典》、《郭沫若詩詞鑒賞辭典》。

家中幾套百科全書是最全、最大的辭典，終身受益無窮。《大英百科全書》30 卷，中文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10 卷，《世界百科全書》22 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全套 74 卷中的 35 卷，《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全套 20 卷（懷石兄贈送），《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 32 卷，這些工具書都是我夢寐以求的無價之寶。一套百科全書等於上百冊分類辭典，但我還是不停的買辭典，英法文的上千冊不計，只算中文版，已超過五百本，雖然有些資料已過時，但不失為時間的見證矣！



《當代國際人物辭典》多種版本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書，《世界歷史名人大辭典》、《外國人名辭典》、《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將帥辭典》、《中國軍事人物辭典》、《中國歷史人物大辭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中國戲劇家辭典》、《中國畫家大辭典》、《中國翻譯家辭典》、《世界宗教人物辭典》、《中國哲學家辭典》、《華夏婦女名人詞典》、《中國黨政軍領導人大辭典》、《歷代狀元辭典》、《外國音樂家辭典》、《現代日本名人大辭典》、《泰華名人辭典》等，都為我編寫《人物誌》提供多方面資料來源。而歷史、政治這學科方面的辭典就更重要，非買不可，主要都是英、法文居多，中文也不少，包括：《世界歷史大辭典》、《中國

歷史大辭典（上下卷）》（紫雲贈送）、《中國近現代史大典》、《中國黨史大辭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辭典》、《世界知識大辭典》、《世界政黨辭典》、《世界議會辭典》、《世界政體辭典》、《現代國際關係史辭典》、《世界外交辭典》、《文史哲百科辭典》、《二十世紀世界大事典》、《國際時事辭典》、《編年史世界大事辭典》、《社會科學辭典》、《世界戰爭大辭典》等，都是必備的典籍。

此外，各個學科領域都有辭典出版，這些年也陸續買了一些，例如：《中國旅遊文化大辭典》、《中國名勝詞典》、《世界名勝詞典》、《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詞典》、《世界地名辭典》、《外國地名語源詞典》、《地理詞典》、《中國音樂詞典》、《體育詞典》、《服裝百科詞典》、《中藥大辭典》、《中醫辭典》、《生物學詞典》、《中華第一詞典》、《中國神話傳說詞典》、《法學詞典》、《中華實用法學大辭典》、《軍事大辭典》、《哲學辭典》、《宗教辭典》、《經濟大辭典》、《電影電視大辭典》、《中國民間藝術大辭典》、《經學辭典》、《對聯大辭典》、《書畫篆刻實用辭典》、《中國歷代書畫鑒賞辭典》、《諸子百家大辭典》、《書法大辭典》、《散文辭典》、《小說辭典》、《詩歌辭典》、《中外比喻辭典》、《中國古籍辭典》、《諾貝爾獎獲獎者辭典》、《圖書館藏書分類辭典》、《歷代人物別署居處通檢辭典》、《名人別名辭典》等等。

儘管藏書逐漸被電子書籍所取代，我還是喜歡一本本拿在手上的書，特別是笨重實用的辭典！(第 784 篇) (2011.11.18)

愛　書

1996 年本欄曾經寫過《藏書》，後來陸陸續續寫過數十篇關於獵書、買書的題材。事隔廿年，雖然書籍由印刷本走向電子版，我仍未停止蒐書、購書。家裡已瀕臨「書患」，頗有人書爭位之危；書架無孔不入，由客廳到飯廳，由書房到臥房，由地庫到樓上，得寸進尺，不斷佔據每個角落。

把書佔為己有，是愛書人的通病。要佔有這本書，除了朋友相贈，主要還是採購。如今網上買書，滑鼠一點擊，兩天之內就送上門，十分方便快捷，所以，這幾年郵購成了最主要的管道。然而，由於上網購書，令書店生意難以維持，過去，滿地可英法語連鎖書店主要有 Chapters，Indigo 和

Renaud Bray，如今眼看一家又一家分店先後關門大吉，剩下的已寥寥無幾，想逛書店也不容易矣！每次放學，回家之前我一定會到聖嘉芙蓮街的 Indigo 書店流連，看到好書，若非買不可，就立即取下，生怕被別人拿走似的；若見到可買可不買的，先用手機把封面拍攝下來，或上 Amazon 掃瞄書後封底標籤，查看郵購價格。過去加幣和美元同價，網購比較合算；如今加幣下滑，如果 25 加元可以在書店買到，網購以美元結算就會漲到 30 元才能成交。每次去西島，我就一定不放過到 Fairview 購物中心對面的 Chapters 書店駐足，飽覽一番，往往也會買下一兩本，才有「不枉此行」的感覺。

最興奮的，就是到外地旅遊，逛書店是不可缺少的項目。每次到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我會安排幾天時間專門用來獵書，能買到心頭好，比吃什麼美食都更開心。老伴也會陪我全程在台北重慶南路一家又一家的瀏覽，在三民書店，我們倆買了好幾十本，那裡有郵寄服務，立即付郵寄出，一個月後就可送達家門口，拆箱之喜，猶如中獎！在香港，我每天的「必備行程」就是逛書店，三聯、商務、中華、天地、誠品、銅鑼灣，買後立即到郵局寄出。有一套五本彩色版大型《辭海》，實在捨不得托運，便放進行李中，寧可將衣服取出郵寄，也要確保這套書能陪我一起回到加拿大。

到巴黎、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波士頓、芝加哥、伯靈頓、溫哥華、多倫多、愛民頓、卡加利、渥太華、魁北克，我都不放過逛書店，買幾本書作為紀念，回到酒店，立即在書的扉頁上簽名，最重要的是寫下購書日期、地點。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將在旅途中買到的書加進藏書目錄中。也有版本和年份不同而買了兩本以上的，除了贈送女兒，也會贈與愛書的朋友。最難忘的經歷，是 1974 年剛到泰國曼谷時，於南美書局買下「中泰大辭典」，它陪我四十多年了。藏書目錄中，還有 1977 年在新加坡、吉隆坡書店買的書，以及 2008 年底在越南西貢買的越文《胡志明傳》。

女兒每次去出差或旅遊，知道我的喜好，她們會從上海、北京、羅馬、馬德里、巴黎、哥本哈根、佛蘭克福、斯德哥爾摩、雅典、哥斯達黎加、墨西哥等，寄來貼上當地郵票的明信片，還會到書店買幾本書給我，而且每本書的收據會留下來送我作紀念。每年生日、父親節、聖誕節，我收到的禮物，一定是書店的禮券卡。老伴笑我買「輸」不買「贏」，千萬不可去賭場，一定逢賭必輸！

因為大量買書，或接納許多不忍被拋棄的舊書，想再添置新書架也不容易，故每隔幾年，我就會清理一遍藏書。如今，三千多本雜誌，一直佔用我好幾個大書架；數年前曾經將上百本散文小品送出，以騰出空位放置值得收藏的書籍。我打算計劃重新整理、規劃地庫，像圖書館那樣，將兩旁頂至天花板的書架背對背並列，中間有條通道，這樣就可以再添置多幾個新書架，擴充版圖。但目前最大的顧慮，是地下室除了潮濕，還有萬一水患的隱憂，所以，好書都放在客廳、飯廳、臥房。

每逢有朋友首次到訪，我會留心觀察他們對滿屋藏書的反應。最怕聽到這句話：這麼多書，你看得完嗎？如果客人對我的書只看一眼，也不曾停留在某一本，然後把目光轉去觀賞蘭花，就可以知道我們之間沒有共同嗜好。或者有些訪客，不懂裝懂，揚言這套百科全書精裝版才賣八千多元，又不是買不起，為何買平裝本，話不投機，我就會顧左右而言其它。曾經有位詩友，一見到我的書，就像著了魔，雙腳好像被釘死在地板上，閉耳不聞，全神貫注、如飢似渴的一本又一本翻閱，愛不釋手，一直到晚飯時間，也全無知覺。臨走時借了幾本，還問我，下一次可不可以早一點來？遇到這樣愛書人，我心中大喜，總算找到知音。我對老伴說，只要觀察到訪者對藏書是「視若無睹」或「相逢恨晚」，就可洞察一二，此結論往往八九不離十矣！如果我到朋友家做客，我不會對高過人頭的巨型景德鎮大花瓶感興趣，也不去觀賞價值不菲的福祿壽三星，或擺在酒櫃中超過五十年的名貴路易十三白蘭地，我的目光會橫掃，尋覓書架，如果連一本書也沒有，則百萬豪宅也不過如此！

那天朋友在電話中問我，你不停的買書，百年之後，這些書怎麼辦？我說會留給兩女，讓她們處理，最好就是不要搬遷，將「無墨樓」變成藏書樓。女兒同聲答道：這是祖屋，我們永遠保留！(第 895 篇) (2016.0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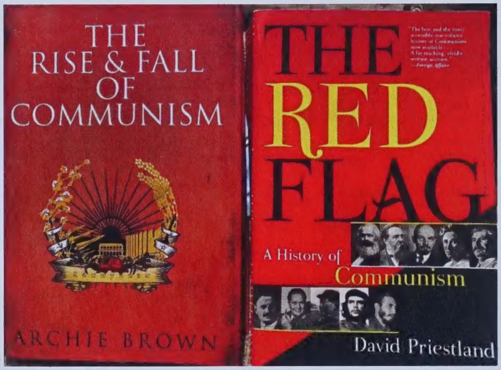
書　話

日前在唐人街楓華書市買了一套《中國通史》，共 22 冊，兩萬多頁，約兩千萬字。這套書與我家兩套藏書《中國歷史編年史》、《白話廿四史》不同，其優點是資料非常詳盡，全文字，既沒有譁眾取寵的大幅彩色插圖，也沒有胡亂添加的自以為是之評語，只是將二十五史重新編寫，尊重歷史，不刻意隱瞞、故意篡改、有意增刪、肆意砍伐，像這樣的史書，如今已經越來越難買得到了。



家裡藏書中，以歷史、政治類的書為主，詩詞類次之。歷史書籍，能買到原著，固然最好；若是今人註釋，應避免用「政治眼光」評議史料，給歷史事件「定案」，誤導後人。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不應過早下判語，千秋功過，留給後人評說。因為，我們也活在歷史中，我們也是歷史過客，百年之後，當時間將一切沉澱，事實之真相就會浮出水面，子孫後代會給我們一個公正的評價。

近年買書以英法文書籍為主，而且越來越情有獨鍾。主要原因是外文書籍給我的印象是：認真；不論是內容、立論、圖片、資料來源、註釋、索引，都非常專業，一絲不苟。有些作者為了要完成一本書，不僅僅去圖書館翻查典籍，上網搜索史料，而且還親身前往事件發生地點作調查、搜證，甚至住了一段頗長的日子，往往前後經過好幾年時間的折騰，著作才面世，相信可以傳世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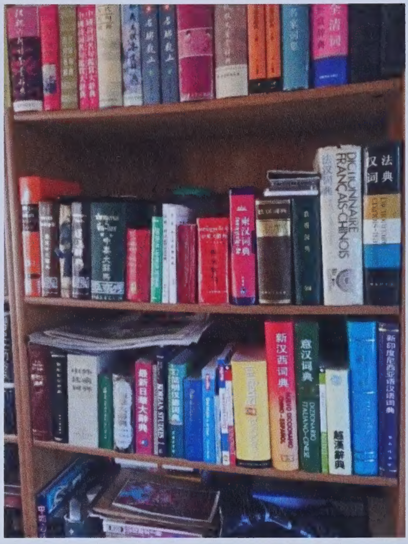
我在 Amazon 網上郵購《紅旗——共產主義的歷史》一書，厚約七百頁。作者 David Priestland 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將兩百年來共運興衰史和盤托出，由法國、德國到蘇聯、中國，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卡斯特羅、胡志明、戈爾巴喬夫，也順便提及赤柬頭子波爾布特，其分析都在還原歷史本來面目的大前提下，沒有過激的言論，沒有個人的情緒，只有大量數據、史實，讀者看完這本書，就會明白為什麼蘇聯會解體，為什麼阿爾巴尼亞這盞「歐洲明燈」會熄滅，為什麼東歐會變天，為什麼「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會反目，為什麼柬共要大規模消滅城市人口？為什麼古巴會與美國邦交，而令朝鮮成為共產主義在世界上「碩果僅存」的最後一塊「淨土」？



我還買了《華盛頓郵報》政治專欄女作家 Anne Applebaum 的兩本好書：《古拉格》和《鐵幕 1944-1956》。提起《古拉格》，就讓人想起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他為了獲得蘇聯集中營真實情況，用了十年時間採訪了 270 人，列舉了 31 種刑訊方法，完成了《古拉格群島》，該書於 1973 年在西方面世，但直到 1989 年才後才能在蘇聯流傳。1970 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四年後他被驅逐到西德後才能領獎。Anne Applebaum 的《古拉格》可以說是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續集，但由於在自由環境下寫作，內容更加具體，數據更加豐富，從 1917 年十月革命後第一個勞改營到 1939 年的大清洗，詳細繪述逮捕、押解、監獄、囚犯、逃亡、反抗的一點一滴，從 1941 年戰爭爆發到 1984 年解凍與釋放，從斯大林之死到搗毀塑像，書末還有勞改營資料統計數字，本書榮獲 2004 年普利茲著述獎。2012 年，Anne Applebaum 再次推出《鐵幕 1944-1956》，描述東歐共產主義由奪取政權、冷戰到匈牙利事件，這本《鐵幕》榮獲 2013 年麥基爾大學 Cundill 獎，相信她還會寫下冊(1957-1989)。



如果對歷史和政治書籍都有興趣的話，我向大家再推薦斯坦福大學日裔教授 Francis Fukuyama 福山義弘的兩本暢銷書：《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和《政治秩序及其衰落》(2014)。這兩本書在網上都有中譯本電子書供閱讀，但若能讀完原著就更好。福山教授從中國春秋戰國到秦漢談起，分析世界各國宗教沿革、法律演變、政權更替，見解中肯，很有見地，他的第二本書還談到阿拉伯之春和當今時局前瞻。像這樣的書，只有在言論自由的西方才能問世。政治上福山教授被認為是新保守主義者；他反對 2003 年的美伊戰爭，但曾經簽署文件，建議克林頓總統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



我買了很多「歷史上的今天」、「符號大全」和考古方面的書，不下數十本。我對每一天曾經發生過的事都感興趣，所以有關這方面的各式各樣中英法文書籍一定不會放過。「符號」涉及宗教、神話、民俗、占星、文化，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符號，能從每個不同符號中，發現不少有趣的話題，學到很多新的東西。

除了符號，另一個範疇，就是語言和文字，那可是更加廣闊的天地，不一定要全懂，只要能涉獵，知道其他語言和文字的奧妙，包括起源、支脈，其樂無窮。所以，除了柬語、泰語、寮語、越語，我還買了印尼語、馬來西亞語、緬甸語、朝鮮語、日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希伯來語和俄語等辭典(只有阿拉伯語和印度語不敢碰)，對研究外語，或多或少都有幫助，如今資訊發達，任何一種語言，都可以輕易在網上找到翻譯、書寫、讀音，但翻閱典籍的感覺，實在是任何電子書不可比擬。考古只是夢想，買了大堆書卻不敢問津；而甲骨文已經不是考古那麼簡單了，非我今世能跨進門檻，未有資格稱「涉獵」，只能在門外看看罷了。(第 897 篇) (2016.03.11)

雜　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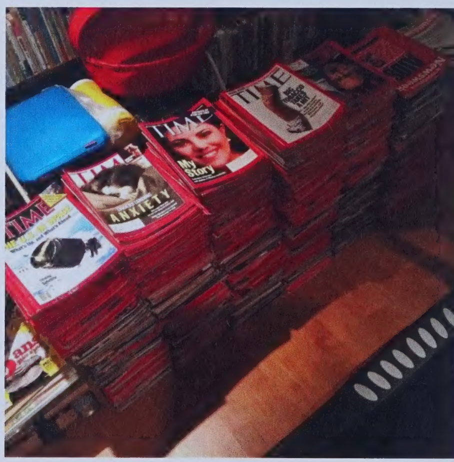
完成「無墨樓藏書目錄」後，統計雜誌是一項繁重工作，因為種類多，先要分類，然後按年份整理，絕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翻查日記，要追朔到 2008 年 9 月，當時有兩女幫忙，從後園小屋中將數十箱雜誌搬到地庫，首先從中文雜誌開始，每天拆一箱，沿牆角開始擺放；然後去買兩個七呎高的書架，將中文雜誌分門別類整齊排列。英法文雜誌就堆積如山擱在書架之間，一擱就是八年。



今年春節開始，我決定要搞英法文雜誌，除了「國家地理」、「麥克琳」只有數百本暫時不管，集中精力在數千本「時代」雜誌 Time 和「新聞週刊」Newsweek。為了節省地方，減輕厚度，首先是在不影響內容的前提下，將雜誌內頁廣告抽出，這樣一來就拋出好幾個環保車的廣告，雜誌變薄了。經過幾個星期，終於「瘦身」成功，開始分類，從最早的 1984 年開始，到 2009 年停止訂閱，中間斷斷續續曾中止，每年 52 本，大約 20 年，兩種週刊 2080 本。開車去 IKEA 瑞典傢俱公司，正好有特價雜誌盒推出，每四個賣 1.49 元，我買 80 個連稅才卅幾元。回來後老伴摺疊硬紙盒，每個可以放半年 26 本，兩盒一年，80 盒正好 20 年。用打印機打標籤，恰好小女回來，貼標籤後，她將 80 個雜誌盒整齊排列在地庫書架最上層。至於原來在最上層的數百本書「無家可歸」，我當然必須再動腦筋！



在抽出內頁廣告時，我彷彿又進入時光隧道，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雜誌上是我在亞省愛民頓的地址，老式電視機廣告，剛剛發明錄影機，1985 年，雜誌由亞省轉寄來魁省滿地可，開始有「大哥大」手提電話、汽車電話、影碟機廣告，進入九十年代，傳真機、電腦、光碟、互聯網、手機相繼面世，短短三十年，科技發明，日新月異，不敢想像當年用電話逐字逐句抄錄詩作的日子。



我用手機拍下女兒出生那一週的雜誌封面，然後傳給她留做紀念。如今，我可以輕而易舉的抽取 1989 年 5 月到 6 月間二十幾種中英文雜誌當時的報導，「911」那個星期的雜誌，還有伊拉克總統薩達姆被擒獲時，「時代」雜誌和「新聞週刊」不約而同刊出薩達姆滿臉鬍子的頭像。

而每年的「時代」風雲人物、「影響世界的 100 位名人」以及「新聞週刊」每年最後一週的「漫畫回顧」全年大事，都是有收藏價值的文獻性特輯，我會抽出放在特別雜誌盒中，另貼「紀念特輯」標籤，方便查閱。

也許有人不明白，為何對「過期」雜誌仍情有獨鍾、另眼相看？時事雜誌就像報紙，其時間性很重要，某個年代發生的重大事件，只有報章雜誌第一時間報導、表態，是真實歷史見證。當年我用錄影帶錄了十年的「新聞報導」，直到今天，仍是我每天在跑步機上翻看的珍貴紀錄片，我從舊的錄影帶中，看到九七香港回歸當天的現況直播，看到南亞海嘯的觸目驚心片斷。或許有人會說，這一切上網就可以看到，誰還去看錄影帶？當然，時間會慢慢將舊的東西淘汰，最後剩下什麼呢？



我有「九十年代」月刊 1998 年 5 月「休刊號」，有全套的「潮流」，有「解放月刊」1987 年 1 月創刊號到 1990 年 1 月改名「開放雜誌」到停刊。當年在唐人街向「光華行」書局訂購的中文雜誌不下二十種，包括：「明報月刊」、「爭鳴」、「動向」、「前哨」、「華人月刊」、「南北極」、「廣角鏡」、「鏡報月刊」、「潮流」、「百姓」半月刊、「香港文學」、「博益」、「財富」、「郵票世界」、「中報月刊」、「瞭望」、「世界知識」、「草根」、「聯合文學」、「文學家」，我還向三聯訂購「世界博覽」半月刊，澳洲文學團體寄來「漢聲」、「海外風」，還有吳永存詩翁贈我「僑協雜誌」。這些雜誌，到今天仍有其閱讀價值，我有很多文章曾在上述刊物上發表過。



辦報不易，創辦一份雜誌就更不容易。記得 2001 年 8 月，「小說故事月刊」創刊號發行，只有 20 版，主編楓丹，當時本欄第 257 篇《圓夢》就是本市唯一為該雜誌寫推介的文章，可惜只辦了幾期就夭折。2011 年 7 月，由本市文化圈主辦的「此時此刻」創刊，裡面有不少文章的作者都是我心儀的

文友，我擁有該月刊自創刊號到 2013 年 6 月最後一期共 24 本，作為歷史見證，值得永久收藏。

猶憶 1970 年 2 月，「七十年代」在香港創刊，封面是紅色的，我在柬埔寨金邊曾見過，1984 年改名為「九十年代」，我還藏有幾本「七十年代」，主編李怡在「休刊詞」寫道：「寫發刊詞似乎還是不太久之前的事，而今天卻坐下來寫休刊詞，而且這中間已經過了廿八年零三個月了。創刊時筆者還是青年，而現在則至少可以說是開始進入老年了。創刊不久交的一些朋友，那時他們還是大學生，或剛取得博士學位不久，而今天，他們中不少人已是名醫、銀行家、行政會議成員、大學教授以至大學校長了。而筆者廿八年來沒有升職，仍然每月組稿、看稿、寫稿、校稿，也去採訪，或整理談話記錄。廿八年多，都做同樣的事。」李怡的話，對辦報、辦雜誌的同道，有很大的啟發。

本來只是整理舊雜誌，竟令我觸景生情，有感而發，寫出這樣一篇隨筆來，願與各報人共勉。(第 946 篇) (2017.02.24)

書　山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韓文公這副聯句收在《增廣賢文》中，千古流傳。古今中外經書如瀚海，典籍若繁星，只知道書名多似恆河沙數，但聞說篇卷密如廣宇星辰。想征服五洲疆土易，要攀登萬丈書山難。所以，入書山尋寶，誰言滿載而歸？涉辭海覓珍，或許空帆而返。

《太平御覽》於北宋時期編寫，是保存了五代以前文獻最多的一部類書。始於宋太宗趙光義太平興二國 2 年(977 年)，歷時 6 年成書，凡 1000 卷，1690 餘種，分 55 門，各部下又分類，類下又有子目，大小類目共計 5474 類。宋太宗命人日進三卷，欲一年讀遍，謂「開卷有益，朕不以為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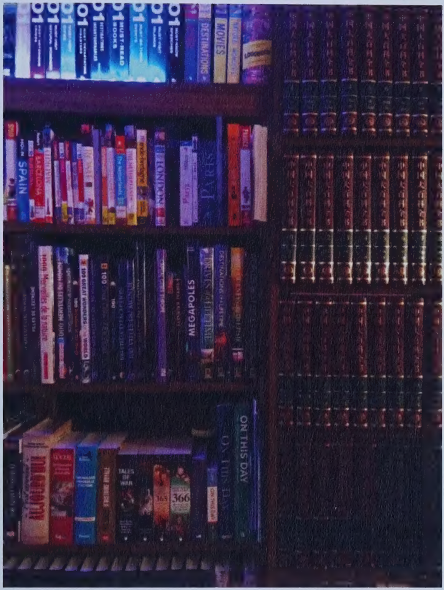
《太平廣記》是宋代小說總集，李昉等編，凡 500 卷，978 年成書，共分 92 大類，150 多小類。《冊府元龜》是宋代存世最大的著作，凡 1000 卷，總字數超過《太平御覽》一倍，共 939 萬餘字，自上古至五代，按人、事、物，分門編纂，概括十七史，現存有宋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文苑英

華》是宋代文學總集，986 年成書，凡 1000 卷，所選詩文 23000 餘首，其中收錄唐代詩人約佔九成。

《永樂大典》是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曾被《大英百科全書》稱之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編撰於明朝永樂年間(1408 年編成)，全書 22937 卷，11095 冊，約 3.7 億字，共動用朝野上下 2169 人編寫，儒臣文士 3000 多人手抄，繕寫一部，藏在北京紫禁城內文淵閣，嘉靖、隆慶年間又另抄副本一部，可惜屢遭浩劫，正本毀於明亡之際，副本大部分在清代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遭焚毀或掠走，至今僅存不足 800 卷，約佔原書 3%，曾有人猜測原書已給明世宗嘉靖皇帝殉葬於永陵。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叢書，從清朝乾隆 38 年(1773 年)開始編纂，46 年編成，歷時 9 年，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共收書 3503 種，79337 卷，36304 冊，6700 餘函，近 230 萬頁，約 9.97 億字。參與編纂、抄寫和校訂者 4168 人，僅抄寫者也多達 3800 人。共抄寫 7 部，分別藏在 7 處(內廷四閣：文津閣、文源閣、文淵閣、文溯閣，江南三閣：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 ，現今還留存 4 部，3 部在大陸，1 部在台灣，可以說，《四庫全書》是現存最大、最完善的抄書本。



很可惜，兩百年間，中國歷經動亂，《四庫全書》也飽歷滄桑，多份抄本毀於戰火中。北京圓明園文源閣本在咸豐 10 年(1860 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焚毀；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本和揚州大觀堂文匯閣本在太平天國期間被毀；杭州聖因寺文瀾閣藏書樓於 1861 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佔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後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抄，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一，於光緒 7 年(1881 年)再度存放進修復後的文瀾閣，又經過 1915-1923 年的乙卯補抄，1923-1925 年的癸亥補抄後基本已恢復舊觀。因此，《四庫全書》今天只存四套，其中文淵閣本原藏北京故宮，後經上海、南京轉運至台灣，現藏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是保存較為完好的一部；瀋陽故宮文溯閣本於 1922 年險些被賣給日本人，現藏蘭州甘肅省圖書館；(1966 年 10 月，中蘇關係緊張，為了保護《四庫全書》安全，林彪要求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秘密從瀋陽運至蘭州，藏於戈壁沙漠中。據悉，遼寧和甘肅兩省一直未能對歸還《四庫全書》，「書閣合璧」達成協議，其最終歸屬仍處爭議中)。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本於 1950 年代調撥到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書保存的版本。經過補抄恢復的文瀾閣本，現藏於杭州浙江省圖書館。歷年來台灣商務印書館、上海古籍

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香港中文大學、上海人民出版社等，都相繼出版《四庫全書》濃縮影印版本。直至 2016 年，歷時 12 年方告完成的影印版文津閣《四庫全書》，重新入藏北京故宮文淵閣，整套書用 6144 個金絲抽木盒，放到 128 個書架上，堪稱出版界的世界之最。

《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 32 卷，約 6 萬個條目，超過 5 千萬字，黑白和彩色配圖 3 萬幅左右，是「無墨樓藏書」的鎮樓之寶。《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全套 20 卷，《世界百科全書》全套 22 卷，《漢語大詞典》全套 13 卷，收詞目 37 萬條，5 千餘萬字，都是至愛的無價之寶。儘管出版物已經逐漸被互聯網淘汰中，我還是鍾情於書本，翻書的感覺，是電腦和手機遠遠無法取代的。



逛書店是我最大的樂趣，淘寶於書山中，定有所獲，泛舟於書海上，必有所得，每週購進新書，或文友贈書，第一時間將資料輸入「無墨樓藏書」目錄中。女兒告知，麥大圖書館十月份有舊書展銷會，而每週二和週四，還可以參加捐書活動，將家中不再閱讀的書捐出，既可做善事，也可騰出空間放置新書，我於是到書山撿拾，到書架「後院」尋找「打入冷宮」、隱藏於暗角的書，發覺每一本都有買下的原因，都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情，翻來翻去，一本又一本，找出來後又再放回去，折騰了老半天才找出十來本，常言道「捨得」，有捨才有得，明天再挖掘吧！或許會找到更多。(第 960 篇)(2017.07.20)

書　屋

凡是去過李敖書屋的人，都會對他十萬本藏書嘆為觀止。到訪者對他的書屋之描述十分詳盡，從每一排書架有幾格、幾層，能藏幾本書，到文物、字畫、裸女等，並以「家“圖”四壁」來形容。筆者當然沒有李敖的華麗書屋，沒有名貴書架，但已經很知足，因為每一本書都是血汗錢換來的，得來不易。所以不敢隨便買書，可無可有的書不買；只有圖片、文字極少的書不買；看過一次就不會再看的書不買。而書架也以實用價廉為首選，先考慮能否負荷笨重的工具書，美觀並不講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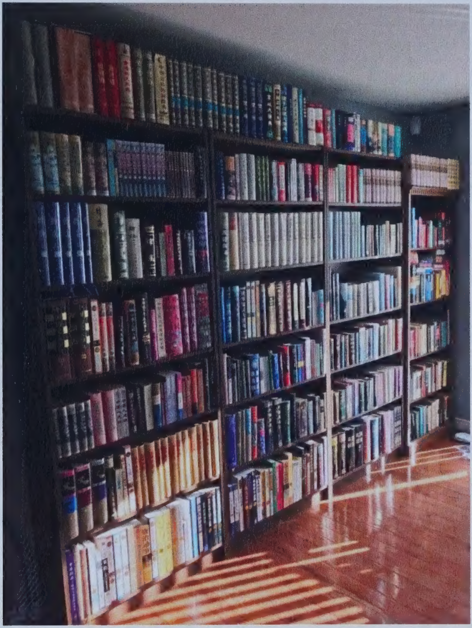
過去，為了書架有藏身之地，我每次搬家，都是書架先進屋，佔領重要位置，再搬其他傢俬。租房子以藏書為優先，客廳四壁都被書架侵占，沒有地方懸掛字畫、鏡架，那張落地的世界大地圖，只能貼在臥房。後來終於買到第一間房子，我選了地庫一個單位做我的書房和藏書室，姚奎畫家就曾經在書房為我和伍兆職詩翁畫了素描。每天放工回到家，一走進書房，心情格外舒暢，工廠的勞累都拋諸腦後。即使睡眠不足，但一坐到書桌旁，對著藏書，頓時精力充沛，倦意全消，靈感奔放。我與子漢先生就曾經在書房中長談了幾個鐘頭，並與多位詩友在斗室中吟詩覓句，擇韻填詞。



15 年前，我遷居拉娃，就開始為藏書張羅，先後買了十幾個大書架，每個七層，從客廳連接飯廳，由地板直達天花板，客廳一排書架藏的是珍貴的英法文書籍；飯廳一排書架藏的是實用的中文工具書，包括百科全書、字典、詩詞、歷史、軍事、人物、旅遊，以及語言辭典等。世界大地圖依舊是臥房的最佳牆紙，躺在床上，放眼全球，心曠神怡，老伴的烹飪書籍和我們的賀卡、相簿、日記本，都是臥房珍藏。兩女的臥室各自有自己的書架，藏書也很可觀。地庫就是我的書庫，全屋三分之二的書籍和雜誌，都藏在地庫十幾個書架。每天一大早起來，喝一杯熱檸檬水，在跑步機上做運動 45 分鐘，看一集電視劇錄影帶，然後歇息，隨手拈來好書相伴，度過悠閒的上午，再到後園給草坪澆水，修剪群花，清除雜草。洗個澡後，沖咖啡，薑汁，弄早餐，時間還未十點，天天如此。

來加拿大 38 年，賺到的錢，除了負擔家庭和兩女，我個人沒什麼嗜好，既不賭博，又不吸煙，更不流連酒吧和風月場所，也極少旅遊，唯一的開銷，就是買書。過去曾加入「每月一書」俱樂部，但那些書大都是小說，後來退出；逛書店是每週既定節目，可惜書店已越來越少。網上訂購很方便，而且價格往往比書店便宜，滑鼠一點擊，兩三天便送書到家。這幾年每次去港台，買書成了最大收獲，台北重慶南路三民書店有郵寄服務，即買即寄，不用擔心行李超重，回到加拿大不久，書也跟著到了。香港就更是購書天堂，我自己是獨行俠，商務、中華、三聯、天地、誠品，以及多家樓上書

店，都是每天行程中必去的地點，餓了就在附近用餐，填飽肚子後再逛書店。回加拿大前，一箱又一箱的去郵局投寄，有些書捨不得寄，就得將行李中的衣物取出裝箱投郵，騰出位子放書。我花了近半年時間製作《無墨樓藏書目錄》，方便索查。



或者有人質疑，如今是電子書時代，誰還會買書，既不環保，又浪費地方；幸好我不是居住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而是地廣人稀的加拿大，所以不必擔心人書爭地。我喜愛翻書的感覺，喜歡書的氣味：油墨紙張的香味。每次走進書店，我會被書味深深吸引，恨不得深呼吸，閉上眼睛，感受書的芳馨。一本書從作者一字一句創作，到結集成書，到付梓出版，終於面世，經歷過懷胎、陣痛、分娩，呱呱落地，這箇中滋味，只有寫作人能理解。珍惜每一本書的問世，是每一位搖筆桿的同道之呼籲。滿地可這麼大的城市，最後只剩下 Indigo、Chapters、Renaud-Bray 等幾間書店艱難經營，舊書攤也很難應付昂貴的租金，大型百科全書只供學校、圖書館收藏，私人訂購已難成

氣候，我不禁慨歎，未來「沒有紙張」的日子裏想買一本書也許成了奢望，家「圖」四壁將變成一書難求。



書屋中最珍貴的，是作者親自簽名的書。許之遠老師《台灣沉淪紀事詩》、《諤諤集》、《致屈原》，曾任歐老師《紅楓片片情》，黃國棟老詩翁《粵叟墨痕》，江麗珍同學《舒心隨筆》，馬新雲詩友《女人一枝花》和《紫雲清卷》，馬為義先生《非馬集》和《非馬藝術世界》，周道模先生《彩虹、落日》，余良先生《紅色漩渦》，劉伯松先生《老劉看世界》，余國堯先生《萍蹤雁影錄》，雷一鳴詩翁《勁草寒梅八五年》，何宗雄校長遺著《雪泥鴻爪七五年》，薛世祺老師遺著《花都塔影集》，陳國暐老師遺著《寒香燕詞草五百首》，劉能松老師遺著《瓊瑤閣千字文嵌聯》，路志高遺著《愛的哲學》，盧幹之宗叔遺著《幸福散文集》，陳桂詩翁遺著《子漢詩詞集》，以及譚銳祥、伍兆職、鄭石泉等詩翁的詩詞集；這些藏書超過二百本，特別是雷基磐詩翁手抄詩詞數十卷遺墨，尤屬稀珍。還有作者簽名寄贈的好書，包括李少儒、姚思、趙瑞蘭、王一洲、馬瑞祥(阿牛)、老牛、許昭華、心水(黃玉液)、婉冰、張聞山、柳軼、林子英、姚洪亮等，不勝枚舉，是書屋精華，值得銘記！



(第 1014 篇) (2018.08.02)

特　刊

昨天喜接亞省愛民頓曾任歐(習之)老師寄來他日前到加州的照片多張。89 高齡的老師與師母於 8 月 9 日飛抵加州聖荷西，出席 8 月 11 日越南邊和育德中學校友會慶祝成立 10 週年聯歡晚會，回程在溫哥華逗留四天，8 月 16 日晚上返回愛城。我與廖如真老師通了電話，分享聯歡晚宴的喜悅，慶幸兩老身體健康，旅途順利，無恙歸來，並期待明年端華同學能組團來加拿大，慶賀曾老師 90 大壽。

論功獎賞，應該為育德校友會梁德明會長記首功，能者多勞！他於 2012 年 7 月出版《邊和育德校友會成立五週年特刊》，厚 76 頁，黑白印刷；2018 年 8 月，出版《育德情》十週年紀念特刊，厚 136 頁，電腦排版，彩色印刷，收入中英越文文稿六十多篇，還附上兩百多張照片，設計精美，圖文並茂，加上梁德明師承施世雄老師的書法，無懈可擊！是一本值得收藏的文獻。我之所以要為這本特刊豎大拇指，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越南邊和育德中學自 1975 年 4 月底被政府接管後，便易名為越文「雄王學校」，中文成為外文科，每週只限上三節課，最後連校舍也被夷為平地，改建商場。43 年過去了，「育德」已成為歷史，永遠銘刻在海外華文教育史冊上。然而，儘管

學校已不復存在，但散居全球的校友，不忘初心，於十年前在梁德明的號召下，在加州創立校友會，出版中文紀念特刊。我非常欽佩這群育德學生尊師愛校的可貴精神，所以在五週年紀念特刊中，贈了一聯祝賀：

邊鑽研，邊求學，育才育愛，環球校友，育仁傳硯誼；

和為貴，和最親，德教德心，桃李精英，德業報師恩。

今年十週年紀念特刊《育德情》中，我再贈一聯申賀：

育培學子，育苗育樹，育才育性育仁義；

德化門生，德澤德風，德業德施德惠心。

家裡藏書中，特刊數量超過百本，而且大多數都有寄稿去刊登。主要分為幾大類，包括：學校校慶、社團會慶、報社社慶、年會紀念、新春特刊等，作為資料彙編、歷史見證、追溯往事，都有一定的收藏價值。摘錄部份特刊如下：《亞省愛城越南華僑聯誼會 1987 年丁卯新春特刊》、《加拿大亞省卡城越棉寮華裔聯誼會成立十週年紀念特刊(1983-1993)》、《加拿大越棉寮華人團體聯合會第一屆大會紀念特刊(1993)》、《慶祝杜寶田神父晉鐸金禧特刊(1998)》、《古壁省華僑餐館同業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1969-1999)》、《「華僑新報」創刊十週年暨發行 500 期特刊(2000)》、《加拿大魁省潮州會館慶祝新址落成紀念專輯(2000)》、《法國潮州會館第六屆會刊(2000)》、《全加華人聯會十週年 1991-2001 紀念特刊》、《蒙特利爾上海蘇浙同鄉會成立一週年紀念冊(2001)》、《加拿大魁北克省台山寧陽會館成立特刊(2003)》、《加拿大緬省越棉寮華裔協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特刊(1983-2003)》、《加拿大亞省愛城越南華僑聯誼會成立廿五週年紀念特刊(1979-2004)》、《北美嘶風——紐約詩詞學會成立紀念詩文集(2005)》、《加拿大安省柬埔寨端華中學校友會成立誌慶特刊(2005)》、《加拿大亞省卡城客屬崇正會廿週年紀念特刊(1986-2006)》、《2006 年全加華文教育會議紀念特刊》、《2007 年蒙城中華語文學校學生才藝比賽》、《中華電腦學會成立五週年紀念會刊(2007)》、《加拿大卑詩省潮州會館第九至十一屆紀念特刊(2005-2008)》、《加拿大亞省愛城越棉寮華裔敬老培英協會成立廿週年紀念特刊(2008)》、《楓華繆思藝展(超級邊界)——緬省當代加國華人美術展覽(2008)》、《魁省中華文化教育學院三十週年紀念特刊(1979-2009)》、《「華僑新報」創刊 20 年發行 1000 期紀念冊(2010)》、《加拿大越棉寮華

人團體聯合會第八屆代表大會紀念特刊(2010)》、《第三十屆世界詩大會手冊(2010)》、《加拿大安省潮州會館成立 29 週年紀念特刊(2012)》、《柬埔寨桔井中山學校 85 週年(1928-2013)紀念特刊》、《蒙城中華語文學校三十週年特刊(1983-2013)》、《加拿大安省越棉寮華人協會第 34 週年會慶紀念特輯(2013)》、《柬埔寨潮州會館轄下端華創校百年紀念特刊(1914-2014)》、《加拿大魁省潮州會館 25 週年紀念特刊(2014)》、《第三十五屆世界詩人大會手冊(2015)》、《滿地可中華天主堂百年慶典紀念(2017)》、《育德情(2008-2018)》等。還有會議記念、粵劇場刊、中秋特刊、通訊錄、徵文集等。

頃接世界藝術文化學院 World Academy of Arts and Culture 楊允達院長來函，謂世界詩人大會自 1969 年創刊迄今已歷時半個世紀，今年將出版《世界詩人大會金書》" World Congress of Peots Golden Book 1969-2018"，厚 600 頁，有中英法西班牙四種語文，其中有歷屆世界詩人大會活動的報導，值得永久收藏。我認購了 10 本，將分贈大學圖書館。今年第 38 屆世界詩人大會將於 10 月 10 日到 16 日在貴州綏陽召開，是首次在中國大陸舉辦，我因歐遊而缺席，但願明年能爭取出席。(第 1017 篇) (2018.08.23)

結　集

歐亞行蹤，美加腳印，神州台港觀光。憶越棉新馬，泰域扶桑。攜手居庸疊翠，同傘下、避雨蘇杭。情懷繫，金陵國父，汕揭家鄉。

飛航！水城擺渡，頻遊覽花都，憑弔沙場。嘆風車球塔，古堡山牆。見證英倫遲暮，盧德奧、匈捷剛強。摩斯愛，西葡藝廊，瑞士天堂。

——《鳳凰台上憶吹簫》「旅遊日記」結集

《旅遊日記》編成後，一直在聯絡張嘉先生商談出版事宜。張先生曾先後為詩會出版了兩本賡詠集和四本個人專集，信譽良好，退休後依舊熱心慈善工作，雖然我們平時很少聯繫，但彼此互相關懷和信任的情誼仍在。本來約好了在唐人街酒樓見面，剛好張先生接到醫院臨時通知，謂排期已久的白內障手術正好有空位，所以約會取消。緊接著，滿地可宣佈進入紅色警戒，見面遙遙無期。

終於，我們又聯繫上了。我將《旅遊日記》寄給張先生後，彼此通了電話，先將自己的要求提出來：精裝本，硬皮封面，一千多張旅遊照片全部彩色印刷；由於厚八百餘頁，所以在裝釘方面一定要嚴格把關，不能像大陸一些劣質書籍，買回來一打開就裂成兩半，還未開始讀書就先要補書。張先生很瞭解我的顧慮，還提出要用 140 磅的高級紙張，以保證彩色圖片質量，並答應一起去印刷廠，親自參觀印刷過程，特別是成書後厚如字典的裝釘步驟，這是整個流程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我們彼此交換了意見，也洽商書本尺寸、印刷數量、價錢和付款方式等問題。我坦言，由於不是為了出售，所以沒有賣書的打算，更不會為了收回成本而標價。因為這是我和家人的旅遊實錄，是留給兩女的紀念品，裡面有珍貴的照片、每日行程詳錄，還有 240 首詩詞加插其間；每一篇遊記，都記載著我們攜手走過的地方，每個景點，都有我們留下的腳印，這是人生縮影，是歷史見證。

一書在手，環遊世界，就像翻看相片簿，查閱日記本，觀賞紀錄片，往事一幕幕映入眼簾，這種感覺，只有親歷其境的人才能感受到。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設計封面、編製目錄、撰寫序文。我把這個喜訊告知女兒，並希望小女能幫我設計該書封面，很簡單的構思，就是一個圓圓的世界地圖，圓圈中是我們旅途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照片剪貼，我將幾本用地圖作為封面的旅遊書籍找了出來給小女參考，她一口答應，並很興奮的對我說：這出書所有費用由我們姐妹倆負責，就當作送給老爸的聖誕節禮物。我說出昂貴書價，她說一點也不貴，只要有質量保證，有紀念價值，就是無價！

憧憬著新書面世的喜悅，就像十年前《白墨詩詞集》剛出版，我從張嘉先生手中接過詩集，一股激動的暖流湧上心頭。當時是急著要拿去台灣出席第卅屆世界詩人大會時派發，所以很匆忙，在不到十天的時間內問世，11 月 25 日拿到書，11 月 27 日就飛台北，如今回首，恍若昨天。這十年過去了，我的旅遊詩成了遊記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亦詩文亦圖片，一想到厚厚的遊記像新生嬰兒即將降世，心情既興奮也緊張，昨夜竟失眠了。因為，我雖然寫了二十多年的《麗璧軒隨筆》專欄，結集出書對我來說是一件遙遠的事，有不少人都提到為我出書，我明白箇中道理，也從來沒有一絲幻想，事實證明，要為新書催生，必須自己親力親為。

反對出書的人是越來越多，他們主張電子書，網上閱讀，不必手捧笨重的典籍，還要騰出空間購置書架藏書。我被視為是食古不化的老頑固，除了郵寄賀年卡，就是買書，若干年後，這些都會被淘汰的。就讓我繼續守舊吧！也許，將來圖書館只有電子書，不再藏紙版書了，這樣一來，我今天出版的《旅遊日記》成了孤本絕版，甚至是出土文物呢！想到這裡，我就「自我感覺良好」起來。

擺在眼前最大的問題，應該是郵費。我曾經將許之遠老師回憶錄《翻騰年代的經歷》拿到郵局投寄，海郵寄歐洲 25 元，空郵寄溫哥華 21 元。我空郵寄了一卷只有幾百克的畫筒去歐洲，郵費竟高達 81 元，的確貴得離譜。再者，送書也大有學問，「送給誰」本身就是個難題，不宜隨便送人，要有選擇性的送給愛書人，我在《出書》一文中曾詳細闡述。不管怎樣，先把孩子生下來再說。以後陸續出版《麗璧軒隨筆》叢書系列，就不再是送人的非賣品，而是明碼實價擺在書店出售的讀物。

至於我的書是否能流傳於世，那可不是自己能掌控的事。君不見中華古典詩詞千千萬萬首，能傳到今天的，也只是恆河沙數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絕大多數都煙消雲散了。還記得有位詩友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寫作是我的興趣，特別在黃昏歲月，寫作可以消磨很多時間，也可以抒發心中情感。能自娛已是很大得著。加上能成為加拿大滿地可詩壇一份子，作品能互相交流欣賞，已屬萬幸。出書，留待有真材實料的學者吧！莫剩餘灰擾後人。」我的書是否「餘灰擾後人」？尚無可知也！但至少可以肯定，我的兩個女兒會珍藏，並為了能明白內文，會想辦法翻譯成英法文閱讀。(第 1127 篇) (2020.12.10)

文 庫

端華文集留書庫，嘆咫尺、天涯路。萬里關山雖不遇，紙前傾吐，墨中流露，點滴真情訴。

湄江共校風雲度，柬域同窗劫災赴。撰寫高棉亡國賦，死城追憶，鬼門回顧，化作千千句。

——《青玉案》詠「端華同學文集」

元旦前兩天，接到黃春暉兄的電郵，告知他的父親黃伯華先生於 12 月 10 日因突發腦梗，在廣州黃埔區老人院去世。噩耗傳來，令我哽咽，萬千愁緒，湧上心頭。黃伯華先生就是《廣州老伯在多倫多》網頁創辦人，我與他因為稿件往來而結識，還曾經與聞山兄一起主持過該網站一段時間。2008 年和 2010 年，曾兩次赴廣州與他相會，大家還和許之遠老師一起兩度共餐，留下幾張照片和難忘的回憶。

《廣州老伯在多倫多》網頁，除了刊登黃伯華先生的「多倫多遊記」，還刊登多位業餘寫作者的文章，曾經好長一段時間，《麗璧軒隨筆》和每期《詩壇》都在該網頁上轉載，又邀請到幾位同學在上面發表文章。子漢先生逝世時，黃先生特地製作悼念特輯，並連載子漢詩詞集多個月。紫雲《女人一枝花》數十篇文章也在該網頁刊登。我的《探親之旅》、《詩詞之旅》都是在旅途中每天不中斷的將最新日誌寄去發表。版主還向眾作者邀稿，極力推出《白墨傳奇》欄目，令我汗顏，無地自容。可惜，黃伯華先生眼疾越來越嚴重，《廣州老伯在多倫多》無法維持，最終宣佈關閉。

由於我曾經主持過網站幾個月，很多同學的稿件都經我貼上，所以原件還一直儲存在我的電腦中。日前收到溫尼辟陳黛黛同學寄來幾篇回憶錄，將赤柬暴政下的悲慘往事公諸於世，我在《無墨樓・麗璧軒》博客上轉載，反響很大，令我想起幾位同學儲存在電腦中的舊稿，於是萌生一個念頭：廣州老伯未完成的遺願，就讓我來完成吧！記得當時有江麗珍的《舒心漫筆》、蔡麗華的《凡人俗筆》、林新儀的《老兵新傳》等，於是，我向十幾位老同學寄出邀稿信，並製作《端華同學文集》專輯，除了原有的十二個「詩詞集」，再加上「文集」，時間積累下來，就將成為「端華同學文庫」了。

我在給同學的邀稿信中寫道：「十幾年前出版《端華文集》的夢想付之東流，的確可惜，如今有了網頁，將多年來失散的文稿歸納，這是一份留給

後代的寶貴遺產，是千秋功業，意義深遠。拿出道德勇氣來，將真相揭開，為歷史作證，必能傳世。任何同學，只要能寫，歡迎把作品寄來。」

江麗珍於 2017 年出版《舒心漫筆》一書後，這些年陸續有新作，我有幸先讀為快，並轉寄溫尼辟《緬省越棉寮華報》和愛民頓《光華報》，將儲存在電腦中的近三十篇遊記，輯成《江麗珍文集》。手頭上有蔡麗華文章近三十篇，她說所有文章都在電腦中，而她一直住在華盛頓特區女兒寓所，等回紐約家中才能找到更多的舊稿。林新儀寄給我的電郵中，有稿件二十多篇。我儲存林成輝、鄭懷國、陳黛黛、翁開順的稿件不多，其他幾位同學：蔡琴華、許懷嬌、黃健生、黃金珍、林俊杰等，還在催稿中。

同學之中，只有姚洪亮兄有「部落格」，他自己說不喜歡稱 Blog 為博客，寧可稱「部落格」；我到《隨意窩》「姚洪亮(老友)BLOG」瀏覽，找到了他的文章近六十篇，每一篇題目都是平仄講究的七言詩句，是《姚洪亮文集》的一大特色。而且這些文章都是 2006 到 2008 年的舊作，萬一網頁關閉，就會消失。我自己的網頁是付費的，絕對不會有廣告來騷擾，完全自由。可惜的是，谷歌網頁在中國大陸無法打開，所以，林新儀未必能看到他的文集。據說，有些大陸詩友，一打開微信看我的《無墨樓・麗璧軒》，幾秒鐘後畫面就消失了。我說，你是在加拿大，不是在中國，怎麼也被監控了？

《端華同學文集》的特色，是活生生的回憶，絕無虛構或閉門造車，也絕不會堆砌辭藻，無病呻吟；他們的文筆，雖然沒有專業作家的精雕細琢、佈局嚴謹，也不需引經據典、麗句滿篇，而是深入淺出，樸實無華，從小處自然落墨，點滴寫真，讀後感人肺腑，刻骨銘心。像陳黛黛的《死裏逃生》、《死別》，一字一淚，讀之斷腸。這麼好的文章，不需要修飾，僅一個「真」字就夠了！

我經常在想，當年如果《端華文集》成書出版，108 位同學，每人一篇，不出售，只讓同學認購，幾百頁厚，藏在圖書館，留給後人，是件多麼完美的雅事；可惜事與願違，計劃泡湯了，吸取教訓，如今網上發表，也算彌補。我這段日子，每天除了轉貼姚洪亮的《有此「疫」說》和同學們的「跋題詩作」，其餘的時間，都為《端華同學文集》在電腦前伏案，早起晚睡，廢寢忘食，實指望柬埔寨 1975-1979 年那段黑暗日子能有文字留下來。

控訴、聲討，但不涉及個人隱私，以良心寫作，必能文以載道。凡是對強權歌功頌德的文稿，一旦發現，會第一時間抽掉，絕不能讓流毒貽害後人，也希望同學們幫忙監督，以杜絕後患。至於《無墨樓‧麗璧軒》博客能辦多久？只要谷歌未倒閉，只要我還能寫專欄，只要同學的筆未擱下，相信《端華同學文集》應該能保存好些年吧。沒有誰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就像去年的今天，還不會有人相信 COVID-19 新冠病毒在全球爆發。不管怎樣，作為端華同學，我為有這群能寫詩繪畫、能撰稿著書的同窗而豎大拇指，引以為榮！(第 1134 篇) (2021.01.28)

書　夢

奔波走遍天涯路，踏萬里、觀朝暮。歷盡滄桑衷曲訴，千篇隨錄，一生傾吐，難把春留住。

心中麗璧常思悟，無墨樓頭鑽書庫。看慣人間風雨度，彙詩裝冊，集文成賦，筆下情流露。

——《青玉案》書夢

收到澳洲作家心水兄來函，告知其長篇小說「《怒海驚魂》一書已完成英譯，正在由剛高中畢業的外孫女協助校對。等校對完畢，在新加坡工作的三兒子將協助尋找英文出版社。」又透露「雜文集《散沙族群》(約十三萬字) 已編輯好，等疫情消失後再出版。這將是第十三部出版的著作。」

心水兄還附來十四冊書封面，其中兩本是再版，包括長篇小說與詩集各兩本、散文集與微型小說集每類四冊、以及尚未出版之雜文集一部。這十四冊中除了自購《沉城驚夢》，其餘八冊獲贈。

來函中，心水兄語重心長的寫道：「您的著作極豐，散文、詩詞等作品名聞遐邇，至今我的無相書齋，書櫃中仍沒有尊著？寒舍十二公里內的六家公立圖書館及中文新金山圖書館，也無尊著可供讀者借閱。」「曾建議吾兄抽空編輯整理成書，到臺灣秀威公司出版。作者只要以訂價的六折優惠，回購三百本即可。自己校對可減少錯字。請再考慮我衷心的建議，讓中外圖書館及澳洲首都國家圖書館的書庫，留存您的心血著作。」「期待能收到大作書冊，將代寄首都及墨爾本圖書館」。

收到電郵後，我的思潮起伏，浮想聯翩。這些年，文友、詩友、同學紛紛先後出書，寄贈之書數量不下百本，他們都與心水兄一樣，希望我能將《麗璧軒隨筆》中千餘篇文章分門別類，結集成書，早日彙編出版。然而，事與願違，諸多阻撓，書夢難圓；雖然早已退休，日子仍然忙碌不堪，分身乏術，很多書稿都擱置一旁，堆積如山。早在去年七月，心水兄就為我出書的事操心，幫忙聯絡臺灣秀威出版社編輯部主管，而我一直猶豫不決，舉棋未定，後來由於《攜手同遊》旅遊日記收編太厚，超過 850 頁，彩色照片逾千幀，不符合秀威公司的要求，最終唯有求助於張嘉先生在滿地可付印，但又適值政府執行宵禁封城等嚴厲措施，原計劃再次拖延，甚至有「胎死腹中」的預兆。

近日長女為我聯絡一位魁北克老外出版商，他在中國大陸有分公司生意，答應將《攜手同遊》旅遊日記交給大陸專業人士負責重新排版，統一紙張尺寸，並設計該書封面，如果進行順利，便可成書。兩女說這本《攜手同遊》是作為明年結婚 40 週年紀念冊，所以一定要盡善盡美，不能馬虎。

真是夜長夢多，好事多磨，我知道急也急不來，一切順其自然。朋友勸我要接受電子書的時代新潮流，紙版書已瀕臨淘汰邊緣，就像寄賀年卡已逐漸被電郵取代，新事物的歷史車輪正無情的滾滾而來，摧枯拉朽，勢不可擋，我還熱衷於網上購書郵寄到家，人家已下載數以百千計的電子書在平板電腦和手機上閱讀。一部 38 卷 42 冊的《大辭海》，在「京東」售價是 3780 元人民幣，僅運費到加拿大就已是書價的好幾倍，如果能下載電子書，既不必騰出書架來放置，還可方便索查。但我的腦筋始終扭轉不過來，仍然認為「翻」書比較親切和實在，一書在手的感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子漢(陳桂)先生逝世 14 週年之際，我想起 2007 年 1 月 30 日到多倫多見他最後一面時，他告知將所有藏書都贈我，並囑咐我去其家中將書架上的書運回滿地可，當時我拿了 31 本；同年 7 月 15 日，我再到多倫多，在張清姻兄家的車庫裏又搬走了陳桂先生留給我的 80 本書，包括 25 冊《全唐書》。兩次一共 111 本，子漢先生曾在電話中說過：「我買的書都沒有簽名，因為將來我走後這些書都將送給你。」我立即打斷他的話：「陳先生，不許說不吉利的話。您一定會長命百歲！」如今，每次我翻開嶄新的《辭海》、《辭源》、《辭彙》，或查閱厚 1150 頁的《中華韻典》、1565 頁厚的《元曲鑒

賞辭典》，高高瘦瘦的子漢先生彷彿就在我身旁，這個印象，在我有生之年會一直留在腦海。

感謝為我出書之事盡心盡力的心水兄，我會抽空將專欄分類，每百篇成冊，應該有十冊，再細心校對，然後寄給秀威公司出版。這也將是繼《白墨詩詞集》以後，首次出版文集。我主編詩壇多年，為他人做嫁衣裳，輪到自己「出嫁」，束手無策，不知取捨，正所謂「敝帚自珍」，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如果有一位眼光獨到的高人給我指點迷津，引領我走出千篇隨筆迷宮，事半功倍矣。

牛年萬事亨通，丑歲雙贏得利，積極期望，樂觀預測，夢想成真。除了疫情減緩，也包括百業復興，民安國泰。這可是牛年大事，相對而言，出書之事，小菜一碟罷了。想起還有很多著作等身的詩友、文友，他們不急於出版個人專集，並不影響他們的豐碩成就。想到這裏，就心安理得也。

「書比人長壽」， 看到家裡藏書中，何宗雄《雪泥鴻爪七五年》、《子漢詩詞集》、《鄭石泉詩詞集》、陳國暲《寒香燕詞草五百首》等遺著，感慨萬千。寫到此，剛好小婿來拉娃，送了兩大袋書籍和郵票、明信片給我，是他伯父的遺物，我手捧胡熾銘姻親遺贈的好書，包括《塵封的珍書異刊》、《故紙遺音》、《解讀晚清明信片》等，睹冊思人，熱淚盈眶，不能再寫下去了。(第 1138 篇) (2021.02.25)

書 典

藏書萬卷樂無爭，至愛價連城。開心捧讀尋稀寶，這才是、寫意人生。訪古神遊史籍，吟風醉詠詩聲。

金銀滿屋不留名，屈指卌年情。節衣省食千堆紙，汗牛壓、充棟誰評？歲月匆匆來去，文章諤諤言行。

——《風入松》書緣

疫情期間，沒有出外旅遊，沒有上館子用餐，沒有逛商場購物，唯一改不了的嗜好，就是買書。而且由於網購十分方便，在網上瀏覽，一遇到自己喜歡的書，二話沒說，手指一刷，一點擊，就迅速成交，不過幾天時間，書就送上門來。所以，這一年來收獲頗豐，買到的好書，數量也很可觀。還托

國內朋友幫我到處搜書，列了本購書清單，只要是有保存價值的，就毫不猶疑全蒐羅下來。

家裡藏書中，以百科全書為最珍貴。2010 年在香港以 9200 港元買到的 2009 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32 冊，是鎮樓之寶。《不列顛百科全書》20 冊、《拉魯斯百科全書》10 冊、《世界百科全書》22 冊、《大美百科全書》30 冊、《大辭海》全套 38 卷 42 冊等都是我的至愛。《漢語大詞典》12 卷、《漢語大字典》8 卷、《辭海》、《辭源》、《辭彙》等工具書，陪我度過漫長的禁足宅家日子。

數之不清的鑒賞辭典，估計不少於 150 冊，包括：詩經、楚辭、千家詩、唐詩、宋詞、元曲、散曲、戲曲、名賦、名聯、明清詩、小說、散文、古文、典故、成語、名著、名句、諸子百家等。而《全唐詩》、《全宋詞》、《全清詞》等，都是非常齊全的詩詞典籍。還有韻書、詞譜、歷代名家詩詞選集、歷朝古籍考釋、詩詞名句索引、民間傳說、神話、鬼怪神秘文化、民族風俗禁忌等。

歷史書籍佔最大的比例，我每次逛書店，買得最多的，都是政局、歷史、人物。我在香港商務印書館買的《二十四史》，後來又陸續補充了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和有關的注釋、譯本、典故等各式各樣的不同版本。《中國歷史百科全書》12 卷，包羅萬有，非常詳盡。蔣介石下令台灣三軍大學編著的《中國歷代戰爭史》18 冊，歷時 16 年完成，上自周朝，下至清末太平天國，前後 4600 餘年。一戰和二戰資料，主要是英文書籍，後來也買了不少中文譯本。歷史人物傳記，我買到加拿大歷史名人全套 15 卷，朔自 1000 年到 1930 年，每卷 1400 頁厚，全套超過二萬頁，是拉娃大學出版，十分有收藏價值。還有編年史、歷史年鑑、歷史大事錄、歷史上的今天、古今上下五千年、歷史知識 2000 問、劍橋史書、哈佛史書、考古大全、世界文明大系、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民族語言文字總覽等書。

世界文學名著譯本全套，世界名畫鑒賞、名人書法字畫、世界各國紙幣大全、世界各國郵票、世界紅酒品評、咖啡品鑒、威士忌寶典、世界品牌詳解。我先後搜羅了 1000 系列，總共 50 多本，包括一千本必讀的書籍、一千處必遊之地方、一千幅必看的名畫、一千部必看的影片。朋友笑我買書的目的只是藏書，我出示多本用筆註解、畫線、翻譯的《大英百科全書》，證明

從第一頁開始到第九千多頁，每一卷都用黃、紅、藍、黑筆在條目下做標籤，因為當時我正在編寫《人物生歿錄》。

退休後這幾年喜歡旅遊，所以刻意買了很多攻略，包括 DK(Dorling Kindersley)和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旅遊指南，連一些也許這輩子都沒有機會去的非洲國家也不放過，算起來足足超過三百本，有的是一國一本，有的是一個城市幾本。兩女每次決定去哪一個國家，我就會到書店買那個國家的旅遊書給她們，如：哥斯達黎加、以色列、摩洛哥、希臘、葡萄牙、捷克、澳洲、紐西蘭、墨西哥、古巴，或美國某個州某個城鎮，靠這些指南，他們會先做功課，安排每天活動行程。

我買書很雜，只要能滿足求知慾，我就不加思索的想佔有，因此，三十幾個書架都被塞滿，新書必須放在牆角、床沿、書桌下、地下。而為了學習，我買了很多進修語言的工具書，除了英法語各式各類大大小小辭典，還買了日文、韓文、柬文、寮文、泰文、越文等辭典，過去還沒有互聯網，為了翻查某個外語生詞，我增添了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印尼文、馬來文字典，當然還有在舊書攤買到的英語希伯來語字典、葡萄牙語英語字典和俄語英語字典，相信我沒有機會去翻查。

都說人生苦短，隨著年歲增加，很多朋友開始擔心他們百年之後如何處理身後遺物，他們問我：你這麼多書，準備送給圖書館，還是有誰肯繼承？我說目前還沒有任何打算，因為我狂言自己必須活到三位數字。儘管現在七十未到，已經各藥纏身，但我還是自我感覺良好，每天清晨六點鐘起床，晚上十二點才休息，時間總是不夠用，要抽空看很多書，要寫稿、組稿、編稿，要搜集資料，要挑選文章準備出書，還要列出提綱撰寫回憶錄，哪有時間去想百年後的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的書會與老伴一樣，陪伴我度過快樂晚年。就因為有這些書，我才覺得踏實，才感到活得有意思。我不敢想像，家裡連一本書也沒有，這日子該怎麼過？剛與朋友聊到書，有所啟發，寫下此文。(第 1143 篇) (2021.04.08)

笑 談

痛飲悲歌詠激流，淚水盈眸，淚雨沉舟。開懷一笑解千愁，醉裡聲柔，醉後詞悠。

自古多情怕說仇，恩愛何求，恩怨難休。隨緣知足樂無憂，坐擁書樓，坐憶歐遊。

——《一翦梅》笑談



今年五月份在 Canadian Tulip Festival 網上訂購 60 粒鬱金香球莖，等了足足四個月，才獲通知，已經從荷蘭運抵加拿大，直到上週終於送達。詳細觀看「如何種植鬱金香」的視頻，隨即去買有機土壤、牛糞和羊糞回來，昨天動工。在屋前新鋪草坪，有一塊空地，用鏟子挖掘一道鴻溝，倒入牛糞，再將鬱金香球莖埋下，鋪蓋黑土，最後是澆水。整個種花過程中，我領悟到一句話：「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原來還真有那麼回事，頓時發出內心的微笑，越想越有趣，竟然開懷大笑。

《三國演義》開篇有楊慎「臨江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岳飛《滿江紅》：「壯士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笑談」是相對的，前者談笑風雲變幻，後者笑談血肉紛飛。

記不起最後一次捧腹大笑是什麼時候的事。且摘錄古人談笑詩詞，與諸君分享。庾信：「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杜牧：「相逢好大笑，除此總雲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白居易：「隨富隨貧且

歡樂，不開口笑是癡人。」岑參：「心知別君後，開口笑應稀。」蘇軾：「春來六十日，笑口幾回開。」黃庭堅：「笑口須開，幾度中秋見月來。」陸游：「人生敗意無窮達，莫厭相逢笑口開。」「一月得笑才四五，十事敗意常八九。」張炎：「一笑難逢，四愁休賦，任我雲邊宿。」「登臨試開笑口，看垂垂短髮，破帽休飄。」范成大：「九十韶光天不靳，人間笑口自難開。」王安石：「語罷每開歡笑口，詩來仍掉苦吟頭。」元好問：「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王惲：「一笑相逢且開口。」王夫之：「愁眉恥為生緣鎖，笑口難於死地開。」



巧笑(歐陽修：妾解輕歌並巧笑)，花笑(張先：免有花愁花笑)，喧笑(柳永：引遊人，競來喧笑)，買笑(柳永：當美景、追歡買笑)，輕笑(張先：多媚生輕笑)，歌笑(柳永：往昔曾迷歌笑)，嘻笑怒罵，破涕為笑，一笑置之，笑臉相迎，相逢一笑泯恩仇，笑妍嬌媚，笑容可掬，凝眸淺笑，輕顰淺笑，低頭淺笑，微微一笑，桃花含笑，笑若春風，嫣然一笑，莞爾一笑，淡然一笑，笑靨如花，回眸一笑百媚生，柳顰梅笑，博君一笑，一笑傾城，千金一笑，笑嬪破國，笑恰歡歌，笑歌戲舞，笑筵歌席，談笑用兵，笑語指麾，笑看紅塵，笑傲江湖，眉開眼笑，言笑晏晏，笑言自若，談笑自若，笑罵由人，含笑九泉，笑容滿面，笑逐顏開，眉語目笑，盈盈欲笑，喜笑盈腮，笑與抃會，欣喜笑忻，語笑喧闐，笑不可支，哄堂大笑，呵呵直笑，笑青吟翠，花開笑笑，笑悅心扉，笑紋顯露，笑痕猶在，笑聲雷響，笑音震耳，笑

暈波動，笑影迷離，笑浪滾滾，笑語訇訇，笑語喧嘩，笑聲清脆，盡情歡笑，縱聲大笑，笑聲朗朗，嘎嘎狂笑，面帶笑意，笑貌，笑顏，笑態，笑頷，笑模笑樣，笑模滋兒，買笑追歡，鵲笑鳩舞，靈談鬼笑，刺耳怪笑，千古笑端，乞賜笑留，還祈笑納，可笑，笑之以鼻，嘿嘿冷笑，竊竊而笑，格格暗笑，強顏歡笑，淒然苦笑，啞然一笑，說笑，傻笑，憨笑，狂笑，玩笑，笑罵，笑喚，拍手歡笑，笑話奇談，笑劇，笑課，笑樂院本，笑書彙集，笑林淵藪，笑海蒐羅，笑耍頭回，倚門賣笑，掩口偷笑，脅肩諂笑，笑面老虎，笑裏藏刀，幼稚可笑，貽笑大方，傳為笑柄，笑刺，笑資，笑端，笑點，笑料百出，成為笑具，哭笑無常，啼笑皆非，嘻皮笑臉，諧談笑語，趣言諧笑，謔笑科諢，謔浪笑傲，恥笑，獰笑，奸笑，訕笑，嘲笑，譏笑，嗤笑，逗笑，笑戲，笑鬨，笑譁，笑毀，笑剹，笑誚，笑謔，賤笑，笑噱，取笑，皮笑肉不笑，笑貧不笑娼，不苟言笑，(包拯)笑比河清，笑侮，笑效，笑(酒)窩，笑悼(可笑又可哀)，牡丹笑散不花，笑粲(發笑)，笑嗔(含笑嗔怪)，笑嘆，笑氣，誤食笑菌，笑疾(笑之不止)，笑脫頤(下巴)，笑場(戲曲藝人在演唱時失笑)，玉女投壺笑電，笑雷(笑語而施威嚴之教)，菊花之別名笑靨金。

「人逢喜事精神爽」，知足常樂，逍遙自在；心曠神怡，眉開眼笑。顯然，蒐羅「笑」字總比「哭」字要好得多。王維：「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錢謙益：「執杯持耳休辭醉，笑口難逢正月圓。」寫詩的朋友，常喜用「愁」字，辛棄疾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好友強烈反對愁雲慘霧、悲風淒雨，被這些負能量所感染，會令人情緒低沉，精神消極。

喜接馮雁薇姐寄來八闋詞，配上八張照片，都是充滿正能量的家庭歡聚珍藏記錄，值得瀏覽。時間過得真快，兩年前「三慶」的美好記憶猶如昨日，下週《華僑新報》將迎來第 1600 期，《詩壇第 995 期》將推出紀念特輯，謹填一闋《蝶戀花》拋磚引玉，敬希諸君寄來大作，共慶佳期。(第 1170 篇) (2021.10.14)

同　樂

一千六百金期始，秋楓染紅山水。好景如詩，錦程若畫，憧憬明天真美。初心可比。正皓月高懸，疾風狂起。回首前塵，疫情來去等閒矣！

當年宏願繫此。瞬間逾卅載，聲譽遐邇。激濁揚清，振聾發聵，喉舌全憑薄紙。口碑萬里。讚筆陣精英，韻壇君子。默默耕耘，必名留報史。

——《齊天樂》「華僑新報」一千六百期誌慶


華僑新報

Special report

三十而立從頭越

《華僑新報》出版1500期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20週年
《詩壇》出版900期

三慶聯歡晚餐會成功舉行

Page 38 • Le 26 Décembre 2019 •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今期《華僑新報》第 1600 期，星期四報紙面世時，正好是農曆九月十六日，1600 是「16」加 00，明月高懸，金風送爽，好兆頭也！還記得 100 個星期前，《華僑新報》第 1500 期、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 20 週年、《詩壇》第 900 期，「三慶」聯歡晚會在紅寶石大酒樓舉行，筵開 27 席，是唐人街在疫情前最後一次大型聚餐活動，兩年過去了，像這樣的酒會因人數限制，再也無法舉辦。

為了慶祝《華僑新報》第 1600 期，我於上週向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全體會員徵稿，以便推出《祝賀「華僑新報」1600 期紀念特輯》，邀稿信發出後，最先寄來賀詩的，是遠居溫哥華的李永洪，他傳來兩首七絕鶴頂格藏頭詩，隨後陸續收到有：溫莎馮雁薇姐的七律鶴頂格，多倫多左永強兄的七絕，滿地可唐偉濱的七絕，法國巴黎許懷嬌的七絕，溫哥華李錦榮兄的七律，滿地可林明兄的七律，多倫多張聞山兄的七絕，滿地可李俊豪兄的鶴頂格七律，香港黃耀梓兄的「菩薩蠻」，法國科爾馬高鴻泉兄的「蝶戀花」，法國巴黎姚洪亮兄的「慶春時」，而次韻、依韻和我的「蝶戀花」有：滿地可伍兆職詩翁、溫莎馮雁薇姐、溫尼伯陳黛黛、美國華盛頓蔡麗華、瑞士日內瓦江麗珍、滿地可馬新雲、法國巴黎鄭懷國等，連同我上週填的「蝶戀花」和剛剛填的「齊天樂」，合計 22 首。

我不厭其詳的羅列清單，是因為在為歷史做見證，若干年後，想知道當年有誰寄來詩詞，可以一覽無遺。這份清單，記載的不僅僅是一首詩、一闋詞，而是一份真誠，一份感恩之情，我不止一次的強調，沒有《華僑新報》不遺餘力的支持，提供版面刊登詩友作品，詩壇無法辦到 22 年 1000 期。為了讓大家飲水思源，我特地將在「三慶」致詞的演講稿傳給詩友，很高興的看到，大部分詩友都慷慨賜稿，忝為主編，我會銘記心中。患難見真情，我在此要特別感謝端華老同學的鼎力相助，雖然他們是最遲加盟詩會，但也是最講義氣、最有人情味的。其實，詩寫得好不好並不重要，有義有情，真心誠意，才是最難能可貴的。否則，學富五車的古董老學究，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術權威，自我感覺良好的孤芳自賞一族，也只能在歷史長河中掀幾點小浪花，然後就銷聲匿跡，煙消雲散。

我不諱言最怕寫應酬文章，但為了圓某公之夢，也違心的答應其要求，並發動詩友一起加入賀壽行列，他們來函：「我連他是誰都不知道，又怎能去給他的壽堂寫賀詞？」最後，賣我的面子，總算收到約二十首賀詩，卻從

未獲得某公一紙謝函，不了了之。我欠了詩友們的人情債，其中，鄭石泉、黃國棟兩位詩翁寫了三首賀詩，他倆於 2019 年和 2020 年相繼辭世，詩會刊登紀念特輯，是討回人情的時候了，我向某公發出邀稿信，結果是石沉大海，依然寄來一大疊風馬牛不相及的詩稿，奈何！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是我的隨筆寫得最多的題材。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虧吃多了，記性不好，依然沒有「長」半「智」，我不擅記人家的不好，卻牢記人家的恩惠，怕有生之年沒有機會報答，帶著遺憾走了。文集已經在付梓中，我列了欲贈送的名單，不禁悲從中來，因為，我的書太遲出版了，很多關心愛護我的人，來不及看到我的書面世，就先後作古。如果我早十幾年出書，就可以贈送給下列仙逝的前輩高賢：楊璧陶老師、區家相詩兄、陳桂(子漢)詩翁、姚奎畫家、陳渥先生、郭燕芝老師、劉能松老師、薛世祺老師、陳國暲老師、蘇朝大姐、汪溪鹿詩翁、吳永存詩翁、雷基磐詩翁、劉伯松(雷門)先生、何宗雄校長、李文燦師傅、黃國棟詩翁、鄭石泉詩翁等。

收到好友微信留言：「你的家稱得上是個“藏寶樓”(或聚寶盆)，時間過去，記憶留下，寶貝藏起。可當今世界，人們在世俗中拼命掙錢，不惜一切買“死物”，以為那才是貴重，豈不知，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真誠才是無價之寶，若不珍惜，便稍縱即逝了。我的老同學 10 月 16 日下葬了，不管生前多麼榮耀，隨著他的去世，一切都成為雲煙了，事實上，我們的確記不得爺爺的爺爺叫什麼名字了。」關愛他人，活於當下，珍惜眼前，與君同樂，共汝分憂，這是多麼觸動神經末梢的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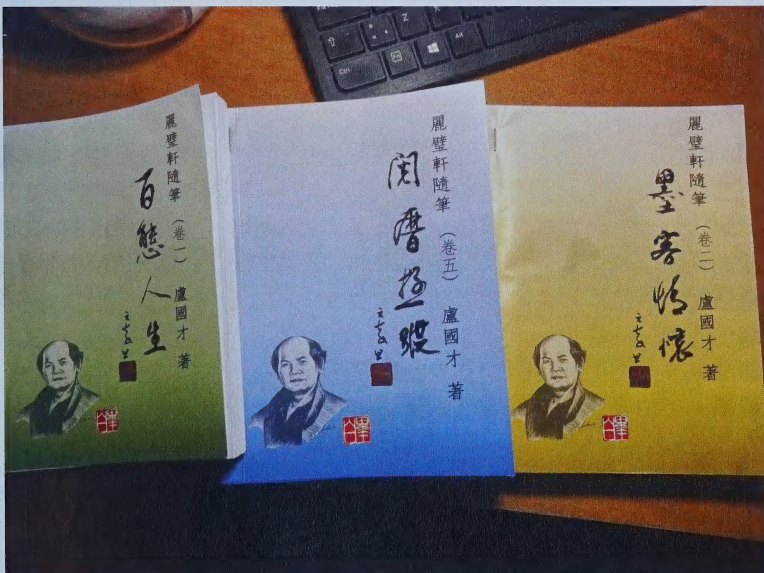
「真、善、美」中，「真」排在最前，有了「真」，才會有「善」，才會有「美」。我敬佩詩友們的真摯至誠，從他們詩詞中的字裡行間，透視內心世界的真善美。疫情中兩年未相聚，時深惦掛，能在同一份報章、同一個版面刊出作品，就是有緣。祈願大家平安、健康，祝賀《華僑新報》堅守初心，再創奇蹟！(第 1171 篇) (2021.10.21)

渴盼

多年渴盼，夙願君知否？文集印成書，夢圓時、虛齡六九。洋洋十卷，兩百萬餘言，珍敝帚，寧雞口，更不甘牛後。

從無到有，閱歷堪回首。問世憶催生，路崎嶇、艱途難走。終將付梓，感慨古稀臨，敬杯酒，謝詩友，妻女真幫手。

——《驀山溪》渴盼出書



渴望，可望而不可得；渴盼，明知難以得到仍然盼望。小時候，渴盼有一個「紅雙喜」乒乓球拍，有一雙「回力」球鞋，有一枝「英雄」鋼筆，有一把「英雄」口琴，這些都不是我盼望就會獲得的。小學四年級時，從「烏亞西市」一直步行到「下市仔」附近的瑞祥書局，就是為了能買到六年級的「地理」，把小豬裡的錢全掏出來，終於買到，如獲至寶。記得一路唱歌一路翻看，原來世界地理要比中國地理更有趣：我第一次知道，世界盛產玫瑰花的國家是保加利亞；世界湖泊最多的國家是芬蘭；世界最小的國家梵蒂岡竟然在意大利首都羅馬城內。當時這本書對我來說，太棒了！

小時候的渴求其實很簡單，一隻小花貓或小黃狗，一盒 12 顏色的短小色筆，一本 24 頁的作業簿，要是再奢望一點，就是畫作能在班上「貼堂」，造句或週記能讓老師在功課上寫幾句鼓勵的評語，已經樂開了花。後來有了壁報，初露鋒芒；又給報社「學生園地」投稿，漸漸的有點「名氣」，似乎渴望也不見得有多難。當然，能上台領獎，對著麥克風講幾句話，頓時飄飄然，竟忘了自己的年齡和學歷，儼然以為成了「大人」了。記得當時在圖書館借了張天翼《寶葫蘆的秘密》連環圖，整天夢想，要是有個寶葫蘆多好，要什麼有什麼；《西遊記》裡孫悟空七十二變，《十兄弟》裡的千里眼、順風耳，如今，一機在手，人人都可以百變，人人都是千里眼和順風耳，分分秒秒與千里以外的親友視頻。時至今日，小孩子渴盼的東西已經不再是手機、遊戲機、平板電腦那麼簡單了。

或問老伴，有什麼是她童年時渴盼而得不到的？她想了好久，搖搖頭：「我想要一個手風琴，爸爸就給我買了。」哇！好昂貴的樂器！我的口琴都無法買到「蝴蝶」，只有「英雄」，瓜子琴和小提琴是向同學借的。讀初中時，參加「服務隊」，課餘時間幫同學們修理單車，我將一架被拋棄的舊單車重新搭配，將許多舊零件組裝，變成我心愛的「自行車」，陪我好多年。我們幾位同學利用暑假，踏單車到各省，足跡遍及實居、波羅勉、茶膠、柴楨、磅清揚、菩薩、磅針、磅通直至桔井。當時真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勇字當頭，「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中學時代，「文革」浪潮蔓延海外，「愛國進步」老師灌輸極「左」思潮，回國參加二十大慶是有錢人的專利，我們這些窮孩子，能到大使館見到康矛召大使已經是夢寐以求的「渴盼」。平時到中國援柬的水泥廠、玻璃廠、紡織廠、造紙廠與專家見面，握手時追問他們是否參加過長征？是否到過延安？幼稚的心靈，渴盼的竟然是：「什麼時候能過上社會主義生活？」真不知天高地厚。

隨著年齡增長，閱歷漸豐，特別是經歷戰火煎熬，離鄉背井，渴望的不再是物質追求，而是自由享有，渴盼的不再是家財萬貫，而是恢復和平。來到西方國度，才知道自由的可貴，三餐溫飽只是人類的最起碼要求，除此之外，人身自由、言論自由、隱私保護，都不再需要「渴求」，因為早已寫入憲法之中。當務之急是：渴盼天災不再，人禍消除；渴盼地球環保，溫度均

衡；渴盼不分種族，相互和諧；渴盼疫苗足夠，普及兆民；渴盼疫情過去，回復正常；渴盼平安無恙，身體健康。

隨著人們生活質素提高，購買力強，佔有慾大，造成物質過剩，對「渴盼」也就兩極分化，或一味追求高檔名牌，豪宅名車，古董名酒；或爬上權力高峰，在上流社會圈子活動，交遊廣闊，不富則貴。而精神生活變得越來越空虛，又怕人家笑其不夠文化，於是高價尋求孤本、名家字畫，身邊不少文人圍繞，附庸風雅，形成另一道「風景線」。學詩詞而為這些土豪吟風弄月，實在可悲！



我過去由於長期上夜班，每年僅有暑假和聖誕假期，無法遠行，所以渴盼「出去走走」。退休後連續四年旅遊，走遍歐亞二十幾國，寫下遊記二十五萬字，如今渴盼付印成書。老伴聽說《攜手同行》旅遊日記厚約九百頁，認為笨重，不能手捧太久，建議分為上下兩卷，方便閱讀，這個提議很好，我又要求小女將封面的書脊距離縮小，再驅車將 U 盤送交張嘉先生府上。他已先後給我卷一《人生百態》、卷二《墨客情懷》和卷五《閱歷遊蹤》三本樣書，其餘五本文集、兩本遊記、一本詩詞集之樣書也將陸續推出，一旦所有樣本都確定沒有問題，十一卷書就將一次過付印。憧憬這套文集、遊記、詩詞集問世，那可是我夢寐以求的「渴盼」！希望能在 2022 年或壬寅虎年全部完成。如果說，兩卷《攜手同行》旅遊日記是我送給老伴明年結婚四十週年的紀念品，那麼，八卷《麗壁軒隨筆》文集和《無墨樓詩詞集》就是家人送給我明年虛齡七十歲的生日禮物，我時刻在渴盼中。(第 1172 篇)(2021.10.28)

孝　心

跪乳之恩常記。憐反哺慈烏，獸禽知義。思父母劬勞，萊衣娛戲。憶育苗時，遍澆汗和淚。

三遷萬里心遂。欣兩女成材，親情天賜。留夕照餘暉，感懷文字。十卷新書，笑談古今事。

——《慶春澤》孝心(贈兩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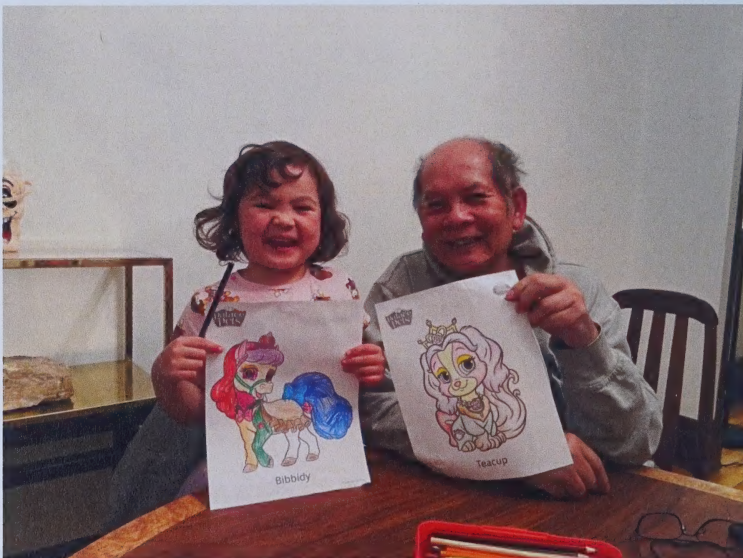
收到詩友寄來一篇從網絡下載的文章：《笑對餘生》，讀後感慨萬千，發人深省，寫得太現實、太殘酷，不留餘地，因為，在作者筆下，老人一旦進了養老院，就很難再出來，一生中所有收藏的東西都將淪為垃圾、廢物，包括書籍、相冊、日記本等。我不忍心將此文轉發，因為我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是會有孝心。我當然不敢指望下一代，但從我懂事開始，母親每逢年節，一定會拜祭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和先父，我們從小就學會孝敬長輩，不忘感恩。如今來到加拿大，即使先父已仙逝 67 年，先母已辭世 46 年，我和家人依然傳承香火，每年兩忌、八節，三牲五果，焚香跪拜。至少，在我認識的來自東南亞的華人家庭，一直秉承這個古老傳統，從未像文

章中的老人那樣花果飄零，孤獨終老，就算兒孫不是像文章中「經濟條件很好」，也不會讓父母倆獨自在養老院終老。



如果神智清醒，行動自如，沒有患上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老年痴呆)，只要「經濟條件很好」，一定會給老人一個安享晚年的家，沒有誰會讓自己父母進養老院。我的老師九十多歲，女兒孝順，輪流將年老父母接到

家中一起住，有孫子孫女曾孫圍繞，每天樂呵呵，喜氣洋洋。視頻中，見到老人家神采奕奕、笑容滿面，家庭溫暖、孝女溫馨，讓老人家在天倫之樂中，快樂度過幸福晚年。像老師這樣的例子，在越棉寮華人家庭中，非常普遍。我的姐夫明年九十，大姐八十六，一直和子女在一起，六個兒女十幾個孫子，壽宴滿堂喜慶，歡樂融融。詩會幾位九十老詩翁，兒女都很孝順，見他們與兒孫在壽宴大合照，十分溫馨。他們都沒被送進養老院，孝道得到印證。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孝道是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多年積累而成，如果父母對祖父母沒有禮貌，大呼小叫，厲聲喝斥，孩子看在眼裡，長大後也會「有樣學樣，照版煮碗」，哪裡還會尊敬父母。日前法國姚洪亮詩友令尊翁於澳門仙逝，因疫情而不能前往奔喪，填《鎖窗寒》痛悼先嚴，洪亮兄幾年前喪母，每年一首《江城子》哀悼，連續填了四年，孝義感天。今次喪父，詩友和同學們紛紛寄來悼念詩詞，包括：伍兆職、李錦榮、馮雁薇、林明、黃耀梓、馬新雲、張聞山、李永洪、高鴻泉、江麗珍、鄭懷國、翁開順、蔡麗華、陳黛黛、盧國才等，願姚兄保重，節哀順變。

父母一輩子劬勞，含辛茹苦養兒育女，傾力栽培，悉心照料，終於盼到兒女唸完大學，成家立業，自己也到了風燭殘年，迎來病痛，藥不離身。百行孝為先，作為子女，應該時刻牢記跪乳之恩，要有反哺之義，「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果真到了靈堂、墳地，才後悔生前沒有盡孝，已經太遲了。所以，活在當下，珍惜眼前人，趁父母雙全，多一些時間陪伴身邊，關心病患，傾聽細訴，幫忙解決難題。學會換位思考，試想將來自己也會有老的一天，也需要有兒女作伴。



萬聖節到了，做父母的，為了讓孩子歡樂，費盡心機，除了讓他們「扮鬼扮馬」，又陪他們一起，裝扮成母牛、漢堡包，拍下照片，留待他們長大後回味童年歲月，真是用心良苦。我們做外公外婆，年近古稀，不宜折騰，但仍不忘利用週末時間，陪兩孫遊拉娃自然中央公園，逛小人國，看小動物，乘搭小火車，度過愉快的時光。這一點一滴，都是身教，人非草木，小孩子會深受影響的。

這幾個星期，張嘉先生陸續將樣書交給我做最後校對，這一次是厚 874 頁的《攜手同行》旅遊日記，沒有切平裝釘，我收到後，驅車去 Bureau en Gros 文具店，要求職員將大疊紙按尺寸切小，拿回來後，將書分為上、中、下三卷，用大型釘書機裝釘成三大本，找出三個書背有膠的書皮，又用我在

1994 年於 Club Biz 文具店買的那部加熱熔膠機裝釘成書，方便翻閱。老伴是這三卷遊記的第一位讀者，雖然書本裝釘，人手操作，頗為粗糙，但她說非常喜歡，要我贈送給她先讀為快。



大女兒回來後，將遊記和三本文集樣書捧在手中，愛不釋手，覺得十分滿意，只見她掏出一個紅包，雙手遞給我：「老豆！恭喜您！」原來是一頁支票，足夠支付所有出書費用。她還說：您寫了廿五年，終於如願出書，而且一次過推出十本，這個紀錄在海外相信很難有人能打破！明年春暖花開時節，我們姐妹倆將為您舉辦「三慶」宴會——慶祝結婚四十週年紅寶石婚、慶祝虛齡七十壽辰、慶祝十卷新書問世，現在就應該開始籌備。我聽後有點手忙腳亂，要列出應邀來賓名單，要如何處理全套文集搬運；總之，兩女的孝心，深深感動了我倆，聽到她們這番話，堪慰老懷，一股暖流湧上心頭，其實，「三慶」宴會辦不辦得成已經不重要，她倆的一片真心誠意，我們已經心領了。謝謝！(第 1173 篇)(2021.11.04)

笑說

談笑，歡笑。笑顏開，歡樂詩情滿懷。宅心感恩鴻運來，有才，此生知足哉！

澹泊無求憑口說，滄海閱，人事翻新頁。是和非，隱與歸，夕暉，落霞雲彩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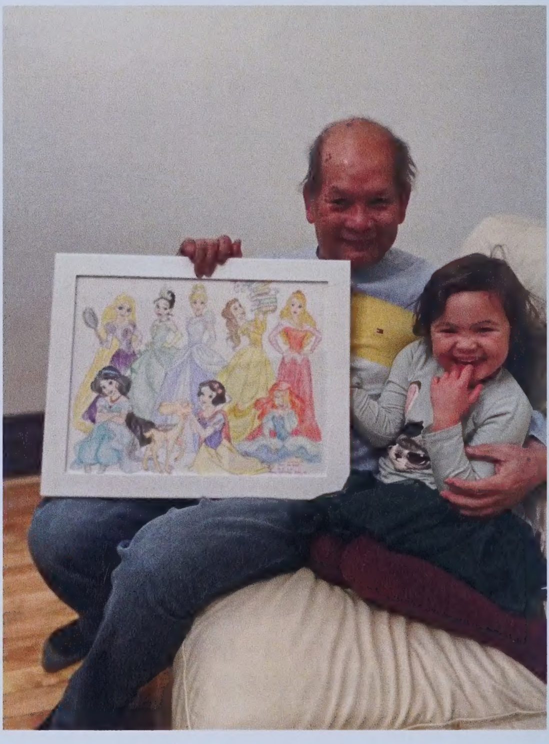
——《河傳》笑說

喜愛寫詩的端華同學建立詩詞群，徵求大夥命名，最後採用《童窗笑友》作為群組名字，取諧音「同窗校友」，見證超過半世紀的同窗情誼，並以「笑」字讚美同窗歸隱夢，謳歌校友夕陽紅。



我常愛用「蔗境猶甘」來形容先苦後甜的日子會越來越好。同學們奔波勞碌大半生，到了退休安度晚年，兒孫繞膝，樂享天倫，每人都有自己的活動朋友圈，有唱歌跳舞、烹飪種花、寫詩繪畫、結伴旅遊，生活過得很充實。居於加西緬省溫尼伯的陳黛黛同學，擅長舞蹈，與一群同道精心排舞，拍下視頻，娛人娛己，令彩霞歲月多姿多采；今天看了舞蹈視頻，寫了一首《起舞》贈黛黛。

西方教育，注重小孩身心愉快，在幼小心靈中，唱歌、跳舞、玩遊戲、做運動，都是消耗體力、增強快樂細胞的方法。小可兒和小樂兒每天在托兒所，除了手工勞作、繪畫塗鴉、玩積木、捉迷藏、奔跑追逐，就是講故事、唱兒歌、跳舞。他們拍拍手、跺跺腳、聳聳肩，聞歌起舞，笑聲不斷。在孩子歡樂笑聲中，童話裡的卡通人物、公主英雄形象，漸漸植入心間。有人害怕小孩會因此而得了「公主病」，但只要大人諄諄告誡，循循善誘，教導小孩抑惡揚善、分辨劣優，應該沒有問題。長女買了很多名人故事書，也有很多公主童話書，書中讚美善良勇敢和喜歡閱讀與冒險的主人翁，讓小可兒從小就知道自己長大後要學偶像一樣，個性獨立，敢說敢做。日前適逢小可兒農曆生日，我畫了一幅卡通，裡面有：灰姑娘、白雪公主、睡公主、美人魚、貝兒(美女與野獸)、長髮公主、蒂安娜(公主與青蛙)、茉莉(阿拉丁)等，用彩色鉛筆上色，然後鑲進鏡框，當作四歲生日禮物。



上週萬聖節，收到溫莎馮雁薇姐寄來六闋《蘇幕遮——嚇到暈》，配上六張萬聖節扮鬼扮馬的照片；我很佩服雁薇姐將 Halloween 譯成粵語「嚇到暈」，有聲有色，恰到好處。看到孩子們歡樂過節，無拘無束，不必嚴肅的循規蹈矩；自由自在，不必被大人的教條框框綁住；該玩的時候就盡情遊戲玩耍，該放縱的時候就任由調皮搗蛋。小孩在成長過程中，不怕蟑螂、蚯蚓、蝸牛、螞蟻，不怕骯髒、摔倒、受傷，有疑問敢於發言，有反對的聲音敢於表達出來，這也是「嚇到暈」給我的啟發。

端華同學將秋葉照片貼上群組，隨即有詩作吟詠，鄭懷國一闋仿元曲大家喬吉的《天淨沙》拋出，引來十幾首唱和，喬吉用的是重疊詞組，大家紛紛找出一連串重疊句子，由開始的拗口到後來的順口，由詰屈聱牙、深奧難懂，到通俗淺白、一聽就明。許懷嬌同學以「地久天長詠，含情細水流」為聯吟起韻，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寫下五言排律二十句，堪稱笑友童窗佳話。近期芸香姐妹來稿逐漸減少，幸有端華同學之稿援，注入新血，成了一支不容忽視的新力軍。還有兩期就是詩壇第一千期，相信端華同學的加盟，給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解了「青黃不接」之近憂遠慮。



昨日立冬，兩女兩婿兩孫來拉娃歡聚，除了為幾輛汽車更換冬天輪胎，又安裝車蓬；先將鐵架裝好，等即將降雪時再套上帳蓬綁緊。我在屋後用耙子把草坪上的落葉掃成一堆，拋棄進有機環保車，小樂兒在草地上自在的又跑又跳，高興得又叫又嚷，還幫外公撿拾落葉。洋女婿將他手工特製的鐵柱豎立園中，兩旁懸掛小鳥餵食屋。鳥兒沒有來到，反而是邀來松鼠，爬到鐵柱上，大飽一餐。今早用手機拍下松鼠照片和視頻，然後在鐵柱噴上 WD40 機油，只見一隻肥胖的松鼠，剛爬了上去就因油膩而滑溜了下來，再試幾次都不成功，失望而跑進柏牆中。這一段視頻令我們樂了一陣。



魁省市選於昨天舉行，滿地可市長普蘭特 Valerie Plante 以 52%之得票率擊拜科德爾，成為滿地可歷史上首次成功連任的女市長。南岸寶樂莎女市長 Doreen Assaad 以 62%得票率也成功連任。29 歲的 Catherine Fournier 出任魁北克省第五個人口最多的城市 Longueuil 隆基市新市長。33 歲的 Evelyn Beaudin 新當選舍布魯克市長。41 歲的 Julie Dufour 當選 Saguenay 市長；真是「女人撐起半邊天」：加拿大聯邦新內閣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惠蘭、外交部長喬美蘭、國防部長阿南德、國際貿易部長伍鳳儀、國家稅務部長萊

布特希里等和其他十三位部長共十八位女性閣員。《時代》週刊歷年影響世界百大人物中，女性佔份量不輕，多次入圍女性中包括美國節目主持人歐普拉(10 次)、美國國務卿希拉莉(9 次)、德國總理梅克爾(9 次)、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5 次)等。

我曾被問道：你最後一次放縱開懷大笑是什麼時候？我居然答不上來。的確，過去，緊張的生活節奏，繁冗的瑣碎雜務，沉重的壓力，令人喘不過氣來，如今，是應該放下無謂芝麻小事，開開心心，說說笑笑，觀賞娛樂節目不必計較太多，只要能令人發出會心一笑，管它是否無聊、沒深度。是為「笑說」也。(第 1174 篇) (2021.11.11)

樂　誌

跨一千期，逾三萬首，韻林聚鷺盟鷗。墨客詞濃，騷人誼篤，嚶嚶同氣相求。寄詩言志，喜覓句、聯珠唱酬。飛觴賡詠，雅集蘭亭，步玉登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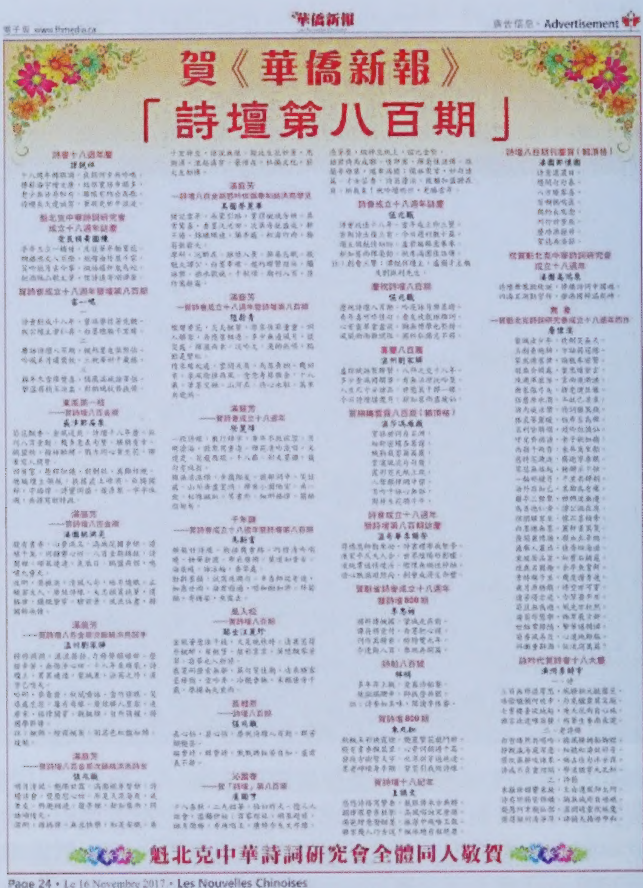
旅居海外悠悠。情懷家國，心繫春秋。踏雪尋梅，舉杯題月，吟哦可解鄉愁。漢唐聲律，已傳遍、天涯五洲。最思壇主，創會功勳，百世長留。

——《慶春宮》賀《詩壇第一千期》

今年 11 月 6 日，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 22 週年，《詩壇》因刊登《深切悼念姚洪亮詩友令尊仙逝紀念特輯》，所以會慶就輕輕略過。下週適值《詩壇第 1000 期》，日前提早通知全體詩友，很快就收到三十多首祝賀詩詞，琳琅滿目，盡是珠璣。因報紙版面有限，不能見報的佳作，可以在網頁閱覽。過去，詩會財政有譚銳祥壇主贊助，每逢盛會，刊登全版彩色賀辭，往事只能回味矣！

芸芸詩侶中，最先寄來賀詞，是伍兆職詩翁的《一叢花》。邀稿信發出後，隨即收到溫哥華李永洪兄的兩首五、七律，滿地可李俊豪兄的七絕。法國姚洪亮兄一闋《賀聖朝》，掀起步韻高潮，先後有：美國蔡麗華、加拿大陳黛黛、紐西蘭翁開順、法國黃健生和鄭懷國、加拿大盧國才、馬新雲和張聞山等八位唱和。多倫多許之遠老師清晨四點鐘起來，撰了一副賀聯，實屬難得；溫州劉家驊兄的七律和賀聯；溫莎馮雁薇姐的《紅豆詞》和《八仙體》；香港黃耀梓詩友的七律和一闋《水龍吟》；法國高鴻泉和許懷嬌的

《春光好》；多倫多張聞山兄的五律；滿地可彭鈞錚詩友的五絕和唐偉濱詩友的《滿庭芳》，溫哥華李錦榮兄以書法撰寫了七律墨寶；我也填了一闋《慶春宮》，法國高鴻泉詩友依韻步和，本市李俊豪兄也寄來他的《慶春宮》。


華僑新報

Advertisement

賀《華僑新報》

「詩壇第八百期」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全體同人敬賀

Page 24 • Le 16 Novembre 2017 •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2001 年《詩壇第 100 期》，填《蝶戀花》、《臨江仙》和《蘭陵王》；2003 年《詩壇第 200 期》，填《百字令》；2005 年《詩壇第 300 期》，填《賀新郎》；2007 年《詩壇第 400 期》，填《桂枝香》；2009 年《詩壇第

500 期》，填《齊天樂》、《沁園春》；2011 年《詩壇第 600 期》，填《東風第一枝》；2013 年《詩壇第 700 期》，填《沁園春》；2017 年《詩壇第 800 期》，填《沁園春》；2019 年《詩壇第 900 期》，填《賀新郎》、《滿庭芳》；2021 年《詩壇第 1000 期》，填《慶春宮》。


Special report • 專題報導
華僑新報
www.fhmedia.ca

《華僑新報》出版1500期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成立20週年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主辦《華僑新報》專版《詩壇》出版900期

三慶聯歡晚餐會

回顧・感恩・展望

歡迎您來參加與我們共慶

時間：2019年12月20日(星期五)晚7時

地點：紅寶石大酒樓 1008 Rue Clark, Montréal, QC H2Z 1J9

餐券：每位$30

購票請至唐人街聯邦大樓內楓華書市 200 Rene-Levesque W. Montreal

或電：514-8854618, 514-9956238

惠賜恭賀廣告/賀詞請電：514-842-5689，贊助晚會抽獎獎品請電：514-800-0116

珍貴的歷史鏡頭

2009年 1

2008年 2

2013年 4

2008年 3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 Le 12 Décembre 2019 • Page 03

翻查詩會千期記錄，濫觴創立，由最初三幾位到上百位，由五期試刊號到一千期，隊伍逐年壯大。當年一起祝賀《詩壇第 100 期》，只有譚銳祥壇主、伍兆職詩翁、譚健民詩翁、滿清海(海語)詩友、梅桂林(雪梅)和盧國才

(白墨、癸巳書生、湄江客、郭彩露、蕭玉瑚、秦珮蘭)等六人。《詩壇第 200 期》，除了第 100 期的六位詩友，賀辭增加何宗雄校長、劉振利兄(懷石)、陳桂(子漢)詩翁、汪溪鹿詩翁、吳瑞琪詩翁、雷一鳴詩翁、李錦榮詩兄、李永洪兄、鄭石泉詩翁等九位。《詩壇第 300 期》，賀辭增加馬新雲(紫雲)詩友。《詩壇第 400 期》，賀辭增加蘇朝大姐、山菊詩友、鄭懷國(關不玉)同學、李廣德詩翁等四位。《詩壇第 500 期》，賀辭增加許之遠老師、潘潔心(冰玉)社長、黃道超博士、唐偉濱詩友、吳永存詩翁、李俊豪(胡楠仁)兄、韓修乾(信天翁)詩友、王一洲詩翁等八位。《詩壇第 600 期》，賀辭增加劉家驊詩兄、江麗珍同學、姚洪亮學兄、高鴻泉學兄、彭鈞錚詩友、何啟茂詩友、趙索泉詩友等七位。《詩壇第 700 期》，賀辭增加馮雁薇姐、蔡麗華同學、丁樹清詩翁、韓志隆詩友、李忠祐詩友、彭懷玉詩友、黃耀梓詩友等七位。《詩壇第 800 期》，賀辭增加黃國棟詩翁、陸蔚青詩友、榮麗瑋詩友、林明詩兄、王瑞文詩友等五位。《詩壇第 900 期》，賀辭增加胡憲、羅紅雨、陳鵑、賀新芝、鄭林芳、辛秋敏、羅曉軍、朱九如等八位詩友。今年《詩壇第 1000 期》，賀辭增加陳黛黛、翁開順、黃健生、許懷嬌諸同學和張聞山詩兄等五位。

慶祝《詩壇第 1000 期》，緬懷辭世的詩友(恕不稱呼)：李少儒、林盛羽、區家相、陳桂(子漢)、姚奎、陳渥、郭燕芝、薛世祺、陳國暲、蘇朝、汪溪鹿、曾廷昌、吳永存、雷基磐、何宗雄、黃國棟、王一洲、李文燦、鄭石泉等，他們的詩作，將永遠留在《詩壇》網頁，即使沒有結集成書，也可以傳世。

遠在紐西蘭的翁開順老同學，建議我將本欄寫過關於詩詞之隨筆，逐篇貼在同學群組，我一共寫了大約六、七十篇，每天選兩篇貼上，一個月左右可以貼完，這些文章比較冷門，又很枯燥，除非對詩詞有興趣，否則一定不喜歡看，我已經多年不敢再寫這類題材。近日陸續收到張嘉先生交來卷三、卷四、卷六等樣書，並獲告知出書計劃將提前完成，保證在聖誕節印刷廠工人放寒假之前，將《麗璧軒隨筆》八卷文集、《無墨樓詩詞集》和《攜手同行》旅遊日記等書全部付印。這可圓了我多年出書之夢，也算是 2021 年最開心的喜事。連續寫了《笑談》、《笑說》，就叫《樂誌》吧！(第 1175 篇) (2021.11.18)

欣　喜

千期統計，豐收碩果，滿載豪情。人文薈萃詩壇聚，廿年數群英。

回眸感慨，緬懷昔日，憧憬前程。知音遍處，新朋舊侶，老鳳雛鶯。

——《喜團圓》欣喜


華僑新報

《詩壇第一千期紀念特輯》

詩壇第1000期

http://www.quebecchinesepoetry.com/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 Le 25 Novembre 2021 • Page 23

2013 年 8 月 10 日，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壇」第 700 期，我製作了《詩壇 700 期統計表》，十四年間合計發表了作品 16107 首。2018 年 1 月

16 日，經過兩年餘停刊後復刊，我再製作《詩壇 809 期統計表》，近五年之作品增加了三千餘首，合計 19455 首。今年 11 月 25 日，適值「詩壇」第 1000 期之際，我又製作了《詩壇 1000 期統計表》，時隔三年半之後，作品激增了一萬一千多首，合計 30619 首。這張最新成績單之面世，使我更確定，詩壇發表「三萬餘首」之粗略估計果然沒有錯。

這三萬餘首中，包括：七律 12316 首，七絕 7381 首，七排 112 首，七古 64 首，五律 1630 首，五絕 1110 首，五排 90 首，五古 14 首，詞 7282 闋，曲 187 闋，聯 303 副，賦 26 篇，其他(四言、六言等)104 首。總計：詩 22717 首，詞曲 7469 闋，聯賦和其他 433 篇，詩作佔 74.8%，詞曲佔 24.4%，其餘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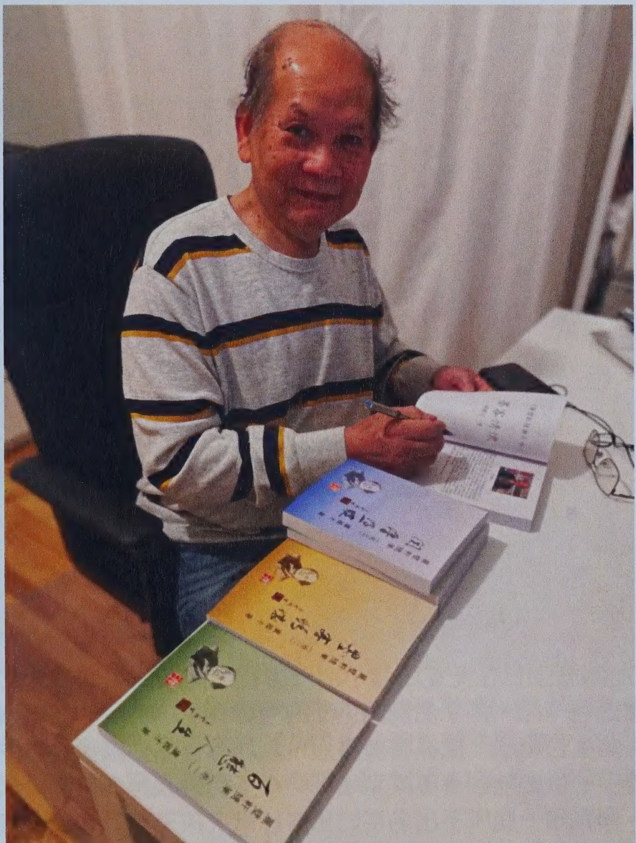
我還製作了《詩友作品數量統計表》，超過兩千首有 2 位，超過一千首有 4 位，超過五百首有 11 位，超過三百首有 12 位，超過二百首有 10 位，超過一百首有 18 位，超過五十首有 19 位。名列前 30 名包括：伍兆職 2083 首，李錦榮 2021 首，盧國才 1733 首，馮雁薇 1656 首，鄭石泉 1606 首，馬新雲 1073 首，譚鋭祥 932 首，劉家驊 896 首，韓修乾 758 首，李時宇 751 首，姚洪亮 700 首，梅桂林 663 首，左永強 661 首，黃耀梓 637 首，李俊豪 606 首，李忠祐 548 首，彭鈞錚 506 首，滿清海 469 首，唐偉濱 465 首，吳永存 460 首，蔡麗華 440 首，汪溪鹿 424 首，鄭懷國 398 首，張聞山 396 首，雷一鳴 391 首，李粲榮 382 首，江麗珍 322 首，陳桂 315 首，許之遠 309 首，山菊 295 首。諸君可以登陸「詩壇」網頁瀏覽。

今期《詩壇第 1000 期》，詩詞聯曲賦琳琅滿目，佳作紛陳，可惜報紙版面有限，未能見報的大作，全部可以在「詩壇」查閱。在截稿前，喜獲譚永偉和梅桂林兩位久違多年的詩友寄來大作，十分難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這流傳千餘年的詩句，如今讀起來，依然回味無窮。若干年後，找回千期紀念特輯，就可以知道有哪幾位詩友參與慶賀，寫過什麼詩詞，挺有意思的。

這個星期每天起早摸黑，埋案製作統計表，從第 810 期開始，到第 1000 期，每期作者作品分類，用最古老的「正」字計數法，中途不停「結賬」，再接下去，再合計，最後總計，然後將數據加入 809 期時的 Excel 統計表，電腦系統自動計算，數字逐一增加，終於得出最終數目。過去，曾有詩友問

我，大約發表過多少詩作，我當時只能略微估計，不敢確定，如今，我可以出示真實數字了。

而最令我欣喜的，是張嘉先生和我一起到印刷廠去取第一批付印好的新書，分別是卷一《百態人生》、卷二《墨客情懷》和卷五《閱歷遊蹤》，印刷工友不識中文，所以在裝書紙盒外面，用顏色註明，卷一是 livre vert「綠書」，卷二是 livre jaune「黃書」，卷五是 livre bleu「藍書」，綠皮書、黃皮書、藍皮書。哈哈！以此類推，到時卷三是紫皮書，卷四是橙皮書，卷六是褐皮書，卷七是紅皮書，卷八是灰皮書啦！



去印刷廠那天，天正下大雨，回家的路上，我一面開車，一面高歌，心情格外興奮。老伴在門口迎接，我冒雨跑進屋，只帶了三本書，其餘十箱都放在車後廂。除了張嘉先生，老伴是第一個見到新書，其喜悅神情都寫在臉上。當天晚上，我們約了小女，到長女家聚會，我把六本新書帶去，姐妹倆每人三本，嘉珈叫我在新書扉頁上簽名，並用手機拍下照片和視頻，因為她姐妹倆是最先得到我簽名的幸運兒，非同小可。我在署名「爸爸」的下面寫上 2021.11.18 小可兒四歲生日，這應該是最值得慶祝的孫女生日紀念。小女說她會為我找一個精美的書櫃，專門放我的全套叢書、詩詞集和旅遊日記，我說不需要小題大做，她可不那麼認為：「滿地可數百萬人，有幾人出過書，萬中無一，更何況不是一本，是十本！我要訂製放全套叢書的硬紙匣子，還要告訴所有朋友這個喜訊。」



小可兒的陽曆生日在托兒所與小朋友慶祝，而昨天星期日，嘉珈的一群好友之兒女聚在一起，搞了個別開生面的生日會，小可兒的嘉珮姨姨，精心焗製了美人魚生日蛋糕，家裡牆壁畫面、氣球等也都是以美人魚主題設計。嘉珈還邀請了一位動物飼養專家到場，給孩子們帶來許多寵物，如紋蛇、烏龜、蜥蜴、懶鼠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稀奇珍獸，孩子可以觸摸，還可以與小

動物一起拍照。小可兒度過了一個畢生難忘的四歲生日，比起我們，她的童年可幸運極了，衷心祝願她健康成長！



本週四中午，吳寶娟甥女讀醫科的長子溫子亮將出席麥大畢業典禮，然後再讀四年專科，我因為要去見眼科醫生，不能前往觀禮；週四晚，兩女將宴請她們的小表甥，喜事頻頻，「欣喜」也！(第 1176 篇) (2021.11.25)

謝　詞

結集成書凡十卷，隨筆專欄，廿載留文選。致謝詩詞期共勉，感恩字句難同遣。

飲水思源知冷暖，點滴關懷，累積情非淺。摯友高賢親誼顯，吟朋硯侶華章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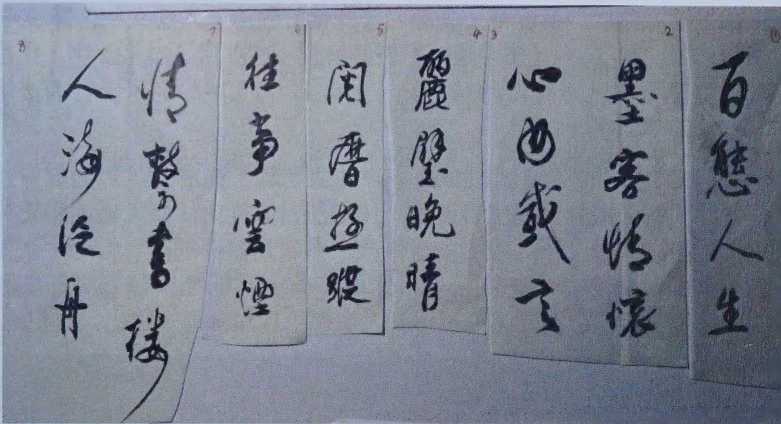
——《蝶戀花》致謝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壇」第 1000 期，《華僑新報》刊登彩色全版，大部份詩詞作品都能見報，收到排版清樣後，我去函致謝：「非常好！這是報社送給詩會最珍貴的禮物，再次拜謝！」

雖然我提前兩週發出邀稿信，還是有人覺得一千期祝賀詩詞只是個形式，認為沒有新意，不值得寫；也有些人寧可停一期寄稿，也不屑一提，過了一千期之後，昨天又將一束「風馬牛不相及」的詩稿寄來。這不是該不該寫的問題，是「詩壇」在詩友心中的定位，是底線，是原則問題，既然合作不愉快，我這「操生殺大權」的主編只能將其作品割愛下架，永不錄用。因為，「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詩壇」也會有結束的一天，如果對「詩壇」沒有歸屬感，只是發表作品的平台，可無可有，甚至用「無所求」、「寫詩填詞，本就隨意」解釋，那就將版位留給珍惜「詩壇」的人吧！

二十多年來一直「為他人做嫁衣裳」，我審閱過三萬餘首詩詞，也塑造了一個又一個「詩人」，他們從什麼是「平水韻」都不懂，到今天能獨當一面佔「詩壇」一席之地，這箇中滋味，非當事人不知。我不厭其詳的嘮叨：沒有《華僑新報》提供版面。就沒有「詩壇」的一千期，所以，《華僑新報》第 1600 期，我呼籲詩友致賀，再三強調：如果沒有人提供足球場地舉辦賽事，球踢得再好也下不了場，奪不了獎盃。很可惜，還是有一些目空一切的人，無動於衷，我行我素，獨來獨往。

很高興，絕大多數詩友都積極響應，及時寄來大作，使《華僑新報》第 1600 期和「詩壇」第 1000 期兩個里程碑盛事，留下了記錄和足跡。或許有一天，《華僑新報》和「詩壇」完成使命，走進歷史，這千期紀念特輯就載入史冊，成了永遠的回憶。如果「詩壇」停刊了，網頁也就停擺了。



《麗壁軒隨筆》文集八卷叢書陸續付印中，連日不斷收到大量祝賀詩詞。早在數月前，誠邀十六位前輩、文友、詩友、同學作序，就已經有不少致賀詩詞寄來，趕得及的，大都加入文集中，其餘則在「詩壇」發表。由於避嫌，很多申賀的作品只刊登在網頁，極少見報，以便騰出版位讓給其他詩友。法國鄭懷國同學讀到上期本欄《欣喜》後，將八卷文集、詩詞集和旅遊日記書名，以鶴頂格入詩，隨即引起一陣步韻潮，繼江麗珍之後，有姚洪亮、蔡麗華、陳黛黛、許懷嬌等共六位同學，寄來 48 首賀詩，伍兆職詩翁也寄來鶴頂格十首，除了八卷文集，再賀旅遊日記和詩詞集，鄭懷國和姚洪亮隨即步韻，懷國又填了兩首詞：《鳳凰臺上憶吹簫》和《沁園春》賀旅遊日記和詩詞集。

由於版面所限，所有祝賀文集之詩詞只在網頁刊出，沒有見報。諸君可以點擊「賀《麗壁軒隨筆》叢書面世」瀏覽。為了更清晰了解各卷文集詳細資料，包括篇數、頁數、字數，我做了統計：卷一《百態人生》，100 篇 243 頁 185,456 字，作序：許之遠、曾任歐；卷二《墨客情懷》，139 篇，361 頁 265,852 字，作序：李錦榮、陸蔚青；卷三《心曲感言》，100 篇 329 頁 203,162 字，作序：馮雁薇、李俊豪；卷四《麗壁晚晴》，118 篇 357 頁 229,460 字，作序：馬新雲、唐偉濱、盧嘉珮；卷五《閱歷遊蹤》，105 篇 385 頁 206,352 字，作序：張清、江麗珍、盧嘉珈；卷六《往事雲煙》，100 篇 309 頁 197,968 字，作序：伍兆職、姚洪亮；卷七《情繫書樓》，150 篇 370 頁 262,172 字，作序：潘潔心、鄭懷國；卷八《人海泛舟》，123 篇 367

頁 238,812 字，作序：蔡麗華、胡憲。《麗璧軒隨筆》八卷文集合計 935 篇 2,721 頁 1,789,234 字。《攜手同行》旅遊日記，874 頁 245,423 字，作序：盧嘉珈、盧嘉珮；《無墨樓詩詞集》，590 頁 235,147 字。十卷叢書總計 4,185 頁 2,269.804 字。

十卷叢書問世，首先要感謝多倫多許之遠老師，從序文、封面墨寶題籤到經費贊助，每天電話詢問出書進程，這幾個月來從未中斷。感謝張嘉先生盡責盡心，費力費神，不因我的多番修改、多次易稿而煩躁，忙碌中依然井井有條，在質量方面嚴格把關，保持水準口碑。感謝江麗珍老同學細心校正，即使在她眼疾惡化期間，仍然用放大鏡逐字逐句審查，找出大量錯處。


電子版www.fhmedia.ca

華僑新報 Les Nouvelles Chinoises

本報專欄作家盧國才先生專著
《麗璧軒隨筆》叢書編撰完成即將付梓

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壇》主编，本報《麗璧軒隨筆》專欄作家盧國才（筆名白墨、盧茵）的專著《麗璧軒隨筆》叢書日前编撰完成，即將付梓出版。該叢書共八卷，分別為卷一：百態人生、卷二：墨客情懷、卷三：心曲感言、卷四：麗璧晚晴、卷五：閱歷游踪、卷六：往事烟雲、卷七：情系書樓、卷八：人海泛舟，總共914篇，約一百八十萬字。

盧國才先生1996年開始在《華僑新報》每週一篇撰寫「麗璧軒隨筆」專欄，堅持25年已累積逾1158篇，他同時擔任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詩壇》主编，《詩壇》以倡導弘揚中國傳統舊體詩詞為己任，20年來堅持每週一期，至今已累積逾982期，發表各家詩作約二萬五千多首。

盧國才先生并非畢業于中國大學的中文系，而是出生于柬埔寨，少年時在金邊端華中學接受中文教育，年輕時因柬埔寨發生政變出走至越南，顛破流離，歷經坎坷，最後從泰國的難民營來到加拿大。可見他的中文主要是靠的自學，不管生活多麼艱辛，他始終沒有忘記中文寫作，他胸懷大志又腳踏實地，他一心向學，孜孜不倦，他的成績來自于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和勤奮，2010年盧國才先生獲美國世界藝術文化學院頒發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18年他又以65歲的高齡在麥基爾大學英語系畢業。

感謝《華僑新報》將叢書出版之消息在新聞版刊登，讓更多讀者知悉。最後，要感謝老伴和兩女支持我出書，在精神上、金錢上都不遺餘力；在我編書的幾個月中，老伴無微不至關懷照顧，我除了日夜編排，整天埋案，所有家務都沒顧上。作為第一位讀者，老伴的意見很重要，也是她，建議我將厚近九百頁的旅遊日記分成上下兩卷，方便翻閱。兩女特地為我張羅，提議舉辦「三慶」酒會，慶祝老爸七十虛齡、四十週年婚慶、新書出版，甚至還印請帖。我將來的回憶錄，一定會將 2021 年這段歷史寫進去(第 1177 篇) (2021.1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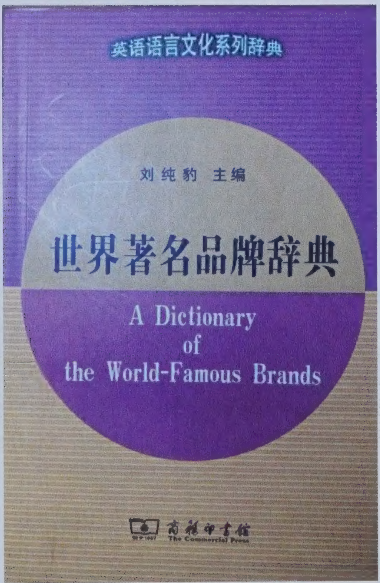
品　牌

物質精神滿有餘，人不空虛，名不空虛。品牌頂級位高居，假冒何如，次貨何如。

享譽多年顧慮除，誠字心舒，信字心舒。一流水準可傳書，考驗當初，歷鍊當初。

——《一翦梅》品牌

一個品牌的成功，除了核心技術領先潮流，還必須有優良口碑，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誠信和負責任最重要。「德國製造」成了質量保證，具備五大特徵：耐用、務實、可靠、安全、精密。無論是小到廚具、文具、鐘錶，大到汽車、輪船、橋樑，其科技創新體系、嚴格的工業標準、質量認證和監督體系，德國品牌都保持領先地位，專注、標準、精確、完美，是品牌成功的要素。



2015 年 9 月 27 日中秋節，我在香港銅鑼灣商務印書館買到一本《世界著名品牌辭典》，是「英語語言文化系列辭典」之一，屬於「教育部 985 工程

創新基地特別項目」，2014 年在北京出版，搜集了全球近兩千個舉世公認之著名品牌，經典時尚，兼而有之。書後還附有索引，方便搜查。世界上絕大部份品牌都收入書中，從食品、服裝、家居用品到車輛、零售百貨、傳媒、高科技等，每個品牌都有介紹歷史沿革、產品評介，對讀者了解世界高檔名牌有很大的幫助。也有些品牌無法找到，諸如 1839 年創立的瑞士名貴鐘錶百達翡麗 Patek Philippe，意大利服裝品牌凡賽斯 Versace 等。

龐大的品牌合併，形成時尚王國，是 LVMH 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這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跨國奢侈品綜合企業，於 1987 年由時裝品牌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與酩悅軒尼詩 Moet Hennessy 合併而成。著名香檳酒製造商酩悅 Moet & Chandon 於 1971 年與干邑白蘭地製造商軒尼詩於 1971 年合併成酩悅軒尼詩。LVMH 集團合併 34 年來不斷擴大，目前旗下已擁有 70 多個品牌，約十四萬名員工，門店總數近四千家，總資產超過五百億歐元，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精品集團。這個集團斥資收購了多個品牌的股權，包括購入愛馬仕 Hermes 集團超過兩成的股份，收購克麗絲汀迪奧 Christian Dior 高級訂製服裝，收購 1837 年創立的美國珠寶商蒂芙尼 Tiffany & Co.公司，以及其他數十品牌，業務範圍涵蓋葡萄酒、烈酒、時裝、皮革製品、香水、化妝品、鐘錶、珠寶、精品零售等領域。

屬於 LVMH 集團的著名品牌包括：1743 年創立的 Moet & Chandon 酩悅香檳，1765 年創立的 Hennessy 軒尼詩干邑白蘭地，1772 年創立的 Veuve Clicquot 凱歌香檳，1843 年創立的 Krug 庫克香檳，1854 年創立的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1947 年創立的克麗絲汀迪奧 Christian Dior，1846 年創立的羅意威 Loewe，1945 年創立的思琳 Celin，1952 年創立的紀梵希 Givenchy，1925 年創立的芬迪 Fendi，1895 年創立的意大利 Berluti 鞋履，1970 年創立的化妝品與美容製品絲芙蘭 Sephora，1828 年創立的嬌蘭 Guerlain 香水，1884 年創立的寶格麗 Bvlgari 珠寶，1860 年創立的鐘錶品牌豪雅錶 TAG Heuer，以及 1852 年創立的巴黎樂蓬瑪歇 Le Bon Marche 百貨公司，1869 年創立的巴黎莎瑪麗丹 La Samaritaine 百貨公司等。

據 2021 年 Brand Finance 發佈的世界十大品牌排名，由一到十是：德國保時捷 Porsche，意大利古馳 Gucci，法國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法國香奈兒 Chanel，法國卡地亞 Cartier，法國愛馬仕 Hermes，意大利法拉利 Ferrari，瑞士勞力士 Rolex，法國迪奧 Dior，法國嬌蘭 Guerlain 等。



另一份 2021 年時尚奢侈十大品牌排行榜，由一到十是：

法國香奈兒 Chanel，法國愛馬仕 Hermes，法國迪奧 Dior，法國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意大利寶格麗 Bvlgari，美國蒂芙尼 Tiffany，意大利古馳 Gucci，瑞士勞力士 Rolex，法國軒尼詩 Hennessy，英國博柏利 Burberry。

網上品牌排名榜還分為頂級、超一線、一線等級別，例如(包治百病的)手袋，頂級排名：法國愛馬仕 Hermes，法國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法國香奈兒 Chanel；超一線排名：意大利葆蝶家 Bottega Veneta，意大利寶格麗 Bvlgari，法國迪奧 Dior，意大利芬迪 Fendi，法國思琳 Celin，西班牙羅意威 Loewe；一線排名：法國巴黎世家 Balenciaga，意大利普拉達 Prada，法國 YSL 聖羅蘭，意大利古馳 Gucci，英國博柏利 Burberry，法國紀梵希 Givenchy，法國克洛伊 Chloe，瑞士巴利 Bally，意大利華倫天奴 Valentino，英國邁寶瑞 Mulberry。

奢侈品等級劃分，極品首推愛馬仕；頂級有 Kiton、Zilli、Brioni 和 Stefano Ricci；次等級 Delvaux、Goyard、Lana Marks、Moynat、LV；超一線 Berluti、葆蝶家、Brunello Cucinelli、寶格麗、香奈兒、迪奧、Loro Piana、Ralph Lauren 紫色標籤(黑色標籤是二線，RRL 和 Polo RL 是三線)等。一線品牌不勝枚舉，加拿大鵝 Canada Goose 至今仍榜上無名也。



我雖然不是品牌的跟風追隨者，但我還是喜歡買品牌作為禮物贈送自己心愛的親人，手錶、手袋、錢包、圍巾有 Gucci、Fendi、LV、Burberry，過去在泰國還未戒煙，用名貴的 Dupont 打火機和錢包，與商賈應酬，喝路易十三人頭馬，贈送舅父金筆。女兒考上女子中學，我送她 Kanuk 書包，她拿到律師執照，我送她萬寶龍鋼筆，她卅歲生日，我送她萬寶龍 Mont Blanc 公事包。而兩女收到最多的生日禮物，是施華洛世奇 Swarovski 水晶品系列，我們到奧地利維也納旅遊時，特地在施華洛世奇旗艦店為兩女選購水晶時尚飾物。對生活質量有追求，這不是愛慕虛榮，這只是個人品味。



(第 1178 篇) (2021.12.09)

品　味

怡然淡泊，高標品味觀人格。一生知足能常樂。優雅情懷，笑語心寬綽。

修身養性詩書索，純真氣質非嬌弱。德才兼備千金諾。秀慧隨和，見識尤淵博。

——《一斛珠》品味

上週本欄《品牌》刊出後，收到很多朋友的回應；有的將魁北克中華詩詞研究會和「詩壇」比喻成「品牌」，甚至用「金漆招牌」來形容；有的認為「品牌」是相對的，猶如會計學上的術語：「商譽」Goodwill，其無形的品牌效應、知識產權、影響潛力所連帶的利潤價值比有形資產更高。

人生的十大奢侈品：1. 一顆不老的童心。2. 生生不息的信念。3. 背包. . .

2012-09-02 自信的乐儿 阅 2443 转 12　分享　全屏　转藏

人生的十大奢侈品: 1.一颗不老的童心。2.生生不息的信念。3.背包走天下的健康。4.愉悦心情与性情的工作。5.安稳与平和心绪的睡眠。6.享有属于自己空间与时间的生活。7.牵手一个教会你爱与被爱的人。8.品味美丽和美好的心与心情。9.自由的心态与宽广的胸襟。10.点燃他人希望的精神特质。



記得大約十年前，網上流傳一條訊息，我當時下載後轉換成文字檔，作者是「自信的樂兒」，多年後再次收到，竟變成了由《華盛頓郵報》評選出來；上個月又有朋友貼在網上，是一段視頻，依然斷定來源為《華盛頓郵報》。我在谷歌搜索，無法找英文原作，更找不到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刊出的。姑且不去追究誰是原作者，但肯定不會出自《Washiton Post》，只談這評選的內容。

01. The awakening and enlightenment of life

02. A heart free joy of love

03. Gone through the spirit

04. Return to nature

05. Safe and peaceful sleep

06. Enjoy their own space and time

07. Love soul mate with each other

08. Ever truly understand you

09. Healthy body and inner rich

10. Infected and ethos of the others

我終於找到了英語 World 10 Luxury 原文，但始終沒有任何出處證明是來自《華盛頓郵報》。而這段訊息從文法和語氣看，應該是譯自英文的心靈雞湯。題目是「十大奢侈品，竟然無一與物質有關」：一、生命的覺悟與開誤；二、一顆自由的喜悅與充滿愛的心；三、走遍天下的氣魄；四、回歸自然；五、安穩而平和的睡眠；六、享受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間與時間；七、彼此深愛的靈魂伴侶；八、任何時候都有真正懂得的人；九、身心健康，內心富有，十、能感染並點燃他人的希望。

網上查索「品味」，解釋得很簡單：「大概是指一個人的品質、趣味、情操、修養。」而氣質、內涵、品德等就涉及到更多的範疇，可以寫一本

書，絕非一、兩千字的文章能涵蓋。如果用最平凡的語言去闡釋「品味」，其實說到底就是「真」，做回自己，不被他人牽制，不為潮流影響，不遷就時尚，不刻意模仿，不在意別人的評價，隨心所欲，逍遙自在，優雅地活著，低調的自我增值；「高」和「雅」，不是靠高檔名牌，不是靠金錢權位，而是靠自身的學識修養、脫俗品味體現。

多年前讀過一篇報導，描述英國一名貴族的後代，住在其曾祖父母於鄉間的百年老宅，家具都是祖輩原來保留下來的，品牌似乎與他扯不上任何關係，他穿的那件舊大褸，拿的那個舊皮箱，是那麼樸素，又是那麼優雅。他談吐溫文，慢條斯理，平凡的笑容，沒有誰會知道他是億萬遺產的繼承人。當記者問起他在其母校牛津大學讀文學博士的往事時，他笑說自己還想再去劍橋大學修一門心理學。這樣一位飽學之士，竟然默默無聞，沒有誰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更不會有他的新聞上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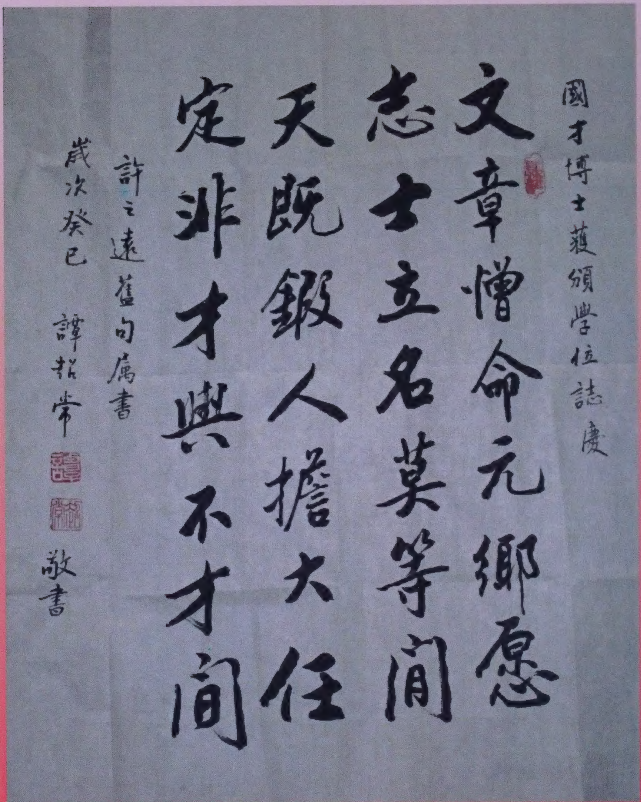
再看看那些暴發戶，珠光寶氣，從頭到腳都是名牌，但一開口就俗不可耐：「這個手袋是限量版，有錢也買不到！」「這件古董我用好幾萬美金投得的，聽說是做慈善，其實或許是假的也說不定，無所謂啦！反正我的錢也花不完。」「想捐錢就要拿出本事來，只要能讓我開心，錢不是問題！」我就遇見不少銜著金鑰匙出世的富二代，狗眼看人低，開口閉口都是錢，「寫一副對聯要多少？開個價吧！你們這些肚子裡有點墨水的人，口袋空空，卻死要面子。」果真是狗嘴長不出象牙！

我曾在本欄一篇文章中，回憶當年到多倫多唐人街某超市求職的遭遇，由於看在某名流介紹人的面子，超市少東終於肯見我一面：「會中文嗎？試寫幾個字看看！」把鉛筆扔下，我端端正正寫下姓名後遞給他，「我們的每分每秒都是錢，你的姓筆劃太多，以後就寫簡體吧！」只見他拿起筆，狠狠的把「盧」打個交叉，在旁邊寫下一個「戶」字。我當然不會給這厮打工，也打消了搬到多倫多的念頭，這個侮辱，到今天仍歷歷在目。老天爺很公平，這家超市後來債臺高築，宣告破產。

曾陪來訪的老師開車到渥太華，拜訪一位事業有成的同學，他說股票漲了兩番，他買了豪宅；見家中擺設，與屋子裝修格格不入；一張與克林頓總統合照放大後置於客廳，他說是旅行團遊白宮時拍的，成了最風光的招牌。我問他巨型福祿壽三星瓷器是他親自到景德鎮旅遊時買的？他說還從未踏足

中國，是朋友欠他的錢，用來抵債的，既然大家是老同學，如果喜歡，他便宜一點賣給我。

在泰國，我認識一位黃伯，長袖善舞，家財萬貫，但人很隨和，謙遜可親，因為知道我識中文，多次邀請到其別墅做客。我當時只有二十幾歲，他已五十開外，還畢恭畢敬的到別墅門口迎接，並誠邀我給他的幾個女兒做家教，補習中文，每週一次，每次兩小時，我找不到推辭的理由，後來從我老闆口中，才知道黃伯在過番來暹羅前，在潮州當過校長，寫得一手好字，可惜膝下無子，只有三名女兒，正物色女婿繼承家業。我當時已經準備離開泰國，就向黃伯辭呈，不久便進入難民營，來加拿大。黃伯別墅客廳懸掛一副字：「養性修心知品味，齊家治國見精神」，至今牢記心中。(第 1179 篇)(2021.12.16)



ISBN 978-1-7778664-6-4
9 781777 866464